

離

婚妻合著

離
婚
妻
合
著

]

燕谷老人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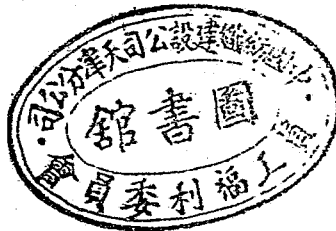
續
山海經

眞美善書店出版

MG
I24.6.47
73

花 海 孽 續

著人老谷燕



01897

版 出 店 書 善 美 眞



3 2173 4694 3

清季自光緒庚子之役以後，輿論發舒，小說家亦應時競起，大抵以政界或社會爲對象，若吳趸人、李伯元、劉鐵雲之倫，家張一幟，各負盛名。其間曾孟樸氏以「孽海花」出而與世相見，藉名妓賽金花（傅彩雲）爲線索，演晚清史蹟，妙于描摩，尤爲個中翹楚。蓋師友淵源，家世雅故，習知同光京朝風氣，名人性行。而藻思健筆，復能就各種資料，善于運化，用使形形色色，點染如意，所寫朝士之情態及談吐，歷歷如繪，生動逼真，讀之覺老輩風流，去人未遠，斯其最難能可貴者，並時諸家，實無其儔也。

曾氏於此書甚自憙，入民國後，續有所作，並對舊作加以修改。（前成二十四回，後續十一回，共三十五回，合印本則止于三十回。）其說明此書內容之組織（見「修改後要說的幾句話」——民國十七年作）云。

……我的確把數十年來所見所聞的零星掌故，集中了拉扯着穿在女主人公的一條線上，表現我的想像……我的結構和儒林外史等……雖然同是聯綴多數短篇成長篇的方式，然組織法彼此截然不同，譬如穿珠，儒林外史等是直穿的，拿着一根線，穿一顆算一顆，一直穿到底，是一根珠鍊，我是蟠曲回旋着穿的，時接時放，東交西錯，不離中心，是一朵珠花。譬如

植物學裏說的花序，儒林外史等是上昇花序或下降花序，從頭開去，謝了一朵，再開一朵，開到末一朵爲止。我是繖形花序，從中心幹部一層一層的推展出各種形色來，互相連結，開成一朵球一般的大花。儒林外史等是談話式，談乙事不管甲事，就渡到丙事，又把乙事丟了，可以隨便進止；我是波瀾有起伏，前後有照應，有擒縱，有順逆，不過不是整個不可分的組織，却不能說他沒有複雜的結構。

又說明此書之意義同（上）云：

我這書的意義，長廬先生說……彩雲是此書主中之賓，但說彩雲定爲書中主人翁，誤矣。這幾句話，開門見山，不能不說他是我書的知言者……他說到這書的內容，也祇提出了鼓盪民氣和描寫名士狂態兩點，這兩點，在這書裏固然注意到，然不過附帶的意義，並不是他的主幹，這書主幹的意義，祇爲我看着這三十年是我中國由舊到新的一个大轉關，一方面文化的推移，一方面政治的變動，可驚可喜的現象，都在這一時期內飛也似的進行。我就想把這些現象，合攏了他的側影或遠景和相連繫的一些細事，收攝在我筆頭的攝影機上，叫他自然一幕一幕的展現，印象上不啻目擊了大事的全景一般……全書敘寫的精神裏，都自勉的含蓄着這兩種意義。

自道如是，書之固非誇也。描寫名士狂態，雖云附帶，而非主幹，而此點在書。

余夙嗜讀此書，把卷譔然，而惜曾氏既逝，難乎爲繼，乃有張燕谷先生，承死友之遺志，賡續撰述，又成三十回，（自第三十一回續起，至第六十回爲止。）體裁仿原書，內容亦頗相亞，爲之一快！

張君江南名宿，文采斐然，科第起家，久官郎署，晚清舊事，多所見聞。且與曾氏生同里閭，訂交最早，原書旨趣，體會有素，故曾氏在世時，卽以續編相誣諉。余得其稿，讀而善之，謂可與原書並傳，因爲介紹登入中和月刊，由第二卷第一期爲始，期登一回，逐回披露，而張君遽歸道山，未及見其竣事也。

友人醉嗜此書，不鄙余之固陋，屬爲重加校訂印行，以饜時人之望，且徵序於余，余旣與此書有一段文字因緣，詎不可辭。竊謂爲名小說作續編，欲其完全如出一手，事固大難。蓋筆致、思力、見解，非能盡同。能於同一體裁之下，大致相稱，而各展其長，成一家言，斯亦可矣。嘗曾氏以此相屬，張君嘗以「我那裏有你的華美的文筆，那裏有你的熟練的技術，這是萬萬不敢的」之語而辭謝。（見「續孽海花」楔子。）其自視欻然，正見鄭重其事，殆亦以不易完全如出一手爲慮耳。洎曾氏云亡，繼其遺志，奮筆爲之，則良能自展其長，蔚然可觀，佳處亦足頡頏前書。同工異曲，其是之謂乎。曾氏語張君以「現在能續此書者，我友中只有你一人」（同上）張君於此，可稱無負也。

獨坐沈吟。不禁把四五十年前的事。一幕一幕的如電影般開起來。几上適有東亞病夫修改後之三十回本孽海花一冊。展開一看。好像我心中電影的脚本。因此想到東亞病夫囑我續編之語。不覺黯然。且他平日與我所談及之遺聞軼事尚多。均未編入。當即取真美善中所續之三十一至三十五回尋出來一讀。其於六君子之被殺。沈北山之參三凶。義和團之大亂。陝西回變後之朝政。直至光宣間之宮闈祕密。辛亥革命之北京情形。皆不及絃出。鄙人當時則身在北京。親所見聞。若說軼事遺聞。七十老翁之腦中很像萬國儲蓄會的存款很多。若一寫出來。也可以繼續東亞病夫未了之志。……那時適有友人來談。極力慫恿我續下去。我道。臣今年已七十矣。恐怕不能罷。他說。吾鄉錢蒙叟八十歲時尚著楞嚴蒙鈔。難道你就沒有這勇氣麼。……修史都是記國家重要的事。至於那勝流使客。名士傾城。其片言隻語。朋輩流傳。風流雋妙。刺心蕩魄。倘不爲之記出。也就如玉樹長埋。一坯黃土。不太辜負了當時的朋友麼。我聽了不覺悚然。客既去。將三十回以後的五回。重看了一遍。覺得其中事跡。如賽金花並未與孫三結過婚。大刀王二向戴勝佛莊立人借錢。也與王二的人格不合。我就從現行的三十四回後續起。以期文字一貫。至于東亞病夫所續的五回。不妨並行不悖。好在事實各可獨立。只要無負書中舊友。東亞病夫天上有靈。當亦爲掀髯一笑哩。

蓋亦頗躊躇滿志。其不由第三十六回續起，而舍曾氏所續之最後五回，更從第三十一回著筆，自抒所見，亦即自展其長，別謀文字上之一貫，與原續五回並存不悖，固含有自成一家之言之意，正不必以與前書完全如出一手爲祈嚮也。張君所寫戊戌政變、庚子之役中人物、軼事，多有史料價值，頗可與史籍相表裏。沈北山（鵬）事蹟，知之最詳，寫來尤爲委曲盡致，多爲世所未悉，亦一特色。（第五十五回開始寫沈有云：「作者與他是總角之交，他的一生歷史，都在眼中……自問可作北山的行述。」）惜張君所欲寫之陝西回變後之朝政，以迄辛亥革命之北京情形，未及寫出，辛丑和局甫竣，卽又戛然而止耳。

曾張作風不盡同。張君旣言無曾氏華美之文筆與熟練之技術，又云：「……不過沒有東亞病夫的筆尖，能生出奇麗萬態的花朵罷了。」（見「續孽海花」楔子）讀續孽海花者，亦或謂其筆端稍近平衍，未若前書之縱橫奇肆，然張君實自有其寫狀甚工處。試舉一例，如第五十一回（頤和園垂簾重訓政）之寫「尹震生（宗揚）」見「王武揆」云：

尹震生接了華中堂的信，馬上將他和龍大典聯名繕寫好的奏摺，填好了日子帶着，騎了馬趕出西直門，望海淀而來。他一路想，今天晚上到何處去呢？他自己想，這個摺子上去，太后一

天順便去告訴他一聲。一來表示我的線索靈通，二來徵露交情深厚。他一定留我。晚上到連總管那兒，請他派一個軍機處蘇拉引着去，省得多費周折。他經過王大軍機的寓處，就教家人投帖請見，那王宅門公，見是都老爺，只好進去回。那王大軍機連忙說：「請。」尹震生進去了。到了客廳，王大軍機即從裏頭出來，分賓主坐下。王大軍機明知他必有要事，但他是個著名圓滑的人……他見了面，不絕口的敷衍，一派毫不相干的言語，絕不問及來意。尹震生熬不住了，等他談論少停，說道：「今天宗揚來見中堂，是要遞一封奏。」王大軍機道：「近來言路廣開，政府也很盼望各位有所建白，不過我備員樞垣，是不便先與聞的。」震生道：「現在一班自命新黨的，攪亂朝綱，宗揚是想請太后回宮，重行訓政，才可挽回。所以先來請示。」王大軍機聽了，他就假裝着耳聾，說道：「請太后回宮，天氣還不十分涼，在頤和園裏也還方便，大內的房子不十分合適，就是西苑裏，到九月裏回去也不晚。」震生接着道：「宗揚的意思，想請太后重行出來訓政。」王大軍機道：「現在皇上辦什麼事都上去請示的，差不多跟從前一個樣。」他不等他再說話，就舉手摸了一摸茶碗，立起來道：「本來我們是親戚，今兒晚上應當留你吃飯，你現在既有這篇大文章，我不便留你了。」家人們外面已喊着送客，震生只得出來。王大軍機特別送到門外，震生再四推辭，王大軍機一定要送，直到看上了馬，轉身回

來，走到上房院子中，他老人家口中吟哦道：「瓦罐不離井上破，將軍難免陣前亡。」一面說，一面進上房去了。

深具繪聲繪影之妙。此中有人，呼之欲出矣。（王入閣在戊戌政變以後，稱「中堂」嫌稍早，惟無關宏旨，小說家不可過拘。）其他描寫之善，或酣暢，或工緻，讀者可自得之，無待備舉。

余校錄此書，略事理訂，或於文字上謀其圓適，或於事實上正其遠近，或節其冗沓，或去其泰甚，隨宜斟酌，量加點竄。然亦不敢過於吹求，多所更動，寸心得失，來者難誣，期無負於張君，無負於讀者而已。

此書以史事爲背景，同於前書，惟作小說固與修史不同，而別有一種文藝上之境界。曾氏謂「敘寫的精神」以「印象上不啻目擊了大事的全景一般」自勉，張君蓋猶此志。均能予讀者以全景之印象。對於所寫種種事蹟，則每以小說家之能事，就臨文之便，施以離合變化，俾克引人入勝，雖大端期其語不離宗，而小節不妨有所出入。讀者於此，不宜過泥。要在認清讀小說與讀史有異，（字字核實，良史所難，况小說乎？）領略其大意，欣賞其藝術，而不將其舛誤處據爲典要，（舛誤或有意或無意，有意謂變通假借，渲染生色，無意則謂本未深求，成不經意之失，有意者無論矣，無意者，如曾氏前書中卽亦不乏。）斯爲善讀矣。管見所及，並綴言之。

後序

續孽海花一書與續紅樓夢不同。紅樓夢是凌空之作，意盡而止，續其書者，無非憑各人之見仁見智，從反面正面自抒胸中所欲言。與紅樓夢本身是不相關的。至於孽海花這部書，明明以光緒初年至甲午間之朝局爲背景，爲主題，是確實不可移易的事。那麼就非一直寫到戊戌庚子或者竟至辛亥，（因爲身歷光緒一朝前後都有關係的人很多，而且從光緒初元以至辛亥，一幕一幕都互相連鎖，非至辛亥不能結束，辛亥以後，這才完全換了一班人一種局面。）不能算是完璧。所以續孽海花一書實在不可少。但續這部書有許多難處。第一，前書可以拿一個傅彩雲作主腳，而顯出結構上的精采。其原因是光緒初年以至庚寅辛卯間的朝局始終是清流的朝局。有清流便有金雯青有金雯青便有傅彩雲。在文章技術上容易對付。但是甲午以後的事，不是這樣簡單，敘述起來，恐怕頭緒太多，成爲演義體而不是小說，尤其與前部書不成一個系統。第二，前書以美人名士俠客三種人爲著意刻畫的對象。好像山水畫中畫一個和尚一個樵夫，自然合拍，使人感覺一種幽雅的韻味。後來便沒有這種值得刻畫與刻畫而能發生美感的人了。第三，前書所寫的人物，情景處處逼真，因爲作者與這些人這些事耳目接近的原故。後書範圍太廣，若都能那樣如身歷其境，實在太不容易。這不能純靠天才，沒有資格見過

這些世面的人是辦不到的。

張君這部書，對於以上這些難處，雖然不能完全解決。我們敢說他已經想到，而極力在那裏注意。決不是牽爾操觚的。可是他詳於戊戌而略於庚子，有點草草終卷的樣子。這不能不說是一件憾事。文章惜命，墓有宿草，看到這裏，對於這位老宿，更不禁滿腔無盡的懷仰之私了。

張君將這部原稿交到鄙人這兒，已經是景迫桑榆非常困頓的時候。洋洋三十回的巨帙，我固然非常慚愧，實在沒有功夫去替他細加磨勘，而就匆匆在期刊發表。但即使我有功夫，我也知道張君決無此精力再與我尊酒論文，細細商榷。所以其中留了許多罅隙無法彌補。其中最缺少檢點的，就是語句很多不合當時口吻。這本是做小說最應當嚴格注意的一件事。一種人是一種人的口吻，一時代的人是一時代的口吻。光緒年間的人，口中決不能說出民國以後方才流行的名詞。這個毛病，幾乎觸目皆是。從書的結構上說，原不相干。可是使看書的人得一個不快的感想。這是只可請讀者原諒的。就是曾氏民國以後續撰的孽海花，也有這個毛病。這是因為民國以後吾國語言習慣的變化太大了。與光緒中的語言已經大大不同。若要認真追溯起來，使其口吻逼肖，本也不甚容易。同時還要喚起讀者注意的，就是著者雖然好像對於傳述對話的技巧推板一點，其實有許多地方仍是非常生動的。此外稍

在行的地方。續書也不應該不考究一點。例如敝宮中的事，頗有顯然不合當時情勢的。著者大約一臥滄江之後，記不起青瑣朝班的事了。凡是我所知道的，便隨筆替他補救一點，不知道的，也就只好不管。至於人名一層，前書的體例，多取原名音義相近的字顛倒用之，原是存忠厚之意。續書却不免疏忽，時而變名，時而用真名。即所用變名前後也每每不一致。在讀者也明知就是這一個人，而且其中公是公非也沒有什麼恩怨，不過體例總應該畫一，凡是看出來的都替他改正了。

友人徐一士君，於近代掌故如數家珍，久已知名於海內。尤其對於校勘一字不苟，其忠誠是我所極端敬服，而也是著述界所全信得過的。我微幸能與之朝夕同筆硯，所以拜託他細看了一遍，他看出來的毛病頗不少。可是他異常矜慎，不自滿假，並不肯輕易動筆來改。（自然有的地方改也不甚容易。）所以除了大錯之外，其餘小疵也就不甚吹求。

縱然有上面所說的這些，但是這麼大的著作，今天就能殼拿出來出版，我敢說究竟是張君這樣老輩作事，替我們後人省力終為不少。即以誤字而論，我終年與編校為緣，從沒看見誤字如此之少的。可是我們在付印之前細校，在排印中再三校，在初印完成又校，總希望文從字順，不使有毫髮憾。這又是徐君辛勤助我的地方。

我爲什麼熱心於這部書呢？

甲午、戊戌、庚子、辛亥，四次重要關頭，都在我的一生經歷了，垂老而逢此地變天荒之世，撫今追昔，履霜堅冰，然後知光緒朝史事之關係重要。中國自宋以後，是士大夫的政治。士大夫政治可以說誤盡蒼生。但是沒有士大夫呢，更不知今日成何世界矣。即以光緒朝中而論，自相殘害破壞的是士大夫，議論紛紛以致國是不定的也是士大夫。然而試想光緒初元清流的糾彈權貴，抨擊奄豎，扶植綱紀，排斥佞諛，是何等義正詞嚴，凜凜有生氣。儘管動機不盡純潔，儘管直言不被采納。然而這種氣概，是叫人有所忌憚的。國本所以不動搖，就靠在此。君主之威雖然無所不極，小人之傾害亦無所不至。終覺得士大夫的公論不能輕易抹殺，士大夫的身分不能輕易摧殘。不料戊戌一舉，把三百年不殺士的成憲打破。就滿清一姓來說，是不惜與全體士大夫爲仇，這個仇結得太深，再無法修好的了。就國事來說，是把障遏小人的壁壘打破了。大凡人在政治組織中，必須有所畏。畏公論，畏國法，這是最好的。總不能告訴人公論不必畏國法不必畏。戊戌是使人不畏公論，庚子更使人不畏國法。不得已倒有一樣，就是怕洋人到了不畏自己的公論國法，而畏外國人，請問怎樣立國呢。（清季各小說所描畫的都可以看出庚子以後的變態心理。）辛亥以後，一切的改革總不能抓住中心。雖然若干地方有些進步，總抵不過破壞之多而且大。這就是由於戊戌庚子所受的創太巨痛太深了。我並不是說士大夫政治恢復起來就好。

向，應該極力將士大夫政治的壞處洗刷淨盡，而將其中好處維持培植起來，以爲立國之大本。

我們所要看的不是一朝的史事，而是這三十年中的國民心理的變遷。這便要從社會各方面來看，而亟須要一部好的小說了。孽海花是「一部好書，續書比起前書來，當然還差一點，然後以之爲椎輪大輅之始。或者後人可以有一部空前的成功作品，亦未可知。

我覺得中國的小說與歷史犯著同樣的毛病。總是記言的太多，記動的太少。很少人能在瑣屑的地方顯出社會制度，因而在這種地方反映人民心理。日本島崎氏的「夜明前」一書，（今由華北編館館刊譯出登載，譯本改名黎明之前。）描寫明治維新前後的變遷，就是這種。

頗有人勸我試作一部描寫庚子以後的小說，以補張君此書的缺陷。以我見聞之陋，文筆之拙，斷是不能勝任的，何敢舉鼎絕續。此書刊行以後，或者有人同情於我的話，蒼萃前人的成就而鑄鑄以成一部新的偉著，那是我所願拭目以俟的。

前序意有未盡，於是再寫此篇作爲後序。

談孽海花

拙軒

孽海花作於清光緒季葉，金松岑（筆名愛自由者）發其端，而曾孟樸（筆名東亞病夫）以精心結撰之，將晚清史事收入毫端，以家世及交遊之關係，於个中人物，當時事蹟，多能稔知而了解，取傅彩雲作線索，貫串一切，雖若爲傅彩雲作傳，而趣旨所在，固不限乎此。命意取材，均有獨到之處，文筆與認識，相得益彰，故能左右逢原，揮灑自如。並時其他小說，罕有與之類似者。書中尤見長處，如寫同光京朝老輩之形形色色，栩栩欲活，讀之如親接其聲音笑貌，一時風會，於斯足徵焉，其才洵弗易及已。

孽海花之在清季，以二十四回而止。民國以後，曾氏加以訂改，並續撰十一回，爲三十五回，重出單行本，爲三十回。其下五回，僅見諸所辦真美善雜誌。

關於本書，曾氏之自道：如「修改後要說的幾句話」（民國十七年一月作）云：「這書主幹的意義，祇爲我看着這三十年，是我中國由舊到新的一个大轉關，一方面文化的推移，一方面政治的變動，可驚可喜的現象，都在這一時期內飛也似的進行。我就想把這些現象，合攏了他的側影或遠景和相連繫的一些細事，收攝在我筆頭的攝影機上，叫他自然地一幕一幕的展現，印象上不啻目擊了大

寫魚陽伯余敏的買官東西宮爭權的事，都是後來「戊戌政變」「庚子拳亂」的根原。寫雅聚園含英社、談瀛會、臥雲園、強學會、蘇報社，都是一時文化過程中的足印。全書敘寫的精神裏，都自勉的含蓄着這兩種意義。觀此：可於此書之堪稱獨樹一幟者，思過半矣。（以孝欽后與珍妃事爲東西宮爭權，下字欠酌，二人不能並稱東西宮也。）其於此文所述時人之品評，暨其自解，亦深可注意。據云：「我說這書實在是簡倖運兒，一出版後，意外的得了社會上大多數的歡迎，再版至十五次，行銷不下五萬部，讚揚的讚揚，考證的考證，模仿的繼續的，不知糟了多少筆墨，禍了多少棗梨，而尤以老友畏廬先生最先爲逾量的推許……他先並不知道是我作的……我真是慚愧得狠，但是現在我先要說明組織，我却記到了新青年雜誌裏錢玄同和胡適之兩先生對於孽海花辯論的兩封信來：記得錢先生曾認以第一流小說見許，而胡先生反對，以爲祇算第二流……原文不記得，這是概括的大意。——他反對的理由有二：（一）因爲這書是集合了許多短篇故事聯綴而成的長篇小說，和儒林外史、官場現形記是一樣的格局，並無預定的結構；（二）又爲了書中敘及煙台孽報一段，含有迷信意味，仍是老新黨口吻，這兩點，胡先生批評得狠合理，也狠忠實。對於第一點，恰正搔着我癢處，我的確把數十年來所見所聞的零星掌故，集中了拉扯着穿在女主人公的一條綫上，表現我的想像，被胡先生警眼捉住，不容你躲閃，這足見他老人家讀書和別人不同，焉得不佩服！但他說我的結構和儒林外史等一樣，這句話

我却不敢承認祇爲雖然同是聯綴多數短篇成長篇的方式，然組織法彼此截然不同。譬如穿珠，儒林外史等是直穿的，拿着一根綫，穿一顆算一顆，一直穿到底，是一根珠練。我是蟠曲回旋着穿的，時收時放，東交西錯，不離中心，是一朵珠花。譬如植物學裏說的花序，儒林外史等是上昇花序或下降花序，從頭開去，謝了一朵，再開一朵，開到末一朵爲止。我是繖形花序，從中心幹部一層一層的推展出各種形色來，互相連結，開成一朵球一般的大花。儒林外史等是談話式，談乙事不管甲事，就渡到丙事，又把乙事丟了，可以隨便進止。我是波瀾有起伏，前後有照應，有擒縱，有順逆，不過不是整箇不可分的組織，却不能說他沒有複雜的結構。至第二點是對於金君原稿一篇駢文而發的，我以爲小說中對於這種含有神祕的事，是常有的，希臘的三部曲，末一部完全講的是報應，固不必說，浪漫派中如梅黎曼的短篇，尤多不可思議的想像。如威尼斯銅像一篇，因誤放指環於銅像指端，至惹起銅像的戀妬，齟齬新郎於結婚牀上，近代象徵主義的作品，迷離神怪的描寫，更數見不鮮，似不能概斥他做迷信，祇要作品的精神上，並非真有引起此種觀念的印感就是了，所以當時我也沒有改去。不想因此倒賺得了胡先生一箇「老新黨」的封號。大概那時胡先生正在高唱新文化的當兒，狠興奮地自命爲新黨，還沒想到後來有新新黨出來，自己也做了老新黨，受國故派的歡迎他回去呢！若論我這書的意義，畏廬先生說：

門見山，不能不說他不是我書的知音者。但是「非小說也」一語，意在極力推許，可惜倒暴露了林先生……不會曉得小說在世界文學裏的價值和地位……其實我這書的成功，稱他作小說，還有些自慚形穢呢！他說到這書的內容，也祇提出了「鼓盪民氣」和「描寫名士狂態」兩點，這兩點在這書裏固然會注意到，然不過附帶的意義，並不是他的主幹。說得親切而醒豁，凡讀孽海花者，得此一番敘述，固大有裨於對本書之了解也。關於結構，其以穿珠及花序爲喻，尤見取譬之工妙。傅影雲在書中之地位，雖若主人，實則借作線索之用，讀者於此不可不辨。會氏以重視小說，故於孽海花極致力，不同李爾操觚。

會氏述及錢玄同胡適之語，亦頗有關係，事在民國六年。胡氏文學改良芻議提倡白話文學有云：「吾每謂今日之文學，其足與世界『第一流』文學比較而無愧色者，獨有白話小說（我佛山人南亭亭長洪都百鍊生三人而已）一項。此無他故，以此種小說皆不事摹倣古人，（三人皆得力於儒林外史水滸石頭記，然非摹倣之作也。）而惟實寫今日社會之情狀，故能成真正文學。」錢氏與人書論及此節，謂「弟以爲舊小說之有價值者，不過施耐庵之水滸，曹雪芹之紅樓夢，吳敬梓之儒林外史，李伯元之官場現形記，吳趼人之二十年目觀之怪現狀，會孟樸之孽海花六書耳……劉鐵雲之老殘遊記，胡先生亦頗推許，吾則以爲其書中惟寫毓賢殘民以逞一段爲佳。其他所論，大抵皆老新黨頭腦

不甚清晰之見解。黃龍子論「北拳南革」一段，信口胡柴，尤足令人忍俊不禁。」胡氏答錢謂：「錢先生謂水滸紅樓夢儒林外史官場現形記孽海花二十年目觀之怪現狀六書爲小說之有價值者，蓋皆就內容立論耳，適以爲論文學者固當注意其內容，然亦不嘗忽略其文學的結構，結構不能離內容而存在，然內容得美好的結構乃益可貴……適以爲官場現形記文明小史老殘遊記孽海花二十年怪現狀諸書，皆爲儒林外史之產兒，其體裁皆爲不連屬的種種事實勉強牽合而成，合之而至無窮之長，分之可成無數短篇寫生小說，此類之書，以體裁論之，實不爲全德……孽海花一書，適以爲但可居第二流，不當與錢先生所舉他五書同列，此書寫近年史事，何嘗不佳，然布局太牽強，材料太多，但適於劄記之體（如近人春冰室野乘之類）而不得爲佳小說也。其中記彩雲爲某妓後身，生年恰當某妓死時，又頸有紅絲，爲前生縊死之證云云，皆屬迷信無稽之談。錢先生所謂「老新黨頭腦不甚清晰之見解」者是也。適以爲以小說論，孽海花尙遠不如品花寶鑑，品花寶鑑爲乾嘉時京師之「儒林外史」其歷史的價值甚可寶貴……鄙意以爲吾國第一流小說，古人惟水滸西遊儒林外史紅樓夢四部，今人惟李伯元吳趸人兩家，其他皆第二流以下耳。」以此與曾氏所自稱者合看，可知責備處不盡允洽也。惟孽海花爲政治歷史小說，體於寫實爲近，與曾氏所舉外國浪漫象徵諸類小說有異。其涉及神秘迷信處，實不免近乎蛇足。就中國小說言，亦嫌落套耳。至胡氏以孽海花與品花寶鑑相儗，似未可一概

而論，兩書著重之點不同也。若云歷史的價值，孽海花何嘗無之乎。

以上粗述關於孽海花之概略，意有未盡，稍遲擬更一談。

張君之作，係自第三十一回續起，說見所爲楔子。張君謂「若說軼事遺聞，七十老翁之腦中，很像萬國儲蓄會的存款很多，若一一寫出來，也可以繼續東亞病夫未了之志，不過沒有東亞病夫的筆尖，能生出奇麗萬態的花朵罷了。」各人筆調，原難盡同，張君老於文事，多習舊聞，此作承死友之志業，類皆言之有物，持之有故，寫狀亦生動有致，足成一家之言，與會作可並傳於世。讀過孽海花者，固不可不更讀此續孽海花也。（清季孽海花中輟後，嘗有陸士諤之續本，多失會氏原意，文筆亦少精采，出版後未爲世重，久已若存若亡矣。）

續孽海花

燕谷老人著

楔子

民國二十三年暮秋，那一日，聽得東亞病夫已經回來了，好多年不見面的老友，急于要去暢談一回。時正傍晚，坐了人力車，到了虛籟園後門，推門進去，只見亭臺依舊，風景不殊，池中荷葉披離，岸畔柳條搖曳，確已是深秋光景了。不禁回想到君表先生建築斯園，我與東亞病夫，皆是白袷青衫，翩翩少年，無日不到斯園。當時汪柳門、吳清卿等諸名士，時時由蘇來，常詩酒流連，吟餘醉後，碎玉零瓊，文壁綺窗，墨痕狼藉，匆匆四十餘年，已覺不堪回首了。正在徘徊感愴之時，只見那竹籬叢樹之中，閃出一個人影來，頭帶一個棕笠，遮蔽了面孔，穿了一件黯舊的秋羅夾衫，口裏說道：「老友多時不見了！」我仔細一看，不覺吃驚。只見他面目清癯，已經留了蒼白的疏髯，不過他歡迎故人的一種神情依然不改。他手中拿了一柄小小的花鋤，含笑說道：「老友！我正在種花哩！我今年從日本、法蘭西各國托寄了各種花子花苗，現在正忙着插蒔種植，明年你可以來欣賞了。」我就笑說道：「你的種花，好似培植國民，明年

就可以考驗你培植的效果了。不過培植花草，一年就有效驗；培植國民，至少須有數十年，所以古人說：『十年樹木，百年樹人。』不曉得世上也有預備那樹人計劃的人麼？」他歎了一口氣道：「現在種花的，大都用坑火馬糞迫成的唐花，不過供一時的賞玩罷了。」我道：「吾國國民受了五千年的文化，因被專制政體消鑠了，沒有能開出好花來，只要好好的培植了。佛說『衆生本性，決不消滅』，將來國民性覺悟了，自會發達哩。」他說道：「衆生有佛性，本性永不滅，瞿曇決無誑語，我的種花，今年不好，明年改變，已變換了不知多少。自佛眼觀之，地球上興亡強弱，也和花開的好歹一樣，不過如戲劇的換幕，世人見了印度的衰弱，就說佛教爲亡國的宗教，真不值世尊一唉哩！」我說：「如來一彈指，即越百萬阿僧祇劫，他看數百年的歷史，真如一齣的短劇。你的華海花，不也是一劇中的片段麼？現在你在真美善中繼續發表數回以後，續下去還有多少呢？」他愴然手拈鬚髯，嘆道：「你看我身體精神，還能繼續下去麼？我的病相續不斷，加以心境不佳，煩惱日積。那裏有心想做下去呢？我看你年紀雖比我稍大，精神却比我好得多。摩海花宗旨，在記述清末初的軼史，你的見聞，與我相等，那時候許多局中的人，你大半熟悉，現在能續此書者，我友中只有你一人。雖是小說，將來可以矯正許多傳聞異辭的。」我道：「我那里有你的華美的文筆！那里有你的熟練的技術！這是萬萬不敢的。」他就一笑道：「這也要看機緣了！」我道：「你又來說佛學了！」他就脫了棕笠，放了花鋤，邀我上樓坐了一回。那時黃謙齋也

來了。談了一晌，已是黃昏時候，我就回家了。後來雖然也見了幾回，沒有如此暢談過。不久就永訣了。我與他自幼訂交至臨歿之事實，曾作哀辭一通。

籀齋先生哀辭

余弱冠與孟樸遊，君先人君表先生，方築虛霽園，疏水疊石，峙樓迤廊，余常與君隨而觀之。一夕，與君泛舟池中，余墮水，君驚而出之。握手狂笑，賦詩而散。余與君入都，與黃謙齋、徐少達諸友遊江亭，各題小詩于壁，託名女郎，後流傳爲江亭女兒詩，頗多和者。君於春闈，屢以回避不與試。丁酉，余與君從張德彝世增讀英文，旋以事歸，又延日人金井秋蘋讀日文。余無恆，無所成，而君習法文不少間，卒通之。嗣創設小說林，風行海上，多君譯述之作。君與徐念慈、殷潛溪及余，創立中西學社于塔前別峯庵，卽今日之塔前小學也。社中無經費，是時米業有所謂「塔志」捐者，每歲入七八千元，爲修志修塔之費。君與余年少氣銳，以邑志非急需，塔尤虛誣，請於長吏，撥入學校。邑中鉅紳，以爲向無敢干涉者，執不可。省中派員查詢，君與余面折委員及各紳，均無辭而陰阻之。迨長沙張文達師督學務，聞之，飭督撫批准，乃定。常熟建學之有經費自此始。戊戌政變，踪跡少疏，然君在南與經元善、電諫廢立，沈北山在北，疏劾三凶，書牘往來，精神契合，我二人未嘗不默相慰也。改朝後，君爲省議員，持論嶽嶽，大江南北，賢豪從之者如歸。嗣任江南沙田官產總局財政廳長，數年中不

過一二面，而我友黃謙齋，常在君左右。謙齋告余曰：「君在沙田局，有友輩金數十萬，屬君處分某處沙田。君嚴拒之不爲動。其任財政廳，有感聞君欲在上海覓屋，卽代賃巨舍，几榻籬篋，精麗瓌奇。促君視之，君以爲侈。告以已所獻，不需一錢，則大驚，毀屋約，命僕舁還其器具。其人囁囁不敢出一語。廉潔如此，而尤有益於地方者，則於齊盧戰後，某師長擁衆數萬無所歸，欲屬於江南，君告於當局曰：「留之易，遣之難。姑不問利害，常年饋餉，江南民力竭矣。」乃止。又有欲辦畝捐者，君曰：「浙之杭嘉湖蘇之蘇松太承宋賈似道官田之害毒深矣！民將不堪。」後張宗昌來，卒行之。斂臣之言，至今爲梗。君於學無所不窺，少時著後漢藝文志，墨花夢曲，而尤以小說孽海花馳名。精研法文，後喜譯露俄之作。余笑語之曰：「今世羣以新文學重君，然余以爲君之得力處，仍基礎於舊學，故發此新采耳！」君笑而頷之。去年，君因病回里，余訪君虛巖，以余年稍長於君，語君曰：「我死君爲我傳。」君亦笑應之。不意君先我而逝，反使我執筆以誄君也。君文學政事，舉舉大者，載在人口，不復述。述我二人自幼至老之踪跡，以紓余哀。辭曰：「吁嗟我友兮！胡至於斯！吾聞君歿兮，日已西馳，含淚升堂兮，寂寞靈帷！攀幕諦視兮，無改丰姿！臥靈床而猶視兮，儼蒼蒼之鬚眉！愴悲呼而不應兮，急痛淚之雙垂！念少日之相聚兮，常攜手而徘徊。時上下其論議兮，喜心印之同規。迨役形而分馳兮，若勞燕之差池！幸書問之往來兮，輒神合而形離。感日月之易邁兮，循髣髴而同衰。君息影於

家巷兮，常攜筇而相隨；騁雄辯於文史兮，慰十載之相思！傍畦圃以徜徉兮，紛花木之離披！君戴笠而荷鋤兮，或芟草而結籬；指紫白以相示兮，若哲理之分治。君云花之一世兮，歷四序而終及；人以三十年爲一世兮，子與余已六十。較花已爲二世兮，如宿根之復植，余笑言以相答兮，人花同歸於枯槁，彼時日之舒促兮，惟人心之自造。一彈指之與億劫兮，何長短之足道！君微笑而語予兮，予猶未忘夫惟識；抑暮年之逃禪兮，皆文字之微纏，脫羈縻以自證兮，實言思之道絕！憶斯語之未幾兮，倏溘然而長息！緬遺音而深念兮，何哀思之無極！羨君乘化而歸盡兮，殆逍遙於樂國。

今年陰歷大除夕，陰雲四合，窗外竹林中，蕭蕭的雪珠，打在竹葉上，既不像風聲的摩戛，又不像雨聲的滴瀝，說不出一種淒惋蕭颯的感觸。隣家的爆竹，也寂然無聲。書几上家人點了一對守歲燭，燭上結了兩箇燈花，好像錢牧齋紅豆村莊所生很大的紅豆。燦爛照耀，來慰我七十老人的孤寂。獨坐沈吟，不禁把四五十年前的事，一幕一幕的如電影般開起來了。儿上適有東亞病夫修改後之三十回本孽海花一冊，展開一看，好像我心中電影的脚本，因此想到東亞病夫囑我續編之語，不覺黯然。且他平日與我所談及之遺聞軼事尙多，均未編入，當即取真善美中所續之三十一至三十五回，尋出來一讀，其於六君子之被殺，沈北山之參三凶，義和團之大亂，陝西回變後之朝政，直至光宣間之宮闈祕密，辛亥革命之北京情形，皆不及敘出。鄙人當時則身在北京親自見聞，若說軼事遺聞，七十老翁之腦中，狼像

萬國儲蓄會的存款很多，若一一寫出來，也可以繼續東亞病夫未了之志。不過沒有東亞病夫的筆尖，能生出奇麗萬態的花朵罷了，那時適有友人來談，極力慫恿我續下去。我道：「臣今年已七十矣，恐怕不能罷！」他說：「吾鄉錢蒙叟八十歲時，尚著楞嚴蒙鈔，難道你就沒有這勇氣麼？況且近來所出的筆記小說，述及清季的朝野軼聞，往往錯誤百出，後來讀者，恐怕以誤傳誤，埋沒了許多實蹟。古來國亡修史，是一個重大的責任；不過修史，都是記國家重要的事，至于那勝流俠客，名士傾城，其片言隻語，朋輩流傳，風流篋妙，刺心蕩魄，倘不爲之記出，也就如玉樹長埋，一抔黃土，不太辜負了當時的朋友麼？」予聽了不覺悚然！客既去，將三十回以後的五回，重看了一遍，覺得其中事迹，如賽金花並未與孫三結過婚，大刀王二向戴勝佛、莊立人借錢，也與王二的人格不合。我就從現行的三十回後續起，以期文字一貫。至于東亞病夫所續的五回，不妨並行不悖，好在事實各可獨立，只要無負書中舊友，東亞病夫天上無靈，當亦爲掀髯一笑哩。正是：「筆愧續貂丁子尾，錄哀化鶴癸辛年。讀者不棄，請看正文！」

目錄

第十六卷

第三十一回 送喪車神龍驚破壁 開賑會彩鳳悔隨鴉……………一

第三十二回 露水孽緣挂牌燕慶里 河山異色橫議陶然亭……………十七

第十七卷

第三十三回 強學會國十逢挫折 碧雲寺俠客救孤忠……………三二

第三十四回 俠客白髯孤臣憑保護 遠航黃海大計定澄清……………五一

第十八卷

第三十五回 四子憂時縱橫論青史 二賢言志慷慨渡重溟……………六六

第三十六回 望平街勝流聚首 彥豐里高會談瀛……………七九

第十九卷

第三十七回 金粉樓臺健兒獻絕技 江湖風浪志士訪奇人……………九二

第三十八回 霧起深山龍蛇生大澤 日斜重幕燕雀鬧華堂……………一〇六

第二十卷

第三十九回 蘭鮑同堂洛閩分黨派 芝龜一室南北話離情……………一二一

第四十回 白髮老臣求才郎署 青衫名士定策花叢……………一三六

第二十一卷

第四十一回 粵東館中初開保國會 唐常肅後續演黎金庵……………一五一

第四十二回 保國會新翻獵官戲 內務府高挂護花旛……………一六九

第二十二卷

第四十三回 曹夢蘭新改賽金花 孫公園重開保國會……………一八四

第四十四回 戴勝佛出山收草寇 唐常肅入署獻危言……………二〇一

第二十三卷

第四十五回 權上爭權政策革舊 夢中尋夢酒令翻新……………二一七

第四十六回 琉璃廠春榜看紅錄 鷓鴣峯歸帆迎白頭……………二三三

第二十四卷

第四十七回 黨派紛紜老臣去國 歌場遊戲貴胄登壇……………二五四
第四十八回 南河泡觀荷開大會 賽金花戲竹見靈心……………二六八

第二十五卷

第四十九回 賽金花別築藏春窟 尹宗揚重探發縱謀……………二八二
第五十回 楊淑喬一封傳密詔 戴勝佛兩眼誤奸雄……………二九八

第二十六卷

第五十一回 頤和園垂簾重訓政 梁超如易服作逋臣……………三二三
第五十二回 飛鷹艦暗釋唐聖人 菜市口冤斬六君子……………三二八

第二十七卷

第五十三回 段扈橋編歌得懿眷 尹震生奉旨閱新軍……………三四二
第五十四回 保皇黨草檄驅密使 漢中府外箭失天恩……………三五七

第二十八卷

第五十五回 沈北山聯登高甲第 米筱亭悔結錯姻緣……………三七一

第五十六回 玉鏡畫眉沈北山難逃天壤恨 木天斷指龔樵孫堅阻上書人……………三八五

第二十九卷

第五十七回 國聞報采風登正論 賽金花避難入危京……………四〇四

第五十八回 瓦大帥籌糧逢名妓 賽二爺救友得仇人……………四二一

第三十卷

第五十九回 復仇殺罪魁國皆日可 議和謀妓女朝無人矣……………四三八

第六十回 克林德卹典建牌坊 賽金花妙語結和局……………四五二

附錄

續華僑人物談 紀果庵……………四六五

MG
I246.57
207



3 1761 9786 5

婚 離

第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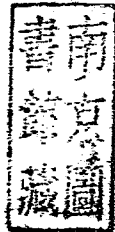
張大哥是一切人的大哥。你總以為他的父親也得管他叫大哥；他的「大哥」味兒就這麼足。

張大哥一生所要完成的神聖使命：作媒人和反對離婚。在他的眼中，凡為姑娘者必有個相當的丈夫，凡為小夥子者必有個合適的夫人。這相當的人物都在哪裏呢？張大哥的全身整個兒是顯微鏡兼天秤。在顯微鏡下發現了一位姑娘，臉上有幾個麻子；他立刻就會在人海之中找到一位男人。說話有點結巴，或是眼睛有點近視。在天秤上，麻子與近視眼恰好兩相抵銷，上等婚姻。近視眼容易忽略了麻子，而麻小姐當然不肯催促丈夫去配眼鏡，馬上進行雙方——假如有必要——交換像片，只許成功，不准失敗。

自然張大哥的天秤不能就這麼簡單。年齡，長像，家道，性格，八字，也都須細細測量過的；終身大事豈可馬馬虎虎！因此，親友間有不經張大哥為媒而結婚者，他只派張大嫂去道喜，他自己決不去參觀婚禮——看着傷心。這決不是出於嫉妬，而是善意的覺得這樣的結婚，即使過得去，也



(南)



不能是上等婚；在張大哥的天秤上是沒有半點將就湊合的。

離婚，據張大哥看，沒有別的原因，完全因為媒人的天秤不準。經他介紹而成家的，還沒有一個鬧過離婚的，連提過這個意思的也沒有。小兩口打架吵嘴什麼的是另一回事。一夜夫妻百日恩，不打不愛，抓破了鼻子打青了眼，和離婚還差着一萬多里地，遠得很呢。

至於自由結婚，哼，和離婚是一件事的兩端——根本沒上過天秤。這類的喜事，連張大嫂也不去致賀，只派人去送一對喜聯——雖然寫的與輓聯不同，也差不很多。

介紹婚姻是創造，消滅離婚是藝術批評。張大哥雖然沒這麼明說，可是確有這番意思。媒人的天秤不準，是離婚的主因，所以打算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必須從新用他的天秤估量一回，細細加以分析，然後設法把雙方重量不等之處加上些砝碼，便能一天雲霧散，沒事一大堆，家庭免於離散，律師只得乾瞪眼——張大哥的朋友中沒有掛律師牌子的。只有創造家配批評藝術，只有真正的媒人會消滅離婚。張大哥往往是打倒原來的媒人，進而為要到法廳去的夫婦的調停者；及至言歸于好之後，夫妻便否認第一次的介紹人，而以張大哥為地道的大媒，一輩子感謝不盡。這樣，他由批評者的地位，仍回到創造家的寶座上去。

老會創作

大叔和大哥最適宜作媒人。張大哥與媒人是同一意義。「張大哥來了，」這一聲出去，無論在哪个家庭裏，姑娘們便紅着臉躲到僻靜地方去聽自己的心跳。沒兒沒女的家庭——除了有喪事——見

不着他的足跡。他來過一次，而在十天之內沒有再來，那一家裏必會有一半個枕頭被哭濕了的。他的勢力是操縱着人們的心靈。就是家中有四五十歲老姑娘的也歡迎他來，即使婚事無望，可是每次，總有人把已發灰的生命略加上些玫瑰色兒。

二

張大哥是個博學的人，自幼便出經入史，似乎也讀過結婚的愛。他必須讀書，好證明自己的意見怎樣妥當。他長着一對陰陽眼：左眼的上眼皮特別長，永遠把眼珠囚禁着一半；右眼沒有特色，一向是照常辦公。這隻左眼便是極細密的小篩子。右眼所讀所見的一切，都要經過這半閉的左目篩過一番——那被囚禁的半個眼珠是向內看着自己的心的。這樣，無論讀什麼，他自己的意見總是最妥善的；那與他意見不合之處，已隨時被左眼給篩下去了。

這個小篩子是天賜的珍寶。張大哥只對天生來的優越有點驕傲，此外他是謙卑和靄的化身。凡事經小篩子一篩，永不會走到極端上去；走極端是使生命失去平衡，而要平地摔跟頭的。張大哥最不喜歡摔跟頭。他的衣裳，帽子，手套，烟斗，手杖，全是摩登人用過半年多，而頑固老還要買三三個月纔敢用的時候的樣式與風格。就好比一座社會的駱駝橋，張大哥的服裝打扮是叫車馬行人一看便放慢些脚步，可又不是完全停住不走。

「聽張大哥的，沒錯！」凡是張家親友要辦喜事的少有不這麼說的。彩汽車裏另放一座小轎，是張大哥的發明。用彩汽車迎娶，已是公認爲可以行得通的事。不過，大姑娘一輩子沒坐過花轎，大小是個缺點。況且坐汽車須在門外下車，閒雜人等不乾不淨的都等着看新人，也不合體統，還不提什麼吉祥不吉祥。汽車裏另放小轎，沒有再好的辦法，張大哥的主意。汽車到了門口，拍，四個人搬出一頂轎子！閒雜人等只有乾瞪眼；除非自己去結婚，無從看見新娘子的面目。這順手就是一種愛的教育，一種暗示。只有一次，在夏天，新娘子是由轎子倒出來的，因爲已經熱昏過去。所以現在就是在秋天，彩汽車上頂總備好兩個電扇，還是張大哥的發明；不經一事，不長一智。

三

假如人人有個滿意的妻子，世界上自然不會鬧共妻了。張大哥深信此理。青年一結婚，便比老鼠還老實，是個事實，張大哥於此點頗有證據。因此，在他的眼中，凡是未婚的人臉上起了幾個小紅點，或是已婚的眉頭不大舒展，必定與婚事有關，而馬上應當設法解決。不然，非出事不可！

老李這幾天眉頭不大舒展，一定大有文章。張大哥囑咐他先吃一片阿司匹靈，又告訴他吃一丸清瘟解毒。無效，老李的眉頭依然皺着。張大哥給他定了脈案——婚姻問題。

老李是鄉下人。據張大哥看，除了北平人都是鄉下老。天津，漢口，上海，連巴黎，倫敦，都算在內，通通是鄉下。張大哥知道的山是西山，對於由北山來的賣果子的都覺得有些神秘不測。最遠的旅行，他出過永定門。可是他曉得九江出磁，蘇杭出綢緞，青島是在山東，而山東人都在北平開豬肉鋪。他沒看見過海，也不希望看。世界的中心是北平。所以老李是鄉下人，因為他不是生在北平。張大哥對鄉下人特別表同情；有意離婚的多數是鄉下人，鄉間的媒人，正如山村裏的醫生，是不會十分高明的。生在鄉下多少是個不幸。

他們二位都在財政所作事。老李的學問與資格，憑良心說，都比張大哥強。可是他們坐在一處，張大哥若是像個偉人，老李還够不上個小書記員。張大哥要是和各國公使坐在一塊兒談心。一定會說出極動人的言語，而老李見着個女招待便手足無措。老李是光緒末年那撥子姥姥不疼，舅舅不愛的孩子們中的一位。說不上來爲什麼那樣不起眼。張大哥在沒剪去髮辮的時候，看着幾乎像張勳那麼福氣；剪髮以後，頭上稍微抹了點生髮油，至不濟像個銀行經理。老李，在另一方面，穿上最新式的西服會在身上打轉，好像裏面絮着二斤滾成蛋的碎棉花。剛刮淨的臉，會彷彿順着刀子冒槐子水，又澀又暗，他遞給人家帶官銜的——財政所第二科科員——名片，人家似乎得思索半天，纔敢承認這是事實。他要是說他學過銀行和經濟學，人家便更注意他的臉，好像他臉上有什麼對不起銀行和經濟學的地方。

其實老李並不醜；細高身量，寬眉大眼，嘴稍過大一些，一嘴整齊白健的牙。但是，他不願眼。無論在什麼環境之下，他使人覺得不舒服。他自己似乎也知道這個，所以事事特別小心，結果是更顯着慌張。人家要是給他倒上茶來，他必定要立起來，雙手去接，好像只爲酒人家一身茶，而且發了自己的手。趕緊掏出手絹給人家擦抹，好順手碰人家鼻子一下。然後，他一語不發，直到驚急了，抓起帽子就走，一氣不定跑到哪裏去。

作起事來，他可是非常的細心。因此受累是他的事；見上司，出外差，分私錢，升官，一概沒他的份兒。公事以外，買書看書是他的娛樂。偶爾也獨自去看一回電影。不過，設若前面或旁邊有對摩登男女在黑影中偷偷的接個吻，他能混身一麻，站起就走，皮鞋的鐵掌專找女人的脚尖踩。

至於張大哥呢，長長的臉，並不臃臉瓜搭，笑常常把臉往扁處縱上些，而且頗有些四五十歲的人當有的肉。高鼻子，陰陽眼，大耳唇，無論在哪兒也是個富泰的人。打扮得也體面；藏青曬曬袍，花呢絨裏，青素緞坎肩，襟前有個小袋，揀着金夾子自來水筆，向來沒沾過墨水；有時候拿出來，用白綢子手絹擦擦鋼筆尖。堤着灘縣漆的金箍手杖，杖尖永沒挨過地。抽着英國銀星烟斗，一邊吸一邊用珠藍的洋火盒輕輕往下按烟葉。左手的四指上戴着金戒指，上刻着篆字姓名。袍子裏面不穿小褂，而是一件西裝的汗衫，因爲最喜歡汗衫袖口那對鑲着假寶石的袖扣。張大嫂給汗衫上釘上四個口袋，於是錢包，圖章盒——永遠不能離身，好隨時往婚書上蓋章——金表，全有了安放的地

方，而且不易被小齡給扒了去。放假的日子，肩上有時候帶着個小照像匣，可是至今還沒開始照像。沒有張大哥不愛的東西，特別是靈巧的小玩藝。中原公司，商務印書館，吳彩霞南綳店，亨得利鐘表行等的大減價日期，他比誰也記得準確。可是，他不買英國貨。不買英國貨便是盡了一切愛國的責任；誰罵賣國賊，張大哥總有參加一齊罵的資格。

他的經驗是與日用百科全書有同樣性質的。哪一界的事情，他都知道。哪一部的小官，他都作過。哪一黨的職員，他都認識；可是永不關心黨裏的宗旨與主義。無論社會國家有什麼樣的變動，他老有事作；而且一進某個機關裏，馬上成爲最得人的張大哥。新同事只須提起一個人，不論是科長，司長，還是書記，他便閉死了左眼，用右眼笑着看烟斗的藍烟，誠意的聽着。等人家說完，他睜開左眼，低聲的說：『他呀，我給他作過媒。』從此，全機關的人開始知道來了位活神仙，月下老人的轉身。從此，張大哥是一邊辦公，一邊辦婚事；多數的日子是沒公事可辦，而沒有一天缺乏婚事的設計與經營。而且婚事越忙，就是有公事也不必張大哥去辦。『以婚治國，』他最忙的時候纔這麼說。給他來的電話比誰的也多，而工友並不討厭他。特別是青年工友，只要伺候好了張科員大哥，準可以娶上個老婆，也許醜一點，可是兩個箱子，四個匣子的賠送，早就在媒人的天秤上放好。

◎ 張大哥這程子精神特別好，因爲同事的老李『有心』離婚。

四

『老李，晚上到家裏吃個便飯。』張大哥請客無須問人家有工夫沒有，而是乾脆的命令着；可是命令得那麼親熱，使你覺得就是有天大的事也得說有工夫。

老李在什麼也沒說之中答應了。或者該說張大哥沒等老李回答而替他答應了。等着老李回答一個問題是需要時間的；只要有人問他一件事，無論什麼事，他就好像電話局司機生同時接到了好幾個要碼的，非等到逐漸把該刪去的觀念刪淨，他無法答對。你抽冷子問他今天天氣好，他能把幼年上學忘帶了書包也想起來。因此，他可是比別人想得精密，也不易忘記了事。

『早點去，老李。家常便飯，爲是談一談。就說五點半吧？』張大哥不好命令到底，把末一句改爲商問。

『好吧，』老李把事纔聽明白。『別多弄笨！』這句說得好似極端反對人家請他吃飯，雖然原意是要客氣一些。

老李確是喜歡有人請他去談談。把該說的話都細細預備了一番；他準知道張大哥要問他什麼。只要他聽明白了，或是看透言語中的暗示，他的思想是細膩的。

整五點半，敲門。其實老李十分鐘以前就到了，可是在胡同裏轉了兩三個圈；他要是相信恪守

時刻有益處，他便不但不來遲，也不早到，這纔澈底。

張大哥還沒回來。張大嫂知道老李來吃飯，把他讓進去。張大哥是不能够——不是不願意——嚴守時刻的。一天遇上三個人情，兩個放定，碰巧還陪着王太太或是李二嬸去看嫁粧，守時間是不可能的。老李曉得這個，所以不怪張大哥。可是，對張大嫂說什麼呢？沒預備和她談話！

大嫂除了不是男人，一切全和大哥差不多。張大哥知道的，大嫂也知道。大哥是媒人，她便是副媒人。語氣，連長像，都有點像張大哥，除了身量矮一些。有時候她看着像張大哥的姐姐，有時候像姑姑，及至她一說話，你纔敢決定她是張太太。大嫂子的笑聲比大哥的高着一個調門。大哥一抿嘴，大嫂的唇已張開；大哥出了聲，她已把窗戶紙震得直動。大嫂子沒有陰陽眼，長得挺俏式，剪了髮，過了一個月又留起來，因為腦後沒小髻，心中覺着失去平衡。

『坐下，坐下，老李！』張大嫂的稱呼人永遠和大哥一致。『大哥馬上就回來。咱們回頭吃羊肉鍋子，我去切肉。這有的是茶，瓜子，點心，你自己張羅自己，不客氣。把大衣脫了。』她把客人的話也附帶着說了，笑了兩聲，忽然止住，走出去。

老李始終沒找到一句適當的話，大嫂已經走出去。心裏舒坦了些。把大衣脫下來，我了半天地方，結果搭在自己的胳膊上。坐下，沒敢動大嫂的點心，只拿起一個瓜子在手指間捻着玩。正是初冬天氣，屋中已安好洋爐，可是還沒升火，老李的手心出了汗。到朋友家去，他的汗比話來得方便

的多。有時候因看朋友能够治好自己的傷風。

以天氣說，還沒有吃火鍋的必要。但是迎時吃穿是生活的一種趣味。張大哥對於羊肉火鍋，打瀘麵，年糕，皮袍，風鏡，放爆竹等等都要作個先知先覺。『趣味』是比『必要』更精神的。哪怕是剛有點覺得出的小風，雖然蕩葉還沒很擺動，張大哥戴上了風鏡。哪怕是天上有二尺來長一塊無意義的灰雲，張大哥放下手杖，換上小傘。張大哥的家中一切佈置全與這吃『前期』火鍋，與氣象預告的小傘，相合。客廳裏已擺上一盤木瓜。水仙已出了芽。張大哥是在冬臘月先賞自己的水仙，趕到新年再買些花窰開的龍爪與玉玲瓏。留聲機片，老李偷着翻了翻，都是新近出來的。不只是京戲，還有些有聲電影的歌片——爲小姐們預備的。應有盡有，補足了迎時當令。地上鋪着地毯，椅子是老式硬木的——站着似乎比坐着舒服；可是誰也不敢說藍地淺粉桃花的地毯，配上硬木雕花的椅子，是不古雅樸秀的。

老李有點羨慕——幾乎近于嫉妬——張大哥。因爲羨慕張大哥，進而佩服張大嫂。她去切羊肉，是的，張大哥不用僕人；遇到家中事忙，他可以借用衙門裏一個男僕，僕人不怕，而且有時候歡迎，噓炸烟而實際不懂行的主人；乾打雷不下雨是沒有什麼作用的。可是張大哥永遠不噓炸烟，而真懂行。他只要在街上走幾步，得，連狐皮袍帶小乾蝦米的價錢便全知道了；街上的空氣好像會跟他說話似的。沒有僕人能在張宅作長久了的。張大哥並非不公道，不體恤；正是因爲公道體恤，僕

人時時覺得應當跳回河或上吊纔合適。一切家事都是張大嫂的。她永遠笑得那麼響亮。老李不能佩服她。可是，想了一會兒之後，他微微的搖頭了。不對！這樣的家庭是一種重擔。只有張大哥——常識的結晶，活物價表——纔能安心樂意擔負這個，而後由擔負中強尋出一點快樂，一點由擦褲子洗盤切羊肉而來的快樂，一點使女子地位降低得不值一斤羊肉錢的快樂。張大嫂可憐！

五

張大哥回來了。手裏拿着四個大小不等的紙包，腋下夾着個大包袱。不等放下這些，設法用左手和客人握手。他的握手法是另成一格；永遠用左手，不直着與人交握，而是與人家的手成直角，像在人家的手心上診一診脈。

老李沒預備好去診張大哥的手心，來回翻了翻手，然後，沒辦法，在褲子上擦了擦手心的汗。「對不起，對不起！早來了嗎？坐，坐下！我就是今天瞎忙，無事忙。坐下。有茶沒有？」

老李忙着坐下，又忙着看碗裏有茶沒有，沒說出什麼來。張大哥接着說：「我去把東西交給她，」用頭向廚房那邊點着。「就來；喝茶，別客氣！」

張大哥比他多着點什麼，老李想。什麼呢？什麼使張大哥這樣快活呢？拿着紙包上廚房，這好像和『生命』，『真理』，等等帶着刺兒的字眼離得過遠。紙包，瞎忙，廚房，都顯着平庸老實，至好

也不過和手紙，被子，一樣的味道。可是，設若他自己要有機會到廚房去，他也許不反對。火光，肉味，小貓喵喵的叫。也許這就是真理，就是生命。誰知道！

『老李，』張大哥回來陪客人說話兒，『今兒個這點羊肉，你吃吧，敢保證好。連滷蝦油都是北平能買得到的最好的。我就是吃一口，沒別的毛病。我告訴你，老李，男子吃口得味的，女人穿件好衣裳，哈哈，』他把煙斗從牆上摘下來。

牆上一溜掛着五個煙斗。張大哥不等舊的已經不能再用的，而是使到半路就買個新的來；新舊替換着用，能多用些日子。張大哥不大喜歡完全新的東西，更不喜歡完全舊的。不堪再用的煙斗，當劈柴燒有味，換洋火人家不要，真使他想不出辦法來。

老李不知道隨着主人笑好，還是不笑好；剛要張嘴，覺得不好意思，嚙了嚙嘴唇。他心裏還預備着等張大哥審他，可是張大哥似乎在涮羊肉到肚內以前不談身家大事。

是的，張大哥以為政府要能在國曆元旦請全國人民吃涮羊肉，哪怕是吃餃子呢，用不着下命令禁用舊曆。肚子飽了，再提婚事，有了這兩樣，天下沒法不太平。

六

自火鍋以至蔥花沒有一件東西不是帶着喜氣的。老李向來沒吃過這麼多這麼舒服的飯。舒服，

他這纔佩服了張大哥的生命觀，肚子裏有油水，生命纔有意義。上帝造人把肚子放在中間，生命的中心。他的口腔已被羊肉湯——漂着一層油星和綠香菜葉，好像是一盤想像的，有詩意的，什麼動植物合起來的天地精華——給沖得滑膩，言語就像要由滑車往下滾似的。

張大哥的左眼完全閉上了，右眼看着老李發燒的兩腮。

張大嫂作菜，端菜，讓客人，添湯，換筷子——老李吃高了興，把筷子掉在地上兩回——自己挑肥的吃，誇獎自己的手藝，同時並舉。作得漂亮，吃得也漂亮。大家吃完，她馬上就都搬運了走，好像長着好幾隻手，無影無形的替她收拾一切。設若她不是搬運着碟盃杯盤，老李幾乎以為她是個女神仙。

張大哥給老李一隻呂宋烟，老李不曉得怎麼辦好；爲透着客氣，用嘴吸着，而後在手指中夾着，專預備彈烟灰。張大哥點上烟斗，烟氣與羊肉的餘味在口中合成一種新味道，裏邊夾着點生命的笑意，彷彿是。

「老李，」張大哥叼着烟斗，由嘴的右角擠出這麼兩個字，與一些笑意，笑的紋纔走到鼻窪那溜兒便收住了。

老李預備好了，嘴中的滑車已加了油。

他的嘴啓動了。

張大哥把剛收住的笑紋又放鬆，到了眼角的附近。

老李的牙稍稍微與外面的空氣接觸，門外有人敲門，好似失了火的那麼急。

『等等，老李，我去看一眼。』

不大一會兒，他帶進一個青年婦人來。

第 二

『有什麼事，坐下說，二妹妹！』張大哥命令着她，然後用烟斗指着老李，『這不是外人；說吧。』

婦人未曾說話，淚落得很流暢。

張大哥一點不着急，可是裝出着急的樣子，『說話呀，二妹，你看！』

『您的二兄弟呀！』抽了一口氣，『叫巡警給拿去了！這可怎麼好！』淚又是三串。

『爲什麼呢？』

『苦水井姓張的，鬧白喉，叫他給治——』抽氣，『治死了。他以爲是——我也不知道他怎麼治的；反正是治錯了。這可怎好，巡警要是槍斃他呢！』眼淚更加流暢。

『還不至有那麼大的罪過。』張大哥說。

『就是囚禁一年半載的，也受不了啊！家裏沒人沒錢，叫我怎麼好！』

老李看出來，她是個新媳婦，大概張大哥是媒人。

果然，她一邊哭，一邊說：『您是媒人，我就仗着您啦；自然您是爲好，纔給我說這門子親，得了，您作好就作到底吧！』

老李心裏說：『依着她的辯證法，凡作媒人的還得附帶立個收養所。』

張大哥更顯着安坦了，好像早就承認了媒人的責任並不『止』於看姑娘上了花轎或汽車。『一切都有我呢，二妹，不用着急。』他向窗外叫，『我說，你這兒來！』

張大嫂正洗傢伙，一邊擦着胡蘿蔔似的手指，一邊往屋裏來，剛一開開門，『哟，二妹妹？坐下呀！』

二妹妹一見大嫂子，眼睛又開了河。

『我說，給二妹弄點什麼吃。』張大哥發了命令。

『我吃不下去，大哥！我的心在嗓子眼裏堵着呢，還吃？』二妹妹轉向大嫂，『您瞧，大嫂子，您的二兄弟叫巡警給拿了去啦！』

『哟！』張大嫂彷彿絕沒想到巡警可以把二兄弟拿去似的，『哟！這怎麼說的！幾兒拿去的？怎麼拿去的？爲什麼拿去的？』

張大哥看出來，要是由着她們的性兒說，大概一夜也說不完。他發了話：

『二妹既是不吃，也就不必護了。二妹，他怎麼當上了醫生，不是得醫區致試及格嗎？』

『是呀！他託了個人情，就攷上了。從他一掛牌，我就提心吊膽，怕出了蘑菇，』二妹妹雖是着急，可是沒忘了北平的土話。『他不管什麼病，永遠下二兩石膏，這是玩的嗎？這回他一高興，下了半斤石膏，橫是下大發了。我常勸他，少下石膏，多用點金銀花；您知道他的脾氣，永遠不聽勸！』

『可是石膏價錢便宜呀！』張大嫂下了個實際的判斷。

張大哥點了點頭，不曉得是承認知道二兄弟的脾氣，還是同意夫人的意見。他問，『他託誰來着？』

『公安局的一位什麼王伯高呀——』

『王伯高，』張大哥也認識此人。

『對了；不是他還是誰呢？——』二妹妹又擠下不少眼淚來。

『好了，二妹；明天我天一亮就找王伯高去；有他，什麼都好辦。我這個媒人含忽不了！』張大哥給了二妹妹一句。『能託人情攷上醫生，咱們就能託人把他放出來。』

『那可就好了，我這先謝謝大哥大嫂子，』二妹妹的眼睛幾乎完全乾了。『可是，他出來以後還不能醫呢？我要是勸着他別多下石膏，也許不至再惹出禍來！』

『那是後話，以後再說。得了，您把事交給我吧；叫大嫂子給您弄點什麼吃。』

『哎！這我纔有了主心骨！』

張大嫂知道，人一有了主心骨，就非吃點什麼不可。『來吧，二妹妹，咱們上廚房說話兒去，就手弄點吃的。』

二妹妹的心放寬了，胃也覺出空虛起來，就棍打腿的下了台階：『那麼，大哥就多分心吧，我和大嫂子說會子話去。』她沒看老李，可是一定是向他說的：『您這兒坐着！』

大嫂和二妹下了廚房。

二

老李把話頭忘了，心中想開了別的事：他不知是佩服張大哥好，還是恨他好。以熱心幫助人說，張大哥確是有可取之處；以他的辦法說，他確是可恨。在這種社會裏，他繼而一想，這種可恨的辦法也許就是最好的。可是，這種敷衍目下的辦法——雖然是善意的——似乎只能繼續保持社會的黑暗，而使人人變忘生活在黑暗裏；偶爾有點光明，人們還許都閉上眼，受不住呢！

張大哥笑了：『老李，你看那個小媳婦？沒出嫁的時候，真是個沒嘴的葫蘆，一句整話也說不出來；看現在，小梆子似的；剛出嫁不到一年，不到一年！到底結婚——』他沒往下說，似乎是把

結婚的讚頌留給老李說。

老李沒言語，可是心裏說：『馬馬虎虎當醫生，殺人……都不值得一枚慮？託人把他放出來……』

張大哥看老李沒出聲，以為他是想自己的事呢，『老李，說吧！』

『說什麼？』

『你自己的事，成天的皺着眉，那些事！』

『沒事！』老李覺得大哥很討厭。

『不過心中覺着難過——苦悶，用個新字兒。』

『大概在這種社會裏，是個有點思想的就不能不苦悶；除了——啊——』老李的臉紅了。

『不用管我，』張大哥笑了，左眼閉成一道縫，『不過我也很明白些社會現象。可是話也得兩說着；社會黑暗所以大家苦悶，也許是大家苦悶社會纔黑暗。』

老李不知道怎樣好了。張大哥所謂的『社會現象』，『黑暗』，『苦悶』，到底是什麼意思？焉知他的『黑暗』不就是『連陰天』的意思呢……『你的都是常——』老李本來是這麼想，不覺的說了出來；連頭上都出了汗。

『不錯，我的都是常識；可是離開常識，怎麼活着？吃涮羊肉不用滴蝦油，好吃？哈哈……』

老李半天沒說出什麼來，心裏想，『常識就是文化——皮膚那麼厚的文化——的一些小毛孔。』

文化還不能仗着一個小毛孔的作用而活着。一個患肺病的，就是多長些毛孔又有什麼用呢？但是不便和張大哥說這個。他的宇宙就是這個院子，他的生命就是瞎熱鬧一回，熱鬧而沒有任何意義。不過，他不是個壞人——一個黑暗裏的小虫，可是不咬人。」想到這裏，老李投降了。設若不和張大哥談一談，似乎對不起那麼精緻的一頓涮羊肉。常識是要緊的，他的心中笑了笑，吃完羊肉站起告辭，沒有常識！不過，爲敷衍常識而丟棄了真誠，許——嘔，張大哥等着我說話呢。

可不是，張大哥吸着烟，眨巴着右眼，專等他說話呢。

『我想，』老李看着膝上說：『苦悶並不是由婚姻不得意而來，而是婚姻制度根本就不該要！』張大哥的烟斗離開了嘴唇！

老李仍然低着頭說：『我不想解決婚姻問題，爲什麼在根本不當存在的東西上花費光陰呢？』

老李還是慢慢的說，可是話語中增加了力量。『我並不想嘗嘗戀愛的滋味，我要追求的是點——詩意。家庭，社會，國家，世界，都是腳踏實地的，都沒有詩意。大多數的婦女——已婚的未婚的都算在內——是平凡的，或者比男人更平凡一些；我要——哪怕是看看呢，一個還未被實際給教壞了的女子，熱情像一首詩，愉快像一些音樂，真純像個天使。我大概是有點瘋狂，這點瘋狂是：假如我能認識自己，不敢浪漫而願有個夢想，看社會黑暗而希望馬上太平，知道人生的宿命而想像一個永生的樂園，不許自己迷信而願有些神祕，我的瘋狂是這些個不好形容的東西組合成的；你

「或者以為這全是廢話？」

「很有趣，非常有趣！」張大哥看着頭上的幾圈藍烟，練習着由烟色的深淺，斷定烟葉的好壞。

「不過，詩也罷，神祕也罷，我們若是能由切近的事作起，也不妨先去作一些。神祕是頂有趣的，

沒事兒我還就是愛讀個劍俠小說什麼的，神祕！火燒紅蓮寺！可是，希望劍俠而不可得，還不如給

——假如有富餘錢的話——叫花子一毛錢。詩，我也懂一些，千家詩，唐詩三百首，小時候就讀過

。可是詩沒叫誰發過財，也沒叫我聰明到哪兒去。我倒以為寫筆順溜溜的小文章更有用處；你還

不能用詩寫封家信什麼的。哎？我老實不客氣的講，你是不願意解決問題，不是不能解決。因此，

你把實際的問題放在一邊，同時在半夜裏胡思亂想。你心中那個婦女——」

「不是實有其人，一點詩意！」

「不管是什麼吧。哼，據我看詩意也是婦女，婦女就是婦女，你還不能用八人大轎到女家去娶

詩意。簡單乾脆的說，老李，你這麼胡思亂想是危險的！你以為這很高超，其實是不硬氣。怎說不

硬氣呢？有問題不想解決，半夜三更鬧詩意玩，什麼話！壯起氣來，解決問題，事實順了心，管保

不再鬧玄虛，而是追求——用您個新字眼——涮羊肉了，哈哈！」

「你不是勸我離婚？」

「當然不是！」張大哥的左眼也瞪圓了！「楞拆七座廟，不破一門婚，況且你已娶了好幾年，一

夜夫妻百日恩！離婚，什麼話！」

『那麼，怎麼辦呢？』

『怎麼辦？容易得很！回家把弟妹接來。她也許不是你理想中的人兒，可是她是你的夫人，一個真人，沒有像那些「聊齋誌異！」』

『把她一接來便萬事亨通？』老李釘了一板。

『不敢說萬事亨通，反正比您這萬事不通強得多！』張大哥真想給自己喝一聲彩！『她有不曉得的地方呀，教導她，小脚啊，放。剪髮不剪髮似乎還不成什麼問題。自己的夫人自己去教，比什麼也有意味。』

『結婚還不就是開學校，張大哥？』老李要笑，沒笑出來。

『哼，這就是開學校！』張大哥也來得不弱。『先把「她」放在一邊。你不是還有兩個小孩嗎？小孩也需要教育！不愛理她呀，跟孩子們玩會兒，教他們幾個字，人，山水，土田，也怪有意思！你愛你的孩子？』

張大哥攻到大本營，老李沒話可講，無論怎樣不佩服對方的意見，他不敢說他不愛自己的小孩們。

一見老李沒言語，張大哥就熱打鐵，趕緊出了辦法：

「老李，你！須下鄉走一遭，其餘的全交給我啦！租房子，預備家具，全有我呢。你要是說不
便多花錢，咱們有簡便的辦法；我先借給你點木器；萬一她真不能改造呢。再把她送回去，我再把
東西拉回來。決不會賠花許多錢。我看，她決不能那麼不堪造就，沒有年青青的婦女不願和丈夫在
一塊的；她既來了，你說東她就不能說西。不過，爲事情活便起見，先和她說好了，這是到北平來
玩幾天，幾時有必要，就把她送回去。事要往長裏看，話可得活說着。聽你張大哥的，老李！我辦
婚事辦多了，我準知道天下沒有不可造就的婦女。況且，你有小孩，小孩就是活神仙，比你那點詩
意還神妙的多。小孩的哭聲都能使你聽着痛快；家裏有個病孩子也比老光棍的心裏歡喜。你打算都
買什麼？來，開個單子；錢，我先給墊上。」

老李知道張大哥的厲害；他自己要說應買什麼，自然便是完全投降；設若不說話，張大哥明天
就能硬給買一車東西來；他要是收這一車東西，張大哥能親自下鄉把李太太接來。張大哥的熱心
是無限的，能力是無限的；只要吃了他的涮羊肉，他叫你娶個黃牛，也得算着！

老李急得直出汗，只能說：『我再想想！』

『幹嗎？再想想啊？早晚還不是這麼回事！』

老李從月亮上落在黑土道上！從詩意一降而爲接家眷！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就以接家眷說吧！

還有許多實際上的問題；可是把這些提出討論，分明是連『再想想』也取銷了！

可是從另一方面想，老李急得不從另一方面想了；生命也許就是這樣，多一分經驗便少一分幻想，以實際的愉快平衡實際的痛苦……小孩，是的，張大哥曉得癢癢肉在哪兒。老李確是有時候想摸一摸自己兒女的小手，親一親那滾熱的臉蛋。小孩，小孩把女性的尊嚴給提高了。

老李不言語，張大哥認為這是無條件的投降。

三

設若老李在廚房裏，他要命也不會投降。這並不是說廚房裏不熱鬧。張大嫂和二妹妹把家常事說得異常複雜而有趣。丁二爺也在那裏陪着二妹妹打掃殘餘的，不大精緻的羊肉片。他是一言不發，可是吃得很英勇。

丁二爺的地位很難規定。他不是僕人；可是當張家夫婦都出門的時候，他管看家與添火。在張大哥的眼中，他是個『例外』——一個男人，沒家沒業，在親戚家住着；可是從張家的利益上看，丁二爺還是個少不得的人；既不願用僕人，而夫婦又有時候不能不一齊出門，我個白吃飯而肯負責看家的人有事實上的必要。從丁二爺看呢，張大哥若是不收留他，也許他還能活着，不過不十分有把握，可也不十分憂慮這一層。

丁二爺白吃張家，另有一些白吃他的——一些小黃鳥。他的小鳥無須到街上去溜，好像有點小

米吃便很知足。在張家夫婦都出了門的時候，他提着牠們——都在一個大簍子裏——在院中溜灣兒。牠們在鳥的世界中，大概也是些『例外』：禿尾巴的，爛眼邊的，項上缺着一塊毛的，破翅膀的，個個有點特色，而這些特色使牠們只能在丁二爺手下得個地位。

丁二爺吃完了飯，回到自己屋中和小鳥們閒談。花和尚，揮翅虎，豹子頭……他就着每個小鳥的特色起了鮮明的名子。他自居及時雨宋江，小屋裏時常開着英雄會。

他走了，二妹妹幫着張大嫂收拾傢伙。

『秀真還在學校裏住哪？』二妹妹一邊擦筷子一邊問。秀真是張大嫂的女兒。

『可不是；別提啦，二妹妹，這年頭養女兒纔麻煩呢！』花——一壺開水倒在綠盆裏。

『您這還不是造化，有兒有女，大哥又這麼能事；吃的喝的用的要什麼有什麼！』

『話雖是這麼說呀，二妹妹，一家有一家的難處。看你大哥那麼精明，其實全是——這就是咱們姐兒倆這麼說——瞎猜！兒子，他管不了；女兒，他管不了；一天到晚老是應酬親友，我一個人是苦核兒。買也是我，作也是我，兒子不回家，女兒住學校，事情全交給我一個人，我好像是大家的總打雜兒的，而且是應當應分！有吃有喝有穿有戴，不錯；可是誰知道我還不如一個老媽子！』張大嫂還是笑着，可是腮上露出些紅斑。『當老媽子的有個輾轉騰挪，得歇會兒就歇會兒；我，這一家子事全是我的！從早到晚手脚不識閒。提起您大哥來，那點狗脾氣，說來就來！在外面，他比

子孫娘娘還溫和；回到家，從什麼地方來的怨氣全衝着我發散！』她嘆了一口長氣。『可是呀，這又說回來啦，誰叫咱們是女人呢；女人天生的倒霉就結了！好處全是男人的，壞處全是咱們當老娘們的，認命！』由悲觀改爲聽其自然，張大嫂慘然一笑。

『您可真是不容易，大嫂子。我就常說：像您這樣的人真算少有，說洗就洗，說作就作，買東道西，什麼全成——』

張大嫂點了點頭，心中似乎痛快了些。二妹妹接說着說：『我多階要能趕上您一半兒，也就好了！』

『二妹妹，別這麼說，您那點家事也不是個二五眼能了得了的。』張大嫂覺得非這麼誇獎二妹妹不可了。『二兄弟一月也抓幾十塊呀？』

『哪摸準兒去！親友大半是不給錢，到節啦年啦的，送點茶葉什麼的；家裏時常的茶葉比白麵多，可是光嚼不吃還不行！幹什麼也別當大夫；看好了病，不定給錢不給；看錯了，得 砸匾！我一天到晚提心吊胆，有時候真覺着活着和死了都不大吃勁！』二妹妹也嘆了口長氣。『我就是看着人家街面上的姑娘小媳婦們還有點意思，一天到晚，走走逛逛，針也不拿，線也不動，打扮得花枝招展的！』

老舍創作

『哼！』張大嫂接過去了，『白天走走逛逛，夜裏挨挨的有的是！婦女就是不嫁人好——』

「二妹妹又接過來：『老姑娘可又看着花轎眼饞呢！』」

『哎呀！兩位婦人同聲一嘆。一時難以繼續討論。二妹妹在爐上烤了烤手。』

待了半天，二妹妹打破寂靜，『大嫂子，天眞還沒定親事哪？』

『那個老東西，』張大嫂的頭向書房那邊一歪，『一天到晚給別人的兒女張羅親事，可就是不管自己的兒女！』

『也別說，讀書識字的小人們也確是難管，這個年頭。哪都像咱們這癡傻老呢。』

『我就不信一個作父親的管不了兒子，我就不信！』張大嫂確是掛了氣。『二妹妹你大概也看見過，太僕寺街齊家的大姑娘，模樣是模樣，活計是活計，又識文斷字，又不瘋野，我一跟他說，喝！他的話可多了！又是什麼人家是作買賣的咧，又是姑娘臉上雀斑多咧！哪個姑娘臉上沒雀斑呀？擦厚着點粉，不就全蓋上了嗎？我娶兒媳婦要的是人，誰管雀斑呢！外國洋妞臉上也不能一順兒白！我提一回，他駁一回；現在，人家嫁了個團長，成天嗚嗚的坐着汽車；有雀斑敢情要坐汽車也一樣坐呀！』

二妹妹乘着大嫂喘氣，補上一句：『我臉上雀斑倒少呢，那天差點兒叫汽車給軋在底下！』

『齊家這個讓他給就誤了，又提了家姓王的，姑娘瘋得厲害，聽說一天到晚釘在東安市場，頭髮燙得像捲毛鷄，夏天講究不穿襪子。我一聽，不用費話，不要！我不能往家裏娶捲毛鷄，不能！』

您大哥的話又多了，說人家有錢有勢，定下這門子親，天真畢業後不愁沒事情作。可是，及至天真回來和爸爸說了三言五語，這回事又乾鏘兒不提啦？」

『天真說什麼來着呢？』二妹妹問。

『做開兒是糊塗話，他說，非畢業後不定婚，又是什麼要定婚也不必父親分心——』

『自由婚！』二妹妹似乎比大嫂更能扼要的形容。

『就是，自由，什麼都自由，就是作媽媽的不自由；一天到晚，一年到頭，老作飯，老洗衣裳，老擦棹椅板凳！那個老東西，聽了兒子的，一聲也可沒出，叭啣叭啣的砸他的煙袋；好像他是吃着兒子，不是兒子吃着爸爸。我可氣了，可不是說我願意要那個捲毛鷄；我氣的是兒子老自由，媽媽永遠使不上兒媳婦。好啦，我什麼也不說，站起來就回了娘家；心裏說，你們自由哇，我老太太也休息幾天去！飯沒人作呀，活該！』，張大嫂一『活該』，差點兒把頭後小髻給震散了。

『是得給他們一手兒看看！』二妹妹十一二分表同情。

可是，張大嫂又慘笑了一下，『雖然這麼說不是，我只走了半天，到底捨不得這個破家；又怕火滅了，又怕丁二爺費了劈柴，唉！自己的家就像自己的兒子，怎麼不好也捨不的，一天也捨不的，我沒那個狠心。再說，老姑奶奶了，回娘家也不受人歡迎！』

『到如今婚事還是沒定？』

張大嫂搖搖頭，搖出無限的傷心。

『秀真呢？』

『那個丫頭片子，比誰也壞！入了高中了，哭天喊地非搬到學校去住不可。腦袋上也燙得捲毛雞似的！可是，那個小旁影，唉，真好看！小蘋果臉，上面蓬蓬着黑頭髮；也別說，新打扮要是長得俊，也好看。你大哥不管她，我如何管得了。按說十八九的姑娘了，也該提人家了，可是你大哥不肯撒手。自然哪，誰的鮮花似的女兒誰不愛，可是——唉！不用說了；我手裏老擦着把涼汗！多陪她一回來，我纔放心，一塊石頭落了地。可是，只要一回來，不是買絲襪子，就是開皮鞋；一個個駁回，立刻眉毛挑起一尺多高！』說生兒養女，把老心使碎了，他們一點也不知情！』

『可是，不爲兒女，咱們奔的是什麼呢？』二妹說了極聖明的話。

『唉！』張大嫂又嘆了口氣，似乎是悲傷，又似乎是得了些安慰。

話轉了方向，張大嫂開始盤問二妹妹了。

『妹妹，還沒有喜哪？』

二妹妹迎頭嘆了口氣……眼圈紅了……

二妹妹含着淚走了，『大嫂，千萬求大哥多分點心！』

回到公寓，老李連大衣也沒脫便躺在床上，枕着雙手，向天花板發楞。

詩意也罷，實際也罷，他被張大哥打敗。被戰敗的原因，不在思想上，也不在口才上，而是在他自己不知道自己，這叫他覺着自己沒有任何的價值與分量！他應當是個哲學家，應當是個革命家，可是恍惚不定；他不應當是個小官，不應當是老老實實的家長，可是恍惚不定。到底——嘔，沒有到底，一切恍惚不定！

把她接來？要命！那變腳，那一對紅褲子綠襖的小孩！

這似乎不是最要緊的問題；可是只有這變想還比較的具體一些，心裏覺得難受，而難受又沒有一定的因由。他不敢再去捉弄那漫無邊際的理想，理想使他難受得渺茫，像個隨時變化而永遠陰慘的夢。

離婚是不可能的，他告訴自己。父母不容易，怎肯去傷老人們的心。可是，天下哪有完全不自私的愉快呢，除非世界完全改了樣子？小資產階級的倫理觀念，和世上樂園的實現，相距着多少世紀？老李，他自己審問自己，你在哪兒站着呢？恍惚！

腳並不是她自己裏的，絲襪子也不是她發明的，不怨她，一點也不怨她！可是，難道倒怨我？

可憐她好，還是自憐好？哼，情感似乎不應當在理智的傘下走，遮去那溫暖的陽光。恍惚！
沒有辦法。我在城裏忍着，她在鄉間忍着，眼不見心不煩，只有這一條不是辦法的辦法！可是，到底還不是辦法！

管牠呢，能耗一天便耗一天，老婆到底不是張大哥的！

拿起本書來，看了半天，不曉得看的是哪本。去洗個澡？買點水菓？借大公報看看？始終沒動，再看書，書上的字恍惚，意思渺茫。

焉知她不能改造？為何太沒有勇氣？

沒法改造！要是能改造，早把我自己改造了！前面一堵牆，推開牠，那面是荒山野水，可是雄偉遼闊。不敢去推，恐怕那未經人吸過的空氣有毒！後面一堵牆，推開牠，那面是床帷棹椅，爐火茶煙。不敢去推，恐怕那污濁的空氣有毒！站在這兒吧，兩牆之間站着個夢裏的人！

二號房裏來了客人，說笑得非常熱鬧，老李驚醒過來，聽着人家說笑，覺得自己寂寞。

小孩們的教育？應當替社會養起些體面的孩子來！

他要摸摸那四隻小手，四隻胖，軟，熱，有些香蕉糖味的小手。手背上有些小肉窩，小指甲向上翻翻着。

就是走桃花運，肥豬送上门來，我也捨不得那兩個孩子！老李告訴他自己。

她？老李閉上了眼，她似乎只是孩子的媽。她怎樣笑？想不起。她會作飯，受累……
二號似乎還有個女子的聲音。鼓掌了；一男一女合唱起來。自己的妻子呢，只會趕小雞，叫豬，和大聲吓唬孩子。還會撒村罵街呢！

非自己擔起教育兒女的責任不可，不然對不起孩子們。

還不能只接小孩，不接大人？

越想越沒有頭緒。『這是生命呢？還是向生命致歉來了呢？』他問自己。

他的每一思念，每一行爲，都帶着註腳；不要落伍！可是同時他又要問：這是否正當？拿什麼作正當與不正當的標準？還不是『詩云』『子曰』？他的行爲——合乎良心的——必須向新思想道歉。

他的思想——合乎時代的——必須向那個鬼影兒道歉。生命是個兩截的，正像他妻子那變改組腳。

老李不敢再想了；張大哥是聖人。張大哥的生命是個整的。

第三

太陽還沒出來，天上浮着層灰冷的光。土道上的車轍有些霜跡。駱駝的背上與項上掛着些白穗，鼻子冒着白氣。北平似乎改了樣兒，連最熟的路也看着眼生。龐大，安靜，冷峭，馴順，正像那連脚步聲也沒有的駱駝。老李打了個哈欠，眼淚下來許多，冷氣一直襲入胸中，特別的痛快。

越走越亮了，青亮的電燈漸漸的只剩一些金絲了。天上的灰光染上些無力的紅色；太陽似乎不大願意痛快的出來。及至出來，光還是很淡，連地上的影子都不大分明。遠處有電車的鈴響。

街上的人漸漸多起來。人們好似能引起太陽的熱力，地上的影兒明顯了許多，牆角上的光特別

的亮。
 換火柴的婦女背着大筐，筐雖是空的，也還往前探着身兒走。窮小孩們扛着喪事旗傘的竿子，一邊趑拉着破鞋疾走，一邊互相叫罵。這也是孩子，老李對自己說：看那個小的，至多也不過八歲，一身的破布沒有一塊够二寸的，腿肚子，腳指頭，全在外邊露着。髒，破爛，罵人罵得特別的響

亮。這也是孩子！老李可憐那個孩子，同時不知道咒罵誰纔好；家庭，社會，似乎都該罵，可是罵一陣有什麼用呢？往切近一點想吧——心中極不安的又要向誰道歉似的——先管自己的兒女吧。

走到了中海。「海」中已薄薄的凍了層冰，灰綠上罩着層亮光。橋下一些枯荷梗與短篙都凍在冰裏，還有半個破荷葉很像長鏢的一片馬合鐵。

迎頭來了一乘彩轎，走得很快，一望而知是到鄉下迎娶的，所以發轎這麼早。老李呆呆的看着那乘喜轎；神祕，奇怪，可笑。可是，這就是真實；不然，人們不會還這麼敬重這加大的鳥籠似的玩藝。他心似乎有了些骨力。坐彩轎的姑娘大概非常的驕傲，不向任何人致歉？

他一直走到西四牌樓；一點沒有上這裏來的必要與預計，可是就那麼來了。在北平住了這麼些年了，就沒在清晨到過這裏。豬肉，羊肉，牛肉；鷄，活的死的；魚，死的活的；各樣的菜蔬；豬血與葱皮凍在地上；多多少少條鱸魚與泥鰍在一汪兒水裏亂擠，頭上頂着些冰凌，泥鰍的眼睛像要給誰催眠似的瞪着。亂，腥臭，熱鬧；魚攤旁邊吆喝着腿帶子：「帶子，帶子，買好帶子。」剃頭的人們還沒來，小白布棚已支好，有人正掃昨天剃下的短硬帶泥的頭髮。拔了毛的鷄與活鷄緊臨的放着，活着的還在籠內爭吵與打嗚兒。販子掏出一隻來，嚶——啊，嚶——沒打好價錢，拍的一扔，扔在籠內，半個翅膀掩在籠蓋下，嚶！一隻大瘦黃狗偷了一掛豬腸，往東跑，被屠戶惹住，腸子掉在土上，拾起來，照舊掛在錢鈎上。廣東人，北平人，上海人，各處的人，老幼男女，都在這

腥臭污亂的一塊地方擠來擠去。人的生活，在這裏，是屠殺，血肉，與污濁。肚子是一切，吞食了整個世界的肚子！在這裏，沒有半點任何理想；這是肚子的天國。奇怪。尤其是婦女們，頭還沒梳，臉上掛着隔夜的泥與粉；誰知道下午上東安市場的也是她們？

◎ 老李這是頭一次來觀光，驚異，有趣，使他似乎抓到了些真實。這是生命，吃，什麼也吃；人確是爲麵包而生。麵包的不平等是根本的不平等。什麼詩意，階扯！爲保護自家的麵包而餓殺別人，和爲爭麵包而戰爭，都是必要的。西四牌樓是世界的雛形。那羣男女都認識這個地方，他們是真活着呢。爲肚子活着，不爲別的；張大哥對了。爲肚子而戰爭是最切實的革命，也對了。只有老李不對；他在公寓裏住慣了，他總以爲公寓裏會產生炒木犀肉與豆腐湯。他以爲封建制度是浪漫的史蹟，他以爲階級戰爭是條詩意的道路。他不曉得這塊帶腥味的土是比整個的北平還重要。他只有兩條路可走；去空洞的作夢，或切實的活着。後者還可以再分一下；爲抓自己的麵包活着，或爲大眾爭麵包活着。他要是能在二者之中選定一條，他從此可以不再向生命道歉。

牌樓底下，熱豆漿，杏仁茶，棗兒切糕，麵茶，大麥粥，都冒着熱氣，都有股特別的味道。切糕上的豆兒，切開後，像一排魚眼睛，看着人們來吃。

老李立在那裏，喝了碗豆漿。

老李決定了接家眷，先『這麼』活着試試。可是始終想不起什麼時候下鄉去。

張大哥每天早晨必定報告一些消息：『房子定好了；看看去？』

『何必看；您的眼睛不比我的有準？』老李把感激的話總說得不受聽了。

好在張大哥明白老李的為人，因而不但不惱，反覺得可以自傲。

『三張棹子，六把椅子，一個榆木擦漆的——漆皮稍微有些不大好看了——衣櫥；暫時可以對付了吧？』第二天早晨的報告。

老李只好點頭，表示可以對付。

及至張大哥報告到茶壺茶碗也預備齊了，老李覺得非下鄉不可了。

張大哥給出主意，請了五天假。臨走的時候，老李囑咐張大哥千萬別向同事的說這個事，張大

哥答應了決不走露消息。

老舍劍作

老李從後門繞到正陽門，想給父母買些北平特有的東西；這個自然不好意思再向張大哥要主意，只好自己去探險。走了一身透汗，什麼也沒買，最大的原因是看着舖子們眼生，既不能扼要的決定買什麼，又好像怕舖子們不喜歡他的照顧，一進去也許有被咬了一口的危險。最後，還是在東安

市場買了些果子，雖然明知道香蕉什麼的並不是北平的出產。又添了六個陳嘉庚的罐頭，商標的彩紙印得還怪好看的。

三

老李走後的第二天，衙門裏的同事幾乎全知道了：李太太快來了。

張大哥確是沒有洩露消息。

消息廣播的總站是趙科員。趙科員聽戲永遠拿着紅票；凡是發紅票的時候；他不是第一也是第二得到幾張。運動會給職員預備的秩序單；他手裏總會有一份。上運動會，或任何會場，聽戲；趙科員手裏永遠拿着個紙捲，用作打熟人腦袋的兵器。打了人家的腦袋，然後，「你也來啦？」

他對於別人的太太極為關心。接家眷，據他看，就是個人的展覽會；雖然不發入場券，可是他必是頭一個『去瞧一眼』的。女運動員，女招待，女戲子等等都是預備着爲他『瞧』的，別無意義。對於別人的夫人也是這樣。瞧一眼去便是瞧人家的臉，脖子，手，脚，與一切可以被生人看見的地方。他作夢的時候，女子全是裸體的。經趙科員看了一眼之後，衙門中便添上多多少少新而有趣的

談話資料。

趙科員等着老李接家眷已經等得不耐煩了。平日他評論婦女的時候，老李永不像別人那樣痛痛

快快的笑，那就是說不能盡量欣賞，所以他一心的盼望瞧老李一手兒。

趙科員的長像與舉動，和白聽戲的紅票差不多，有實際上的用處，而沒有分毫的價值。因此，耳目口鼻都沒有一定地位的必要，事實上說話的時節，五官也確隨便挪動位置。眼珠像倆炒豆似的，滿臉上瞞。笑的時候，小尖下巴能和腦門挨上。他自己覺得他很漂亮，這個自然是旁人不便干涉的。他的言語很能叫別人開心，他以為這是點天才。當着老王，他拿老李開心；當着老李，他拿老王開心；當着老王老李，拿老孫開心；實在沒法子的時候，利用想像，拿莫須有先生開心。

『老李接「人兒」去了！』趙科員的眼睛擠得像一口熱湯燙了嗓子那樣。

『是嗎？』大家的耳朵全豎起來。

『是嗎！請了五天假，五天——』

『五天？平日他連遲到早退都沒有過！』

『可就是呀！等瞧一眼吧！』趙科員心裏癢了一下，頭髮根全直刺鬧的慌。

『小趙，你這回要是不同我們一塊兒去，留神你的皮，不剝了你的？』邱先生說。

『趙，你饒了人家老李吧，何苦呢，人家怪老實的？』吳先生沈着氣說。

吳先生直着腰板，飯碗大的拳頭擰着枝羊毫，寫着醬肘子體的字，臉上通紅，心中一團正氣。是的，吳先生是以正直自誇的，非常的正直，甚至於把自己不正直的行爲也視爲正直。小趙是他的

親戚，他的位置是小趙給運動的，可是沒把小趙放在眼裏，因為自己正直。前者因為要納妾，被小趙擴大的宣傳，弄到吳太太耳中，差點沒給吳先生的耳朵咬下一個來，所以更看不起小趙。小趙也確是有些怕吳先生；那一對拳頭！

趙科員不言語了，心中盤算好怎樣等老李回來，怎樣暗中跟着他，看他在哪居住，而後怎樣約會同事的們——不要老吳，而且先瞪他一眼——去瞧一眼，或者應該去打個茶圍。

邱先生是個好人，不過有點苦悶，所以對此事特別的熱心，過來和小趙嘀咕：『大家合夥買一斤茶葉，瞧她一眼，還弄老李一頓飯吃；你的司令。』

吳先生把這個事告訴了張大哥。張大哥笑了一笑，沒說什麼。張大哥熱心為朋友辦事是真的，但是為朋友而得罪另一朋友，不便。張大哥冬季的幾噸煤，是由小趙假公濟私運來的——一噸可以省着三四塊錢——似乎不必得罪小趙。即使得罪了小趙，除了少燒幾噸便宜煤，也倒沒多大的關係；可是得罪人到底是得罪人，況且便宜煤到底是便宜煤。

四

不過，不得罪小趙是一件事，為老李預備一切又是一件事。張大哥又到給老李租好的房子看了一番。房子是在磚塔胡同，離電車站近，離市場近，而胡同裏又比兵馬司和豐盛胡同清靜一些，比

大院胡同整齊一些，最宜於住家——指着科員們說。三合房，老李住北房五間，東西屋另有入住。新房，油飾得出色，就是天生來的房頂愛漏水。張大哥曉得自從女子剪髮以後，北平的新房都有漏水的天性，所以一租房的時候，就先向這肉嫩的地方指了一刀，結果是減少了兩塊錢的房租；每月省兩圓，自然可以與下雨在屋裏打傘的勞苦相抵；況且漏水與塌房還相距甚遠，不必過慮。

張大哥到屋裏又看了一遍。屋裏有點酸臭味。遍地是爛紙，破襪子，還有兩個舊油葷，和四五個美麗烟的空筒——都沒有蓋，好像幾隻大眼瞞着房東看着房。窗戶在秋天並沒糊過，只把冷布的紙簾好好的粘上。玻璃上抹着各樣的黑道，紙糊上好幾個窟窿，有一兩處垂着紙片，似乎與地上的爛紙遙相呼應。張大哥心中有點不痛快，並不是要責備由這個屋裏搬走的人們，而是想起自己那兩處吃租的小房——人們搬家的時候也是這樣毀壞，租房住的人和老鼠似乎是親戚！

窗戶當然要從新糊過；糊？似乎不必管。牆上不少照片與對聯的痕跡，四圍灰黃，整整齊齊的幾個方的與長的白印兒；也不必管，老李還能沒些照片與對聯？照原來的白印兒掛上就行。張大哥以為沒有照片與對聯的不能算作『文明』人。

把這些計畫好，張大哥立在當中的那一間，左右一打眼，心中立刻浮出個具體的設計；當中作客廳，一張八仙棹，四把椅子。東西兩間每間一張棹，一把椅；太少點！暫時將就吧；不，客廳也來兩把椅子吧。東間作書房，嘔，沒有書架子呀！老李是愛買書的人——傻瓜！每月把書費省下，

有幾年的工夫能買一處小房，信不信？還得給他去弄個書架子！西間放那個衣櫥。東西套間；一間臥室，一間廚房；床是有了，廚房還短着案子。

還顯着太簡單！科員的家裏是簡單不得的！不過，掛上些照片與對聯也許稍微好些；況且堂屋還得安洋爐子。張大哥立刻看看後檐牆有出洋爐烟管子的圓孔沒有。有個碟子大的圓洞，糊着張紙，四圍有些烟跡，像被黑雲遮住的月亮。心中平安了許多；冬天不用洋爐子，不「文明」！

計登好一切，終於覺得東西太少。可是，雖然同是科員，老李究竟是鄉下人，這便又差一事了；鄉下人還懂得哪叫四親，哪叫八鄰？有好棹子也是讓那對鄉下孩子給抹個亂七八糟。好了，只須去找裱糊匠來糊窗子，和打掃打掃地上。得，就是牠！

張大哥出來，從新端詳了街門一番。不錯，小洋式門，上面有兩個洋灰堆成的獅子，雖然不十分像獅子，可是有幾分像哈吧狗呢，就算手藝不錯。兩獅之間，有個碟子大小的八卦。獅子與八卦聯合起來，力量頗足以抵得住一對門神爺。張大哥很滿意。「文明」房必須有洋式門，門上必須有洋灰獅子；況且還有八卦！

張大哥馬上去找裱糊匠，熟人，不用講價錢；或者應說裱糊匠不用講價錢，因為張大哥沒等他張嘴，已把價錢定好。作也得作，不作也得作，糊窗戶是苦買賣，可是裱糊喜棚呢，糊冥衣呢，不能不拉這些生意。凡是張大哥為媒的婚事，自然張大哥也給介紹裱糊匠；不幸新娘或新郎不等白頭

到老便死去一位呢，張大哥少不得又給張羅糊冥衣——裱糊匠是在張大哥手心裏呢！說好了怎樣糊窗戶，張大哥就手打聽金銀箔現在賣多少錢一刀，和紙人的粉臉長了價錢沒有。張大哥對事事要有個底稿，用不着不要緊，備而不用，切莫用而不備。

五點多了，張大哥必須回家了。到四牌樓買了隻醬雞，回家請請夫人。心裏想：那條棉褲她大概決給作成了，總得買隻雞犒勞犒勞她。其實，她要是會打毛繩褲子，還真用不着作棉的；趕明兒請孫太太來教教她。一條毛繩褲，買，得七八塊錢；自己打，兩磅繩子——不，用不了。一磅半足够；就說兩磅吧，兩塊八加兩塊八，五塊六。省小三塊子！請孫太太教教她。反正我上衙門，她沒事作，閒着也最閒着。叫太太閒着，不近情理。老夫老妻的，總得叫太太多學本事。張大哥看了看手中的荷葉包；醬雞個子真不小，女兒也不回來！一家子吃也不至於不够。

女兒十八了，該定親了。出了高中入大學，一點用處沒有，只是費錢。還有二年畢業，二十四年大學，二十四；再作二年事——大學畢業不作二年事，對不起那些學費——二十六。二十六！姑娘就別過二十五！過了二十五，天好，沒人要，除非給續弦！趕緊選個小人，高中一畢業，去她的，別要玄虛！

兒子，兒子是塊心病！

看見一挑子鮮花，晚菊，老來少，番椒……；張大哥把兒子忘了，用半閉着的那隻眼輕輕瞧了

一下。要買便宜東西，決不能瞪着眼直撲過去，像東安市場裏穿洋服拉着女朋友的那些大爺那樣。總得虛虛實實，瞭一眼。賣花的恰巧在這一瞭的工夫，捉住張大哥的眼。張大哥拉線似的把眼光收到手中的醬雞上，走了過去。

兒子是塊心病！

第四

老李怎麼把夫人，一對小孩，鋪蓋捲，尿壺子，四個網籃，大小七個布包，兩把雨傘，一籃家醃的芥菜頭，半罈子新小米，全一股作氣運來，至今還是個謎。他好像是下了決心接家眷，所以凡是夫人捨不得的物件全搬了來；往常他買過了三件小東西就覺得有丟失一件的可能。

他請了五天假，第三天就由鄉間拔了營，爲是到北平之後，好有一天的工夫佈置一切，不必另請假。

由張大哥那裏把棹椅搬運了來，張大哥非到四點後不能來，所以丁二爺自告奮勇來幫忙。丁二爺的幫忙限於看孩子。丁二爺的看孩子是專門擋路礙事添麻煩。老李要往東間裏放棹子，丁二爺和兩個孩子恰好在最宜放棹子那塊玩呢；老李抓了抓頭髮，往西間去，丁二爺率領二位副將急忙趕到。老李找錘子，無論如何也找不到，丁二爺拿着呢。

忙了一天，兩把傘還在院裏扔着，小米洒了一地，四個網籃全打開了，東西以極新穎的排列法

陳列在地上，沒有一件得到相當的立身所在，而且生命非常的不安全；老李踩碎一個針盒，李太太被切茶墩拌倒兩次，壓傷了無數可以靠的東西，博得丁二爺與孩子們的一彩彩聲。

還不到四點鐘，張大哥來了。把左眼稍微一睜，四盞的東西已大半有了地位，用手左右指了指，地上已經看不見什麼，連洒出來的小米全又回了禪子。

全佈置好了，沒有像片和對聯！張大哥對老李有些失望。再看，新糊的窗子被丁二爺撞了個窟窿，不怪張大哥看不起他們。

『老李，明天上我那兒取幾張風景畫片，一付對聯，一個中堂，好在都沒上款。』老李看了看牆上，纔發現了黑白分明不大好看，『糊一糊好了。』他說。

『知道能住多少日子呀，白給人家糊？況且糊牆就得糊頂棚，你還不能四白落地，可是上邊懸着塊黑膏藥。再說。一裱糊，又是天翻地覆，東西都得挪動。』張大哥點上了煙斗

一聽又要天翻地覆，老李覺得糊牆一定是罪孽深重，只好點了點頭，意思是明天去取那沒上款的對聯。

張大哥走了。

他走後，老李纔想起來了，也沒讓他吃飯！飯在哪兒呢？可是，退一步說，茶總該沏一壺吧！看了看堂屋，方棹上一把壺六個碗，在個磁盤上放着，好像專等有人來沏茶似的。誰當沏茶去？假

如這是在張大哥家裏？誰應當張羅客人喝茶？老李的眉頭皺上了。他剛一皺眉，丁二爺也告辭：孩子們們拉住丁二爺的手，不許他走。

『在這兒吃飯，媽會作棗兒窩窩！』男孩兒說。

『棗兒啫啫！』女孩跟着哥哥學，話還說得不大便利。

老李一邊往外送客，一邊心裏說：『大人還不如小孩子懂事呢！』繼而一想，『弄些客套又有什麼意義呢？』心中這麼想，把丁二爺忘了。客人走出老遠，他纔想起，『嘖，丁二爺呢？』

二

李太太不難看。臉上挺乾淨，有點發整。眉眼也端正。嘴不大愛閉上，呼吸帶着點響聲，大牙板。身子橫寬，棉袍又肥了些，顯着遲笨。一雙前後頂着棉花的改造腳，走路只見胳膊擡動，不見身體往前挪；有時猛的倒退半步，大概是腳踵設法找那些棉花呢。坐下的時候確不難看。新學會的鞠躬；腰板挺着，兩手貼垂，忽然一個整勁往前一栽；十分的鄭重，只是略帶點危險性。

她給了二爺鞠了躬，給張大哥鞠了躬，心裏覺得不十分自然，可是也有點高興。張大哥說『好在還不冷』的時候，她答了句『還沒到立冬』，也非常的漂亮而恰當。

屋子大概的佈置好了，她一手扶着椅子背，四下打了一眼，不錯，只是太空！可是，空得另有

一種可喜的味道。這一切是她的！除了丈夫就屬她大，沒有公婆管着，小姑子看齊。況且，這是北平！北平未見得比鄉下『好』，可是，一定比鄉下『高』。

老李的眉頭還皺着呢，看了她一眼，要說：『不會沏點茶呀？』可是管住了自己，改爲：『倒壺茶。』跟她說，連『沏』還得改成『倒』！

『我還真忘了，真！』李太太笑了，把牙全露出來。『茶葉呢？』這句好像是問全北平呢，聲音非常的高。

『小點聲！』老李說，把『這兒不是鄉下，屋裏說話，村外都得聽見！』咽了回去。

她似乎爲抵銷大嗓說話的罪過，居然把茶葉找到。『還忘了呢，滾水！』爲我到茶葉把大嗓門的罪過又犯了。

『你小點聲！』老李咬着牙說，眉頭皺得像座小山。

她拿着茶壺在屋裏轉了半個圈，因腳下的棉花又發生了變化，所以沒有轉圓。『我上那方尋普

一壺開水去？』

他搖頭。不行，還得告訴她：『這兒不比鄉下，不許隨用人家的東西』。

『媽，吃飯飯！』小妮子過來拉住媽媽的手。

媽媽抱起孩子來，眼圈紅了。在鄉下，這時候孩子就該睡了；在這兒，臭北平！這個不准，那

個不行，孩子到這階晚還沒吃飯！屋子是空的，沒有順山大炕，沒有箱子，沒有水，看哪兒都發生，我什麼也不順手，丈夫皺着眉！一百個北平也比不上鄉下！

『爸，還不吃飯？』男孩用拳頭打了老李一下。

老李看了看兩個孩子，眉頭上那座小山化了。『爸給你們買吃的去，』然後把小拳頭放在自己的手掌上，『這兒呀，方便極了，一會兒我都能買來，買——』他看了太太一眼，『買什麼？』

太太沒言語，臉上代她說，『我知道你們的北平有什麼！』

『爸，買點落花生，大海棠果。』

『爸，麥吃發生！』小妞子說。

老李笑了，要回答他們幾句，沒找到話，披上大衣上了街。

三

街上東西是很多，老李只想不出買什麼好。街西一個舊書攤，賣書的老人正往筐中收拾茶花女，老殘游記，和光緒三十二年的頭版格致講義。老李看了看，搭訕着走開；邁了兩步，又回頭看看，賣書的——正忙着收攤，似乎沒有理會到老李的存在。老李開始注意羊肉床子旁邊的芝麻醬燒餅，剛烙得焦黃的芝蔴，像些吃飽的蚊子肚兒。頗想買幾個。旁邊一位老太太正打好洋鐵壺的價錢，老

李跟着買了兩把。等她走後，纔敢問洋爐子的價錢——因為張大哥極端的主張用洋爐子——買定了一個。一問價錢的時候，心中就決定好——準買貴了。買好之後又決定好，告訴張大哥的時候，少說兩塊錢，他還能說貴嗎？心中很痛決，生平第一次買洋爐子，一輩子不準買上兩回，貴點就貴點吧。說好爐子和鐵管次日一早送去。然後，提着水壺，茫然不知到哪裏去好。

到底給孩子們買什麼吃呢？

雖然結婚這麼幾年，太太只是父母的兒媳婦，兒女只是祖母的孫兒，老李似乎不知道他是丈夫與父親。現在，他要是不管兒女的吃食，還真就沒第二個人來管。老李覺得奇怪。燈下的西四牌樓像個夢！

給小孩吃當然要軟而易消化的，老李握緊了鐵壺的把兒，好像壺把會給他出主意似的。代乳粉？沒吃過！眼前是乾果子舖，別忘了落花生。買了一斤花生米，一斤本來以為可以遮點羞，哼，誰知道纔一角五分錢！沒法出來，在有這些隻電燈的舖子只花一角五？又要了兩罐蜜餞海棠。開始往回走。到胡同口，似乎有點不得勁——花生米海棠大概和晚飯不是同一意義。又轉回身來，看了看油鹽店，豬肉舖，不好意思進去。可是日久天長，將來總得進去，於是更覺得今天不應進去。心裏說：『你一進去，你就是張大哥第一了』可是不進去，又是什麼第二呢？又看見燒餅。買了二十個。羊肉白菜餡包子也剛出籠。在燈光下白得像些磁的，可是冒着熱氣。買了一籠。賣燒餅的好像

應該是姓「和」名「氣」，老李痛快得手都有點發顫，世界還沒到末日！拿出一塊錢，唯恐人家嫌我錢麻煩；一點也沒有，容容氣氣的找來銅子與錢票兩樣，還用報紙給包好，還說，『兩摺兒，花着方便。』老李的心，比剛出屋的包子還熱了。有家庭的快樂，還不限在家庭之內；家庭是快樂的無綫廣播電台，由此發送出一切快樂的音樂與消息，由北平一直傳到南美洲！怪不得張大哥快活！

菱在媽媽懷中已快睡着，聞見燒餅味，眼睛睜得滴溜圓，像兩個白棋子上轉着兩個黑棋子。英——那個男孩——好似燒餅味還沒放出來，已經入肚了一個。然後，一口燒餅，一口包子，一口花生米，似乎與幾個小餓老虎競賽呢。

誰也沒想起找筷子，手指原是在筷子以前發明出來的。更沒人想到世界上還有碟子什麼的。

李太太嚼着燒餅，眼睛看着菱，彷彿唯恐菱吃不飽，甚至於有點自己不吃也可以，只願菱把包子都吃了的表示。

菱的眼長得像媽媽，英的眼像爸爸，倆小人的鼻子，據說，都像祖母的。菱沒有模樣，就仗着一臉的肉討人喜歡，小長臉，腮部特別的胖，像個會說話的葫蘆，短腿，大肚子，不走道，用臉上的肉與肚子往回搖。小嘴似個花青葵，老帶着點水。不怕人，仰着葫蘆臉向人眨巴眼。

英是個楞小子，大眼晴像他爸爸，楞頭歪腦，脖子 and 臉一樣黑，肉不少，可是不顯胖，像仗長全羽毛的肥公鷄，雖肥而顯着細胳膊蠟腿。棉褲似乎剛作好就落伍，比腿短着一大塊，可是英滿不

在乎，褲子越緊，他跳得越歡，一跳把什麼都露出來。

老李愛這個黑小子。『英，賽呀！看誰能三口吃一個？看，一口一個月牙，兩口一個銀鏡，三口，沒！』

英把黑臉全漲紫了，可是老李差點沒噎綠了。

不該鼓舞小孩狼吞虎嚥，老李在緩不過氣來的工夫想起兒童教育。同時也想起，沒有水！倒了點蜜餞海棠汁兒喝，不行；急得直揚脖。在公寓裏，只須叫一聲茶房，茶是茶，水是水，接家眷，麻煩還多着呢！

正在這個當兒，西屋的老太太在窗外叫：『大爺，你們沒水吧？這兒一壺開水，給您。』

老李心中覺得感激，可是找不到現成的話。『嘔嘔老太太，嘔——』把開水拿進來，沏在茶壺裏，一潑湖，一潑想話。他還沒想好，老太太又發了言：

『壺放着吧，明兒早晨再給我。還出去不出去？我可要去關衙門啦。早睡慣了，一黑就想躺下。明兒倒水的來叫他給你們倒一挑兒。有缸啊？六個子兒一挑，零倒；包月也好；甜水。』

老李要想趕上老太太的話，有點像駱駝想追電車，『六個子，謝謝，有缸，不出去，上門。』忘了說，『您歇着吧，我去關門。』

『孩子們可真不淘氣，多麼乖呀！』老太太似乎在要就寢的時候精神更大。『大的幾歲了？別



叫他們自己出去，街上專馬是多的，汽車可霸道，撞葬哪，連我都眼暈，不用說孩子們！還沒生火哪？多給他們穿上點，剛入冬，天氣賊滑的呢，忽冷忽熱，多穿點保險！有厚棉襖啊？有做不過來的活計，拿來，我給他們做；戴上簍子，粗枝大葉的我還能縫幾針呢；反正孩子們也穿不出好來。明天見。上茅房留點神，磚頭瓦塊的別絆倒；拿個亮兒。明天見。』

『明天——老太太，』老李連句整話也沒有了。

可是他覺得生活美滿多了，公寓裏沒有老太太來招呼。那是買賣，這是人情。喝了碗茶，打了個哈欠，吃了個海棠，甜美！要給英說個故事，想不起；腰有點痛。是的，腰疼，因為盡了責任，費了力氣。拿剛纔的事說吧，右手燒餅，左手包子，大衣的袋中一大包花生米，中指上掛着鐵壺！到底是有家！在公寓裏這時候正吃完了鷄子炒飯，不是看報，就是獨坐剔牙。太太也過得去，只是鞠躬的樣子像紙人往前倒——看了太太一眼。

菱的小手裏拿着半個燒餅，小肉葫蘆直向媽媽身上倒，眼已閉上，可還偶爾睜開一點縫。媽媽嘴中還嚼動着，臉上沒有任何表情，摟着孩子微微的向左右搖身，眼睛看着洋蠟的苗。

老李不敢再看。高跟鞋。曲綫美，肉色絲襪，大紅嘴唇，細長眉……離李太太有兩個世紀！老李不知是難過好，還是痛快好。他似乎也覺出他的毛病來了——自己沒法安排自己。只好打個哈欠吧，啊——哈——哈。

英的黑手真熱，正捻着爸的手指肚兒看有幾個斗，幾個錢箕。

『英，該睡了吧？』

『海棠還沒吃完呢。』英理直氣壯的說。

老李雖然又打了個哈欠，可是反倒不困了。接了家眷來理當覺出親密熱鬧，可是也不知怎麼只顯着奇怪隔膜與不舒適。屋子裏只有一枝洋燭的光明，在太太眼珠上跳！

第 五

一

老李上衙門去。

張大哥確是有限力；給老李租的房正好離衙門不遠——也就是將到二里地。省車錢是一，可以來往運動運動是二，午飯能在家裏喫是三。

老李雖然沒有計算一月可以省多少車錢，可是心中微微有點可以多儲蓄下點的光亮與希望。想到儲蓄，不由的想到：家眷來了，還能剩錢？張大哥永遠勸人結婚和接家眷，唯一的理由似乎是：『兩口兒並不見得比一個人費錢。』好像女人天生來的不會花錢，沒有任何需要，也不准有需要！老李看女人也是個人。可是，英的媽……：即使是養隻雞也得給小米吃呀！老李覺得接家眷這回事有點錯誤。一家之長？越看自己越不像。

快到了衙門，他更不痛快了。怎麼當上了科員？似乎想不起。家長？當科員或者不是件壞事。沒有科員的薪水怎能當家長？科員與家長是天造地設的一對——什麼？看見了衙門，那個黑大門好

似一張吐着涼氣的大嘴，天天早晨等着吞食那一羣小官僚。吞，吞，吞，直到他們在這怪物的肚子裏變成衰老醜惡枯乾閉塞——死！雖然時時被一張紙上印着個紅印給驅逐出去，可是在這怪物肚中被驅逐，不是個有刺激性的事。這裏免職，而去另起爐灶幹點新的有意義的事，絕對想不到。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衙門不止一個。吃衙門的虫兒不想，不會，也不肯，幹別的。可恨的怪物！

可是老李得天天往怪物肚中爬，現在又往裏爬呢！每爬進一次，他覺得出他的頭髮是往白裏變呢。可是他必須往裏爬；一種不是事業的事業。不得不敷衍的敷衍。現在已接來家眷，更必得往裏爬了。這個大嘴在這裏等着他，「她」在家裏等着他；一個怪物與一個女魔，老李立在當中——科員，家長！他幾乎不能再走了，他看見一個衰老醜惡的他，和一個衰老醜惡的她，一同在死亡的路上走，路旁開花草是些破爛的錢票與油膩的銅！然而他得走，不能立在那裏不動；詩意？浪漫？自由？只是一些好聽的名詞。生活就是買爐子，租房……爐子送去沒有？她會告訴怎樣安鐵管子呀？

到了衙門口。他真要往後退了。可是門口的巡警似乎故意戲弄他，給他行了個立正禮。他只能進去。他的手出了汗。那一羣同事們一定都等着審問他呢：『老李，接家眷也不言語一聲？幾時請吃飯？』吃飯，那羣東西和蒼蠅同類，嘴不閉着便是生命的光榮！

進了自己的辦公室，心中安定了些。一個人還沒來呢，他深深吸了口氣。破公事案，鋪着塊棉布的窠魂，茶碗印，墨汗點，煙捲燒的孔，永遠在這裏，永遠。大而醜的月份牌，五天沒撕了，老

李不來，沒人管撕。玻璃上的土！怪物的肚子裏沒人管任何事情，他把月份牌扯下五頁來，扔在紙簍裏；也配叫作紙簍，靠着兩面牆還隨時的自己倒下來。

他坐在自己的椅子上，屋中最破的那一把，發楞。公事，公事就是沒事；世界上沒有公事，人類一點也不吃虧。公文，公文，公文，沒頭沒尾，沒結沒完的公文。只有一樣事是真的——可恨牠是真的——和人民要錢。這個怪物吃錢，吐公文！錢到哪兒去？沒人知道。只見有人買洋樓，汽車，小老婆；公文是大家能見到的唯一的東西。老李恨不能登時砸碎那把破椅子，破公事案，破紙簍，和這個怪物！可是，砸不碎這個怪物，連這張破棹布也弄不碎。碎了這塊布等于使磚塔胡同那三口兒餓死。

他又坐下了，等着他們。他們，這個世界是給他們預備的。在家裏，油鹽醬醋與麻雀牌；來到衙門，一進門有巡警給行禮，進了公事房，嚙嚙嚙，討論着，辯論着，彼此的私事，孩子鬧耳朶，老太太辦生日，春華樓一號女招待。能晚到一分便晚到一分，能早走一分便早走一分。破棹子，破茶碗，無窮無盡的喝茶。煙捲煙斗一齊燒着，把月份牌都罩得看不清。老李等着他們，他們是他的朋友，在某種程度上，他的審判官。他得爲他們穿上洋服，他得隨着他們嚙嚙嚙。他接家眷得請他們吃飯。他得向他們時常道歉。

邱先生來了。

『啊，老李，回來了？家中都好？』和老李握了握手。

邱先生的眼中帶着點不大正經的笑意。老李的臉紅了。邱先生沒往下說什麼，可是那個笑在眼角上掛着，大有一時半會兒不能消滅的來派，於是老李的臉上繼續着增加熱力。

邱先生脫大衣，喊聽差沏茶，眼睛沒看着老李，可是眼上那兩個笑點，會繞着圈向老李那邊飛擲，像對流星。

吳先生也到了。

『啊，老李，回來了？家中都好？』和老李握了握手。他的手比老李的大着兩號——按着手套的尺寸說——柔軌，滑溜，帶着科員的熱力，然後，掏出一毛錢的票子：『張順，送車錢去！』

吳先生非常正直，可是眼角上也有點笑意，和邱先生的那個相似，雖然程度上不那麼深。老李的臉更熱了。

他閉着氣專等小趙；小趙來到，他就知道是五年徒刑，還是取保釋放了。

小趙沒來。

二

小趙爲什麼沒來？老李不敢問。吳先生雖然是小趙的親戚，可是最不關心小趙的事，除了託小

趙給維持地位，他簡直不大愛和小趙說話，吳先生是正直人。老李自然不敢向吳先生打聽小趙。邱先生呢，年紀比小趙大，而人情沒有小趙的硬，所以有小趙領首，他對於向同事們開玩笑的事無不參加；可是小趙不提倡，他不便自居禍首；甚至於小趙不在眼前，他連「小趙」二字提也不提。邱先生在不和人開玩笑的時候，很能砸着滋味苦悶。

可是吳邱二位都知道小趙幹什麼去了。小趙是爲所長太太到天津辦事去了。二位對小趙都有點忌妬。但是不便和老李說。老李是以力氣掙錢，不管旁人的事，二位自然不能以他爲同調。況且吳先生是正直人，在老李面前特別要顯着正直。老李開始辦公，心裏老有個小趙的影。吳先生挺直腰板，寫着醬肘子體的字。邱先生喝茶吸煙，砸着滋味苦悶，眼睛專看着手錶。

張大哥不和老李同科，可是特意過來招呼一聲。

『啊，老李，回來了？家中都好？』用手指診了老李手心一下。

老李十分感激張大哥；爲人謀永遠忠誠到底。果然，邱吳二位的眼神有點改變光度與神氣。設若老李接家眷，張大哥必知道一切；可是張大哥也問『家中都好？』小趙的話是造謠，一定。自然，不一定，更好。

『今年鄉下收成不壞吧？』張大哥對鄉下人自然要問鄉下話，吳邱二位登時覺得還不够真正北平人的資格。

『不壞，不過中間還是很苦！』老李帶着感情說。

『今年就盼着來場大雪，去去瘟毒；麥子也得意。』去去瘟毒，其實是張大哥的注意之點，麥子得意與否，民間苦不苦，都嫌離北平太遠；世界上麥子都不得意，北平總有白麵吃。

張大哥和老李又敷衍了幾句，完全出於誠意，同時不失為敷衍，張大哥自己都佩服這一招兒。

誠意的敷衍完老李，又過去和邱吳二位談了一點來鐘。張大哥比他們二位更沒事可作，他是庶務科上的，他的職務是調動工友，和買辦東西。對調動工友這一項，他是完全無爲而治，所以工友們爲他的私事能非常的感動賣力氣，因爲在衙門裏總是閒着。對於買辦一項，自有舖子送來，只要打打電話，不過數目，便完事大吉。至於照例的回扣呢，張大哥決不破例拒絕，也不獨吞，該分給誰便分給誰，連工友都大家有份。張大哥是庶務中的聖手。

這樣，他永遠不忙，除了忙着串各科，而各科的職員一律歡迎他的降臨。請醫生，雇奶媽，定包廂，買舊地毯，賣灰鼠皮袍，再買狐腿的，租房，定打新式棹椅，配丸藥……凡是科員所需都要張大哥的指導與建議。批婚書，過嫁禮，更不用說，永遠是他一手包辦。新從南方來的同事，單找他來練習官話——孫先生便是一個。連美國留學回來的，都和他研究相面與合婚。這些差事是純粹義務，張大哥只落得兩句讚美：『北平真是寶地，』和『北平人真會辦事。』有這兩句，張大哥覺得前生是積下陰功，所以不但住在北平，而且生在北平！『有宰相之才，沒有宰相之命。』當他喝下兩

盞酒纔這樣嘆息，而並非全無自慰的意思；兩個「之」字特別的意味深長。

張大哥和邱吳二位談起來；二位就是盼望有人來閒談，不然真不好意思把公事都交給老李辦，雖然大家深知老李有辦事的癮——科員中的怪物！

吳先生，軍隊出身，非常正直，剛練好一筆醬肘子體的字，打算娶個妾。他又提起來了：「老吳是軍人，先生，沒別的好處，就是正直，過山砲一樣的正直。四十多了，沒個兒子，得改變戰線，先生！」吳先生的「先生」永遠不離口，彷彿是拿這兩個字證明自己已經棄武修文了似的。他的腰背永遠筆直，脖子與頭一齊扭轉，不是向左便是向右「看齊」。

這給張大哥一個難題。他並不絕對不管給人買妾，不過假使能推得開，他願不管。假如非叫他管不可，那麼，有個基本條件：買妾的人須文過司長，武官至小是團副。婦女應否作妾？那是婦女雜誌上的問題，張大哥不便于過問。他專從實際上看男人。一個小科員，或是中學教師，不論持着怎樣充足的理由，能不納妾頂好就不納。精力，金錢，家庭間的困難，這些都在納妾項下，向科員與教師搖着頭。別自己找枷扛。其實買個妾還不是件容易事，只看男人的腦袋是金銀銅鐵哪種金屬作的。吳先生的腦袋，據張大哥的檢定，是鐵的；雖然面積不小，可是能值多少錢一斤？納妾是一種娛樂，也許是一種必需，無論怎說，總得以金錢地位作保險費。

可是張大哥不能直接告訴吳先生的頭是鐵的。他對吳先生和學校的青年都沒有辦法。這兩種人

中又以吳先生爲更難辦。青年們鬧戀愛。只好聽之而已，張大哥還能替誰去戀愛？而吳先生偏偏要張大哥給幫忙。

拒絕，敷衍，打岔，都等於得罪吳先生。世界上沒有不可以作的事，除了得罪人。可是和吳先生討論？吳先生能立刻請他吃飯；吃了人家的飯，再也吐不出，那便被人家一把抓定！張大哥的左眼閉得幾乎有不再睜開的趨勢。有了，談太極拳吧！

吳先生的拳頭那麼大，據他自己說，完全是練太極拳練出來的，只有提太極拳，他可以把納妾暫時忘下。太極拳是一切。把雲手和倒撞猴運在筆端，便能寫出鬚肘子體的字。張大哥把煙斗用海低針勢掏出來，吳先生立刻擺了個白鶴亮翅。談了一點來鐘，張大哥乘着如封似閉的機會溜了去。

三

邱吳二先生都沒審問老李，老李覺得稍微痛快一點。午時散了衙門，走到大街上，呼吸似乎自由了些。這是頭一次由衙門出來不往公寓走，而是回家。家中有三顆心在那兒盼念他，三張嘴在那兒念道他。他覺得他有些重要，有些生趣。他後悔了，早晨不應那樣悲觀。自己所處的環境，所有的工作，確是沒有多少意義，可是自己担當着養活一家大小，和教育那兩個孩子，這至少是一種重

要的，假如不是十分偉大的，工作。離開那個怪物衙門，回到可愛的家庭，到底是有點意思。這點意思也許和抽鴉片煙一樣——由一點享受把自己賣給魔鬼。從此得因家庭而忍受着那個怪物的毒氣，得因兒女而犧牲一切生命的高大理想與自由！老李的心又跳起來。

沒辦法。還是忘了自己吧。忘掉自己有擔得起更大的工作的可能，而把自己交給妻，子，女；為他們活着，為他們工作，這樣至少可以把自己的平衡暫時的苟且的保持住；多麼難堪與不是味兒的兩個形容字——暫時的，苟且的！生命就這麼沒勁！可是……

他不想。捉住點事實把思想驅開吧。對，給孩子們買些玩藝。馬上去買了幾個橡皮的馬牛羊。這些沒有生命的軟皮，能增加孩子們多多少少樂趣？生命或者原來就是便宜東西。他極快的走到家中。

李太太正在廚房預備飯。爐子已安好，窗紙又破了一個窟窿。兩個孩子正在捉迷藏，小肉葫蘆蹲在棹子底下，黑小子在屋裏嚷：『得了沒有？』

『英，菱，來，看玩藝來！』老李不曉得為甚麼必須這樣痛快的喊，可是心中確是痛快。在鄉間——不過偶爾回去一次——連自己的小孩都不敢暢意的在一塊玩耍；現在他可以自由的，盡興的，和他們玩；一切是他的。

英和菱的眼睛睜圓了，看着那些花紅柳綠的橡皮，不敢伸手去摸。菱把大拇指插在口中；英用

手背抹了鼻子兩下，並沒有任何作用。

『要牛要馬？』老李問。

英們還沒看出那些軟皮是什麼，可是一致的說，『牛！』

老李，好像神話中的巨人，提起牛來，嚼着汽管，用力的吹。

英先看明白了：『真是牛，給我，爸！』

『給麥，爸！』

老李知道給誰也不行，可是一嘴又吹不起兩個來。『英，你自己吹，吹那隻老山羊。』他不知怎麼會想起這個好辦法，只覺得自己確是有智慧。

英蹲下，拿起一個來，不知是馬還是羊；十分興奮，頭一氣便把自己的鼻子吹出了汗。再給他牛，他也不要了，自己吹是何等的美事。

『麥也吹！』她把馬抓起來；似乎那頭牛已沒有分毫價值。

老李幫着把牲口們全吹起來，堵好氣管。英手擦着褲腿，無話可講，一勁的吸氣。麥抱着山羊，小肉胡蘆上全是笑意，英忽然撒腿跑了，去把媽媽拉來。媽媽手上掛着好些白麵，『媽，媽，』英叫一聲，扯媽媽的大襟一下，『看爸給拿來的牛，馬，羊，媽，你看哪！』又吸了一回氣。

媽笑了。要和丈夫說話，又似乎沒什麼可說的；不說，又顯着有點發忒。她的眼神顯出來，她

是以老李爲家長——甚至于是上帝。在鄉下的時候，當着衆人她自然不便和丈夫說話，況且凡事有公婆在前，也無須向丈夫要主意；現在，只有他是一切；沒有他，北平能把她和兒女全嚼嚼吃了。她應當說點什麼，他是爲她和兒女們去受苦，去掙錢；可是想不起從哪裏說起。

『媽，我拿牛叫西屋老奶奶看看吧？』英問，急于展覽他的新寶貝。

媽得着個機會：『問爸。』

爸覺得不大安坦，爲什麼應當問爸呢，孩子難道不是咱們倆的？可是，這樣的婦人必定真以我爲丈夫，主人。老李不敢決定一切，只感覺着夫婦之間隔着些什麼東西。算了吧，讓腦子休息會兒吧；『不用了，英；先吃飯，吃完再去。』

『爸，菱抱羊一塊吃飯飯！』

『好。』老李還有一句，『給老山羊點飯飯吃。』可是打不起精神說。

大家一塊吃飯，吃得很痛快。菱把湯洒了羊一身，羊沒哭，媽也沒打菱。

飯後，媽收拾傢伙，英菱與牛羊和爸玩了半天。老李細看了看兒女，越看越覺得他與他們有最密切的關係。英的嘴，鼻子，和老李的一樣，特別是那對大而遲鈍的眼睛。老李心裏說，『大概我小時候也這麼黑！』菱的胳膊腿短，將來也許像她媽媽那樣短粗。兒女的將來，渺茫！英再像我，菱再像她。不，一定不能！但是管牠呢，『菱，來叫爸親親！』親完了小肉葫蘆，他向廚房那邊說，

『我說——菱沒有件體面的棉袍子呀？』

『那不就挺好看的嗎！』太太在廚房裏嚷，好像願叫街上的人都聽見。『她還有件紫的呢，留
着出門穿。』

『留着你那件臭紫袍吧！』老李心裏說。有給菱作件新袍的必要；打扮上，一定是個可愛的小女
孩。希望母親也來看看菱的新衣裳，雖然新衣裳還八字沒有一撇。

『晚上見，菱。』

『爸買發生去？』菱以爲爸一出去就得買落花生。

『爸，再帶頭牛來，好湊一對！』英以爲爸一出門必是買牛去。

老李在屋門口停了一停，她沒出來。東屋的門開着點縫，老李看見一個人影，沒看清楚，只覺
得一件紅衣那麼一閃。

第 六

大蒲包果子，四張風景像片，沒有上款的中堂與對聯，半打小洋襪子，張大嫂全付武裝來看李太太。

在大嫂的眼中，李太太是個頂好，一百成——鄉下人兒。大嫂對於鄉下人，特別是婦女，十二分的原諒，憐恤，而且願盡所能為的幫助，指導。她由一進門，嘴便開了河，直說得李太太的腦子裏像轉瘋了的留聲機片，只剩了張着嘴大口的噤氣。張大嫂可是並非不真誠，更沒有一點驕傲。對於鄉下婦女這個名詞，她更注意到後一半——婦女。婦女都是婦女。不過『鄉下』這個形容，表示出說話帶口音，一切不在行，可是誠實直爽。這個，只要一經張大嫂指導，鄉下婦女便不久會變成一百成的漂亮小媳婦。這是自信，不是驕傲。

英和菱是一對寶貝。大嫂馬上非認菱作乾女兒不可，也立刻想起家中櫥櫃裏還有一對花漆木碗，連三的抽屜裏——西邊那個——有一個銀鎖，繫着一條大紅球綫索子。非認乾女兒不可。現成的

木碗與銀鎖，現成的菱，現成的大嫂，爲什麼不聯結起來呢。

李太太不知道說什麼好，只露出牙來，沒露任何意見，心裏怕老李回來不願意。

大嫂看出李太太的難處。『不用管老李，女兒是你養的；來，給乾娘磕頭，菱！』

李太太一想，本來嗎，女兒是自己的，老李反正沒受過生產的苦楚；立刻叫來磕頭。菱把大拇指放在嘴內，眨巴着眼，想了一會兒；沒想好主意，馬馬虎虎的磕了幾個頭。磕完頭，心中似乎清楚了些，不覺得別的，只覺得有點驕傲，至少是應對英驕傲，因爲英沒有乾媽，她過去拉住乾媽一個手指。乾媽確是乾的，因爲臉上笑得都皺起來，像個烤糊了的蘋果，紅而多皺。

英撇了嘴，要練習練習磕頭，可是沒有機會。大嫂笑着說：『我不要小子，小子淘氣；看我這乾女兒多麼老實。可是，你等着，英，趕明兒我給你說個小媳婦，要驕子娶，還是用汽車？』

『火車娶！』英還沒忘這次由鄉間到北平的火車經驗。用火車娶媳婦自然無須再認乾媽，於是英也不撇嘴了。

因提起小子淘氣，大嫂把天真的歷史，從滿月怎麼辦事，一直到怎麼沒說停當太僕寺街齊家的姑娘，一氣哈成，說得天翻地覆。最後：『告訴你，大妹妹，現在的年頭，養孩子可真不易呀！尤其是男孩子，壞透了！大妹妹，你提防着點老李，男子從十六歲到六十六，不知哪時就出毛病。看着他，我說，看着他！別多心，大妹妹，你是鄉下人，還不知道大城裏的壞處。多了，無窮無盡；

男女都是狐狸精！男的招女的，女的招男的，三言兩語，得，鈎搭上了。咱們這守舊的老娘們，就得對他們留點神！」

李太太似乎早就知道這個，不過沒聽張大嫂說明之前，不敢決定相信，也不敢對老李有什麼設施。現在聽了大嫂——況且又是菱的乾娘——的一片話，心中另有一個勁兒了。是的，到了北平，她與丈夫是一邊兒大的；老李是一家之主，即使不否認這點，可是她的眼睛須對這一家之主留點神。但是她只有點頭，並沒發表什麼意見；談作活計與作飯，她是在行的，到老城裏來怎麼管束丈夫，還不便乎猛進。況且，焉知張大嫂不是來試探她呢！得留點神，你當是鄉下人就那麼傻瓜呢！

『待兩天再來，我可該走了？家裏擱着一大片事呢！』大嫂並沒立起來：『乾女兒，明兒看乾媽去。記着，堂子胡同九號，說，堂子胡同——九——號；噫噫噫。』

『堂胡同走與，』菱一點也不曉得這是什麼怪物。

『吃了晚飯再走吧，大嫂，』李太太早就預備好這句，從頭一天搬來就預備好了。可是忘對張大哥與丁二爺說，招得丈夫直皺眉；這可得到機會找補上了。

『改日，改日，家裏事多着呢。我可該走了！』大嫂又喝了碗茶。

最後，大嫂立起來，『乾姑娘，過兩天乾娘給送木碗和鎖來。』又坐下了，因為，『啊，也得給英拿點玩藝來呀！是不是，英？』

『我要個——英想了會兒，『木碗，乾媽！』』

『乾媽是菱的！』

『看，小乾女兒多麼厲害！唉，我真該走了！』

大嫂走到院中，西屋老太太正在院中添爐子。大嫂覺得應當替李太太託咐託咐，雖然自己也不認識老太太。

『老太太，你添火哪？』

『您可別那麼稱呼我，還小呢，纔六十五！屋裏坐着。』老太太添火一半是爲在院中旁聽，巴不得借個機會加入談話會。『貴姓呀？』

『張。』

『嗶，那天租房的那位——』

『可不是嗎，他和這兒李先生同事，好朋友，您多照應着點！』大嫂拉着菱，看着李太太。

『還用囑咐，近鄰比親！大奶奶可真好，一天連個大聲也不出，』老太太也看着李太太。『兩個孩兒們多麼乖呀！我說，英，你的牛呢？』沒等英回答，『我就是愛個結結實實有人緣的小孩。看菱的小肉臉，多有個趣！』

『您跟前有——』

『別提了，一兒一女，女兒出了閣，跟着女婿上南京了，一幌兒十年了，始終也沒回來一次。

小子呀，唉！』老太太把聲音放低了些，『唉，別提了，已經娶——』她向東屋一指。『唉，簡直說着羞得慌，對外人我也不說，說了被人恥笑。』

『咱們還是外人嗎？』張大嫂急于聽個下回分解。

『唉，已經娶了，這麼個又體面又明白的小媳婦！會，會，會又在外邊——不用提了！三四個月沒回來了！老了了的給我這麼個報應，不知哪輩子造下的孽！這麼好個小媳婦，年青青的，叫我看着心焦不心焦？又沒有個小孩！菱，你可美呀，認了乾娘？』老太太大概把張李二太太的談話至少聽了一半去。

菱笑了，爽性把食指也放在口裏。

『改天再說話，老太太，咱們這作媽媽的，一人有一肚子委屈呀！』

『您別那麼稱呼我，您大！』

『我小呢，纔四十九。也忘了，您貴姓呀？』

『馬；也沒到屋裏喝碗茶！』

『改天，改天特意來看您。』

馬老太太也隨英們把張大嫂送出去，好像張大嫂和李太太都是她的娘家妹妹似的。

老李下了衙門，到張大哥家去取對聯；一點也不願意去取，不過張大哥既然說了，不去顯着不好意思。老李頂不喜歡隨俗，而又最怕駁朋友的面子，還是敷衍一下好吧。他到了張家，大嫂剛從李家回來。

「啊，親家來了！」

老李一楞，不知怎麼會又升了親家。

大嫂把認乾女兒的經過，從頭至尾，有枝添葉的講演了一番。老李有點高興；大嫂既肯認菱作乾女兒，菱必是非常的可愛，有許多可愛的地方他自己大概還沒看到。

「大妹妹可真是個俏式小媳婦，頭是頭，腳是腳，又安穩，又老實！」大嫂講演完了乾姑娘，開始褒獎乾姑娘的母親。從乾姑娘的母親又想到乾姑娘的父親：「老李——親家，你就別不滿意啦；還要什麼樣的媳婦呀？乾乾淨淨，老老實實，得了！況且，有這麼一對虎頭虎腦的小寶貝；放下你們年青小夥子的貪心吧！該得就得，快快樂樂的過日子，比什麼也強。看那個馬老太太——」

「哪個馬老太太？」

「你們西屋的街坊；老太太的命纔苦呢？娶來個一朵鮮花似的小媳婦，兒子會三四個月，三

——四——個——月，沒家來！我要是馬老太太呀，不咬那個兒子幾口纜怪！」

正說到這裏，張大哥進來了。「你咬誰幾口呀？」他似乎以為是背地講論他。

她笑了：「放心，沒人咬你的肉，臭！我們這兒說馬家那當子事呢。」

張大哥自然知道馬家的事，急忙點上烟斗，左眼閉上，把大嫂的講演接過來：老李租的房是馬老太太的，買過來不久——買上了當，木架不好，工也稀鬆。老太太還能買得出什麼漂亮東西。張大哥順手把婦人——連張大嫂也在其內——不會辦事給證實。買過來之後，馬家本是自己住自己的房。搬來不久就辦婚事，大概因為有喜事纔急於買房，因為急買所以就買貴了——一點也不應當算個上當的原諒，又看了大嫂一眼。馬老太太的兒子，那時節，是在中學裏教書，娶的是個高小畢業的女學生，娘家姓黃，很美。結婚不到半年——張大哥的眼閉死了——馬先生和同事的一位音樂教員有了事，先是在外邊同居，後來一齊跑到南邊去：「三四個月沒回來，他，三年也未必回來！」張大哥結束了這段叙述：「天秤不準！」

因為兒子跑了，所以老太太把上房讓出來，租幾個錢，加上手裏有點積蓄，婆媳可以對付着過日子。

老李知道大嫂已把對聯送去，大哥的講演又告一段落，于是告辭回家。大嫂沒留他吃飯：「唉，快家去吧；等和李太太一塊來的時候，我再給你們弄點什麼吃。告訴菱，過兩天乾媽給送木碗去

，別忘了！」

老李心中的紅衣人影已有了固定的面目，姓黃，很美，棄婦，可憐虫！愛是個最熱，同時又是最冷的東西，設若老李跟——誰？不管誰吧，一同逃走，妻，子，女，將要陷入什麼樣的苦境？不敢想！張大哥對了，俗氣凡庸，可是能用常識殺死浪漫，和把幾條被浪漫毒火燒着的生命救回。從另一方面說，常識殺死了浪漫，也殺死了理想與革命！老李又來到死胡同裏，進是無路，退又不得勁。菱，小了頭片子，可愛，張大嫂的乾女兒，俗氣！

到了家。

「爸，」黑小子在門口等着他呢，「爸，菱有了乾媽，張大嫂子，過兩天給送木碗和銀鎖來。我呢？我認媽媽作乾媽得了；你給媽點錢，叫媽給我買木碗，不要銀鎖，要兩隻皮馬，你給我的那隻，我並沒使勁，也不怎麼破了個窟窿，怎吹也吹不起來了！」

老李一生似乎沒這麼笑過。

「爸，東屋的大嬌，還替我吹了半天，也沒吹起來。大嬌頂好頂好看啦。大眼睛，像倆，倆，倆——」英直翻白眼，「倆小月亮！那手呀，又軟又細，比媽的手細的多。媽的手就是給我抓癢癢好，淨是刺兒。」

「媽聽見，不揍你！」老李不笑了。

星期日。老李帶領全家上東安市場，決定痛快的玩一天，早晚飯全在外邊吃。

莫說對了，媽的手上有刺兒；整天添火作飯洗衣裳，怎能不長刺？應當雇個僕人。一點也不是要擺排場；太太不應當這樣受累。可是，有僕人她會調動不會？好吧，不用挑吃挑喝，大家對數吧。把雇人的錢，每月請她玩兩天，也許不錯。決定上市場。

李太太不曉得穿什麼好，由家中帶來的還是出嫁時候的短棉袍與夾裙子。長棉袍只有一件，是由家起身前臨時晝夜趕作的，藍色，沒沿邊，而且太肥。

『還把裙子帶來？天橋一塊錢兩條，沒人要。』

她不知道天橋在哪裏，可是聽得出，裙子在北平已經一塊錢兩條，自然是沒什麼價值。她決定穿那件唯一的長藍棉袍，沒沿邊，而且太肥。

老李把孩子們的衣裳全翻出來，怎麼打扮，怎麼不顧眼。他手心又出了汗。拿服裝修飾作美滿家庭的廣告，布爾喬亞！可是孩子到底是孩子，孩子必須乾淨美好，正像花草必須鮮明水靈。老李最不喜歡布爾喬亞的媽媽大全，同時要在兒女身上顯出愛美——遮一遮自己的洋服在身上打滾的羞。不去！那未免太膽小了。一定走，什麼樣也得走。可是，招些無聊的笑話即使是小事，怎能叫自

己心裏稍微舒服點呢？他依着生平美的理想，就着現成的材料，把兩個孩子幾乎擺弄熟了；還是不像樣！走，老李把牛勁從心裏搬運出來，走！和馬老太太招呼了一聲，託咐照應着點。

『噯，我說，菱，』老太太揉了揉眼睛一把，『打扮起來更俊了？這雙小老虎鞋！挑着點道兒走，別弄髒了，聽見沒有？』來，菱，英，奶奶這兒還有十個大子，一人五個；來，放在小口袋裏，到街上買花生吃。』十個大銅子帶着熱氣落在他們的袋中。

老李痛快了一些；不負生平美的理想！

出了門，他的眼睛溜着來往行人，是否注意他們。沒有。北平能批評一切，也能接收一切。北平沒有成見。北平除了風，沒有硬東西。北平使一切人驕傲，因此張大哥特別的驕傲。老李的呼吸不那麼緊促了。回頭一看，英和媽媽在道路中間走呢，好像新由鄉下來的皇后與太子。老李站住了；『你們要我死，就不用往邊上來！』李太太瞪了眼，往回下看，並沒有什麼。『你把英拉過來！』她把英拉到旁邊來，臉上紅了。丈夫的話一定被路上的人聽見了。在鄉下，愛怎走便怎走！她把氣嚥下去，丈夫是好意。可是，何必那麼念扯白臉的呀！心中却覺得，『今天要能玩的好纔怪！』

到了胡同口，拉車的照樣的打招呼，並沒因李太太的棉袍而輕慢。好吧，車夫既然招呼，不好意思不坐。平日老李的坐車與否是一出衙門就決定好的：決定不坐便設法躲着洋車走；拒絕車夫是難堪的事。決定坐車，他永遠給大價錢。張大哥和老李一塊兒走的時候，張大哥永不張羅坐車。英

和媽媽坐一輛，菱跟着爸。一路上英的問題多了，西安門，北海，故宮……全安着個極大的問號。老李怕太太回頭問他。她並沒言語，而英的問題全被拉車的給回答了。老李又怕她也和車夫一答一和的說起來，她也沒有。他心裏說：『傻瓜，當是婦女真沒心眼呢！婦女是社會習俗的保存者。』想到這裏，他不得勁的一笑，『老李，你還是張大哥第一，未能免俗！』

一進市場門，菱和英一致的要蘋果。老李爲了難；買多了吧不好拿，只買兩個又怕叫賣果子的看不起。不買，孩子們不答應。

『上那邊買去，菱，』太太到底有主意。

老李的肩頭好似有鐵上的繃；那邊果攤子還多着呢，買就是買，不買就是不買，幹嗎欺哄孩子呢！丈夫布爾喬亞，太太隨便騙孩子，有勁！可是問題解決了問題，菱看見玩藝攤子，好像就是再買蘋果也不要了。

『那邊還有好的呢，』又是一個謊！

說謊居然也能解決問題，越往裏走，東西越多，英們似乎已看花了眼，想不起要什麼好了。老李偷眼看着太太，心中老有點『劉姥姥入大觀園』的恐怖。太太的兩眼好像是分別工作着，一眼緊釘着孩子，一眼收取各樣東西與色彩。到必要的時候，兩眼全照管着孩子，犧牲了那些引誘婦女靈魂的物件。老李受了感動。

● 摩登男女們，男的給女的拿着東西與皮包，臉上冬夏常青的笑着，連腳踵都輕而帶彈力，好像也在發笑。女子的眼毛剛一看果子；男的手指便笑着奔了果攤去，檢包着細皺紙，印洋字藍緞的挑，不問價錢。老李不敢再看自己的太太，沒有圍巾，沒有小手袋，沒有卜——開了，卜——拉上的活扣棉鞋；只是一件棉袍，沒沿邊，而且太肥。有點對不起太太！決定給她買這些寶貝。自己不去布爾喬亞是一件事；太太須布爾喬亞是另一件事；買！也得給孩子買鞋，小絨線帽。『你自己去挑！』他發了命令，心中是一團美意，可是說得十二分難聽。進了一家百貨店。

太太先挑圍巾，紅的太豔，綠的太老，黃的當然不行，藍的不錯，可惜太短……老李直向菱說：『等着，等媽媽挑好了，咱們試皮鞋。』這大概足以使全舖子的人都減少些厭惡的心；老李要是當夥計的，早把太太給推出去了！幾乎所有的圍巾全拿出來了，太太這纔問：『你說，要哪條好？』連這點主意都沒有，婦女！連什麼顏色好看都看不出！老李過來挑了條藍的。『藍的很時行，先生。』夥計好像從一生下來就沒哭過，而且歲數越大越愛笑。老李放下藍的，又拿起條紫的來。『玫瑰紫，太太戴正合適。』夥計的臉加緊發笑。老李的臉有點發熱，又把藍的拿起來。『還是這條好，先生；顏色正道，絨頭也長。』夥計臉上的笑意要跳起來吻誰一下纔好。『還是你自己挑吧，』老李辭職了。夥計的笑臉轉向太太去，太太挑了條最不得人心的灰藍色的，一遇上陽光管保只剩下來，一點也不藍。不過，到底是買成了一件，再看別的吧。

『先生請坐，您吸煙！』夥計們張羅。

老李既不吸煙，又不肯坐下；恐怕自己一坐下，叫太太想可以在這兒住一兩天也不礙事。

李太太要小孩的飯巾，要男人的衛生衣……所要的全是老李沒想到的。可是，飯巾確是比皮鞋還要緊，自己還沒有冬季衛生衣。婦女到底是婦女，她們有保衛生命的本能。然後又買花線，洋針，小剪子，這更出乎老李意料之外。家門口就有賣針線的，何必上市場來買？可是太太手中一個錢沒有，還不能在門口買任何零雜。他的錯兒，應當給太太點錢，她不是僕人，她有她必需的用品。

買了一大包東西，算了算纔十五元二角七分，開來賬條，上面還貼好印花！

怎麼拿着呢？夥計出了主意，『先放在這裏，逛完再來拿。』和氣，有主意，會拉主顧，一共纔十五塊多錢！老李覺得生命是該在這些小節目上消磨的，這纔有人情，有意思。那些給女的提皮包買果子的人們，不定心中怎樣快活呢。

繞到丹桂商場，老李把自己種在書攤子前面。李太太前呼後擁的腳有點不吃力了。看了幾次丈夫，他確是種在了那裏。英忽然不見了！隔着書攤一望，他在西邊，臉貼着玻璃窗看小泥人呢。

『英可上那邊去了，』太太的腳確是不行了。

『英，』老李極不滿意的放下書，抓着空向小夥計笑了笑。

x

x

x

回到家，已經快掌燈，菱在新圍巾裏睡着。英的精神十足，一進院裏就喊：『大縉，看我的新帽子！』東屋大縉滾出來，在屋中說，『真好！』

『北平，怎樣？』老李問太太。

『沒什麼，除了大街就是大街——這就是市場好，東西多麼齊全哪！』

老李決定不請太太逛天壇和孔廟什麼的了。

第七

張大哥的「心病」回了家。這塊心病的另一名稱是張天真。暑假寒假的前四五個星期，心病先生一定回家，他所在的學校永遠沒有考試——只考過一次，剛一發卷子，校長的腦袋不知怎麼由項上飛起，至今沒有下落。

天真從小學到現在，父親給他託過多少次人情，請過多少回客，已經無法計算。張大哥愛兒子的至誠與禮貌的周到，使託人情和請客變成一種藝術。在入小學第一年的時候，張大哥便託校長的親戚去給報名，因為這麼辦官樣一些，即使小學的入學測驗不過是那麼一回事。入學那天，他親自領着天真拜見校長教員，連看門的校役都接了他五角錢。考中學的時候，錢花得特別的多。考了五處，都沒考上，雖然五處的校長和重要的教職員都吃了他的飯，而且有兩處是校長太太親手給報的名。五處的失敗使他看清人情到底沒託到家。所以在第六回投考的時候，他把教育局中學科科長懇求得直落淚，結果天真的總分數差着許多，由科長親自到學校去給短多少補多少，於是天真很

驚異的納悶這回怎會及了格，而自己詛咒命運不佳，又得上學。入大學的時候——不，沒多少人準知道天真是正式生還是旁聽生；張大哥承認人情是託到了家，不然，天真怎會在大學讀書？

天真漂亮，空洞，看不起窮人，錢老是不够花，沒錢的時候也偶爾上半點鐘課。漂亮；高鼻子，大眼睛，腮向下溜着點，板着臉笑，所以似笑非笑，到沒要笑而笑的時候，專爲展列口中的白牙。一舉一動沒有不像電影明星的，約翰巴里穆爾是聖人，是上帝。頭髮分得講究，不出門時永戴着壓髮的小帽墊。東交民巷俄國理髮館去理髮，因爲不會說英語，被白俄老鬼看不起；給了一塊五小賬，第二次再去，白俄老鬼敢情也說中國話，而且說得不錯。高身量細腰，長腿，穿西服。愛『看』跳舞，假裝有理想，皺着眉照鏡子，整天吃蜜柑。拿着冰鞋上東安市場，穿上運動衣睡覺。每天看三份小報，不知道國事，專記影戲園的廣告。非常的和靄，對於女的；也好生個悶氣，對於父親。

回家了，就是討厭回家，而又不得不回家來。學校罷了課，不曉得爲什麼，自然不便參加任何團體的開會與工作。上天津或上海吧，手裏又不那麼富裕，況且胆子又小，只好回家，雖然十二分不痛快。第一個討厭的是父親，第二個是家中的硬木椅子，封建制度的徽幟。母親無所謂。幸而書房裏有地毯，可以隨便燒幾個窟窿，往痰盂裏扔烟捲頭太費事。

張大嫂對天真有點怕，母親對長子理當如是，況且是這麼個漂亮，新式呂洞賓似的大兒子。兒子回來了，當然給弄點好吃的。問兒子，兒子不說，只板着臉一笑，無所謂。自己設計吧，又怕不

合兒子的口味，兒子是不好伺候的，因為兒子比爸爸又維新着十幾倍。高高興興的給預備下雞湯煮餛飩，兒子出去沒回來吃飯。張大嫂一邊刷洗傢伙，一邊落淚，還不敢叫丈夫看見，收拾完了，站在爐前烤乾兩個濕眼睛。兒子十二點還沒回來，媽媽當然該等着門。

一點半，兒子回來了。「媽，媽，幹嗎還等着我呢？」露了露白牙。

『你看，我不等門，你跳牆進來呀？』

『好了，媽，趕明兒不用再等我。』

『你不餓呀？』媽媽看着兒子的耳朵凍得像兩片山查糖，「老穿這洋衣裳，多麼薄薄！」

『不餓，也不冷——裏邊有絨緊子。媽，來看看，絨有多麼厚！』兒子對媽媽有時候就得寬大一些，像逗小孩似的逗逗。

『可不是，真厚！』

『廿六塊呢，販還沒還；地道德國貨！』

『不去看看爸爸？他還沒看見你呢！』媽媽眼中帶着懇求的神氣。

『明天再說，他準得睡了。』

『叫醒他也不要緊呀，他明天起得早，出去得早，你又不定睡到什麼時候。』

『算了吧，明天早早起。』兒子對着鏡子向後撫撒頭髮，光潤得像個漆光的檳榔杓兒。「媽，睡

去吧。』

媽媽嘆了口氣，去睡。

兒子戴上小帽墊，坐在床邊上哼唧着一對愛的鳥，一邊剝蜜柑，順着果汁的甜美，板着臉一笑，想像着自己像巴里穆爾。

二

張大哥對於兒子的希望不大——北平人對兒子的希望都不大——只盼他成爲下得去的，有模有樣的，有一官半職的，有家有室的，一個中等人。科長就稍嫌過了點勁，中學的教職員又嫌低得點；局子裏的科員，稅關上的辦事員，縣衙門的收發主任——最遠的是通縣——恰好不高不低的正合適。大學——不管什麼樣的大學——畢業，而後開個科員，名利兼收，理想的兒子。作事不要太認真，交際可得廣一些，家中有個賢內助——最好是老派家庭的，認識些個字，胖胖的，會生白胖小子。天真的大學資格是一定可以拿到手的，即使是旁聽生，到時候也得來張文憑，有人情什麼事也可以辦到。畢業後的事情，有張大哥在，不難；教育局，公安局，市政局，全有人。婚姻是個難題。張大哥這四五年來最發愁的就是這件事。自己當了半輩子媒人，要是自己娶個窩窩頭樣的兒媳婦，那纔叫一交捧到西山去呢！不過這還是就女的一方面說，張大哥難道還找不到個合適的大姑娘

？天真是塊心病。天真的學業，雖然五次沒考上中學是因為人情沒託到家，可是張大哥心中也不能不打鼓。天真的那筆字，那路白話夾白字的文章，張大哥未免寒心。別的都不要緊，作科員總得有筆拿得出手的字與文章。自然洋文也能作科員科長，可是天真的洋文大概連白字也寫不出幾個。人情是得託，本事也得多少有一點，張大哥還不是一省的主席，能叫個大字不識的人作縣知事。這是塊病。萬一天真真不行，就滿打我着理想的兒媳婦，又怎樣呢？

還有，天真的行為也來得奇。說他硬，他只買冰鞋而不敢去滑冰，怕摔了後腦海。說他軟，他敢向爸爸立楞眼睛。說他胡塗，他很明白，說他明白，他又胡塗。張大哥沒有法子把兒子分到哪種哪類中去，換句話說，天真在他的天秤上忽高忽低，沒有準分兩。心病，沒法對外人說；知子莫如父，而今父親竟自不明白兒子。

天秤已經有一端忽上忽下，怎叫那一端不低昂不定？沒法給兒子定親，天下還有比這再難堪的事沒有？不給他定婚，萬一他……張大哥把兩隻眼一齊閉上了！

提到財產，張大哥自從廿三歲進衙門，到如今已作了廿七八年的事，錢，沒剩下多少，雖然事情老沒斷過，手頭看着也老像富裕。手頭看着富裕，正是不能剩錢的原因。架子。架子支到那塊是沒法省錢的。誠然，他沒有亂扔過一個小銅子，張大嫂沒錯花過一百塊，可是，一頓涮羊肉就是五六塊。要請客——作科員能不請客嗎？——就得連香菜老醋都買頂鮮頂高的。自然五六塊一頓火鍋比

十二塊一棹茶——連酒飯車錢和小賑就得二十來塊的——省得多了，可是五六塊到底還是五六塊，況且架不住常吃。兒女的教育費是一大宗，兒女又都不是省錢的材料。人情來往又是一大宗，況且張大哥是以份子趕份子爲榮的。他那年辦四十整壽的時候，整整進了一千號人情，這是個體面，絕大的體面，可是不照樣給人家送禮，怎能到時候有一千號的收入？

北平人的財產觀念是有房產。開舖子是山東山西——現在添上了廣東老——人們的事。地畝限于祖產和祖墳。買空賣空太不保險。上萬國儲金是個道兒，可是也不一定可靠。只有吃瓦片是條安全的路。張大哥有三處小房，連自己住的那處在內。當個科員能置買三處小房，在他同事的眼中，這不亞於一個奇蹟。

天真以爲父親是個財主。對秀真提到父親的時候，他的頭一歪——『那個老頭。』他不知道父親有多少錢，也不探問。父親給他錢，等錢到了手，他花三四塊理個髮，論半打吃冰激凌，以十個爲起碼吃橘子，因爲聽說外國的青年全愛吃冰激凌與水果。這些經常費外，還有不言不語，先斬後奏的臨時費；先買了東西，而後硬往家裏送賬條；這老頭沒法不代償。

女兒也是塊心病，不過沒有兒子的那樣大。女兒生就是賠錢貨，從洗三那天起已打定主意爲她賠錢，賠上二十來年，打發她出嫁，出嫁之後還許回娘家來掉眼淚。這是誰也沒辦法的事。老天爺賞給誰女兒，誰就得唱副義務戲。指着女兒發財是混賬話，張大哥不能出售女兒，可是惡良心說，

義務戲誰也是捏着鼻子唱。到底是兒子，只要不是馬蜂兒子。天真不是馬蜂兒子？誰敢斷定！

天真回來的那天，這老頭一夜沒睡好。

三

天真的特點：懶，儒。

和媽媽定好第二天早起：爸爸上了衙門，他還正作着最好的那個夢呢。十點半鐘起來，媽媽特意給定下的豆漿，買下頂小頂脆的焦油炸果，洋白糖——又怕兒子不愛喝甜漿，另備下一碗老天爺的八寶醬菜。兒子起來了，由打哈欠到擦完雪花膏，一點四十分鐘的工夫。

媽媽去收拾屋子，爸爸是頑固老頭，媽媽是奴隸。天眞常想到要爸爸的錢，永遠沒想到釋放奴隸媽媽。沒人能信這是那麼漂亮的人的臥室：被子一半在地上，烟捲頭——都是自行燒盡的——把茶碟燒了好幾道黃油印，地上扔滿了報紙，報紙上扔着橘子皮，木梳，大刷子，小刷子。枕頭上放着篋子，拖鞋上輪着生髮油瓶。茶碗裏有幾個橘子核。換下的襪子在痰盂裏練習游泳。媽媽皺了眉。天真是地道出淤泥而不染，和街坊家王二嫂正是一對兒。王二嫂的被子能整片往下掉泥，鍋蓋上清理得下來一斤肥料，可是一出門，險擦得像個銀娃娃，衣裳像些嫩蓮花瓣兒。自腕以上，自項而下，皆泥也。媽媽最不佩服王二嫂，可是恰好有這麼個兒子。

可是媽媽聞着兒子睡衣上的汗味，手絹上的香水與烟捲味，彷彿得到些安慰。這麼大，這麼魁梧，而又大姊兒似的兒子！媽媽抱着枕頭，想了半天女兒。女兒的小蘋果臉，那一笑！媽媽的眉頭散開了，看滿地的亂七八糟都有些意思。只盼娶一房漂漂亮亮的兒媳婦，可不要王二嫂那樣的。

媽媽收拾完了，兒子已早把豆漿等吃了個淨盡。

『媽，老頭這幾天手裏怎樣？』天真手插在褲袋裏，挺着胸，眼看着棚，脚尖往起欠，很像電影明星。

『又要錢？』媽媽不知是笑好，還是哭好。

『不是；得作一身禮服；我自己不要錢。有個朋友下禮拜結婚，請我作伴郎，得穿禮服。』

『也得二三十塊吧？』

天真笑了，板着脸，肩頭往上端，『別叫一百聽見，這還是常禮服。』

『那——和爸爸說去吧。據我說，爲別人的事不便——』

『不能就穿一回不是？！』

『你自己說去吧！』

媽媽不肯負責，兒子更不願意和爸爸去交涉。

『您和爸爸有交情，給我說說，』兒子忽然發現了媽與爸有交情，牙都露出來。

『臭小子，我不和他有交情，和誰有——』媽拿笑補足後半句。兒子又露了露牙，繼而一想，媽媽大概是肯代為交涉了，應當把笑擴大一些，張了張嘴，吸進些帶着豆漿味的空氣。

四

晚上，爺兒倆見着面。天真吸烟，沒話可講。張大哥吸烟，沒話可講。天真看着藍烟往上升，張大哥斜眼看着烟斗。好大半天，張大哥覺得專看烟斗是辦不了事的：『天真，你還有多少日子就畢業了？』

『至多一年吧，』天真一點也不準知道什麼時候畢業。

『畢業後怎樣呢？』

『頂好上西洋留學。』天真正了正洋褲褲縫。

『哼——』張大哥又看上了烟斗。待了老大半天，『去學什麼呢？』

『到外國再說。也別說，近來很喜歡音樂，就研究音樂也不壞。』

『學音樂將來能掙多少錢呢？』

『藝術家也有窮的，也有闊的，沒準兒。』

『沒準兒』是張大哥最忌諱的三個字。但是不便和兒子辯論。又待了半天，『據我看，不如學財

政好。」

『財政也行；那麼您一定送我留洋了？』天真立起來。

『我並沒那麼說！上外洋一年得多少錢？』

『還不得兩三千？』天真約摸着說。記得李正華在巴黎一年花六千。可是他養着三個法國姑娘，設若養一個的話，三千也許够了。

張大哥不便于再說什麼。兒子敢向這樣家境的老子一年要三千，定不是個明白兒子，也就不必費話。

天真也不便再說，給父親一個草案，以後再慢慢進行，頑固老頭的錢不能像流水那麼痛快。

『水仙好哇，今年，還是您自己晒的？』天真一陣明白，知道討頑固老頭的喜歡是要去留洋的第一步，而誇獎老頭自己晒的水仙是討喜歡的捷徑。

『不算十分好，』頑固老頭的眼從烟斗上挪到兒子的臉部，然後沈着氣立起來，『不算十分好。』走到水仙花那裏，用手在花苞的下面橫着一比，『去年的纔這樣矮；今年的長荒了；屋子還是太熱。』

『您沒養洋水仙花，今年？』天真心理直暗笑自己。

『太慢，非到陰曆二月初開不了，而且今年也真貴，四毛五分錢一頭；玩不起！可是好哇，上

面看花，下面看根，養好了根子這麼長。前天纔聽說，洋水仙開過之後，等葉子乾了，把包兒頭朝下掛在不見陽光，乾鬆的地方，到冬天就又能開花。事就奇怪，怎麼倒掛着，『烟斗頭朝了，』就又能拔尖子呢？其中必有個道理！』張大哥顯出愛用思想的樣子。

『把小孩子倒栽葱養着，大了準能作高官』天真覺得自己非常的幽默，而且對父親過度的和氣。爸爸覺得兒子真俏皮，聰明，哈哈的笑起來。

媽媽聽見父子的笑聲，進來向他們眨眨眼。

『你看，我說洋水仙倒掛起來，能再開花，天真說小孩子倒養着能作大官！哈哈……』
媽媽的笑聲震下棚頂一縷塔灰，『咱們可該掃房了，看這些灰！』

『一家子非常的歡喜。』

臨睡的時候：『天真還要留洋呢，一年兩三千！志向不錯呀，啊——』一個哈欠，『可是也得供給得起呀！』

『還要作禮服呢，得個整數，給人家作伴郎去。』媽媽也陪了個哈欠。

『一百？』

老兩口誰也沒再言語。

第 八

小趙回來了。老李知道自己的罪名快判定了，可是心中反覺得痛快些，『看看小趙的，也看看太太的，』他心裏說。生命似在薄霧裏，不十分黑，也不十分亮，叫人哭不得笑不得。應當來些日光；假如不能，來陣暴風也好吹走這層霧；『看看小趙的！』

小趙是所長太太的人，可是並不完全替所長守着家庭間的祕密。可以說的他便說些給同事們聽，以便博得大眾的羨慕與尊敬。就是鬧到所長耳中去，小趙也不怕；不但是所長的官，連所長的命，全在所長太太手裏拿着；小趙是所長太太的人，所謂辦公便是給她料理私事，小趙不怕。他回來了，全局的人們忽的一齊把耳朵立起來，嘴預備着張開，等着聞所未聞，而低聲嘆氣。說真的，所謂所長太太的私事，正自神祕不測的往往與公事有關係，所以大家有時候也能由小趙的口中討得些政治消息。小趙回來的前兩天中，都被大眾這種希冀與探聽給包圍住；雖然向老李笑了笑，歪了歪頭，可是還沒得工夫正式來討伐。老李等着，好似一個大閃過去，等着霹靂。

應當先警告太太一聲不呢？老李想：矯正她的鞠躬姿式，教給她幾句該說的話？他似乎沒有這種精神去教導個三十歲頭的大孩子。再說，小趙與其他同事的一切全是無聊，何必把他們放在心上呢？愛怎樣怎樣：沒意義！他看着太太作飯，哄孩子，洗衣服，覺得他可憐。自己呢，也寂寞。她越忙，他越寂寞。想去幫助她些，打不起精神。小趙還計劃着收拾她！她可憐：越可憐越顯着不可愛，人心的狠毒是沒辦法的！他只能和孩子們玩。孩子們教給他許多有奇趣的遊戲法。可是孩子們一黑便睡，他除了看書，沒有別的可作。哼，哼幾句二齣，不會。給她念兩段小說？已經想了好幾天，始終沒敢開口，怕她那個不了解，沒熱力，只爲表示服從的『好吧』。

『我念點小說，聽不聽？』他終於要試驗一下。

『好吧。』

老李看着書，半天沒能念出一個字來。

一本新小說，開首是形容一個城，老李念了五六頁，她很用心的聽着，可是老李知道她並沒能了解。可笑的地方她沒笑。老李口腔用力讀的地方，她沒任何表示。她手放在膝上，呆呆的看着燈，好像燈上有個什麼幻象。老李忽然的不念了，她沒問爲什麼，也沒請求往下念。楞了一會兒，『喲，小英的褲子還得補補呢！』走了，去找英的褲子。老李也楞起來。

西屋裏馬老太太和兒媳婦咯囉咯囉的說話，老李心裏說，我還不如她呢，一個棄婦，到底還有

個知心的婆婆一塊兒說會子話兒。到西屋去？那怎好意思！這個社會只有無聊的規禁，沒有半點快樂與自由！只好去睡覺，或是到四牌樓洗澡去？出去也好。『我洗澡去，』披上大衣。

她並沒抬頭，『帶點藍線來，細的。』

老李的氣大了：買線，買線，買線，男人是買線機器！一天到晚，沒說沒笑，只管買線，哪道夫妻呢！

洗澡回來，眉頭還擰着，到了院中，西屋已滅了燈，東屋的馬少奶奶在屋門口立着呢。看見他進來，好如夢方醒，吓了一跳的樣子，退到屋裏去。

老李連大衣沒脫，坐在椅子上，似乎非思索一些什麼不可。『她也是苦悶，一定！她有婆婆，可是能安慰她嗎？不能。在一塊兒住，未必就能互相了解。』他看了太太一眼，好像爲自己的思想找個確實的證據。『夫婦還不能——何況婆媳！』他不願再往下想，沒用。喝着酒，落着淚，跟個知己朋友暢談一番，多麼好，誰是知己？沒有。就是有，而且暢談了，結果還不是沒用？睡去！

一夜的大風，門搖窗響，連山牆也好像發顫，紙棚忽嚶忽嚶的動，門縫一陣陣的往裏灌涼氣。什麼也聽不清，因爲一切全正響。風把一切聲音吞起來，而後從新吐出去，使一切變成驚異可怕的叫喚着。刷——一陣沙子，嘔——從空中飛過一羣笑鬼。嘩啾嘩啾，能動的東西都震顫着。忽——忽——忽——，全世界都要跑。人不敢出聲，犬停止了吠叫。猛孤丁的靜寂，院中滾着個小火柴盒，

也許是孩子們一件紙玩具。又來了，嗶——，呼——屋頂不曉得什麼時候就隨着跑到什麼地方去。老李睡不着。乘着風靜的當兒，聽一聽孩子們，睡得呼吸很勻，大概就是被風刮到南海去也不會醒。太太已經打了呼。老李獨自聽着這無意識的惱人的風。伸出頭來，涼氣就像小錐子似的刺太陽穴。急忙縮回頭去，翻身，忍着；又翻身，不行。忽——風大概對自己很覺得驕傲，浪漫。什麼都浪漫，只有你——老李叫着自己——只有你不敢浪漫。小科員，鄉下老，循規守矩的在霧裏掙飯吃。社會上最無聊最腐臭的東西，你也得香花似的抱着，爲那飯碗；更不必說打碎這個臭霧滿天的社會。既不敢浪漫，又不屑于作些無聊的事。既要敷衍，又覺得不滿意。生命是何苦來，你算哪一回？老李在床上覺得自己還不如一粒砂子呢，砂子遇上風都可以響一聲，跳一下；自己，頭埋在被子裏！明天風定了，一定很冷，上衙門，辦公事，還是那一套！連個浪漫的興奮的夢都作不到。四面八方都要致歉，自己到底是幹嗎的？睡，只希望清晨不再來！

二

『老李，你認什麼罰吧？』小趙找尋下來。

不必裝傻，認罰是簡截的，老李連說：請吃飯，請吃飯！

邱先生們的鼻子立刻想像着聞見菜味，把老李圍上，正直的吳太極要了個雲手，說，『在哪兒

吃？」

老李想了會兒：『同和居。』心裏說：『能用同和居搗一陣，到底比叫太太出醜強的多！』

小趙的眼睛，本來不大，擠成了兩道縫。『不過，我們要看太太！偷偷的把家眷接來，不到趙老爺這裏來報案，你想想吧！』

老李看着吳太極問：『同和居怎樣？』好像同和居是此時的主心骨似的。

吳太極是無所不可，只要白吃飯，地方可以不拘。可是小趙不幹：『誰還沒吃過同和居？不經我批准，連大碗居誰也不用打算吃上！』吳太極嚥了一口氣。邱先生——苦悶的象徵——和小趙嘀咕了兩句，小趙羊燈似的點了點頭，然後對老李說：『這麼辦，請華泰大餐館吧。明天晚六點。吃完了，我們一齊給嫂夫人去請安。這規矩不？有面子不？』

老李連連點頭，覺得這一齣不至於當場出彩了。

『張順——給華泰打電定座！幾個？』小趙按着人頭數了數，『還有張大哥，就說六七位吧。明天晚六點。提我；不給咱們好房間，不撲死賊兔子們！』囑咐完張順，拍了老李的肩膀一下：『明天見，還得到所長家裏去』然後對大家，『明天晚六點，不另下帖啦。』想了想，似乎沒有什麼可操心的了，『張順，找老王去，拉我上所長家裏去。』

『沒想到小趙能這樣輕輕的撓了我，』老李心中暗喜，『大概他也看人行事，咱平日不招惹他，

他怎好意思趕盡殺絕！」

分

三

五點半老李就到了華泰。

六點半吳先生邱先生來到。吳先生還是那麼正直：『我替約了孫先生，一會兒就來。我來的太早了，軍人，不懂得官場的規矩。茶房，拿炮台烟。當年在軍隊裏，炮台煙，香檳酒：現在……』吳太極挺着腰板坐下追想過去的光榮。想着想着，雙手比了兩個拳式子，好像太極拳是文雅的象徵，自己已經是葉武修文，擺兩個拳式似乎就是作文官考試的主致也够資格。

張大哥和孫先生一齊來了，張大哥說：『幹嗎還請客？』孫先生是努力的學官話，只說了個『幹嗎』，下半句沒有安排好，笑了一笑。

小趙劍七點還沒來。

邱先生要了些點心，聲明：先墊一墊，恐怕回頭吃白蘭地的時候肚子太空。老李連半點要白蘭地的意思也沒有，可是已被邱先生給關了釘兒，大概還是非要不可。

『我可不喝酒，這兩天胃口又——』張大哥說。

老李知道這是個暗示，既然有不喝的，誰喝誰要一杯好了，無須鬧整瓶的；到底是張大哥

外面來了輛汽車。一會兒，小趙抱着菱，後面跟着李太太和英。夢吓得直撇嘴。見了爸，她有主心骨，擰了小趙的鼻子一把。

『諸位，來，見過太太！』小趙鄭重的向大家一鞠躬。

她不知怎好，把鞠躬也忘了，張着嘴，一手拉着英，一手在胸下拜了拜。小趙的笑往心中走，只在眉尖上露出一點，非常的得意。

『李太太，張羅張羅烟捲，』小趙把烟筒遞給她。她沒去接，英順手接過來，菱過來也搶，英不給，菱要哭。拍，李太太給英一個脖兒拐，英糊裏糊塗的只覺得頭上發熱，而沒敢哭，大家都要笑，而故意不笑出來。李太太的新圍巾還圍着，圍得特別的緊；還穿着那件藍棉袍，沒沿邊，而且太肥。她看看大家，看看老李，莫名其妙。

『李太太，這邊坐！』小趙把桌頭的椅子拉出，請她入座。她看着丈夫，老李的臉已焦黃。

救恩又來自張大哥，他趕緊也拉開椅子，『大家請坐！』

李太太見別人坐，她纔敢坐。小趙還在後邊給拉着椅子，而且故意的拉得很遠；李太太沒留神，差點出溜下去。除了張大哥，其餘的眼全釘着她。

大家坐好，擺台的拿過菜單來。小趙忙遞給李太太。她看了看，菱——坐在媽旁邊——拿過去，『喲，還有發呢，媽，菱拿着玩吧？』她順手把菜單往小口袋裏放。小趙覺得異常有趣。『開白

蘭地！』酒到了，他先給李太太斟滿一杯，李太太直說不喝不喝，可是立起來，用手攏着杯子。

『坐下！』老李要說，沒說出來，嚥了口吐沫。

小吃上來，當然先遞給李太太，她是座中唯一的女人。擺台的端着一大盤，紙人似的立在她身旁。她尋思了一下；『放在這兒吧！』

小趙的笑無論如何彎不住了。

張大哥說了話：『先由這邊遞，茶房；不用論規矩，吃舒服了纔多給小賬。』他也笑了。

菱兒大盤子拿走，下了椅子就追，一交摔在地上，媽媽忙着過來，一邊打地，一邊說；『打地，打，幹嗎絆我們小菱一交啊？』菱知道地該打，而且確是挨了打，便沒放聲哭，只落了幾點淚。

老李的頭上冒了汗。他向來不喝酒，可是吞了一大口白蘭地。李太太看人家——連丈夫——全端起酒來，也呷了一口，辣得直縮脖子，把菱招得咯咯的笑起來。

菱用不慣刀叉，下了手。媽媽不敢放下刀叉，用叉接着肉，用刀使勁切，把碟子切得直打出溜；爽性不切了，向着沒人的地方一勁嚥氣。

小趙非常的得意。

吳先生灌下兩杯酒，話開了河，昔日當軍人的光榮與現在練太極拳的成績，完全向李太太述說一番。她的臉紅一陣白一陣，不知說什麼好。幸而張大哥問了她幾句關於房子與安洋爐的事，她算

是能找到相當的答對。孫先生也要顯着和氣，打着他自己認爲是官話的話，向她發問，她是以爲孫先生故意和她說外國話，打了幾個岔，臉紅了幾陣，一句也答不出。孫先生心中暗喜，以爲李太太不懂官話。

老李像坐着電椅，混身刺鬧得慌。幸而小英在一旁問這個問那個，老李爽性不往對面看，用辛牛的力氣給英切肉。

小趙要和老李對杯，老李沒有抬頭，兩口把一杯酒喝淨。小趙回頭向李太太：『李太太。先生喝淨了，該您賞臉了！』李太太又要立起來。

『李太太別客氣，吃洋飯不論規矩。』張大哥把她攔住。

她要伸手拿杯子，張大哥又發了話：『老吳你替李太太喝點吧；白蘭地厲害，她還得照應着孩子們呢。』

吳太極覺得張大哥是看得起他，『老吳是軍人，李大嫂，喝個一瓶兩瓶沒關係。』一口灌下去一杯，哈了一聲，打了個抱虎歸山，用手背擦了擦嘴。還覺得不盡興，『老李，咱替了李太太一杯，咱倆得對一杯，公道不公道？請！』沒等老李說什麼，他又乾了一杯，緊跟着，『開酒！』

老李沒說什麼，也乾了一杯。

四

怎麼到了家，老李不知道，白蘭地把他的眼封上了。一路的涼風叫他明白過來，他看見了家，也看見了張大哥。看見張大哥，他的怒氣借着酒氣衝了上來。但是他無論如何不能向張大哥鬧氣，張大哥不能明白他——沒有人能明白他！怒氣變爲傷心，多少年積蓄下的眼淚！待總動員令。他裂着大嘴哭起來。英和菱吓得不知道怎好，都藏在媽媽的身旁。媽媽沒吃飽，而且丟了臉，見丈夫哭，自己也不由的落淚。

張大哥由着老李哭，過去勸李太太：『大妹妹，不用往心裏去，這算不了什麼！那輩人專會拘壞，沒有正經的。再遇上他們的時候，我告訴您，大妹妹，不管三七二十一，和他們嘴是嘴，眼是眼，一點別饒人，他們管保不鬧了；您越怕，他們越得意。』

『不是呀，大哥，您看我，我不慣那麼着呀，我哪鬧得過幾個大老爺們呀！』她越想越覺傷心，也要哭出聲來。

『大妹妹，別，看吓着孩子們！』

李太太一聽吓着孩子，趕緊把淚往肚子裏嚥。腫了把鼻子，委委屈屈的說：『大哥您看，那個姓趙的來了，我不認識他，怎麼和他走呢？可是他同丁二爺一塊來的，我——』

「嘔，丁二爺？」

「是呀，我認識丁二爺。小趙說什麼，丁二爺都點頭，我幹嗎再多心呢？他又都說得有眉有眼！他說您大兄弟又請了女客，叫我去陪陪，我心裏就想，要是不去，豈不叫您大兄弟不願意？我還留了個心眼，到西屋問了問馬老太太，老太太也認識丁二爺，說，去就去吧。及至到了那裏，我一看並沒有女客，就瞪了眼！沒看見過這麼壞的人，沒看見過！」

張大哥覺得她說這一片，也當够解氣的了，又過來勸老李：「老李，你睡去吧，這不算什麼，小趙的壞，何必跟他生氣？」

老李連大氣也沒出；不便於說什麼，張大哥不懂。

這個工夫，馬老太太進來了。李太太走後，婆媳們又不放心了，念叨了一晚上。可是他們回來了，老李又哭起來，老太太莫名其妙。聽見老李住了聲，纔敢過來。「張先生，怎回事呀？」

「老李被同事們起哄灌醉了；您還沒歇着哪，老太太？」

「沒哪，她們娘兒三個走後，我又不放心了，直提心吊胆的一大晚上！」

「老李呀，你睡去，我該走了，明天見。」張大哥似乎有把這一案交給馬老太太撕攔的意思。

老李沒有要送出張大哥的意思，可是似乎是出于習慣，不由的立起來。張大哥怕他再慌搖得吐了，攔住了他。

馬老太太和李太太說了幾句也回到西屋去。李太太抱着菱上床去落淚。

老李坐在火旁，唱了一大壺開水，心中還覺得渴。頭發緊，一聲不語，心中燒着個沒有火苗的悶火。他沒有和李太太鬧氣的意思，雖然她是出了醜。他恨自己，爲什麼請小趙們吃飯？只爲透着和氣？不，爲是避免太太出醜；可是終於是出了醜，而且是花了許多的錢！爲什麼怕太太出醜？跟小趙硬硬的，不請客，不請！小趙能把我怎樣了？我的太太就是那樣，就是那樣！幹什麼想迴避藏躲？自己，自己根本是腐朽社會意見的化身，不敢和無聊，瞎鬧，硬碰一碰，自己不算個人，沒有人氣！爲什麼不端起酒杯，對準了潑在小趙臉上？或是捏着小趙的鼻子灌他一杯醋？只會自己生悶氣，不敢正眼看自己的太太！老覺得自己是個新人物，有理想，却原來是地道的怯貨，不敢向小科員們說半個錯字，不敢不給他們作開心的材料！

老李恨小趙不似恨張大哥那麼深。對小趙，他只恨自己爲什麼不當場叫他吃點虧，受點教訓，對張大哥，他沒辦法。這場玩笑，第一個得勝的是小趙，第二個是張大哥。看張大哥多麼細心圓到，處處替李太太解圍，其實處處是替小趙完成這個玩笑。爲什麼張大哥不直接的攔阻小趙？或是當場鼓動我或太太，和小趙，嘴是嘴，眼是眼？張大哥哪敢那麼辦！他承認小趙的舉動是對的，即使不是完全有分寸的。他承認李太太是該被人戲弄的，不過別太過火。那位二妹妹的丈夫，託人情放中了醫生，還要託人情免了庸醫殺人的罪名，這是張大哥的辦法！任着小趙戲弄英的媽，而從中用

好像很聖明的方法給她排解，好叫她受盡嘲笑，這是他的辦法！他叫我接來家眷！

張大哥不敢得罪任何人，可是老李——他叫着自己——你自己呢？根本是和他一個模子刻出來的！你自己總覺得比張大哥高明，其實你比他還不濟；假如有人戲弄張大嫂？張大哥也許有種不得罪人的辦法替她解圍。老李你呢？沒有任何辦法！小趙是什麼東西？可是你竟自不敢得罪他。小趙替狗彘樣的社會演活動電影，你自己老老實實的給他作演員！還說什麼理想，革命，打倒無聊的社會規俗！哈，哈！

太太，自然是不高明。為什麼把她接來，那麼？誰把她接來的？就不敢像馬老太太的兒子那樣浪漫，連那樣想想也不敢！你一輩子只會吃社會的屎！既然接來，為什麼要藏藏躲躲？為什麼那件藍棉袍就不宜于上東安市場？為什麼她就見不得小趙？

老李的悶火差不多把自己要燒裂了。越想頭越疼，漸漸的他不能再清楚的思想了。

第九

老李醒得很早，不敢再睡。起來，用涼水抹了抹臉，涼得透骨，可是頭覺得輕鬆些。好歹穿齊了衣裳，上了街。街上清冷，有幾個行人都縮着脖子，揣着手，鼻子冒着熱氣，走得很慢。上哪裏去？隨便走吧。不思索什麼，張大哥，小趙，吳太極，全不值得一想；在街上走，好了，走到哪兒是哪兒。幾片胭脂瓣色的薄雲橫在東方，頗有些詩意；什麼是詩意？嘔，到了單牌樓。一家小牛奶舖已經掛出招牌，房沿那溜微微有些不很明的陽光。進去，吃了碗牛奶，半塊點心，胃中有些發痛。再繞幾步，乾脆上衙門去，早早的，倒叫小趙看看我並不怕他。昨天爲什麼不懲治他一頓？繞了個大圈，腿已有些發酸，到了那個怪物衙門。辦公室裏還沒有升火，坐下等着，老李是不會張順李順瞎喊的，好在科員們不喊，工友也不來，正好獨自靜坐一會兒。

坐了好久，連個鬼魂也沒露面。忽然工友們像見了妖精，忙成一團，所長到了。『有人來了沒有？有人沒有？』所長連喊。

『二科的李先生來了，』七八個嘴一致的回答。

『請，請，到所長室去！』

老李到了所長室，所長似乎並不認識他，雖然老李在他手下已經小二年。所長有件十萬火急的公事要頓時辦好，他自己帶到天津去。老李對公事很熟習，婆婆慢慢的開始動筆。所長在屋裏喝茶，咳嗽，擦臉，好像非常的忙，而確是不忙。所長的臉像塊加大的洋錢，光而多油，兩個小豆眼。一匹極大的肚子，小短腿，滾着走似乎最合適。

老李把公事辦好，遞給了所長，所長看完了公事，用小豆眼像檢定鈔票似的看了老李一眼。『李先生爲什麼來這麼早？』老李自然不好意思說在家中鬧了氣，別的話一時也想不起，手心發了汗。工友們平日對老李正如所長對他們那麼冷淡，今天見李科員在御前辦了公事，立刻增了幾倍敬意，一個資格較老的代老李回答：『李科員先生天天來得很早，是。』

所長轉了轉小豆眼，點了點頭，『好吧，李先生回頭告訴秘書長，我到天津去，有要事打電話好了，他知道我的地點。』所長說罷，肚子似有動意，工友們知道所長要滾，爭着向外飛跑。衙門外汽車嘟嘟的響起來，給清冷的早晨加上一點動力。所長滾出來，爬進車去，呼——一陣塵土，把清冷的街道暫時佈下個飛沙陣。

小趙預備着廣播李太太的出醜，一路上已打好了草稿，有枝添葉必使同事們笑得鼻孔朝天。哪

知道，工友們也預備下廣播節目：所長怎麼帶着星克就來了，而李科員一手承辦了天大的公事，所長和李科員談了好大好半天，一邊說一邊轉那對豆眼——誰也知道所長轉眼珠是上等吉卦。小趙剛一進衙門，他的文章還沒出口，已經接到老李的好消息。他登時改了態度，跑到科裏找老李。

『我說，老李，所長真是帶着星星就來了嗎？』

『不過早一點罷了。』老李不便於說假話，可是小趙不十分相信，而且覺得老李的勁兒有點傲慢。

『辦什麼公事來着？』

老李告訴了他，並且拿出原稿給他看。小趙看不出公事有多大重要，可是覺得老李的態度很和平日不同。『說，老李，你和所長怎麼個認識？』

『我？所長沒到任，我就在這兒：他來了不知爲什麼沒撤我的差。』

『嘔！』小趙心裏說：『天下還有那麼便宜的事！單說所長太太手裏就還有三百多人，會無緣無故的留下你！老李這小子心裏有活，別看他傻頭傻腦的。』然後對老李，『我說，老李，所長沒應下你什麼差事呀？』

『辦一件公事有什麼了不得的？』老李心中非常的討厭小趙，可是到底不能不回答他。

『老李，大嫂昨天回家好呀，沒罵我？』

『哪能呢？她開了眼，變得直併不上嘴！』老李很奇怪自己，居然能說出這樣漂亮話來。

小趙心裏更打了鼓；老李不但不饒，而且確是很厲害。同時；他要是和所長有一腿的話，我不是得想法收拾他，就得狗着他點；先狗他一下試試。『老李，今天晚上我還席，可得請大嫂子一定到。我去請幾位太太們；誰瞎說誰是狗！』

老李討厭請客，更討厭被請。不過，爲和小趙賭氣，登時答應了。心裏說，『小子，你敢再鬧，不剝了你的皮！』

回家和太太一說，她登時瞪了眼。她本來預備着老李回來和她大鬧一場，因爲雖然自己確是沒吃過洋飯，可是出醜到底是出醜；丈夫一清早就出去了！丈夫回來，並沒向她鬧氣；心中安頓了一雖然，是莫名其妙。聽到又有人請客，而且還是小趙，淚當時要落下來——這一定是丈夫想用這種方法懲治我，再丟一回臉，而後二歸一，和我總鬧一回！

老李是不慣于詳細的陳說，話總是橫着出來，雖然沒意思吵嘴。於是兩下不來台。

『我不能再去，還是那群人，昨晚還沒把人丟够，再我補上點是怎着？』季太太的臉都氣白了。『正是因爲那個，纔必須去，叫他們看看到底那些壞招兒不能把誰的鼻子擦去了！』

『自然不是你的鼻子！』

『我叫你去，你就得去；還有太太們呢！』

『不去定了，偏不去！』

老李知道這非鬧一陣不可了。可是有什麼意思呢？況且，犯得上和小趙賭氣嗎？賭過這口氣又怎樣？算了吧，愛去不去，我纔不在乎呢！正在這麼想着，小英發了話：

『媽，咱們去！今個要再吃那大塊肉啊，我偷偷的拿回把叉子來，多麼好玩！』

老李借這個機會，結束了這個紛爭：『好了，英去，菱去，媽媽也去。』

太太沒言語。

『我五點回來，都預備好了。』

太太沒言語。

五點，老李回來，心裏想，太太準保是蓬着頭髮散着腿，一手的白麵渣兒。還沒到衙門，看見英，菱，馬老太太都在門口站着呢。兩個孩子都已打扮好。

『老太太，昨個晚上沒——』老李找不到相當的字眼向他致歉。

『沒有，』老太太的想像猜着他應當說什麼，『今天又出去吃飯？』

『是，』老李抱起菱來『沒意思！』

『別那麼說，這個年頭在衙門裏作事，還短得了應酬？我那個兒——』老太太不往下說了，嘆了口氣。

李太太也打扮好了，穿着件老李向來沒看見過的藍皮袍，腰間瘦着一點，長短倒還合適，設若不嚴格的挑剔。

『馬大妹妹借給我的，』李太太說，趕緊補了一句，『你要是不——我就還穿那件棉袍去。』

『那天買的材料爲什麼還不換做上？』

問題轉了灣，她知道不必把皮袍脫下來，也沒回答丈夫的發問，大概不是三言兩語所能說明的。

她的頭梳得特別的光，唇上還抹了點胭脂，粉也勻得很潤，還打得長長的眉毛，這些總合起來叫她減少了兩歲在鄉間長成的年紀。油味，對於老李，也有些特別。

『東屋大妹妹給我修飾了半天。』李太太似乎很滿意。

爲什麼由堅決不去赴宴，改爲高高興興的去，大概也與大妹妹有關係；老李想到，不便再問。

『馬奶奶看家，大孀看家，我們走了。』李太太不但和氣，語聲都變得美婉了些，大概也是受了

大妹妹的傳染。

小趙請的是同和居。他們不必坐車，只有那麼幾步！可是這麼幾步，英也走了一腳塵土，一邊走一邊踢着塊小瓦片：被爸說了兩句，不再踢了，偷偷的將瓦片拾起藏在口袋裏。

怪不得吳太極急于納妾。吳太太的模樣確是難以爲情：虎背熊腰，似乎也是個練家子，可是一對改組脚，又好像不能打一套大洪拳——大概連太極都得費事。橫豎差不多相等，整是一大塊四方墩肉，上面放着個白饅頭，非常的白，彷彿在石灰水裏泡過三天，把眼皮鼻尖耳唇都燒紅了，眉毛和頭髮燒剩下不多，眉眼在臉上的佈置就好像男小孩畫了個人頭輪廓，然後由女小孩把鼻眼等極謹慎的密畫在一處，四圍還餘着很寬的空地，沒法利用。眼和耳的距離似乎要很費些事纔能測定。說話兒可是很和氣，像石灰廠掌櫃的那樣。

吳太極不敢正眼看太太，專看着自己的大拳頭，似乎打誰一頓纔痛快。

邱先生的夫人非常文雅，只是長像不得人心。瘦小枯乾，一槽上牙全在唇外休息着。剪髮，沒多少頭髮。胸像張乾紙板，隨便可以貼在牆上。邱先生對太太似乎十分尊敬；太太一說話，他趕緊看衆人的臉上起了什麼感應。太太說了句俏皮話，他巡視一番，看大家笑了，他趕快向太太笑一笑，笑得很悶氣。

孫先生的夫人沒來。他是生育節制的熱烈擁護者，已經把各種方法試行了三年，太太是一年一胎，現在又正在月子裏。作科員而講生育節制，近於大逆不道。可是孫先生雖『講』而不傷于子女滿

堂，所以還被同事們尊敬，甚至於引起無後的人們的羨慕：『子女是天賜的，看人家孫先生！』

倒還是張大嫂像個樣子，服裝打扮都合身分與年紀。

小趙的太太沒來——不，沒人準知道他有太太沒有。他自己聲明有個內助，誰也沒看見過。有時她在北平，有時她在天津，有時她也上海，只有小趙知道。有人說，趙太太有時候和趙先生在一塊住，有時候也和別人同居；可是小趙自己沒這樣說，也就不必相信。

有太太們在座，男人們誰也不敢提頭天晚上的事，誰也沒敢偷着笑李太太一下；反之，大家都極客氣的招待她和兩個小孩。

老李把各位太太和自己的比較了一下，得到個結論：夫妻們原來不過是那麼一回事，『將就』是必要的；不將就，只好根本取銷婚姻制度。可是，取銷婚姻制度豈不苦了這些位夫人，除了張大嫂，她們連一個享受過青春的也沒有，就好像一生下來便是三十多歲！

方墩的吳太太，牙科展覽的邱太太，張大嫂，和穿着別人的衣裳的李太太，都談開了。婦女彼此間的知識距離好似是不很大：文雅的大學畢業邱太太愛菱的老虎鞋，問李太太怎樣作。方墩太太和張大嫂打聽北平的醬蘿蔔屬哪一家的好。張大嫂與鄉下的李太太是彼此親家相稱。所提的問題都不很大，可是彼此都可以得些立刻能應用的知識與經驗，比蘇格拉底一輩子所討論的都有意思的多。據老李看，這些細小事兒也比吳先生的太極拳與納妾，小趙的給所長太太當差，張大哥的介紹

婚姻，更有些價值。而且女人們——特別是這些半新不舊的婦道們——只顧彼此談話，毫不注意她們的丈夫，批評與意見完全集中在女人與孩子們，決牽涉不到男人身上；男人們一開口就是女的怎樣，討厭！老李頗有些羨慕與尊敬女人的意思，幾乎要決定給太太買一件皮袍。

飯吃得很慢，誰也沒敢多喝酒，很有禮貌。吳大極雖然與張大哥坐一處，連一個『妾』字也沒敢說。孫先生也沒敢宣傳生育節制的實驗法，只乘着機會練習了些北平的俗語，如『豬八戒照鏡子，裏外不是人』之類。小趙本想打幾句哈哈，幾次剛一張嘴，被文雅的邱太太給當頭炮頂了回去。邱先生本要給太太鼓掌，慶祝勝利，被太太的牙給吓老實了——邱太太用當頭炮的時候，連下邊一槽牙也都露出來，頗有些咬住耳朵不撒嘴的暗示。老李覺得生命得到了平衡，即使這幾位太太生下來便是三十多歲，也似乎沒大關係。

飯後，太太們交換住址，規定彼此拜訪的日期，親熱得好似一團兒火。

三

過了兩天，老李從衙門回來，看太太的臉上帶着些不常見的笑容，好像心中有所獲得似的。

『吳太太來了，』她說。

他點點頭，心裏說，『方墩！』

『吳太太敢情也不省心呀？』她試着路兒說。

『怎麼？』

『吳先生敢情不大老實呢！』

老李哼了一聲。男人批評別人的太太，婦人批評自己的丈夫！

『他淨鬧婆姨太太呢，敢情！吳太太多麼和氣能幹呀，還要姨太太幹嗎？！』

老李心中說：『方墩！』

『你可少和吳先生在一塊打聯盟。』

啊，有了聯盟！男人不專制，女人立刻抬頭，張大哥的天秤永遠不會兩邊同樣分量，不是我高，便是你低，不會平衡！『我和他有什麼關係呢？』

『我是這麼說；吳太太說男人們都不可靠。』

『我也不可靠？』

『沒你的事，她不過那麼說說，你就值得疑心？』話雖然柔和，可是往常她就不敢這樣說。

老李想囑咐她幾句，不用這麼拉老婆舌頭，而且有意要禁止她回拜方墩太太去，可是沒說出來。對於尊敬婦女的意思，可是，掃除了個乾乾淨淨。男女都是一樣，無聊，沒意義，瞎扯！婚姻便是將就，打算不將就，頂好取銷婚姻制度。家庭是個男女，小孩，臭虫，方墩樣的朋友們的一個臭

而瞎鬧的小戰場；老李恨自己沒胆氣拋棄這塊污臭的地方！只是和個知己——不論是男是女——談一談纔痛快；哪裏去找？家庭是一汪臭水，世界是片沙漠！什麼也不用說，認命！

四

李太太確是長了胆子。張大嫂，吳方墩，邱太太，剛出月子的孫太太，組成了國際聯盟；馬家婆媳也是會員國。她說話行事自然沒有她們那樣漂亮，那樣多知多懂，那樣有成見，可是傻人有個傻人緣。況且因為她，她們纔可充分表示憐愛輔助照管指導的善意，她是弱小國家，她們是國際行政院的常務委員。她們都沒有像英和菱這樣的孩子，張大嫂的兒女已長大，孫太太的又太小，邱太太極希望得個男孩，可是紙板樣的身體，不易得個立體的娃娃；只就這兩個小孩發言立論，李太太就可以長篇大論，振振有詞，邱太太雖是大學畢業，連生小孩怎樣難過的勁兒都不曉得，還得李太太講給她聽。還有，她來自鄉間，說些莊稼事兒，城裏的太太覺得是聽瞽兒詞。邱太太就沒看見過在地上長着的韭菜。

依着馬少奶奶的勸告，李太太剪了髮，並沒和丈夫商議。髮留得太長，後邊還梳上兩個小辮。吳方墩說，有這一對小辮可以減少十歲年紀；老李至少也得再遲五年纔開納妾。可是老李看見這對小辮直頭疼，想不出怎樣對待女人纔好；還是少開口的爲是，也就閉口無言。可是夫妻之間閉上嘴

，等子有茶壺茶碗，而沒有茶壺嘴，倒是倒不出茶來，趕到穹急了，一倒準連茶葉也倒出來，而且還要洒一燒子。老李想勸告她幾句：『修飾打扮是可以的，但是要合身分，要素美；三十多歲梳哪門子小辮？』這類話不好出口，所以始終也沒說，心裏隨時驚得慌。況且，細嚼這幾句的味道，很是布爾喬亞；老李轉過頭來看不起自己。看不起自己自然不便再教訓別人。

對於錢財上，她也不像原先那樣給一個就接一個，不給便拉倒，而是時時向丈夫咕唧着要錢。不給妻子留錢，老李自己承認是個過錯，可是隨時的索要，都買了無用的東西，雖然老李不惜錢，可也不願看着錢扔在河裏打了水漂兒。誰說鄉下人不會花錢？張家，吳家，李太太常去，買禮物，坐來回的車……回來並不報告一聲都買了什麼，而拉不斷扯不斷的學說方墩太太說了什麼，邱太太又作了什麼新衣裳。老李不願聽，正和不願聽老吳小趙們的扯淡一樣。在衙門得聽着他們扯，回家來又聽她扯，好像嘴是專爲閒扯長着的。況且，老李開始覺到錢有點不富裕了。

更難堪的是她由吳邱二位太太學來些怎樣管教丈夫的方法。方墩太太的辦法是：丈夫有一塊錢便應交給太太十角；丈夫晚上不得過十點回來，過了十時鎖門不候。丈夫的口袋應每晚檢查一次，有塊新手絹也當即刻開審——這個年月，女招待，女學生，女理髮師，女職員，女教習，隨時隨處有拐走丈夫的可能。邱太太的辦法更簡單一些，凡有女人在，而丈夫不向着自己太太發笑，咬！

果然有一天，老李十一點半纔回來，屋門雖沒封鎖，可是燈息火滅，太太臉朝牆假睡，是假睡

，因為推她也不醒嗎？老李曉得她背後有聯盟，勸告是白饒，解釋更顯着示弱，只好也躺下假睡。身旁躺着塊頑石，又胡塗又涼，石塊上邊有一對小辮，像用殘的兩把小乾刷子。『訓練她？張大哥纔真不明白婦女！』我『現在是入了傳習所！』老李嘆了口氣。有心踹她一脚，沒好意思。打個哈欠，故意有腔有調的延長，以便表示不困，爲是氣她。

老李睡不着，思索：不行，不能忍受這個！前幾天的要錢，剪髮，看朋友去，都是她試驗丈夫呢；丈夫沒有什麼表示，好，叫着抓住門道。今個晚上的不等門是更進一步的攻擊，再不反攻，她還不定怎麼成精作怪呢！在接家眷以前，把她放在胡塗虫的隊伍中；接家眷的時候，把她提高了些，可以明白，也可以胡塗；現在，決定把她仍舊發回原籍——胡塗虫！原先他以爲太太與壓登婦女差別只是在那點浮淺的教育；現在看清，想拿一點教育補足愛情是不可能的。先前他以爲接家眷是成全她，現在她倒旗開得勝，要把他壓下去。她的一切都討厭！半夜裏吵架，不必；怕吓着孩子們。但是不能再和這塊頑石一塊兒躺着。他起來了，摸着黑點上燈，掀了一床被子，把所有的椅子全搬到堂屋拼成一個床。把大衣也蓋上。躺了半天，屋裏有了響動。

『菱的爹，你是幹嗎呀？』她的聲音還是強硬，可是並非全無悔意。

老李不言語，一口吹滅了燈，專等她放聲痛哭；她要是敢放聲的嚎喪，明天起來就把她送回鄉下去！

太太沒哭。老李更氣了：『皮蛋，不軟不硬的皮蛋！橡皮蛋！』心裏罵着，小說裏，電影裏，夫婦吵架，而後一摟一吻，完事，『愛與吵』。但是老李不能吻她，她不懂：沒有言歸于好的希望。愛與吵自然也是無聊，可是到底還有個『愛』。好吧，我不愛，也不吵；頑石，胡塗虫！

『你來呀，等凍着呢！』她低聲的叫。

還是不理，只等她放聲的哭。『一哭就送去，沒一句話！』老李橫了心，覺得越忍心越痛快。半夜裏打太太的人，有的是；牛似的東西還不該打！

『菱的爹，』她下了床，在地上摸鞋呢。

老李等着，連大氣不出。街上過去兩次汽車，她的鞋還沒找着。

『你這是幹嗎呢？』她出來了：『我有點頭疼，你進來我沒聽見，真！』

『不撒謊不算娘們！』他心裏說。

『快好好的去睡，看凍着呢！洋火呢？』她隨問隨在桌子上摸，摸到了洋火，點上燈，過來掀他的被子。『走，大冷的天！』

老李的嘴閉得像鐵的，看了她一眼。她不是個潑婦，她的眼中有點淚。兩個小辮擰擰着。在燈光下，像兩個小禿翅膀。不能愛這個婦人，雖然不是潑婦。隨着她進了屋裏，躺下。等着她說話，她什麼也沒再說。又睜了半天眼，想不出什麼高明招數來，賭氣子睡了。

第十

一

舊曆年底。過年是爲小孩，老李這麼想，成人有什麼過年的必要？給英們買來一堆玩具，覺得盡了作父親的責任，新年自然可以快樂的過去。

李太太看別人買東道西，挑白菜，定年糕，心裏直癢癢，眉頭皺得要往下滴水。

老李看出來，成人也得過年；不然，在除夕或元旦也許有懸樑自盡的。給了太太二十塊錢。

『你愛買什麼就買什麼，把錢都給了狗也好，』心裏說。

趕上個星期天，他在家看孩子，太太要大舉進攻西四牌樓。

馬老太太也提着竹籃，帶着十來個小罐，去上市場收莊稼。

老李和英們玩開了。菱叫爸爸牛，英叫爸爸老虎。爸覺得非變成走獸不可，只好彎着身來回走，菱扭聲的叫着。

『菱，』窗外細聲的叫『菱，給你這個。』

『哎——』菱像小貓嬌聲低叫似的答應了聲，開開門。

老李急忙恢復了原形。馬少奶奶拿着一個鮮紅的扁蘿蔔，中間種好一個鵝黃的白菜心，四圍種着五六個小蒜瓣，頂着豆綠的嫩芽。『嘔，大哥在家哪？大嫂子呢？』她提着那個紅玩藝，不好意思退回去。

『她買東西去了，』老李的臉紅了，嚥了口氣，纔又說出來：『您進來！』

她不願進去，可是菱扯住她不放，英也上來抱住腿。

老李這纔看明白她，確是好看！不算美；好看。混身上下沒有一處不調勻，不輕巧。小小的身量，像是名手刻成的，肩頭，腿肚，全是圓圓的。挺着小肉脊梁，項與肩的曲線自然，舒適，圓美。長長的臉，兩隻大眼睛，兩道很長很齊的秀眉。剪着髮，腦後也染了兩個小辮——比李太太的那兩個輕俏着一個多世紀！穿着件半大的淡藍皮袍，自如，合適，露着手腕。一些活潑，獨立，俊秀的力量透在衣裳外邊，把四圍的空氣也似乎給感映得活潑舒服了，像圍着一個石刻傑作的那點空氣。不算美；只是這點精神力量使她可愛。

老李把她看得自己害了羞！她往前走了兩步，全身都那麼處處活動，又處處不特別用力的，不自覺而調和的，走了兩步。不是走，是全身的輕移。全身比那張臉好看的多。『我把這個掛在哪兒，英？』她高高的提着那個蘿蔔。『不是拿着玩的；掛起來；趕明兒白茶還開小黃花呢。』她對英們

說，可是並沒故意躲避着老李。

『叫爸頂着！』英出了主意。

老李笑了。馬少奶奶看了看，沒有合適的地方，輕輕把蘿芭放在棹上，『我還有事呢，』說着就往外走。

『玩玩，玩玩！』菱直央告。

老李急于找兩句話說，想不出。忽然手一使勁，來了一句：『您娘家貴姓呀？』不管是否顯着突兀其來，反正是一句話。她沒吓一跳，唇邊起了些笑意，同時：『姓黃，』那些笑意好似化在字的裏邊，字並不美；好聽。

『不常回娘家？』他似乎好容易抓到一點，再也不肯放鬆。

『永遠不回去，』她拍着菱的頭髮說，『他們不許我回去。』

『怎麼？』

她又笑了笑，可是眉頭皺上了些，『他們不要我啦！』

『那可太——』老李想不出太怎麼來。

『菱，來，跟我玩去。』她拉着菱往外走。

『我也去！』英抱起一堆玩物，跟着往外走。

她走到門口，險稍微向內一偏，微微一點頭。老李又沒想起說什麼好。

他獨自看着那個紅蘿蔔，手插在褲袋裏，「爲什麼娘家不要她了昵？」

⑤
二

李太太大勝而歸。十個手指頭沒有一個不被藤繩殺成了紅印的，雙手不知一共提着多少個包兒。鼻尖凍得像個山裏紅，可是威風凜凜，屋門就好像凱旋門。二十塊只剩了一毛零倆子兒，還沒打醬油，買羊肉，和許多零碎兒。老李不便說什麼，也沒誇獎她。她專等丈夫發問，以便開始展覽戰利品，他始終沒言語。她嘆了口氣，「羊肉還沒買呢！」他哼了一聲。

老李心中直責備自己；爲什麼不問她兩句，哪怕是責備她呢，不也可以打破僵局嗎？可是只哼了一聲！他知道他的心是沒在家，對於她好像是看過兩三次的電影片子，完全不感覺趣味。

丁二爺來了，來送張家給乾女兒的年禮。英們一聽丁二大爺來了，立刻倒戈，覺得馬孀娘一點也不可愛了，急忙跑過來，把玩藝全放在丁二大爺的懷裏。丁二爺在張大哥眼中是塊廢物，可是在英們看，他是無價之寶。

老李對丁二爺沒什麼可說的。可是太太彷彿得着談話的對手。她說的，丁二爺不但是懂得，而且同情的欣賞。

『天可真冷！』她說。

『够瞧的！滴水成冰！年底下，正冷的時候！』他加上了些註解。

『口蘑怎麼麼貴呀！』李太太嘆息。

『要不怎麼說』口蘑呢，貴，不賤，真不賤！』丁二爺也嘆息着。

老李要笑，又覺得該哭。丁二爺是廢物，當然說廢話，可是自己的妻子和廢物談得有來有去的！打算夫婦和睦，老李自己非也變成個丁二爺不可；可是誰甘于作廢物，說廢話！『您坐着，我出去有點事，』老李抓起帽子走了出去。他走後，太太把買來的東西全和丁二爺研究了一番，他給每件都順着她口氣加上些有分量的形容：很好，真便宜，太貴……李太太越說越高興，以爲丁二爺是天下唯一能了解她的人。英們也愛他。英說，『二大爺當牛！』二大爺立刻說，『當牛，當牛，我當牛！』菱說，『二大，舉菱高高！』二大爺立刻把她舉起來，『舉高高，舉菱高高！』把二大爺和爸比較起來，爸真不能算個好玩的。英甚至於提議：『二大爺，叫爸當你的爸，你呀當我們的爸，好不好？』二大爺很高興，似乎很贊成這種安排法。媽媽也不由的這樣想：設若老李像丁二爺，那要把新年過得何等快活如意！可惜，丁二爺不會掙錢，而老李倒是個科員——科員自然是要離伺候一些。

老李沒回來吃午飯。太太心中嘀咕上了。莫非他還記恨着那天晚上的燈兒？也許嫌我花錢太多

？還是討厭了二爺？她看見那個扁紅蘿蔔。『這是哪兒來的？』

『東屋大嬸給送來的，』英說。

『我上街的時候，她進來了？』

菱搶在英的前面：『媽去，嬸來，爸當牛。』

『嘔！』天大的一個『嘔』！一夜夫妻百日恩，他不能還記恨着我。丁二爺是好人。花錢，男人掙錢不給太太花，給誰？給養漢老婆花？其中有事！人家老婆不在家，你串哪家子門兒呀？你的漢子不要你，幹嗎看別人的漢子眼饞呀？李太太當時決定，把東屋的野老婆除名，不能再算國聯的會員國，而且想着想着出了聲：『英，菱，』聲音不小，含有廣播的性質。『英，少上人家屋裏去！自己沒有屋子嗎？聽見沒有？小不要臉的！撞什麼喪，別叫我好說不好聽的胡揸你們！』

英和菱瞪了眼，不知媽打哪裏來的邪氣。

李太太知道廣播的電力不小，心中已不那麼覺得慌。把種着鵝黃色菜心的紅蘿蔔一摔，摔在痰盂裏，更覺得大可以警告一段落。

三

老李是因爲躲了二爺纔出去，自然沒有目的地。走到順治門，看了看五路電車的終點，往回走

• 走到西單商場又遇上了丁二爺。丁二爺混身的衣裳都是張大哥絕對不想再留着的古玩，在丁二爺身上說不清怎麼那樣難過，棉袍似秋柳，褲子像蓮蓬筍，帽子像大餅磨菇，可是絕對不鮮。老李忽然覺得這個人可憐。或者是因爲自己覺得餓與寂寞，他莫名其妙的說了句：『一塊去吃點東西怎樣？』

丁二爺嚥了口氣，而後吐出個『好』！

在商場附近找了家小飯館。老李想不起要什麼好，丁二爺只向着跑堂的搓手，表示一點主張也沒有。

『來兩壺酒？』跑堂的建議。

『對，兩壺酒，兩壺，很好！』丁二爺說。

其餘的，跑堂建議，二位飯客很快的通過議案。

老李不大喝酒，兩壺都照顧了丁二爺。他的臉漸漸的紅上來，眼光也充足了些，腮上掛上些笑紋，嘴唇嚙着酒味動了幾次，要說話，又似乎沒個話頭兒。看了老李一眼，又對自己笑了笑，口張開了：『兩個小孩真可愛，真的！』

老李笑着點頭。

『原先我自己也有個胖男孩，』丁二爺的眼稍微濕了點，臉上可是還笑着。『多年了，』他的眼似

乎看到很遠的過去，『多年了！』他拿起酒盅來，沒看，往唇上送；只有極小的一滴落在下唇上。把盅子放下，用手搗着，楞了半天，嘆了口氣。

老李招呼跑堂的，再來一壺；丁二爺連說不喝了，可是酒到了，他自己斟滿。呷了一口。『多年了！』好像他心中始終沒忘了這句。『李先生，謝謝你的酒飯！多年了！』他又喝了一口。『婦女，婦女，』他臉上的笑容已經不見，眼直看着酒盅，『婦女最不可靠，最不可靠，您不惱丁二，沒出息的丁二，白吃飯的丁二，這麼說？』

老李覺着不大得勁，可是很願聽聽他說什麼，又笑了笑，『我也是那麼看。』

『啊！丁二今天遇見知己：喝一口，李先生！我說婦女不可靠；看我這個樣子，看！都因為一個女人，多年了！當年，我也曾漂亮過，也像個人似的。娶了親，哼！她從一下轎就嫌我，不知道爲什麼，很嫌我！我怎麼辦？給她個下馬威；哼！她連吃子孫餠的碗都摔了。鬧吧，很鬧了一場：歸齊，是我算底：丁二是老實人，很老實！她看哪個男人都好，只有我不好！誰甘心當王八呢？但是——喝一口，李先生。但是，我是老實人。三年的工夫，我是在十八層地獄裏！一點不假，第十八層！打，我打不了，老實，真老實！我只能一天到晚拿這個，』他指了指酒盅，『拿這個好歹湊合着渡過一天，一月，一年，一共三年！很能喝點，一斤二斤的，沒有什麼，』他笑了笑，似乎是自慚，又像是自愧。

老李也抵了一口酒，讓丁二爺吃茶，還笑着鼓舞着丁二往下說。

『事情丟了；誰要醉鬼呢？從車上翻出來，摔得鼻青臉腫；把團團的薪水交給要飯的；把公事捲巴捲巴當火紙用；多了，真多，都是笑話。可是醉臥在洋溝裏，也比回家強！強的多？自己的胖小子，就不許我逗一逗，抱一抱；還有人說，那不是我丁二的兒子！她要是把孩子留下，她早已乾脆跑了，丁二還能把酒一斷，成個人。她不跑，及至她把我人和錢全耗淨，我連一件遮身的大衫都沒有，她跑了，帶着我的兒子！我還有什麼活頭呢？有人送給我一件大衫，我也叫她買了，去喝酒。張大哥從小店裏，把我掬了出來，我只穿着半截褲子，臘月天，小店裏用鷄毛蒜皮燒着火！我忘不了她，忘不了我的兒子。她在哪兒呢？幹什麼呢？我一天到晚，這麼些年了，老盼望有封信來——不管是打哪兒來的——告訴我個消息。郵差是些奇怪的人，成天成年給人家送信，只是沒有我的。兒子。唉！完了，我丁二算是完了！婦女要是毀人，毀到家，真的！李先生，謝謝你的酒飯！見了張大哥別說我喝酒來着；一從一入他的家門，沒喝過一滴酒。李先生，謝謝你！』

『你還沒吃飽呢？』老李攔住了他。

『够了，真够了，遇見了知己，不餓。多年了，沒人聽我這一套。天真，秀真，小的時候，還愛聽我說：現在，他們長大了，不再願聽。謝謝。李先生！我够了：得上街去溜一溜嘴裏的酒味：叫張大嫂聞見，了不得，很了不得！』

四

老李心中堵得慌。一個女人可以毀一個，或者不止一個，男子；同樣的，男人毀了多少婦女？不僅是男女個人的問題，不是，婚姻這個東西必有毛病。解決不了這樣大的問題，只好替自己和平丁二爺傷心。丁二爺不那樣討厭了。世上原沒討厭的人，生活的過程使大家不快活，不快活自然顯着討厭；大概是這麼回事，他想。假如丁二爺娶了李太太，假如自己娶了——就說馬少奶奶吧，大概兩人的生活會是另一個樣子？可也許更壞，誰知道！他上了天橋，沒看見一個討厭的人，可是覺得人人心的深處藏着些苦楚。說書的，賣藝的，唱蹦蹦戲的，吆喝零碎布頭的，心中一定都有苦處。或者那聽書看戲捧角的人中有些是快活的，可是那種快活必是自私的，家中有幾個錢，有個滿意的老婆，都足以使他們快活，快活得狹小，沒意義，像臭土堆上偶爾有幾根綠草，既然不足以代表春天，而且根子扎在臭土堆上，用人生的苦痛煩惱不平堆起來的。

回到家中，孩子們已鑽了被窩。太太沒盤問他，臉上可是帶着得意的神氣。

李太太確是覺着得意，指槐罵柳的捲了馬少奶奶一頓，馬少奶奶連個大氣也沒出；理直氣壯的，馬少奶奶的理不直，怎能氣壯？李太太越想越合理。丈夫回來了，鼻子耳朵都凍得通紅，神氣也不正，都是馬家的小娘們的錯兒！丈夫就是有錯也可以原諒；那個小不要臉的是壞東西。對丈夫不

要說穿，只須眼睛長在他身上，不要叫那個小壞東西得手。況且已經罵了她一頓，她一時也未必敢怎樣。保護丈夫是李太太唯一的責任。她想得頭頭是道，彷彿已經爭服了磚塔胡同和西四牌樓一帶。對丈夫，所以，得拿出老大姐的氣派，既不盤問上哪兒去了一天，並且臉上掛出歡迎他回來的神氣：叫他自己去想！

老李以爲太太的得意是由於和丁二爺談得投緣。由她去。可是太太要跟了丁二爺去，自己該怎樣呢？誰知道！丁二是可憐的廢物。

李太太急于要知道的是馬少奶奶有什麼表示。設若她們在院中遇見，而馬少奶奶的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那便有點麻煩。決不怕她，不過既然住着人家的房，萬一鬧大發了，叫人家攆着搬家，事兒便鬧明，而自已就得面對面的和丈夫見個勝負。雖說丈夫也沒什麼可怕的，可是男人的脾氣究竟是暴的，爲這個事挨頓打，那纔合不着呢！李太太不怕：稍有點發慌。不該爲嘴皮子舒服而惹下是非。再說捉姦要變：哪能只憑一個紅蘿蔔？就是捉姦要變的話，也還沒聽說過當媳婦的一刀兩個把丈夫和野娘們一齊殺死！哪個男人是老實的？可是誰殺了丈夫不是謀害親夫？越想越繞不過花兒來，一夜沒有睡好，兩次夢見野狗把年糕偷了走。

第二天，他很想和馬少奶奶打個對面。正趕上天很冷，馬少奶奶似乎有不出門的意思：李太太自己也忙着預備年菜，一時離不開廚房。蒸上饅頭之際，忽然有了主意：『英，上東屋看看大媽

去。」

「昨兒不是媽不准我再去嗎？黑小子的記憶力還不壞。」

「那是跟你說着玩呢；你去吧。」

「菱也去！」她早就想上東屋去。

「都去吧；英，好好拉着菱。」

兩位小天使在東屋玩了一刻來鐘，李太太在屋門口叫，「英啊，該家來吧，別緊自給大鑼添亂，大年底下的！」

「再玩一會兒！」英喊。

「家來吧，啊？」李太太急于聽聽馬少奶奶的語氣。

「在這兒玩吧，我不忙。」馬少奶奶非常的和氣。

「吃過了飯，大妹妹？」李太太要細細的化驗化驗。

「吃過了，您也吃了吧？」非常的和氣，好聽。

一塊石頭落了地：「莫非她昨天沒聽見？」李太太心裏說。然後大聲的：「你們都好好的，不許和大鑼訓臉，聽見沒有？」

看着蒸鍋的熱氣，李太太心裏那塊小石頭又飛來了。「她不能沒聽見。也許是裝蒜呢，聽見甜

甘心裏辣！也許是眞不敢惹我？本來是她不對，就是抓破了臉，鬧起來，也是她丟人。二十來歲的小媳婦，沒事兒上街坊屋裏去找男人！『這麼一想，心中安頓下去，完全勝利！』

五

年底末一次護國寺廟會。風不小，老李想廟上人必不多，或者能買到些便宜花草什麼的；買些水仙，或是兩盆梅花，好減少些屋中的俗氣。所謂俗氣，似乎是指着太太而言，也許是說張大嫂送來的那付對聯，未便分明的指定。

廟上人並不少，東西當然不能賤賣，老李納悶人們對過年爲什麼這樣熱心。大姑娘，小媳婦，痰喘咳嗽的老頭子，都很勇敢的出來進去；有些個並不買東西，彷彿專爲來喝風受凍吃土看大姑娘。生命大概是無聊，老李想，不然——剛想到這兒，他幾乎要不承認他是醒着了，離他不遠，正在磁器攤旁，馬少奶奶！他的臉忽的一下熱起來。

『走哇，大年底下的別發呆呀！』一個又糟又倔的老頭子推了老李一側。

他器械的往前挪了兩步，不敢向她走去。又顧走過去。他硬着膽子，迷迷糊糊的，假裝對他自己不負責任的，向她走了去。怕他自己的膽氣低降，又怕她抽身走開，把怕別的事的顧慮都壓下去；不管一切了，去，去，鼓舞着自己；別走，別走，心中對她禱告着！今天就是今天了，打開一

切願意，作個也還敢自由一下的人！

她彷彿是等着他呢，像一枝桃花等着個春鶯。全世界都沒有風，沒有冷氣，沒有苦悶了，老李覺得，只有兩顆向一處纏繞的心。他們誰也沒說什麼，一同往廟外走。老李的心跳得很厲害，生命的根源似乎起了顫動，在她的身旁走，她低着頭，可是腰兒挺着，最好看的一雙腿腕輕移，肩圓圓的微微前後的動，溫美的抵抗着輕視着一切。

他們並沒有商議，進了寶禪寺街，比大街上清靜一些。老李不敢說話——一半是話太多，不能決定先說哪一句；一半是不肯打破這種甜美的相對無語。

可是她說了話：『李大爺，』她的眼向前看着，臉上沒有一點笑意。『以後你，啊，咱們，彼此要迴避着點。我真不願說，您知道大嫂子罵了我一頓嗎？』

『她——』

『是不是！』她還板着臉，『設若你為這個和她吵架，我就不說了！』

『我不吵架，敢起誓！她為什麼罵你？』

『那個紅蘿蔔。好啦，事情說明了，以後我們——嘔，我要雇車了。』

『等等！告訴我一件事，為什麼你的娘家不要你了？』

她開始笑了笑。『我一氣都說了，好不好？』他是我的家庭教師，給我補習英文算術，因為我

考了兩次中學都沒考上。後來我跟他跑出來，所以家裏不准我再門去。其實，央告央告父母，也沒有什麼完不了的事，不過，求情，不幹！婆母對我很好，也不願離開她。沒什麼！」她好似是趕着說，唯恐老李掉嘴。說完，她紧了緊頭紗，向前趕了幾步，「我雇車回去了。」她加緊的走，胸更挺得直了些。忽然回過頭來，「別吵架！」

她雇上了車。世界依然是個黑冷多風，而且最惱人的。老李整個的一個好夢打得粉碎！他以為這是浪浪史的開始；她告訴他的是平凡而沒有任何色彩的話。她沒拿他當個愛人，而是老大姐似的來教訓他，拒絕他。她浪漫過，她認為老李是不宜于浪漫的人，老李是廢物，是為個科員的笨老婆而活着的——別吵架！二枝桃花等着春鶯？一隻溫美的鴿兒躲避着老鷹！老李的羞愧勝過了失望，失望中還可以有希望，自慚，除了移怒于人，只能咒詛自己速死。在廟中用了多少力量纔敢走向她去，結果，最沒起色的一塊破瓦，把自己打倒在糞堆上。恨她便是移怒，老李不肯這樣辦；只好恨自己吧！自己一定是個平庸，恰好到了家的人——平庸得出奇也能引人注意，沒人注意老李。就是丁二爺大概也比我強，他想。不敢浪漫，不敢浪漫，自己約束了這麼些年了；及至敢冒險了；心確是跳了——真為是丟人！兩顆心往一處掙纜？誰和你掙纜？老李的頭碰在電綫杆上，纔知道是走錯了路。

再說，太太竟自敢罵人，她也比我強！她的壞招數，也許就是馬少奶奶教給的。而馬少奶奶是

商鞅制法，自作自受。可是這個小婦人不去反抗，而來警告我；她也許是好意——爲維持我的身分。臭科員，老李——他叫着自己——你這一輩子只是個臭科員，張大哥與馬少奶奶都可憐你，善意的，慘酷而善意的，想維持你。你只在人們的憐憫中活着，掙點薪水，穿身洋服，臉上不准掛一點血色，目不旁視，以至于死！老李想上城外，跳了冰窟窿；可是身不由己的走回家去。別吵架！

第十一

年節到了，很熱鬧。人人對於新舊歲換班的時節，有些神祕的刺激與感應。只是老李覺不出熱鬧來。太太作年菜，還張大嫂等的禮物，給小孩子打扮。他雖然也有時候幫着動動手，可是手只管動，或是嘴只管吃，心並沒在這些上面。在院中遇上馬少奶奶兩回，他故意的低了頭；等她過去，狠命的看她的背影。她是個謎，甚至於是個妖怪；他是個平凡到家東西；越愛她的高傲獨立的精神，越恨他自己的懦弱沒出息。吃着太太作的年菜，臉上竟自瘦了些。在無可如何之中，自己硬找出安慰的藥品：這就是愛的滋味吧？臉上瘦，手上燙，心中渺茫，希望作好夢而夢中常是哭泣與亂七八糟？

除夕。太太與小孩們都睡了，他獨自點起一盞紅燭，聽着街上的人聲與爆竹響。街上越亂他越覺得寂寞。似乎聽見東屋有些低悲的哭聲，可是她正在西屋與老太太作伴呢。

爐火的爆炸，燭光的跳動，使他由寂寞而暴躁。他聽着西屋裏婆婆她們說話，想聽到一兩個字，

借此壓下他的暴躁去；聽不清，心中更不知如何是好了。

他由西屋裏出來。老太太咳嗽了一陣，息了燈。

他隔着窗子看看東屋，今晚也點的是蠟燭，因為窗上的影子時時跳動。他輕輕開了門，立在階上。天極黑，星比平日似乎密得加倍。想起幼時的迷信——三十晚上，諸神下界。雖然不再相信這個，可是除夕的黑暗確有一種和平之感，天儘管黑冷，而心中沒有任何恐怖；街上的爆竹聲更使人感到一點界乎迷信與清醒之間的似悲似歡的心情。他對着星們嘆了口氣，淚在眼中。又加了一歲，白活！他覺着有點冷，可是捨不得進去。她的影子在窗上移動了兩次，她嗑瓜子呢。街上放了極大的幾個麻雷子。他有些摸不清他是幹什麼呢，這個世界幹什麼呢。他又看了看星們，越看越遠越多，恨不能飛入黑空，像爆竹那樣響着，把自己在空中炸碎，化為千萬小星！她出來了，向後院走去，大概沒有看見他。他的心要跳出來，隨着一陣爆竹聲，她回來了。門外來了個賣醋的，長而曲轉的吆喝了兩聲。她到了屋門，楞了楞，要拉門，沒有拉，走出去。他的心裏喊了聲，去，機會到了！可是他像釘在階上，腿顫起來，沒動。嗓子像燒乾了似的，眼看着她走了出去。街門開了，靜寂，[○]街門。微微有點脚步聲。她一手端着一碗，在屋前又楞了會兒。屋內透出的燭光照滿她手內的兩個小白碗。往西走了兩步，她似乎要給婆婆送去，又似乎不願驚動了老太太，用脚尖開開了門，進去。

老李始終沒動。她進了屋中，他的心極難堪的極後悔的落下去；未洩出的勇氣自己銷散，只聽下腿哆嗦。他進到屋中，爐火的熱氣猛的抱住他，紅燭的光在滿屋裏旋轉。他奔了椅子去，一栽似的坐下，似乎還聽見些爆竹聲，可是很遠很遠，像來自另一世界。

二

老李因爲不自責，向來不肯鬧病。頭疼腦熱任其自來自去。較重的病纔報告張大哥，張大哥自有家藏的丸散膏丹——連治猩紅熱與白喉，都有現成的藥。老李總不肯照顧醫生。

這次，他覺得是要病。他不怕病，而怕病中洩露了心裏的祕密。他本能的理會到，假若要病，一定便厲害——熱度假如到四十八，或一百零五，他難免要說胡話。只要一說胡話，夫妻之間就要糟心。

他勉強支持着，自己施行心理治療。假裝不和病打招呼，早晨起來到街上走一遭。街上是元旦樣的靜寂，沒有什麼人，鋪戶還全關着；偶爾有個行人，必是穿着新衣服，臉上帶着春聯樣的笑意。老李剛走出不遠便折回來了，頭上像壓着塊千斤石；上邊越重，下邊越輕，一步一陷，像踩着棉花。他咬着嘴唇，用力的放脚，不敢再往遠處去。回到家中，他照了照鏡子，眼珠上像剛抹了紅漆，一絲一絲的沒有抹勻。他不肯聲張，穿着大衣坐下了。

忽然的立起來，把帽子像練習球隊似的一托一接。

「爸，你幹什麼玩呢？」英問。

他打了個冷戰，趕緊放下帽子。他說了話，可是不曉得說什麼呢。又把帽子拿起來，趕緊又放下。一直奔了臥室去，一頭栽倒床上。

新年的頭幾天，生命是塊空白。

到了初五，他還閉着眼，可是覺出有人摸他的腦門，他知道那是太太的手。微微睜開眼：她已變了樣，像個久病的婦人；頭髮像向來沒有梳過，眼皮乾紅，臉上又老了二年。她的眼神，可是帶着不易測量的一股深情，注視着他的頭上。他又閉了眼，無力思索，也不敢思索。他在生死之際被她戰敗！他只能自居病人，在她的看護下靜臥着，他和嬰兒一樣的沒能力。他欠着她一條性命的人情。

他願永遠病下去，假如一時死不了的話。可是他慢慢的好起來。她還是至少有多半夜不睡。直到他已能起來了，她仍然不許他出去方便。她好似不懂什麼是乾淨，哪是污濁，只知道有他。她不會安慰他，每途要表示親愛的時候只會說：「年菜還都給你留着呢，快好，好吃一口啊！」這個，不給老李什麼感動。可是有一天夜間，他恰好是醒着，她由夢中驚醒：「英的爸！英的爸！」老李推了她一下，她問：「沒叫我呀？好像聽見你喊了我一聲。」

『我沒有。』

『我是作夢呢！』她不言語了。

老李不能再睡，思想與眼淚都沒閒着。

太太去抓藥，老李把英叫來：『菱呢？』

『菱叫乾媽給抱走了。』

『乾媽來了？』

『來了，張大哥也來了。』

『哪個張大哥？』老李想不起英的張大哥是誰，剛要這麼問，不由的笑了，『英，他不是你的大

哥，叫張伯伯。』

『媽老叫他張大哥，嘻嘻，』黑小子我到根據。

老李沒精神往下辯論。待了半天：『英，我說胡話來着沒有？』

『那天爸還唱着呢，媽哭，我也哭了。』英嘻嘻了兩聲，追想爸唱媽哭自己也哭的情景，頗可笑。『菱哭着叫乾媽給抱走了。我也要去，媽把我攔住了，嘻嘻。』英想了會兒：『東屋大櫃也哭來着，在東屋裏。媽不理我，我就上東屋去玩，看見大櫃的大眼睛——不是我說像倆星星嗎？——有眼淚，好看極了，嘻嘻。』

『馬奶奶呢？』老李故意的岔開。

『老奶奶天天過來看爸，給爸抓過好幾次藥了。媽媽老要自己去，老奶奶搶過藥方就走，連錢也不要媽媽的。那個老梆子，瞎瞎。』

『說什麼呢，英？』

『乾媽淨管張大——啊，伯伯，叫老梆子；我當是老人都叫老梆子呢。』

『不准說。』

黑小子換了題目，『爸，你怎麼生了病？瞎瞎。』

爸半天沒言語。英以爲又說錯了話，又瞎瞎了兩聲。

『英，趕明兒你長大了，你要什麼樣的小媳婦？』老李知道自己有點傻氣。

『要個頂好看的，像東屋大嬌那麼好看。我戴上大紅花，自己打着鼓，咚，咚咚，美不美？』

老李點點頭，沒覺出英的話可笑。

三

病中是想見朋友的。連小趙似乎也不討厭了。張大哥是每兩天總來望看一次，一來是探病，二來是報告乾女兒的起居，好像菱是位公主。丁二爺正自大有用處：與李太太說得相投，減少她許多

的痛苦，並且還能幫忙買京西——丁二爺好像只有兩條腿還有些作用，而且他的腿永遠是癱着那人的命令而動作。老李至少是歡迎丁二爺的腿。丁二爺怎樣丟了妻子與職業，怎樣爬小店，連英都能背誦了。相距最近的是最難相見的，而是老李最想見的——她。她不肯來，他無法去請；他覺得病好了與否似乎都沒大關係。繼而一想，他必須得好了，爲太太，他得活着，爲責任，他得活着，即使是不快樂的活着，他欠着她的情。他始終想不到太太的情分是可以不需要報酬的；也許是因為不自私，也許是因為缺少那麼一股熱力，叫他不能不這麼想。他只能理智的稱量夫妻間互相酬報的輕重。東屋的——沒有服侍過他，但是，他能想到他能安心的接收她的服務，而不做任何義務與條件。這也許是個夢想，但是他相信。因此，一會兒他願馬上好了，去爲太太掙錢，爲太太工作。一會兒他又怕病好了，病好了去爲太太工作，爲太太掙錢——一種責任，一種酬勞。只是證明是不自私，只能給布爾喬亞的社會掙得一些榮譽；對自己的心靈上，全不相干！

他想菱，又怕菱回來更給太太添事，他不肯再給太太添加工作。似乎應當找個女僕來。「說，得找個老媽子。」

李太太想了會兒，心中一向沒有過這個觀念。四口人的事，找老媽子？工錢之外，吃，喝，還得偷點？再說，有了僕人，我該作什麼，僕人該作什麼？況且，我的東西就不許別人動；我的衣裳叫老媽子粗枝大葉的洗，洗兩回就搓幾個窟窿？我的廚房由她佔據着……她的回答很簡單：「我不

「累！」

「我想愛，」他說。

「接回來呀，我也怪想的呢！」

「愛回來，不又多一份事？」

「人家有五六個孩子的呢，沒老媽子也沒吃不上喝不上！」

「怕你太累！」

「不累！」

老李再沒有話說。

「要是找老媽子，」李太太思索了半天，「還不如把二利找來呢。」

二利是李太太娘家的人，在鄉下作短工活，會拉呂宋烟粗細的麵條，烙餅，和洗衣裳，跑腿自不用提。

老李還沒對這個建議下批評，小趙來了，找老媽一案暫行緩辦。

小趙很和氣，並且給買來許多水果。

所長太太已經知道老李和他的病勢，因為小趙的報告。不僅是報告，小趙還和所長太太討論過——而且是不止一次——對待老李的辦法。老李沒有得罪過小趙，因此小趙要得罪老李。小趙對所

長太太這麼說：『老李這小子，在所長接任的時候，沒被撤差；他硬說和所長沒關係，誰信！咱們手裏三百多人全擠不上去，他和所長沒關係；沒一點關係！前者所長單單挑他給辦了件要緊的公事，連我和秘書長全不知道！不乘早兒收拾他，他不成精作怪罷！收拾他！他現在病了。眼所長說，撤他！』

所長太太手心直癢癢，被手裏那三百多人給抓弄的。她和所長開了談判。所長不承認他和老李認識。及至談到那天早晨老李替他辦了件公事，他纔想起有這麼個姓李的。趕到提及老李生病，所長給了不能撤換老李的理由——晨星不明。撤換誰都可以，晨星是換不得的。可是衙門中人物，除了老李，似乎都直接間接與所長太太和小趙有關係：要撤只能撤老李，而所長決定不肯撤換晨星。所長向來怕太太，現在他要決定還是服從太太呢？還是服從呂祖。他覺得服從太太的次數比服從呂祖的次數太不調勻了，這次他應當服從呂祖一回。他竟自和太太叫上了勁。太太告訴了小趙，小趙恨不能揍呂祖一頓。

所長是崇信呂祖的。對於呂祖的教訓，他除了財色兩項未便遵照辦理，其餘的是虔守神諭。在天津的前夕，呂祖下壇，在沙盤上龍飛鳳舞的寫了四個大字——晨星不明。第二天早晨，所長到了衙門。遇上了老李。李科員必是晨星了！老李請病假，應驗了晨星不明。恰巧所長又貪了點賍，雖然只是五六萬塊錢，究竟在給呂祖磕頭的時候覺得有不大一點難過，正好用遵行晨星不明來將功

贖罪。保護晨星是種聖職。不惜與太太有衝突，雖然太太有時候比呂祖還厲害。神與太太都當敷衍，暫時決不撤換晨星。萬一太太長期抵抗，決不讓步，到時候再說。比如說過兩個月再撤換李科員，豈不是呂祖，太太，大家的臉面上都過得去？

小趙要把這顆晨星摘下來，扔在井裏。一時既摘不下，不至買些水果祭一祭病星，借機會套套老李的實話。假如老李說了實話，晨星自然不能再有作用，便馬上收拾他。假如他自認爲晨星，那就另想主意，設法運動呂祖，叫呂祖說，比如晨星『過』明一類的話，所長自會收拾他手下過明的晨星。小趙非常的和氣，親弟兄似的和老李談了四十多分鐘。不得要領。小趙一出屋門把牙咬上了，一出衙門罵上了：『不收拾了你不姓趙！』

老李覺得自從一病，人類進步了許多，連小趙都不那麼討厭了。

四

從正月到二月初，勝利完全是李太太的。

張大嫂把菱菱回來，好一頓誇獎乾女兒。『有什麼媽媽，有什麼女兒，這個得人心勁兒的，小嘴多麼甜甘哪！』

老李向來沒覺出太太的嘴甜甘。

吳方墩太太來了，撲過老李去：「李先生，多虧大妹妹呀，你這場病！一個失神呀，好——」她閉上了眼，大概是想像老李死去該當什麼樣式。

邱太太來了，撲過老李去：「李先生，還是舊式的夫人！昨天聽說，一位大學教授死在傅幾病醫院，他的夫人始終就沒去看他一次，怕傳染！什麼話！」文雅的邱太太有意把李太太加入『列女傳』裏去。

張大哥又來了，連皺眉帶咳嗽都顯然的表示出：「我叫你接家眷，有好處沒有？這場病不幸闖了她？一來鬧離婚，兩來鬧離婚，到底是結髮夫妻！」口中雖沒這麼明說，可是更使人難過，老李只好設法躲着張大哥的眼睛與眉毛。

張大哥近來特別的高興，因為春天將到，男婚女嫁自應及時舉辦，而媒人的榮耀也不減於催花的春雨。張大哥說了許多婚姻介紹的趣事，老李似乎全沒注意去聽；最後張大哥的烟斗指着窗外，說：「老李，衙門裏這兩天出人命！」老李正欣賞着張大哥的衣裳；淨藍而緞子的灰鼠皮袍，寬袖窄領。淺藍的薄綢棉褲，散褲角，露着些草黃色的毛襪。黑皮鞋。「人命？」他重了這兩個字，因為只聽到這麼一點話尾。

張大哥的左眼閉死，聲音放低，腔調改慢，似乎要低唱一部史詩：「吳太極和小趙！」

「吳太太前兩天還來了呢，」老李說。

『她當然不便告訴你。吳太極惹了禍，小趙又不是輕易瞞人的人，事情非鬧大了不可！』
老李靜候着張大哥往下說。

『你知道吳太極沒事就嚷嚷納妾？』

老頭點了點頭。

『練太極練的，精力沒地方發洩！方墩太太大概也管束得太嚴。事情可就鬧糟了。你知道小趙常提到太太，可是沒人見過趙太太？』張大哥笑了，大概是覺出自己過于熱心述說，而說得有點亂了。

正在這個當兒，丁二爺瘋了似的跑進來。

『您快回家，天真叫巡警拿去了！』

第十二

無論怎麼說，老李是非出去不可。病沒全好而冒險出去，是缺乏常識。但是爲別人犧牲至少是有意思的。自從生下來到現在，他老是按部就班的活着，他自己是頭一個覺到這麼活着是空虛的。張大哥雖然是瞎忙，到底並不完全爲自己忙。人與人的互助是人生的真實，不管是出於個人情願，還是社會組織使人能相助相成。誰也不再攔住他到張大哥家中去。他的腿還軟着，可是心意非常堅定：雇了輛車去趕張大哥。

張大嫂已哭得像個淚人——天真是五花大綁捆了走的。

沒看見過張大哥這麼難受，也想不到他可以這麼難看。臉上一點血色也沒有了，左眼閉着，下眼皮和嘴角上的肉一齊抽動，一聲不發，嗓子裏咯咯的噓氣。手顫着，握着煙斗。

老李進了屋中便坐下了，只覺得自己沒有能力，自己是廢物，連一句話也說不出。

張大哥沒見老李進來，並沒立起來，楞了好大半天，他忽然睜開左眼，眨巴了幾下，用力嚥了

口氣。猛地立起來，叫了聲，『老李！』沒有再說別的，往外走：到了屋門，看了張大嫂一眼：『我兒子去！』

張大嫂除了說天真是被綁走的，其餘一概不知。

丁二爺在院中提着一籠破黃鳥，來回的走，一邊走一邊落淚，『小鳥，小鳥！你叫一聲，叫一聲，你要是叫一聲，天真就沒危險！叫！叫！』小鳥們始終不叫。

二

第二天，老李決定上衙門，雖然還病病歪歪。

吳太極已經撤了差，邱先生，張大哥，都請假。熟人中只見了孫先生。孫先生是初次到北平，專為學習國語，所以公事不會辦，學問沒什麼，腦子不靈敏，而能作科員，因為學習國語是個人的事，作科員是為國家効勞，個人的事自然比國事要緊的多。孫先生打着自創的國語向老李報告：

『吳太極兒，』他以為無論什麼字後加上個『兒』便是官話，『和小趙兒，哎呀，打得凶！壓根兒』沒完，到如兒今沒完，哎喲，凶得很！』

『爲什麼呢？』連德性的老李也着了急。

『小趙兒呀，有個未婚妻兒，壓根兒頂呱呱，呱呱叫！』

『他還沒娶過，那麼？』

『壓根兒沒娶過，壓根兒也娶過，癩子的屁股兒，斜門！』孫先生非常得意用上一句。『怎麼講呢？他娶過，娶過之後，哎呀，小趙兒凶得咧，送給別人，那麼，壓根兒他是娶過，可又壓根兒沒娶過，凶！你我老老實實，規規矩矩，作勿來，作勿來。小趙兒到處會騙，百八十塊，買一個兒來，然後，擦胭脂抹粉兒，送了出去，油滑鬼兒，壓根兒的！』孫先生見神見鬼的把聲音放低：『你曉得，他在所長家裏？所長的——是他的兒，哎呀，漂亮得很！小趙兒和她把所長兒給？，怎麼說？對，抬起來；將來，小趙兒自己有市長兒的希望，凶！這回又弄了一個兒，剛剛十九歲兒。他想調教好，送出去，送給團長旅長兒，說不定。嘔，對，是個旅長兒，姓王的，練得好拳腳兒，獅子拳，梅花掌，交關好。小趙兒，官話有的說，狗熊的舅舅，猩猩兒，精得咧。把她交給了吳太極兒，叫老吳兒教給她點拳術兒，十三妹，凶：旅長兒愛十三妹，凶！』孫先生的吐沫濺了老李一臉。喘了口氣，繼續的說『哎呀，吳太極兒吃了蜜哉！肥猪拱門，講北平的話，三下兩下，嘖，十九歲的大姑娘兒！小趙兒正上了天津，壓根兒作夢。前幾天兒回來了，一看，哎呀，養熟的——什麼，北平的講話，鵝，還是鴨兒？』

『鴨子！』

『對，養熟的鴨子兒又飛了，壓根兒氣得脖子有大腿粗，凶！小趙兒，吳太極兒，是親戚咧！』

吳太極兒是吳太急兒。小趙兒哪裏放得過，拍，拍，兩個嘴巴子，哎呀，打得吳太極兒好不傷心兒！吳，工夫是好的，拳頭這麼大，可是，莫得還手，羞得咧，沒面目！小趙兒打出——什麼？嗜好，有了，打出糞來了。對吳太極講，姓吳的，你來等茲我，我去約一百一千一萬人來揍你！可是，方墩兒太太動了手，樊梨花上陣兒，一下子，哎呀，把小趙兒壓在底下，壓根兒幾幾乎壓死，大方墩兒，三百多斤，好傢伙的很！要不是吳太極兒拉開，小趙兒早成介大扁杏仁兒。哎呀，小趙兒爬起來，不敢再講打，壓根兒的！不講武的，講文的，登報紙，打官司，凶，吳太極兒撒了差！」

『小趙呢？』老李問。

『小趙兒？大家都說他呱呱叫。老吳兒，他們講，不是東西。』孫先生看了看表，『哎呀，先去一會兒，得閒再講。』擺好科員的架式，孫先生走了出去。

老李急於打聽張大哥的事，可是孫先生走了。科裏只剩下他自己，不好意思也出去。他思索開孫先生的一片官話。男人是要不得的，他想：女人的天真是女人自作的陷阱，女人的姿色是自然給女人的鎖鍊，女人的醜陋是女人的活地獄，女人怎麼着也不好，都因為男子壞！

不對，這還不僅是男女個人的事；而是有個更大的東西，根本要不得。老李不便往遠處想，衙門裏這群人就是個好例子。所長是誰？官僚是誰？小趙？騙子兼科員。張大哥？男性的媒婆。吳太極？飯桶兼把式匠。孫先生？流氓兼北平俗語搜集者。邱先生？苦悶的象徵兼科員。這一堆東西也

可以組成一個機關？

再看那些太太們，張大嫂，方墩，孫太太，邱太太，加上自己的那一位，有一個得樣的沒有？這些男女就是社會的中堅人物，也要生兒養女，為民族謀發展？笑話！一定有個總毛病，不然，這群人便根本不應當存在。既然允許他們存在，除了瞎鬧，叫他們幹什麼？

老李聞到一股臭味。他囑咐自己：不必再為自己那一點點事傷心了。在臭地方不會有什麼美滿生活，臭地方不會出完好的女子，即使能戀愛自由，又能美到哪兒去？他心中有了些力量。往大處看，往大處看，真正的幸福是出自健全的文化——要從新的整部的建設起來：不是多接幾個吻，叫幾聲『達兒靈』就能成的。

他決定不再關心吳太極的事，最自然的事，最值不得大驚小怪的事。吳太極和小趙誰勝誰敗有什麼關係呢。得殺了小趙們的文化，人生纔能開香的花，結真的果。小趙，吳太極，不值一提。

自己那位太太，何必再想，她與千千萬萬的婦女一樣的可憐。東屋的——也不再想，她也不值得一顧，一片燒焦草原上的一棵草。

◎ 那麼，幹什麼呢？幫助張大哥把天真救出來？為什麼？只為張大哥好娶個兒媳婦，請上一千號人來賀喜？

但是，人情，人情。張大哥到底不是壞人。

假如決定不去管張大哥的事，又該作什麼呢？

又到了死胡蘆頭！這個社會是和老李開玩笑呢，他動也不是，不動也不是。他沒法安排自己。他要在一個臭水溝兒裏跑圓圈，怎能跑得圓？他的頭疼起來，回家！科裏只有他一個人：誰管，空三年也沒關係。

三

『苦悶的象徵』出頭給吳趙調解，以便減少苦悶。吳太極依然很正直，怎麼說都行。小趙搖頭。趕到邱先生和後補十二妹過了話，他知道小趙輸了。十三妹願意跟吳太極！她原來絕對不是孫先生所形容的那個『十九歲的大姑娘』。十九歲，或者還不假；大姑娘，她自己說在十四歲上已變成婦人。從十四到十九，她已經過好幾道手：只要一聽見洋錢響，她便知道又要改姓。吳太極教她白鶴亮翅的時候，因為教得細膩，連『我永遠愛你』也附帶着說了，而且起下血誓。她以為跟誰也好，只要不再過手，所以決不再跟小趙去。小趙的頭搖得不那麼有把握了。他要求賠償。吳太極沒錢。方墩太太手裏有點積蓄，她叫小趙親自去取：小趙沒有作大扁杏仁的志願，不敢去。邱先生非常注意：『小趙丟了個人，老吳丟了官，兩不饒。大家的面子，何必太認真。』小趙雖不甘心，可是方墩太太確是厲害：況且萬一把吳太極逼急了，那一對拳頭！邱先生也指破此點：『小趙，等老吳真還敬你

兩個嘴巴，你可吃不了兜着走！得了，你打了他，他沒還手，他的理短。知道什麼時候大家又在一個處混事，得留情處且留情，是不是，小趙？」小趙追想自己的手在吳太極臉上拍拍，也總得算過癮；可是方墩那一壓，深幸自己有些骨力，不然……

不過，即不能直接由吳家得到賠償，設法由別處得些是當然的。吳太極的缺還沒補上。想到這裏，小趙讓步了，不再和老吳搗亂：『讓他享受去，我慢慢的懲治他。老邱，看你的面子，我暫時不再和他鬧氣。』邱先生十分高興，小趙開始計劃怎樣謀吳太極的缺。

邱先生打着得勝鼓向老李報告。老李看邱先生肯代吳趙調停，靈機一動：『邱先生，我們不是應當聯名具保，保天真一下呢？』

『哪個天真？』

『張大哥的少爺，他就是這麼一個兒子！』老李想打動邱先生的同情心。

邱先生沒言語。

老李應當改換題目。可是他吧邱先生看得太高了，他又追了一句：『你看怎樣？』

『什麼？』邱先生翻了翻白眼。

老李只聽見『什麼』，沒看見白眼，『保天真哪。』

『那，對不起，沒我。』

老季的心涼了。等邱先生出去之後，老季的心又熱起來：哼，臭事有人管，好事沒人作！咱老李作定了！

老季原來並不以為保羅天真是好事，或是有什麼意義。經邱先生一拒絕，他叫上了勁。平日張大哥是大家的好朋友，一旦有事，大家袖手旁觀！吳趙的事比起張家的是臭事，張大哥是丟了兒子！老季馬上草了一個呈文，每個字都斟酌了三四遍，然後謄清，拿着去找孫先生。心裏說，不能人都像邱先生吧？！

「哎呀，老季兒，好文章，呱呱叫，」孫先生接過保狀，一邊看一邊誇讚。凡是有孫先生不識字的文章都是好文章，所以他連呼「好文章，呱呱叫！」看完，他遞給老季，「好，壓根兒好！」

「簽個字吧？」老季極和氣的說。

「我呀？叫我簽字呀？哎呀，等下看，等下看。文章是好的，呱呱叫！」

老季拿起筆來，自己簽上了名：「我先把自已寫在前面，等正式謄錄的時候，再商量一下誰領銜好。」

「好，好的很。我還等一下，等一下。」

老季在各科轉了一遭，這就是邱先生痛快，其餘的人全是先誇獎他的文筆，而後極謙恭和靨的，繞着圈的，不「說」不簽字，而不簽字。保狀被大家已探得不像樣子，一邊只有老季一個人的名

字。

老李倒不生氣了，他恨不能替張大哥哭一場。張大哥的整個生命銷磨在維持人；現在，他自己有事了……設若張天真死了，張大哥爲他開弔請客，管保還進一千號人情。這羣人們的送禮出份資是人情的最高點，送禮請客便是人道。救救天真？退一步說，安慰安慰張大哥的心？出了他們的人道範圍！老李對着那張保狀發楞。忽然抓起來，撕得粉碎，扔在地上。

四

老李回到家中，方墩太太和李太太鼻涕一把眼淚一把的談。見他進來，她的淚更有了富裕：

『李先生，這些朋友裏還只有你這麼一個好人，給我出個主意！那個小妖精，我受不了，受不了！』

老李一時想不到小妖精是誰；或者吳宅這兩天鬧妖精？及至吳太太又說了幾句，他纔明白過來；十三妹又變成小妖精。也許她還是候補十三妹，不過在方墩的眼中她變了形。老李心中慢慢找到了一條清楚的路綫：小趙與方墩太太有親屬的關係，因此吳太太極纔能在財政所找着個差事。在小趙與老吳吵鬧的時節，方墩太太一定是左右爲難，幫助娘家人欺侮丈夫，不好；幫助丈夫和小趙幹，也不好。趕到小趙動了手，而且聲言去領兵征討，她決定了幫助丈夫，于是把小趙壓在地上。打退了小趙，再把那個賤了頭擡出去，吳太太豈不是大獲全勝？核計着鬧來鬧去，只是老吳丟了差事，

而她自己毫無損失：差事擱下再去謀，衙門裏不出錢裨莊稼。誰知道那個賤人限定了老吳，又被邱先生這一調停給關了釘，盤大拳頭的丈夫，硬被個小妖精纏住！方墩太太臉上減了半斤多肉。

◎ 李太太完全同情於方墩，可是她沒好主意，而且沒把事情的內容聽清楚。她很恨小趙，並不因為這件事。她也恨吳太極：放着好好的方墩不要，單要小妖精，不要臉！

老李把事裏的鈎套圈全看清楚，但是從心中不愛管這種事，況且剛在衙門生了一肚子氣，更沒有心腸安慰吳太太，他三言兩語給搪出去了：『吳太太，去和老邱要主意：他也許有高明辦法。』心裏說：『什麼人會辦什麼事，老李管不着尊府上的臭事！』然後對她說，『要不然，爽性離婚！』老李要不是心中有氣，決不肯爲別人出這種極端的辦法。現在，他是被那口氣逼着，他覺得破壞是必需的。老邱會敷衍：要敷衍，我老邱去；咱老李的辦法是離婚，要不然，您自己去另找位男人，假如有人願要塊大方墩的話。這個，叫他心中痛快了些，破壞！我老李還不定跟誰跑了呢！

『離婚？』吳太太似乎沒想到過，『你是什麼話呀，李先生？這還不够丟人的，再鬧離婚？』

老李沒說什麼。

吳太太的眼睛找了李太太去。

李太太一時聰明，想起個主意來：『你偷偷的把那個小東西給小趙送回去，不就完了嗎？』

『這倒是個主意，大妹妹，是個主意，』方墩因爲脖子太粗不能點頭，一勁兒眨巴眼。『我回去

想想，啊——想起來了，我找邱太太去，看她有主意沒有。」吳太太似乎決定不再向男人們要主意。

五

邱太太變成離婚。『我們沒兒沒女，丈夫不講情理，何必一定跟他呢！』

方墩連頭帶脖子一致的搖了搖。『說着容易呀，離婚！吃誰去？』

『難道咱們就不會找個事作？我沒結婚的時候就不想出嫁；及至結了婚，事事得由我作主。丈夫向我搖頭，好，咱馬上還去作事；閒氣，受不着！』

『可是你有那個本事，我沒有呀！』方墩含着淚說。

邱太太忘了，婦女不都是大學畢業。可是既然這麼說了，不便再改口——她是以『個性強』自命的。『那也沒關係，叫他給你生活費呀。真憑實據，他是對你不忠，叫他拿錢！』

『他也得有哇！』方墩心裏更難過了；『當初他作軍官的時候，錢來得容易去得快。軍隊解散了，他一閒就是二年，大吃大喝的慣了，叫他省儉，不會。入了財政所之後，我是一把死拿，能把過一塊是一塊，一毛是一毛。可是薪水是有一定的，任憑怎麼省吃儉用，還能都剩下；就說都能剩下，一共能有幾個錢？哎！都是我命苦，誰叫沒個兒子呢！設若有個兒子。他管保不敢鬧娶小；我並

不是不跟他鬧死鬧活的吵哇，可是咱們婦人任憑怎麼精明，沒兒子到底堵不住丈夫的嘴！其實沒兒子能都怨我嗎？他年青的時候，胡逛八扯：『噢，什麼也不用說，命苦就結了！』吳太太嘆了口長氣。

談到沒兒子，邱太太心中也不好受了。可是爲顯出個性強，不便和方墩一同嘆氣。『我也沒兒子，我也極願意得個小孩，可是結婚這麼幾年也沒有過喜，沒有就沒有吧，我纔不在乎！我知道邱先生也盼着有個小孩，可是他，他連對我皺下眉也不敢，哼！』

方墩和紙板對坐不語。方墩沒得着一點安慰，紙板心中也不十分舒服。

第十三

老李去看張大哥。張大哥已經不像樣子了，頭髮好像忽然白了許多，眼陷在坑兒裏。關於媒人的一切職務，全交給了丁二爺。丁二爺的辦法很簡單：有人來找媒人——「沒在家」。老李不敢告訴張大哥，同事們怎麼拒絕在保狀上簽字；他口覺得來安慰朋友是一種使心裏舒坦的事，因為並沒有多少用處。張大哥還始終沒見着天真，雖然已跑細了腿。

『老李！』張大老拉住友人的手，『老李！』嘴唇顫起來，別的話沒有說出，只剩了落淚。

老李理會到張大哥是怎樣的難過。使張大哥在五十來歲丟了兒子，生命已到了盡處。但是他不會安慰人。除了能代張大哥作有效的奔走，再說，安慰的話，即使說得好聽，又有什麼用。他決定去設法營救天真，只來看看張大哥是沒意義的。

以張大哥的人緣與能力，他只打聽到：天真是被一個全能的機關捕了去，這個機關可以不對任何人負責而去辦任何事。沒人知道牠在哪裏，可是人人知道有這麼個機關。被牠捕去的人，或狗，

很少有活着出來的。張大哥在什麼機關都有熟人，除了在這個神祕得像地府的地方。人情託遍了，從衆人的口氣中他看出來，天真至少是有不正當行爲的嫌疑，說不定已經作了鬼。張大哥已經筋疲力盡，只剩了自己已哭死，微微有點光明，他是不會落淚的；他現在已完全走進霧陣中。設若天真死在他眼前，他只要痛哭一陣就夠了。現在他是把自己終身的一切全要哭出來，平生一句得罪人的話沒說過，一個場面沒落後過，自己是一切朋友的指導師：臨完，天真設若真這麼死了，張大哥沒法再往下活了。

老李看出來，張大哥只有兩條路，除了哭死便是瘋了。拿些硬話激動他？沒用。張大哥的硬氣只限于狼命的請客，罵一句人都覺得有負于社會的規矩。老李沒有說。

衙門的人，他只剩下沒見所長與小趙。見所長？或者還不如見小趙。央求小趙是難堪的事，可是爲朋友，無法。

我到了小趙。

『啊，老李，』小趙先開了口，『正找你呢！有事沒有？洗澡去？』

老李心裏說，這小子一定有什麼典故。跟他走！

一進澡堂的大門，小趙就解衣裳，好像洗澡與否無關緊要，上澡堂專爲脫光眼子。得了客座單間，小趙已經全光，覺得纔與澡堂內的一切調和，點上香煙，拍着屁股，非常寫意。

『老李，抖哇……』小趙的眼珠又在滿臉上跳舞了一回：『拿着保狀各科走走，真有你的！知道要升頭等科員了，叫全衙門的得騰手采？有你的，行！』

『什麼頭等科員？』

『還裝傻不是？！老李你也太厲害了，誰不知道吳太極的缺是由你補！還跟我裝傻，真有心打你倆脖子拐！吳是頭等科員，我給他運動上的。那小子吃裏爬外，咱把他請出了。你和他同科，又是所長的人，又恰好是二等科員，不由你補由誰補？還用裝傻！老李，吃點東西好不好？』小趙在澡堂什麼也想着，除了洗澡。

『我不吃什麼。我告訴你，小趙——』

『對了，這就對了，叫我小趙。什麼李先生，趙先生，官話；小趙，老李，多麼痛快，多麼自己。還非是小趙老李不行，不信換換個，老趙小李就不大好聽。』

老李確是頭一次當着小趙管他叫『小趙』因為討厭他。『我告訴你，小趙，不用給我造謠言。我與所長沒關係，更無意作頭等科員。據我看，倒是維持維持老吳有點意思。老吳與我也沒關係，他可是你的親戚，何必——』

『咱們可不准再提吳太極！』小趙的眼珠跳回原位，『親戚？親戚霸佔人家的未婚妻！我跟他沒完！咱小趙是有恩的報恩，有仇的報仇，男子漢大丈夫！就拿你說，老李，自從我一和你見面，心裏

就說，這是個朋友；猩猩猩猩，好漢愛好漢！」眼珠又跳出去。「告訴我，老李，吳太極的缺怎樣了？要是落在你手裏，我沒話可講，你是個朋友。萬一落在別人手裏，比如說那個老孫，咱小趙就不能好好嚙這口氣。所長太太手裏人還多着呢，不過真落在個好朋友手中，我自有向所長太太給美言幾句的，決不給破壞；雖然我「能」從中給破壞！看這像句話不像，老李？」

「我還是那句話，不知道。我今天我是爲求你點事。」

「求，把這個字收起來！你不會說，小趙，給我辦點事去！求？什麼話！說你的，老李。」

「我說完，只要你痛快的「行」，或是「不行」，不准來繞灣的！」老李心裏舒服了許多，今天可敢和小趙旗鼓相當的幹了。「還是那回事，救張天真。衙門裏沒一個人肯伸伸手，我是有心無力；你怎樣？」

「我？行！不爲天真，還不爲張大哥？行！你說怎辦吧？」小趙拍着屁股說。

「我沒辦法。張大哥連天真拘在哪裏也還不知道。你要能給打聽出來，就是天大的善事，大哥眼看着快瘋了。打聽出來，咱們再想辦法，是不是？」

「一點也不錯。我去打聽，容易的很；小趙沒有別的好處，就是眼皮子雜點兒。」小趙的眼珠改爲連跳帶轉，轉了幾遭，他的臉板起來，「可有一樣，老李，你得答應我一件事！」

「說吧！」

『好！你真沒有謀老吳的缺？』

『對天起誓，我沒有！』

『好！假如我給你運動，你幹不幹？』

『沒意思？』

『好！你沒意思，咱對張家的事也沒意思，吹！』

『我幹呢？』

『我去營救天真。』

『行了：』

『我的辦法與步驟是——』

『不必告訴我！』

『好！我怎辦怎好？』

『只要你能幫助張大哥。』

『好！事情都交給我了？』

『都交給你。對於我，犧牲也好，要弄也好。對於張大哥，只准幫忙，不准掏一點壞。』

『好！』

老李非常的痛快。幫助張大哥，沒有什麼了不得。跟小趙說得強硬，也算不得什麼，小趙原是不不要臉的貨。可喜的是居然敢把自己押給小趙，任憑他擺佈，浮士德！心裏說，『看小趙的，看他把我怎樣了！』生命開始有些味道。回到家中，不由的想和太太談一談。她不懂；衙門裏那幫人當然也不懂；不懂又有什麼關係呢。且自己享受着：大俠，神祕，浪漫。黑暗的社會是悲劇的母親：在悲劇中敢放膽犧牲的是個人物。老李不知不覺的多吃了一盤飯。

李太太心中，這兩天，只有兩件事：給孩子們拆洗春衣，和惦记着方墩太太。不放心方墩正是 不贊成丈夫——給人家出主意離婚！誰說老李老實？老實人叫方墩離婚？她對離婚是怎回事不大清楚，在她的心目中離婚就是散伙；夫妻倆可以散伙？老李厲害！看他不言不語的，心裏有數！李太太這南天加工梳腦後的小辮，一邊梳着一邊想：吳太太要是和丈夫散了伙，第二個就該輪到我了：老李心裏要沒算着跟我散伙的意思，怎會給吳太太出那個主意？加工的梳小辮，臉上多拍了半盒兒粉。也不敢再和他要錢，他病那麼一場，多花了許多錢，別叫他翻了狗臉說我花張了！本應當上張家去看看，他病着，人家張大哥夫婦跑前跑後，趕到人家出了事，怎好不去看看。她心中的天真被捕和家中有個三天滿月是一樣，去看看——至多不過給買點東西——也就够了。可是一出門又得要

錢，算了吧，等張家兒子出來再說。

對於馬少奶奶似乎應當恢復邦交。馬老奶奶可真不錯，老李病着，人家給跑東跑西。馬少奶奶當然是沒和婆婆講究過我；那麼，馬少奶奶心眼也不錯。也許都是老李的壞，男人哪有老實的，看那位吳先生，四五十歲的人了，霸佔小趙的；可是小趙也該，該！得和她套近乎，我越在中間含糊着，他們越是倆打一個兒。倒得和馬少奶奶拉近，把她拉到我這邊來，丈夫也得說我好，她也就不好意思再……李太太把鄉下的邏輯，摸一個透。然後，當着丈夫拿起給小菱裁好的一條小褲子；『我求馬媽給做去，她會作活，手巧着呢。』

老李點了點頭，沒說什麼。等太太出了屋門，他笑了笑，這也是位女俠。把人生當個笑話看也很有意思。

三

老舍創作

衙門裏這幾天大家的耳朵都立起來，特別是二三等科員。對於吳趙戰爭的趣味，已經低降得快到零度，大家不提吳太極便罷，提起來便是與他那個『缺』有關係。有希望高升一等的人很多，而且全努力的盡所能，為想把這個希望實現，甚至於因為希望相同而引起些暗潮。老李是個最不熱衷的，可是自從那天到各科請求為張大哥幫忙以後，人們都用另一種眼神看他。每逢他從外面進來，或

是散班後出去，隨着他的後影，總引起幾陣嘀咕。可是對於張大哥，大家這幾天連『幾張紙』好似都有改成『幾篇紙』的必要。『張』字犯禁！『他的兒子，嫌疑犯！』大家都後悔曾經認識這麼一個人。因此對於老李越發的覺得神祕不測，甚至於是有点可怕：『就是準有升頭等科員的把握，也無須這麼狂呀！』大家偷偷的用手指向老李的背脊說。有的人，極不甘心的看出自己沒有高升的希望，爲寬心起見，造出一種新消息：『嫌疑犯的父親也要擱下！所長還能留着他！』張大哥雖然不是頭等科員，可是差事肥，庶務上，回扣……這兩種消息與希冀使科員級的空氣十二分緊張，好似天下興亡與這個有極密切的關係。科長與祕書的耳旁，也一天到晚是嗡嗡着這個——大家還有個不各顯神通的運動？請客的通知單，總繼續在科長室與祕書處巡行。科長們也對老李懷疑，他有多大人情呢，竟自看不見他的帖？！

老李反倒接着兩三個請帖，而且有人過來預先遞個口話：李先生榮升的時候，請分神維持個好友，補您的缺；明天晚上千萬請賞光！老李雖然有時候也能欣賞幽默，但是對這種過度的滑稽，還不會逢場作戲。他把請帖輕輕的放在紙篋裏。

命令下來了，果然是老李。補他的缺的是位王先生。沒有人認識王先生。大家一邊向老李道喜，一邊打聽王先生是誰；老李也不認識，大家以爲老李太厲害：何必呢，你的人情大，也不必這麼狂啊；不告訴我們拉倒！大家一面這樣不滿意老李，一面希望着張大哥的免職令下來。

「哎呀，老李，恭喜恭喜！」孫先生又得着練習官話的機會。「幾時請客？吾來作陪呀，壓根兒的。豬八戒掉在泔水桶裏，得吃得喝！」

老李決定不請客。大家對他完全失望。「苦悶的魚微」特別的覺得老李不懂交情。邱先生本是頭等科員，對老李的升級原來不必忌妬，可是心中苦悶，總想抓個小兒向誰要刺繡痛快。他敲着揀着說開了閒話，把公事完全推給老李。原先本來也是老李一個人受累，可是邱先生交過公事來的時候很客氣；現在他老嫂子使喚新媳婦似的直接命令老李，鼻子尖上似乎是說，我是老資格！老李的氣不打一處來。呆坐了半天，他想出來了：「跟這羣東西一塊兒，要不隨着他們的道走，頂好乾脆離開他們。」他決定不妥協，跟他們來硬的，反正我已經把自己押給了小趙，知道他的肚子裏是鬧什麼狗油呢？幹！他原封的把公事全給邱先生送回：「出去看個人，你先辦着！」可是他知道他的嘴脣有點顫：不行，到底是沒玩慣這種使人難堪的把戲。他去看張大哥。

張大哥免職的謠傳是否應當報告呢？謠傳，可是在政界裏謠言比真實還重要。怎好告訴張大哥呢？他心中正那麼難受。不告訴吧，萬一成了事實，豈不叫他更苦痛？張大哥不那麼難看了，可是非常的倦怠。老李似乎看出些危險來。張大哥是蚯蚓式的運用生命，軟磨，可是始終不辮；沒看見他放任或懶過。現在他非常的安靜，像個跑乏了的馬，連尾巴也懶得動。危險！老李非常的難過。不管張大哥是怎樣的人，老李看他他是個朋友。

『大哥，怎樣了？』

『坐下，老李，』張大哥又顧到客套與規矩了，可是話中沒有半點平日那種火力，似乎極懶得說話而不得不說。還表示出天真的事是沒什麼希望，因關切而改成不願再提。『坐下。沒什麼消息。小趙來了一次，他正給我跑着，據他說，沒危險。』

張大哥只爲說這麼幾句，老李看出來，一點信任小趙的話的意思也沒有。

『我託咐他來着，』老李決不是爲表功，只爲有句話說。

『對了，他眼皮子寬，可不是。』

二人全沒了話。

無論說點什麼也比這麼楞着好，老李實在受不住了：『大哥，衙門裏有人說——啊——你上衙門看看去。這個社會不是什麼可靠的。』

『啊，沒什麼，』張大哥聽出話中的意思，臉上可是沒有任何表情，『沒什麼，老李，』他彷彿反倒安慰老李呢。『什麼都沒關係了，兒子已經沒啦，還奔什麼！』他的語聲提高了些，可是仍似乎沒精神多說，忽然的止住。

『我看不能有危險，』老李善意的敷衍了一句。

『也許。』

張大哥是整個的結束了自己。科員都可以拋棄了！

丁二爺提着一籠破鳥進來：『大哥，二妹妹來了。我告訴她，您不見人，她非要進來不可。大概又是爲二兄弟的事。』

『叫她快滾，』張大哥猛的立起來，『我的兒子還不知道生死呢，沒工夫管別人的臭事，滾！』瞪了丁二爺一眼，坐下了。丁二爺出去，他好像跟自己說：『全不管了，全不管了！我姓張的完了，前世造下了什麼孽！』

老李也立起來，他的臉白了，在大衣上擦了擦手心的汗，不敢再看張大哥，扭着頭說：『大哥，明天再來看你。』

張大哥抬起頭來，『走啊，老李，明天見。』沒往外送。

走到門口，丁二爺拉住了他，『李先生，明天還來吧，大哥還就是跟你發脾氣，很好。明天來吧，一定來！』

四

老李什麼也沒想，一直走回衙門。思想有什麼用呢。他看見張大哥，便是看見小人物的盡端：要快樂的活着得另想辦法，張大哥的每根毫毛都是合着社會的意思長的，而今？張大哥，社會，空

白，什麼也沒有；還幹嗎再思索。

進了衙門，他想起邱先生。管他呢，硬來，還是硬來；張大哥倒軟和呢，有什麼用？

邱先生低着頭辦公呢，眉毛皺得要往下落毛。及至看見老李，他的眉頭反倒舒展開了，放下筆，笑着：『老李，請不要計較我啊。告訴你實話，我是精神不好，無心中可以得罪了人。不是有意！你看，』他把聲音放低了些，『邱太太，這就是對你說，不便和別——生人提。她個性太強，太強。一天到晚和我鬻扭着。我一說，夫婦得互相容讓呀。她來了：當初不是我追求你，是你磕頭請安追求我吧？好了，我就得由性兒，愛怎麼怎麼着。老李，你看這像什麼話。前幾天，我好心好意爲吳趙們調解，回家又挨了他一頓：好哇，不幫助吳太太把那個野丫頭趕出去，反助紂爲虐？！你們男人都沒好心眼。再不許你到吳家去！老李，你看，這是何苦！我也看明白了，逼急了我，跟她離婚！娶誰也別娶大學畢業生，來派大多了。其實，大學畢業生淨是些二十八九的醜八怪，可是自居女聖人。你看着，早晚我跟她離婚。』

老李點頭說『是』之外不便參加意見。邱先生繞了個大圈，又往回說：『因爲這個，心中老不痛快，未免有得罪人的地方。老李你不用計較我。朋友就得互助，焉知你不升了科長，或是我作了祕書——要不是家裏成天磨磨嘴，我也不能到如今還是個科員——到那時節，我們不是還得互相照應嗎？』

老李沒好意思笑出來。

『老李，我已約好老孫老吳，一同吃個便飯，不是請客。一來爲你賀喜，二來爲約出老吳談一談。準去啊！』邱先生把請帖遞過來。

老李不知是哭好，還是笑好。把請帖接過來，爽性和邱先生談一談。在張大哥眼中，邱先生是極新的人物。老李要細看看這個新人物。

『老邱，你看咱們這麼活着有意思沒有？』

邱先生楞了半天，笑了笑：『沒意思！生命入了圈，和野鳥入了籠，一樣的沒意思。我少年的時候是個野驢：中年，結了婚，作了事，變成個賊鬼溜滑的皮驢；將來，拉到德勝門外，大鍋煮，賣驢肉。我不會再跳出圈外，誰也不能。我現在是冷一會熱一會，熱的時候只能發點小性，冷的時候請客陪情；發癡子的生活。沒辦法。我不甘心作個小官僚，我不甘心作個好丈夫，可是不作這個作什麼去呢？我早看出，你比我硬，可也沒硬着多少，你我只是程度上的差別，其實是一繩裏的菜。完了，談點無聊的吧；只有無聊的話開心。』

老李又摔破了一個人蛋，原來老邱也認識自己。二人成了好朋友，老李沒把請帖又放在字紙簍裏。

回到家中，李太太正接着黑小子打屁股呢。老李抹回頭來又上了街，找個小飯館，要了三十豬肉韭菜餃子，一碗三仙湯。『我也發回癡子試試！』

第十四

一

北平春天的生命是短的。蜂蝶剛一出世，春似乎已要過去。春光對於老李們似乎不大起作用；他們只隨時的換衣服，由皮袍而棉衣，由棉袍而夾衫，只顯出他們的由擁腫而削瘦。他們依舊上衙門，上衙門，上衙門；偶爾上一次公園都覺得空氣使他們的肺勞累得慌，還不如湊上手打個小牌。

張大哥每年清明前後必出城掃墓，年中唯一的長途旅行，必定折些野草回來，壓在舊書裏。今年他沒去。天真還在獄裏。丁二爺雖然把石榴樹，夾竹桃，仙人掌等都搬到院中，張大哥可是沒有惠顧牠們一點點水，他已與春斷絕關係。張大嫂也瘦得不像樣了。丁二爺的小黃鳥們似乎受了什麼咒詛，在春雨初晴的時節，沿着金藍的陽光，也不肯叫一聲。後院的柳樹上來了隻老鴉，狂騷了一陣，那天張大哥接到了免職的公文。他連看也沒看。他似乎是等着更大的惡耗。

吳太極爲表示同情來看張大哥，張大哥沒有見他。

他只接待老李。

老李家中也沒有春光；春光彷彿始終就沒有到西門牌樓去的意思。除了一冬積蓄下的腥臊味被春風從地下掀起，一切還是那麼枯醜。馬老太太將幾盆在床底下藏了一冬的小木本花搬在院中，雖然不斷的澆水，可是能否今年再出幾個綠葉便很可疑。李太太到了春天，照例的脫頭髮，那後的一雙小辮十分棘手，用什麼樣的梳子也梳不到一處。黑小子臉上的癬，經春風一吹，直往下落鱗片。合院之中，只有馬少奶奶不知由哪裏得到一些春的消息。臉上雖瘦了些，可是腮上的顏色近於海棠。她已經和李太太成了好友；老李在家的時候，她也肯到屋中來。小菱的春衣都是馬孀給做成的，做得非常的合適好看。菱好像是個大布娃娃，由着馬孀翻過來掉過去的擺弄，馬孀是將領子袖子都在菱的身上綑好，畫了白綫，而後拆下來再縫成的。袖口上都繡了花。馬孀的大眼睛向菱的身上眨巴着，菱的眼睛向馬孀的海棠臉蛋眨巴着。

老李看着她們，心中編了一句詩——一點兒詩意孕着春的宇宙。他不敢再看太太那對缺乏資本的小辮，唯恐把這點詩意給擠跑了。

李太太心中暗喜，能把馬少奶奶征服。可是還是不滿意老李，因為方墩太太一趟一趟的來，而口聲聲是已快離婚——老李的主意。還有呢，方墩太太雖然與李太太成爲莫逆，可是口氣中有點不滿意老李——他頂了吳先生的缺，不够面子！李太太一點也不曉得丈夫升了官，因為老李沒告訴她。升了官多掙錢，而一聲不發，一定是把錢私自掖着，誰知道作什麼用？！邱太太也常來，說的話

雖文雅，可是顯然的是說邱先生近來對太太頗不敬。四位太太遇在一塊，幾乎要把男人們全拴起來當狗養着。大家都把張大嫂忘了。菱幾次要看乾娘去，李太太也倒還無所不可，可是方墩太太攔住她們：「還上張家去呢？嫌疑犯，結果，老李帶着菱去看乾娘。直到父女平安回到家中，李太太纔放下心去。她以為嫌疑犯必是見了小孩就嚼嚼吃了的。」

衙門裏，吳太極與張大哥的缺都有人補上，大家心裏開始安頓下去。可是對於補缺的人，多少心中有點忌恨，特別是對老李。『看着平日那麼老實，敢情心裏更辣；補吳太極的缺，焉知不是他給頂下去的呢？』起初，大家拿吳太極當個笑話說，現在改成以他為殉難者，全是老李一個人的壞。老李一聲不出，在衙門，在家裏，任憑那羣男女嘈嘈，只在大街上多吸幾口氣。

二

丁二爺來了：『李先生，張大哥請你呢。』

到了張家，大哥正在院中背着手走溜，他的背彎着些。見了老李，他極快的走進屋中，好像又恢復了些素日的精神。老李還沒坐下，張大哥就開了口：

『小趙來了，說天真可以出來。可是我得答應他一件事。』他楞住，想了會兒：『他說：他是聽你的話這麼辦，一切有你負責。』他看着老李。

『我把自己押給了他！』老李心裏說，然後對張大哥：『得答應他什麼呢？』

張大哥立起來，幾乎是喊着：『他要秀真！要我的命！』

老李一句話沒有。

張大哥在屋中走來走去，嗓子裏咯咯的嚔氣：『救出兒子，丟了女兒，要我的命！這是你出的主意？老李！這是你給張大哥出的主意？我的女兒給小趙？強買強賣？你是幫朋友呢，還是要朋友的命呢？』

老李只剩了多瞭了。他忽然立起來，往外就走：『我找小趙去！』剛走到門口，被大嫂給攔住了。

『老李，你先別走，』張大嫂命令着他，她眼中含着淚，可是神氣非常的堅決，『咱們得把事說明白了。你叫小趙這麼辦來着？』

『我託他幫助營救天真來着，沒叫他幹別的。』老李又坐下了。

『我想你也不是那樣的人。大哥是急瘋了，所以信了小趙的話。咱們商量商量怎麼辦吧。』她向張大哥說，『你坐下，和老李商量個辦法。』

『我沒辦法！』張大哥還是嚷着，可是坐下了：『我沒辦法！我幫了人家一輩子的忙，到我有事了，大家看哈哈笑！要我的兒女，爲什麼不乾脆要我的老命呢！我得罪過誰？招惹過誰？我的女兒

給小趙，也罷？」他發洩了一頓，嘴唇倒不顫了，低着頭，手扶着磁膝，喘氣。

老李等了半天，張大哥沒再發作，他低聲的說：「大哥，咱們有辦法。你事事有辦法，我就不信辦不動這回事。」

張大哥點了點頭。

「咱們大家想主意，好不好，大哥？」

張大哥抬起頭來，看了看老李，嘆了一口氣。「老李，張大哥完了！一輩子，一輩子安分守己，一輩子沒跟人惹過氣，老來老來叫我受這個，我完了。真動了心的沒工夫再想辦法。叫我去殺人放火，我不會；只好聽之而已。活着爲兒女奔忙；兒女完了，我隨着他們死。我不能孤孤單單的活到七老八十，沒味兒！」

老李知道張大哥是失了平衡，因爲他的生命理想根本的被別人毀壞，而自己無從另起爐灶，他只能自己鑽入黑暗裏，想不起別的方法。但是老李不便和他討論這個，更不能給他出激烈的主意——張大哥是永遠順着車轍走的人，得設法再把他引到轍跡上去。「大哥，不必傷心了，還是辦事要緊。告訴我，小趙說什麼來着？」

張大哥的臉上安靜了。「他說：天真並不是主要犯，是錯拿了。他可以設法把他放出來。」

「咱們自己不能設法，既是拿錯了？」老李問。

張大哥搖頭：『小趙就不告訴我，天真在哪裏圈着。我是老了；對於這些新機關的事，簡直不懂。假如他是囚在公安局，我早把他保出來了。我平日總以為事事有辦法，敢情我已經是老狗熊了，耍不了新玩藝！』

『非小趙不行，所以他提出條件？』

『就是。他說，你給他出的主意。』

『我求他來着。』老李很安靜的說。『求他的時候，我是這麼和他說好的——要犧牲，犧牲我老李，不准和張大哥掏壞。他這麼答應了我。』

『爲什麼單求他？』

老李不能不說了：『衙門裏可有誰願意幫助你？再說，誰有他那樣眼雜？我早知道他不可靠，所以纔把自己押給他。』

『押給他？』

『押給他了。我不知道爲什麼他恨我，時時想收拾我。也許只因為他看我不順眼；誰去管。我給他個收拾我的機會，他自要能救出天眞來，對我是怎辦好。』

張大哥的淚在眼圈裏，張大嫂叫了聲：『老李！』

『我不是上這兒來表功，事實擠成了這麼一步棋；我所沒想到的是他又背了約，我還是在太誠』

實。不過，管牠呢，先談要緊的。事情是一步步的辦，先叫小趙把天眞放出來。」

『不答應給他秀真，他肯那麼辦嗎？』張大嫂問。

『答應他！』

『什麼？』夫婦一齊喊。

『答應他，我自有辦法，決不叫秀真姑娘吃虧。就是咱們現在有別人來幫忙，也不行。小趙不是好惹的。假如甩了他，另想方法，他會從中破壞，天眞不用想再出來了。不如就利用他，先把天眞放出來再講。』

老夫婦楞了半天，張大哥先開口：『老李，你說怎辦就怎辦吧。我不行了。先把天眞放出來。我一共有三處小房，叫小趙挑吧，他愛要哪一處，我雙手奉送，只求他饒了秀真！』張大嫂接了去：『老李，我只有那麼一個姑娘，不能給個騙子手！不能！能保住我的一對眼珠，他說要什麼也行。都給了他，我們娘兒幾個要飯吃去，甘心！』

『要飯吃去也甘心！』張大哥重了一句。

張大哥確是下了決心，老李看出來。犧牲房產就是犧牲張大哥一生的心血，可是兒女比什麼也更貴重。他還是看不起張大哥，可是十二分的可憐他。『事情也許不至那麼壞，放心吧，大哥，我老李拿這條命去換回秀真來。』

『老李，你可別爲我們的事動——凶啊！給小趙錢！』張大哥看着老李的臉。

張大哥至死也是軟的！老李不便再吓嚇他：『我瞧事辦事，要是錢有用的話，就給他錢。』

『給他錢，老李，給他錢，』張大嫂好像以爲事情已經辦妥了似的。『你還有一家老小呢，別爲我們——』她沒說出，用手彈去一個淚珠。

三

在無聊中尋些趣味：老李很得意，能和小趙幹一幹。

『喂，小趙，』叫狗似的叫，『張家的事怎樣了？』

『有希望，天真不日就可以出來。』

『張大哥問我，怎樣酬報你。我來問你，原諒我不會客氣一些。』老李覺得自己也能俏皮的諷罵，心裏說：『誰要是不怕人了，誰就能像耶穌似的行奇蹟。』

『要不我怎麼愛和你交往呢，』小趙的眉毛轉到眼睛底下來，『客氣有什麼用？給我報酬？什麼意思要老丈人的禮物？半子之勞，應當應分！』

『誰是老丈人？』

『張大哥難道沒告訴你？現在的張大哥，過兩天就升爲老丈人。』

『你答應了我，不和他掏壞！』

『掏壞是掏壞，婚姻是婚姻，張大哥一生好作媒，難道有人要他的女兒，他不喜歡？』小趙指着鼻樑：『看看小趙，現在是科員，不久便是科長，將來局長所長市長部長也還不敢一定說準沒我的份兒！將來，女婿作所長，老丈人少不的是祕書，不僅是郎才女貌，連老丈人也委屈不了！』

老李的悶火又要冒煙，可是壓制住自己。『小趙，說脆快的，假如張大哥送給你錢，你能饒了他的女兒不能？』

『老李，你這怎說話呢？什麼饒了饒了的，該打！可是，你說說，他能給多少錢？』

『一所房子。』

小趙把頭搖得像風扇：『一所小房，一所？把個嫌疑犯釋放出來，就值一所小房？』

『可是天真並不真是主要犯！』

『有錯拿沒錯放的，小趙一句話可以叫他出來，一句話也可以叫他死。隨張大哥的便；他的話是怎麼說都可以。』

『你要多少呢？』

『我要多少，他也得給得起呀！他有多少？』

老李的臉紫了。嚙了一口毒氣，『他一共有三所小房，一生的心血！』

『好吧，我不能都要了他的，人心總是肉長的，我下不去狠手，給我兩所好了。』小趙很同情的嘆了口氣。

『假如我老李再求你個情，看我的面上，只要他一所，我老李再自己另送給你點錢，怎樣？』

『那看你能送多少了！』

『我只能拿二百。二百之外，再叫我下一跪也可以！』

『我再說一句，二百五，行不行？』

『好了，張大哥給你一處房，我給你二百五十塊錢：你把天真設法救出來，不再提秀真一個字，是這樣不是？』

『好吧，苦買賣！小趙不能不講交情！』

『好了，小趙，拿筆寫下來！』

『還用寫下來，這點屁事？難道我的話不像話是怎着？』

『你的話是不算話，寫下來，簽上字！』

『有你的，老李，越學越精，行，怎寫？』

『今天收我二百五十；天真活着到了家那天，張大哥交你一張房契：以後永不許你提秀真這兩個字。按這個意思寫吧！』

小趙笑着，提起筆來：『沒想到老李會這麼厲害，早就知道你厲害，沒想到這麼厲害：這點事還值得簽字畫押，真，不用按斗跡呀？』

『字據寫好。各存一張。簽字的時候，老李的手哆嗦得連自己的名字全寫不上來了。他恨不能一口吃了小趙，可是爲張大哥的事，沒法不敷衍小趙。小趙是當代的聖人，老李，開了歸齊，還是張大哥的一流人物！老李把二百五十元的支票擡在棹上。』

小趙拿起支票，前後看了看，笑着放在小皮夾裏：『銀行裏放着錢，老李？資本家，早知道，多花你幾個！積蓄下多少了，老李？』

老李沒理他。

他拿着字據去給張大哥看，張大哥十分感激他。越發使他心中難堪。本想在灰色的生活裏找些刺激，作個悲劇裏的人物，誰知作來作去，只是上了張大哥所走的轍跡，而使小趙名利兼收的戲弄他！『爲什麼小趙這樣恨我呢？』只有這一句話在心中有點顏色。『莫非老李你還沒完全變成張大哥？所以小趙看你不服眼？即使是這樣。還不是無聊？』老李低着頭回家，到家裏沒敢說給了小趙二百五十塊錢，對太太也得欺哄敷衍！

四

夏天已經把杏子的臉晒紅，天真還是沒有放出來。端陽是多麼熱鬧的節令，神祕的蒲艾在家家

門外陪伴着神符與判官：張大哥的家中終日連一聲笑語也聽不見，夫婦的心中與牆上掛鐘，日夜響着天真，天真！丁二爺的破鳥們全脫了毛，越發的不大好看。院中的石榴，因為缺水，只有些半乾的黃葉，靜靜的等着下雨。

老李找了小趙幾次，小趙的話很有道理：『就是人情託到了，也不能頓時出來不是？這麼重的案子！我不比你着急？他一天不出來，房子一天到不了我手裏！我專等着有了房子好結婚呢！』

老李沒有精神再過五月節：李太太心中又嘀咕起來：『又怎麼了？連節也不過？莫非又——』又釘上了馬少奶奶，一眼也不放鬆。菱和英又成了自用的偵探。

節後，方墩太太帶着一太平水桶的淚來給李家灑地，『完了，完了，離婚了！我沒地方去，就在這塊吧！大妹妹，咱倆無仇無怨，我是跟老李！他不叫我好好過日子，我也不能叫他平安了！』

李太太的臉白了：『他怎麼了？』

『怎麼了？我打聽明白了，是他把我的丈夫給頂了，要不是他，我的丈夫丟不了官；我打聽明白了，有憑有據！這還不算，他還把自己的缺留着，自己拿雙份薪水，找了個姓王的給遮掩耳目，姓王的一月只到衙門兩天，乾拿十五塊錢，其餘全是老李的。不信，他前者給了小趙二百五，哪兒來的？你知道不知道？』

『我不知道呀！』李太太直噁氣。

『你怎能知道，我的醜妹妹！這還不足爲奇，前兩天他託小趙給吳先生送了五十塊錢來。我本想把小趙打出去，可是卽是老李託他去的，我就不便于發作了。小趙一五一十都對我說了。怎麼老李要買張大哥的房子，怎麼鼓動吳先生和我離婚，怎麼老吳要是離了婚，老李好借此吓嚇你，李太太，把你吓嚇住，老李好買個妾。老吳沒心沒肺沒骨頭，接了那五十塊錢，口口聲聲把我趕出去！他娶了小老婆！我不跟他吵，他反倒跟我翻了臉！都是老李，都是老李！我跟他不能善罷甘休！我上衙門給他嚷去；科員？他是科長也不行！我不給他的事鬧掉了底，我算白活！』

一片話引出李太太一太平水補的眼淚。『吳大嫂，你先別跟他鬧，不看別的，還不看這倆孩子？把他的事弄掉，我們吃誰去？你先別跟他鬧，看我的，我審問他：我必給你出氣！』又說了無數的話，算是把方墩太太勸了走。

吳太太走後，李太太像上了熱鍋台的馬蟻。想了好大半天，不知怎辦好。最後，把孩子託咐給馬少奶奶，去找邱太太要主意。

邱太太爲是表示個性強，始終不給客人開口的機會，專講自己的事：『老邱是打定了主意跟我過不去，我看出來了！回到家來東也不是，西也不是，臉上就沒個笑容。什麼又抱一個兒子吧，什麼又辭職不幹了吧，生命沒有意思。這都是故意的指槐說柳。他是討厭我了，我看的明明白白。早晚我是和他離婚，拿着我的資格，我纔不怕！』

李太太乘機會插入一句：『老李也不老實呢！』

邱太太趕緊接過來：『他們沒有老實的！可是有一層，你有兒有女，有家可歸；我更困難，我雖然可以獨立，自謀生活，可是到底沒個小孩；自己過得天好，究竟是空虛，一個人恐怕太寂寞了，是不是？這麼一想，我又不肯——不是不敢——和老邱大吵特吵了。困難！可是，我要不和他鬧，又怕他學吳先生，硬往家裏接姨太太！以我這個身分，叫人說我不能拴繫住男人的心，受不了！真離婚吧，他纔正樂意。困難！』

『我怎麼辦呢？』李太太問。

『跟老李吵！你和我就不同了；我被文學士拘束住，不肯動野蠻的。你和他吵，我作你的後盾！』

李太太運足了氣回家預備衝鋒。

五

不在太太處備案而把錢給了別人，是個太太就不能忍受這一手兒。李太太越想越生氣。自己真是一心一意的過日子，而丈夫一給小趙就是二百五十，够買兩三畝地的！還幫着吳先生欺侮吳太太！跟他幹！邱太太的話雖然不好懂，可是她明明的說了，管我的後頓；有人管後頓，前頓還不好說

？跟他吵。後盾改成後頭，李太太精神上物質上都有了倚靠。從鄉下到大城裏來，原想和和氣氣的過日子，誰想到他會這麼壞；他的錯，跟他幹。一進屋門便把腦後的小辮披散開了，換上了舊衣裳，恐怕真打起來的時候把新衣撕了。飯也不去作，不過了！

老李剛走到院中，屋裏已放了聲哭起來。哭的雖然是『我的娘呀！』可是罵的都是老李。他看出事兒來得邪。聽着她哭，不便生氣。可是越聽越不是味兒，不由的動了氣。揍她！怎好意思？扯着頭髮，連踢帶打？作不出。在屋裏轉了個圈，想把孩子們帶出去吃飯，留下她一個人由着性兒哭。這是個主意。正要往外走，太太哭着過來了：『你別走，咱們得說開了！』有意打架。太太把吳邱兩位太太所說的，從頭至尾質問了一番。老李連哼也沒有哼一聲，不理。太太下不了台，人家不理。兩張嘴都動作纔能拌嘴，老李陰透了，只叫街坊聽我一個人鬧，他不言語！陰毒損壞！太太無法，只好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吧，拍，拍，自己抽了兩個好的：『你個不知好歹的，沒皮沒臉，沒人答理，你個臭娘們！』拍，拍，自己又我補上兩個。

馬家婆媳都跟過來，馬老太太奔了李太太去：『我說，李太太，這是怎麼了？別吓着孩子們呀！』

李太太看有人來解勸，更要露一手兒，拍，拍，又自己扯了兩個：『不過了！不過了！沒活頭了！』

馬少奶奶抱住菱，看了老李一眼。老李向她一慘笑，嘴唇顫着：『馬總你給菱點吃的，我帶英出去。』向來沒和她這麼說過話，他心中非常的痛快。『英，走！』黑小子拉着爸的手，又要落淚，又要笑，吸了兩口氣。

第十五

早蓮初開，桃子剛染紅了嘴唇。不漂亮的人也漂亮了些，男的至少有個新草帽，女的至少穿上件花大衫，夏天更自然一些，可以叫人不富而麗。小趙穿上新西服，領帶花得像條熱帶的彩蛇。新黃皮鞋，底兒上加着白牙子。不得人心的響着。綢手絹上洒了香水，頭髮加了香蠟。一邊走一邊笑，看見女的立刻把眼珠放風箏似的放出去，把人家的後影都看得發毛咕。他心中比石榴花還紅着一些，自己知道是世上最快樂的人。

到了北海。早蓮在微風裏張開三兩個瓣兒，葉子還不密，花梗全身都清潔挺拔，倚風而立，花朵常向晴天綠水微微的點頭。小趙立在玉石橋上，看一眼荷花，看一眼自己的領帶，覺得花還沒有你那麼俊美。晴天綠水白蓮，沒有一樣值得他欣賞的，他自己是宇宙的中心。他的西服，特別是那條花領帶，是整個人類美與幸福的象徵。他永不能靜立看花，花是些死東西；看姑娘是最有趣的。你看她，她也看你；不看你也好，反正她不看你也得低低頭；她一低頭，你的心就癢癢一下！設若

只有花沒姑娘，小趙的心由哪裏癢癢起？

他將全身筋肉全伸展到極度，有力而緩緩的走，使新鞋的聲響都不折不扣的響到了家，每一聲成了一個不得人心的單位，這樣走有點累得慌，可是把新西服的稜角灣縫都十足的展示出去，自覺的脊背已挺得和龜板一樣硬；只有這樣纔配穿西服；穿西服天然的不是爲自己舒服，而是爲美化社會。走得穩，可是頭並不死板：走一步，頭要像風扇似的轉一圈，把四圍值得看的東西——姑娘——全吸在自己眼中去。看見個下得去的，立刻由慢步改成快步，過去細看。被人家瞪一眼，或者是罵一句，心中特別的暢快——不虛此行。

不過，今天小趙的運動頭部，確是有一定的目的。雖然也看隨時遇見的姑娘，可是到底是附帶的。小趙在把一個姑娘弄到手之前，只附帶的看別的婦女。『愛要專，』他告訴自己，不過，遇到『可以』同時並一舉弄兩個或三個姑娘的時候，他也不一定固執，通權達變。今天小趙的愛特別專，因爲這次弄的是個純潔的女學生。往日，他對婦女是像買果子似的，檢着熟的挑；自要熟，有點玷兒也沒關係，反正是弄到手又自己存着，沒有爛在手裏的危險。今天他的確覺得應當興奮一些，即使一向不會興奮。這回是弄個剛紅了個嘴的桃。小趙雖然不會興奮，究竟心中不安定。他立在一株大松樹下，思索起來：這回是完全留着自已吃呢，還是送給人？剛紅了嘴的桃，中看不中吃，送人不見得合適。特別是送給軍人們，他們愛本事好的，小桃不見得有本事。自己留着？萬一留個一年

半載，被人看見而向我索要，我肯給不肯呢？我會忌妬不會呢？兩搭着，自是個好辦法，可是萬一她硬呢？不能，女人還硬到哪裏去！這倒完全看咱小趙的了，『小趙，有人要你自己的太太，不是買來預備送人的，是真正的太太，你肯放手不肯呢？』他不能回答自己。

來了，她從遠處走來！連小趙的心也居然跳得快了一些。往日買賣婦女是純粹的錢貨換手，除非買得特別便宜，是用不着動感情的。現在，是另一回事，沒有介紹人從中撮合，而是完全白得一件寶貝，她笑着來找他，小趙覺出一點婦女的神祕與脆弱——不花錢買，她也會找上門來！容易！後悔以前不這樣辦，更微微有些怕這樣得來的女子或者不易支配，心裏可又有點向來沒經驗過的欣喜。

她像一朵半開的蓮花，看着四圍的风景，心裏笑着，覺得一陣陣的小風都是爲自己吹動的。風兒吹過去，帶走自己身上一些香味，痛快，能在生命的初夏發出香味。左手夾着小藍皮包，藍得像一小塊晴天，在自己的腋下。右手提着把小綠傘，袖只到肘際，一雙藕似的胳膊。頭髮掩着右眼，嬌慢的從髮下瞷着一切。走得輕俏有力，腳大得使自己心裏舒展，扁黑皮鞋，繫着一道絆兒，傲慢，天真，欣喜，活潑，胖胖的，心裏笑着，腮上的紅色潤透了不大點的一雙笑渦。想着雷聲，世界裏的浪漫故事，又有點怕，又不肯怕；想着父母，頭一仰，把掩着右眼的黑髮——捲得像葡萄蔓上的嫩鬚——擡上去，就手兒把父母忘掉，甚至于有點反抗的決心。端起雙肩，又愛又怕又慮又要反抗

的嘆了一口氣，無聊，可是痛快了些。熱氣從紅唇中逃出，似乎空虛，能臉對臉的，另有些熱氣吻到自己的唇上，和電影世界裏的男女一個樣，多麼有趣！是，有趣！沒有別的！一個熱吻，生命的溪流中起了個小水花，不過如此，沒別的。放出自己一點香味，接收一點男性的熱力，至多是摟着吻一下，痛快一下，沒別的。別的女友不就是這樣麼？小說裏不是爲接吻而設下綠草地與小樹林麼？電影裏不是赤髮女郎被吻過而給男人一個嘴巴麼？不怕！看着自己的大腳，舒展，可愛，有力氣，有什麼可怕？

每次由學校回家的時候，總有些破學生在身後追着，破學生，襪子擰着花，一脖子泥！他和破學生不同了，多麼有趣，什麼也知道，也乾淨，告訴我多少事！況且，他還和善呢，救出哥哥來，必是哥哥的好朋友。可憐的天真哥哥，在獄裏，洋服都破了，沒有香烟吸，可憐！他的女朋友到獄裏看過他沒有？又想起一篇電影，天真在屋裏，女的在外邊，握着手狠命的吻手背！有趣！

『秀真妹，笛耳！』小趙的腦門與下巴擠到一塊，只剩下兩隻耳朵沒有完全扁了，用力縱着鼻子，所以眼珠沒有掉出去。『我可以叫你笛耳吧？』

『隨便，』秀真笑渦上那塊紅擴大了一些，擽了一下頭髮，看了松樹上的山喜鵲一眼，向小趙一笑。

『那麼，我就再叫一聲，』小趙的唇在她耳前腮上那溜兒動，熱氣吹着她的笑渦，『笛耳！』

她眼珠橫走，打在他的鼻尖上，向自己一笑。

小趙知道不少英國字，在火車飯廳裏時常和混台的討教，黃油，蘇打水，冰激凌等都能不用中國語而要了來。『不用留洋去喝洋墨水，咱也會外國話！』他常向同事們這樣說。他的穿西服，吃洋飯，也下過一番工夫，『你必得下工夫，』他勸告四十以上的人們，『連跳舞也得學着，這是學問！現在連軍官裏都有留學歐美的，不會還行？』他所以勝過張大哥就在這一點上。張大哥並不比小趙笨，只是差着這麼點新場面。張大哥會的小趙也會，小趙會的張大哥不會。張大哥沒有前途，而小趙正自前程遠大。秀真雖然不懂什麼，也能看到這個：在家裏，一切都守舊，拘束，雖然父親給預備下新留聲機片，可是不准跳舞；連買雙皮鞋都得鬧一場氣。小趙呢，新舊都懂，什麼事也知道。小趙接過她的小傘，兩人並肩沿着『海』岸往北走。秀真的夢實現了一半。還想不到結婚，可是假如能和小趙結婚，大概也不錯，什麼都懂，多麼會說話，笑得多麼到家！有點貧氣；可是看慣了，或者也就覺不出來了。

秀真和小趙的身量差不多，或者還許比他高一點。從身體上看，他是年青的老頭兒，她是個身體比年歲大的孩子。秀真還沒有長成一定的模樣，可是自己願意顯出成年的樣子。圓臉，大眼睛，唇和笑渦，顯出無意的肉感的誘惑。四肢都很大，微微駝着背，大概是怕被人說個子太高。旗袍是按着胡蝶扮演閩小姐時那種風格作的；大扁皮鞋保持着中學生的樣子。腿很粗，長于打籃球。頭髮

燙成捲毛鵝，留下一大縷長的擋着右眼。設若天真是女的，秀真是男的，張大哥或者更滿意一些。『天眞幾時能出來？』她問。

『快，我已經給說妥了；公事不能十分快了，可是也慢不了。他太大意了，爲人總得謹慎一點！』小趙鄭重的說：『你看我，笛耳，自幼沒人管，可是我始終沒有墮落，也沒給過人機會陷害我，雖然受苦與困難是免不了的。』他眼中含着淚。『少年要浪漫，也要老成。咱們的家庭都是舊式的，咱們自己又都是摩登的，我們就得設法調和這個，該浪漫的浪漫，該謹慎的謹慎，這纔能有成功的希望，有真正的快樂。笛耳，以你說吧，還在求學時期，何必穿高跟鞋？你不穿，我一看就明白你有尺寸有見識。我自己，何必說我自己呢，以後你自己會知道。』

秀真找不到話講了，心裏只剩了佩服小趙。想起接到男學生們的信，真是可笑，一脖子泥的小鬼們！不講別的，只誇我幾句，然後沒結沒完的述說他們自己。老說反抗家庭，其實沒見過世面！看這個人，新的懂，舊的懂，受過苦，而沒墮落！不，她不僅想和他遊戲遊戲了，她本能的覺到姑娘必有朝一日變成婦人，必定結婚。設若自己想結婚，必是要這麼一個可靠的人，不要那一脖子泥專寫情書的學生們。她越發覺得自己的大脚可愛了，他說這扁鞋好嗎！他多麼明白！但是不要和他往下說這個，說不過他；自己連世界上最簡單的事也不知道！學校裏學過的功課，怎好說，一點意思也沒有。家中的事，又不大知道。沒的可說；他大概什麼也會說！自己是個會打籃球的學生，

他是個人物！嚥，還說天真吧。『我不能再去看看哥哥一回呀？』

『上次咱們去已經招他們不願意，再去，不大合適，反正他快出來了。』

『我想給他送點口香糖去！』

『我設法給他送進去就是了，口香糖，』小趙向天想了想，『再添上點水果？都交給我了，我想法子找人送進去，咱們自己不便於再去。』

三

坐在五龍亭的西頭那一間裏。小趙要了汽水，鮮藕，鮮核桃。秀真不好意思吃，除了有時吃女同學們的水果，還沒吃過男朋友的東西。寫情書的小泥鬼們只能送給一個書簽，或是把一朵乾花夾在信裏；沒這麼大大方方坐在一處過，所以又覺得不好意思不吃。雖然和父母逛過北海，喝過茶，可是那是什麼味，這是什麼味？這一次的吃東西，似乎是有無窮無盡的意味，由這一次也許引起一百次，一千次，一輩子，在一塊吃喝說笑！平日逛北海，就不願意到五龍亭來，西邊的破大殿裏的破神像多麼可怕！今天坐在這裏不覺得那麼可怕了；趙先生多麼懇勤可喜，和他在一塊什麼也不可怕。捏起塊雪白的嫩藕，放在唇邊，向他笑了笑，沒的可說。

小趙給她個機會：『學校快考試了吧？我現在要是在學校裏，要命也考不上。功課全忘了！』

她心裏舒服了，他也有比不上我的地方！他的功課都忘了，我在這一點上比他強。她說起學校的事來，一邊說一邊吃東西，順手的往口中放，也不覺得不好意思了。他又要點心；不，不能再吃點心；應當請一請他；請他什麼呢？不知道，也不好開口。不吃點心，不餓！況且，也該回學校了，決考試了！被熟人看見，再說，也不好意思。可是，他是我父親的好朋友，我來是和他商議天真的事，就是被父母看見，也有的說。又捨不得走了。呆呆的坐着，臉上不由的發熱。看着水邊上的小蜻蜓，飛了飛，落在蓮花瓣上；落了會兒，又飛起來。南邊的大橋上，來來往往不斷的人馬，像張活動的圖畫。橋下有幾隻小船，男的穿白，一躬一躬的搖槳，女的藏在小花傘下面，安靜，浪漫；一陣風帶着荷香，從面上吹過。她收回神來，看他一眼，他的眼正釘着她的笑渦，兩人的眼遇到一塊，定了一定，輕輕的移開，茶房來收拾汽水瓶子。

『我們划船去？』

『我該回去了！』

『咱們不賃這小破船，上董事會去借好的！』

她未置可否，可是由他拿着小傘。

船停在柳陰下，她還打着小傘，看水中的倒影，正在自己的面部上浮着幾個小魚。

船上玩了半天，決定回學校去，可是小趙攔住她，非去一同吃飯不可。不好意思。可是趙先生

決不拿自己當個小學生看，而是用成人對成人的那種客氣勸留，所用的話正是父親留客吃飯時用的那些。又不好意思拒絕。人家拿成人待我，怎好和人家耍孩子脾氣。去吧。

要菜要飯，給飯錢與小賸，小趙的神氣與態度都那麼老到，自然：決不像中學生那樣羞羞愧愧的從小口袋裏掏錢。秀真覺得處處比不上他，他懂得一切。吃完飯，無論怎樣該回學校了，趙先生也不再攔阻，並且依着她的主張，二人在園內就分了手，她往南，他往北；他沒堅決的要求陪她一同出去。大方，體諒。

一離開他，秀真覺得身上輕了好些，走得很快，似乎由成人又回到歡騰亂跳打籃球的女學生。可是心裏並沒忘了他，有點怕他，又說不上他的毛病在哪塊。一塊兒喝汽水，划船，吃飯，一個夢境的實現，心裏確是受了刺動。他不可怕，為什麼怕他呢！他沒說一句錯話，他沒偷偷的拉我的手，他不是壞人。他多麼溫柔！一邊走一邊思索，走着走着忽然立住，恍惚似乎丟了什麼東西。摸了摸身上，想了想，什麼也沒丟，水裏的影兒現出自己的傘：蹲下照了照臉，還是那樣，胖胖的，笑臉旋着點紅色。跟他在一塊是沒危險的。媽媽老叮囑小心男人，那要看是哪個男人。跟好男人一塊玩玩，有什麼損害呢？立起來，向後撥頭髮。身後走着一對夫婦，男的比女的大着許多，男的抱着個七八個月大的胖娃娃。秀真愛這個胖娃娃，願意過去把娃娃接過來，抱一會兒。結婚一定是很有趣的。看了看那個女的，不見得比自己歲數大，小細手腕，可是胸部鼓鼓着；小媽媽，胖娃娃，好

玩！胖娃娃轉過臉來，向秀真笑了笑，跟着嘴裏『不，不，』了兩聲。她又不好意思了，向前搶球似的跑了兩步。跑到白塔的土基上，找了塊大石，坐下，心裏直跳，也有點亂。口中發渴，跑下來，喝了兩碗酸梅湯。

三

小趙心中也沒閒着，眼珠在心上炒豆兒似的直跳，覺得自己的那顆心確是有用，眼力也不差。『老眼，趕明兒真該給你配付眼鏡，真有你的！』可是，『太嫩，恐怕中看不中吃！』管牠呢，先玩一玩！買熟貨起碼就得二百出頭，還得費工夫調教。這個貨太嫩點，可是只費兩瓶汽水與一頓飯呢！不用訓練，自來美。時代是他媽的變了，女學生是比陳貨鮮明：無論妓女怎打扮也賽不過女學生們去。白布小衫也好，旗袍也好，總比窰姐兒們好看。小趙你得管口鮮的，不要落伍，不要辜負了時代！衙門中那群玩藝，哪懂得這個？！小趙你是聰明，凡事無師自通，買陳貨，吊姨太太，你會；玩女學生，你也會了！誰教給你的！媽的，趕明兒不上交民巷釣個洋妞纔怪！用心，沒有不成的事！

『叫老吳玩那個破貨去，小子，至多再叫你玩上一月，我要不把你送到五股閻王那兒去，我是頭蒜！我叫你先和方墩離了婚，然後再把那個破貨弄回來，賣出去，哪怕賠幾塊錢賣呢，賠得是口

氣！你等着，小子，不叫你家破人亡連根兒爛，算小趙白活！

至於老李那小子，比吳太極更厲害點：可是你還能比小趙霸道，我的笛耳？我叫你不和趙先生，趙老爺，趙大人，合作！敢和我碰碰？真，瞎了你的狗眼！敢不在趙科員面前打招呼，而想在財政所作事？真？臨完還成心找尋我，不許我弄張秀真？我看看你的！秀真笛耳，已經到了手；你的二百五十元，咱正花着；張大哥的房子，不久也過來！你？叫你吃不了兜着走！先叫方墩上衙門跟你鬧個底兒掉，然後叫她上你那兒住個一年半載。你有所長的門子，哼，咱看看到底誰行。等你免了職，咱纔和秀真結婚，給你個請帖！跟小趙叫勁？不知好歹！你知道小趙，趙老爺，將來有什麼發展哪？就憑秀真一個人，我就能作所長，你大概不信？那麼，你也許不知道，市長憑着什麼作市長？你哪能知道，我的寶貝！你等着看小趙一手吧！謝謝你的二百五十塊錢，專等再謝謝你來送婚禮，別只寫付喜聯呀，伙計！

小趙去吃了兩杯冰激凌，心裏和冰一樣舒服。

第十六

一

老李帶着英在外面足足玩了半日，心中很痛快。也沒向衙門裏請假，也不惦記着家裏，只顧和英各處玩耍。他看明白了：在這個社會裏只能敷衍，而且要毫沒出息的敷衍，連張大哥那種鄭重其事的敷衍都走不通。他決定不管一切，只想和英痛快的玩半天。吃過了晚飯，英已累得睜不開眼。老李不想回家，可是又沒法安置英；回去，她愛怎鬧怎鬧；把小孩子放在家裏再說；鬧得太不像樣，我還可以出來，住旅館去；沒關係。

馬少奶奶拉着菱在門口立着呢。太陽落後的餘光把她的臉照得分外的亮，她穿着件長白布衫，拉着菱，菱穿着個小紅短袖褂子。像一朵白蓮帶着個小紅蓮苞，老李心裏說。菱跑過來拉爸，英撲過再攆去。『你們上哪兒啦，一去不回頭？』她問英，自然也是問老李。他抱起菱來，『我們玩去了；家裏不平安，就上外面玩去。』他的語氣中所要表示的『我纔不在乎』都被眼睛給破壞了。她正看着他的眼睛，他的眼神決不與語氣一致。他也承認了這個，不行，不會對生命嬉皮笑臉；想敷衍，

不在乎，不會！他知道她也明白這個。『菱，媽媽還鬧不鬧了？』他問，勉強的笑着，極難堪。

『媽嘴腫，不吃飯飯！』菱用小手打了爸臉兩下：『打爸！菱不氣媽，爸氣媽！臭爸！臭爸——』

菱用小手搗上鼻子。

老李又笑了，可是不好意思進衙門。

『您進去吧，沒事啦。』馬少奶奶淘氣的一笑，好像逗着老李玩呢。

老李出了汗，恨不能把孩子放下，自己跑三天三夜去，跑到座荒山去當野人。可是拖着菱進了門。英也跟進來，剩下馬嬌自己在門外立着。老李回頭看了一眼，她腦後的小辮不見了，頭髮剪得很齊，更好看了些。

李太太在屋裏躺着呢。英進去報告一切，媽也不答理。

『爸，你給我買好吃沒有？』菱審問着爸。

爸忘了。忽然想起來：『菱你等着，爸給買好吃去。』放下菱，跑出來。跑到門洞，馬少奶奶把門對好，正往裏走。

『您又上哪兒？』她往旁邊一躲。

『我出去住兩天，等她不犯病了我再回來。受不了這個！』

『這纔瞎鬧呢。』

『您麼!』他的聲音很低，可是帶着怒氣，好像要和她打架似的。

她楞了一會，『爲我，怎也別走。』

『怎麼?』這個比他的前人柔和着多少倍。

『馬有信來，說，快回來了。』定得吵。』

『怎麼?』

『他一定帶回那個女的來。』

『信上說着?』

『不是。』

『你——您怎麼知道?』

然。
『我心裏覺出來，他必把她帶回來；還不得吵?』門洞雖然黑，可是看見她笑了——也不十分自然。

『我不走好了，我專等和誰打一通呢!你不用怕。』

『我有什麼可怕的?不過院裏有個男的，或者不至於由着馬的性兒反。』

『他能鬧事?』

她點了點頭。『好吧，您還出去不?』

『出去給麥買點吃的，就回來。』他開開門，進了些日落後的軟光。門外變了樣，世界變了樣，空氣中含着浪漫的顏色與味道。

二

財政所來了位堂客，身子是方塊，項上頂着個白球，像剛由石灰水裏撈出來。要見所長。傳達處的工友問什麼事，白球不出聲。工友拒絕代為通報，臉上挨了個嘴巴。工友搗着臉去找所長，所長轉開了眼珠：『叫巡警把她撞開！』繼而一想，男女平權的時代，不宜得罪女人，況且知道她是誰？『請趙科員代見。』小趙很高興的來到會客廳，接見女客，美差？及至女客進來，他瞪了眼，吳太太！

『好了，你叫我來鬧，我來了，怎麼鬧吧？你說！』方墩太太坐下了。工友爲是保護科員，在一旁侍立，全聽了去。

『李順，走！』趙科員發了命令。

『噫！』李順很不願意出去，可是不敢違抗命令。

『大姐，你算糟到家了！』小趙把李順送了出去，關上門，對方墩說：『不是叫你見所長嗎？』
『他不見我，我有什麼法兒呢？』

『不見你，你就在門口曬啊。姓李的，你出來！你把吳科員頂下去，一人吃兩份薪水！還叫我們離婚！我跟你見個高低！就這麼曬呀。曬完，往門框上就拴繩子，上吊！就是所長不見你，你這麼一曬還傳不到他耳裏去？他知道，全所的人都知道；就是所長不免他的職，他自己還不滾蛋？你算精透了；見我幹嗎呀！』

『我沒要見你呀！你幹嗎出來？』

『嘿！糟心！你趕緊走，我另想辦法。反正有咱們，沒老李；有他，沒咱們！走吧。家中等我。』

小趙笑着，規規矩矩把方墩太太送到大門，極官派的鞠躬。『再會，吳太太；回來我和所長詳說，就是。』轉過臉來：『李順，這兒來！你敢走漏一個字，我要你的命！』

小趙非常的悲觀。成敗倒不算什麼，可氣的是人們怎麼這飯桶。拿方墩說，就連衙門外曬曬一陣都不會，怎麼長那身方肉來着呢！頭一炮就沒響。要不怎麼這羣人不會成功呢？把着手兒教，到時候還弄砸了鍋。小趙很願意想出一種新教育來，給這羣糟蛋一些新的訓練。『你等着，』他告訴自己，『等小趙作了教育總長再說！』

老李和太太沒正式宣戰而斷絕了國交。三天，誰也沒理誰。他心中，可是，並沒和太太叫勁。他一心一意的希望着馬先生快回來，看看人家這會浪漫的到底是長着幾個鼻子；心中有所盼望，所以不說話也不覺得特別的寂寞。除了這件事，他還惦记着張大哥。到底小趙是賣什麼藥呢？天眞還沒有放出來！張大哥太可憐了，整天際把生命放在手裏捧着，臨完會像水似的從指縫間漏下去！單單的捉去他的兒子；哪怕一把火燒了他的房呢，連硬木椅子都燒成焦炭呢，張大哥還能立起來，哪怕是穿着舊布衫在街上去算命合婚呢，他還能那麼乾淨和氣，還能再買上一座小房；兒子，另一回事。奇怪，那麼個兒子會使張大哥跌倒不想往起爬！假如英丟失了，我怎樣？老李問自己。難道是當然的，想不出什麼超乎難過的事。時代的關係？夫妻間的愛不夠？張大哥比我更布爾喬亞？算了，看看張大哥去。

自遷都後，西單牌樓漸漸成了繁鬧的所在，雖然在實力上還遠不及東安市場一帶。東安市場一帶是暗中被布爾喬亞洋氣充滿，幾乎可以够上貴族的風味。西單，在另一方面，是國產布爾喬亞，有些地方——像烙餅攤子與大碗汗麻醬麵等——還是普羅的。因此，在普通人們看，牠更足以使人舒服，因為多着些本地風光。他還沒夢想到有個北京飯店，或是烏利文洋行。咖啡館的女招待，百貨店的各樣貨，戴一頂新草帽或穿一雙白帆布鞋，就可以出些風頭的男女學生，各色的青菜瓜果，便宜坊的燒鴨，羊肉餡包子，揀瓶的美人焦與晚香玉，都奇妙的調和在一處，亂而舒服，熱鬧而不

太奢華，浪漫而又平凡。特別是夕陽落山的前後，姑娘們都穿出夏日最得意的花衫，賣梅湯的水盞敲得輕脆而緊張，西瓜的吆喝長而多韻；偶爾有一陣涼風；天上的餘光未退，鋪中的電燈已亮；人氣車聲汗味中裹着點香粉或花露水味，使人迷惘而高興，袋中沒有一文錢也可以享受一些什麼。真正有錢的人們只能坐着車由馬路中心，擦着滿是汗味的電車，向長安街的灑青大路馳去，響着車鈴或喇叭。

老李永不會欣賞這個。他最討厭中等階級的無聊與熱鬧，可是在他的靈魂的深處，他有點貴族氣。他沿着馬路邊兒走，不肯和兩旁的人羣去擠。快到了堂子胡同，他的右臂被人抓住。丁二爺。「啊，李先生！」丁二爺的舌頭似乎不大利落，臉上通紅，抓着老李的右臂還幌了兩幌，「李先生，我又在這兒溜酒味呢！又喝了點，又喝了點。李先生，上次你請我喝酒，我謝謝你！這是第二次，記得清楚，很清楚。還能再喝呢，有事，心中有事。」他指了指胸口。

老李直覺的嗅出一點奇異的味道，他半拉半扯的把丁二爺架到一個小飯舖。

又喝了兩盞，丁二爺的神色與往日決不相同了，他居然會立起眉毛來。

「李先生，秀真！」他把嘴放在老李的耳邊，可是聲音並沒放低，震得老李的耳朵直嗡嗡。「秀

真！」

「她怎麼了？」老李就勢往後撤身子，躲開丁二爺的嘴。

「我懂得婦女，很懂得。我和你說過我自己的事？」

老李點了點頭。

『我會看她們的眼睛，和走路的神氣，很會看。』他急忙吞了一口酒。『秀真回來了，今天。眼睛，神氣，我看明白了。姑娘們等着出閣是一樣，要私自鬧事又是一個樣，我看得出。秀真，小了頭，我把她抱大了的，現在——』丁二爺點着頭，不言語了，似乎是追想青年的事。

『現在怎樣？』老李急于往下聽。

『哎！』丁二爺的嘆氣與酒盅一齊由唇上落下。『哎！她一進門，我就看出來，有點不對，不對。她不走，往前擺，看着自己大腳微笑！不對！我的小鳥們也看出來了，忽然一齊叫了一陣，忽然的！我把秀真叫到我的屋裏；多少日子她沒到過我屋裏了！小的時候，一天到晚找丁叔，小了頭！我盤問她，用着好話：她說了，她和小趙！』

『和小趙怎着？』老李的大眼似乎永遠不會瞪圓，居然瞪圓了。

『一塊出去過，不止二次了，不止。』

『沒別的事？』

『還沒有；也快！秀真還鬧得過他？』

『嘿！』

『哎！婦女，』丁二爺搖着頭，『婦女太容易，也太難。容易，容易得像個熟瓜，一摸就破；難

，比上天還難！我就常想，左不沒事吧，沒事我就常想，我的小鳥們也幫着我，非到有朝一日，有朝一日男女完全隨便，男女的事兒不能消停了。一個守一個，非搗亂不可。我就常這麼想。」

老李很佩服丁二爺，可是顧不及去討論這個。「怎辦呢？」

「怎辦？丁二有主意，不然，丁二還想不起喝酒。咱們現在男女還不能做開兒隨便：兒女一隨便，父母就受不了。咱們得幫幫張大哥。我準知道，秀真要是跟小趙跑了，張大哥必得瘋了，必得！我有主意，揍小趙！他要是個好小子，那幫另一回事了，秀真跟他就跟他。女的要看上個男的，勸不來，勸不來，我經驗過！不過，秀真還太小，她對我說，她覺得小趙好玩。好玩？小趙？我揍他！廿年前我自己那一回事，是我的錯，不敢揍！我吃了張大哥快廿年了，得報答報答他，很得！我揍小趙！」

「揍完了呢？」老李問。

「揍就把他揍死呀！他帶着口氣還行，你越揍他，秀真越愛他，婦女嗎！一揍把他揍回老家去，秀真姑娘過十天半月也就忘了他，頂好的法兒，頂好！勸，勸不來！」

「你自己呢？」老李很關切的問。

「他死，我還想活着？活着有什麼味！沒味，很沒味！這廿年已經是多活，沒意思。喝一盅，李先生，這是我最後的一盅，和知己的朋友一塊兒喝，請！」

老李陪了他一盃。

『好了，李先生，我該走了。』丁二爺可是沒動，手按着酒盃想了會兒：『啊，我那幾個小黃鳥。等我——的時候，李先生，叫牠們給英養着玩吧。沒別的事了。』

老李想和他用力的握握手，可是楞在那裏，沒動。

丁二爺幌出兩步去，又退回來：『李先生，李先生，『臉更紅了，』李先生，借給我倆錢，萬一得買把傢伙呢。』

四

老李不想去看張大哥了；丁二爺的言語像膠在他的腦中，他不知道是欽佩丁二爺好，還是可憐他好。可是他始終沒想起去攔阻丁二爺，好像有人能去懲治小趙是世上最好的一件事。他覺得有點慚愧，爲什麼自己不去和小趙幹？唯一的回答似乎是——有家小的吃累，不能捨命，不是不敬。但是，就憑那樣一位夫人，也值得犧牲了自己，一生作個沒起色，沒豪氣的平常人？自己遠不如丁二爺，自己纔是帶着口氣的活廢物。什麼也不敢得罪，連小趙都不敢得罪，只爲那個破家，三天沒和太太說話！他越看不起自己，越覺得不認識自己，『到底會幹些什麼？』他問自己。什麼也不會。學問，和生活似乎沒多大關係。在衙門裏作事用不着學問。思想，沒有行爲，思想足以使人迷惘。

。最足以自慰的是自己的心好，可是心好有什麼標準？有什麼用處？好心要是使自己懦弱，隨俗，敷衍，還不如壞心。他低着頭在暮色中慢慢的走，街上的一切聲音動作只是嘈雜紊亂，沒有半點意義。一直走到北城根，看見了黑糊糊的城牆，纔知道他是活着，而且是走到了『此路不通』的所在。立住，抬頭看着城牆上的星們。四外沒有什麼人聲了，連燈光也不多。垂柳似乎要睡，星非常的明。他入了另一個世界。一個人沒有，沒有無聊的爭執，連無聊的詩歌也沒有的世界：只有綠柳伴着明星，輕風吹着小萍，到靜到連蓮花都懶得放香味的時候，纔從遠處來一兩聲鷄鳴，或一兩點由星光降下的雨點，叫世界都入了個朦朧的狀態。呆了許久，他似乎醒過來。嘆了口氣，坐在地上。地上還有些未散盡的熱氣，坐着不甚舒服，可是他懶得動。南邊的天上一團紅霧，亮而陰慘。

遠處，似乎是由那團紅霧裏，來的一些聲音，沙沙的分辨不清是什麼，只是沙沙的，像宇宙磨着點兒什麼東西，使人煩惱而又有些希冀，一些在生死之間的響聲。他低下頭不再看。想起幼年在鄉間的光景。麥秋後的夏晚，他抱着本書在屋中念，小燈圍多少小虫，綠的，黃的，土色的，還有一兩個帶花斑的蛾子，向燈罩進攻。別人都在門外樹下乘涼。『學生』，人們不提他的名字，對他表示着敬意。十四五歲進城去讀書，自覺的是『學生』了，家族，甚至全國全世界的光榮，都在他的書本上；多識一個字，便離家庭的人們更遠一些，可是和世界接近一點。讀了些劍俠小說也沒把他的『學生』的希冀忘掉了，雖然在必不得已的時候，也摩仿着劍俠和同學們打一架，甚至于被校長

給記過一次『學生』的恥辱

到北平去！頭一次見着北平就遠遠看見那煙一團紅霧，好像這個大城是在雲間，自己是往天上飛。大學生，還是學生，可是在雲裏，是將來社會國家的天使，從雲中飛降下來，把人們都提起，離開那污濁的塵土。結了婚：本想反抗父母，不回家結婚，可又不肯，大學生力量是偉大的，可以改革一切：一個鄉下女子到自己手裏至少也會變成仙女，一同到雲中去。畢了業，戴上方帽子照了像，嘴角上有點笑意，只是眼睛有點發呆。我事作了，什麼也可以作，憑着良心作，總會有益於人的。只是不能回鄉間去種地，高粱與玉米至高不過幾尺高，而自己是耍耍雲路的。有機會去改造，但是近于破壞；犧牲也顯着太不人情，雖然極看不起社會上的一切。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於是入了地獄，至今也沒得出來，鬼是越來越多，自己的臉皮也燒得烏黑，非打破地獄不可！可是想打破地獄的大有人在，而且全是帶走一批黑鬼，過了些日子又依舊回來，比原前還黑了三倍，再也不想出去。管自己吧，和張大哥學。張大哥是地獄中最安分的笑臉鬼。接來家眷，神差鬼使的把她接來，有了女鬼，地獄更透着黑暗，三天誰也不理誰！就着鬼世界的一切去浪漫吧，膽子不知爲什麼那樣小，或者是傲慢不屑？誰知道！又看見了那團紅霧，北平沒在天上，原來；是地獄的陰火，沙沙的，燒着活鬼，有皮有肉的活鬼，有的還很胖，方墩，舉個例說。

不敢再想！沒有將來，想牠作甚？將來至好不過像張大哥——閉門家中坐，禍從天上來。地獄

的生活本是懲罰。小趙應當得意；丁二爺是多事，以鬼釋鬼，劍刀怎會見血？自己抓不到任何東西，眼前是那團紅霧，背後是城牆；幸而天上有星——最後用的大螢火虫們！好像聽見父親叱牛的聲音。父親抓住了一塊地，把一生的汗都滴在那裏。可是父親那塊地也保不住，假如世界是地獄的話。收莊稼的時候，地獄的火會燒得更痛快，忽，一陣風，十里百里一會兒燎盡！連根麥桿也剩不下。

極慢的立起來，四圍沒有一個人，低着頭走。向東沿着河沿走，地上很濕軟，垂柳像搖籃似的輕擺，似乎要把全城搖入夢境。柳樹後出來一個黑影，極輕快的貼住他的肩，一股賤而難過的香味。『家去坐坐，不遠；茶錢隨意。』一個女的聲音，可是乾裂，難聽，像是傷風剛好的樣子。老李本能的躲了躲，她緊往前跟。他摸了摸袋中，只剩了幾角錢的票子，抓了出來，塞在她的手中。『不家去呀？』她說着把手放下去。他的喉中堵塊石子，深一脚淺一脚的快走。又找到大街，他放慢了脚步。『地獄裏的規矩人！』他叫着自己。回去，她一定還沒走呢，把手錶也給了她。沒敢回去。一個手錶救不了任何人。借着路燈看了看，已經十二點半。

五

他兩天沒到衙門去，一來是爲在中等着那個浪漫的馬先生，二來是打不起精神去作事。連丁

二爺都能成個英雄，而老李是完全被『科員』給拿住，好像在籠裏住慣的小鳥，打開籠門也不敢往外飛；硬不去兩天試試，散了就散了，沒關係！在他心的深處，他似乎很怕變成張大哥第二——『科員』了一輩子，以至於對自己的事都不敢豪橫，正像住慣了籠子的鳥，遇到危險便『目受死』，連叫一聲也不敢；平日的歌叫，只爲討人們的歡心。他怕這個。他知道他已經被北平給網起來，應當設法把翅膀抽出來，到空中飛一會兒。絕對的否認北平是文化的中心，雖然北平確是有許多可愛的地方。設若一種文化能使人沈醉，還不如使人覺到危險。老李不喜歡喝咖啡，一小盃咖啡便叫他一夜不能睡好。現在他決定要些生命的咖啡，苦澀，深黑，會踢動神經。北平太像牛乳，而且已經有點發酸。

跟太太還不過話，沒關係。『科員化』的家庭，吵嘴都應低聲的；不出一聲豈不更好？心中越難過，越覺得太太討厭。她不出聲，正好，省得時時刻刻覺到她的存在。將來死了埋在一處，也不過是如此，一直到倆人的棺材爛了，骨頭挨着骨頭，還是相對無言，至於永久；好吧，先在活着的時候練習練習這個。就怕有朋友來，被人家看破，不好意思，『科員』！管牠呢，誰愛來誰來，說不定連朋友也罵一頓；有什麼可敷衍的？

邱太太來了。紙板似的，好像專會往別人家的苦惱裏擠。老李想把她攆出去，可是不敢；得陪着說話，無論如何無聊！

『李先生，我來問你，你看邱先生真有意與吳先生嗎？』兩顆牙全露出來。

『不知道。』

『哼！你們男人都互相的幫忙，有團體！我纔不怕，離婚，正好！』

『幹嗎再說，那麼？』老李心中說。

邱太太到屋裏去找李太太。老李看出自己應該出去溜溜；科員不便和另一科員的太太起什麼衝突。拉着英出去了。

上哪兒去？想起北城根那個女人。哪能那麼巧又遇上她。遇上，也不認識呀；在半夜裏遇見的。可憐的姑娘，也許是個媳婦。她為什麼不跳在河溝裏？誰肯！老李你自己肯把生命賣給那個怪物衙門，她為什麼不可以賣？焉知她不是爲秦養一個老母親，或是供給一個讀書的弟弟？善心與黑暗遇上便是悲劇。

找張大哥去？不願意去，也不好意思去，天真還沒出來。到底小趙是怎回事？爲什麼不去提着小趙的耳朵，把實話講出來？飯桶，糟蛋，老李！

買了個極大的三白香瓜，堵上英的嘴，沒目的而又非走不可的賄走。

第十七

半夜裏，張大哥把大嫂推醒，『我作了個夢，我作了個夢，』他說了兩遍，爲是等她醒明白了再往下說。

『什麼夢？』她打了個哈欠。

『夢見天真回來了。』

『夢是心頭想。』

張大哥楞了一會兒。『夢見他回來了，頂喜歡的。待了一會兒，秀真也來了。秀真該來了，不是應當放暑假了嗎？』

『七月一號纔完事呢，還有兩三天了。』

『啊！我夢見她回來了，也挺喜歡的。待了一會兒，彷彿咱們是辦喜事，院子裏搭起簾棚，上着喜字的玻璃，廚子王二來了，親友也來了，還送來不少汽水。秀真出門子，給的是誰？你猜！』

『我怎會猜着你的夢？』

張大哥又楞了一會兒。『小趙！給的是小趙！他穿着西服，胸前掛着大紅花，來親迎。我恍惚似乎看見吳太極，邱先生，孫先生們都在西屋外邊立着，吸着烟捲。他們的眼睛，我記得清楚極了，都釘着我，好像在萬牲園裏看猴子那樣，臉上都帶着點輕視我的笑意。我看見小趙進來，又看見他們大家那樣笑我，我的心要裂了。我回頭看了看，秀真在堂屋立着呢，沒有打扮起來，還穿着學校的制服。她不哭也不笑，就是在那兒立着，像傀儡戲裏的那個配角，立在一旁，一點動作沒有。我找你，也找不到。我轉了好幾個圈。你記得咱們那條老黃狗？不是到夏天自己咬不着身上的狗繩就轉圈，又急又沒辦法？我就是那個樣子。我想撲小趙；一生沒打過架，胳膊抬也抬不起，淨剩了哆。小趙向我笑了。我就往後退，擋住了秀真。我想拉起她往外跑，小趙正堵住門。吳太極們都在他身後指着我笑。我拉着她往後退。正在這個當兒，門外咚——響了一聲，震天震地的，像一個霹靂。我就醒了。什麼意思呢？什麼意思呢？』

『沒事！橫是天真快出來了。我明個早晨給他的屋子收拾出來。』張大嫂安慰着丈夫，同時也安慰着自己。

『夢來得奇怪，我不放心秀真！』

『她，沒事！在學校裏正攻書，還能有什麼事？』大嫂很堅決的說，可是自己也不相信這些話。

張大哥不言語了。帳子外邊有個蚊子飛來飛去的響着。待了好大半天，他問：『你還醒着哪？』

『睡不着了，蚊子也不是在帳子裏邊不是？』

他顧不到蚊子的問題。『我說，萬一小趙非要秀真不可呢？』

『何必信夢話呢！不是老李和他說好了嗎？』

『夢不夢的，萬一呢！老李這兩天也沒來！』

『衙門也許事兒忙，這兩天。』

『也許。我問你，萬一小趙非那麼辦不可，你怎着？』

『我？我不能把秀兒給他！』

『不給他，天真就出不來呢？』張大哥緊了一句。

『那——』

『哎！』張大哥又不言語了。

夫妻倆全思索着，蚊子在帳子外飛來飛去的響。

大嫂先說了話：『我的女兒不能給他！』

『兒子可以不要了？』

『我也不是不愛兒子，可是——』

『他要是明媒正娶的辦；自然這口氣不好受，可是——』
『命中沒兒子就是沒兒子；女兒是可以不——』

『不用說了，』張大哥有點帶怒了，『不用說了！命該如此就結了！我姓張的算完了，拿刀刺小趙個鬼崽子！』

多少多少年了，張大哥沒用過『鬼崽子』。『拿刀刺？』只能說說。他不能再睡。往事一片一片的落在眼前。自己少年時的努力，家庭的建設，朋友的交往，生兒女的欣喜，作媒的成功，對社會規法的履行，財產購置……無緣無故的禍從天降！自從幼年，經過多少次變亂，自己總沒跌倒，財產也沒損失，連北京改成北平那麼大的變動，都沒影響到自己，現在？北京改名北平的時節，他以為世界到了末日，可是個人的生活並沒有搖動。現在！不明白，什麼也不明白；小趙比他小着二十多歲。小趙是飛機，張大哥是騾車；騾車本不想去追飛機，可是飛機擲下的炸彈是沒眼睛的。騾車被炸得粉碎。他想起前二年在順治門裏，一輛汽車碾死一匹老驢。汽車來到跟前，老驢雙腿跪下了，癱了，兩隻大眼睛看着車輪軋在自己的頭上，一汪血，動也沒動，眼還睜着！那匹老驢也許是在妙峯山的香會上，白雲觀神路上，戴着串鈴，新鞍韉，毛像緞子似的，鼻孔張着，飛走，踢起輕鬆的塵沙，博得游人的彩聲。汽車來了，瞪着眼，癱在那裏！張大哥聽見遠處的雞叫，窗紙微微發青，不能睡，不能！自己是那個老驢，跪到小趙的身前，求他抬手，饒了他；必不得已，連秀真驢上也

可以；兒子的價值比女兒高。大嫂也沒睡。

二

大嫂來找老李，到底小趙是怎回事？她拿出有小趙簽字的紙條，告訴老李，張大哥作了個惡夢。

李太太看見親家來了，不得不和丈夫一同接見。丈夫的眼神非常的可怕，像看見老鼠的貓，全身的力量都運到眼上。老李還不到話來。大嫂的臉，雖然勉強笑着，分明帶着隔夜的淚痕。她不但關心天真，而且問老李：『秀兒是不是準沒危險？』老李回答不出。他的唇白了，腦門上出了熱汗，眼睛極可怕。生平不愛管閒事，雖然心中願意打個抱不平；一旦自動的給人幫忙，原來連半點本領也沒有，叫小趙由着性戲弄；自己是天生來的糟蛋！什麼事都由着別人，自己就沒個主張？穿衣服，結婚，接家眷，生，死，都聽別人的。連和太太大聲嚷幾句都不敢。地道糟蛋。只顧了自己的事，張大嫂又說了什麼，沒聽見，自己要說點什麼，說不出，嘴唇只管自張自閉，像淺木盆裏的掙扎性命的魚！

大嫂還勉強笑着逗一逗乾女兒，摸着菱的胖葫蘆臉。摸着摸着哭起來，想起秀兒幼時的光景。李太太也陪着落淚，自己一肚子的冤屈還沒和大嫂訴說。丈夫的眼神非常的可怕，不敢多哭，而且

得勸住張大嫂。

正在這個時節，吳太太來了，進了屋門就哭。方墩的臉上青了好幾塊，右眼上一個大黑圈。『我活不成了，活不成了！』看見張大嫂也在這裏，更覺得勢力雄厚些：『老李，你不叫我活着，我也叫你平安不了。吳小子雖然厲害，向來沒打過我；現在，你看看，看看！』她指着臉上的傷。『都是你，你把他頂下來，你叫他和我離婚；今天就是今天了，咱們倆上當街說去！』

李太太爲這個自己打過一頓嘴巴，可是始終沒和丈夫鬧破。自然哪，丈夫心裏有病；不說，他自己還不明白？他心裏明白，假裝糊塗，好幾天不理我？吳太太來得好，跟他鬧，看他怎樣！白給小趙二百五十塊錢，够買兩三畝地的！

老李莫明其妙。一句話沒有。嘴一張一閉。汗衫貼在背上，像剛被雨淋過的。

張大嫂問了方墩幾句。把自己的委屈暫放在下層，打住了淚，爲老李辯護。『這是小趙寫的，我不都認識，我明白其中的意思。老李爲我們給了他二百五十塊錢。爲我們把他自己押給小趙。老李會頂了吳先生？老李會叫吳先生跟你離婚？我家裏鬧了事，你們連問也不問，就是老李是個好人，我告訴你吳太太！買房子？老李買我們的房子？小趙要的報酬！小趙是你們家的人，不是個東西！』大嫂把幾個月的怨氣恨不能都照顧了方墩，心中痛快了些。

方墩不言語了。可是淚更多了：『反正我挨了打！』心裏頭說：『不能這麼白挨！』

李太太瞪了眼，幸而沒向大嫂說這回事。丈夫的眼神非常的可怕，吳先生可以撲吳太太，焉知老李不拿我殺氣？

老李一聲也不響，雖然大嫂把方墩說得閉口無言，可是心中越發覺得無聊。這群婦人們，小趙！自己是好人，沒用！

張大嫂又給方墩出了主意，『我小趙去！跟他拼命，你要是治服了他，吳先生再也不敢打你。我的當家子的也把差事攔下了，難道也是老李的壞？』

『小趙還叫我上衙門鬧去呢，』方墩心裏說。待了會兒對兩位太太說：『我誰也不怨，只怨我不該留下那個小妖精！我沒挨過打，沒挨過！』她覺得一世的英名付于流水。『沒完，我家去，我死給他們看看，我誰也不怨，』她設法張開帶黑圈的眼看了老李一下，似乎是道歉，『我走了。我死後，只求你姐們給我燒張紙去！』

方墩走後，李太太乘着張大嫂沒走，設法和丈夫說話，打開僵局。有客人在座，比較容易些，可是老李還是沒理她。

三

小趙第一沒有任何宗教信仰，第二沒有道德觀念，第三不信什麼主義，第四不承認人應有良心

，第五不向任何人負任何責任，按說他可以完全無疑慮，而一人有錢，天下太平了。不過，人心總是肉長的，小趙的心不幸也是肉長的，這真叫他無可如何的自憐自嘆自恨。對於秀真，他居然有一點爲難！本來早就可以把她誘到個地方，使她變成個婦人；可是不知爲了什麼，他還沒下手。人的心不能使人成爲超人；小趙恨自己。她比別的婦人都容易弄到手，別的婦女得花錢，定計，寫契證；她完全白來，一瓶汽水幾聲笛耳，帶她看了趟天真，行了。可是他不敢下手，他不認識了自己。

他向來不爲難，定計策是純粹理智的，不着感情；成功與失敗是憑用計的詳密活動與否，也不受良心的責備與監視。成功便得點便宜，失敗就損失點；失敗了再幹，用不着爲難。秀真有點與衆不同，簡單得像個大布娃娃，不用小趙費半點思想。也許是理智清閒起來，感情就來作怪，小趙像拿慣了老鼠的貓，這回捉住了個小的，不肯一口吞下，而想逗弄着玩，明知道這是不妥，甚至於是不對，可是不肯下手。假如這樣軟弱下去，將來也許有失去捕鼠能力的可能！小趙沒了主意。她的眼睛鼻子笑渦，連那雙大脚，都叫他想到是個『女子』，不是『貨物』。他常想他的母親和他的父親也不過是那麼一回事，但是他不肯隨便罵自己的親娘。對於秀真也有這麼點。他覺得秀真應當和他有點人與人的關係，不是人與貨物的關係。一向拿女的當作機器，或是與對不很貴的磁甌有同等的作用與價值。秀真會使他的心動了動。他非常奇怪的發現了自己身上有種比貓捕鼠玄虛一些的東西。他要留着秀真，永遠滿足他的肉慾，而不隨手的扔了她。這便奇怪的很。這是要由小趙而變成

張大哥——張大哥有什麼出息？這是要由享受而去負責任，由充分的自由而改成有家有室，將來還要生兒養女。因此得留着秀真的身子，因為小趙是要為自己娶太太。他覺着非常的可笑，同時又覺着其中或者另有滋味，她確是與衆不同。但是，爲了這點玄虛的東西而犧牲了個人的事業，上算不上算？把秀真送出去，至少來幾千，先不用說升官。小趙爲了難。思想還是清楚的，不過這一回每當一思索就有點別的東西來裏亂。性慾的問題，在小趙本不成問題。現在生要爲這個問題而永遠管一個女子叫笛耳，太不上算；吃着，喝着，養了孩子餵着，還得天天陪上幾聲笛耳，糊塗！可是秀真有股子奇怪的勁，叫他想到，老管她叫笛耳是件舒服事，有一個半個小小趙，她養的，也許有趣味，他是上了當。不該鈎搭這麼個小妖精。後悔也不行，他極願意去和她一塊走走逛逛，看看她的一雙大腳。那雙大腳踩住了他的命，彷彿是。婦女本來都是抽象的，現在有一個成爲具體的，有一定的笑渦，大腳，香氣，貼在他的心上，好像那年他害肚子疼貼的那張回春膏。雖然貼着有些麻煩，可是還不能不承認那是自己身上的一部份，他叫肚皮發癢，給內部一些熱氣；一貼膏藥叫人相信自己的肚子有了依靠。一塊錢一貼；在肚子上值一萬金子，特別在肚子正疼的時候。秀真是張貼心房的膏藥。可是小趙不承認心中有什麼病。爲難！

丁二爺找到小趙。

『趙先生，』丁二爺叫，彷彿稱呼別人『先生』是件極體面的事，『趙先生！』

『丁二嗎？有什麼事？』小趙是有分寸的，丁二爺只是『丁二』，無須加以客氣的稱呼。

『秀姑娘叫我來的。』

『什麼？』

『秀姑娘叫我來的。』

『哪個秀姑娘？』小趙的眼珠沒練習着跳高，而是死魚似的瞪着丁二爺。他最討厭別人知道了自己的事。

『秀真，秀真，我的姪女秀真。』丁二爺好像故意的討厭。

『你的姪女？』小趙真似乎把秀真忘了，丁二的姪女，哼！

『我把她抱大了的，真的，一點不假。我的事她知道，她的事我知道。您和她的事我也知道。她叫我找您來了。』

小趙非常的不得勁，很有意把丁二一槍斃了，以絕後患。『找我幹嗎？啊，別人知道不知道？』

『別人怎能知道，她就是和我說知心話，我的嘴嚴，很嚴，像個石頭子。』

『不要你的命，你敢和別人說！』

『決不說，決不說，丁二都仗着你們老維靠持。那回您不是賞了我一塊錢？忘不了，老記着。』

『快說，到底有什麼事？』小趙滅了些猜疑，可是增加了些不耐煩；丁二是到梯到底的討厭鬼。

『是這麼回事！』

『快着，三言兩語，別拉鋸，趙先生沒工夫！』

『秀真！半天就撥回家來，出入可就不大方便了，叫您快想主義。她說，頂好您設法先把天真放出來，然後您向張大哥要求這回婚事。成也得成，不成也得成。秀姑娘說了，她自己也和父親母親要求；父母不答應，她就上吊。可是天真得先出來，不然她沒話向父母說。』

『好啦，去你的，我快着辦。給你這塊錢，』小趙把張錢票扔在地上。『留神你的命，自要你跟別人提這個，嘆，一刀兩斷，聽見沒有？』

丁二爺把票子拾了起來。『謝謝，趙先生，謝謝！決不對別人說！您可快着點！秀姑娘真不壞，真不壞。郎才女貌！趙先生，丁二等吃喜酒！以後您有什麼信傳給秀姑娘，我我丁二，妥當，準保妥當！』

小趙心裏怎麼也不是味。不肯承認自己是落在情網中；趙先生被個蜘蛛拿住？趙先生像小綠蠅似的在蛛網上掙扎？沒有的事！可是丁二的末幾句話使他心中癢了癢——吃喜酒，郎才女貌。人還不易逃出人類的通病，小趙恨自己太軟弱。可是洞房花燭夜，吻着那雙大脚，準保沒被別人吻過的；她臉上紅着，兩個笑渦像兩朵小海棠花！以前經歷過的女人都像木板似的，壓在她們身上都覺不出一點彈性！小趙沒辦法，沒法把心掏出來，換上塊又硬又光的大石卵。

丁二爺一輩子沒撒過謊，這是頭一次。他非常的興奮。說了謊，而且是對大家所不敢惹的小趙說的！還白撿了一塊錢，生命確是有趣的。大概把小趙操死，也許什麼事沒有？誰知道！天下的事只怕沒人作；作出來不一定準好或是準壞，就怕不作。丁二爺想起過去的事；假如少年的時候，遇上事敢作，也許不至成爲廢物？他有點後悔。好吧，現在拿小趙試試手。小趙一點也沒看起咱，給他個冷不防！丁二爺沒想到自己是要作個英雄，他自己知道自己，英雄與丁二爺不到一處。只是要試試手。試好了便算附帶的酬報了張大哥，試不好——誰知道怎樣呢！過去是一片霧，將來是一片霧，現在，只有現在，似乎在哪兒有點陽光。秀真，小了頭，也確是可愛！要是自己的兒子還跟着自己，大概還許和她定婚呢！兒子哪兒子去了？那個老婆哪兒去了？他看着街上的郵差；終年的送信，只是沒有丁二的！去喝兩盅，誰叫白來一塊錢呢！

第 十 八

老李的苦痛是在有苦而沒地方去說。李太太不是個特別潑辣的婦人，比方墩與邱太太，她還許是好一些的。可是她不能明白老李。而老李確又不是容易明白的人。他不是個詩人，沒有對美的狂喜；在他的心中，可是，常有些輪廓不大清楚的景物；一塊麥田，一片小山，山後掛着五月的初月。或是一條小溪，岸上有些花草，偶然聽見蛙跳入水中的響聲……這些畫境都不大清楚，顏色不大濃厚，只是時時浮在他眼前。他沒有相當的言語把牠們表現出來。大概他管這些零碎的風景叫作美。對於婦女，他也是這樣，他有個不甚清楚的理想女子，形容不出她的模樣，可是確有些基本的條件。「詩意」，他告訴過張大哥。大概他要是有一天能找到一個婦女，合了這「詩意」的基本條件，他就能像個女神似的供養着她，到那時候他或者能明明白白的告訴人——這就是我所謂的詩意，李太太離這個還太遠。

那些基本條件，正如他心中那些美景，是樸素，安靜，獨立，能像明月或浮雲那樣的來去沒有

痕跡，換句話說，就是不討厭，不礙事，而能不言不語的明白他。不笑話他的遲笨，而了解他沒說出的那些話。他的理想女子不一定美，而是使人舒適的一朵微有香味的花，不必是牡丹芍藥；梨花或是秋葵就正好。多陪他遇上這個花，他覺得就會充分的浪漫——「他」心中那點浪漫——就會通身都發笑，或是心中蓄滿了淚而輕輕的流出，一滴一滴的滴在那朵花的花瓣上。到了這種境界，他纔能覺到生命，纔能哭能笑，纔會反抗，纔會努力去作愛作的事。就是社會黑得像個老烟筒，他也能決活，奮鬥，努力，改造；只要有這個婦女在他的身旁。他不願只解決性慾，他要個無論什麼時候都合成一體的伴侶。不必一定同床，而倆人的呼吸能一致的在同一夢境——一條小溪上；比如說——裏呼吸着。不必說話，而兩顆心相對微笑。

現在，他和太太什麼也不能說。幾天沒說話，他並不發怒，只覺得寂寞，可不是因爲不和「她」說笑而寂寞。她不是個十分糊塗的婦人；反之，她確是要老大姐似的保護着他，監督着他，像孤兒院裏的老婆婆。他不能受。她的心中蓄滿了問題，都是實際的，實際得使人惡心要吐。她的美的理想是梳上倆小辮，多擦上點粉，給菱作花衣裳。她的丈夫會掙錢，不娶姨太太，到時候就回家。她得給這麼個男人洗衣服，作有肉的菜。有客人來她能鞠躬，會陪着說話，送到院中，過幾天買點禮物去回拜，她覺得在北平真學了些本事。跟丈夫吵不起來的時候自己打嘴巴，孩子太鬧或是自己心中不痛快，打英的屁股；不好意思多打菱，菱是姑娘，急了的時候，只能用手指攪腦門子。她的一

切都要是具體的。老李偏愛作夢。她可是能從原諒中找到安慰；丈夫不愛說話，太累了；丈夫的臉像黑雲似的垂着，不理他。老李得不到半點安慰。越要原諒太太越覺得苦惱，他恨自己太自私，可是心中告訴自己——老李你已經是太寬容，你是整個的犧牲了自己。

馬少奶奶有些合於他的條件，雖然不完全相合；她至少是安靜，獨立，不討厭。她的可憐的境遇補上她的缺欠。可是她也太實際，她只把老李看成李太太的丈夫。老李已經把心中的那點『詩意』要在她的身上具體化了，她像門外小販似的，賣什麼吆喝什麼，把他的夢打碎。無論怎麼說，可是老李不能完全忘了她，她至少是可以和他來得及的。

老李專等着看看她怎樣對付那位逃走的馬先生。衙門不想去，隨便，免職就免職，沒關係！張家的事，想管，可是不起勁，隨便，大家都在地獄裏，誰也救不了誰。

李太太有點吃不住了。丈夫三四天不上衙門，莫非是……自己不對，不該把事不問清楚，就和丈夫吵架。她又是怕，又是慚愧，決定要扯着羞臉安慰他，勸告他。

『今天還不上衙門呀？』好像前兩天不去的理由她曉得似的。『放假吧？』把事情放得寬寬的說，爲是不着痕跡。

他哼了一聲。

下了大雨。不知哪兒的一塊海被誰搬到空中，底兒朝上放着。老李的屋子漏得像漏杓，菱和英頭上蒙着機器麵口袋皮，凹下裏和雨點玩捉迷藏，非常的有趣。剛找着塊乾鬆地方，頭上吧噠一響，趕緊另找地方；最後，藏棹兒底下，雨點敲着棹上的銅茶盤，很好聽，可是打不到他們的頭上。『爸！這兒來吧！』爸的身量過大，棹下容不開。

一陣，院中已積滿了水。忽然一個大雷，由南而北的咕嚕嚕，雲也跟着往北跑。一會兒，南邊已露出藍天，北邊的黑雲堆成了多少座黑山，遠處打着閃。跑在後邊的黑雲，失望了似的不再跑，在空中猶疑不定的東探探頭，西伸伸脚，身子的四圍漸漸由黑而灰而白，甚至於有的變成一縷白氣無目的的在天上伸縮不定。

院中換了一種空氣，瓦上的陽光像鮮魚出水的鱗色，又亮又潤又有閃光。不知道哪兒來的這變些鯖鱗，黃而小的在樹梢上縮了陣，大藍綠的肆意的擦着水皮硬折硬拐的亂飛。馬奶奶的幾盆花草的葉子，都像剛琢過的翡翠。在窗上避雨的大白蛾也撲拉開雪翅，在藍而亮的空中緩緩的飛。牆根的蝸牛開始露出頭角向高處緩進，似乎要爬到牆頭去看看天色。來了一陣風，樹上又落了一陣雨，把積水打得直冒泡兒；搖了幾次，葉上的水已不多，枝子開始抬起頭來，笑着似的在陽光中的擺動。

。英和菱從棹下爬出來，向院中的積水眨巴眼——嘔！

並沒有商議，二位的小手碰到一處，好像小驢在路上相遇那麼一觸，心中都明白了。拉着手，二位一齊下了海。英唱開了『水牛，水牛，先出犄角後出頭。』菱看天上的白雲好像一群羊，也唱着『羊，羊，跳花牆……』把水踢起很高。英的大拇指和二指一捻，能叫水『花啦』輕響一聲，湊巧了還弄起個水泡。菱也得那麼弄，胖腳離了水皮，預備捻腳指頭；立着的那隻腳好像有人一推，出溜！脊背也擦了水皮；英拉不住她，爽性撒了手，菱的胖脊背找着了地，只剩了腦袋在外邊，『媽！』英拼命的喊。菱要張口，水就在唇邊，一大陣眼淚都流入海裏。『媽！媽——』

全院下了總動員令。爸先出來了，媽在後邊。東屋大繕是東路司令，西路馬奶奶也開開了門。爸把小葫蘆撈出來，像個穿着衣服的小海狗。大紅兜肚直往下流水，脊背上貼了幾塊泥。臉也吓白，葫蘆嘴撇得很寬，可是看着媽媽，不敢馬上就哭出聲來。『不要緊的，菱，快擦擦去！』馬奶奶知道菱是不敢哭，不是不想哭。媽媽也趕緊的說：『不要緊的，菱！』菱知道是不能挨打了，指着紅兜肚，『新都都，新都都！』哭起來，似乎新兜肚比什麼也重要。或者是因為這樣引咎自責可以減少媽媽的怒氣。媽媽沒生氣，可是也沒笑着，『看看，摔着了沒有吧！』菱有了主心骨，話立刻多了：『沒摔着！菱沒動，水推菱，吧唧！』她笑了，大家都笑了。媽把菱接過去。英早躲到南牆去，直到媽進了屋纔敢過來，拉住了馬繕，一勁的騷騷，他的褲子已濕了半截。

馬奶奶誇獎雨是好雨，老李想起鄉下——是，好雨；可是暴雨濺熱地，瓜受不了。馬孀不曉得瓜也是莊稼，她總以為菜園子幾種瓜呢，可是不便露怯，沒言語。老李想起些雨後農家的光景，有的地方很髒，有的地方很美，雨後到日落的時候，在田邊一伸手就可以捏着個蜻蜓。『英，咱們出西直門看看去！』很想聞聞城外雨後新洗過的空氣，可是沒說，因為英正和馬孀在牆根找蝸牛。馬孀穿着襪子，赤足穿着雙小膠皮靴，看不見腳，可是露着些腿腕。陽光正照着她的頭髮，水影在她頭上的窗紙上搖着點金光，很像西洋畫中的聖母像。英不怕晒，她也似乎不怕，跟着英在牆上循着牆根找蝸牛，露着身，白腿腕一動一動往前輕移。馬奶奶進了屋。老李放胆的着她的背影，她的白腿腕，她的頭髮，她頭上的水光。他心中的雨後村景和她聯在一氣，精美，新鮮，安靜，天真，他找到了那個『詩意』。

菱換好了乾衣服，出來拉住爸的手，『英，給我一水牛！』英沒答應。菱看了看爸的鞋，『爸，鞋濕！爸鞋濕！』爸始終也沒覺鞋濕，笑了笑，進屋去換鞋。

三

院中的水稍微下去不些，風一點也沒有了，到處蒸熱，蟬像錐子似的刺人耳鼓。屋中的潮味特別難聞，似乎不是屋子了，而像雨天的磨房，在哪兒有些潮馬糞似的。老李想出去走走，又怕街上

泥多。就在這個當兒，英和菱又全下了水，因為在階上看見丁二爺進來，倆孩子在水中把他截住，一邊一個位住他的手。丁二爺的脚上粘着不曉得有幾斤泥，舊夏布大衫用泥點堆起滿身的泥，破草帽也冒着蒸氣，好像剛從水裏撈出來。他拉着兩個孩子一直的淌進來，彷彿是在海岸避暑的貴人們在水邊上游戲呢。

『李先生，李先生！』丁二爺顧不得摘帽子，也不管鞋上帶進來多少水。『天真回來了，天真回來了！張大哥找你呢！』他十分的興奮，每個字彷彿是由腳根底下拔起來的，把鞋上的水擠出，在地上成了個小小的湖。

老李本想替張大哥喜歡喜歡，可是不知道爲什麼非常的冷淡，好像天真出來與否沒有半點意義。

『李先生，去吧，街上不很難走！』丁二爺誠懇的勸駕。

老李只好答應着，『就去。』

英看出了破綻：『二大，街上不難走？你看看！』指着地上的小湖。

『嘔，馬路當中很好走；我是喜歡得沒顧挑着路走，我一直的淌，花啦，花啦！』丁二爺非常的得意，似乎是作下一件極浪漫的事。

『二大，』英的冒險心被丁二爺激動起，『帶我上街淌水去！咱們都脫了光腳鴨！』

『今天可不行，丁二還有事呢，還得找我小趙去呢！』他十二分抱歉，所以對英自稱『丁二』。
英撇了撇嘴。老李接過來問：『找他幹嗎？』

『請他對張家吃飯，明天；明天張大哥大請客。』

『啊，』老李看出來，張大哥復活了。可是丁二爺有些神祕，他不是要揍小趙嗎？他的神氣一點不像去揍人的，難道……管他們呢，一群雞蛋；沒再往下問。

丁二爺往外走，孩子們都要哭，明知丁二大爺是淌水玩去，不帶他們去！

『英，我帶你們去！』爸說了話。

『脫了襪子？』英問。

『脫！』爸自己先解開了皮鞋。

『脫鴨鴨來脫鴨鴨，』英唱着，『菱，你不脫肥鴨？』

『媽——菱脫鴨鴨！』

老李一手拉着一個，六隻大小不同的光腳淌了出去，大家都覺得痛快，特別是老李。

四

第二天早晨，天晴得好像要過度了似的。個個樹葉綠到最綠的程度，朝陽似洗過澡在藍海邊上。

晒着自己。藍海上什麼也沒有，只浮着幾縷極薄極白的白氣。有些小風，吹着空地的積水，蜻蜓們閃着絲織的薄翅在水上看自己的影兒。燕子飛得極高，在藍空中變成些小黑點。牆頭上的牽牛花打開各色的喇叭，承受着與小風同來的陽光。街上的道路雖有泥，可是牆壁與屋頂都刷得極乾淨，廟宇的紅牆都加深了些顏色。街上人人顯着利落，輕鬆，連洋車的膠皮帶都特別的鼓漲，發着深灰色。剛由園子裏割下的韭菜，小白菜，帶着些泥上了市，可是不顯着髒，葉上都掛着水珠。

老李上衙門去。在街上他又覺出點渺茫的詩意，和鄉下那些美景差不多，雖然不同類。時間還早，他進了西安門，看看西什庫的教堂，圖書館，中北海。他說不上是鄉間美呢，還是北平美。北平的雨後使人只想北平，不想那些人馬住家與一切的無聊，北平變成個抽象的——人類美的建設與美的欣賞能力的表現。只想到過去人們的審美力與現在心中的舒適，不想別的。自己是對着一張，極大的一張，工筆畫，樓閣與蓮花全畫得一筆不苟，樓外有一抹青山，蓮花瓣上有個小蜻蜓。鄉間的美是寫意的，更多着一些力量，可是看不出多少人工，看不見多少歷史。御河橋是北平的象徵，兩旁都是荷花，中間來往着人馬；人工與自然合成一氣，人工的不顯着侷促，自然的不顯着荒野。一張古畫，顏色像剛染上的，就是北平，特別是在雨後。

老李又忘了鄉間，他願完全降服給北平。可是到了衙門，他的心意又變了。爲什麼北平必須有這樣怪物衙門呢？想想看，假如北京飯店裏淨是臭蟲與泔水桶！中山公園的大殿裏是廁所，老李耐

厭這個衙門。他不能怨北平把他的生命染成灰色；是這個衙門與衙門中的無聊，把他弄成半死不活——連打小趙一個嘴巴，或少請一回客，都不敢，可憐！

同事們逐漸的來到，張大哥在他們的唇上復活了。張家已不是嫌疑犯的窩穴，已不是使人血凝結上的恐怖。大家接到了張大哥的請帖——天真原來不是嫌疑犯。大家開始討論怎樣給大哥買禮物。張大哥，好像幾個月裏他沒驚過一回似的。買禮物總得討論，討論好大半天，一個人獨自行動是可怕的，一定要大家合作，買些最沒有用的東西，有實用的東西便顯着不官樣，不客氣，禮物莊上的裝着線似的半根掛麵的錦匣，和只有點杏仁粉味兒而無論如何也看不見一釘星杏仁粉的花盒子，都是理想的禮品。討論完禮物，大家開始猜測張大哥能否官復原職。意見極不一致。張大哥，有說的，到處有人，不必一定吃財政所。可是，另一位提出駁議，不回到財政所來，爲什麼請財政所的人們吃飯？那是因爲小趙是首座，不能不請舊同事作陪，第三位自覺的道出驚人的消息。假如，假如他回來，是回原缺呢，還是怎樣？討論的熱烈至此稍爲低減。人人心中有句：『可別硬把我頂了呀！』不能，不能還回財政所，也許到公安局去，張大哥的交往是寬的。這樣決定，大家都心中平靜了些。

老李聽着他們咕唧，好像聽着一個臭水坑冒泡，心中覺得惡心。

孫先生過來問：『老李兒呀，給張大哥送點什麼禮物兒呢？想不起，壓根兒的！』

『我不送！』老李回答。

「嘔！」孫先生似乎把官話完全忘了，一句話沒再說，走了出去。
老李心中痛快了些。

五

兒子到了家。張大哥死而復活，世界還是個最甜蜜的世界，人類還是萬物之靈，因為會請客。請客，一定要請客。小趙是最值得感激的人，雖然不能把秀真給他，可是只就天真的事說，他是天下最好的人。請小趙自然得請同事們作陪。他們都沒看過他一趙，可是不便記恨他們，人緣總要維持的；況且，也難怪他們，設若他們家中有嫌疑犯，張大哥自己也要躲得遠遠的，是不是？無論怎說吧，兒子是回來了，不許再和任何人為難作對了。

幾個月的愁苦使張大哥變了樣，頭髮白了許多，臉上灰黃，連背也躬了些。可是一見兒子，心力復原了，張大哥還是張大哥，身體上的小變動沒關係；人總是要老的，只怕老年沒兒子；很想就此機會留下鬍子。灰黃的臉上起了紅色，背躬着，可是走得更快，更有派兒，趕緊我出官紗大衫，福建漆的扇子，上街去定菜。還得把二妹妹我來幫忙；前者得罪了她，沒關係，給她煮飯吃，交情立刻能恢復的。天氣多麼暗，雲多麼藍！作買賣的多麼和氣！北平又是張大哥的寶貝了。定了菜，買了一盆子鮮花，給兒子加細的挑了幾個蜜桃，女兒也回來了，也得給她買些好吃的，鮮藕和鮮

核桃吧，女兒愛吃零碎兒。沒有兒子，女兒好像不存在：有了兒子，女兒是該平等待遇的。回到家，官紗大衫已濕了一大塊，天氣熱得可以；老沒出去，腿也覺得累得慌，可是心中是有勁，像故宮裏的大楠木柱子，油漆就是剝落了些，到底內裏不會長蟲。叫理髮的，父子全修容理髮，女兒也得燙頭。花吧，有能力再掙去：掙錢爲誰，假如沒有兒子？剪下的頭髮有不少白的，沒關係；作大官的多半是白鬚子老頭。天真將來結了婚，有了子女，難道作祖父的不該是個慈眉善目的白髮翁？

「二妹妹來了，歡迎。『大哥您這場——可够瞧的！』」

「也沒什麼！」張大哥覺得受了幾個月的難，居然能沒死，自己必是超群出衆：「二兄弟呢？」
 「我上次不是找您來嗎，您不是——正——沒見我嗎？」二妹妹試着步說，「他出來是出來了，可是不能再行醫，巡警倒沒大管哪，病人不來，乾脆不來。您說叫他改行吧，他又手不能提籃，肩不能擔擔，作個小買賣都不會，這不是眼看着挨餓嗎？他淨要來瞧您，求求您，又拉不下臉來。大哥，您好歹給他湊合個事兒，別這麼大睜白眼的挨餓呀！您看，他急得直張着大嘴的哭！」二妹妹的眼淚在眼眶裏轉。

「二妹您不用着急，咱們有辦法；有人就有事。我說，您的小孩呢？正鬧着天真的事，我也沒給您道喜去！」

「倆多月了，奶不够吃的，哎！」

張大哥看了看她，她瘦了許多：沒飯吃怎能冇奶？沒奶吃怎能養得起兒子？決定給二兄弟找個事作；不看二兄弟，還不看那個吃奶的孩子？

『好吧，二妹妹，您先上廚房吧。』結束了二妹妹。

幾個月的工夫就誤了多少事？春際結婚的都沒去賀，甚致於由自己爲媒的也沒大管，太對不起人了！逐家得道歉去。不過，這是後話，先收拾院子，石榴會死了兩棵！新買來的花草擺上，死了的撥開，院子又像個樣子了，可惜沒有蓮花，現種是來不及了，買現成的盆蓮又太貴；算了罷，明年再說，明年的夏天必是個極美的，至少要有三五盆佛座蓮！

六

西房的陰影舖滿了半院。院中的夜來香和剛買來的晚香玉放着香味，招來幾個長鼻子的蜂，在花上顛着翅兒。天很高，蟬聲隨着小風忽遠忽近。斜陽在柳梢上擺動着綠色的金光。西房前設備好圓棹，舖着雪白的桌布。方桌上放着美麗煙，黑頭火柴，汽水瓶；棹下兩三個大長西瓜，擦得像剛用綠油漆過的。秀真拿着綠紗的蠅拍，大手大脚的在四處瞎拍打，雖不一定打着蒼蠅，可確有打翻茶盃的危險。她的臉特別的紅，常把瓜子放在唇邊想着什麼，鼻子上的汗珠繼續把香粉衝開，於是繼續撲撲的去拍，拍的時候特意用小圓鏡多照一會兒笑渦——向左偏偏臉，向右偏偏，自己笑

了。

張大哥躬着點背，一趟八趟的跑廚房，囑咐又囑咐，把廚子都叮囑得手發顫。外面叫來的菜，即使菜都新鮮，都好，也不能隨便的醜了廚子。自己打來的『竹葉青』，又便宜又地道，看着茶房往壺裏倒；不能大意，生活是要有板有眼，一步不可放鬆的：多省一個便多給兒子留下一個。湖上了『碧螺春』，放在水箱裏鎮着，又香又清又涼，省得客人由性開汽水：汽水兩毛一瓶，碧螺春，喝得過的，纔兩毛一兩：一兩茶葉能湖五六壺！汽水，開瓶時的響聲就聽着不自然！

張大嫂的夏布半大衫兒貼在了脊背上，眼圈還發紅，想起兒子所受的委屈，還一陣陣的傷心：可是看着丈夫由復活而加緊的工作，自己也不願落後，雖然很想坐在沒人的地方再痛哭一場。女兒大手大腳的只會東一拍西一拍的找尋蒼蠅，別的什麼也不能幫忙；誰叫女兒是女學生呢；女學生的父母就該永遠受累的，沒法子，而且也不肯抱怨；不爲兒女奔，爲誰？姑娘的頭燙了一點半鐘，右眼上還掩着一塊，大熱的天；時興，姑娘豈可打扮得像老太太。幸而有二妹妹來幫忙，可是二妹妹似乎只顧發牢騷，幹事有些心不在焉；沒法子，求人是不能完全如意的；二妹妹也的確是可憐，有上頭沒下頭的，還奶着個孩子！偷偷的給了二妹妹一塊錢，希望孩子趕快長大，能孝順父母，好像一塊錢能養起個孩子似的。

客人來了。都早想來看張大哥，可是……都覺得張大哥太客氣，又請客，可是……都覺得買來

的禮物太輕，可是……都看出張大哥改了樣，可是……結果：張大哥到底是張大哥，得吃他，得求他作點事，有用的人，值得一交往，況且天真不是嫌疑犯。瓜子的皮打着磚地，汽水撲撲的響着，香煙燒起幾股藍煙，一直升到房檐那溜兒，把蚊陣衝散。講論着天氣，心中比較彼此的衣料價格，偷眼看秀真的胳膊。

孫先生許久沒和張大哥學習官話，一見面特別的親熱，報告孫太太大概又有了，沒辦法；生育節制壓根兒是『破表，沒準兒！』

邱先生報告吳太太極近來窮得要命，很想把方墩太太攆出去，以便省些糧食。十三妹還好，一心的跟老吳，就是有一樣毛病，敢情吃白麵！關於邱先生自己，語氣之中帶出已經不怕牙科展覽的太太，而她反有點怕他。自然邱先生的話不免有些誇大，可是有旁人作證，他確是另有了個人，而邱太太以離婚恫嚇他，她自己又真怕離婚；恐怕要出事，大家表面上都誇讚邱科員的乾綱大振，可是暗中替他擔憂。大家搖頭，家庭是不好隨便拆散的，不好意思！

其他的朋友陸續來到，都偷眼看着天真，可是不便問他究竟爲什麼被捕，不好意思。

天真很瘦，對大家沒話可講，勉強板着臉笑，自以爲是個英雄，坐過獄。就憑這坐過一次獄，白吃父親一輩子總可以說得下去了。爲什麼被捕？不曉得。爲什麼被釋？不知道。可怕是真的。五花大綁網了走！真可怕；可是對這群人應當驕傲，他們要是五花大綁網了走，說不定到了獄裏就

會吓死。不過，自己也真得小心點，暫時先不要出去；五花大綁可別次數多了。父母看着好似老了不少，算了吧，也不用擠錢留學去了，留着錢在北平花也不壞。父親一定是有不少財產，還把房子送給小趙一所呢！對父親得順從一些，這回誤被當作嫌疑犯拿去，大概是平日想要父親的錢的報應。摩登孝子也許和『妹妹我愛你』可以聯成一氣的。想法得討老頭的歡心，好死吃他一口。當着父親把掉上的空汽水水瓶擲開了兩個，表示極願和父親合作。對妹妹也和氣了許多，哥哥坐過獄，妹妹懂得什麼，所以得格外的善待她。

大家都到齊，只短小趙和老李，大家心中覺得不安。小趙是首座，大家理當耐心的等着；老李怎麼也不來？憑什麼不來，近來大家對老李很不滿意，於是借着機會來討論他，嘴都有些撇着。

『老李兒是不想來的，』孫先生撇着嘴說。『昨天我對他講，送張大哥什麼禮物，哎呀，』我不送！』他說的。狂，狂得不成樣兒！莫名其妙！』

張大哥想叫丁二爺去請他們，丁二爺也不見了。

第 十 九

政治的變動，對於科員們，是飯碗又要碎破的意思；無力制止，可是聽着頭疼。也有喜歡換一換局面的，假如風兒是向着自己吹來，而且吹得帶着喜氣，可是這究竟是極少數的。小趙是永遠察看風向的人。但是每逢他特別的喜歡，別人不免就害頭疼。

他兩天沒露面，大家心中又打開了鼓。『小趙上哪兒啦？張大哥請客他都沒到！』大家不但心中這麼嘀咕着，也彼此的探問。有的更進一步的猜測：『聽說市長又要換人。小趙準是又上了天津。說不定，他還許來個局長呢！』老李也許聽得，問他去。『老李，張大哥請客怎麼沒去？小趙也沒去？』給老李一個暗示。自從吳太極免職，老李和小趙很那個。老李沒說什麼，大家越覺得他知道；好厲害的老李，嘴和蛤殼似的那麼嚴緊！

小趙沒影兒了，可是有人看見張大哥上科長家裏去。大家又有點不安。所裏是沒有缺的，張大哥回來就得有人出去。大家都很不滿意那個頂了張大哥的人。張大哥到底是老資格；那個新來的科

員碰得什麼？可是他既能頂了張大哥，他的力量一定不小；張大哥未必再能頂下他去；那麼，不定誰被頂呢！

張大哥確是下了決心恢復地位，自己定好期限，一個月內要接到委任狀。好嗎。丟了一所房子，不趕緊抓弄抓弄還行？對於媒人的事業，也開始張羅着，男人當娶，女的當聘，不然便沒有人生。再說，張大哥若是放棄說媒的工作，不亞於把自己告下來——張某不行了，頭髮白了，沒用了！這根本和謀差事有關係，被人認為老朽無能，還能找到差事？不，張大哥不能服這口氣——「叫你們看看姓張的，至少還能再跳動二十來年！」去看看老李，請吃飯他怎沒來呢？老李是好人；每個朋友，不過，對於謀差事，老李並沒有多少用處。老李都好，就是差事當得太死板，太死板。也別說，他升了頭等科員，大概也有點勁，可是，別人要是有他那點學問，那筆文章，還早作了科長呢；到底也太死板。

老舍創作

老李沒在家，張大哥和李太太談起來，婆婆慢慢的談得十分相投，張大哥彷彿是有點女性。李太太自從自己打了頓嘴巴之後，臉上由腫而削瘦，心裏老弩着一大下子眼淚。見了張大哥好像見了叔公，把委屈都倒了出來。張大哥像慰勞前線將士似的，只誇獎她的好處，並不提老李有什麼缺欠。激起她的勇氣比咒罵敵人強的多。李太太的來到北平，原是張大哥的力量與主張，自然不能因為幫助李太太而說老李不好；老李要真是不好，張大哥豈不擔着把她接到虎口裏來的『不是』？李太太

聽了一片獎勵自己的話，不由的高興起來，覺得自己到底是比丈夫大着兩歲，應當容讓他的，雖然想起丈夫的一天到晚撇着嘴，徐庶入曹營一語不發，也確是心裏堵得慌。李太太決定留張大哥吃飯；張大哥決定不吃，可是覺得李太太已經受了『教育』，北平的力量！

二

羊肉西葫蘆餡的餃子，李太太原想用以款待張大哥。大哥不肯賞臉，李太太有點失望。可是大哥剛走了不大會兒，丁二爺來了。三句話過去，李太太抓住吃餃子的主兒。

『很好，很好，丁二最愛吃羊肉餡！』說着，他脫了那件不大有靈魂的夏布衫，就要去活麵。

當然不能叫客人去活麵，李太太攔住了他，兩個孩子也抱住他的腿。他把夏布衫很鄭重的又穿上，然後舉了菱高高，給他們開始說他早年的故事，兩個孩子對這個故事已能答對如流。

『聽着，英，我從頭兒說。』

『打摔碗說吧，什麼碗來着？』英問。

『子孫餛飩的碗，就由這兒說吧。她一下轎子就嫌我，很嫌我！給她個下馬威：哼！她！』

『她連子孫餛飩的碗都摔了！』英接了下去。

『拍，摔了！』菱的嘴慢，趕不上英，只好給我補上點形容，倆手拍了一下。

『鬧吧，很鬧了一場，歸齊，是我算底；丁二——』

『是老實人，很老實！』因為句子簡單，這回菱也趕上了。

『你們說的一點也不錯，真對！』丁二爺以為英們非常的聰明。『丁二是老實人——』

英們極注意的等揀嘴的機會，忽然丁二爺加了一個旁筆，『我說，英，有酒沒有哇？要是沒有，叫媽媽給咱們錢，咱們打點去，喝點酒，我能說得更好聽！』

英和媽要來一毛錢；丁二爺挑了個大茶杯，『咱們走呀！』二齊上了街。一出胡同東口，遇上了老李，英唬着手裏的毛錢票兒喊：『爸，我們打酒去，跟媽要的一毛錢。』

老李笑了。丁二爺拉着菱，拿着茶碗，黑小子拿着一毛錢，不知為什麼很可笑。

『我正給他們講故事，想喝點酒——』

英又接了過去，『喝完了酒，講得更好聽。我們剛說到摔了——什麼餒餒來着？』他拉了丁二爺夏布衫一下。

老李不笑了。他覺得他也須喝點酒。他跟着他們走，到了油酒店，他攔住了英，『上那邊買去。』

進了葷店，他買了一瓶蓮花白，幾個桃，和兩把極綠可是沒很長足的蓮蓬。把酒交給了丁二爺。菱看準了蓮蓬，非抱着不可。英沒張羅着拿什麼，只看着手裏的一毛錢。出了店門，他奔了香瓜

挑子去：「拿一毛錢的香瓜，要好的！」蹲下了，大黑眼珠圍着瓜們亂轉。老李過去挑了三個，又添了一毛錢，英樂得不知怎好，又拉了丁二爺一把：「二大，我也得喝點酒。」

媽媽看見大家都拿着東西回來，樂了，加勁的包餃子。菱無論如何也不放下蓮蓬，誰要也不給。老李出了主意，爬在菱的耳根說了些話。菱還是不放手，可是忽然似乎明白過來，放下一把，告訴英：別動菱絲——說不上這些絲玩藝叫什麼。然後抱着一把兒，鼓着肚子走了。一出屋門：「馬嬌——給你這絲——」馬嬌跑出來，「給我送來的，菱？」

「爸說給嬌這絲——」還抱着不肯放手。

「留着給菱吃吧，嬌不要。」馬嬌笑着。

菱眨巴了半天眼睛，又把蓮蓬抱回來了。

全院的人忽然的都笑了，只有李太太在廚房裏不知怎回事。老李已把瓜洗了一個，給菱一大塊，算是把「絲」換過了來。他拿着蓮蓬出來，馬老太太也在屋門口笑呢。他左右看了看，心中一狠，還是送到東邊去，馬嬌笑着接了過去。馬老太太發了話：「留着給孩子們吃吧！」老李答了句：「還有呢。」彼此都笑着。他心中十二分痛快。

「你們喝酒吧，餃子就得。」李太太也很喜歡，看着她創造的那群白餃子，好像一羣吃圓了肚子的小白貓。

英和菱拿着瓜，和媽要了塊生麵，一邊吃瓜一邊捏小雞玩。

老李和丁二爺喝着酒，丁二爺的夏布衫還不肯脫。老李還沒喝多少，臉已經紅了，頭上一勁兒冒汗。丁二爺喝過了三杯，嘴脣哆嗦上了，嚥了好幾口氣纔說上話來：

『李先生，李先生，事情辦妥了，敢情很容易，很容易！李先生，原來事情就怕辦，一辦也不見得準不成。』

老李猜出是什麼事情，他看了看丁二爺，那件夏布大衫，好像忽然變得潔白發光。『原來事情就怕辦』這幾個字在他耳中繼續的響着，輕脆有力，像岩石往深潭裏落的水珠。小趙是生是死，他倒不大注意，他只覺出了二爺是個奇蹟。連丁二爺都能作出點異於吃飯喝茶上衙門的事！他拿起酒杯來，本想大大的吞一口，不行，還是啣了一點在嗓子口上貼住不往下走！

『李先生，』丁二爺的手伸入夏布大衫，摸了半天，手有點顫，摸出張折着的厚桑皮紙，遞給老李：『這是那張房契。張大哥不容易，很不容易，請你交給他吧。咱們喝一杯；小趙打算娶秀姑娘，得下輩子了！請！』

老李看着丁二爺灌下一杯去，自己只舉了舉虛兒。

丁二爺辣得直仰脖子，可是似乎非常的得意：『小趙算完了。您看，很容易。我約他上後海，說秀姑娘在那兒等他。他來了，不用提多麼喜歡了。婦人有多麼大能力！我懂得。天並不十分黑，

可巧四下就會沒一個人。我早在葦子裏藏好了，蚊子真多，咬得我身上全是大包，我一動也不敢動。他來了，越走越近，嘿，我的心要跳出來，真的！容他走過一步去，我就像拉替身的，雙手對準他的脖子一鎖。我似乎要昏過去，我只知道我有兩隻手，沒有別的。他，我聽見了，（註）真真的，小狗睡着了有時候嘔嘔兩聲，他就是那麼嘔了兩聲。沒有別的。他連踢踢土都沒顧得，很老實，比丁二還老實！我一拉，就把他拉進葦子裏去。搜了搜他身上搜到這張房契；錢包，錶，我沒敢動。完了事，我軟了，不敢出來了。連邁步都不能了。他仰着身，雖然看不清他的臉，可是我知道他是看着我呢，怕極了！葦葉一動，我一驚，以為有人來掐我的脖子！」丁二爺又吞了一口酒，摸了摸脖子，似乎很懷疑脖子的完整。「一耗，耗了一個多鐘頭，身上就像水洗過的一樣，汗很多。我急了，往外邁了一步，正邁在他的腿上！我跳了，什麼也不顧了，跳出來，頭也沒回，我一直走到天橋！爲什麼？不知道！天橋是槍斃人的地方。槍斃丁二，我似乎聽見！在天壇的牆根我忍了一夜，沒睡，一會兒沒睡，星星一動兒對我眨眨眼，好像是說，明天就槍斃丁二！」他又端起酒盃來。

李太太把餃子端來，兩大盤，油湯掛水的冒着熱氣。他們倆都沒動筷子。

三

市長換了。各局各所的空氣異常緊張。市長就職宣言，不換人，不用私人。各局各所的空氣更

加緊張。誰都知道市長是對報紙說的那幾句話：『朝天子一朝臣』是永不能改的眞言。第二天，教育局換了局長，鴻聽差的一律更換。財政所的胖所長，十萬火急的找小趙，秘書科長們找小趙，科員們找小趙，夫役們找小趙，找不到。大家因急而疑，暗中嘀咕：莫非小趙要把胖所長『弄』了？這一嘀咕，小趙的價值增高了一倍。在另一方面，就是所長最親信的人，也覺得有例行的必要。於是大家分頭去奔走，沒有兩個人守一路戰綫的，全是各自爲戰，能保持住個人的地位，什麼事也可以作。老李是大家的眼中釘。只有他，不慌不忙，好像心中有個小水箱——『這小子真他媽的有準！』大家不能不罵了。孫先生雖然心裏也吃了涼柿子似的，可是不招大家妬恨，人家孫先生走哪路門子，自己就和大家聲明，不像老李那麼驕傲厲害，聽人家孫先生：『哎呀，新市長兒是鄉親哪！老孫是豬八戒掉在泔水桶裏，得其所哉！說不定，還來個秘書兒當當。』孫先生多麼直爽可愛！孫宅接到了多少禮物，單說果藕和蓮花就是三挑子！

小趙尸身被個裝夫找到了。報紙上用小碟子大小的字登出來，把尸身的臭味如何強烈，都加細的描寫。疑案。因爲是疑案，所以人們各盡想像的所能，猜測與擬構其中的典故。財政所的人們立刻也運用想像，而且神速的想出：政治作用。小趙，據他們想，是要頂胖所長的，所以他必定與新任市長有深切的關係。市長到任聲言不更動各局的人，可是教育局連個裝夫也沒留下。小趙必定已經運動好重要的地位，自然另一批人又要失業，所以……這個邏輯的推斷，在科員們看是極合理而大快人心的。科員們殺隻鷄都要打哆嗦，現在居然有位劍俠——至少會飛簷走壁的——把要使一

批人失業的小趙殺死！小趙活着的時候是個人物，可是這一死，使他的價值減到零度。因為這樣的推測，慢慢的胖所長變成了謀殺的主使人。雖然沒人敢明說，可是意思是那樣。說到臨齊，大家誰不曉得所長太太與小趙的關係，誰不知道所長是又倚仗而又怕小趙，誰看不出小趙要是不謀閹事則已，要是想幹的話能不謀財政……越想越對！大家這樣想，慢慢的思想也不知怎麼在言語上表現出來，雖然都不敢首先這樣宣傳。及至說出來了，正是英雄所見略同，于是在低聲交換意見的工夫，已像千真萬確的果有其事，成了政界一段最驚人最有色彩的歷史。一個衙門裏這樣相信，別的衙門裏也跟着低聲的吵吵。這一吵吵使新任的教育局長將已免職的陳人又叫回來幾個；因為事情鬧到局長們的耳朵裏，殺人的已不是劍俠或刺客，而是有組織的。局長們身高樹影兒大，不能不謹慎一些，明哲保身是必須遵守的古訓。消息傳到市長的耳朵裏。市長太太登時上了天津。一來是為避難，二來是為跳舞去。市長沒法和各局所的長官妥協了：市長交派下一批人，由各局所分用，不便全體更動。各局所的領袖誓不更換，可是市長給大家一個暗示——接任的花銷太大。于是各局所的經費收支報告又都改造了一次。

張大哥的奔走，連天真都動了心：『得包個車吧？天太熱！』張大哥很感激兒子，兒子自從獄裏出來，確是明白多了。可是，『包車幹嗎？走得差不離，再搭點腳，一天我也花不過八十子兒的車錢！』張大哥大概至死也想不到論毛雇車的。他的奔走確是不善，可是已經有了眉目：新市長手

下一位祕書先前與他同過事，而且這位祕書的弟婦是張大哥給說的，祕書不但答應了給他幫忙，而且開他顧到哪個機關去。平日維持人，好交往，你看到時候有多大用處，多大面子，由自己指定機關！張大哥幾乎得意的要落淚。只要家裏不出意外事，謀事作是不難的。人心不古，誰說的？祕書叫我自己挑定機關！到底哪個機關好呢？這倒爲了難。在哪兒作事也是一樣，事在人爲；不過，既有自選的機會，也別辜負了人家祕書的善意。閉死了左眼，吸了兩袋煙，決定了，還是回財政所。入塾地靈，衙門又比較的闊綽。

張大哥隨着一批新人，回了財政所。所裏的陳人其實是沒有什麼變動，因爲所長是講面子的人，而且各位都有人給說情，所以舊人沒十分動，而硬添上一批新人；羊毛出在羊身上，有的是老百姓納供，多開點薪水也用不着所長自己掏腰包。況且，市長與局長們的妥協究竟是暫時的，知道哪時就擱車，幹嗎裁員得罪人！於是所裏十分熱鬧，新舊交歡，完全是太平景象。連夫役也又添了兩名，因爲打手巾把和沏茶的呼喚接二聯三，已無法應付。張大哥利用機會把愛用石膏的二兄弟薦上，暫時當着夫役，等空氣變換了些再去行醫；不過，再行醫的話，可千萬『少』下——不是不可以下——石膏。此外，張大哥對於新到的一群山南海北的科員們，特別的照應：有的不會講官話，張大哥教。有的不會吃西餐，張大哥帶着去練習。有的要娶親，張大哥吃了蜜。

老李又沒被激差，他自己也笑了。衙門更像怪物了；他想逃都逃不了。混吧！大家都是混，不過別人混得興高彩烈，他混得孤寂無聊。對新同事們他不大招呼；舊同事們對他非常不滿意，孫先生已經把剛學來的一句加在老李的身上——『鄉下人，認識仙人掌，青餅子』

把房契給張大哥送去了。張大哥楞了。老李想吓嚇張大哥一下；不好意思，沒說什麼。張大哥似乎不大敢收那張契紙；看見他，也就看見了小趙，這是玩的！

『大哥把他收起來好了，沒事！』

張大哥想起七俠五義來；沒有除暴安良的俠義英雄，這是不可能的！

『把丁二爺那籠子小鳥給我吧，』老李岔開了話。

『丁二在哪兒呢，好幾天沒見他的面，家裏越忙，他越會耍玄虛，真正的廢物！』張大哥不滿意丁二爺。

『他在我那兒呢，啊——幫幾天忙。』老李沒敢說丁二爺天天夢見天橋槍斃人，不敢出來。

『噯，在你那兒呢，那我就放心啦。』張大哥爲容氣起見，軟和了許多；可是丁二在老李家幫什麼忙呢？

老李提着一籠破黃鳥走了。張大哥看着房契出神，怎回事呢？

第二十一

老李唯一值得活着的事，是天天能遇到機會看一眼東屋那點『詩意。』他不能不承認他『是』迷住了，雖然他的理智還強而有力的管束着一切行動。既不敢——往好了說，是不肯——純任感情的進攻，他口希望那位馬先生回來，看她到底怎樣辦，那時候他或者可以決定他自己的態度。設若他不願再欺哄自己的話，他實在是希冀着——馬回來，和她吵了。老李便可以與她一同逃走。逃出這個臭家庭，逃出那個怪物衙門；一直逃到香濃色烈的南洋，赤裸裸的在赤道邊上的叢林中酣睡，作着各種顏色的熱夢！帶着丁二爺。丁二爺天生的宜于在熱帶懶散着。說真的，也確是得給了丁二爺想主意——他一天到晚怕槍斃，不定哪天會喝兩盞酒到巡警局去自首！帶他上哪兒？似乎只有南洋合適。他與她，帶着個怕槍斃的丁二爺，在椰樹下，何等的浪漫！

『小鳥兒，叫吧！你們一叫，就沒人槍斃我了！』丁二爺又對着籠子低聲的問卜呢！

逃，逃，逃，老李心裏跳着這一個字。逃，連小鳥兒也放開，叫他們也飛，飛，飛，一直飛過綠海，飛到有各色鸚鵡的林中，飲着有各色游魚的溪水。

他笑這個社會。小趙被殺會保全住不少人的飯碗，多麼滑稽！

二

正是個禮拜天，蟬由天亮就叫起來，早晨屋子裏就到了八十七度，英和菱的頭上胸前眼看着長一片一片的禿子，沒有一點風，整個的北平像個悶爐子，城牆上很可以烤焦了燒餅。丁二爺的夏布衫無論如何也穿不住了；英和菱熱得像急了的狗，捉着東西就咬。院子裏的磚地起着些顫動的光波，花草全低了頭，麻雀在牆根張着小嘴喘氣，已有些發呆。沒人想吃飯，賣水的聲音好像是天上降下的福音。老李連襪也不穿，一勁兒撲打蒲扇。只剩了蒼蠅還活動，其餘的都入了半死的狀態。街上電車鈴的響聲像是催命的咒語，響得使人心焦。

爲自己，爲別人，夏天頂好不去拜訪親友，特別是胖人。可是吳太太必須出來尋親閨友，好像只爲給人家屋裏增加些溫度。

老李趕緊穿襪子，我汗衫，胳膊肘上往下大股的流汗。

方墩太太眼睛上的黑圈已退，可是腮上又加上了花彩，一大條傷痕被汗淹得併不上口，跟着一小隊蒼蠅。

『李先生，我來給你道歉，』方墩的腮部自己彈動，爲是驚走蒼蠅。『我都明白了，小趙死後，

事情都清楚了。我來道歉！還有一件事，我得告訴你。吳先生又找着事了。不是新換了市長嗎，他託了個人情，進了教育局。他雖是軍隊出身，可是現在他很認識些個字了；近來還有人託他寫屬面呢。好多的混去吧，咱們還閒得起嗎？」

老李爲顯着和氣，問了句極不容氣的，『那麼你也不離婚了！』

方墩搖了搖頭，『哎，說着容易呀；吃誰去？我也想開了，左不是混吧，何必呢！你看，』她指着腮上的傷痕，『這是那個小老婆抓的！自然我也沒饒了她，她不行；我把她的險撕得紫裏套青！跟吳先生講和了，單跟這個小老婆幹，看誰成！我不把她打跑了纔怪！我走了，乘着早半天，還得再看一家兒呢。』她彷彿是練習着寒暑不侵的工夫，專爲利用暑天鍛鍊腿腳。

老李把她送出去，心裏說『有一個不離婚的了！』

剛脫了汗衫，擦着胸前的汗，邱太太到了；連她像紙板那樣扁，頭上也居然出着汗珠。

『不算十分熱，不算，』她首先聲明，以表示個性強。『李先生，我來問你點事，邱先生新弄的那個人兒在哪裏住？』

『我不知道，』他的確不知道。

『你們男人都不說實話，』邱太太指着老李說，勉強的一笑。『告訴我，不要緊。我也想開了，大家混吧，不必叫真了，不必。只要他鬧得不太離格，我就不深究；這還不行？』

『那麼你也不離婚了？』老李把個『也』字說得很用力。

『何必呢，邱太太勉强的笑，『他是科員，我跟他一吵；不能吵，簡直的不能吵，科員！你真不知道他那個——』』

老李不知道。

『好啦，乘着早半天，我再到別處打聽打聽去。』她彷彿是正練着寒暑不侵的工夫，利用曇天鍛練着腿脚。

老李把她送出去，心裏說：『又一個不離婚的！』

他剛要轉身進來，張大哥到了，拿着一大籃子水果。

『給乾女兒買了點果子來；天熱得够瞧的！』隨說隨往院裏走。

丁二爺聽見張大哥的語聲，慌忙藏在裏屋去出白毛汗。

『我說老李，』張大哥擦着頭上的汗，『到底那張房契和丁二是怎回事？我心裏七上八下的不得勁，你看！』

老李明知道張大哥是怕這件事與小趙的死有關係，既捨不得房契，又怕鬧出事來。他想了想，還是不便實話實說；大熱的天，把張大哥吓暈過去纔糟！『你自管放心吧，準保沒事，我還能寬你？』

張大哥的左眼關閉了好幾次，好像困乏了的老馬。他還是不十分相信老李的話，可是也看出老

李是決定不願把真情告訴他：『老李，天真可是剛出來不久，別又——』

老李明白張大哥；張大哥，方墩，邱太太，和……都怕一樣事，怕打官司。他們極願把家庭的醜惡用白粉刷抹上，敷衍一下；就是別打破了臉，使大家沒面子。天真雖然出來，到底張大哥覺得這是個家庭的污點，白粉刷得越厚越好；由這事再引起別的事兒，叫大家都知道了，最難堪；張大哥沒有力量再去抵擋一陣。你叫張大哥像老驢似的戴上『遮眼』去轉十年二十年的磨，他甘心去轉；叫他在大路上痛痛快快的跑幾步，他必定要落淚。『大哥，你要是不放心的話，我給你拿着那張契紙，凡事都朝着我說，好不好？』

『那——那也倒不必，』張大哥笑得很勉強，『老李你別多心！我是，是，小心點好！』

『準保沒錯！』丁二爺半天就回去，你放心吧！』

『好，那麼我回去了，還有人找我商議點婚事呢。明天見，老李。』

老李把張大哥送出去，熱得要咬誰幾口纔好。

丁二爺頂着一頭白毛汗從裏間逃出來：『李先生，我可不能回家去呀！張大哥要是一盤問我，我非說了不可，非說不可！』

『我是那麼說，好把他對付走；誰叫你回張家去？』老李覺得這樣保護丁二爺是極有意義，又極沒有意義，莫明奇妙。

張大哥走了不到五分鐘，進來一男一女，開開老李的屋門便往裏走。老李剛又脫了襪子與汗衫。

『不動，不動！』那個男的看見老李四下找汗衫，『千萬不要動，我姓馬；』他介紹那位女的，『高女士，與我同居。記得這屋是媽住著的，你先生爲何在此？』

老李楞住了。

馬先生提着個皮包，高女士提着個小竹筐，一齊放在地上，馬先生坐在皮包上，高女士自己找了一把椅子坐下。

老李明白過來了，這是馬老太太的兒子。他看着他們。

馬先生也就是三十多歲，身量不高，穿着黃短褲，翻領短袖汗衫，白帆布鞋。臉上神氣十足，一條眉毛挑着天，一條眉毛指着地，鼻孔用力的撐着，像跑歡了的馬那樣撐着，嘴順勢也往上兜着，似乎老對自己發笑。而心裏說着，『你看我！』

高女士也就是三十多歲，身量不高。光腳穿着大扁白鞋，上身除了件短袖白夏布衫，大概沒什麼別的東西，露出一身的墨肉。臉上五官俱全，嘴特別的大，不大有精神，皺着眉，似乎是有點頭

疼。

丁二爺，老太太，英，凌都來參觀，把兩位圍得風雨不透。馬先生順手把丁二爺的芭蕉扇奪過去搨着，高女士拿起棹上一個青蘋果——張大哥剛給送來的——剛要放嘴裏送，被英一把搶回去。

『看這個小布爾喬亞！』馬先生指着英說，『世界還沒多大希望！』

李太太看丈夫不言語，掛了氣：『我說，你們倆是幹嗎的呀？』

『我倆是夫婦；你們是幹嗎的？』馬先生反攻。

李太太回答不出。有心要給他個嘴巴，又不敢下手。

屋門開了，馬老太太進來：『快走！上咱們屋去！』

『媽！』馬先生立起來，拉住老太太的手，『就在這兒吧，這兒還涼快些。』

馬太太的淚在眼裏轉，用力支持着，『這是李先生的屋子！』然後向老李，『李先生，不用計較他，他就是這麼瘋瘋顛顛的。走！』他朝着高女士，『你也走！』

馬先生很不願意走，被馬老太太給扯出來。丁二爺給提着皮箱。高女士皺着眉也跟出來。老李看見馬少奶奶立在階前，毒花花的太陽晒着她的臉，沒有一點血。

四

大家誰也沒吃午飯，只喝了些綠豆湯。老李把感情似乎都由汗中發洩出來，一聲不出，一勁兒流汗。他的耳朵專聽着東屋。東屋一聲也沒有；他佩服馬孀，豪橫！因為替她使勁，自己的汗越發川流不息。他想像得到她是多麼難堪，可是依然一聲不出。

丁二爺以為馬先生是小趙第二，非和李太太借棒槌去揍他不可，她也覺得他該揍，可是沒敢把棒槌借給丁二爺。

英偷偷的上東屋看馬孀，門倒鎖着呢，推不開，叫馬孀，也不答應。英又急了一身的癩子。西屋裏喀嚶喀嚶的成了小茶館，高聲的是馬先生，低聲的是老太太，不大聽見高女士出聲。

馬老太太是在光緒末年就講維新的人，可是她的維新的觀念只限于那時候的一些，五四以後的事兒她便不大懂了。她明白，開通，相當的精明，有的地方。比青年還見得透澈，有的地方她毫不退步的守舊。對於兒女，她盡心的教育，同時又很放任。馬與黃的自由結婚，她沒加半點干涉。她非常疼愛馬少奶奶。可是，兒子又和高女士同居了，老太太不能再原諒。她正和馬先生談這個。兒子要是非要高女士不可呢，老太太願意自己搬出去另住；馬少奶奶願跟着丈夫或婆婆，隨便，兒子要是可以犧牲了高女士呢，高女士馬上請出。老太太的話雖然多，可是立意如是，而且很堅決。

馬先生是個不得意的人，心中沒有多少主意，可是非常的自傲。他願意努力成就他自己。對於富人，他由自傲而輕視他們，想把他們由天上拉到塵土上來，用腳踩住他們的臉。對於窮人，他由自傲而要對他們慈善，他並不了解他們。他那最好的夢，是他自己成爲偉人，所以臉上老畫着那個『你看我！』他沒有任何的成功。對於婦女，他要故意的浪漫，婦女的美與婦女的特性一樣的他發迷。對於黃女士，他愛她的美；可是她太老實，太安靜，他漸漸的不滿意了。對於高女士，他愛他的性格活潑好動敢冒險；可是她又太不美了，太男性了，他漸漸的不滿意了。可是，他不能決定要哪個好，他自己說，『我掉在兩塊銅板中間！』他也不要解決這個，他以爲一男多妻，或是一妻多男，都是可以的，任憑個人的自由，旁人不必過問。況且他既擺脫不開已婚的黃女士，又擺脫不開同居的高女士，而她們倆又似乎不願遵行他的一男多妻的辦法，就是想解決也解決不了。他沒主意。他還有個夢想——現在已證實了是個夢想：他以爲有了心愛的女子在一塊，能使他的事業成功。娶了一個自己心愛的，沒用。再去弄個性格強而好動的，還是沒用。他以爲女子是男人成功的助手；結果，男人沒成功，而女子推不閃擡、掉，死吃他一口。不錯，高女士能自己掙飯吃；可是自己掙飯與幫助他成功離得還很遠。況且兩個常吵架，她有時候故意氣他。自從與她同居，他確是受了許多苦處，他不甘于受苦。根本就沒想到受苦。他總以爲他只須坐汽車到處跑跑，演說幾套，喝不少瓶啤酒，而後自己就成了高高在上的人了。結果，有時候連電車也坐不上。由失望而有些瘋狂

他只能用些使普通人們打哆嗦的字句吓嚇人了，自傲使他不甘心失敗。「你看我！到底比你強點！四十以上的都要殺掉！」使老實人們聽着打戰，好像淘氣的孩子故意吓嚇狗玩。

西屋的會議開了兩點多鐘。馬先生沒辦法。老太太不能留高女士。最後，高女士提起小竹筐，往外走。馬先生並沒往外送她。

老太太上了東屋。東屋的門還倒鎖着。「開開吧，別叫我着急了！」老太太說。屋門開了，老太太進去。

老太太進了東屋，馬先生溜達到北屋來。英與麥熱得沒辦法，都睡了覺。三個大人都在堂屋坐着，靜聽東西屋的動靜。馬先生自己笑了笑。「你們得馬上搬家呀，這兒住不了啊！大家都沒言語。」

「啊！」馬先生笑了。「看你們的腦袋，我得住上房，你們趕快滾！」

李太太的真正鄉下氣上來了，好像是給耕牛拍蒼蠅，給了馬先生的笑臉一個大嘴巴——就很有倆媳婦的人！

「好！很好！」丁二爺在一旁喝彩。

馬先生揚着臉，回頭就走，似乎決定不反抗。

五

李太太的施威，丁二爺的助威，馬先生的慘敗，都被老李看見了，可是他又似乎沒看見。他的

心沒在這個上。他只想著東屋：她怎樣了？馬老太太和她說了什麼？那個高女士能不能就這麼善罷干休？他覺不到天氣的熱了，心中顫著等看個水落石出。馬先生的行為已經使他的心涼了些，原來浪漫的人也不過如此。浪漫的人是以個人為宇宙中心的，可是馬先生並沒把自己浪漫到什麼地方去，還是回到家來叫老母親傷心，有什麼意義？自然，浪漫本是隨時的遊戲，最好是：管享受片刻，不要結果，更不管結果。可是，老李不能想到一件無結果的事。結果要是使老母親傷心，不能幹！到了吃晚飯的時候，他的心已涼了一半：馬少奶奶到西屋去吃飯！雖然沒聽見她說話，可是她確是和馬家母子同棹吃的！

到了夜晚，他的心完全涼了：馬先生東屋去睡覺！老李的世界變成了個破瓦盆，從半空中落下來，摔了個粉碎。「詩意」？世界上並沒有這麼個東西，靜美，獨立，什麼也沒有了。生命只是妥協，敷衍，和理想完全相反的鬼混。別人還可以，她！她也是這樣！或者在她眼中，馬先生是可愛的，為什麼？忌妒常使人悶悶不樂的問題。

起初，只聽見馬先生說話，她一聲不出。後來，她慢慢的答應一兩聲。最後，一答一和的說起來。靜寂。到夜間一點多鐘——老李始終想不起去睡——兩個人又說起來，先是低聲的，漸漸的語聲越來越高，最後，吵起來。老李高興了些，吵，吵，妥協的結果——假如不是報應——必是吵！可是他還是希望她與他吵散了——老李好還有點機會。不大的工夫，他們又沒聲了。老李替她想出

她的將來。高女士一定會回來的。馬少奶奶既然投降了丈夫，就會再投降給高女士，說不定馬少奶奶還會被驅逐出去。他看見一夾鮮花逐漸的落瓣，直到連葉子也全落淨。恨她呢，還是可憐她呢？老李不能決定。世界是個實際的，沒有永遠開着的花，詩中的花是幻象！

老李的希望完了，世界只剩了一團黑氣，沒有半點光亮。他不能再繼續住在這裏，這個院子與那個怪物衙門一樣的無聊，沒意義。他叫醒了丁二爺，把心中那些不十分清楚而確是美的鄉間風景告訴了丁二爺。

『好，我跟你到鄉下去，很好！在北平，早晚是槍斃了我！』丁二爺開始收拾東西。

六

張大哥剛要上衙門，門外有人送來一車棹椅，還有付沒上款的對聯，和一封信。

他到了衙門，同事們都興奮得了不得，好像白天見了鬼：『老李這傢伙是瘋了，瘋了！辭了職！辭！』這個決想不到的『辭』字，貼在大家的口腔中，幾乎使他們閉住了氣。

『已經走了，下鄉了，奇怪！』張大哥出乎誠心的爲老李難過。『太可惜了！』太可惜的當然是頭等科員，不便於明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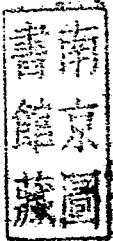
『莫名其妙！難道是另有高就？』大家猜測着。不能，鄉下還能給他預備着科員的職位？！

「丁二也跟了他去。」張大哥供獻了一點新材料。

「丁二是誰？」大家爭着問。

張大哥把丁二爺的歷史詳述了一遍。最後，他說：「丁二是個廢物！不過老李太可憐了。可是，老李不久就得跑回來，你們看着吧！他還能忘了北平？」

謝諫於世有九月廿日
玄成軒



子面前，正要斟酒，崑貝子說道：「僂們不用客氣了。」賽金花微微一咲，說道：「貝子爺賞臉！」章王呵呵的咲道：「你們是老朋友麼？」賽金花含羞的一咲道：「沒有的事，那兒配！」索王站起來道：「我們去吧！」那配角的各貝子貝勒，也就跟着同進後台去了。金甫就在自己的座兒旁邊，添一個坐位，叫金花坐了。那時台上的大嫖院許多鑿姐兒正在彈唱，各獻所長，那扮賈志誠的丑角，指着寶卿道：「你是唱黑頭的，請你唱一段黑風帕。」寶卿就唱了「一見女子出了城」一句，丑就插科道：「得了！得了！唱的不是味兒！你要唱得好，你快趕到西四牌樓楊府上去聽一聽，學一學，包你勝過弔幾年的嗓子哩！」寶卿接着說道：「楊府上既有好戲，僂們姊妹們都要去聽一聽的，對不住你，失陪，先走了！」大家聽了，呵呵一笑。等到台上一掀簾子，那高旺唱着「扶保國家」的一句，大家喝了一聲采，那索王扮相確有英雄氣概，雖身材太矮，他穿着厚底靴子，不甚顯出來。一回兒崑貝子的楊八妹出場，崑貝子丰神娟雅，身材瘦秀，覺得嫵娜非常。等到荀貝勒的達婆出來，穿着一身滿洲的服飾，梳着兩把兒的頭，非常的華貴。賽貝勒的張保也下得去，只有政貝子的高蘭英，他的面龐是蒼黑肥胖，年紀尙輕，他平日穿着便衣的時候出門，往往跨了車沿，和趕車的並坐，他的辮子梳得挺硬挺緊，好像一根鐵錐子，辮稍細而尖，用黑絲縲繫了，翹然聳在背上。他穿的便衣，跟趕車的差不多，不認得的只該是混混一流，他今天扮了老婆子，雄糾糾氣昂昂，倒很像溪皇莊裏的寶氏。大家都哄然一笑。唱完。主人客人那有不恭維的。中間有

崑貝子的兄弟董公爺，於戲劇很有研究的。戲沒有完，就先走了。他們下了台，借著酒蓋了臉，就把賽金花圍住了。金甫是有趣的，就讓他們到了書房中，重擺了一桌精美的酒席，旁邊兩個匠上都點了大烟燈，那時抽烟的抽烟，嗑酒的嗑酒，賽金花自然提起精神，應酬得八面周到，談笑生風，直鬧到東方將要發白。章王向着金甫瑟軒道：「近來外頭鬧什麼變法，說是有個廣東姓唐的主張着擣亂，你們聽見麼？」旁邊崑貝子道：「不差的是，工部的唐猷輝，前兒上頭召見了，意思狠好。」章王道：「都是瞎胡鬧！老佛爺不贊成變法，他們中什麼用！龔師傅不是跟他們起哄，如今也走了！」金甫道：「聽他們來鬧吧！僧們樂僧們的。」章王呵呵的笑道：「對！對！對！天坍了自有長人去頂，僧們幾個人也管不了的，還不如得樂且樂的好哩！」崑貝子道：「不管別的，現在什麼時候了？」站着的家人，取表一看，回道：「三點五十二分，差不多四下鐘了。」崑貝子道：「不早了！我要走了。今兒有內廷的差使。」索王道：「我也有御前的班兒，同走吧。」金甫道：「不知道兩位爺有差使，不湊巧，不能盡興，真是對不起。」二人笑道：「還要怎麼樣盡興呢？過幾天僧們再來一下子！」二人道謝告辭。其餘章王等各客也一齊起身道：「僧們一塊兒走吧！省得主人送幾回客。」金甫道：「各位爺沒有裏頭的差使，何妨再坐一回兒呢！」各人道：「主人太辛苦了，也該歇歇了。」登時門外車馬擁擠，燈火輝煌，紛紛的分道而去。金甫送客回來，走到書房中，就向烟榻上一橫，伸了一個懶腰道：「累死了！這幾位爺從沒有見過他們這樣高興的。」那時賽金花也倒

在榻上，一面替金甫裝烟，一面說道：「王爺們唱戲，我是頭一回開眼哩，不是你的面子恐怕也做不到吧！」金甫道：「面子是面子，銀子也真要銀子，你曉得他們唱這一齣，我要花多少？除了台上的場面，後台的伺候不算，單單府裏跟來的許多人，那一個不要開銷？一個府裏差不多要三四百兩哩！」金花吐了吐舌，就將裝的烟遞上去。金甫抽了，喝了一口熱茶，向金花道：「謝謝你，再來一下！」金花接過來，又裝了遞過去抽了。金甫道：「今兒你不能回去，就住在這兒好了！」金花一笑道：「在這兒過夜，很難爲情的。」金甫笑道：「那麼到六國飯店去吧！」金花道：「不過又要勞駕了！」金甫道：「你客氣，我就不去了。」金花把嘴一披道：「你肯不去，你敢不去！」金甫一笑：「就喊來人快快套車去。他家裏的事自有賬房管家去開銷計算收拾，用不着他費心。他只攜着養金花上車，到了六國飯店去了。等到他們一覺醒來，早已是午後一下鐘了。金甫起身走出套間外面僕歐進來，伺候洗臉，說道：「宅裏的管家來了。」金甫道：「叫他進來。」那家人就進來回道：「那大人才剛打發人來，要跟老爺談一句話，門上就告訴他老爺，昨兒睡得晚了，還沒有起身，回來給大人送信去就是了。」金甫道：「此地離金魚胡同不遠，我去找他吧！」停了一停，吩咐道：「還是你在這兒，等我走了，你去送個信，說我起身了，有話請他來談就是了。」家人應了，就退了出去。金甫走進了套間，看金花也已起來，正在梳洗裝飾。金甫道：「我們吃點兒什麼回去吧！」金花道：「隨你的便。」金甫道：「開飯吧！」金花道：「我是吃不下。你怎麼樣？」金甫道：

「剛起來我也不想吃，僧們隨便要點兒什麼就是了。」就把電鈴一按，僕歐進來，金甫叫他要了兩份早茶，一回兒送些麵包英腿蛋牛乳咖啡等來。二人吃了，套了車就分途回去了。正是：「對此不禁百端集，人間那得幾回聞！」欲知那瑟軒來談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十八回

南河泡觀荷開大會；

賽金花戲竹見靈心。

話說楊金甫在六國飯店起身後，曉得那瑟軒要來面談，他教家人去請他到家，一面從六國飯店和賽金花分道回去。到了家，不多一會兒，那瑟軒到來，金甫請到書房中坐定。瑟軒道：「大哥你昨兒真辛苦了！」金甫道：「還好，不過今兒起不來早了！」瑟軒道：「當然！昨兒的熱鬧真可以！不是你大哥也辦不到！」金甫道：「那幾位爺真高興！」瑟軒道：「也是你大哥的面子！今兒我來有一個秘密的消息要報告你，早上段扈橋來說：這一班新黨鬧得狠有些頭緒了，自從余安甫保荐了唐猷輝，前天召見上頭開了有兩下鐘的話，上頭狠合式，已派往總理衙門去了。扈橋也跟着他們混，聽得他們計畫，要教上頭開懋勤殿，把他們都收進去，將來可以和上頭朝夕見面。扈橋來跟我商量，他的意見，這一班人指日

可以拏權，們也得預備活動活動纔好。但我對於裏頭的消息，究竟不很知道真確，所以跟大哥來商酌一下。」金甫呵呵笑道：「人說老四是天鑽石，真不錯！不過我要告訴你一句話，只可僭備曉得，老四也不好告訴的。我先問你，老佛爺不贊成變法，是大家知道的，爲什麼前天余安甫等請定國是，旨意倒是由老佛爺決定的？我也莫明其妙。後來見了連總管，即便探了一探，原來是老佛爺的手段。一來是看看這孩子能辦到怎麼樣，試試他的能力；二來是借着師傅徒弟的意見不合，由他自己去攬師傅。究竟龔師傅的眼光遠一點，曉得老佛爺的主見，根本不贊成變法，碰着這位學生一點不覺得，倒先把自己的心腹攪了，現在那一班新人物與高采烈，不曉得老佛爺在暗中好笑呢。你想老佛爺對於華中堂聖眷多厚，爲什麼不教他進軍機？却教他到北洋？就是要把兵權放在親信的人手裏。這兩天華中堂把方安堂的新建陸軍收入麾下，又向甘肅去調了董壽祺的回子軍。因他是沒有什麼人跟他接近的，其餘准軍的舊將倪士誠宋欽等，結編入武衛前後左右中五軍中，差不多天下的精兵都在掌握中了。一旦母子間有些齟齬，華中堂挾着老佛爺的大纛旗，那有什麼反抗的餘地！他們一班的傻子，正在做夢哩！」瑟軒道：「聽了大哥的話，正好如大夢初醒。」金甫道：「這個話除是你我是不肯說的。我再告訴你一句話，就是那武都老爺，聽說在保國會裏狠出點力，來往也狠親熱，你道是真的麼？這位都老爺，我旁的不曉得，只曉得他是拜在連總管門下的。他直造謠言，說將來要有廢立的大事，他裝着一副精忠報國

的面目，求人去做狄梁公，說他的門下有幾百個飛檐走壁的好漢，都是斬頭瀝血的漢子，只要有人領着，什麼事都可以辦的。胡說白道，大約是七俠五義施公案等小說上學來的。也有一班傻子去信他。這種人還能做英雄好漢麼？好笑不好笑！大約老佛爺的意思，總要拏住了把柄再發作，所以教他們出來造謠言，發動他們，等他們發現了憑據，纔好動手。這種書獃子懂什麼呢！現在這班傻瓜，心裏頭總看不起僧們，旗門子裏的人，你看不到幾個月，就有新花樣出來哩！老四那裏，你也不必勸他攔他，他也有些兒小聰明，將來他就有了不得了的時候，僧們幫幫他忙也容易得狠。僧們靜靜兒看着就是了。」瑟軒聽了，點點頭道：「到底是大哥眼光識見可佩服！」金甫道：「我是信你的，所以瀉底兒，千萬不要漏洩！」瑟軒道：「大哥放心，兄弟決不至于如此的不知好歹！」金甫道：「因為這話狠有出入，所以學了老婆子的多說話，真是不信你，我也不說了。」彼此又閑談了一會兒，瑟軒道：「我要走了，大哥你再休息一下罷！」金甫就送他出門而去。却說其時莊小燕、唐常肅正在與高采烈積極進行，那馬加拉廟的老公們也跟着密通消息。一天，御前太監寇良材到小燕寓中密談，談到皇上因着外國的脅迫，心裏很難受，跟王大臣們商量也沒有辦法，所說的話總是不痛不癢，不擔一點責任。關于用人行政，色色要請示太后，就是放一個缺，派一個差，只要有點好處的，差不多總是由太后交派，皇上一點兒沒有權柄。不用說皇上左右的人，就是皇上自己也敵不過皮小連的力量，內外的人都看不起皇上，皇上手下的人尤其

不值一錢了。所以皇上召見官員，沒有一個肯說點兒幫助皇上的話，皇上氣極了。不過皇上的胆子小，對着太后好像老鼠見了貓，一句話也不敢說。現在你莊大人召見了幾次，皇上聽了你的話，狠覺着有點胆量，我們趁皇上高興的時候，也就勸皇上趁着這個機會好好的安排幾個有胆量的人，將來遇着緊要的時候，也可望有人幫忙，所以皇上狠注意各位。不過現在已有狠詫異的話發見了，他們對於保國會，皆說保中國不保大清的話，又有人說皇上要兵圍頤和園，迫勒太后，不許與聞朝政，這還是反對皇上的。也有人說太后要拏毒藥藥死皇上，也有人說九月裏太后同皇上到天津閱兵，將乘機廢掉皇上的，也有人說太后已預備立崑貝子做皇上的。種種謠言，猜不出他們什麼意思。皇上聽見了，也不好告訴人，只有自己哭泣一番。我們在旁看見，真真覺着苦惱。無可如何，我們乘便也勸皇上跟像莊大人等有忠心的人商量商量。皇上又害怕，不敢說出來，恐怕闖禍，所以今兒特來面談，想請你們各位商酌一個辦法。皇上的脾氣，教他自個兒出頭是做不到的，不過皇上聽了僭們的話，已知道你們各位是狠忠心的，狠幫他的，最好趁此機會，趕緊想出辦法來纔好。」小燕道：「聖上處境是危險的，我受恩深重，應當竭力報效，不過要辦事總有一點兒惹忌的地方，總要求皇上破格辦理。現在定國是的上諭，太后已經贊成，照着這個意思辦下去，一時太后也不好翻臉。趁機會爽快布置些靠得住的人再講。這是要諸位極力吹噓，教皇上決定主見，僭們在外方好辦事。」寇良材道：「那自然，總要內外協力才好。」

但是他們兩邊造謠言究竟什麼意思？」小燕道：「一時也無從推測，慢慢的總可曉得。皇上聽了這些謠言，或者可以助他的決心，也有好處。」良材道：「不差！」小燕道：「我們商量，想請皇上仿照乾隆嘉慶咸豐年間開懋勤殿故事，派幾個人行走，皇上就可以跟許多人商量辦事。最好由皇上特旨派些僧們靠得住的人進去，那皇上的勢力，漸漸的可以暗中膨漲了。」良材道：「這個法兒狠好！我回去得便面奏，看怎麼樣！我也不多坐了。」就忽忽出門而去。小燕送他出去回來，獨坐想想，他覺得又是喜又是懼。喜的是皇上既然信任，又有內監們在內幫助自己，覺着明朝的張江陵，也不過聯絡了太監，得了裏面的信用，做出驚天動地事業來，我何嘗不可作江陵第二呢！懼的是滿朝的后黨守舊黨全來反對，單靠着皇上一個人的勢力，究竟能敵過太后一方面麼？不過現在是騎虎難下，只好豁出去幹一下子的了。正在躊躇的時候，家人進來回：「唐老爺梁老爺到。」小燕道：「請！」一會兒常肅超如都進來了，小燕一面讓坐，一面說道：「巧得很！正要想找二位來談談，二位都來了。」就將寇良材來說的話告訴他們。常肅聽了不作聲。超如道：「据我看來，事情很危急了，總要趕緊想一個辦法纔好！」常肅道：「懋勤殿如開了，我們都可以進去，自然生出辦法來。」超如道：「我看是來不及了。天津閱兵是很奇怪的，雖然是謠言，也不可替皇上防備。我看現在僧們在暗中運動很吃力的，吾黨的旗幟已經鮮明，立在后黨反對的地位，決不能設中立的了。我看趁着皇上的興奮，索性奮鬥一下子，否則只有失敗，沒有成功的。」

希望了。」小燕道：「超如的話很爽快！要想兩面討好，和平的辦法，是沒有的了。」常肅點點頭道：「也只好如此。」超如道：「既然決定去幹，我們怎麼樣進行呢？」小燕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只有向政權集中的地方進行便了。」超如道：「政權樞要，只有軍機處，不過要在軍機處占個位子，必定要向太后請示，那是萬萬通不過的。太后也知道這個要害之地，決不放吾黨的人進去。」小燕道：「我有一個法子，前天定國是的上諭，注重新政，是太后允可的，現在總說參預新政，一定要有新人物，就派幾個人作爲軍機處章京，專管新政。既非大臣，不必請示。太后也不好反臉。你等以爲如何？」常肅道：「很好！進去的人預備是誰？」超如道：「先生跟我都不好去的，形跡太露，我以爲勝佛是一定要進去的，最好是由大臣保舉，等皇上召見一次，然後派出，較爲妥當。我去向余安甫商量，由他把勝佛先保舉一下，其餘如敦古淑喬等，我們秘密的遞一個消息，教他們托人保荐。淑喬跟莊壽關係很深，壽香的保荐，太后那邊也可減少些疑忌。小翁以爲如何？」小燕道：「這辦法很妥當，我們照此進行便了。」唐梁等匆匆散了，回到寓中，却接到敦古的知單，定于明天到南河泡聚飲。原來南河泡是在彰義門外落鄉一個很大的荷花潭，這時六月天氣，荷花正開得繁盛，荷花潭中間蓋了三間屋子，碧窗晶簾，潔淨無塵。北京本是很少河渚，陶然亭不過是一個低窪之區，少有積水，生了許多蘆葦，士大夫向以爲吟嘯勝地，何況這個南河泡，借了西山玉泉之水，種了許多荷花，詩人雅士，欲寬避暑之所，自然要視爲清涼勝境了。每逢

到了夏令，天天有人去的，但要定他的屋子用一天，須要先幾日去纔可定到。敦古好容易定了座，招集了一班清流名士，打算嘯咏一日。那一天敦古很早的先到了南河泡，將近六點半鐘，常肅超如一同來了。敦古迎上去，三個人就在沿潭的垂楊樹陰間步看荷花，一陣曉風，送來花香，令人神氣清爽，飄飄欲仙。超如道：「花香真是真功德。」敦古道：「你說是花香好，我說是荷葉的香味更好。花的香尙有一分濃郁的俗態，獨有荷葉的味道，是香非香，清微淡遠，細細去聞，却沒有實在的香味。在那風露中一陣陣的飄過來，真所謂心清聞妙香了。」常肅道：「你的話倒是一句好詩，你可以寫一首出來。」敦古笑道：「不瞞先生說，這幾天真是俗塵萬丈，埋沒了一身，那裏有詩興呢！」常肅笑了一笑。超如笑道：「趁這個時候，沒有人，快把俗事說出來吧！」指着那垂楊樹下道：「我們那邊去說，不要教荷花聽見了，被他笑爲俗不可耐呢。」敦古笑道：「北京的荷花，像金鰲玉蝸，頤和園一帶，都被政治的空氣熏染習慣了，或者不至于笑我們。」超如道：「快說吧，不要多說閑話了。」敦古道：「昨天北洋華中堂托人來說，請我去入幕，我拿不定主意，所以要請先生和超如替我決斷一下子。王季漁又允許保荐經濟特科，究竟應當怎麼辦？」超如道：「這兩件事並不矛盾，儘可分途進行。不過華中堂是后黨，你是創辦閩學的，與蜀學會淑齋都旗幟鮮明，他爲什麼要找你呢？」敦古道：「他曾經在過福州多年，跟我同鄉認識的很多，或者聽見同鄉的謬贊，所以來找我的。」超如道：「你這思想太簡單了！現在還有採訪人才的大臣

麼？何況是他！我看他是要招你做偵探呢！」敦古道：「你的話也有理，我就辭了他便了。」常蕭道：「不然，他是知道你在我門下的，超如的話十得八九，我想他想利用你偵探我們，你也可以利用他偵探他們，萬一他真心求才，你也可以乘機運動他倒戈，不是很有益處麼？」超如笑道：「先生太以君子之心待人了！拋着眼前之權勢，去冒未來之危險，他們沒有這種傻子的！現在且不必論，敦古你儘管去，只要拿定宗旨，是於吾黨有利無害的。但你自己却要小心機警，不可大意。」敦古道：「是！是我就決定了。」超如道：「玉季漁保荐靠得住麼？你趕緊進行。不是僅僅特科的關係呢！」敦古點點頭，正在說時，只見勝佛郁文淑喬等六七人也從堤上走來。郁文望見了他們三人，就喊道：「主人到那裏去了？請了客，客來不招呼，也算是變的新法麼？」大家大笑。超如拉了勝佛密語，把那天的辦法告訴了，說道：「昨天我見余安甫，請他遞摺子保你，他也答應了。事機甚緊，我也不管你願意不願意，要強逼你親入地獄了。」勝佛道：「地獄天堂，那沒有關係，只是恐怕沒有結果吧？」超如道：「我們只好不管他，但造前因，不問後果呢！」淑喬看見他們密談，也走過來。超如也就把小燕的辦法告訴他，請他趕緊托南皮電保，以便就近召見，實行政策。淑喬道：「我也知道風聲很緊，我黨應當竭力進行了。那時諸客紛紛而來，也就不談政事。有的雇了一隻小船，在荷花中穿來穿去；有的坐在屋裏，倚檻臨流，清談疊疊；有的在柳陰中徘徊往來。原來今日敦古請的客，約有二十餘人，多是講求新政研究文學的名人，因為天氣炎熱，不到十

一點鐘，敦古就請入席。各人都脫略得很，隨便坐了。也不用主人斟酒，歡呼暢飲。那時姜劍雲坐在靠西的一席，推窗望外，見荷花潭外長堤上來了一輛小鞍車，烏絨鑲嵌，毛藍布的車圍，駕着一匹菊花青的俊騾，趕車的戴着紅雨纓披過半身的涼帽，手擎鞭子，穿着一雙烏緞挖花的短靴快靴，如飛而來。後面跟着一匹菊花青的馬，上面騎着一個精神英爽的少年，戴着一頂馬落坡的大草帽，飄着兩根淡青色

的綢帶，身穿着白夏布淡青熟羅的兩截衫，手提着一根絲鞭，看見前面車停了，他就把兩腿一使勁，那馬就往前直沖去。一盪的小走，走得真快，地上並不起塵，一會兒就回來，走到車邊，跳下馬來，把馬交給車夫，鬆了肚帶，撩起鞍鐙，自有人來接着，把馬騾一塊兒溜去了。一面車夫已向南河泡的地主，借來一張桌子，兩把椅子，擺在楊柳樹底下，沏了一壺茶，倒了兩杯，放在桌上。那少年下馬時，車中的人已經下車。劍雲一看，原來是賽金花賽二爺，他遠遠的含笑着，向劍雲點了點頭。劍雲也笑着點頭招呼了。那席上同坐的不認得的，都向劍雲問。劍雲把狀元夫人的履歷宣布了，合席的人都注目而視。又問那男的是誰？劍雲道：「這也是北京城裏有名的游俠兒盧玉舫，他是跟賽金花拜過把子的。一個盧大爺，一個賽二爺，上中下社會差不多都認得的。」顧梅庵道：「真可算得尤物了！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真不知要顛倒多少衆生哩！」劍雲道：「口袋底兒自從賽金花來了，把從前的小玉壓下去了，一邊是馬車喧闐，一邊是門庭冷落，北京城裏的社會，不用說是政權所在，就是花叢香國，也顯出了趨炎附勢的情

形來了。」子珮道：「你是狠捧小玉的，我看見你送他的秦淮名妓的四條屏幅，真是銘心絕品，你捨得送他，可見交情很深了。」劍雲笑了一笑道：「你喜歡麼？我再去找些來送你好麼？」子珮狠詫異道：「難道是假的麼？」劍雲笑道：「不敢欺，這是我同汪子昇、洪英石幾個人的大筆，倘是真的，我是傻子，不會叫余漢青去變幾個錢來用用麼？」子珮道：「你的筆墨，隔了幾十年，還不是狠值錢的麼？」超如在旁說道：「不差的，就是今天的聚會，將來也許記載出來作爲一時的盛會呢！」大家笑了。勝佛道：「我們既然都有千秋之想，應要留點兒神，將來傳到後世，不要被後人輕薄纔好。」正說得暢快時候，已有三點多鐘了，炎威逼灼，都有些兒坐不住，大家立起來，往柳陰中去散步。超如低聲向淑喬道：「你趕緊進行，愈速愈妙。」淑喬道：「你預備些什麼人呢？」超如道：「我沒有什麼人，最好請南皮、保幾個，以備上頭選擇。只要是本人在京的，保到就召見，不致擔擱時候。」淑喬道：「是的。」正在說時，劍雲在後走來一望道：「狀元夫人走了，我們也可以走吧！」那時各人身上汗直流，都想回去洗澡，就套車分頭走了。却說賽金花今天來游南河泡，是從那兒來的呢？原來他跟盧玉舫拜了把子，郎才女貌，彼此吸力甚大，已由兄妹之情，更進一步。昨天晚上，他們倆住六國飯店，早上起來狠熱，玉舫提議去逛南河泡，他們就來了。坐了一會兒，後來各自回去。金花到了寓中，就叫大姐等提水洗了一個澡，精神疲倦，就在鋪着台灣席的牀上睡了一覺，醒來天已傍晚，睜開眼，只見孫三兒也躺在靠窗的藤榻上。原來金

花自從進了京，認得了楊金甫，有了交情，銀錢如水一般流入，又認得了許多年輕的王公闊人，他放出手段去籠絡，差不多都入其彀中，因此聲勢一天一天的多，眼界也越發的高了。他跟孫三的感情，漸漸淡得像玉泉山的水一般。昨兒金花出門，原說是楊金甫家裏叫的牌局，不料金花此刻正在擦臉，外頭來說，又是楊大人叫的條子。孫三兒也不是傻子，聽了就冷冷的說道：「昨兒叫條子，到今兒的飯後纔回來，現在又來叫，還不如留住了不用回來好了！」金花聽了也不作聲，只向人說道：「你告訴他就去。」一面叫老媽子再取臉水，重行梳洗。孫三忍不住問道：「你今兒又不回來麼？」金花道：「回來不回來，由我的性兒，誰能管我呢！」孫三道：「你今兒是怎麼了？」金花道：「我的話說差了麼？」老實說，測穿的話，我還是給王公大人們說的。你……還輪不到呢！」孫三道：「你的話輪不到我，當我是什麼人呢？」金花冷笑道：「總當你一個人罷了！」孫三道：「到底是什麼人？」金花道：「算是我用的一個人就是了。」孫三道：「你竟當我是個佣人麼？」金花道：「你吃我的，穿我的，住我的，不是我用的，一個人是什麼呢？老實說，用得着，給你吃，給你穿，給你錢用，用不着，哼！哼！就請兩便。管不管的話，可不是輪不到你說麼？你想想我和你在上海的時候，說的什麼話呢？」孫三氣極了，立起來說道：「好好！你曉得北方人的性命不值錢，隨便耍一下算不了事，你現在錢有了，闊人也認得多了，你當我沒有法子了？哼！哼！咱們再說吧！」穿了衫子就出門去了。金花也就妝飾好，套了車，徑到楊金甫家

中而來。進了門，到了書房，原來金甫同着幾個客在那兒打牌。金花坐下了，看金甫起的一副牌，外面是八索開槓，手中是中風三只，二筒三只，三筒一對，四筒一對，等的是二五三四筒。恰好對過打了二筒，金甫笑道：「和了。金花伸手把牌按住，說道：「且慢，你先開槓。」金甫詫異道：「沒有這個打法。」金花道：「你不用管，我來卜一卜我的運氣看。」金甫就依他開了槓，伸手去槓頭上起了一隻牌，翻開來看，却是三筒。金花笑道：「你算算要多贏多少？本來只是有一翻，現在中風一翻，對對和二翻，槓頭開花一翻，又是自摸和，算起來八索二筒兩槓十六和，中風暗刻八和，自摸三筒十六和，共計四十和，三翻要三百二十和，不是個臘子麼？」那輸家說道：「他怎麼曉得是三筒呢？奇怪！難道他認得牌麼？」金花笑得把下領擱在金甫肩上，抬不起來道：「佢格運氣好，有什麼法子呢！」他們打的是一千元底，金甫贏了一千八百元，就擎了一千元給了金花道：「這個本來不是我的，給了你吧！」金花推着不要道：「贏的錢給了人，牌風要壞的。等你打完了再給我不忙。」正笑着，只聽家人回道：「盧大爺來了。」跟着玉舫進來。一看都是熟人，脫了長衫，隨意坐了。金花笑着，就將剛纔一副牌告訴了他。玉舫道：「你的運氣好就是了。」金甫的上家笑道：「有點兒毛病，回來我要檢查一下子。」不料那時金甫正是莊家，上家發東風，金甫碰了，下家發中風，金甫又碰，金花格格的笑道，又要來一下子。金甫起了幾圈牌，又起着一只東風，手中是七筒三隻，三筒一對，九筒一對，槓上起了一隻二筒。金花笑道：「我來打，他換了一隻三筒打

了。金甫道：「你怎麼打的？」金花笑着道：「你不用管。」那上家說道：「留點神！又是一副對對和了。」對過的人就向中間一望，看見一筒已見過三個，他就把他打出來道：「我打一筒，你就是等麻將也沒有的了。」金花等他打出來，他就伸出纖纖玉手，搶在手中，格格的笑。他的腰笑彎了，像醉酒楊妃一般。金甫把牌攤出來，大家一看，說道：「又是三翻。不過他打三筒，你爲什麼不贊成呢？」金甫道：「打二筒，不又是對對和麼？」金花道：「我有道理，一來已是三翻，再加一翻是白糟場的，二來纔和了對對和，我一手，他們必緊生張，一筒只剩一張，他們不防的，三來我們是筒子結張，那生的三筒九筒決不出來，究竟自摸是難得的。」他們三個人道：「剛才的牌碰運氣，不希奇，這副牌打得狠巧妙，心思真靈，我們輸了也佩服的。」有一位道：「我們連手大敗在娘子軍手中，現在要驅逐這個女參謀了。」金花立起來，向着金甫笑道：「發了二百七十二和，又是一千零八十八元，再贏就要犯衆怒了。他取了一支茄立克，玉舫忙取燈兒給他點了。金花抽着烟，就同着玉舫坐在離開狠遠的一張沙發上，低低的說道：「今天回去狠生了一回氣。」玉舫道：「跟誰？」金花就將跟三兒口角詳細告訴，說道：「他臨走狠恫喝我一下子，你看不要緊吧！」玉舫道：「有什麼要緊！他再不知趣，要他長就長，要他短就短，他有什麼法兒呢！不過他跟你爲什麼事起的？」金花道：「起因是此地老太太慶壽，他要我給楊大人說，派他一個戲露露臉，我說你的能耐也發不上，我去說了，連我也丟臉。他的意思，派一個戲，借此叫我替他做些行頭，

敲我的竹槓。我回絕了，近來我常常不回去，我又沒多給他錢，他所以更恨了。」玉舫道：「你萬安孫猴子的斛斗雲，總跳不出如來佛的手掌，他再不知趣，你告訴我，我來收拾他便了。」他們倆呢呢私語，只聽見打牌的一桌上說：「不打了，我們輸了錢，又讓盧老大去開心，太不上算了。」大家立起身來，金甫走到金花身邊，擎着兩千塊錢鈔票給他道：「虧你把牌風打順了，贏了四千多，給你分了吧。」金花道：「太多了！」金甫道：「一兩千塊算得什麼，就將鈔票向他手中一塞。」金花道：「謝謝楊大人，謝謝各位。」就裝在皮夾子裏去了。大家入座嗑酒。直到黃昏纔散。金花依舊跟着金甫到了六國飯店納涼住宿去了。到了次日午後，金花從六國飯店回到高碑胡同金花班寓中，知道孫三昨夜也沒有回家。他就
在房中打了一個盹兒，到傍晚的時候，就道章王府來叫。金花趕緊梳洗打扮着趕條子去了，正是：「曇
花朝局浮雲重，露水姻緣幻夢多。」後事如何？下回分解。

第二十五卷

第四十九回

賽金花別築藏春窟。

尹宗揚重探發縱謀。

話說賽金花那天到了章王府，進去一看，原來仍是楊金甫叫的，其餘客人是懷少軒、那瑟軒、貝子、壽貝勒等，一班都是熟人，所叫的大半都是口袋底兒的姑娘，小紅翠娟等，小玉也在內。大家入了席，歡呼暢飲，高興得狠。不多一會兒，早已天黑了，只見金甫的跟班進來向金甫說道：「賽姑娘家中打發人來，說有客請姑娘回去。」賽金花道：「家裏有人，爲什麼一定要我去？」金甫道：「來的客是什麼人？」那家人道：「說是蘭公爺。」金甫問金花道：「你可要去應酬一下？」金花道：「我正在這兒狠痛快的時候，那蘭公爺也不過打了一兩回茶圍的客人不去也沒有什麼。」章王道：「這個混小子，理他呢！只說我這裏不能進去催就是了。」金甫道：「不妥！你告訴來人說，快散座了，一會兒就回來。」金甫的家人答應了，就出去回復了。賽金花等到散了席，敷衍了一回，匆匆的套車趕回去，到了家，家中人說道：

「蘭公爺來了，說要見你，我們告訴他是章王府叫去的，今兒說不定回來不回來，他就變了臉，厲聲說道：『難道他是楊金甫的什麼嗎？他能玩，難道我就玩不得的！』我們連忙說，公爺不要生氣，馬上就催他回來。一面月媚素媚極力的敷衍，等到催你的趙二回來，說是快散了就回來，他就問道：『是什麼人叫的？』那趙二是個傻子，老實的說是楊大人叫的，他就冷笑了一聲，立起來就走。我們極力的挽留，他道：『明兒再來罷！』臨去也沒有什麼。』賽金花道：『他也不是花錢的主兒，隨他去罷。當下無話。隔了幾天，有一日傍晚，賽金花正在家中閉坐，外頭來了一個客人，立起一看，原來是姜劍雲。賽金花含笑迎道：『姜大人好久沒有見了，今兒是什麼風吹來的？』劍雲道：『是無錫人說的團團轉的風吹來的。我今兒從南城進前門，經交民巷，到東四牌樓，過後門繞西四牌樓，直到此地。不是東南西北團團轉麼？』賽金花道：『你今兒狼辛苦了！在這兒多坐一會兒，吃了便飯回去罷！』劍雲道：『承你的情，我去找幾個朋友來談談。』正在寫請客片時，只見外面走進來兩個人，向着那老媽子問道：『姜大人在此地麼？』老媽子還沒有回答，劍雲在裏面聽見了，知道熟人，推開風門一看，原來是汪子昇洪英石兩個。劍雲道：『你們怎麼能到此地找着我呢？』子昇道：『我們走過此地，看見你的車卸在門口，所以進來問問。』劍雲道：『本來要打發人找你們，真巧極了！』英石道：『這種現成的話不用說了。』劍雲道：『你不信，你來看！』就拿剛寫的請客片遞他一看。英石道：『真奇了！難道真有心電相通的麼？』劍雲

道：「你們來逛，就兩個人麼？」子昇道：「還有章仲玉、匡蘭楸，約在小玉那裏。」劍雲道：「去約他們來。」就喊了一個打雜兒的吩咐道：「你到口袋底兒，小玉姑娘那裏，請蘇州的章老爺、匡老爺到此地來。」英石道：「恐怕攪不清，待我寫一個紙條兒去。」就匆匆的寫了幾個字，交給打雜兒的送去了。不多一會兒，仲玉、蘭楸都來了。劍雲向賽金花道：「今天此地真是蘇州會館了！」賽金花道：「真的可以全說蘇州話了，不過侃格蘇州話有點像姜太公格坐騎哉。」姜大人阿要去吃酒罷！」蘭楸道：「到底蘇州閑話好聽，北京格閑話總有點強頭強腦格。」賽金花笑了一笑，就吩咐老媽子擺好桌面。劍雲邀他們入座。因為都是熟人，隨便坐下，大家嗑了一杯酒，子昇說道：「劍雲今天有什麼新聞麼？」劍雲道：「多得狠！這兩天叫的外起兒狠多，楊淑齋、戴勝佛、林敦古、劉培村都召見了，聽說明天就要發表參預樞密了。」英石道：「現在是南海的世界了！林戴當然是南海心腹，不過淑齋是南皮門下，劉培村是閉戶讀書的，南海何以也去認爲同志呢？」劍雲道：「南皮、南海正在互相利用，究竟南皮老資格，防慮周密，淑齋的保荐，不自出名，却轉交湘撫陳佑規，培村是佑規所賞識的，所以附帶保荐，將來握權的當然是林戴二位，淑齋或可參贊一點兒，培村不過是備員而已。」子昇道：「究竟什麼名目呢？」劍雲道：「大約在軍機處參贊新政，職銜是章京，權力是和大臣一樣。聽說較高的位置，都要向太后請示的，所以面上只說是章京。」仲玉道：「那是舊黨中一個霹靂，恐怕要震動到頤和園呢。」劍雲道：「當然！門戶

已成，黨禍一定難免的了。」仲玉道：「此種舉動，我是不以為然的，新黨中沒有憑藉，怎麼樣去抵抗呢？我意乘着這簡時候上頭信任，先把兵權擎在手中，潛長勢力，一切不用問訊，等到毛羽豐，老實說，這種軍機和各部院的王大臣那有什麼力量！可以一掃而空的。現在實權是在外省各督撫，北洋尤關重要，中堂編練武衛五軍，恐怕他們已在預備，此時輕舉妄動，徒召黨禍，難收實效吧！」劍雲道：「你的話是不差，不過太覺得老成持重了！前天我跟敦古閑談，他說：『曾有一個算命的替他算過，說他今年內有特別的運氣，可由平步得宰相，不過風波也很危險，要過了冬令方能安穩。』我聽了就以婉言微諷道，你既信他，何妨暫時養晦，到明年再行進取呢！他奮然道：『吉凶前定，機會難得，那裏管得許多呢！』他自從下第後，一刻不停，京城裏三品以上大員，幾乎沒有一個不去聯絡，面子上是為經濟特科的保舉，骨子裏無孔不入，所以直隸的華中堂，也來請他入幕。講到南海跟華中堂是水火，他因為是權力所在，也不顧了。不曉得他怎樣去告訴他的老師呢？你想他能毀聽你曠日持久的主見麼？」仲玉道：「如此激盪起來，怕有大禍，你跟他们狠接近，你打算怎麼樣對付呢？」劍雲道：「我跟超如勝佛交情確甚密切，不過南海先生常擺着孔夫子再世的面孔，無論什麼人，好像都應在三千之列，教我實在裝不來。現在大權未握，已有非種必鋤的意思，我的興趣也漸漸的淡了。」子昇道：「這位大聖人，在黎石農老夫子那兒，就過館，你們曉得為什麼給老夫子轟出來的呢？我不是造謠言毀謗聖人，我由老夫子

親口跟我說的，他說請他來了不到幾天，家裏用的廣東老媽子忽然含着淚要求內人打發他回家。問他緣故，他說先生調戲他。後來老夫子曉得了，就把他行李送到會館裏去。他纔走了。」賽金花笑道：「真少有出見格！俚篤拜俚做老師，勿曉得阿都要傳授格！」大家聽了，呵呵一笑。劍雲道：「現在是炙手可熱哩！段扈橋是消息靈通的，他放了霸昌道，不去到任，聽說南海已允許他，將來設立新政各局，一定給他一個位置哩。」蘭楣道：「南海受特達之知，究竟是從何而來呢？」劍雲道：「起初是龔師傅的密保，後來恐怕駕馭不了他，漸漸的疏遠，恰好他同鄉莊小燕聯絡了他，借他變法的旗子，擴張勢力；又有黃仲濤楊淑喬替他疏通了南皮，頓時聲氣廣通。本來南皮沒有進軍機，常常疑心是龔師傅的阻撓，此次想借來發展一下，現在師傅果然走了，我看他們一定要擁戴南皮出來。」仲玉道：「我看擁戴南皮尚在未定，聖人接近了大權，未必有推賢讓能的雅量吧！」子昇道：「你的話不錯！就算聖人的度量高深，這位小燕先生既在幕後操縱，他肯讓人麼？」劍雲道：「照你們的觀察，果然一意孤行，那危險更大了！」英石道：「你與他們很接近，却要仔細留意，不要未受其利先受其害，那纔不上算呢！」正在說得高興的時候，有個大姐向着賽金花低低說道：「楊大人來了。」賽金花立即起身，說道：「外頭有客，便要失陪哉！」就點點頭出去了。他到間壁房間內，掀簾進去，果然楊金甫在內，臉上好像不甚高興。金花招呼了坐下，問道：「你從那兒來？你有點兒不爽快吧？」金甫搖搖頭，說道：「沒有什麼，今天我來是報

告一個消息，那天蘭公爺從此地回去後，曾來過麼？」金花道：「他是不常來的。那一天回去後，好幾天了，沒有再來。」金甫道：「這個小子看不出他。」金花道：「出了什麼事麼？」金甫道：「昨兒我見着了崇受，他說：『前天蘭公爺派了右翼總兵，第一句話就要辦口袋底兒的檔子班，說是內城地方，不應當留流娼。』我就笑了一笑道：『當然要禁！不過這檔子班相沿好久了，我是沒有逛過，不曉得實在情形，等調查一下，我們再定辦法。』他說：『從前不過是本地人學些曲兒，由人家叫出來唱唱，近來是天津上海的流娼都來了，士大夫們聽說也有去逛的，實在太下不去了！』我說：『我們調查後再辦罷！』他纔悻悻而去。』二哥，你是風流教主，總曉得實在罷！』我聽了，知道他是爲那天的緣故，就把他因爲沒有見着你跟我吃醋的原由告訴了他，他呵呵的笑道：『一個鑿姐兒，也犯不上用提督衙門的勢力去耍醋勁兒！他不題就完了，再題我送信給你，』我就說：『謝謝，萬一再題起，你給我一個信，教他們避一避就是了。』他就一唉答應了。』賽金花道：「這位崇大人是不是步軍衙門的堂官？」金甫道：「是的！他是正那個小子是副。什麼事總要通知了他纔能辦。這個混小子，怕是不怕他，不過萬一胡來一下，他至多擔一個辦事草率的聲名，你們可受不了。我看你暫時住到我那兒去，班子裏多少人，就在城外店裏頭住了，再尋屋子，你看好不好？」賽金花道：「我是好辦的，我就跟着你去也行。」隨向金甫笑了一笑道：「只怕你不要我。」金甫笑道：「不要來灌米湯了！你確是好說，只是班子裏許多人。」賽金花道：

「既然有了這個過節兒，我就跟着你不再出來，他要來找碴兒，他們怎麼攔得住呢！」我想索性到天津去，堂堂皇皇的開班子，租界上，王爺公爺都不賣賬的。我要來找你，只要幾點鐘的功夫，還不方便麼？我想搬到天津去。你替我想想好不好？」金甫道：「你的話真痛快，不過你去了教我不要想死麼？」賽金花微微的笑道：「你纔真是灌米湯！我就決定了。明後天就到天津去看房子，這兒就把牌子摘了，小玉姊那裏要去通知他麼？免得將來抱怨拖累他。」金甫道：「我看不必，這小子曉得你走了，也不見得發作了。」金花道：「不錯的，我們就算決定了。」外面一個大姐走進來說道：「姜大人催篤要走哉！」金甫道：「我也要走了。」匆匆往外就走。賽金花道：「後天我到天津，明天請你來商量一下。」金甫道：「曉得了，明天這個時候一定來。」金花送了他上車後，回到劍雲那邊，含笑對劍雲道：「真真對不住，各位請包涵點。」劍雲道：「耐也勿要客氣，弗像子老朋友哉！」金花道：「因為老朋友，總原諒個，所以脫略到實梗樣式，只好將來屁股裏吃人參後補個哉！」劍雲等聽了，呵呵一笑，也匆匆走了。到了次日，果然上諭發表，楊戴劉林四個人，都賞給四品卿銜，充作軍機處章京，參預新政。當然一班新黨都欣欣得意，四人進了軍機處，照例當章京的，對於軍機大臣有堂屬的分別，應去各大臣處謁見。那四人是奉皇上特簡的，那里肯照着舊例去參見，所有關於新政的事，皇上特別召見四個人商量，大臣竟無權參預。向例軍機處的蘇拉，凡新進來當差的，都有幾吊錢的賞犒，他們一文不給，算是破除腐敗的積習，所以自王大

臣起至于服役的蘇拉，莫不怨聲載道。這種蘇拉，雖是服侍的下人，然與裏頭的太監們，却聲氣相通，所以他們的話很容易傳達到連總管那裏。那皮小連也利用他們察聽着，這四人的一舉一動，太后就無不知道。自然，只有壞話，沒有好話的了。自從四人進了軍機處後，淑喬和敦古一班，勝佛和培村一班，輪日入直，皇上既然信了唐先生，曉得敦古和勝佛都是唐門弟子，尤其信任，一切關於新政的事宜，所有裁決，都是林戴二人拏主意的時候多。培村還沒有什麼，只對人說他要告退。淑喬是南皮的代表，也有些面和心不和了。當時南海先生的一黨，每晚聚集在李鐵拐斜街同豐堂，議論國事，簡直是他們的俱樂部。當時新政的上諭，雪片似的下來，他們年少氣盛，不管辦得通辦不通，只管行下去。有一天，他們在同豐堂議定了幾件事，敦古就在那裏擬了幾條上諭，各人刪改了一下，因為明天是敦古淑喬的班兒。敦古就收了起來。不料他們散後，夥計們拾掇屋子，在地上檢着了個紙片兒，北京夥計們差不多都認得幾個字，就拏來一看，覺着狠有關係，馬上交到櫃上。那賬房先生看了，吃了一驚，知道是上諭底稿，那同豐堂中東家是個旗人，正在櫃檯旁，也拿來一看，就塞在抽屜中。到了明天傍晚，宮門抄出來了，那個東家一看，幾條上諭，記得昨兒拾得的紙片上大略相同，連忙取出來一對，果然不錯，嚇得了不得，不免向朋友中傳說出來，社會上都知道了，就有人議論他們太不謹慎了。然而他們正在興高采烈，傍晚時又都來了。同豐堂中的掌櫃加倍擔心，一面挑選伶俐的夥計伺候，其中一個夥計黃喜兒，狠有些程度。

他們正在暢談的時候，他雖不便進去，他就在廊下靠窗地方站着。只聽見中有一位說道：「今天段老四來，說他不願到任，願意幫唐先生的忙，不曉得先生的意思怎樣？」有一位說：「段老四確是旗門子裏一個人，才可以用得。」那一位說：「他今天談及，他根本是個漢人，入關時投旗的。他本姓是陶，所以他有個別號叫陶齋。」另一位說：「既然先生以爲可用，我們商量給他什麼位置呢？」又一位說道：「昨天說的創辦農工商局，總局擬設在北京，何妨教他管理呢？」那一位說道：「他既是實缺道員，大約要加個卿銜纔好。」一位說道：「當然將來要預備裁去工部，設立農工商部，纔好振興實業。不是僅僅設一個局可以了事的。現在對於農工商的人才很少，不妨教段老四先去歷練起來。他人也很聰明，研究了一下，將來可以獨當一面的。」一位說道：「是了，明天就可發表。」又有一位說道：「我的惟一宗旨，先要廢掉八股文，再廢科舉，中國振興方有希望。你們枝枝節節的改革，我不狠贊成。」許多人同聲說道：「這是我們惟一宗旨，決不改變的。前天已將柳都老爺請廢八股的摺子交禮部去議了。」有一位說道：「禮部的老同鄉，是頑固不堪的，恐怕他要駁。」又一位說道：「他真敢反抗，我們請幾位同志的都老爺參他，商鞅立木表信，我們正不妨借他來表示威信呢！」又一位說道：「就是經濟特科的章程，你們這位老同鄉千方百計的阻撓，不肯照着康乾時的博學鴻詞章程辦理，硬要改創得毫無意味，那裏有提拔人才的希望呢！」又一位道：「不差的！我也聽見禮部朋友說，你們老同鄉說，特科中有什

麼人才！多出些亂黨罷了！這個特科，我的主意要教他們都不願意來考，纔是我老臣報國的忠心上頭要求人才，我們的翰林院裏還怕少麼！你們想想可氣不可氣！」又一位道：「我們廣東出了這個人，真是倒楣極了！」又一位道：「前天我派了陪祀的差，剛巧碰着了武都老爺，他說了許多的宮中秘密，他說太后唐待宗室，他曾去查點宗人府的犯人，他看見了注貝勒，正在正月的天氣，上身沒有衣服，僅有褲子一條，在爐子邊抖得不得了。我可憐他，給了他十吊錢。這不是葉赫那拉的復仇舉動嗎！我聽了也覺得可憐。他還背誦着徐敬業討武氏檄中的『燕啄皇孫』等四句。他說：『天津閱兵確定廢立之計，我輩應如何搭救皇上呢？』我說：『我輩書生，手無寸柄，有什麼法子呢！』他說：『我有一法，只有把太后暗殺了，或者把他幽禁了。』我說：『你是瘋了，怎麼能辦這個事呢！』他說：『不瞞你說，我從小練習武術，飛檐走壁，不算一回事。我家中養着護院把式不少，都狠有能耐的，你們同志，倘有俠客，願意做一番驚天動地的事，我是決計追隨，任憑使喚。你交結的朋友，倒底有這種的志士麼？』我聽了也沒有接下去。」旁邊一個笑道：『真笑話！他有能耐可以飛簷走壁，真要笑死人了！他好像櫻桃斜街石頭胡同什麼堂裏的角兒，一陣西北風，就要吹倒，他要做俠客，他能養死士，我看他有些兒精神病罷！』有一位低低的說道：『勝佛你不要輕視，這裏頭很有研究哩！我想他和書堂的交情，不能有說這種話的程度，先生以後要留神。』又一位道：『他近日常來請我替他做摺子，表面很密切，不過他和書堂說的話確是有點可詫，我等』

他來，將這個話問問他。」一位道：「先生去探他一下子，狠好！他的法兒也狠淺。」又一位道：「裏頭還有可疑的，注貝勒圈禁，究竟是個親貴，宗人府何敢如此虐待！太后也不至于在此等處示威的。他的話真有點兒瞎胡鬧了！他想來騙我們書獃子吧！我們以後要調查他的真相纔好！倘然是好細，是不得了的。不要我們跌在他的手裏，那纔是大笑話哩。」旁邊的一位道：「這個小子，他顯神通，我們難道怕他麼？」又一位說道：「勝佛，你不要輕率，從來大事往往敗在小人的手裏，歷史上的教訓不少，我們以後當心就是了。我今天聽見王小舫請本衙門堂官轉遞一摺，堂官不答應，尤其是我們的老同鄉，極力反對。在衙門裏狠鬧得不成樣子。那位老同鄉聲言要參革他，不曉得怎麼結局哩。」又一位說道：「我說才剛要表示威信，我們馬上去想法子吧！」一位道：「狠好！我們回去就辦。」他們隨談隨吃，不多時就散了。不料那天新黨在同豐堂會議的時候，恰好另一個院子裏有一席，那邊的主人，正是反對變法最著名的尹震生都老爺。他是起首就反對新黨的，聞韻高的革職是他參的，強學會的封禁驅逐，也是他參的。他跟旗下的人狠交結來往，他的消息，所以狠靈通。他連日看見唐南海一派勢力擴張，他也曉得和他們結了仇，只能反對不能歸附的了。他就千方百計去打聽消息。他知道華中堂是太后的心腹，他就托人介紹到天津去見了他，極力表示願供奔走。那華中堂看他跟新黨確有仇怨，也就信任他，略表示一點意思。說等機會到來，再通知他叫他出力。他由天津回來，就想約幾個人，告訴他們待機而動。這天他在

同豐堂請客，所請的是龍通政尙軒。龍都老爺勸齋兄弟二人，和他是表兄弟，最親密的。二人到了，入座飲酒，他就把在天津見着華中堂的消息告訴了他們。龍勸齋說道：「這兩天的胡鬧，真是天翻地覆！太后既然看不過去，何妨從速發動呢！」龍尙軒道：「太后從垂簾以來，辦了多少的重要大事，他重出來，總要有徹底的辦法，那裏可以草率從事呢！」震生道：「華中堂也是這個意思，總要找着了把柄纔可以出手呢！」尙軒道：「這個事也狠危險，他們也總有抵抗的辦法，萬一不成，將來與聞的，功名身家都保不住的。」震生道：「老表兄胆太小了，華中堂在北洋握了兵權，這班小子有什麼能耐來抵抗呢！」尙軒道：「他們一班就算容易解決，不過重行垂簾，勢成騎虎，萬一迫到要舉行大事，天下之大，外省的權力很重，一有不服從者起而號召，也不可慮的。」震生道：「老表兄太過慮了！現在督撫那一個不是老佛爺提拔起來的！老佛爺辦理中興的事業三十年，這點威信，一定足以壓服的。」尙軒道：「此次變法，南皮暗中也在主動之列，你看淑齋不是他的心腹麼？何以悍然不顧，竟加入四貴的中間，將來他起來反對號召，也狠可慮！」震生道：「南皮畢竟是個書生，他那能如此！」龍勸齋道：「哥哥這個不必慮，南皮是沒有那樣囂氣的，朝局翻過來，他怎能夠反抗呢！」震生笑道：「二哥的話不差，我們不必顧慮。前天華中堂說話時，他曾微露意思，現在內外差不多布置好了，不過老佛爺重行訓政，凡是親近的王大臣都不好出頭主張的，最好由疏遠點的外廷人員，京堂科道等發起，表示輿論所趨，老佛爺不

能不出來的意思纔好。我們現在趕緊集合同道的，預備了摺子，等機會一到，我們就遞進去。講到公，是維持國家太平，講到私，將來功名富貴，是不可限量的。這個領袖，當然是老表兄最合式。」尙軒聽了，登時變色，立起搖手道：「我是決不能幹的。先嚴文恪公曾有遺言，子孫做官，總要循資按格，到了二三品，就要常想退避，切不可做破格的事情，居大權的地位，這個領袖，我是敬謝不敏的。」震生怫然道：「那也不必題了！二哥怎麼樣呢？」勤齋道：「你是主動的人，我不能僭你的，況且察院的資格，你也在前。」隨向尙軒說道：「哥哥，震生一番好意，我想附驥，哥哥你看可以麼？」尙軒看見震生有不悅之意，就點點頭。龍氏兄弟很友愛，勤齋一舉一動，總要取得尙軒的同意纔行。他見尙軒點了頭，就向震生說道：「我決定聯銜就是了。」震生道：「既然如此，就請二哥去擬稿，老表兄你雖不願列名，請你幫着二哥斟酌稿子總可以的。」尙軒也就點點頭。主客匆匆的也就散了。等過了兩三天，震生在家裏接着報房送的宮門抄，上頭明發的上諭，裁去詹事府、通政司、大理、光祿、太僕、鴻臚諸寺，又裁各省督撫同城之巡撫，又裁河督、糧道。震生看了，呵呵大笑，自言自語道：「這纔機會到了！他就坐了火車到了保定，去見華中堂。進了直隸總督的衙門，華中堂請到籤押房中坐，便問何事。震生道：「現在他們越法放肆了，裁去了許多衙門，憑空的把各人的官都革了，真是什麼辦法！」華中堂微哂道：「一朝權在手，有什麼法子呢！」震生道：「晚生自從見了中堂回去後，一切都預備好了，只等中堂指揮。因為好幾天沒有信息，所

以來見中堂請示。」華中堂道：「不用忙，九月裏天津閱兵，京裏頭很有謠言吧！」震生道：「是的，不過有點兒知識的，還不甚相信。」華中堂道：「你不用去關謠，中間有作用的，你不着痕迹的附和着也不妨，你在京裏等着，只要機會來了，我就給你送信，我也不找別人了。你放心等着罷！」隨將手向坑兒上的茶碗一捫，門外當差的就喊「送客！」震生走到籤押房門外，身子一站，華中堂就呵呵腰進去了。震生回京，到了爛麵胡同自己宅裏，天已傍晚，恰好龍勤齋來，進去見了面，勤齋道：「你是到了天津去麼？」震生道：「此次是到保定去見的。」華中堂的意思還要等機會呢！」勤齋道：「今天的上諭，你看見了麼？」震生道：「我剛到家，什麼都不曉得。」勤齋道：「今天禮部六個堂官統統革了，呂且聞等分別補了各缺，都是他們的一黨了。」震生冷笑道：「隨他們去，看他能有幾時的橫行吧！」勤齋正欲說時，只見家人來回道：「慶宏慶老爺拜會。」震生就說：「請！」一會兒家人引着慶厚甫進來。原來慶厚甫是內務府的郎中，是連總管門下的三等角兒，跟震生是把兄弟，來往甚密。震生的消息，都是他那裏透出來的。由他介紹，踏進了華中堂的門。他和震生見了面，和龍勤齋招呼了，彼此坐下。他也曉得勤齋是震生至親，臭味相同，不必避忌。他就問道：「你昨兒去了，我料你今天一定回來。所以來問問。老哥你見着了中堂，有什麼話？」震生道：「沒有什麼，只教我們等機會，恐怕一時不能發動哩！」厚甫道：「也不遠哩！今兒禮部六堂革職，聽說老佛爺很生氣，叫了那個主兒去申斥了一頓。」勤齋道：「怪不得老佛

爺生氣，從來沒有這種辦法的。」震生道：「依着我的意見，老佛爺就可以出來，再等下去，不要他們毛羽豐滿，反覺得棘手哩！」勤齋道：「最好母子之間開誠布公，就此收拾，不要鬧出風波纔好。」震生道：「現在是勢不兩立的了。」厚甫道：「不錯，再要調和很不容易的了。」震生道：「中堂對於九月裏天津閱兵的謠言，說不用去開謠，隨他們去。這個意思我不明白，也不好問。」厚甫道：「老哥你是個聰明人，怎麼一時糊塗了？這個借閱兵來廢立的謠言，你想中堂多漂亮的人，肯做這種傻子的事麼？這是連總管請示了老佛爺，纔定的主意。一面是說天津閱兵廢立，一面是說兵圍頤和園，將來兩個謠言，一定有傻子來鑽這個圈兒。中堂的等機會，就是等他們來鑽圈兒。這班混蛋，那裏能跳出如來佛手掌中！所以老佛爺到底是能辦事的人。老哥你看他們都要自己投入網中哩！」震生道：「原來如此，吾們有了這個老佛爺，國家大事真不用愁呢！」厚甫道：「前兒軍機處大臣領班的義王爺生日，照例在軍機處當差的，那一個不去祝壽，那一個不去送禮，這四個小子，眼中沒有人，所以軍機處照例送的公分，達拉密（滿語領班）也不去知會他，怕碰他們釘子。果然，他們不去拜壽，不去送禮，這也罷了。他們還說，時事艱難，辦理國事還來不及，那裏還有功夫奔走去諂媚權貴呢！這種話聽了可氣不可氣！照他們說來，一切世界上禮節往來，都用不着了，這不是書獃子麼！」震生道：「你說他們是書獃子，倒是看錯他們了！他們的奔走找門路，比僧們要利害得多！你打聽他們的拉攏的法兒，花樣兒纔多呢！他們靠着筆頭兒

來得，自有一班大人先生去賞識他。南海這個傢伙，不是我的同鄉，老夫子拉出來的麼？他得了一個地步，就生出方法來了。我這位同鄉老夫子上他的當，真不小！聽說根本還是莊小燕中傷。他們的同鄉真是一氣的，不過過河拆橋，這種人真不好相與。」勤齋道：「聽說趕掉他老人家，是太后的意思呢！」震生道：「老佛爺跟他，近來因為錢唐卿的事，是不大狠合式。不過總要顧全點面子的，不肯亂來。後來莊小燕勾通了內線，常常叫起兒，他就常常的貢獻些外國來的頑意兒，我們老夫子不免在皇上面前說他不正當，上頭正在喜歡他的時候，那裏聽得進去！一面老夫子以為從小教他書的他，小時候聽了打雷害怕，常鑽到師傅胸前；他讀着書，有時坐到師傅懷裏，把小手去捋師傅的鬍子，摸摸師傅的乳。有一年老夫子請假省墓，僅賞假一個月，臨走叮囑不准展期，眼中並且流着淚，不料現在竟聽信了莊小燕，毅然的轟了，不留一點面子。在我們老夫子，真是個青天霹靂呢！也是我們老夫子平日不留心人才，不提拔有肝胆的人做心腹，纔一敗塗地。」說着話，天已昏暗，震生就叫家人預備開飯。厚甫勤齋都說：「不必了，我們都有應酬。」勤齋是在廣和居的局，厚甫是在東單牌樓德興堂的局，二人便套車走了。正是：「流鶯避彈遷幽谷，黃雀捕蟬釀殺機。」欲知後事，且看下回。

第五十回

楊淑喬一封傳密詔，

戴勝佛兩眼誤奸雄。

却說尹震生自保定回來，預備着乘機而動，那時唐常肅因為禮部六堂果然一朝革職，正在痛快非常，他們一黨，于傍晚依然在同豐堂聚會，梁超如道：「禮部的改革，雖是極痛快的，不過反對派的冤仇越結越深了。」勝佛道：「事勢所逼，也管不得許多了！」常肅道：「今天狠好，小燕管理礦務鐵路總局，農工商局的段老四，一同發表了。一來他們可以出力的幹，二來排滿的謠言也可以消滅了。或者新舊可以融化。」勝佛道：「我們要避免風潮，調和妥協，是決沒有辦法的。只有豁出去，拼一個誰死誰活。」超如道：「就是決戰也要定一個下手的方法纔好，否則毫無布置，怎麼應敵呢！」常肅道：「今天沒有看見小燕裏頭的消息怎麼樣？我們應當去探聽一下，纔好商酌。」勝佛正要開口，只見常肅的家人，推着風門進來，說道：「剛才莊大人的管家來說，請老爺和梁老爺去談一句話。」常肅點點頭，家人就退出去了。勝佛道：「狠好！唐先生和超如就去，有什麼緊要的信息，我們從此地散出去，就在唐先生的寓中等着罷！」常肅道：「好好！」就和超如一同去了。敦古道：「不曉得有什麼變態發生吧！」勝佛

道：「這是當然有的。禮部的嚴旨，我是極力主張的，皇上尚在游移，我就奏道：皇上不用霹靂手段，是永遠不能變法的。」敦古道：「未免太急暴了！」勝佛道：「怎麼你也說這種話！去一個是要報仇的，去六個也是報仇，我的主張，去一個是一個，最好把他們統統去了，換上一班新人物，那纔有新氣象呢！」敦古道：「你的話是不錯，不過我們的地位越發危險了。」勝佛道：「我們上了台，還管什麼危險，至多不過丟掉一個腦袋罷了，怕什麼！」敦古看了他一看，沒有接聲，旁邊淑喬道：「勝佛太急進了，我們上台本來知道有危險，但個人的危險不必管，國家的大事總要望他成功的。照勝佛的主張，一定只有失敗的了。我昨天正跟唐先生商量，光讓我們四個人去支撐這樣重大的事，自問實在辦不了的，只有趕緊請一位德高望重的進來，扛了大纛，吾們跟着辦，纔有希望哩。」敦古道：「我也贊成我們的資望實在不穀，就是先生，他沒有權位的經歷，上頭就是言聽計從，也不能得多數的同情，況且頤和園反對的威權壓在上面，不比沒有這個壓力，現在正要當心呢！」勝佛聽了，沒有開口。淑喬立起來道：「時候不早，我要先走，唐先生有緊要消息，我明天下了班就來。」他們坐了一回，也匆匆各散。那常肅超如，因小燕的招呼，就趕快到了小燕寓中，進去見了小燕，小燕臉上不甚高興，向着常肅說道：「今天禮部的大舉動，是先生決定的麼？」常肅道：「我們這位同鄉，反對得太利害了，確是也不能不下辣手。我確是主張的，不過六堂同去，出自聖裁，我也覺着太暴躁了。」小燕冷笑道：「上頭的主意，老實說拿不定的，今天是

勝佛該班，聽說是他極方表請的。照勝佛的這種辦法，恐怕不妥吧！」常肅道：「小翁得了裏頭的消息麼？」小燕道：「是的，這道上諭發表了，軍機處已有人到了頤和園去哭訴哩！現在事已成事，勝佛可有什麼辦法呢？」超如道：「事情早晚總要爆裂的，不要這個就是導火線！那真來不及預備呢。」小燕道：「超如的話是不错，我們對於爆裂是慢一天好一天，越慢是越有利益，勝佛爲什麼不照着步驟進行呢？」超如道：「勝佛的熱血是勝人百倍，可取者在此，將來或者失敗也在此。」小燕道：「勝佛的人是極可佩服的，不過譬如行軍，軍中的號令是要整齊劃一的，唐先生你是統轄的大元帥，須諄諄告誡部下，不可自亂步驟，這是成敗的緊要關鍵！你以爲何如？」常肅道：「這是不錯的。不過勝佛這個人，十分拘束他是不容易的。」小燕道：「我也知道，勝佛遇事勇往，是他所長，考量利害，慎重周密，是他所短。叫他在軍機處，實在遠用其才，叫練一校兵，作爲基礎，緩急的時候，真真可靠。我看趕緊替他換一個地位，發展他的長處，到是要緊的。」正在說時，只見一個家人進來，說道：「有客要見！」小燕道：「是誰？怎麼沒有名片！」家人道：「是馬加拉廟來的。」小燕聽了，連忙立過來，向唐梁點點頭，就出去了。狼大一會兒，進來向着他們說道：「糟了！怎麼好！」常肅道：「裏頭有消息麼？」小燕道：「是的。」超如道：「什麼事？」小燕道：「今兒皇上去請安，給太后厲聲申斥了一頓，說道：『照你這個樣子，那里幹得了！從來沒有把一部的堂官統統轟掉的，我從你四歲的時候，好容易扶了你做了皇上，撫養了你多年，交給你自

格兒去做，你以爲本事大了，就獨斷獨行。我在旁邊看着你一天不比一天，想必你做皇帝的運快完了，纔這樣的胡來！你可曉得，僭們祖宗好容易打成的天下，可不能給你胡攪的！可憐把皇上嚇得一聲兒沒有言語。照這個樣子，恐怕快要出事了呢。」常肅聽了，默默無言。超如道：「事機既然危迫，小翁請加意偵查，一面我們也想法子，倘然商量得有些眉目，再來請示。」小燕道：「時候也不早了，明天再聽消息吧！」唐梁也就各人回去了。那天晚上，正是敦古淑喬的班，進去了，皇上沒有叫起兒。二人狼有些詫異。等到軍機大臣們散了，二人也要下來，只見一個御前小太監，拿了一個封套，悄悄的交給淑喬手中，不發一言的去了。淑喬接了，順手向懷中一藏，就向敦古遞了一個眼色道：「我們走吧。」走出了景運門，四顧無人，淑喬向敦古道：「我們那兒去？」敦古道：「還是唐先生那兒去，他們想來多在那兒。」淑喬道：「好！」出了東華門，上了車，就叫車夫趕快到唐常肅寓中而去。一會兒到了唐家，進去一看，果然超如勝佛書堂子珮仲濤等許多人都在常肅室中。二人進來，各人都立起來問道：「今天可有新政？」淑喬道：「今天沒有起兒，所以一點事沒有。」二人就叫家人脫了衣冠，換了便服。淑喬一找常肅不在室內，那敦古換了便衣，一會兒出去了。仲濤就挨着淑喬問道：「外頭風聲狼不佳，你也有點兒覺察吧？」淑喬點點頭道：「你這會兒出去了上那兒？」仲濤道：「不一定。」淑喬道：「你幾時回家？我要跟你談一句話。」仲濤道：「沒有事，你要來，我就回去候着你。」淑喬點點頭。一會兒敦古跟着常肅進

來，常肅招呼淑喬道：「我要問你一句話，請你到這兒來。」淑喬就跟着常肅到東邊一間廂房裏坐下。常肅道：「敦古說上頭有密交的文件，可以告訴我麼？」淑喬道：「當然要告訴的，所以約着敦古同來。否則也要回寓去了。」常肅道：「同舟共濟，我們自然休戚相關的。」淑喬點點頭，就將那交下的一個封套交給常肅。常肅接過來一看，封口已開，就將裏頭的紙抽出來，只見那白紙上是硃筆寫的手諭，上寫着：

「近日朕仰觀聖母意旨，不欲退此老耄昏庸大臣而進英勇通達之人，亦不欲將法盡變，朕豈不知中國積弱不振，非力行新政不可，然此時不惟朕權力所不及，若強行之，朕位且不能保，爾與劉光地、戴勝佛、林勛等詳悉籌議，必如何而後能進用英達，使新政及時舉行，又不致少拂聖意，即具奏候朕審擇，不勝焦慮之至。」

常肅看了說道：「你應當跟他們三位商量了從速復奏纔是。」淑喬道：「是的，請唐先生定一個宗旨，怎麼樣復奏纔好。」常肅道：「他們幾位都在此，只有培村沒有來，我打發人去找他來好吧？」淑喬道：「狠好。」常肅就叫家人擎着片子去請劉老爺來，有要事商量。楊老爺戴老爺林老爺都等着呢。不多一會兒，劉培村進來，就同了勝佛、敦古、淑喬、常肅超如等看着這道硃諭，相對無言。勝佛道：「這個皇上真一點兒沒有權力，前天就是開懋勤殿一件事，當面交派，須要將歷朝開懋勤的舊例，詳詳細細，

統統引證明白。因為須向頤和園請示。我就面奏：皇上既然決意要開，只管先發了上諭，隨後報告一下子好了。皇上搖搖頭，表示不能專斷。我才知道皇上真是一點兒沒有權力的。」超如道：「你難道起先不知道廢？」勝佛道：「我雖然曉得壓力很重，想不到這點兒小事都不能拿主意的。」超如道：「能設有點兒權力，對於唐先生爲什麼只能派爲總理衙門章京呢？對於你們四位爲什麼只能派爲軍機章京呢？現在種種小心謹慎，還不得了呢！你看今兒的硃諭，多麼可憐！」勝佛道：「今天既然交派我們商量，倒底有什麼辦法？」敦古道：「這個復奏，聯名具復呢，還是淑喬單銜具復呢？」勝佛道：「我們先要商量辦法，再講別的。」淑喬道：「聯名單銜，儘管慢慢兒商量，勝佛兄的意見這麼樣呢？」勝佛道：「我的意思，不去掉這班老耄昏庸的人，那里能舉行新政！現在索性大刀闊斧的做去，究竟二十多年的皇上，難道說一聲廢立就可以實行廢！就是兒子不好，也要有不好的憑據，究竟是一個皇上，好輕容易更換的麼！我以爲請皇上放大了胆做去。再說，難道天下臣子，箇箇都是徐用齋麼！」淑喬道：「這麼一來，一定要鬧出大風波來了。唐先生你看是不是？」常肅道：「勝佛的急進，確是不容易實行的，總要想一個妥善的法子才是。」超如看了一看勝佛道：「勝佛的議論，決不是空言可以行的，妥善的法兒，也不是一時半刻能想得出的，明天先由淑喬去復奏了，我們再慢慢的商量好法子。」淑喬道：「超如的話不錯，我想禮部六堂辦得是太急點兒了，現在請皇上進退人才鄭重進行，緩和太后的意思，吾們不至於

全功盡棄，才是辦法。」勝佛怫然道：「我是不能說這話的，我是轟掉禮部六堂的主動人，怎好做反覆小人呢！」超如道：「明天復奏，只好是這樣說。」勝佛既自覺矛盾，好在這個復奏沒有指明四人全體，不妨由淑喬單銜先復，將來商妥了再行聯名奏達，也不妨。」常肅道：「淑喬和超如的話都不錯。淑喬意思如何？」淑喬道：「唐先生既然主張如此，敦古培村二位意下如何？」敦古道：「先生既以爲然，我是不反對的。」培村道：「也只好如此。」淑喬道：「既然如此，多數贊成，我要回去趕辦了。」常肅點點頭道：「很好！」淑喬匆匆的起身去了。培村也跟着走了。勝佛道：「皇上這樣着急，我們一點兒沒有辦法，照剛纔淑喬的話，跟那班老耄昏庸的有什麼兩樣呢！先生怎麼也同聲附和呢？難道我們的出來也是想做官的新法子麼？」超如道：「你不用發火，你看淑喬的意思，對於禮部的舉動是不贊成的，他的宗旨就是南皮的宗旨，我們不要內鬩，再削弱吾們的力量，這是要顧到的，否則反對的勢力愈張，吾們的勢力愈薄了。二來你看皇上的意思，是新政辦不動了。我們再用激烈的手段，恐怕這主兒受了壓力，把我們辛苦經營的一點兒，一下子翻過來，全功盡棄。昨天跟小燕商量，他說禮部的風潮，反對的力量更進了一步，他以爲很危險，是不錯的。他又說你最好是去練兵，慢慢的你得了兵權，將來什麼事不能辦呢！現在不求有功，但求無過，先去培養基礎纔是。」勝佛道：「你的話也有理，不過遠水救不了近火，我們何妨設法去利用呢？」超如道：「你有什麼利用的法子？」勝佛道：「方安堂練的兵很好，確是可

用。我們何妨想法跟他連絡，好在他本是同黨，首先入會的，我們去說動他如何？」常肅道：「他不做實缺道，實缺臬台，情願練兵，志不在小。他肯爲我們去冒險麼？況且他的兵已編入武衛五軍，受華中堂節制，一定關係不淺。勝佛你的熱心太過分，恐怕人家不跟你一個樣罷！」超如道：「這個人喜歡辦事，若能以功名籠絡他，或可動心。」勝佛道：「超如的法兒很好，我明天去面奏請旨，叫他進來，加他一個大的面子，或者可以買服他的心。」常肅道：「這也是一法。」勝佛道：「總比淑喬的主意好一點。唉！中國人有一點兒東西，就要患得患失了！萬一火炎崑岡，玉石俱焚，他們也不過枉費精神！」超如道：「你什麼我都佩服，只是度量尙欠點闊大。」勝佛道：「你還來說我，你不來找我，我在徐仙岩跟着師父多快活，我却不了你的情，進來了，受許多的腌臢氣，你能去找一個大量的人來，我立刻告退。我真真謝你呢！」超如道：「不要生氣，請你原諒！」敦古道：「你們倆不必去鬧意見，也不必去鬧虛文客套，再把進行的事情細細研究一下，這是關係很大的。不要吃着羊肉，反惹得一身的膻氣。我是不贊成方安堂的，他的眼珠兒太流動，說話時沒有一點兒懇摯的神氣，恐怕不能與他共謀大事。我看那個董回子，狠有點草莽英雄的精神，這種人答應了一句話，不會反覆的。」勝佛道：「他究竟是回匪出身，他真辦成了，恐怕尾大不掉，我們節制不了他，變成了一個東漢的局面。我是不願意做何進的。」超如道：「方安堂果成了大功，他也不是湊於權利的，所以最好你有了方安堂的地位，我們就放胆前進了。」勝佛

道：「照你們的瞻前顧後，真一事不能辦了。」就向着常肅道：「先生請判決一下子吧！」常肅道：「叫方安堂來京陛見，請上頭獎勵一下，再看他情形如何，也未爲不可。董回子那兒，也可以想法去連絡，我們現在多是揣測，究竟不知道他兩人能不能共事，也要去用一番功夫去考察，才有把握呢。」敦古道：「先生的話，是腳踏實地的辦法，我們不必爭論，大家分頭去進行好了。」勝佛道：「方安堂的事我去辦，董回子的事敦古去辦。」就此決定了。各人便紛紛散了。第二天宮門抄上，發表的有武義遞封奏一件，柳崇雅遞封奏一件，接着上諭兩道，上開：「御史武義奏參柳崇雅、唐猷輝一摺，妄言亂政，誣罔失實，本應重懲，姑念言路攸關，武義着回原衙門行走。欽此！」柳崇雅奏請設立譯書局，派遣親王、貝勒、宗室、游歷各國，派遣學生留學日本等語，着各衙門會同軍機處參預新政各員，妥籌迅速辦理。欽此！」原來唐肅自從聽了柳書堂告訴他武子友說的話，自己一研究，確有點兒疑竇。那武子友是差不多天天到唐寓來的，常肅有一天就向他道：「子友，你前天跟書堂說的話是真的麼？」子友呆了，一呆道：「是什麼話？」常肅道：「就是你說的頤和園有廢立之意，到底確不確？」子友臉上一紅道：「內城狠有這種謠言。」常肅道：「你說你能做俠客，你能養死士，你真有這個能耐這個胆量麼？」子友漲紅了臉道：「我是跟書堂閑談，總盼望有這種人出來，方能救國哩。」常肅道：「這種話豈可胡說的！就有這能耐，有這胆量，也不可放在口上，何況你不過是希望呢！請你以後留神，否則書堂也許自行檢舉，也顧不了交情。」

哩！子友臉上頓時嚇得由紅而白，立起來，向常肅請了一個安，說道：「請先生原宥，并請轉達書堂，待我年幼無知吧！」常肅道：「以後留神就是了。書堂也不至於一下子就反面無情的。」他覺得渾身不合式，匆匆的走了。今天常肅看了這道上諭，說明參他，狠爲詫異，就要去找今天值班的淑喬敦古來探問。不料敦古已經來了，見了面，就說道：「武子友真豈有此理！他參書堂說他有兵圍頤和園的言語，又說先生開保國會，其宗旨爲保中國不保大清，這箇摺子，皇上閱過大怒，欲加以重責。幸虧得淑喬面奏，現在推行新政，正要和緩新舊意見，不必嚴懲，從寬發回原衙門就是了。皇上也就點頭應允了。先生你看旗下人靠得住麼？」常肅道：「這是我自己招出來的，就把前日跟他問答的話告訴了敦古。敦古歎了一聲道：「人心真險！以後真要留神！怪不得勝佛要用激烈手段呢！」說了一會兒，天已傍晚，各人都有酬應，匆匆一同上車去了。等到第二天，宮門抄有一道上諭：「着方代勝來京預備召見，欽此！」常肅看了，知道是今天勝佛值班，他的主意已實行了。正要想等勝佛散值出來，只見勝佛與匆匆走進來，說道：「今天總算達到目的了。」常肅含笑說：「你怎麼樣說動的？」勝佛低低的說道：「這箇主兒還是胆子小。」常肅道：「你的大目的沒有說麼？」勝佛道：「那里好說！我不過借了天津閱兵的謠言，很有危險，請預備點兒抵抗方法。他就問有什麼辦法？我就保舉方安堂，請叫他來當面獎勵他一下，并請旨賞他一個侍郎，收服他的心，將來一定有用的。上頭纔點點頭答應了。」常肅道：「狼好！我們總算進

行了一步。」勝佛道：「臨了兒又不行了。」常肅驚異道：「又怎麼了？」勝佛道：「我臨散時，上頭吩咐道：『你去秘密的告訴唐某人梁某人，太后那邊狠注意他們，還是叫他們避一避，叫他倆快到上海去辦報的辦報，譯書的譯書，萬一太后那邊發動，我是保護不了他們的。你教他們趕緊動身纔是！』我只好答應了。下來一直就到此地來。」常肅道：「這句話你暫時秘密，同人中也不可洩漏，我們臨時再想法子。」勝佛道：「也只好如此，且等方安堂召見了，再看形勢如何。先生超如之行止，好在沒有明發，暫且延擱了再說。」正在說時，只見敦古匆匆進來，看見了勝佛就道：「你的政策實行了！你辦事的毅力真可佩服！不過我還是不贊成。」勝佛道：「我們分道揚鞭，你做你的，我做我的，各行其是便了。」敦古道：「我的不贊成，是對人不是對事。」勝佛道：「既然對事是一條的道兒，我們也不必爭執，預備的法兒是越多越好，我們從速進行。我看事機是狠急的，恐怕等不到九月的了。」常肅道：「我也要去到小燕那里去探聽一下子，他手眼狠靈，或者確有確實的消息哩！」敦古道：「我昨天晚上睡不着，口占一絕句，本想寫出來給你，現在當面給你罷。」就在常肅桌上取筆寫道：

「伏蒲泣血知何用？慷慨何曾報主恩！願爲君歌千里草，本初健者莫輕言！」

勝佛看了微微一笑道：「我們只好各行其是了。」隔了一天，那方安堂接了上諭，趕緊收拾進京，暫住在西城法華寺，辦了請安摺子和騰牌，因皇上駐蹕頤和園，隨即到了海甸，當夜遞了請安摺，在宮

門伺候。等到天明，就在園中毓蘭堂召見，詢問練兵的許多事。問完退出，一會兒有旨着以侍郎候補。第二日謝恩召見，皇上含笑說：「人人都說你練的兵辦的學堂很好，以後可與華福各辦各事。」安堂退出，到了軍機各大臣處周旋了一回，擔擱半天，就進城回到法華寺，寺裏的方丈聽見方大人升了侍郎，進來賀喜。只見安堂滿臉的汗，略略敷衍方丈幾句話，就叫家人開飯。吃完飯，正在心中躊躇，想到今天召見的時候，臨末了兒幾句話，狠有些詭異，怎麼叫我跟華中堂各辦各事，明明授意跟華中堂反對，並且特賞了一個侍郎。倘然真的反對掉了，那個北洋大臣一定可以得到。講到華中堂，不過游滑狡詐，臨到大事，也沒有什麼能耐，要我幹他，也有七八分把握，不過這個主兒向來太沒有能力，他既要用我，爲什麼不交派清楚呢？大約歷史上沒用的皇帝，都盼望人家替他去幹，幹得來便罷，幹不來他就脖子一縮隨你去，等到緊急的時候，要他拿主意，他竟可以往你身上一推，假裝不知道。臨到不得了的時候，他反要說替他辦事的人害他的。華中堂是太后一邊寵信的人，要給太后翻臉是不容易的。要是能耐的人，只有千方百計，設法子奉承好太后，慢慢的權柄自然到手。現在要想硬來，一定沒有成功的希望。我跟着他太危險，太不上算。不過這個機會，中間狠有可利用的不少，我等到請訓時，看他怎麼樣再說。正在默默的思想，只見帶來的差官，拿着一張名片進來，說道：「戴軍機有要事拜會！」安堂接着名片一看，原來是戴勝佛，心中一驚，何以此人在這個時候來見？正要說「請」，望見玻璃窗外一個三十歲

光景的人，體格英挺，丰神豪爽，已在庭中，知道就是戴勝佛，連忙迎到階下，請入屋內，彼此作揖。只見勝佛道：「今天特來賀喜！」安堂道：「不敢當！自問庸劣，蒙擢高位，聖恩深厚，將來如何報答！現在躊躇，想要惡辭哩。」勝佛道：「從前久聞大才，現在見了面，真是名不虛傳。兄弟略知相法，足下眉目之間，看來必握大權，出將入相，指顧間事。此次聖上特簡，真是知人之明，當爲國家預慶！」安堂道：「太言重了，那里敢當！」勝佛道：「今天有幾句話要密談，可否找一間靜一點的屋子談談呢？」安堂道：「可以！」就引到臥室裏的套間內，家人攜了茶進來，安堂就向外頭喊道：「馬得勝來！」外間進來一個穿軍裝的，立定舉手，行了軍禮，安堂道：「這屋子外頭，你叫他們都出去，你在院子外的門外站崗，不許一個人進來。」馬得勝聽了，又行一個禮出去了。安堂道：「現在儘可談了！」勝佛道：「連天召見，我們的皇上，你意中的觀察怎麼樣？」安堂道：「聖明得狠！」勝佛道：「這兩天的召見，聖上倚重之心，想已表示的了。」安堂道：「上頭不過問了些練兵辦學堂的事，沒有別的吩咐。」勝佛道：「沒有題及華中堂麼？」安堂道：「跪安時只有一句，吩咐以後跟華福各辦各事，因已跪安，不好奏請明諭，正在有點兒疑惑哩。我的軍隊都歸華中堂節制，怎麼樣各辦各事呢？」勝佛道：「就爲這句話，恐怕一時誤會，所以兄弟來說明一下。天津九月閱兵，華福將廢弒的陰謀，想也聽見了。」安堂道：「他的胆子狠小，不見得敢做這種悖逆大事，恐怕是謠言吧？」勝佛道：「這人狠狡詐，你怕要上他的當哩！唐先生從前保奏的時

候，皇上說，太后聽了華福，說他跋扈不可用，況且漢人兵權不可太大。前天的召見，兄弟狠費力的說了幾次，上頭才明白。不過在小站的兵都由他編入武衛軍，聽說狠優待，是不是？」安堂道：「現在確是狠籠絡我，但他的私恩，終不能敵聖上的公義。況且就說私恩，他也沒有誠意的。前年胡景桂參我，後來由他查復銷案，實在胡都老爺是他的心腹，起初我也不知道，後來不多時放了他。寧夏知府，就陞了寧夏道，通是他的手段哩。」勝佛道：「如此說來，皇上倘然叫你去轟華福，你沒有顧忌麼？」安堂正色厲聲道：「有什麼顧忌！君父有難，自當直前，况受厚恩，如有畏縮，是非人類。」勝佛道：「我跟你均受非常的恩遇，欲同心協力，救我皇上，其權實在足下。現在既成同志，我們就商定一個辦法如何？」安堂道：「只有一法最穩妥，現在天津閱兵，既有謠言，皇上于閱兵時走到我的營盤，那時軍隊齊集，皇上只須下一寸紙條，誰敢不從！」勝佛道：「倘然九月不去閱兵，怎麼好？」安堂道：「現在預備閱兵，已花了數十萬，我可向華中堂力求太后出來。况且連總管等一班人，正想跟出來發一筆財呢！只要用些法兒，他們有不出來的麼？」勝佛慨然道：「大丈夫一言爲定，今天起，報皇上的恩，救皇上的難，做一件驚天動地的事業，全在你的手中，倘然貪圖富貴去告變，亦由你。」安堂立起道：「你以我爲什麼人？我三代受國厚恩，難道肯喪心病狂貽誤大局麼！苟利社稷，死生以之，請你不要疑惑。」勝佛向他作了一個揖，說道：「你真是一個奇男子！佩服！佩服！」安堂道：「今天既已議定，我請訓後即出京，將軍中約槍械子彈

糧食備齊，聽你的命令，但你是近臣，我有兵權，你我兩人，今天突然會面，外面人曉得了必然生疑心，請你明天起請幾天病假，也可再來此地。等我出京到防後，即將布置辦法，詳細報告你，再定辦法日期。」

勝佛道：「既然約定，不必多談。」就立起身，出寺而去。安堂送客回來，已有四更的時候。他坐在房中，也不去睡覺，就叫帶來的廚子預備早飯。一面吩咐家人，一早去東交民巷法國醫院中定了一間房間，就叫一個老人家穿了他的衣服，天濛濛就假托是他進了醫院，吩咐醫生拒絕來訪問的人，其餘人等都留在法華寺中。有人來問，只說驟然發燒，住在醫院，醫生說大約不要緊，只要靜養一兩天就好的。一面東方未明時候，吃了早飯，換了服裝，一個人走到火車站，買了一張三等車票。早車人少，他就把軍用毯單，向座位上一鋪，朝裏裝睡。其時尚早，他假睡在三等車中，心急如火，盼望開車。直等到鈴聲一響，火車蠕蠕而動，他才心中一寬，由火車載着告變的人往天津去了。正是：「蛇尾龍頭憐弱主，口蜜腹劍冒英雄。」欲知安堂如何下落，下回分解。

第二十六卷

第五十一回

頤和園垂簾重訓政！

梁超如易服作逋臣。

却說方安堂改裝出京，心中狠爲不安，好容易盼着了天津。他就雜在衆人中下了車，只見頭等車門開了，有一個風姿綽約的女子正要下來，安堂一望認得他就是賽金花，因在天津曾經見過幾回的。向後一望，只見一個穿着很漂亮軍裝，戴着一頂德式軍帽，並着他走的一位，穿着便衣，華美非常，確是滿洲貴人的裝束。二個人跟着賽金花，且笑且談，一同下車。安堂認得一位是德國陸軍學校畢業，現充督練公所總辦的晉五樓，一位是楊金甫，他就連忙躲開，走出車站。他們也沒有留意。安堂當即坐了一輛馬車，匆匆的回到自己公館中，看看時候尙早，就吃了飯，換了衣服，約到午刻，就到北洋督署中來求見。等了一會兒，裏面有人出來說：「請！」安堂進去，直到簽押房，見了華中堂，只見華中堂向他含笑，道：「恭喜！恭喜！得了侍郎了！不過你還沒有請訓，怎麼就出了京了？」安堂道：「因爲有些特別的

事，不能不來報告中堂，所以私下出來的。」華中堂微笑道：「有什麼緊急的事呢？」安堂道：「召見的時候，上頭也照例問了練兵辦學的幾句話，沒有什麼重要的吩咐。不道下來後，忽然得了侍郎候補的恩典，真是從天而降，莫明所以。」華中堂微笑道：「自然有人保舉你，你難道還不知道麼？」安堂道：「代勝實在不知道。」華中堂道：「謝恩的時候，上頭問話，沒有題到我麼？」安堂原是聰明絕頂的人，聽了吃了一驚，知道什麼消息已到，趕緊說道：「臨了跪安，皇上會說以後跟中堂可以各辦各事，因為已經跪安，不能再奏，實在不知道什麼意思。」華中堂含笑道：「也許別有倚重，也許是我的替人。」安堂道：「這是中堂說笑話了，代勝是受了中堂的栽培，多厚多久，代勝只有跟着中堂走，別的也不願做的。」華中堂呵呵笑道：「你太謙了！你今天的出來，就是報告這幾句話麼？」安堂道：「不是，因為昨兒晚上有戴勝佛到法華寺來，向來是不認識的，他不等請就進來了。」就把問答的一番話報告了。接着道：「他的意思要代勝帶兵進京，代勝是受中堂節制的，沒有中堂的命令，怎能輕舉妄動？細想這幾句話很有關係，所以特爲冒罪來稟知，求中堂訓示。」華中堂默默聽了，等到安堂說完纔歎了一口氣道：「這才是冤枉！我有一毫犯上的心，天誅地滅！現在我知道了，你是一個很有識見的人，你今天的報告，你的心我知道了。今兒是初三，你快回去預備後天的請訓一切！你放心便了。京裏頭的消息，這兒也不斷的，不過你今天的話，比什麼消息都緊要，很有關係，將來總要對得起你的！我也不留你了，你悄悄回

去罷！」隨向外喊道：「來！」一個家人進來，就吩咐道：「你關照巡捕和門上，今兒方大人來不要挂號發抄。」家人應了一聲「喏」就去了。安堂道：「遵中堂的吩咐回京去了。」華中堂送到房外道：「一切心照，不送你了！」呵呵腰就進去了。安堂回了公館，仍舊換了便衣，躲在三等車上，向京而去。不說安堂向天津告密的事，且說勝佛回去，就到常肅寓中，報告一切。常肅聽見安堂慷慨的情形，心裏也很相信，將來叫他來圍頤和園就算做不到，不過天津閱兵，却是很妥當的機會，只要把皇上請在方安堂的軍中，我們發號施令，真是挾天子以令諸侯。中國歷史上常有的，確是很有把握的。他們談到天色將明，睡了一會兒，正要起來，只見敦古匆匆的闖進來道：「先生剛起來麼？勝佛也在這兒，很好！今兒消息不好，早上叫了起兒，皇上就問先生已到上海去了沒有？我說先生有些事要收拾安排，還沒有走呢。皇上就變色道：爲什麼還不走！太后很注意他，他再不走，真不得了！你趕快擬一道旨意，教他即日趕速出京，不許違抗逗留。當時我就擬了上諭。上頭就叫我帶給先生，並吩咐愈快愈好，一天也不許擔擱。現在我帶來了。」常肅聽着，面上失色，就向敦古手中接過來一看，上面寫的是：「從速出京，辦理書報，勿得遲延。」等語。常肅道：「這怎麼好？我走了教皇上怎麼樣呢！」超如道：「究竟什麼意思呢？」勝佛微笑道：「有什麼意思？先生當然是走，也許是先生的福氣，講到君子見機而作，我們也可以走，不過我的性子是不肯虎頭蛇尾的，只好等着失敗就是了。」敦古道：「對於先生動身後怎麼辦？法應當趕緊商量。」

個妥當！勝佛道：「只好照着進行的計畫盡力而爲之罷了！」超如道：「今天先生先到天津再說吧！」常肅道：「很好！我去看一看小燕。常博把我的行李收拾一下子，回來就走。」他就上車趕到錫拉胡同，正要下車進去，只見門公說道：「老爺上衙門去了。」擋駕。常肅問道：「大約幾時回來？我馬上就要出京的。衙門裏回來，請你就回一聲。」他車子轉身的時候，常肅望見小燕的紅攔脚大鞍車，仍在馬號裏。心裏頓時一個疙疸，悶悶的回了寓，總想等小燕見見面，不料等了半天也不來，只好趕末班車。天色昏暗中到天津去了。不題唐常肅方安堂兩個人一來一去却說那天天津火車站到了傍晚，站長忽然接了督署一道命令，叫秘密預備一輛專車，開往北京。站長接到了，知道是緊急的公事，連忙調車預備。等到天黑，果然有一輛馬車到站，車前後兩個家人先下來，車中走出來兩個人，站長一看，一個是華中堂，一個是楊金甫。原來金甫自從賽金花移居天津，他常常來往，站長所以也認得了。站長請了安，引了兩人到了車中。華中堂吩咐道：「外頭不許聲張，就開車罷！」站長道：「是！」便退出去。下了車，那車就烏的一聲走了。這是專車，所以特別的快。車上家人送來兩杯咖啡，金甫點了一枝雪茄吸着，華中堂也吸着雪茄，笑道：「今天不爲着正事，僭們一定要帶着賽金花來，倒是一樂。」金甫道：「你的分兒，又是你管轄的地方，萬一人家看見了是不方便的！等你進了京，我一定請你就是了。」華中堂道：「他好好的在京裏，爲什麼要搬天津？金甫微微的笑道：「蘭公爺不讓口袋底兒有班子，他只好搬了。」華

中堂道：「恐怕是跟你吃醋吧！」金甫笑道：「不是的。」華中堂道：「這且不談，我們談正事，你看明早到了頤園，怎樣上去呢？」金甫道：「僧們趕早到了海澱，我們先去到連總管那兒，托他面奏。回頭悄悄的叫他帶你上去，不就得了。」華中堂道：「不錯！這纔不露一點兒風聲。」兩人談了一會兒，火車已到了馬家堡。城門都已開了。華中堂宅裏已接着電報，吩咐關照城門上，並預備車馬。兩人下車出站，坐了馬車，如飛的趕進前門，出西直門，一直的到了海澱，逕奔連總管的寓中而來。連總管聽見了，知道他倆前來，必有要事，連忙請進去。見面彼此請了安，連總管問着華中堂道：「上頭沒有旨意叫你，你來幹麼？」華中堂就湊着他耳朵低低的說了一番，今兒來的很秘密，所以求你老人家帶我上去，免得外頭知道。」那皮小連聽了，呵呵笑道：「你說老佛爺可不是聖明！他料他們一定要鑽這個圈兒，僧們還疑心他們不上鉤，還是老佛爺料着了！老佛爺近來起身不很早，總要天明了一回兒才起來，你們在這兒等着，等我進去奏明了，請了旨，我來悄悄的帶你進去就是了。一切應辦的都預備好了沒有？」華中堂道：「都齊全了！只要老佛爺吩咐，馬上都來。不用老佛爺操心。」皮小連道：「很好！你們坐一回，我就進去了。」皮小連就立起身來，他慢慢的進了園門，直到太后的寢宮廊下，低低問老佛爺起身沒有？有個宮人對他搖搖手，他向着皇后請了安，就站在窗戶底下。此外的妃嬪等，他理都不理。一回兒，看見一個宮女在寢宮門內向外打了一個手式，那廊下伺候的宮眷進去了，兩個人替太后穿衣，又有宮女取了

洗臉水進去，就有兩箇太監抱着太后被褥晾在院中，一面梳頭太監進去替太后梳頭。梳好了頭，那管理首飾的宮眷就拿着一個盒子放在桌上，太后開了盒，取了一朵牡丹花，花瓣都是寶石琢成，跟真花一個樣，花心都是真珠穿成的。旁邊宮眷又遞上一個盒，太后開了，取出一隻蝴蝶，也是各種寶石製成。太后把花蝶兩種，插在頭上，又取一盒中的珠子繒絡，用一大珠旁圍着五顆較小的珠子，結成梅花式。一共有數十朵梅花。太后正要把他挂在鈕扣上，抬眼看見連小英在窗外廊下往來，就問道：「連小英有什麼事？」那皮小連聽見太后一問，連忙掀了簾子入內，跪下奏道：「直隸總督華福前來請安。有面奏的事件。」太后聽了，向着連小英微微一笑道：「你就帶他到此地來見我，不教人看見。」皮小連跪在地下說領旨。站起身退至門外，就吩咐了副總管，帶開了許多太監，他就匆匆出了寢宮而去。太后也就教宮眷們把首飾匣統統收起，吩咐他們一律退出寢宮。太后向他們嘻嘻的笑道：「我要召見一個外來的官兒，宮中女人不好給外面的男人看見的，你們暫時迴避一下子。」衆人答應了，都退了去。一會兒連小英帶着華福來到寢宮階下，小英道：「中堂請站一站，我進去報到，再來帶領。」華福低聲答應。小英正在上了台階，要去掀簾子，只聽見太后高聲說道：「帶他進來！」小英連忙將手向華福一招，一面就在簾側跪奏道：「遵旨！」立起來。那華福跟着連小英進了宮中，只見太后面南居中，坐在寶座上。華福連忙跪下，口稱「阿哈華福跪請老佛爺聖安！」太后笑道：「你也好！」華福連忙碰頭。太后

道：「你有什麼事要見我？」華福就把方代勝告密的情形奏明。太后道：「你看我說的是怎麼樣？不是來了麼！我這兒很容易辦，你回去外頭去布置一下，不要鬧出笑話來。」華福就碰頭奏道：「老佛爺萬安都在奴才身上，一切都齊全。」太后點點頭道：「很好！我交給你，明兒我就辦，你跪安罷！」華福就碰了頭，朝着下面，退至宮門外，才轉身，隨着連總管而去。連小英權力真大，華福進去出來，真沒有一個人見着的。華福也不回宅，就到火車站上車，一面吩咐家人帶了一封信送到尹都老爺家裏，那時尹震生正在家中，接着華中堂的信，一看上面只寫着：「議定之事速辦，今日須遞，遲則不及。」等寥寥十四個字，末尾有一個花押。尹都老爺接到這個信，頓時精神興奮起來，原來他們商定的摺子，是請太后重行垂簾訓政，已經請示過華中堂，斟酌停當，並且替他托了連總管，由他轉遞。尹震生接了華中堂的信，馬上將他和龍大典聯名繕寫好的奏摺，填好了日子帶着，騎了馬趕出西直門，望海淀而來。他一路上想：今天晚上到何處去呢？他自己想這個摺子上去，太后一定歡喜，我的前程未可限量，他就想着軍機大臣王武揆也是后黨，且跟他有些親戚關係，今天順便去告訴他一聲。一來表示我的線索靈通，二來微露交情深厚。他一定留我。晚上到連總管那兒，請他派一個軍機處蘇拉引着去，省得多費周折。他經過王大軍機的寓處，就教家人投帖請見，那王宅的門公，見是都老爺，只好進去回。那王大軍機連忙說：「請」尹震生進去，到了客廳，王大軍機即從裏頭出來，分賓主坐下。王大軍機明知他必有要事，但他

是著名圓滑的人。北京素有琉璃蛋的雅號，他見了面，不絕口的敷衍，一派是毫不相干的言語，絕不問及來意。尹震生熬不住了，等他談論少停，說道：「今天宗揚來見中堂，是要遞一封奏。」王大軍機道：「近來言路廣開，政府也很盼望各位有所建白，不過我備員樞垣，是不便先與聞的。」震生道：「現在一班自命新黨的，攪亂朝綱，宗揚是想請太后回宮，重行訓政，才可挽回。所以先來請示。」王大軍機聽了，他就假裝着耳聾，說道：「請太后回宮，天氣還不十分涼，在頤和園裏也還方便，大內的房子不十分合適，就是西苑裏，到九月裏回去也不晚。」震生接着道：「宗揚的意思，想請太后重行出來訓政。」王大軍機道：「現在皇上辦什麼事都上去請示的，差不多跟從前一個樣。」他不等他再說話，就舉手摸了一摸茶碗，立起來道：「本來我們是親戚，今兒晚上應當留你吃飯，你現在既有這篇大文章，我不便留你了。」家人們外面已喊着送客，震生只得出來。王大軍機特別送到門外。震生再四推辭，王大軍機一定要送，直到看上了馬，轉身回來，走到上房院子中，他老人家口中吟哦道：「瓦罐不離井上破，將軍難免陣前亡！」一面說一面進上房去了。那震生出來後，只好尋了一個店叫裕盛軒宿了。就叫家人把帶來抽大烟的傢伙擺好了，躺在炕上抽烟。抽到四更天氣，他就穿了衣冠，帶着摺匣，匆匆的趕到連總管那兒，一到那兒，只見門內燈燭輝煌，震生取了一張銜名全單，又預備了一個封套，上寫着「門敬」中間裝着銀票壹百兩。一同拿着，親身踏進門房。只見許多太監跟幾個家人，他們看見了震生，也沒有人站

起來。他就找了一個年近四五十歲的太監，向他請了一個安。那太監把手一招，問道：「有什麼事？」震生道：「要求見總管面回一件事。」那太監道：「恐怕沒有功夫吧！」就指着坐在桌旁一個家人說道：「你問他！」震生向家人也請了一個安，把銜名全單和「門敬」封套一同遞過去。那家人接過來一看，就站起來道：「原來是尹都老爺！上頭已經吩咐過了，有東西帶來嗎？」震生很高興的答道：「已經帶來。」就將摺匣送上。那家人說道：「都老爺請坐！我就回去。他就匆匆的拿着摺匣和名單進去了。不多一會兒，那家人出來說道：「上頭吩咐，沒有空兒見你，請都老爺先回去，東西收到了。聽信兒吧！」震生趕忙向那家人請了一個安道：「一切費心！謝謝！」家人也還了一個安道：「都老爺不用客氣，謝謝你！」震生就走出門房，回了裕盛軒，他就叫夥計們預備早飯吃了。那夥計一面送上檳榔豆寇的碟子，一面擦桌子，說道：「尹都老爺你不睡一會兒麼？這間屋子，前幾天方代勝方大人預備召見也住在這兒，馬上就升了侍郎了。你都老爺恰巧也住在此地，指日也要高升的！」震生聽了，微微一笑，就騎到坑上，抽了幾口烟，匆匆的算了賬，騎了馬進城去了。不說震生回寓的情形，且說太后自直隸總督華福祕密召見後，獨坐在宮中，也不言語，有時喊了連小英來吩咐幾句話，直到了次日，太后起身比平常早了半點鐘，那時連總管也早在寢宮外伺候。太后照常梳洗完畢，忽然傳旨叫連總管預備動身回宮。那時皇上正在召見軍機辦事的時候，連總管也不通知各處，秘密的請了轎，在宮門伺候。一切宮眷人等，都

傳旨不必跟隨，匆匆的起身而去。等皇上要到宮門去請安，不曉得太后已去了有半點鐘了。皇上聽了，明知必有變故，趕緊追上前去，想在半途打尖的龍王廟接駕。不料太后一徑進城入宮，沒有停頓，等到皇上趕到宮中，只見太后怒容滿面，已從皇上寢宮中出來。背後幾個太監，提幾個包裹，大約是奏章及上諭底稿，跟在後面。太后馬上傳旨，把軍機大臣統統傳到，就將御史尹宗揚、龍大典等奏請重行訓政的摺子交了下來，并面諭：「皇上聽信小人，變更祖宗成法，謀圍頤和園，皇上如此糊塗，想來精神有病，所以如此。現據御史尹宗揚、龍大典等奏請訓政，我不得已只好重行臨朝，辦理萬機。你們就去擬旨發表。」那班軍機大臣，聽了自然心中樂意，遵旨辦理。一面傳旨查抄南海館，拿問唐猷輝，一面在宮中厲聲詰問皇上道：「我撫養你二十餘年，教你做了皇上，你聽了他們的說話，要謀害我，你有沒有良心？」皇上跪在地上，渾身發抖，碰頭說道：「兒子實在沒有這個意思。太后就伸手在皇上臉上打了一下道：「你這個癡子！今天沒有我，明天還有你麼？」皇上跪在地上痛哭，太后也不顧他，自行回了寢宮，就吩咐小英道：「你去派幾個人伺候皇上，他身邊的人，統統看起來再說。」那時宮中一番迅雷烈風的舉動，宮外尚一點沒有知道。一會兒步軍統領衙門接到軍機處的交片，着即查抄南海館，拿問唐猷輝，當時立刻派了兵役出城，把南海館圍了起來，進去搜查。不料唐猷輝已於前日出京去了。那邊正在查抄，那時勝佛寓中，超如、敦古和書堂、幼博等許多人都聚在那兒，大家變色相視，束手無策。知道大禍將

臨。勝佛憤然作色道：「我是早知道有這一天的，不過現在皇上的情形如何？唐先生沿途性命如何？是不放心的。總要去打聽明白才好！」就向超如道：「唐先生以外，你是第一個注目的，好在日本使館裏和你很有感情，馬上你到使館去避一避再說。正在說時，外頭走進來一箇日本人，原來是使館中的書記生伊藤秀吉，見了超如等說道：「敝公使知道今天貴國政變，聽說南海館已查抄了，唐先生在那兒，敝公使派我帶了公使的車，想請唐先生等到敝公使館中暫時一避再說。」超如道：「唐先生已在前天動身出京了。」那書記道：「路中很危險，既已動身，就請梁先生戴先生同去吧。」勝佛道：「很好，超如你必須暫避。既承日本公使厚意，你就走吧；我不去的。我正要想法子呢！皇上和唐先生很危險，我們彼此去盡力吧！」那書記道：「不錯！梁先生快走！敝公使說的，英國公使也很佩服唐先生，倘然到了上海，英公使的力量，只要打一電報給上海領事，一定可以保護的。」勝佛道：「對了！超如你快去見了日本公使，轉商英公使，打一個電報到上海，是有效力的。你去辦吧！」超如道：「你也很危險。」勝佛道：「各國歷史上政變那有不流血的！我自入京以來，已把生死置之度外，萬一皇上和唐先生有意外的，我怎能偷生人世呢！皇上的恩遇，唐先生的知己，那一樣可以辜負的！好在我的事沒有發作，盡一點兒心是一點，你快走吧！回頭我能來找你，必定來就是了。」衆人也催超如去替唐先生設法，超如含着淚別了衆人，跟着那日本書記坐着公使的車走了。淑喬道：「垂簾的上諭，雖已發表，自問對於兩宮

之間沒有一點兒挑撥離間的意思。案牘具在，太后看見了一定可以明白我們的心跡的。」勝佛聽了，冷笑了一聲，也不言語。只把平日所著的書稿，以及詩文的稿子及家書一匣，檢齊了歸在一起，衆人看他默默不語，各自套車走了。這一天晚上，勝佛去找大刀王二等一班人，不料王二已於一個月前到山海關去了。李大麻子因爲河間府有一件商業上的事情，於前一天出京去接洽，真不湊巧！只有急先鋒等一班人在京。沒有多大的能力。就去招呼了他們來，勝佛知道也辦不了什麼事。當晚黯然回寓。一晚，上思前想後，覺也睡不着，不覺自悔道：「我們只誤信了九月裏動手，所以預備的都遲緩了。現在既沒有救皇上的法子，又沒有救唐先生的法子，我只好坐以待斃的了！兩眼炯炯的等到東方發白，他起來盥洗，吃了些點心，他就拿了昨天收拾的許多稿子出來，雇了一輛車，走到日本公使館，托看門的通報了梁超如。超如立刻出來，相見了坐下。超如道：「昨天已見了英公使，托他打電報給上海領事，他已答應了。他說只要坐的是英國船，到了上海，決可以保險的。他馬上把電報打去了。等到晚上，此地的祕密報告，說是皇太后已經教他搬在西苑的瀛臺去住，瀛臺四面環水，只有一橋可通往來，太后已派人看守，入夜把橋撤去，防範很嚴呢！」勝佛道：「我昨天找幾個朋友，想把皇上劫出來再說。」超如道：「西苑牆外，華福已派了武衛軍扎營，很難下手。」勝佛長嘆了一聲道：「早知今日，悔不當初！」超如道：「此地已跟我說定，一兩天內就帶我出京，我看你我一塊兒走吧！」勝佛道：「萬一皇上和唐先生

有一個出了意外的事，我再偷生世上，有什麼臉見人，不有行者，無以圖將來；不有死者，無以對聖！你不比我受過特達的恩遇，程嬰杵臼，月照南洲，我與你分任了罷！」隨將一包稿子交與超如道：「一生心血，只此區區，請你保存，以作紀念。」超如聽了，就將雙手抱住了勝佛，淚如雨下。勝佛也抱了他一抱，說道：「我平日研究佛學，對於生死很不算一回事，活的時候是做夢，死了是夢醒，你也研究過，怎麼對這點兒還不明白呢！他就撒開手，立即向外走了。超如含着淚送出來，隨說道：「淑齋等怎麼樣？」勝佛道：「我聽見別人說淑齋已有電給南皮去了，敦古跟華福頗有交情，曾經請過他到幕府裏去，或者可以保全。」超如聽了搖搖頭，隨道：「常博危險麼？」勝佛道：「常博沒有出面做什麼事，不至於十分注意，能避一下也好。」超如道：「明天沒有事，請你再來。」勝佛道：「當然我也要聽聽唐先生的消息呢！你能托這兒向上海通個信最好。」超如道：「今天我已發了信不久就有信來了。」勝佛走到近使館的大門，說道：「你不用出來了再見！」他就匆匆上車走了。超如在日使館中住了兩天，不見勝佛前來，正在盼望，那天早起，伊藤秀吉匆匆到超如房中說：「今天有旨意，將戴先生等四個軍機，連常博、柳書堂都革職，拿交刑部了。戴先生很可惜，為什麼不肯住到敵館裏，現在到了刑部，性命很危險了。剛纔公使接到敵國上海領事密電，說唐先生已由英領在吳淞口外接到兵輪上去，恭喜梁先生，可以放心了！」超如道：「靠得住麼？」伊藤道：「是英領面告的，一定確實。不過現在此地和天津很注意你，公使

的意思。此地無可發展，梁先生還是出京的好。或者到敵國去，再想法子。」超如道：「我的意思也是如此，不過怎麼樣脫離此地呢？」伊藤道：「剛纔公使也商量到此，最好請先生改裝敵國人，由兄弟帶着五六個人保護，先生到了天津，就上敵國的商船，兄弟再去招呼船主一聲，一定妥當。」超如道：「我本來想走，一來沒有知道唐先生的消息，二來捨不得幾個朋友，盼望他們有什麼辦法。」伊藤笑道：「戴先生人格實在高尚，很有些敵國當時維新黨的氣派，不過脫不了書生習氣，這兩天他在外找一班草莽的俠士，想要舉動，不曉得現在軍中器械日精，徒手的焉能發作？武衛軍已四面保衛了宮城，那能成功呢？現在先生既贊成敵公使的辦法，我就去回明了公使，今日就動身。」超如一面答應，一面流淚說道：「有什麼法子讓我跟戴先生見一面呢？」伊藤道：「這是辦不到的。我不怕得罪你，這是極愚蠢的辦法，這不是身入虎口麼？」超如道：「讓我寫封信，托你想法遞給勝佛行不行呢？」伊藤道：「那可以。梁先生你既然決定了，我就去預備。我想坐下午兩點鐘的車。」超如道：「這個時候正熱鬧，不要緊麼？」伊藤道：「越熱鬧越好，到是早晚他們都注意的。況且人多，他們顧不過來。」超如道：「不差，准定走！」伊藤就進去了。超如提起筆寫信給勝佛，只覺得兩眼中塞滿了眼淚，寫了「勝佛」兩個字，那張箋紙都溼了，寫到「同志」二字，墨痕滲化，成了一個墨團。換了一張紙，一會兒又不能寫了。他只好簡單的寫了幾句道：「師門脫險，已上英艦出國，弟亦微服三瀟，委身隨緣，各盡熱血，誓不易節。紙上淚痕，遜君道力，

「勿晒我也！」隨將一個信封封了，默坐一回。裏邊送出飯來吃了。伊藤帶了日本的扣抹諾一套出來。超如就將給勝佛的信當面交付，一面將和服拿到房中，一律更換。只有木屐穿了不能走路，好在北京的日本人也穿皮鞋，超如也就穿了西式皮鞋，戴了一頂灰色的呢帽，手中擎了一包太陽牌淡芭菰，很象日本人。那伊藤同着使館中的同事二人，又帶了二三個僕人，把超如夾在中間，坐了車直到馬家堡火車站。那站上是武衛軍的隊伍，和提督衙門的人員，森嚴佈列，不過他們見了外國人，存了一個畏懼的心，所以伊藤等帶了超如一羣人到了車站，他們都朝他望望，不敢去檢查。超如坦然的上車坐定，等車開了，超如就放了一半心。超如坐在日本人中間，舉止很自然，但是他不曾日語，也就不發一言。默默的到了天津車站，下了車，雇了馬車，一直到了領事館。恰好三菱公司有一隻船，泊在塘沽，正要開往長崎。伊藤等到黃昏後潮汎正來，將要開船，他就用領事館的馬車親送超如到了塘沽船上。又去與船主語明公使的主意，就由伊藤介紹超如見了船主。船主很周到的安排好了房間。伊藤就向超如拱拱手道：「恭喜你已脫了險地！現在到了船上，就是我國的主權，貴國就不能來干涉了！」超如鞠躬道謝，并說道：「此次保全生命，統統是貴公使和各位的力量，永久不能忘懷的！請你回去謝謝公使及館中各位的盛意；不過再有一個不情的請求，就是戴勝佛，還請公使遇機留神搭救，萬一有效，啓卓情願粉身碎骨，報答大恩。」說畢，淚如雨下。伊藤看了心中感動說道：「回去一定請公使想法，只要能緩下來，就有

法子。我看梁先生待朋友的真摯，將來貴國的中興希望，一定要實現的哩！說畢就匆匆的上岸去了。正是：「東海逃鰻從此去，遼城化鶴幾時歸！」欲知如何？下回分解。

第五十二回

飛鷹艦暗釋唐聖人，

菜市口冤斬六君子。

却說梁超如由日本使館保護，出了北京，上了日輪，安穩的到東京而去。其時唐常肅也坐了英國兵輪，到了香港了。原來唐常肅自從接到敦古面交密諭，催令速往上海，當于八月初五日一早，趕上了車，到了天津。因紫竹林水淺，輪船都靠在塘沽，他心中以為皇上胆小，現在叫我出了京，將來九月中國兵怎麼樣辦法？雖然戴勝佛跟方安堂已有接洽，究竟靠得住麼？就算靠得住，將來他們成功了，我是要落後的了！他一路從天津到塘沽，心中盤算到上海後再想法子。到了塘沽，往棧房中一問上海去的輪船，一隻是招商局的豐順，要明天午後纔開，一隻是太古公司的重慶，明天一早開。他因為太古公司船上人都是廣東人，同鄉的言語較為方便，就定了重慶的房艙。到初六日一早就開了。不料他的船在大沽出口，北京已由步軍統領衙門查抄南海館了。等到查明他已出京，幸虧中國的大人先生們辦事老

是捧着担遲不担錯的古訓，所以發見他出京的事實，就去回明了堂官。堂官回明了軍機大臣。軍機大臣會商入內，托連總管奏明。太后聽見了，吩咐軍機處辦電報，飭令直隸總督在天津碼頭上捕捉。幾個轉折，電報到華福那兒，已經是黃昏的時候了。華中堂接了電旨，馬上派武衛軍的馬隊前往塘沽逮捕。那營官等奉了命令趕往，就向幾家客棧中搜查，杳無形迹。後來到了常肅住過的一家客棧，掌櫃的曉得事情重大，就向那帶隊的官弁說明。今天一早坐了重慶船走的。官弁得了確信，趕回天津，稟明華中堂，中堂就同幕中辦事的商量。其中有一個說道：「只要發一個密電給烟台上海兩道，叫他們嚴密守候，等重慶進口查拏，不是甕中捉鱉麼！」又一個道：「不妥！外國的船上，是外國的全權，他人不能去隨便行使捕捉的。總要通知領事纔好拏人。」那一個道：「船到了我們的地方，應當受我們的管束，通知了領事恐怕走漏風聲。」這一個微笑道：「我說的是萬國公法，恐怕中國不好違背吧！況且中國各租界有領事裁判權，唐猷輝這個人，萬一他們各國認為政治犯，就應當照例保護，不肯交出。請中堂細細斟酌一下！」華中堂道：「你的話不錯，你就去擬一電稿，叫他們設法去辦理，如能捉到，老佛爺必有重賞。」那位就答應去起稿。正要走出去，忽然又回來說道：「職道有一個辦法，請中堂裁奪。職道想重慶商船馬力慢得狠，此地飛鷹兵艦馬力比他快得多，倘派他去追，一定追得到，就算不能上船去捕捉，只要跟着監視他，一到中國有權的地方，就可以唾手而得了。」那一個道：「既然趕上了，爲什麼不

拏他呢！「這一個也不回答，只向着華中堂道：『請中堂速速決定。早一刻好一刻呢！』」華中堂道：「你的話狠是照辦！」就喊巡捕騎着馬去速傳飛鷹艦長來，限你三刻鐘要傳到。」巡捕聽了，嚇得失色，連忙請了一個安道：「艦長此刻不曉得住在船上岸上，等卑職去問明白了即刻來回。」華中堂點點頭，巡捕就退出去了。一會兒只見巡捕帶了飛鷹艦長走到簽押房門外，巡捕掀簾回道：「飛鷹艦長傳到了。」華中堂道：「狠好！你叫他進來！」那艦長進來，行了軍禮。華中堂道：「飛鷹一點鐘能走多少海里？」艦長道：「二十九海里。」華中堂道：「我命你即刻去開船，趕一隻太古公司的重慶輪船，讓你拏人最好。不讓你拏，你就跟着他監視着，不要讓他逃走了。」就在案桌上拿了一張小照片交給他道：「這人叫唐猷輝，廣東人，現坐了重慶船到上海去，快去開船，越早越好。」艦長道：「船上的煤沒有上足。」華中堂道：「這件事刻不容緩，快去吧！」艦長道：「那麼只好儘着現存的煤去吧！想來要上齊了煤是來不及的。」華中堂道：「那自然！儘力去趕吧！不要多麻煩了！」艦長忙行了一個立正禮，匆匆的出轅門去了。原來這位艦長，也是廣東人，他也進過學堂，年紀也不大，他對於新黨變法的主張也狠贊成，今天大帥叫他去追拏唐猷輝，他曉得拏住了是性命不保的，講到飛鷹的速度，是不消一天即可追着重慶，不過當時的兵艦，都是媽媽呼呼，那肯照着規矩把煤上足！因為當時管兵艦的，第一的出息就在煤上，用下等的煤，報上等的價，他向上頭領到的實價，第一要供他的送禮應酬的用場，第二是供

他的吃喝嫖賭，等到有差使他纔去上煤，好在上司都是外行，不來稽考，他聽了華中堂的吩咐，立刻開船，他就伸了一隻後腳，也不去爭執，說是沒有煤是船不會動的。只說儘着船中的存煤去追，將來追了一回，只說追不上。因為沒有煤了。一來他不讓上煤，就由他負責；二來他畢竟是海軍出身，曉得在公海中到英國商船中檢查是犯萬國公法，做不到的，免得鬧出交涉，將來把責任都推在我們身上；三來唐猷輝是中國維新黨的人物，救了他也是對於國家有益的。他就到停船的地方，下了船，升火起錨，狼像樣的開出黃海中去了。那時北洋督署派了兵艦去追，一面給上海烟台兩處發了一等密電，電中是教他們設法查擊，於不犯公法的範圍中去捕捉。可見北洋大臣對於外國人也不肯負責任的。密電發後，那烟台的登萊青道恰巧出差，向膠州去了。密電到來，那密碼電本由他秘密收藏，署中沒法去譯，只好等他回來。那重慶船到了烟台，上下貨物，約停了一個鐘頭。唐猷輝也不知道北京政變，他還登岸去游玩，買了許多石子下船。重慶就向上海開行。等到登萊青道回了衙門，署中幕友呈上密電，他取出密碼一看，吃了一驚。一問重慶船開了沒有？外頭說已開了半天，也只好打了一個復電，聲明實在情形。心中懊悔，失去一個升官機會。那飛鷹艦長開了船，走了六箇鐘頭，艦長就發覺艦中所有的煤，只殼回天津用的，他就下令慢慢的開回天津。進了口，到督署銷差，只說追趕不及，因為煤的不殼用。華中堂當時命令他儘着船中的煤去追，沒有叫他上煤，也沒有法子說他，只好向着他哼了一聲。那艦長就退出去了。

那上海道柴韻甫接到了密電，知道是升官的好機會，他就親自坐了小火輪，到了吳淞口外，凡由天津開來的船，必定親自上去搜查，方許搭客上岸。那時上海已經由路透電傳到太后垂簾訓政，并擊問唐猷輝查抄南海館種種消息，一時王子度等同志集合着，想法要去救唐猷輝。他們雇了船到了吳淞，只看見上海道於每只船上都親自去搜查，非常嚴密，無法可施。那天他們停在黃浦江中，遠遠的望見有船進口，那太古碼頭上，公司中職員夫役望見烟窗，知道是本公司的重慶進口，那上海道率領許多人上去，非常緊張。知道必在此船上，旁的船不准靠近。子度等同志搓手無策，急得相對痛哭。正在無可如何，不多一會兒，忽然望見重慶船上許多人都是垂頭喪氣的下來，中間柴韻甫尤其滿臉不高興，那上船時的威風完全消滅，後面也沒有什麼捕獲的人，子度等心中暗喜，低低的說道，難道是換了船麼？難道是船主藏了起來沒有交出嗎？一會兒上海道的幾隻小輪統統開回去了，他們也就回來。商量着托人到道署中去打聽。一面推舉那認識太古公司大班的畢幼卿到公司中打聽。幼卿本來能說英語，他馬上就到了外灘太古公司，他與公司大班酒食徵逐，本是熟人。他徑進去，到了大班公事房內，恰好重慶的船主報告了公事後，和大班長談。那大班笑道：「密斯忒畢，狠巧！你來聽個新聞！」幼卿道：「是什麼？」那船主跟幼卿也是熟人。船主道：「你總知道北京要捉唐猷輝，他剛纔在我船上。」幼卿道：「聽說上海道正在親查，究竟擊到了沒有？」船主笑道：「差一點兒。」幼卿道：「是你保護的麼？」船主

道：「不是，這個重任我不能担，現在是平安穩當到香港去了。」幼卿面有喜色道：「難道有什麼仙法麼？」船主笑道：「你們中國人才迷信哩！那有什麼仙法！」我告訴你，密斯忒唐在塘沽下船的時候，也不知道這一回事，在烟台停了一點鐘，也沒有什麼消息，今天船過了三夾水，離吳淞口五六里，我正在艙面上，密斯忒唐也在那兒，忽然有一隻小火輪，向着我船趕來。小輪上有我國領事館的旗幟，招呼要上船，我就打了慢輪，放了梯子下去。那小輪靠着重慶，帶了纜，我看見一個人從艙中走上梯子，仔細一看，原來是領事館中密斯忒漢蘭德。他上了船，和我點點頭，衣袋中拏出一張照片，就向艙面一望，看見了密斯忒唐，就和他攜了手，連我一同進了我的房間。他就問他道：「你是唐猷輝麼？」密斯忒唐道：「是的。」漢問他道：「你在北京殺了人麼？」唐說：「沒有。我為什麼要殺人？」漢說：「你為何出京？」唐說：「我是奉皇上的密旨出京的。」漢說：「什麼密旨？」唐就給他看了。漢就在衣袋中取出一紙，是北京密電，上面說的是「皇上大行，為唐猷輝進藥所殺，着即密拿就地正法。」唐看了痛哭。旁邊漢說道：「我是上海英領事館的漢蘭德，你趕快跟我一同走吧！」兩人就攜了手下了小火輪，上了停泊的我國兵艦上。密斯忒唐剛上了兵艦，那上海道的小火輪已到，他就上來查了一回，曉得有人救去，沒有法子，只好下去。我對他笑了一笑道：「柴大人，你要再去搜一搜麼？不要遺漏了！與你的前程很有關係的。」大班和幼卿聽了呵呵大笑。幼卿道：「貴國的兵艦開了沒有？」船主道：「重慶進港時，已望見在

那兒升火，想已開了。」幼卿聽了，隨即立起身來，說了聲晚安，匆匆走出一徑走到同志聚集的地方，把一切的情形報告了，大家都快活得狠，聽得前往香港，都說這容易辦了，隨即打了電報去。子度道：「既然英領出來保護，一定是公使的意思，此刻公使早已關照了香港總督了，我們可以放心了。不過北京的幾位到是十分危險，如何是好？」大家道：「只好等等消息再設法吧！」子度回到寓中，忽然日本領事館中送來一箇電報，用的是領事館中密碼，上面已經譯出，却是超如的電報，報告唐先生已出京赴滬，請爲設法。此間已托英公使保護，承已發電，并說自己已遷住日本使館，伊藤公使已允保護出京，請放心。勝佛不願意避難，殊爲可慮等語。子度看了，知道超如達了安全的區域，稍爲放心。現且按下唐梁二人脫險後的情事，且說北京自從戴勝佛、林敦古、楊淑齋、劉培村、四軍機及柳書堂、唐常博六個人鞏交了刑部，朝廷中佈滿了一種肅殺的氣象，奇怪非常的謠言，天天不斷發生，好像颶風將至，慘澹十分。對于皇上的性命，也常有不保的消息。聞得太后與華福等商定變政的計畫，確係要將皇上的性命犧牲，然後托爲唐梁等進了毒藥，以致大行，一面將唐梁等拿住正法，數他死無對證。不料英日兩國公使把他們兩個人保護出去，太后震怒，也無可如何。皮小連、華中堂等所謀不遂，大家商量，倘味然將皇上殺死，一則外國恐來干涉，二則各省大員像劉益焜等或有不服的起來責問，那時太后無可如何，一定要卸在他們身上，難免危險，只好奏明太后，請改變計畫，再行慢慢設法。查抄南海館後幾天內，正在計

劃這事，所以來不及想到四個新軍機等一班人。等到唐梁拏不到手，纔拿問他們，交了刑部。勝佛自知性命不保，他本來預備犧牲，倒也坦然；後來日本使館中設法送了超如的信進去，他知道二人脫險，心中狠安靖。其餘各人，或有望外頭的救援，或有私揣罪名尙輕，至多充發罷了。本朝自同治中興以來，對于殺戮士大夫的事極爲鄭重，想決不至有性命的危險，況且他們到了刑部，也沒有提審過一次，將來審問時或可從輕發落，正在希望的時候，其時在京的同志却多栗栗危懼，等到八月十三日早晨，那時莊仲玉住在北半截胡同，離驛馬市大街菜市口甚近，仲玉早晨起身後，有個家人進來說道：「今天菜市口有差使，刑部已傳知官廳預備。」仲玉吃了一驚道：「你聽見什麼？」家人道：「聽說是殺太監。」仲玉道：「胡說！殺太監是內務府辦，刑部管不了，不會到菜市口的。」他就匆匆的吃了早飯，套了車，趕到刑部的大門外，一望靜悄悄的，沒有什麼消息。恰好有一個同年汪時菴是刑部司員，住在那刑部的一條街上，仲玉就去拜會他，進去見了面，他狠詫異的道：「你爲了什麼事這個時候到此地來呢？」仲玉道：「我聽見菜市口官廳有預備差使的消息，所以不放心，特地趕來打聽。此地街上倒也沒有什麼，你曉得些消息麼？」他道：「恐怕是謠言吧！他們幾個人審也沒有審過，自然沒有口供，那裏可以辦罪呢！昨天我上過衙門，聽說堂官正在商量派誰承審，等到堂官散了，也沒有決定。總不會出事吧！」仲玉道：「也許有特旨吧！」他說：「不會的，除非不交刑部，交了刑部，就要依法，別衙門可以含糊，只有刑部

是執法的地方，不能媽媽胡胡的。」正在說時，只見他的車夫進來道：「衙門裏今天怎麼早堂官都到了！很詫異！老爺去上衙門麼？」他說：「好！你去套車。」就向仲玉說道：「你在這兒坐一會，我去到衙門探一探，有消息我來告訴你。」仲玉道：「我也走吧！」他說：「你吃飯了沒有？」仲玉道：「吃過了。」他說：「既已吃過，我也不吝氣，請你在此地坐一坐，聽我的信兒，我也不陪你。你氣悶，那書架上有書，你抽一本兒解解悶好吧？」仲玉道：「狠好！你快去！我准定聽你的信兒。」他就匆匆上車去了。去了不到一點鐘，他已回來，逕到書房裏，見着仲玉，愴然道：「咳！怎麼好！想不到的，竟幹出來了！衙門裏已在提人點名了！就要出事了！」仲玉聽了，臉上變色，呆了半響，就在坑上倒了下去。他吃了一驚，登時站起來，扶着仲玉，叫了幾聲，只見仲玉慢慢的醒來，眼中的淚像泉水一般似的流出來，不出一聲，就向外走。他說：「你那裏去？」仲玉嗚咽着說道：「我去送送他們！能見一面最好！」他就送了出來。仲玉道：「統共幾個人？」他道：「一共六個，監斬是耿義。」仲玉點點頭，就跳上車，一面叫趕車的趕往順治門，臉兒等着。不多一會兒，遠遠望見果然有幾輛破舊不堪的騾車，慢慢的出城來了。仲玉就近一看，第一輛上是勝佛坐着，接着淑喬、培村、書堂、常博等，敦古是末了的一輛車。因為八月十三日是換季的第一天，應當把羅胎的緯帽改戴烏絨的暖帽子。勝佛等五個人都已換了暖帽，穿着元青的外褂子，只有敦古依然戴着涼帽。仲玉等到勝佛的車走到靠近，含着淚喊了勝佛一聲，勝佛聽見了，抬頭望了一望。仲玉道：

「勝佛此時無話可說，只祝你早早脫離此苦惱的娑婆世界罷了！」勝佛的車一面走，他在車中高聲說道：「中外歷史上遇着政變，沒有不流血的！此次不妨由我開始。寄語同志不要害怕，死生好像做一場夢，有什麼呢！」他正在說下去，那騾車不管的向前去了。仲玉也聽不見了，往後五輛車緊跟着走過。仲玉的心中好像萬刃鑽刺，頭腦昏眩，來不及個個招呼，只見後面擁着二三十個衙門裏的兵役，個個戴着一頂破呢帽，身上穿着襤褸不堪的舊灰色布袍子，罩着一件破爛的布背心，前胸後背縫着一塊碗口大灰白顏色的圓布，上面寫着幾個字，大約是年代久遠，灰塵油膩堆滿了，所以一個字也看不出。背心上拖着一條好像水中撈起來的爛棕繩似的辮子，手中都拿着一枝木桿的槍，槍頭是鏽爛得像從換糖的擔子上裝上的，後面有兩三個不穿那背心，是穿一件陳舊褪光的布馬褂，顏色分不出黃黑，只有油光倒狼亮的，跨了一柄鯊魚皮套的腰刀，那套上的魚皮七零八落，像天上的星，套上的扣鑲都脫落了，拿一根穿制錢的錢串子繩，縛在腰帶上，同着抽關東葉子的竹子烟袋一同挂着。他也戴了暖帽子。上面的頂子，也有燒料水晶的，也有白礬石的，居然一律都換了季。這是他們當差的最要緊的。因為他們的上司，看見他們破破爛爛到也不管，倘換季的時候應戴暖帽戴了涼帽。就要斥革，說他們不懂當差的規矩哩。他們一班人簇擁往南走，上順治門大街，這條大街，他的高度勝過街上兩旁房屋的檐頭，讀者現在看了北京的柏油馬路，不要說是作者造謠，實在三四十年前，這條高高的街，一班窮苦

人家的大車廠車還沒有走的權利呢。遇着王公貝勒大臣堂官出來，那地面上的官人，早遠遠的來趕開了。不過這樣高的街，是怎麼樣造成的？原來北京的內城外城，幾千幾萬人家，都是燒的煤球，是開煤廠的用煤攪了黃土做成的，那天天所燒的煤渣滓已不少，加了黃土，那是燒不化的，煤渣尤其多了，起初官廳定例，不論小車或駱駝裝了多少煤進城，就應裝多少煤渣出城，後來看城門的老兵拿了些使費，就媽媽胡胡的不去頂真了。煤廠裏自然也願意出點小費不去搬煤渣，搬運些別種貨物反可以得些利益。經年累月，也就不曉得有這個運煤渣的舊例了。從此街旁的居民燒了煤，他的渣只好倒在門外。我們國民的習慣，只管自己不管別人，所以往往富貴的人家，高廳大廈，收拾得金碧輝煌，但是他大門以外，看見那些牛溲馬糞，也就不在心上。他以為門以外是大家的，不是我的，要他出點修街的錢，或是要他收進些地放寬些街道，他是絕對不願意的。推求他的緣故，是只知有己不知有人，所以釋迦說各種學道法門，第一先除我執，真是根本金言了。那順治門大街和其餘幾條一樣的大街，都是這樣造成的。那時衆人簇擁了六輛犯車，由順治門大街一直到了菜市口，順治門大街是自北至南，到了菜市口，是由西至東的驛馬市大街了。那菜市口的殺犯人，自明朝起已成法定的刑場，因為古人說的「刑人于市，與衆棄之」的道理。菜市是熱鬧的市場，當時就挑了他做皇帝殺人的地方，每年秋審勾決，都在此地斬首。我們看看歷史上像明朝的楊椒山、楊大洪、袁崇煥等許多忠臣，都在菜市口冤殺的，總算

是忠臣烈士的安樂道場，節義紀念的好地方了。不過他的布置，是簡單得很，靠着順治門大街的盡頭，中間用煤灰堆起的一個小土堆，上面插了丈餘闊三尺多高荊條編成的矮籬，平日菜市熱鬧的時候，那荊籬上也有挂着小戶人家所用的縲子帶子和雞毛撻子掃帚簸箕之類，等到斬了犯人，就把首級挂在那兒號令的。到了今天，覺得和平常殺一個犯人不同了，並不是什麼兵衛森嚴改了樣子，只看見四圍的看客，臉上都有悲慘的氣象。那時仲玉隨後跟到，遠遠的下了車，雜在人羣中一望，只見他們六輛車靠在一個西鶴年堂藥鋪門前，向西並着停在那兒。每輛車沿上坐着一個穿布背心的兵役。那西鶴年堂的店門口，搭了一個席篷，中間有一條長方的桌子，上面擺着硃墨的錫硯和一個錫筆架，上面也擱着幾枝新筆。這西鶴年堂藥店，相傳說是明朝就開在那兒，他店號的匾，是明朝嘉靖年間宰相嚴嵩寫的，因為「西鶴年堂」四個字，「鶴」字筆畫獨多，和「西年堂」三個字並着寫很難勻稱，他寫的結構特別，所以幾百年來很有名的。記載他的很多。凡進京的人，都要去瞻仰一回，跟前門大街的六必居匾額，也是嚴嵩寫的一樣有名。北京有一句呢罵人的話：說是「西鶴年堂去討刀傷藥」，意思是說他要殺頭的。相傳菜市口殺了人，他鋪子裏會有夜間鬼來打門，要買刀傷藥的。因此傳出這種荒唐無稽的謠言。可見這西鶴年堂流傳得很久，才有這句俗語流傳。那監斬官照例先在西鶴年堂坐下，隨後升座行刑。他公案上的筆，却是一個犯人一支筆。爲什麼辦差的肯預備許多筆呢？因爲殺一

個人，劊子手提了頭上來，監斬官照例用硃筆在他頭上點一點，那支筆就有人出許多錢來買去，傳說這支筆可以壓邪驅鬼，所以每一個犯人用一支筆，也是劊子手差役等生財之道哩。那仲玉望了一望，悲憤的眼淚不斷流出，可是許多兵役圍住，不能上前。只見楊淑喬滿面通紅，向着那車沿上的差役高聲的說，他並不是唐猷輝的一黨。那差役也不接他的嘴。一回兒監斬官軍機大臣刑部尚書耿義到了，下了轎，一徑走入席棚底下坐下。那時人聲嘈雜，遠遠看見各人下了車，只見林敦古戴着絳帽，走上前去，那時仲玉實在慘痛得受不住，將欲暈倒。他的趕車的扶了他，好在他寓在半截胡同，相隔不過十餘丈，就攙回寓中而去。仲玉回到寓中，倒在坑上嗚咽，外邊來了頓梅庵王禮門姚梅籬等幾個人。到了書房中，大家相對流淚。禮門道：「交到了刑部，審也不審，就拿出去殺了，從來沒有這種辦法的，還成個什麼的國家呢？」梅庵道：「聽說有一位都老爺遞了一個封奏，請太后不必審問，免與大獄，這也不是不審道理。」仲玉冷笑道：「什麼道理！也不過犧牲六人的性命，去替當時附和的一班人免得株連罷了。」正在談的時候，那刑部街上的汪時庵一逕進來，看見了仲玉等淚痕未乾，也就默默相對坐了。說道：「朝廷如此對待士大夫，將來恐怕沒有好結果吧！」仲玉道：「一點兒不錯！現在人心思亂，將來恐怕要去尋這種人也找不到呢！」梅籬道：「他們是得大名而去了，我們後死者恐怕望塵莫及呢！」時庵道：「你的話甚是！我才剛到衙門裏，他們告訴我，說戴勝佛有一首詩寫在壁上道：

望門投止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

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胆兩崑崙。

這首詩做得真好！他的意思大約指着唐南海說的。慷慨激昂，真有烈士的氣概。這六個人中，真首屈一指了！楊淑喬他在壁上寫了許多話，可惜記不全了。結末他說：「食其祿而不盡其忠，罪當死！惟唐猷輝顯係誣叛，此遂之所不能瞑目者也！」他的意思我有點莫名其妙。梅庵道：「他是南皮的人，自然與南海貌合神離，不過出事後南皮沒有替他救護，真有些不可解！」仲玉道：「南皮想做新黨的領袖，所以曾和南海結合，現在出了事，他自顧不暇，焉有救人的力量！」他們幾個人閑談了一回，都覺着慘惻得很，無精無采的各自散了。接着連日的上諭，把尚書呂旦、聞侍郎余志清、父子御史衛仲明、侍郎王錫晉等革職的革職，監禁的監禁，遣戍的遣戍，只有莊小燕沒有明文，聽說已被看管。原來小燕罪名重大，太后要將他正法，連總管因他平日的感情，自然要替他設法，一面教軍機處延攔起來，一面趁太后不很發怒的時候，委婉的說莊煥英這個人平日尚不是沒有老佛爺在眼的人，這是上了唐猷輝的當，請老佛爺開恩饒了他一條命吧！太后點了頭，連總管就傳旨軍機處，把他充發了新疆。這樣連日的上諭，最可笑的依然是皇上的命令。一番的風浪，從前被皇上革退的依然起用，皇上任用的依然撤革了。正是：「西市朝衣悲鶴唳，東林將錄混魚珠。」欲知後事，且看下回。

第二十七卷

第五十三回

段扈橋編歌得懿眷

尹震生奉旨閱新軍

却說一天楊金甫宅裏，賽金花從天津進京來看他，正在閑談，瑟軒來拜會，門上家人通報進來。金甫道：「很好！來談談解悶兒！」就把瑟軒請進來，見了面，談了一會兒。金甫道：「咱們吃飯吧！」就吩咐開飯。三人入座，金花給兩人斟了酒，金甫道：「應當我來。」金花道：「楊大人還這樣客氣麼！」大家談着，瑟軒道：「二哥，真佩服你！你記得五月間爲扈橋的事你告訴我一番話，現在果然全應了。」金甫道：「扈橋的農工商局撤銷了，他的霸昌道仍舊回得去麼？」瑟軒道：「扈橋就爲這個爲難得狠，從前二哥說的碰着他爲難的時候，咱們准替他想想法子，現在有什麼法子呢？前天扈橋來托我求二哥設法，所以今兒個來專誠來請安的。」金甫道：「你今天原來專爲老四來的，他跟咱們向來都不錯，那有不替他幫忙的！不過也要他自己想法才行！你曉得南皮曾經進呈一本的什麼編，老佛爺看了很合意，說

甚好，老四是聰明人，又是咱們自己人，你教他想個辦法，我再極力的疏通一下，也沒有過不去的事。」
瑟軒道：「有你二哥這句話，老四自然放心了。」他們又談了一會兒，瑟軒立起身來向金甫告辭，上車而去。瑟軒回到家中，就打發家人請扈橋來，有事面談。不多時扈橋來了。瑟軒道：「前天你托的事，今兒去跟他說了，他的意思很好，很講交情，不過他說總要你想一個表示的法兒，他一定肯幫忙的。」扈橋道：「這是老哥跟他的交情夠得上，隨有這個好意。不過這個法兒倒難想哩！」瑟軒道：「他跟我談過，南皮一部勸學編，很受老佛爺賞識，地位很穩固，勸你趕上去也做部書進呈，總管那裏有金甫說話，不是更容易得多麼！老佛爺近來氣極了，常說是人心大變，吾看你編一個通俗點的書，總說是整頓風俗，救濟人心的，呈上去，他看見了一定喜歡，你看好不好？」扈橋聽了拍手道：「這法子甚好！我就去辦，一兩天就要遞上去纔好。不過叫他什麼名兒呢？我就題他作勸孝編，何如？」瑟軒道：「不好！上頭看了也覺得太露痕迹，容易要疑到揣摩迎合的一條路上，我看不如『勸善』兩個字來得籠統，就是後來萬一有變局，也不致受人挑剔。你看如何？」扈橋道：「好極了！也不必再斟酌了。」他就立起身來要走。又說道：「這個東西怎麼去做呢？我想老佛爺最喜歡看香會、聽秧歌，這種調門兒，裏頭的太監們都喜歡哼幾句，我就按他的腔調編出來，叫做勸善歌，請頒行各省，以便整頓風俗，救濟人心。」瑟軒道：「老四你真聰明！不用多想了，准定去幹吧！我也不留你了。」扈橋就匆匆作別去了。過了幾天，趕快的就編好

了，經金甫去向連總管疏通了，進呈上去，果然大合慈聖的意思，頒行各省。金甫就告訴扈橋：「你再設法去奉承奉承總管，還可以因禍得福。」扈橋道謝而別。那時太后心中的氣總沒有消去，本來想拿到唐梁兩個人，治以進藥的罪名，不料唐梁二人被外人救了出去，不能殺以滅口，因此光緒一條性命得以保全，做了瀛臺的高等囚犯。但是太后總要想法子廢掉他，另立一個人做皇帝。有一天太后召見華福道：「你看這事到底有什麼法子呢？」華福連忙奏道：「這件事請太后斟酌！前天兩江總督劉益焜來一個電報，說是君臣之分已定，中外之口宜防，扶危定傾，責在公等，他是中興時立過功勞的，聲望也不錯，所以要請太皇細細量纔好！」太后道：「他也是我手中提拔出來的，他敢怎麼樣？你看上海的電報局總辦叫經什麼？他竟糾合許多人，發了一個電！這種人都敢來干與，還了得麼？」華福道：「就是這個，所以就請老佛爺斟酌。他們都是不安分的，借個題目去買點兒名氣，就是劉益焜大約也是聽了他們一班的議論，所以如此。這還不甚要緊，各國的使臣，萬一也不明白內情，不肯贊成，那是下不來台的，好在皇上現在在老佛爺身邊，決不會出什麼事的，所以要求老佛爺慢慢的讓奴才們在外面布置妥了再辦。」太后道：「你想怎樣去探聽外國人的意思？」華福道：「據奴才看來，只有李鴻章，外國人很敬重他的，讓奴才私下托他探探消息，怎麼樣再說。」太后道：「很好！你就去辦，不用說是我的旨意。」華中堂就碰頭領旨下來。當時太后的心腹大臣，大約連五大洲有多少國家尚不知道，至于國際

公法能否干涉鄰國的內政，更不知道了。所以自太后起都害怕外人干涉，軍機處大臣也曾私下商量，欲探聽外人的意思，都知很難說話，一定要碰外國人的釘子，你推他諉，公舉李合肥去，以爲合肥得了這個差使，一定想立點兒功勞，必然高興。就公請華中堂密奏。那天華中堂奏過了以後，由軍機處下值，坐了轎就到賢良寺合肥的寓中來拜會，那時李合肥住在賢良寺，當着一個閒散的大學士，他看北京的政局擾亂，將來必有大變，恐怕捲入漩渦，正要想法脫身，恰好華福奉了太后的密諭來看他，當時請進了客廳，閑談了一會兒，華福道：「近來時局真不好辦！老佛爺母子意見總不能消融，我們隨時面奏，請老佛爺抬抬手放過去，況且外交風潮迭起，總想大事化爲小事，小事化爲無事，不過老佛爺這次受的刺激太深了，也不能怪這位老太太，自己扶起來的，末了兒來反對他。依着老佛爺的脾氣，狠是要決裂的；後來裏頭的連總管，外頭是兄弟等幾個人，極力的請息怒，才敷衍到這個時候。中堂你看有什麼法子呢？」合肥一聲兒不言語，聽到問起，他有什麼法子，纔說道：「我是疎遠之臣，有什麼法子！還是中堂日觀天顏，容易進言，能說一個完全的法兒，真于國家有益的。」華福道：「這回的衝突，真不容易消除！早晚恐怕終要決裂。老中堂對於外國事情見聞得多，況且各國對於老中堂都狠敬重，可否于見着各國使臣的時候，探聽一下，可有什麼法子可以兩全的？並且他們外國人的眼光，對於這種事是怎麼樣的判斷，我們也可以作爲參考。」那合肥聽了，就觸動正在憂慮的心事，暗暗的想道：這個機會，正是

我金蟬脫殼的時候了，不犯着把外國不能干涉內政的正經話告訴他，他就向着華福正色說道：「這
個事，當真要斟酌的！這個變更關係太大，萬一不承認，是下不來臺的！中堂的意思，真是老成謀國的要
著；不過兄弟現在也算在朝身居相位，跟公使們說一句話，他們就要作爲憑據，轉報他們的外部大臣，
最好請一位旁人作爲閑談，那就不着痕迹了。中堂以爲如何？」華福道：「老中堂的話，真不差，真是有
經驗的話！不過能給外國人說幾句有價值的話，除了中堂實在找不到人。」合肥微微的笑道：「兄弟
並不是不願去，就爲這地位有點兒關礙，否則那就好說了。」華福道：「不錯！我看現在唐梁跑到了南
洋，日本去蠱惑那些華僑，昨兒老佛爺也狠惦記這兩廣地方，要找一個靠得住的人去鎮壓，倘然老中
堂肯出去辛苦一趟，老佛爺一定很喜歡的。那時候中堂跟外國人說話就有機會了，不曉得老中堂的
意思怎麼樣？」合肥正色的說道：「講到兄弟受恩深重，上頭教我到那兒就到那兒，不過年紀太老了，兩
廣的事情現在尤其複雜，恐怕擔不起這重大的職任。這要請中堂原諒的！本來今年早想告退，但是幾
十年來天恩高厚不敢出口，中堂能于奏對時代述某人年老力衰，狠願恩准放歸田里，真是感激萬分
的！」華福道：「中堂說那裏話來！中國柱石，現在第一要數着中堂，老佛爺常常題起，倚重得狠，那裏肯放
中堂回家呢！」合肥哈哈笑道：「言重言重！不敢當！」華福立起身來道：「過天再說吧！」合肥就送他
上轎而去。隔了不多幾天，果然下了一道上諭，是「兩廣總督着李鴻章補授，欽此！」合肥接到了上諭，

隨即進內謝恩。見了太后皇上，太后就說道：「廣東沿海民心，不狠安靜，你去好好的整理一番，你到那邊我是狠放心的。你打算幾時可以動身？」合肥就奏道：「兩廣地方，現在謠言狠多，臣想就于十天內從海道動身前往，以免太后皇上掛念。」太后道：「狠好！到底是我們的老臣！關切得狠！」就向着光緒說道：「你有什麼話問他麼？」皇上就很惶悚的道：「也沒有什麼了。」合肥就跪了安下來。當天就到各軍機王大臣處請安拜會，大半擋駕，只有到了華中堂那兒請了進去。華中堂照例恭喜了一聲，應酬了幾句，就說道：「咱們前天說的話，老中堂現在可以實行了。」合肥道：「當然！他們聽見了這個消息，一定要來的，總可以得一點兒他們確實的意思了。」華福道：「全仗！全仗！」合肥道：「不敢當！這也是公事，應當效力的。」他們談了幾句話就散了。合肥回到賢良寺，獨自躊躇了一回，定了對付的法兒，果然英俄美法日及其餘各國公使，紛紛的來道喜。合肥接見了他們，匆匆的也來不及談什麼。後來將要動身去辭行謝步，到了英使館中，特別進去，和英使見了面。這個使臣久在中國，和合肥是老朋友了。合肥見了他，依然用他談諧的談風，彼此無所顧忌，說道：「你用私交的眼光，看我這回到兩廣去怎樣？」他笑道：「老中堂，我個是很要好的老朋友，爲你個人打算，這回的到廣東，是沒有再合適的了；替你們的政府打算，我看不多幾時還是要你來收拾的，恐怕你避不了！」合肥道：「你又來胡說了！難道國家只靠我一個人麼？不過你看我們的朝局怎樣？」他道：「總有變化吧！」合肥道：「你看是那一方

的變化呢？」他微笑道：「老中堂你難道還見不到麼？」合肥道：「旁觀者清，當局者迷，我雖非當局，究竟也算局中，所以要徵求你旁觀者的觀察。況且你在中國多年，對於朝局尤其明瞭的。」他含笑道：「今天我們兩箇私人的談話，我老實的說，此次變局，要想反過來是不會的了。這班新黨權力經驗都不設的，不過對方面的識見能力一定是不會量力而行的，恐怕是自己去鬧出亂子來。我說一句放肆的話，你們的皇上，是沒有俄國大傳得的氣力，能擔當變法的大事業，他們新黨，也都是書生，沒有辦理變法的才幹，不過他們的主張確是對的。所以我們公使尋常會議，都向着新的一方面表同情。老中堂，你將來要救中國，那新黨的議論，恐怕也應當採用的。只要有像你一箇人去把了舵，決定是好的。這也看你們大清國的命運如何了！」合肥歎了一聲道：「你的話不錯！我也以為然。不過你和我的主張兩方面都不贊成的。也是沒有法子。」隨即立起身來道：「談得好久了！咱們再見罷！」告辭而去。合肥又到各公使處辭了行，等到動身前一天，纔到華中堂裏辭行。見了面說道：「英俄公使說對於皇上很表同情，前天他們會議會討論過的。倘然倉卒的發生非常事件，恐怕未必順手。這要請中堂鄭重的。不過這種閑談，對於各國政府政策未必一律，將來教我們各國的駐使去探聽一下，也許有可以通融的辦法。」華福聽了，默默不言。心裏曉得上了老滑頭的當了。合肥也不管他，匆匆的出京到廣東去了。華福沒有法子，只好敷衍下去。這且按下不題。說到唐猷輝從香港搭船到南洋羣島，向華僑鼓吹組織

保皇會說是奉了光緒衣帶詔求救，華僑聽了他一番話，居然風起雲湧，捐集了許多款子，那時華僑正因南洋商業發達，擁有鉅資的不在少數，政府對於華僑本來不大注意，經唐猷輝一說，華僑覺得本國的大皇帝，居然來求救，自然很高興。唐猷輝的確是皇帝親信的人，將來皇上重得大權，大家都可榮顯，所以保皇會非常發達。那梁超到了日本，就約了幾個同志，辦了一箇清議報，把「戊戌變法」的一件事，詳細痛痛快快說出來，在日本發行，他的筆墨又好，沈痛的聲調，華美的文筆，真麻醉了全中國的知識階級，把慈禧太后罵得像武則天再世。本來青年有志的人士，看那當局的大官糊塗麻木，把國家弄成要被各國瓜分，莫不十分痛恨，經濟議報一天一天的宣傳，指責出來，自然同聲贊歎。對於六君子的就義，莫不奉爲忠臣烈士。在下的輿論已歸一致，雖然官廳禁止清議報發行，不料越禁越發達，窮鄉僻壤，都推銷得到；只有北京的后黨，看了無法可想。當時華福等想捕捉唐梁，也不曉國際法上政治犯應當保護的，昧昧然向各國去交涉，要求捉拿，自然到處碰釘子，休想做到。那清議報上益發揚眉吐氣，毫無顧忌。太后聽得了，就要華福等想法子，華福等無可如何，只好想派一箇幹員去私自捕捉或者暗殺。恰好尹宗揚自從上了請太后重行垂簾的摺子，露了臉，三天兩天常常叫起兒，有一天太后召見了他，就說唐梁在外洋盪惑人心，殊屬可惡。宗揚就奏道：「此等大逆不道的人，總要設法子去拿他來正法纔好。」太后道：「你的話不錯，可有什麼法子？」宗揚道：「只要派幾個幹員到外國去，花幾個

錢，沒有辦不到的。」太后道：「很好！你去和慶匡、華福等商量，派幾個得力的人去辦，總要辦到纔好。」宗揚領了旨下來，就去向慶華二人說了。華福就向宗揚道：「震生，你有靠得住的人麼？」宗揚道：「唐梁是廣東人，這也要廣東人曉得他們的蹤迹，纔好設法。宗揚有一箇門生劉尙謀，也是廣東人，他是辦過關姓的，家中很有幾個錢，他很能辦事。倘然中堂用着他，他一定肯竭力報效的。」華福道：「靠得住麼？」宗揚道：「那是宗揚肯保的。」華福道：「你既肯保他，那就可用了。」就向慶匡道：「王爺以爲怎麼樣？」慶匡道：「很好。」華福道：「一個人恐怕不彀，偕們內務府的慶厚、慶宏、王爺不是也認得麼？他也能辦事，我想派他們兩個人同去怎麼樣？」慶匡道：「厚甫確是可靠的，中堂既提起，我也很贊成。」華福道：「就作爲定局吧！明兒請了旨，就派他倆去。」震生你去通知貴門生，教他來談談。」宗揚道：「明兒教他來伺候就是了。」第二天，華福上去奏明了太后，派慶宏、劉尙謀兩個人出去專辦。唐梁的事，華福又奏明請頒一種密電本，以便祕密通信。太后說道：「這也是緊要的。」就吩咐將這個秘電本注了「虎神」兩箇字，就稱爲虎神秘電本。一本交給華福轉發慶劉二人收藏應用，一本交給慶匡，如有虎神秘電寄來，都由慶匡收譯，會同華福辦理。辦法定了，華福就叫慶劉二人來，交了祕電本，告訴他須十分祕密，應用款項，由上海道撥用。兩人唯唯答應了。說了許多感恩報效的話，他們倆是得意極了，就動身到了上海。其時尹震生雖依然是一個都老爺，並未升官，不過慈眷隆重，氣餒熏天，真是炙手

可熱，他差不多三天兩天有封奏，太后也真當他一個心腹，常常叫起兒，不要說平常的尙書侍郎望塵不及，就是軍機處除了華中堂外，都有點兒畏忌。因爲上頭召見是只有一個人奏對，旁人聽不到的。萬一他不管什麼，說了你幾句壞話，正在太后信任他的時候，真有點兒担不住。那位尹都老爺也真會說，也真敢說，一天尹震生起兒上去，太后問了幾句話，他就說道：「方代勝在小站練兵，聽說練得很好，不過國家對於兵權關係很重，臣想到小站去看看他練的兵，不曉得太后聖意怎麼樣？」尹都老爺這句話，正中了太后的心坎，太后以爲方代勝雖然告密很有功，然人家是找過他要來收拾我的，他的心術靠得住，靠不住，總不十分放心。又不好露出一點兒意思，使他有自危的心，今天聽了尹宗揚的話，就含笑點點頭道：「很好！你去看看他練的兵，和他談談，回來告訴我。」宗揚領旨下來，他就意氣飛揚，也不通知軍機，回家收拾了幾件行李，坐火車到天津去了。他到了天津，就到直隸總督衙門來見了總督豫福，就告訴他面奉懿旨，要到小站檢閱方安堂所練的軍隊。豫福聽了，知道是奉旨閱兵，欽差，自然十分的恭維，趕緊送信到小站，知會了方安堂。一面預備了公館，安頓他的行李，當晚筵筵接待，不在話下。那方安堂接到了信息，心中也十分懷懼，就把營中幾個心腹將弁黃士奇、于祥福、馬家璧和幕僚許代盛等招來，開了一個秘密會議。方安堂道：「此次尹都老爺突然的奉旨前來閱兵，華中堂也沒有預先送一個信息來，大約是太后特派的。尹都老爺現在慈眷隆重，我們應當怎麼樣對付？須要商酌妥善方

好。」黃士奇道：「這次的政變，統領的功勞雖然很大，不過上頭總覺還有一層界限。據士奇看來，我們軍隊中的精銳氣象，不要十分表現出來，馬馬呼呼隨便敷衍一下，好在尹都老爺究竟是讀書人，不懂得軍隊中的好歹，不要脫盡了舊軍隊的習氣，免得人家疑心。」干祥福接着道：「黃大哥的話不差，統領現在總是握有軍權的，而且他們新黨會來找過統領，說過許多的話，上頭也許得了些風聞，難免有些疑心。而且也許有妬忌的人造謠言，這回尹都老爺特別奉旨前來，連華中堂也不知道，祥福以爲一面去華中堂那兒探聽一下子，究竟是什麼原因？此間軍隊中統領所發給兵士們的照片，吩咐他們收起來，不要給他看見，免得疑到要結軍心。」安堂微笑道：「你們的話都不錯！」旁邊許代盛笑道：「你們的話很有理，不過據我看來，都用不着。我的主意，只要統領多花幾文，就一了百了。而且反可因此得好處。你們想這位尹都老爺平日的作爲，見了雪白的銀子，就要眉開眼笑，此回只要送他一千兩銀子，他回去不但沒有壞話，一定要說許多好話！我看此一回來，統領反有高升的喜信哩！」安堂呵呵笑道：「大哥的話真不錯！不過一兩千的數目恐怕太輕視了他，我想反正要他歡喜，不如滿其所欲，給他一個從來沒有得着的數目，自然他歡欣而去了。」代盛道：「我看他來也不過想炸你一個醬就是了。」安堂點點頭道：「我們准這樣辦，檢閱的預備，准照二位的主見辦理，大哥你就進京去，到華中堂那里去探一個詳細消息，我就到天津去了。」他就匆匆動身到了天津，先去見了豫制軍，請示辦法。豫制軍

就告訴他尹都老爺說是面奉的懿旨，沒有經過軍機處的。安堂聽了，心中揣度了一回，辭退出來，就到尹都老爺公館中來見了面。震生就告訴他說太后心中很惦记閣下的軍隊怎麼樣，叫兄弟來考察一回，將情形詳細回奏。不曉得貴處軍隊能否立地表現。最好請閣下開一節略，以備將來回奏。兄弟向來知道閣下練的軍隊很好，想來一定不差的。最要緊是軍心靠得住，這要請閣下指示的。」安堂說道：「代勝受了太后的恩典，天天訓練，總以忠愛爲第一件事。軍士們沒有不感激太后天恩高厚的。兄弟練的兵也不敢說怎麼樣好，只是太后旨意要怎樣，全軍莫不勇往直前。這是代勝可以保證的。至于檢閱的事情，那是天天在訓練，只要閣下什麼時候到，馬上可以檢閱的。敵軍的情形都有奏定的章程，屆時自當檢齊一分送過去，閣下看過了有什麼要問的事，可以隨時指出，以便開具節略答覆。不過兄弟辦理軍務，自問沒有才學，總要請閣下隨時指點訓示。」震生道：「那麼很好！我就明天到小站，後天檢閱便了。」安堂道：「閣下既定明天下去，此地有小火輪，當令他們伺候。營裏的屋子，已叫他們預備好了，明天兄弟就跟着閣下一塊兒去好了。」震生道：「很好！準定如此。」安堂也就起身告辭而去。重又去到制台衙門，見了面，就說：「剛纔去見了尹都老爺，他定了明天下去，後天檢閱。今兒晚上想預備一席，替他洗塵，但是請他到別的地方去是不便的，所以想借大帥這兒一坐，并請大帥作陪。不過太不恭敬，不曉得大帥的意思怎麼樣？」豫福道：「很好！昨兒我請了他一回，今兒本想預備便飯請他來

談談，省得他公館中寂寞。你既要請他，我准作陪就是了。」安堂道：「謝謝大帥成全！」說了幾句話，出來就去預備帖子，分頭送去，并請了天津關道及各局的總辦作陪，當晚尹震生坐了首席，豫制軍坐了次席，震生向來自負甚高，此時意氣飛揚，不可一世。他只跟豫制軍方安堂談了幾句話，其餘關道各總辦，都不放在眼中。飲了幾杯酒，吃了幾樣菜，就不待終席，先行告辭去了。衆人也就各散。等到明天一早，安堂就差營弁稟知震生，小輪已經預備，伺候大人，隨時可以動身。震生起身盥洗後，吃了早飯，也就帶着家人等同上小輪。安堂另外坐了一只小輪，一同前往小站而去，一會兒小輪靠了小站碼頭，岸上已有軍樂隊作樂歡迎，并且預備着一乘油綠呢四人大轎，安堂就請震生登岸坐轎，震生轎前有許多護衛兵列隊前導，大轎左右，派有帶着水晶頂的武弁八人扶着轎，安堂騎着馬隨後前進，望見營盤，只聽得幾聲大砲，轎馬如飛而行，震生左顧右盼，只見兩旁一隊隊的兵弁，一聲口令，都立正行劈刀禮。震生平生最喜歡人家恭維，瞧見如此典禮隆重，不覺心花都開了。他轎子如飛的進了營門，他就拍了轎中的扶手板，轎子登時立定停下。他出了轎，就由八個武弁領導着到了講武堂。安堂隨後，請他坐下，送了茶，就請武馬上就閱操或是明天？震生道：「時候尚早，就去看一回吧！」安堂道：「是！」就回頭吩咐隨身武弁，傳令開操！武弁出去後，一會兒就有兩個全身軍裝高等的軍官進來，向着安堂立正行了軍禮。回道：「軍隊已齊集，請大人出去檢閱！」震生坐在屋內，外面絕無人聲，心想軍隊集合在什麼地方？

約是先行預備的！只見安堂立起來向震生道：「請閣下檢閱！」震生也立起來，依然由武弁領導出了堂。下了階，頓時吃了一驚，只見萬槍雪亮，千旗露紅，炮槍步騎輜工各種軍隊，齊齊整整，周圍排列，寂無聲息。等到震生走到操場中，那當指揮的軍官，一聲口令，幾千人齊齊的行了箇軍禮。安堂就領着震生慢慢的靠着隊伍前面走了一個圈兒，就算檢閱完畢。安堂陪着震生到了預備的安息的屋內，那時候已傍晚了。安堂退了出去，他就將在天津票號蔚豐厚出的銀票兩張，一張是一萬兩，一張是一千兩，拿出，把紅紙封套裝了起來。一千兩的封套上寫着門敬，一萬兩的封套上寫着備賞，就喚隨身的差弁，將門敬的封套，送給尹都老爺家人周升，那周升接到了，喜出望外，自然去告訴了主人。那震生聽了，想了一想，就點點頭道：「既然是方大人賞的，去謝謝就是了！」周升出來，就到安堂那兒請了一個安，說道：「謝謝大人的賞。」安堂道：「一點兒，算不得什麼！給你們喝杯茶的。」周升又請了安出去。安堂暗笑着，知道不會碰釘子的了，他就出來，走到震生房中，說道：「此地荒僻得很，沒有什麼預備，一切的簡陋不周，只好請原諒！他從靴頁子中取出一萬兩的封套，拿着向震生請了一個安，說道：「一點兒意思，請賞收！」遞了上去。震生接到了一看，封套面上寫着一萬兩，就含笑道：「這太客氣了！不敢當的！」安堂道：「這一點兒實在慚愧得很，將來有什麼差遣一定盡力効勞。」震生也就請了一個安道謝，說道：「還有家人們賞得太重，真太破費了！」安堂道：「這算不了什麼。」震生道：「剛才軍隊們很辛苦，兒

弟想請他們喝杯酒。」安堂道：「不必客氣！隊伍的操練是應當的。」震生道：「兄弟來了，總想留一個紀念。」安堂道：「閣下既然如此厚意，兄弟去辦理就是了。」就喊一聲來！教傳一個武士進來。安堂吩咐道：「尹大人有賞號二千元，到庶務處去領教他們隊伍自行分配。你吩咐了，叫營官們進來謝謝尹大人。那武士就向震生立正，行了一個禮，退出去宣布了。一會兒許多營官遞了職名，向震生行過軍禮退出去了。震生向安堂道：「貴軍隊真整齊嚴肅，剛才在操場集合時，兄弟在室內一點兒不聽見喧嘩的聲音，真可佩服！兄弟回去面奏，最好教閣下添募擴充，將來練成對外的好軍隊，實是與國家有益的。」安堂道：「這是閣下的偏愛，不過練兵容易，籌餉困難，只要籌定了確實的餉，不必兄弟能練的人也很多呢！」震生道：「籌餉雖難，得人尤不易吧！剛才的賞號，明天送過來。」安堂道：「這不必客氣，向來制軍們來看操，所有賞號都是兄弟預備。」震生道：「只是太破費了！」談了一會兒，外面已開飯了，那席上肴饌豐美，器皿精良，自不必說。吃完飯，震生宿了一晚，第二天拿了各種練兵章程，匆匆到津回京去了。正是：「衣狗朝中呈變幻，社狐穴內炫威權。」欲知後事，且聽下文。

第五十四回

保皇黨草檄驅密使。

漢中府外簡失天恩。

却說尹震生從小站閱兵後，回了北京，就遞摺復命。太后叫他上來，聽他回奏，他說方代勝練的兵確是整齊，方代勝這個人確是有才能辦事，據臣看他狠有忠心，請太后慢慢的察看。太后聽了點點頭，也沒有什麼吩咐，就叫他下去。尹震生就磕了頭下來。那軍機處幾位大臣，看見尹都老爺聖眷隆重，大家側目而視，不在話下。却說捕捉唐梁的密使慶宏劉尙謀，已由上海到了日本東京，尙謀找個同鄉友人麥小聃，替他們找了一個旅館，安置行李後，就去見了公使柴韻甫，說明所奉的密旨，要拏捉唐梁。韻甫聽了說道：「兄弟接了上海道的電報，本來要來迎接的，因為二位致意不要張揚，所以失禮得狠！兄弟迭次接到軍機處總署的密電，也刻刻在想法子，不過各國對於政治犯均要照着國際公法保護的，政府當時不趁他們倆在北京時候拿住懲辦，現在唐猷禪已不在此地，到了南洋英屬的殖民地去了，梁超如確在此地，他辦了一箇清議報，天天跟老佛爺倒蛋，我們看了都是怒髮衝冠，但是沒有法子。二位來了，恐怕也難辦。」劉仲咨道：「此地離中國海路很近，我們能否想法子把他們騙到使館中，偷偷

的解往上海呢？」韻甫搖搖頭道：「萬做不到二位想也知道廣東的革命黨孫一仙不是由龔欽差會經騙到使館，後來給英國政府知道了，因為在他國內捕捉犯人，犯了他們國家的法律，幾乎鬧起大交涉來。公使館雖有治外法權，不能派人去搜查，然英政府派了許多警察把使館圍起來，勒令他交出龔公使只好乖乖的把孫一仙交出，一場沒結果。各國都譏諷我們中國不懂公法，終究辦不動，兄弟決不敢擔這個責任。」慶厚甫道：「公使的話不錯，不過除了死法還有活法，我們何妨花幾個錢買幾個流氓去辦他呢？」韻甫道：「這也狠不容易，此間警察辦得狠嚴密，現在日本政府中狠有幾個大臣對他們表同情，所以他們居住的地方，集會的時間，都暗派着警察保護他們，隨便出來，那便衣的暗探都跟着，而且使館裏的人和使館往來的人，沒有不經過秘密調查，今天二位的來使館，大約有人已經曉得了。二位請看，明天的新聞紙上，少不得要宣布了詳細的內容，等到新聞紙上一宣布，二位也狠要留神，恐怕要發生危險！不比吾們國中大家都是馬馬呼呼的。這也要請二位注意的！」慶劉二人聽了，不覺面容失色，相視了一會，說道：「這可怎麼好呢？隨即閑談了幾句，辭了出來，回到客寓中，二人相對無法可施。到了次日午前，那公使館中來了一位繙譯，手中帶了幾張新聞紙，見了慶劉二人說道：「消息不佳，果然被公使料着，二位的消息都宣布了。」二人吃了一驚，那繙譯把手中新聞紙展開，指着一行道：「各報都登上了！」劉仲咨接了報一看，中間漢文日文夾雜，不能明白讀下去，不過大字的題目，却都

是漢文，上寫着「中國捕捉唐梁專使抵京一行」其餘小字讀不下去，就問繙譯道：「兄弟不懂東文，他說的是什麼？」繙譯道：「他說二位的來京，是奉密旨來捕捉唐梁的，昨天上午到了東京，下午就去見了公使。結末說，中國大員向不甚明白公法，不要又鬧出倫敦一仙的笑話，好在我國警政嚴密，想來決無意外，然亦不可不留意。」二人聽了，狠吃驚道：「我們到公使館，怎麼他們就知道呢？」繙譯微笑道：「他們新聞的訪事，真如水銀瀉地，無孔不入。不要說是二位來拜訪公使，那很容易知道的，就是二位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語，他們沒有不知道的。所以昨天公使請二位留神，就是這個意思。」那二人聽了，也有些半疑半信的樣子，那繙譯接着說道：「柴公使今天晚上在風月堂請二位便飯，叫兄弟先來通知一聲。旁晚他自己來邀二位同往。」慶劉二人聽了，說道：「不敢當，柴大人太客氣了！兄弟們准定在寓恭候。」那繙譯就告辭走了。他們回到房中，劉仲咨低低的說道：「這個差將來怎麼樣去銷呢？」慶厚甫道：「是的！我們升官發財的機會怕要落空了呢！」仲咨道：「我們也不要太失望，事在人為，我們住下去再說。」厚甫道：「我看對外走不通，還是對內用點功夫罷！我想明天先發一個密電報告一下，已經到了東京，你看柴公使一點兒不使勁，我們來的意思跟昨天到公使館，那新聞紙上的消息，誰曉得？不就是他去送的呢！或者他要居功，把僭們嚇回去，也未可知。你可以打一個私電給貴老師，說柴公使不但不幫忙，而且有恐嚇僭們的意思，先埋一個根，將來僭們也有箇退步。」

你以爲何如？」仲咨道：「好是很好，不過這密電統由慶邸過手，恐怕太着痕迹。」厚甫道：「我臨走時知道慶邸曾經面奏過，說他年老眼花，對於外國電碼常攪不清，可否派尹某人幫同繙譯。老佛爺說也好。此時想已實行了。你打給貴老師的私電，自然不會給他知道了。」仲咨道：「我是先動身，所以不知道這個消息，既然老夫子擔任了繙譯，什麼話都可說了。僑們等吃了飯回來，就照老哥的主意擬稿便了。」他們都欣欣然。不多一會兒，果然柴公使坐了馬車來了，二人請他進來坐定。慶厚甫道：「公使昨兒的話真不錯！到底在外辦了多年外交，見多識廣，以後要常常賜教纔好。」韻甫道：「這也算不了什麼，到了此地時候多一點，些微曉得些人情風俗罷了。以後隨便有什麼事，只要告訴兄弟，沒有不盡力的。」仲咨道：「公使昨天既然告訴我們要留神，我看此處不狠謹慎，此夕只可談風月吧！」韻甫呵呵笑道：「足見老哥聖明！今天所以請二位到風月堂中去談談風月哩！」三個人隨意談了些閑話，韻甫立起來身道：「是時候了！僑們走罷！」慶劉二人換了一件衣服，旅館中已預備了馬車，三人坐了車，都往風月堂而去。一會兒馬車停在風月堂的門前，三人下車入內，慶劉一看這箇飯舖不很闊大，進門就是一座樓梯，上了樓，只有一間大飯廳，約有一二十的座兒，旁邊有兩三個雅座，柴韻甫踏到樓中間，只見先來到的繙譯迎出來，引進了一個雅座裏。地面很窄小，裏邊有三位中國人，公使介紹了。原來是使館中的參贊隨員。彼此招呼坐下。韻甫道：「不恭得很！此地的地方很小。」旁邊翻譯道：「這個飯館雖

小却很有名的。此間凡有招待歐美大賓的大宴會，所用西餐，都是此地承辦的。西式菜是東京著名第一。許多大臣貴族，早晚都在此地用飯。不是預定坐兒，臨時是找不着坐地的。」厚甫道：「爲什麼這樣的名貴？」繙譯道：「此地的老板，會因研究法國的點心做法，他親自到法國巴黎去學了十餘年纔回來，開這個店。這「風月堂」三個字，還是伊藤公寫的呢！」仲咨道：「日本人爲了吃西菜，也去法國留學，真也是小題大做了！」旁邊一位參贊道：「這也是日本人不可及的好處。無論什麼事，都肯認真去學，不比我們中國人馬馬呼呼。」厚甫微笑道：「當灶的也要留學，未免太費事了！」仲咨道：「他要學我們中國菜，不講別處，就是敏處廣東的菜，恐怕也不容易呢。」大家笑談了一會，韻甫就請他們入了席，果然各種菜十分精美，就是牛排旁邊的一段烤番薯，顏色碧綠，脫離了番薯的色味，香甜可口，不曉得怎麼弄的。各人嘖嘖稱贊。臨末開了香賓酒，各飲了散席。客人告辭，韻甫等也回了使館。那慶劉二人同車回寓坐定，由下女送上茶來，原來這個旅館雖是日本式，裏頭房間也有西式的，他們住的是西式，都是銅床沙發，不過伺候的却是有些姿色的妙齡女子。麥小聰是在東京經商的，知道他們賽過是祕密的欵差，十分巴結，先和旅館的老板商量，伺候的下女，要能殼懂得中國話的，那旅館老闆就找了兩個下女，一個叫雪枝，一個叫花子，曾在北京東交民巷筑紫辦館中當過下女，等到慶劉二人到了，老闆就叫他倆去伺候。慶劉二人聽了一口的北京話，甚爲快活。這回從風月堂回來，花子雪枝手中沏了兩

杯茶送來，又拿着兩枝雪茄分遞了兩人，各將火柴劃了，替二人點着。慶劉看着，只是滿臉的笑容。雪枝花子隨即合笑着說道：「兩位要不要洗澡？」厚甫道：「是不是日本式的澡堂子？」雪枝道：「是的。」厚甫道：「我久已聞名，日本的洗澡是別有風味的。仲咨我們去試一試。」二人就拿着浴衣，走到了浴池門口，推開了一扇白板的矮門，中間水氣氤氳團結，只見這一個浴池占地很寬大，池沿上坐着幾個裸體的女子，浴池中有雪白的幾團浮在水中，水面上漂着黑漆似的海草，隨波浮蕩。二人看見了，吃了一驚，連忙退了出來，好像犯了罪的逃犯，滿面通紅，回到房中。那雪枝花子看見了，很詫異的問道：「什麼事？難道一會兒已洗好了？」那厚甫吶吶說道：「不行，不行！」裏面都是娘兒們，怎麼好進去呢？」雪枝笑道：「我們此地是不拘的，儘管一塊兒洗，他們想都是我們的同事，我來送二位去。」就替他拿了浴衣，領着他們到浴室裏來，浴室裏那些女子看見了雪枝等，都笑着噤噤咕咕說了一陣，只聽得雪枝跟他們說了幾句話，都匆匆的揩了身體，披了浴衣，推門出去。一會兒浴池中沒有一人。雪枝花子就叫他們脫了衣服，跳入池中，洗了一會兒，他們回到房中，彼此說笑了一回，就上床睡了。到了次日，二人起來了，仲咨道：「昨兒晚上本來要擬一個電報發出去，不料洗了一個澡，竟混忘了。我們趁這個清閑的時候，先辦好了怎麼樣？」厚甫道：「不錯，這是公事，該辦的請你主稿吧！」仲咨道：「還是請老哥動筆，兄弟參酌就是了。」厚甫道：「你不要客氣，誰辦都是一樣，况且你是太史公，字眼兒上比我強得多。請

你動手吧！」仲咨又謙遜了一回，厚甫就把筆硯推到仲咨身邊說道：「你太拘了！我是很爽快的，你就照昨兒僮們的主見寫出來就是了。不要担誤功夫，回頭怕有人來。」仲咨只得取了紙筆道：「如此請老哥吩咐，讓兄弟謄起來。」厚甫道：「我想開頭只說已到日本，如何辦法，已與公使商量，據他說這件事照萬國公法是不能正式交涉的，現在想去訪求熟悉公法的人，細細研究，有什麼辦法。一面雇覓私人偵探去探聽詳細情形，再想法子。不過各項費用是要預備的。可否請電上海道撥匯數萬金，以資應付。是否可行？請鈞裁示知！大略如此，請你斟酌擬稿便了。」仲咨道：「老哥的公事文章真了不得！簡明周到，兄弟是萬萬趕不上的。」厚甫道：「太史公又來笑話我了！我是說個大略，請你斟酌。」仲咨就照着他的話，拼湊了幾句文言，就脫了稿，給厚甫看了。可憐厚甫說的還能明白，教他看寫的就爲難了，他勉強的看了一遍，就滿口贊道：「很妥。」就在電稿的後面寫上一個行字，掏出一個牙章印了一下。仲咨也照樣畫行蓋章。收起來，說道：「那給敵老夫子的怎麼說？」厚甫道：「那由你去寫好了！」仲咨道：「不成，這也是公事，不是兄弟的私事，還是要老哥出主意的。」厚甫道：「你也太謙了！據我看，跟才剛的大同小異，不過中間將公使的態度加進去幾句，撥經費這句話，加上幾句，說事情艱難，恐怕要多花幾文，請貴老師從中幫助幾句便了。這就是我的對外走不通，對內用點功夫的宗旨。」接着呵呵一笑，仲咨也含笑的匆匆起了一張稿，遞給厚甫看了，厚甫點點頭，看到電尾，仍是二人具名。便道：「這

個不妥，只好你一人具名。貴老師纔不會起疑的。」仲咨道：「老夫子決不會多心的。」厚甫一定不肯。仲咨只好一人具名，定了稿，兩人就取出密電本子，慢慢的繕成電碼，收了原稿，把電碼裝入封套，教帶來的家人送到公使館速發去了。剛辦完了事，幾個在東京的朋友，都是商界的，雇了馬車，請他們去遊玩。所有上野公園、淺草公園逛了一回，隨到銀座街百貨商店裏去看看，直到黃昏後，吃了飯纔回。到旅館，到了房中，只見桌子上許多信件。二人各自將給他的分着取看。忽然中間有橫濱來的一封信給他們二人的，仲咨抽出一看，只見信上寫着：

厚甫先生：昨聞二位奉西后之命來東，欲捕捉唐梁，以達廢立之目的。以二位之鄙陋，於萬國公法例應保護，固所不知，加以日本國中警察森嚴，汝等陰險之手段，決亦不能一逞。唐梁二先生安若泰山，本可付之一笑，惟我等求學之地，皆我國忠義會萃之區，斷不容奸邪小賊，插足其間。今由同人議決，限汝等于三日內離開東京，如不聽從，將以白刃黑丸享君等子五步之內，勿貽後悔！其細思之！保皇黨同人公啓。

仲咨看了，啊喲一聲道：「不好！厚甫就接來看，看完了說道：「這種無聊的恫嚇信算不了什麼！」仲咨道：「僧們也不可大意的，近來反對老佛爺的是保皇黨，又有一班更激烈的叫做革命黨，他們是反對大清國的，他們是炸彈手槍不離手的，老哥不要大意。我們犯不上跟他們無聊的去幹上。老哥

你以爲如何？」厚甫聽了，臉上呆呆的道：「你的話也不錯！但是怎麼樣呢？還是跟使館裏的人去商量，還是跟今天來的幾個朋友斟酌想法子呢？」仲咨道：「兄弟以爲跟他們商量也是無益，使館裏人總有點醋勁兒，他們也許加倍的嚇我們一下，他們明擺着要轟掉僧們，至於朋友也沒有什麼好法子，也許他們也和這班的人來往。」厚甫道：「怎麼辦呢？」仲咨道：「我們不如聲色不動，只當沒有這封信，明兒只說要到各處去遊歷一下，借着名兒，先到日光箱根等名勝地方去逛一下，離開東京，慢慢的等機會再說。何如？」厚甫道：「好極了！你的辦法不錯！不過僧們總要一個翻譯纔好，不然變成兩個啞吧，狠不是味兒。」仲咨道：「去使館裏找一個人好不好？」厚甫道：「不妥！找了他們那兒的人，僧們的事他們整箇兒知道了，我有一個法子，你想想行不行？」仲咨道：「什麼？」厚甫道：「就是此地的兩個下女，不是狠能說北京話麼？」仲咨道：「好是狠好，不過此地行麼？僧們去找麥小聰來商議再定。」他們就打了一個電話給麥小聰，叫他來。一會兒小聰來了，仲咨就把要帶兩個下女出去遊覽的事說明，小聰聽了微笑道：「這狠容易。」他就匆匆的找了旅館的老板，辦好了交涉，厚甫等好在花的是公家的錢，落得做一個揮霍的闊人。他們就帶着下女各處去逛了。其時北京尹震生正在聲勢赫赫，翻譯密電的責任，又經奏明叫他辦理，他更氣餒熏炙，不可一世。他自擔任了翻譯密電的職務，他就向電報局取了許多發電紙，所有他的私電，都用了官電名目發出，以至他的兄弟在四川候補的，及他的家

鄉親友有需要通信的，他都用一等官電發出。原來一等官電都是電局中記賬的，到了年底報告總理衙門核銷。那年總署中接到了電局的報銷賬單，內中由虎臣密電名義發的電，數目甚多，恰碰着管理稽核的是浙江 余篠 雄侍郎，這個人是黃叔蘭 通政的親家，自從戊戌 政變以後，叔蘭 的兒子黃仲濤 牽涉在內，尹震 生素來跟他們不合式，曾經奏參封禁強學會，那黃仲濤 也在其內。余侍郎心中未免總有些介蒂。加以近來震生氣 燄日張，有幾位軍機大臣王武揆 等心中很不痛快，余侍郎聽了幾位同鄉的意思，都想乘機推翻他。恰好接了電局的報銷冊，中間有四川 常州 的虎臣 密電，余侍郎明知是尹都 老爺揩油，倘然有交情的也就不題了，現在正想找錯兒，來得正好。他就故作不知，拏了報銷冊，自己去面告慶 匡說道：「虎臣 密電的經費，電局來請核銷，不過他開列所發的電，何以有四川 常州 等處，是否王爺所發？可否請王爺將發電底簿交下一查，以免電局蒙混？」那慶 匡聽了，便道：「這狠詭異！虎臣 密電本發出去的，不過南京 上海 廣東 兩三處，那裏有發到四川 去的理？況且常州 是個小地方，尤其沒有發電的理。難道是電局胡開的麼？」余侍郎道：「電局的報銷冊決不敢亂來的，況且這個密電本關依重大，曉得的狠少，就是本衙門也還沒有這電本，恐怕王爺一時忘了。應否細細的查一下，萬一洩漏機密，責任是狠重的。」慶 匡道：「不差！狠有關係！但是決沒有發過電，不至於忘記的。」余侍郎看他還沒有想到，就說道：「不要是王爺要發別的電時，經手的弄錯了，把這個密電發出去了。」慶 匡道：「不會的！」

這個電本是藏在我秘密箱中，總要等用的時候纔取出來，只有尹都老爺幫着我繕寫，府中的人一個都不曉得的。」余侍郎道：「尹都老爺不是上頭交派叫他翻譯的麼？」慶匡道：「是我奏明請他幫忙的。」余侍郎假作恍然大悟的道：「那是不錯的了！尹都老爺不是常州人麼？他的兄弟不是在四川候補的麼？大約是他借着這個電本發的私電，那就不必研究了。好在是自己人，決不至于洩漏的了。」慶匡聽了，不覺怫然道：「這是什麼話？他的私電怎麼可以用官電發？尤其這個電本是上頭交下來的，十分秘密，他真太荒唐了！我知道了，以後就不用他來譯翻便了，你也不用說出去。」余侍郎道：「當然不說，因為恐有別的關係，所以回明。現在明白了，那就不必再題了。」余侍郎退下來，心中暗暗歡喜，那時尹震生毫不知道，不過到慶匡府中去常常擋駕，也沒有叫去譯電，心中疑惑。但正在得意時候，也不放在心上。恰好有一天宮門抄上寫着江蘇巡撫着陸傳霖署理，原來陸傳霖做個陝西巡撫，他是州縣出身，是華中堂的至好。不多幾日，就到京請安。召見以後，他就住在後孫公園寓中。他資格很老，對於江蘇京官，不甚注意，況且龔師傅出了京，江蘇也沒有握大權的人，所以來了五六天，也沒功夫拜望江蘇京官。尹震生他建了垂簾的大功，慈眷隆重，外省的撫藩不放在眼中，他自以為江蘇撫台到京，當先來拜會，不料等了五六天，連名片也沒有來，那天江蘇同鄉京官正出了一箇單子，約期公請他，那也是照例的。請他一下，以便將來各人處送別敬送團拜費，正是窮京官的習慣。他的來不來拜會也不在心上。不

料震生正在詫異，他不來登門拜訪，我們同鄉倒先去請他，已覺不大願意。他一天套了車徑到後孫公園去拜他，他到了陸中丞寓中門口，家人投了名片，那班中丞的門公，向來架子大，接了名片，就出來說道：「擋駕！大人出門了。」正欲回身進去，那震生厲聲說道：「你回來，我告訴你，我不是那一班的窮京官，來拜你們大人，想要些別敬的。我是有上頭的交派，來吩咐你們大人的。你不要發糊塗。」那門公聽了，嚇一跳，連忙傍着車沿請了一個安，回道：「請大人不用生氣，是小的糊塗，實在是大人出門去了。回來就過去請安聽吩咐。」震生一聲兒不言語，他的車子就回去了。到家不多一會兒，門上就來回陸大人請安謝步拜會。震生叫請了進來，慢慢兒換了衣冠，到客廳裏見了面，陸中丞就說道：「剛才兄弟出了門，失迎得很！家人們糊塗，請原諒！」震生道：「中丞到京來，自然很忙，本來不敢冒瀆。因為前幾天老佛爺交代幾句話，叫兄弟轉述給中丞，所以來請見。」陸中丞馬上就站起來謝道：「兄弟不知道，得罪得很！上頭有什麼交派，儘可叫管家來通知一聲，兄弟理應前來聽命，反而勞駕，得罪得很！現在就請吩咐便了。」震生也站起來，正色說道：「前天召見，題起派員去日本捕捉唐梁這件事，重大得很。上頭吩咐，以後上海道等處如有密電，請中丞徑寄到兄弟處，由兄弟轉呈。」陸中丞道：「是是！」隨聽震生沒有他話，方纔坐下。說了無數恭維的話，坐了一回，告辭而去。那陸中丞回到寓中，心中暗想，我做到了巡撫，就是王爺軍機見了面也很客氣，他對我這種樣子，殊屬可惡！不過聽說老佛爺因他有些功勞，確是

很相信他，他的地位很高。不過他交派的這件事，很是奇怪，聽說虎臣密電是交給慶華兩個人辦理的，所有消息自然由他們兩個人進呈，怎麼教我交給他？難道不相信他們兩人麼？這是萬不會的。明天我探探信再說。倘然真的，也要告訴華中堂留點兒神，不要教小鬼跌了金剛。到了明天，他到華中堂府中見了面，就說道：「昨兒有一件事，要向中堂請請示，就是尹震生尹都老爺叫我去吩咐道：上頭交派以後上海日本等處有虎臣的密電，統統交給他轉呈上去，很覺着詫異。當時只好答應了。回來想到，這個密電，聽說由中堂和王爺經手，爲什麼要由他轉呈？實在莫名其妙！所以來請請示。」華中堂道：「沒有的事，密電往來，王爺總送來閱過再辦，老佛爺有什麼辦法，總吩咐我們兩個人，他又在那兒……」華中堂說到了「那兒」兩個字，忽然沈吟了一下道：「不過這位都老爺近日常有起兒，說不定老佛爺有沒有什麼面諭，等明兒上丟探探信再說。前天王爺告訴我，他的私電借着虎臣密本的名兒亂發一等官電，這個人很靠不住。你不要露出一點兒消息。今天王爺老也在說他很可怕！龍老是多麼圓到謹慎的，他說到『可怕』兩個字，這位的飛揚意氣，一定他很看穀的了。你再聽我的信兒吧！」隔了一天，華中堂軍機起兒上去，太后題及上海等處捉拏唐梁的事有沒有消息，華中堂就乘機奏道：「這件事奴才很焦急，近來常有密電到來，進呈聖覽，不過奴才差使繁多，慶匡事情也忙，辦理不能迅速，繙譯電碼又不便假手他人。奴才跟慶匡商量，可否請太后另派一個人專司此事纔好？」太后道：「一時想

不出靠得住的人。慶匡曾經奏過，叫尹宗揚幫幫忙，現在怎麼樣了？」華中堂道：「前兒慶匡跟奴才說：『看見電報局報銷冊有許多不相干的電報，都是用虎臣名義發出去的。』慶匡查了一查，原來是尹宗揚的私電，所以慶匡恐怕洩漏密本，不敢教他去經手了。現在請太后的旨意，或則專責尹宗揚辦理，他責任所在，也許不至亂來。」太皇道：「那有這個辦法！這個人我看他尚有胆子，給了一點面子，他就亂來，還好用麼？」華中堂道：「昨兒江蘇巡撫陸傳霖說，尹宗揚親自告訴他，說是奉太后懿旨，以後上海等處的虎臣密電，統交尹宗揚轉呈，奴才不曉得太后曾經面諭過沒有？」太后聽了，登時變色道：「沒有這個事！這還了得！應當辦的！」華中堂磕頭奏道：「請太后息怒！他總算有點兒勞績，請太后開恩保全，好在他京察到班，將來給他一個府道出去閱歷一下子也好。」太后點點頭，就問道：「這兩天有什麼府道缺？」華中堂奏道：「現在廣西思恩府知府，陝西漢中府知府，正在奏請簡放。」太后道：「思恩府聽說苦得很，他總算出了一些力，教他漢中府去吧！告訴那兒的督撫，好好的管束管束他！」華中堂領旨下來，發表了陝西漢中府知府着尹宗揚補授。正是青天裏下了一個霹靂，尹震生得了這個消息，啞然若喪，從此君門萬里，再不能瞻仰天顏了！正是：「秘使蓬萊留笑史，狹途螻雀逞陰謀。」欲知後事，且聽下文。

第二十八卷

第五十五回

沈北山聯登高甲第，

米筱亭悔結錯姻緣。

話說尹震生自從太后垂簾立了大功後，不到一年，竟外任爲陝西漢中府知府，這是因他的意氣飛揚，受了政府中的忌視，所以找個碴兒就轟出去了。他的政見如何？且不必論他。至于他的性質，却是爽直，遇事敢作敢爲，比當時一班要人唯唯諾諾，不負責任的不同。所以北京官場就容不得他了。但是塞翁失馬，焉知非福！他當時不遭政府的排擠，乘着太后的慈眷，一定飛騰上去，或做了軍機大臣，也說不定。不過後來庚子拳匪起事，他也決不能違反太后的意思，也許和剛毅、啓秀、英年、徐承煜等得一樣的結果，也說不定。所以他的不得意，也未始非他的心術不是陰險一派。所以避免了殺身之禍。他領憑赴任後，不料他的同鄉又出了一個人物，叫做沈北山，單名鵬，會有一部小說叫做轟天雷，敘述他的事迹。不過其中情節很多舛錯，描寫也多過甚，作者與他是總角之交，他的一生歷史，都在眼中，所以將轟

天雷中所載失實的事跡，一一改削，自問可作北山的行述。聞言少斂，且說北山生小聰明，其父詠樓先生，曾于李文忠在上海和李秀成作戰時參贊幕府，他才華卓犖，性情高傲，所以僅僅得了一個銅山縣訓導。他不求聞達，做了訓導幾年，等到北山五歲時，他就死了。這種狷介的儒者，那裏有錢，身故之後，一貧如洗，他的長子小樓，也是有才無命，青年早歿。剩了次子蔭鶴，和北山兄弟相依爲命。北山跟着兄長讀書，到了十五歲，就考取了秀才。他在考場中認得了莊仲玉，兩人意氣相投，仲玉就請他到家教授仲玉的兄弟美叔。過了一年多，一天仲玉和他說道：「你的天分很聰明，你的景况却甚窘，在家鄉是沒有機會可以發展的，現在同鄉龔師傅管理國子監事務，在南學招集各省有才學的人入內肄習，我想你不如進京去，一來求學問，二來等機會，你看怎麼樣？」北山道：「這是再好沒有，但是我囊無半分，如何可以成行？」仲玉那時家中財政不能與聞，也沒有錢，因向他說道：「我雖是沒有錢，但歷年考書院得的膏火獎賞錢，以及從小得來的尊長壓歲錢，約有二百元，我來送給你吧！」北山接了，狼感激的，就收拾進京到了北京，同鄉等見他雖是寒士，然有志向上，天分又很聰明，不多時考進了南學，刻苦用功，時在光緒中年，龔藩二尚書提倡實學，公羊說文盛行一時，又有黎石農等研究西北地理，各種考據之學，風起雲湧。北山也順着潮流，孜孜求學，他在南學中狼有名。龔尚書也因同鄉關係，時加青目，後來祖師成也到了南學，他本來在江陰南菁書院肄業，這書院是黃叔蘭王憶我歷任學台所創辦，所請的院長

黃元同等都是經師人師，狠有名望的，師成從南菁到了南學，他學問優良，才具開展，都中名士無不往來，聲氣日廣，不多時黎石農請他到順天學政任內閱卷去了。那北山是不會標榜的，依然在南學中苦用功，所以龔尙書暗中器重他。不過覺他學行狠好，却不能在政治中發展。有一天龔弓夫遇着了莊仲玉，笑道：「北山怎麼好？昨天國子監南學裏當差的人來說：前天晚上大雪，早起他們起來開門，看見門外一個人睡在階上，嚇了一跳，仔細一看，原來是沈老爺，連忙去扶他起來，凍得不成樣子，替他灌了些姜湯，又給他喝了點白乾兒，纔醒過來了。問他爲什麼睡在門外？他說是叫不開門，就在地上睡了。其實多叫幾回，也沒有不來開的。這個管門的恐怕北山來告訴，所以先來說明。當時我把他申斥了幾句，實在北山也太糊塗了，爲什麼不早點兒回去呢？」仲玉聽了，笑道：「虧得北山平日的品行可信，不然都要疑心他的。二來虧得他的身體吃得往。回頭我去瞧瞧他去。」弓夫道：「不是他，大家一定要疑心幹了不好的事纔回去得晚。」仲玉道：「可不是！那個當差的也不用怪他，也許北山沒有去叫門，就睡在那兒的，他常說一個人要歷練得吃苦纔好，要象臥冰的王祥，嚙雪的蘇武，纔算是大丈夫，他許是獸性發作，要練成忠孝的筋骨呢！」弓夫笑道：「不要沒有做成忠臣孝子，先送了一條命，纔不上算呢！轉瞬到了癸巳秋試，北山同師成都由國子監錄送入闈，三場完畢，果然文章有價，師成中了南元，北山也中了經魁，龔師傅狠勉勵他們好好用功，又把師成請來住在南院讀書。北山依然住在南學，等候明年

春闈光陰迅速，到了春闈，他兩人入闈考試，等到發榜，二人果然都中了。大家歡喜。不料等到殿試，北山考了二甲，師成考了三甲，照例三甲進士，很難望得翰林，除非朝考考了一等，方可望庶常。那北山的小楷本來端整，那庶常可算穩了。那師成是自負必得翰林的，不料考了三甲，希望很少。正在書房中一個人咳嗽嘆氣，忽然有人推了風門進來。師成一看，原來是弓夫，對着他道：「你不用灰心，我也是三甲翰林。不過看如夫人洗足的對聯是免不了的。」師成愕然不解。弓夫笑道：「曾文正公他也是三甲翰林，一天他在幕府中閑談，文正素喜談諧，其時四川李芋仙新娶了一位姨太太，文正就說道，有一個聯句，請你對來，就是『看如夫人洗足』六個字，芋仙想了一想，就呵呵的說道：『有是有一個絕對，只是不好說出來。』」文正道：「臨文不諱，就是罵我也不要緊，只要對得好。」芋仙道：「這一定要老師寬恕纔敢說。」文正道：「快說！」芋仙道：「就是『賜同進士出身。』」文正拈着髯呵呵笑道：「真好，實在好！這有什麼要緊！況且三甲進士，也不是只我一人。」後來芋仙落拓在上海時，和天南遯叟王紫銓、繆馨、史、蔡、父、康等人說道：「就爲這副絕對，送掉了他一世的功名。」其實文正公的度量那有什麼芥蒂？芋仙不見用于文正，大約因他放蕩不羈，只能做一個名士，決不能用之于政治罷了。」師成聽了，也是一嘆。弓夫道：「你預備朝考的功夫怎麼樣？」師成道：「我的字決定寫不好的了，有什麼法？」弓夫道：「你的詩文功夫是不差的，我前天看乾隆的御製詩，有燈右觀書一個題目，這種詩題狠熟，而實在

狠生，倘然知道出在高宗的御製詩上，可不是全場的冠軍麼？我看你照這樣的熟而生的詩題預備他幾首詩，倘然預備着了，朝考一等，就有希望了。」師成心中暗喜，明知弓夫是受了叔祖之命來送一個消息，因為近來皇上所出的考試題，都是向師傅要的，此次朝考詩題，龔師傅已擬定了燈、右觀書，但是他謹慎得狠，教弓夫向師成不着痕迹的露一點消息給他，那師成也狠聰明的，曉得狠有道理，只知道是那一個韻。他就擬成兩首試帖詩，一用「燈」字，一用「書」字爲韻，全體雙抬，都是頌聖的。等到臨場看了題目，果然是這個詩題，以書字爲韻，師成自然高興極了。他的文筆也還不差，他就作了兩篇論疏，都用駢體文格調，詩就不用做了，一揮而就。等到第二天閱卷大臣進去，通場中曉得詩題在高宗御製詩中的，只有他一卷，而且論疏都是駢體，足見飽學多才，因小楷不甚好，不能第一，也還取在前三名。江蘇人中已是首選，引見下來，他和北山都用了庶吉士，自然皇皇的太史公了。後來有一天北山到他書房中向書桌上隨手亂翻，只見書中夾着一首燈、右觀書的試帖詩，北山狠詫異，就問道：「我們朝考詩題，是得的書字韻，你爲什麼又做燈字韻的詩呢？」師成聽了，臉上不覺微紅道：「北山你又來亂翻人家的書了！這是我考畢了，因這個題目狠好，「燈」字韻中有幾個字，押了他可成好句子，昨天所以又做了一首，你看怎麼樣？」北山道：「你既然知道出處，隨便用什麼韻，那有不好的呢？不過你真有閉功夫，還去做這首詩，我真佩服極了！」北山出來，遇見了莊仲玉，就說師成真高興，他拏朝考詩題換了

韻再做一首。仲玉聽了，想了一想道：「你在他的什麼地方看見的？你問過他是什麼時候做的麼？」北山道：「在他書房中，他說昨天作的。」仲玉呵呵笑道：「你真太老實了！你信他的話麼？」他朝考過了，天天在城外逛，今天纔回書房，那來閒功夫！這首是朝考前作的，一定他因不知道得那一個韻，所以把「燈書」二個韻都作了，這「燈」韻是沒有用着的，所以留在書中。你真傻子！他點了翰林，還去作朝考的詩麼？要是你或者肯優，他是決不會這樣子傻的！」北山想了一會兒，纔恍然道：「你的話不差的時候，我問他詩題有出處沒有？他說不知道。他還說記得好像范文正或許是司馬溫公，我們記不清楚，就不提他吧！照你的話，他明明是先知了，他就告訴我也不要緊，也搶不了他的什麼去。他真可惡！」仲玉道：「你那知道世道人心的狀態，你以後留點兒神就是了！」北山點點頭說道：「只有你是真心。」仲玉笑了笑，就散了。北山自從引見之後，得了翰林院庶吉士，等到翰林院派的大教習小教習都發表了，原來翰林院的舊例，凡新科的庶吉士，由特旨派大學士或尚書一人教習，俗呼大教習。再由本院派科分較深的翰林數人，充當分教習，俗呼小教習。照例定期作一兩篇詩賦。北山應過了教習的課試，就請了假要回家去祭祖省墓。他臨走的時候，許多同鄉替他餞行，席間龔弓夫道：「去年我替他做媒，定了劉宅的姻事，他的丈人劉韻士是在直隸候補，他的伯岳雅那世叔，是在家叔祖處教過書的，因看見北山品學兼優，所以替他姪女結了這個姻事，不料前幾天劉小姐染了白喉，奄然逝去，北山

曉得了，非常悽惻，劉家托我向北山說，將來要請北山運柩回去安葬，也算劉小姐一生的結束。北山也答應了。不過北山年紀也到時候了，將來總要訂親纔好。莊仲玉道：「我聽得劉小姐性實淑慎，且通文墨，本來玉堂歸娶，何等風雅榮華，此次發生意外，真是北山的不幸了！」弓夫道：「這也是劉小姐沒有福氣！」北山黯然道：「自分一生孤苦，虧得龔老夫子提拔，得了一點兒進身之階，究竟福薄災生，累及了劉家小姐，至于續訂的事，現在也不忍提及呢。」弓夫道：「北山是個多情的人，我們且不提，將來再說吧。」祖師成道：「北山親事自然不必放在心上，將來豪門貴族，想找翰林女婿的不曉得有多少哩！不過北山你這樣的落拓不羈，恐怕玉鏡台前，不甚歡迎。我勸你以後總要注意修飾些，纔好消受輕憐薄惜哩！」衆人聽了都呵呵的笑了。仲玉道：「師成的話也有理，北山如此亂頭粗服，真學了王荆公的派，那荆公的吳夫人長齋奉佛，也許爲這個緣故。北山你要注意纔好！」弓夫道：「是的一個人專事修飾，自是統袴習氣，決非有志之士，不過潔淨整齊，讀書人也不可不注意一點罷了！」大家談了一回，散了席，北山次日就動身。到了天津，搭乘海輪直達上海。他也不扭擱，坐了小火輪一徑回到家中。見了兄嫂等，自然悲喜交集，接着開賀祭祖，家鄉人見了這箇少年太史公，自然欽慕的不在少數。北山不免出來酬應，從前聽見北山來了，躲避着不見的人，都來歡迎着北山，惟恐請不到他。北山回想三四年前一肩行李匆匆北上的時候，那有一個人送他！當時有些親族背後大家說道：「他冒險北上，將來恐怕要

由北京同鄉打發回來，一切盤纏恐怕仍要我們拚湊出去。他此次的盤費不曉得從那里來的？其實他安分守己，處一個館，能穀中了舉人，替我們完的錢糧幫幫忙，那時我們再幫幫他到北京去不好麼？」後來北山中了北闈的舉人，他們已經變了論調，說道：「他從小是狠聰明的，所以年紀狠輕就中了。」此次何妨回來開開賀，兩漕上自然應當送一分禮，我們合族的錢糧，他只要說句話，一定可以買賤的。我們也可以占些便宜。他也可得些實惠。他不回來，可見他還有些書獃子的氣息哩！」不料第二年又連捷了，點了庶常，他們就天天望他回來，從前恐怕拚湊盤纏的思想是一概消滅了，所以北山回來，他們就排日備着筵席，請他賞光。北山的性質本來是忠厚的，也不去計較從前的形狀。有一天，有一箇親戚請他吃酒，座中有一人題起北山的親事，說道：「北山兄，聽說劉府上的嫂夫人故去了，真真可惜！」北山悽然道：「這也是兄弟的福薄災生，所以如此。」那人說道：「聽說劉府也是蘇州的大牆門，累代翰林，令岳韻士先生是知縣班，在直隸候補。令伯岳雅那先生，新近放過試差的，不過聽見劉府上向來是寒素讀書，令太岳叔陶先生，一生只當着京官，官囊不狠充足。韻士先生還沒有抓過印把子，真箇費了過來，也不會有多少奩贈的。現在劉小姐故去了，北山兄已入玉堂，恰好重找一個富貴雙全的夫人，正是「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哩！」北山聽了狠不願意，就說道：「娶妻娶德，兄弟一介寒儒，無論沒有富貴的人家，就是有，兄弟也不願的。」那人呵呵笑道：「北山兄，你雖是太史公，學問是好極了，不過世

途上的行爲，還須讓區區的識途老馬呢！」旁邊一箇人道：「究竟北山兄續訂姻事，要在本鄉的還是外面的呢？」那人搶着說道：「你也傻了，自然是在外面的好，現在縣城中有幾個人家配得上北山兄，就是有配得上的人家，也沒有年紀相仿的小姐，自然在外面有揀選。」北山聽他們那些不入耳之談，心上不免覺得不願意，說道：「內人故了不多時，兄弟還沒有想到續訂的事，而且也有些不忍呢。」那人道：「是！是！將來有相當的再談吧！」彼此就匆匆的散了。有一天，北山閑步走到西城虛靈園中去訪主人曹公坊，北山進了園門，徑向君子長生館走來，原來君子長生館三面臨水，都是玻璃窗，池中種滿了荷花，正是翠蓋亭亭，紅衣嫋嫋，池旁圍着參天的垂楊，綠陰環抱，時聞蟬聲。北山在迴廊中慢慢的走着，正是清涼世界。那時遙望隔水的君子長生館竹簾四挂，隱約送來談笑聲，知道有客在此。北山與公坊的兒子孟朴本係至交，也就不嫌冒昧。到了館門外，那家人就向內報道：「沈老爺來。」公坊聽了，就說請北山掀簾進去，只見座中有一個蘇州客人，身材粗胖，穿着二藍缺襟紗袍，外套着天青紗對襟馬褂，腳上穿着元色緞子的官靴，很像一位出差的大員，團團的臉，又像是有些財產的富翁。北山不認得，旁邊一位却是龔弓夫，他們看見北山進來，主人和二客都立起來。北山先和公坊弓夫作了一個揖，弓夫就向那客人介紹道：「這位是新貴沈北山。」公坊也向北山道：「此位是米筱亭兄，是你的老前輩呢。」北山和筱亭彼此作了揖。北山道：「在京時久慕老前輩的學問淵博，沒有機會見面，以後總望老

前輩指教」筱亭道：「兄弟久仰得很，從前記得曾在南學裏用功。」就向弓夫說道：「常聽見老夫子稱贊北山兄品學兼優，今日一見，真名下無虛。」北山道：「惶恐得很，總是老夫子提拔後進的厚意，不免有些過譽吧！」弓夫道：「你也不必客氣，你們二位都是家叔祖的門下，以後筱亭世叔應當當不客氣的指導指導後輩。」北山道：「當然，只怕老前輩不屑教誨哩！」筱亭向弓夫道：「老前輩怎麼說這種話！北山兄是老夫子識拔的，將來彼此能穀切磋往來，是狠好的了。」隨和弓夫談到別的話。公坊低低的向北山道：「本來要請你陪陪，你不用走了。」北山答應了。一會兒，家人擺了酒席，孟朴也出來了。主客都入了席，在席間筱亭狠注意北山，常常瞧他，也和北山談談小學以及文學等。北山對於說文也研究過，至于詩詞狠有功夫，對答得狠滿筱亭的意，不住的稱贊。席散後就向北山道：「有便到蘇務必屈駕來舍談談！」隨向主人道謝，作別上轎而去。隔了十多天，公坊忽然接到米筱亭的信，要將他的長女和北山訂婚，原來筱亭自從前年放了浙江試差，外頭很有賣關節的謠言，被一位都老爺參了一摺，雖後來查無實據，却從此黑了下來，再紅起狠不容易，非要有大勢力的提拔一下不可。他在家驚鬱不樂，加着他的夫人看見筱亭在家不能上進，天天吵着催他想法子。筱亭道：「我也正在着急，只是沒有路，龔老夫子現正掌着大權，近來聽見龔弓夫請假回來，我想一徑找他，狠着痕迹。前天曹公坊有信來邀我去逛他園子，我想借着逛園子的名去走一趟，借此見見弓夫，看有什麼機會？」第二天筱亭果然

赴常見了公坊，公坊就請他住在園中。他又去拜訪了弓夫，住了兩天，公坊就在君子長生館設席，邀了弓夫等幾位陪着，恰巧北山也來了，相談之下，席間筱亭觸動了一個念頭，馬上回家要請示他夫人。當時到了家，見了夫人，照例的問他這幾天身體好不好？他夫人點點頭道：「你怎麼就回來了？」筱亭道：「這回見了翼弓夫，他表面上狠殷勤，不過真實關切的意思，一點兒沒有。後來在曹公坊席上碰見了一位姓沈的，叫做沈山，是今年新點的庶常。談了一會兒，學問也下得去，他是國子監南學出身，我在京時聽說是龔師傅狠得意的門生，明年散館，一定靠得住留館的。他從前定了親是蘇州劉韻士的女兒，就是雅那前輩的親姪女兒，可是沒有成親就故去了。那沈北山現在沒有續定，我想我們的大女兒也沒有定親，你的意思怎麼樣？倘然結了親，一來是現成的翰林女婿，二來是龔師傅的得意門生，我和他翁婿的情分，教他說句話，恐怕比弓夫還容易說一點。因為龔老夫子狠怕子弟們招搖，所以弓夫輕易也不敢替人說句話；不過你的意思怎麼樣？所以當時沒有露出來，趕緊回來請請你的示再說。」他夫人道：「這個人狠窮吧？」筱亭道：「是的，但做了我們的姑爺，我們幫幫他也就穀了，況且受了我們的幫助，自然總聽我們的指揮，將來女兒也決沒有受氣的。」他夫人道：「相貌怎麼樣？」筱亭道：「人很清秀，只是單弱一點，身體矮小，沒有我們女兒豐盛，再有可取的地方，就是父母都沒有了，只有兄嫂，如果成了家，女兒可以常住家中，等他放了學差，女兒再跟他去。」他夫人冷笑道：「好容易放的學

差」筱亭不敢再說下去，就擱下了。隔了幾天，他夫人究竟想想找一個現成的翰林女婿確是不易，他就趁筱亭在上房時候問道：「你前天說的女兒親事怎麼不提起了？」筱亭連忙道：「前天我不會說話，惹你生氣，所以不敢再提。正要寫信給曹公坊道謝，因要等你的意思決定，我纔好下筆寫去。我現在正等着你吩咐呢！」那夫人道：「窮翰林是注定的了，相貌還下得去麼？」龔師傳得意門生這句話靠得住麼？倘然上了當，糟蹋了我的女兒，可要找着你的！」筱亭道：「別的我不能保，龔老夫子說他品學兼優，是我親耳朵聽見的。前天弓夫席上也說過他叔祖看重他，可見決不是誑話。太太你既然有意思，我就寫信去托公坊做媒，趕快纔好，怕有人搶了去呢！」他夫人笑道：「難道是一個香餈餈麼？」筱亭道：「實在有閨女的人家真多，要找一個初婚的翰林女婿真不容易哩！」說罷了，他匆匆的就到了書房中寫信托公坊做媒。公坊接到了信，就向着他兒子孟朴說道：「筱亭要北山作女婿，你看怎麼樣？」孟朴道：「萬做不得筱亭的夫人脾氣利害，是狠有名的。做了他的女婿，將來必要受罪，況且有其母必有其女，這個媒人做了很不妥的。」公坊笑道：「人家來托做媒，總要兩面說好話，像你的說法，不是做媒，到是拆散他們了。好在不是替你定親，你也不用着急哩！」孟朴也不覺笑了一笑走了。第二天公坊找了北山，說道：「筱亭有女，托我和你做媒。」北山聽了，曉得米家是富貴闊闊的門第，當時就向公坊說自分寒素不敢高攀的話。公坊因着前天兒子的話，也不十分的主張，就將北山的意思，寫了筱亭的

回信寄去。筱亭接了公坊的信，就和夫人商量。他夫人已經變過來狠熱心的，要這個翰林女婿了。就向筱亭說道：「姓沈的不肯答應，我想他沒有別的意思，他自問娶不起，所以說的到是老實話。你既愛他的人，那些當時的排場，也不必計較的了。你何妨寫一封給龔弓夫，托他詳細說明，一切都從簡省就是了。他的家裏自然不能迎娶，只好到我們家來入贅，一應由我們來開支，不過委曲些我們女兒罷了！好在進門就能挂朝珠穿補褂，總算勝過了我。」筱亭笑道：「太太又來發牢騷了！現在可不是翰林太太麼！」夫人冷笑道：「你真不害臊！兒女這麼大了，你還是一個七品的官兒，虧你說得出！」筱亭恐怕他又耍生氣了，連忙立起來道：「我就去寫龔弓夫的信，把你的意思都寫上，托他向沈北山說明，北山是龔師傅栽培出來的，弓夫去說，十有九成。」夫人道：「我們是女家，不好過于委曲的，你的信怎麼寫？」筱亭呆了一呆道：「既要托弓夫，只好直說。」夫人道：「你這個大傻子！你給弓夫信，你只當沒有接着公坊的信，算是托他們倆做媒，不較爲占點兒地步麼？」筱亭笑道：「你的見識是比我高，人家說我怕你，棋高一着，束手縛腳，真教我怎麼不怕呢！」他夫人聽了，把嘴一披，兩眼朝他一瞪。筱亭就不敢多說，往外寫信去了。等到弓夫接到了信，就向北山說道：「米家的親事，你怎麼樣？據我看來，筱亭的夫人確是有名的脾氣狠大，他們的閨女，却沒有聽見說什麼。他來信却狠遷就，只要你去入贅，一切不用你的使費，我替你打算，將來住在岳家，一切費用可不用愁了。當十來年的翰林，等到開坊，每年澆裏也不在小

數不過對待泰山泰水，確也不容易，那也在乎你的經緯了。這個親事，普通看來是十分圓滿的，不個少
有不足，就是不容易對付罷了。你自己斟酌定了，再來告訴我。」北山唯唯答應。回家和兄嫂商量，那時
許多親族，聽見了米家要和北山結親，曉得米家是蘇州赫赫有名的，都勸着北山答應，以爲結了這個
閩親家，是大家榮耀的。只有北山幾個老朋友不甚贊成。究竟疏不間親，北山又是本性沒有決斷的，也
就媽媽糊糊的願意了。他去回復了弓夫，弓夫就和公坊一同回復了筱亭，筱亭非常得意，就下了定。過
了禮，果然北山於散館後得了編修，擇吉入贅，不料龔師傅被蠱了回家，朝局大變，等到北山將要辦喜
事，筱亭夫婦很不高興，臨時北山送來聘禮首飾衣服等等，在北山已是竭盡所有，十分努力，那筱亭夫
婦一看也不看。那位米小姐尤其不入眼了。吉期一天近一天，那小姐在房中抽抽咽咽的哭泣，那位米
太太只好安慰他道：「他究竟是一個翰林，人家也很難到他的分兒，好在我們不是沒有錢的人家，你
只當沒有出閣，熬他幾年，也許有出頭的日子哩。」那小姐聽了，些些的生了一種希望。等到那結婚的
日子，北山先幾日坐了船，停在閩門外太子碼頭，米家預備了全副儀仗，四人大轎，迎接新姑爺。北山也
自己備了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修兩副銜牌，十幾個家人，提了宮燈紅毡等，簇擁着大轎，逕往米府而
來。那米宅大門前懸燈結綵，自然熱鬧非常。蘇州撫滯桌以下官場，都來賀喜。筱亭金頂貂褂，招待賀客，
表面的風光，人家依然豔羨着。等到北山行禮後，謁見丈人丈母，筱亭是已見過的，還沒有什麼，那米太

太細細的把女婿一看，只見他身材矮小，面目清瘦，比着新娘覺得矮小許多，沒有一點挺拔雄偉的態，自然加倍不快活。北山朝着他兩人磕了頭，米太太一點也不客氣，昂然坐着受了禮，一臉的不高興，向着筱亭瞪了一眼，就回身進房去了。那新娘是紅巾蓋頭，沒有看見新郎的面貌，只覺得太矮小了。等到送入洞房，挑開紅巾，微微一望，覺得新郎好似一個小學生，看他雖然穿了貂褂，戴了金頂，總有些寒酸猥瑣的樣子，不覺得心中一酸，眼中要流出淚來。連忙一想，當着許多顯賓貴婦不好意思的，只得忍住了。不一會，坐床撒帳諸禮完畢，男女客人漸漸散去，留着不多幾人，新郎也就出了洞房，回到米府預備給新姑爺休息的書房中，北山本是一個老實人，看不出什麼風雲氣色，正覺得十分得意，只見外面米府的家人們交頭接耳，好像發生了什麼重大的事。那書房離上房很近，忽然聽見有一口京話，哭罵的聲音，不斷的傳出來。北山不覺吃了一驚，不曉得是爲什麼。正是一黃槐喜入登科記，碧鶴難逢具眼人。」欲知後事，且聽下文。

第五十六回

玉鏡畫眉，沈北山難逃天壤恨；
木天斷指，龔樵孫堅阻上書人。

話說沈北山自在米宅結了婚，退入休息室中，忽聽見中堂有哭罵的聲音，一班家人們交頭接耳，好像有特別的事發生。不免心中躊躇。原來米小姐定親時聽見是個翰林，心中也還樂意，後來看了送來的衣服首飾，嫌他窮，就有氣了。等到在新房看見新郎精神委瑣，衣冠簡陋，尤其氣上加氣，他就走到母親房中，向牀上一躺，放聲大哭。米太太看見了這個女婿，正是心中又氣又惱，聽見女兒一哭，他就發起火來，向着女兒說道：「不要怪你，我也看下去沒有別的，只要問你的老子便了！」隨向老媽等厲聲說道：「快去找老爺來！等我問他！」那時筱亭正送了許多客，回到客廳，換了小帽，卸了朝珠，脫了貂褂，靠在椅子上休息，心裏想，今兒晚上我應當陪着女婿吃飯，只是不很高興。就吩咐家人，晚上請姑爺的一席酒，就教少爺和賬房中幾位先生陪陪好了。我身體很乏，不出來了。正要站起來到上房去，只見那個王媽急急的走到客廳，說道：「太太請老爺進去有話講！」筱亭聽了，吃了一驚，帶走帶問道：「王媽，太太有什麼事要說？」王媽道：「小姐在上房哭，太太也有點兒惱，要找老爺。」筱亭道：「大約是姑爺不入眼吧！」王媽笑着點點頭。筱亭道：「我也沒有法子，那里知道要變的！」王媽道：「什麼變？難道姑爺的臉會變的？」筱亭道：「胡說！你不懂的，他的右手不禁的搔搔頭，那兩道眉登時蹙緊了，一路趕到上房，經過新姑爺休息的書房，北山一個人靜坐房中，把筱亭和王媽說的話也聽見了幾句，他就留心着聽。等到筱亭到了上房，裏邊嗚咽的聲加着哭罵的聲更大了，又夾着筱亭的歎氣聲。北山知道不

妙，只好裝着呆傻不言語。天色傍黑，各處點着燈，只見家人掌着一對明角燈，進來請新姑爺坐席。北山隨着出來一看，覺得賓客寥寥，原來米家是常州人，移家蘇州，親友本來不多，加以筱亭對於此次姻事不十分高興，沒有請許多客，所以非常冷靜。當時兩位小舅爺作了主人，由賬房中幾位先生出來陪客，潦草的終了席。北山依舊回到休息室中，心中也不免懊悔定了這個高親。虧得北山本性柔忍，默默的坐到十分鐘時候，纔見家人和兩箇老媽出來請姑爺回房。北山就跟着進了新房，花燭點得很光耀，旁邊擺着一桌酒席，北山靠窗坐下，一個老媽說道：「姑爺請這邊坐，用點回房夜飯，我們小姐因為辛苦了，有點不舒服，請姑爺先用吧！」北山到了此刻，也忍無可忍了，就說道：「這個是蘇州的規矩，還是常州的規矩呢？」老媽子們都臉上脹紅了，不開口。北山微笑道：「講到我一個人是飽得很，用不着吃了，你們收去了罷！」老媽道：「姑爺不要客氣。」北山道：「我既然做了你們姑爺，還有什麼客氣呢！」他就立起身來，脫了袍褂，換了便衣，默默的仍去坐了。老媽們也覺得說不過去。本來江南的風俗，第一天回房夜飯就是合舊的酒，那有一箇人吃的！彼此遞了一箇眼色，把這席酒飯收拾去了。北山又坐了兩三個鐘頭，一點沒有新娘子回房的信息，他就立起來，自己把牀上的被褥展開，脫了長袍子，就和衣睡了。直到天明，一夜沒有睡着。後來窗上都亮了，聽得許多老媽丫環的聲音，簇擁了小姐回房。一個老媽道：「姑爺先睡了。」北山就坐起來，說道：「天已亮了，用不着睡了，我要起來了，省得你們小姐爲

難。北山話未說完，只聽得新娘又在那兒哭了。北山道：「我趕緊出去，昨兒是萬分委曲了，就向老媽說道：『勞你駕，倒盆臉水來。』一面穿了袍子，下牀來等着洗臉，他就坐在新娘對面，說道：『僧們的婚姻，自分寒素，本來不配的，不料尊大人第一次托曹公坊來做媒，我就辭謝了。第二次又托龔弓夫來，說了許多遷就的話，我一時感激知己，纔答應了。不料昨天結婚後，惹得府上生出許多煩惱，小姐大約很不願意，現在只有請尊大人想個法子，我是沒有不答應的，好在只行了結婚的形式，請小姐去和尊大人商量一個妥善的辦法，倘然小姐不去說，只好由我去當面直談的了。』新娘聽了，益發哽咽的不絕聲。那隨來的一個丫頭，就奔到太太房中，把姑爺的話統統的告訴了老爺太太，那太太厲聲道：『他來第一天，就來擺架子麼！』筱亭道：『太太你不要發火，他的話很有理，也很利害，昨兒回房夜飯不去吃，也不回房，等到今天纔回去，也不能怪他生氣哩。女兒你也要開導他，嫁鷄隨鷄，嫁狗隨狗，他究竟也是一個翰林。女兒的話那里行得去呢！難道我們的人家可以隨隨便便的麼？萬一他使氣走了，不用說媒人來說話，終究是女兒吃虧，你也要勸勸女兒，誰家的小姐都要富貴雙全的纔嫁呢！』那太太道：『都是你這好老子，給他挑的！』筱亭道：『畢竟也沒有缺一個眼，短一個鼻子，不過清瘦些，少點英發的氣象罷了。』太太不答應。筱亭起來到了書房，心想這件事總得敷衍一下纔好，就喊家人到新房中請姑爺出來。北山逕到書房，見了面，行了禮。筱亭就招呼他坐下，和顏悅色的說道：『北山，我們結了親，我很喜

「不過小女在家中確是我們溺愛了一點，不免有點兒脾氣，請你要原諒一點。有地方不周到，你儘管告訴我，讓我來訓斥他。」北山一夜的氣，正待發作，不料聽了丈人的一番言語，登時融化十分之九，當時就回答道：「想來府上家訓很好，小姐決沒有什麼的，不過自分寒素出身，承蒙不棄，總有點兒慚愧，還要請兩位大人及小姐原諒。將來稍有進步，再圖報答便了。」筱亭笑道：「這話太客氣了，我們讀書人，那一個不是由困苦出身的！你年紀甚輕，已得了翰林，將來未可限量，只盼望小女的福氣就是了。」翁婿談了一回，一同吃了午飯，等到晚上，果然米小姐早早的回了房，一同睡了。洞房春暖，錦被香濃，是否花開並蒂，帳結同心，北山沒有告訴朋友，作者雖是他老友，也無從爲之證明了。北山在米府上匆匆的過了一個月，也帶着夫人回到本鄉祭祖掃墓，謁見親族，北山既無房屋，借在兄嫂家中住了幾日，依然回到蘇州，見了丈人丈母，談了一回，那米太太就向他說道：「姑爺，你結婚已滿了月，應當想想自己的辦法了！現在北京的胡鬧已過了，依舊老太后當權，天下自然一天一天的太平了，翰林院是講究資格的，多一天好一天，姑爺你應當趕緊進京，你的丈人差不多也要去，你現在是沒有帶家眷的力量，本來你娶了親，應當預備家中的用度，現在你是不用愁了，小姐在我家中，自然不用你招呼，你一個人進京，所費有限。前天你丈人又寫了幾封信給朋友，等你到京，托他們找一個闊館地，一則省了你的澆裏，二則認得了幾個闊人，將來有門路可走。姑爺你以爲如何？」北山聽了，雖然有些聽不進，但他本性懦

弱，只好唯唯的答應了。回到房中，向着他夫人道，我們剛剛新婚，你的母親又要趕我走了。他夫人繃着臉說道：「你現在養不了我，不進京去巴圖上進，難道你一生光靠着丈人過日子麼？你就沒志氣，我還要我的臉呢！」北山道：「我也並不是不去，夫妻新婚，總有些戀戀的。你怎麼又生氣呢！」那夫人把嘴一披道：「僧們的夫妻有什麼戀戀！我纔不戀戀呢！」北山聽了，也不再說下去。過了一二日，就收拾行李，回到家鄉，見了兄嫂，許多朋友很詫異的問他：爲什麼新婚不久就要進京？北山只是悒悒不樂，也不說出所以然來。沒有多少時候，北山到了京，住在會館，到衙門銷了假，去老師、同年、同鄉、及老前輩各處拜謁了。隔不多日子，果然筱亭的同年誠溥、泉有信，荐了一個館，是現任步軍統領衙門右翼總兵年映家裏，這人也算二三等的闊人，他有兩個兒子，要學作八股文試帖詩，請北山去教。那北山也無可無不可的答應了。他去了。一兩個月，那年映因他是個翰林，還看得起他，有時到書房中和北山談談天，講到宮廷裏面，今天說是光緒如何病重，如何頑太監，明天又說皇上是天閹的，將永遠不會生育，後天又說如何吃春藥，如何看春宮冊子，不管說的話自相矛盾，任意的說着，有時又說光緒的惡德，一半是龔師傅不善訓導，一半是莊小燕貢獻春冊春藥，現在是成了了不起的症候。他們一派人和內務府的人都要迎合太后的意思，廢掉光緒。當時北京的社會，就算這一派的議論最爲漂亮。那年映家中往來的都是這種人，所說的都是這種話。北山聽了種種不入耳之言，心中悶悶不樂，尤其是關涉了龔師傅的議論。

北山以爲是受他的特別知遇的，常常的忍不住與人家爭論，往往臉紅頸赤。年映經過了幾次，覺得雙方不能合式，就把北山辭了出來。他依舊住在會館。只是旅費枯窘，只好向幾個老友借貸敷衍。要回到蘇州去，米家竟來信阻擋，而且自到京以來，米小姐非但無甜密的信札，即平安的普通信亦從無一字到京，把北山氣得精神恍惚，好似神經上生了變態。有一天同了幾箇朋友到前門外廣樂茶園去聽戲，那天是叫天兒唱的坐樓殺惜，北山聽見旁邊座兒一個人說道：「女人真靠不住！婆惜看見了張三就變起來了！」一個人接着道：「也不能專怪婆惜，像宋江自命好漢，不愛女色，自然婆惜心中不滿意。看見張三小白臉兒，當然要動心。況且宋江好久不到婆惜那兒去，日遠日疏，一有了張三的引誘，怎能怪女人變心呢？」那個人呵呵笑道：「照你說來，夫妻要一刻不離才好！僧們把老婆丟在家中的，都有點靠不住吧！」大家不禁狂笑。不料旁人無心的閑談，進了北山的耳中，原來北山自結了婚不多時候就分開了，一向讀書，不免有些書馱子氣，迂執多疑，自從在年映館中聽了許多顛倒是非不入耳的話，終日鬱鬱不樂。米家又沒有一封信來安慰他，他本來研究詩詞，滿腔情緒，滿擬在閨房倡酬用的，不料那位米小姐毫無一點熱愛深憐的表示，別來數月，音信不通，今天聽了旁人無心的話，頓使神經上受的刺激更加深了。他天天獨住在會館中，幾個同鄉老友如莊仲玉等時時勸導，也不能消滅他的精神變態。後來他終日閉門，連朋友門找他也不接待了。一天仲玉正從戶部衙門中回來，忽見北山徑入書房

中坐定，瞪着眼說道：「我決定了，我的辦法決定了，我的性命也決定了。請你看看我的一篇文章！」就向胸前口袋掏出一卷白紙來給仲玉。仲玉接着看一看，只見上面寫着是呈請代奏摺子的稿，只見他寫的是：

「爲應詔陳言，敬祈據呈代奏事。竊職伏讀九月初二初五日上諭，因旱災將成，詔諸臣各抒議論，冀迓和甘，仰見朝廷宵旰憂勞至意。職隨于二十一日恭具一疏，當堂賡呈，冀得代遞，以未合體制，格不得上。今者，畿內雨澤旣降，目下似可以無言矣。然甘霖不降，四野亢旱，民生之憂，國家之憂也，不得不言也。三凶在朝，上倚慈恩，下植徒黨，權震天下，威脅士民，包藏禍心，伺隙必發，危及至尊，四海懸心，切于劍膚。盜賊于是乎竊伺，強敵于是乎覬覦，尤君父之隱憂，國家之鉅患也。忍待禍畏罪而不言乎？况我朝納言之盛，超越百代，乾隆朝孫嘉淦以自是規高宗，道光朝袁銜以寡欲規宣宗，而倭仁勝保蘇廷魁諸人，並直言不諱于文宗之朝，此皆匡言主德，直陳無隱，主聖臣直，著爲美談。而我朝之糾舉大臣者，有若李之芳之劾魏裔介，彭鵬之劾李光地，而彈劾權奸者，如郭琇之參明珠，錢澧之參和坤等，當時皆侃侃直言，不避權貴。是以貪橫斂迹，聖治昌明。欽惟我皇太后皇上，敬承祖制，宵旰求言，又何忍于聖主之前而緘默不言乎？謹卽前疏所言而增其未備，請爲皇太后皇上陳之。竊聞大易所言，乾爲君位，史官所

記，日爲君象。此中國數千年相傳之恆說也。若古來垂簾之政，則惟宋之宣仁太后，治稱極盛。此外若漢之和熹鄧皇后，亦有美政。紀于簡編，然考其時，皆國君嗣服，尙在冲齡，始舉此制。故漢安帝之年稍長，杜根則有諫言，而宋章獻太后之時，范仲淹亦嘗嘗諍之。若今日我皇上之臨御天下也，二十餘年矣，而去秋八月，臣下猶恭奉皇上一請皇太后訓政，此惟聖母止慈，聖皇止孝，度越萬古，超軼尋常。或謂皇上因遴逆臣康有爲之變，而籲請皇太后以定危疑；或謂皇上因聖體違和，而籲請皇太后以持國政，度今一年以來，皇太后之調護聖躬而訓啓聖聰者，當已聖德日隆，而聖體日康矣；爲皇太后計，則歸政之時也，惟今日者，或謂皇上以時事多艱，而欲仰承乎慈訓，皇太后亦以國事爲重，而略形迹之嫌疑，此則聖慈聖孝，亘古同昭，臣下豈敢有他說！獨是此後皇上聖躬之安否如何？天下萬世不能不以爲皇太后之責任。何則，必有魯恭、袁敞、楊震以爲之臣，而後得成和熹之治；又必有司馬光、呂公著、文彥博以爲之臣，而後得成宣仁之治。况司馬光、呂公著諸人，雖奉宣仁太后以爲政，其於宋帝固無纖芥之嫌也。若今三凶在朝，憑權藉勢，上托聖慈之倚畀，隱與君上爲仇讎，而其餘之以世僕而快快于少主以黨閹而竊竊患失者，咸有不利其君之心。以希永保富貴之計，核其情狀，往往而然，而三凶又爲之魁。三凶者何？大學士榮祿，大學士剛毅，太監李連英是也。榮祿少以妄言熒聽，廢斥

多年，近十年間，重躋通顯，不念皇上錄用之恩，而以倒行逆施爲事。方其爲步軍統領也，已上特皇太后之親，下恃禮親王之戚，玩視朝旨，三令不從，比任北洋，不及半年，激怒皇上，幾欲加誅。夫人臣而爲聖主所欲殺，則其平日之跋扈可知；今則內掌樞權，外握兵柄，夫自古及今，內外之權不相侵，將相之柄不兼攝，誠以防主弱臣強，禍生不測也。曹操於漢有此權，則凌君矣；司馬昭於魏有此權，則殺主矣。今榮祿既爲軍機大臣，而又節制武衛五軍北洋各軍，近聞蘇元春練兵江南，亦歸節制，兵權之盛，漫延及于南洋，而且督撫保人材，則歸其差遣，外省製利器則供其軍械，威柄之重，震動天下，我朝所有權臣如懿、拜、明珠、年、羹、堯、端、肅、順之徒，均無此勢力。使榮祿于此或生異心，未識皇太后何以爲皇上地也？即令榮祿此時初心可保，而其後則勢如騎虎，不得復下。武夫患失，必起奸謀，禍變之來，未知所底。夫古來史冊所載，權臣恃母后而不利其嗣君者不少也，况今日榮祿之于皇上乎！此可慮者一也。剛毅外托清廉，內實貪鄙，風聞其平日嘗通餽遺于閹寺，設典肆于都門，既爲軍機大臣，則開陳上心，善回天聽，是其責也。乃去年皇上變法之時，剛毅輒抗違激撓，以致怒擲章奏，故去秋之變，平靜衡論，亦由剛毅輩激成之。迨皇太后訓政之初，剛毅首以殺戮士人，鈎稽黨籍爲務，幸而皇太后聰明仁恕，祇戮數人，不事株連，若充剛毅之居心，不至盡殺士類不止。夫士與民，國家之赤子，聖主所

愛惜者也。乃剛毅之籌餉江南也，則任不肖官吏肆意追呼，閭閻驚擾，而又裁撤學堂，摧傷士氣，省數萬有限之款，灰百千士子之心。夫江南士民，感戴皇上，紀誦聖德，一聞中外之詛言，輒用忱慚而愛疑，其用情雖愚，其愛君則摯。剛毅必指爲漢奸，摧夷挫辱。夫人一念愛君，卽爲漢奸，則必仇視皇上，腹誹聖德，而後爲大清之良民。中國之良士，是則率國人而叛皇上者，剛毅也。其設心于皇上爲何如乎！此可慮者二也。歷古以來，如漢如唐如明，皆有宦官之禍。漢之宦官，如曹節侯覽張讓等；明之宦官，如王振汪直魏忠賢等，皆攘竊威柄，荼毒臣民，而率以圮其國。然此其人皆志在蒙蔽天子以成其奸，故尙無弑逆之事。惟唐之宦官，廢立由其專擅，弑逆出于倉卒，若憲宗則弑于陳宏志之手，若敬宗則弑于劉克明之手，寺人謀逆，可爲寒心。我朝懲前毖後，家法森嚴，閣尹小臣，不得與政事，防微杜漸，宜無漢末明季之患矣。而今之李連英者，以一宦寺而屢經彈劾，罷官去者已非一人，風聞該太監已有資財數十萬，夫不由貪婪，此財何由而得；不竊作威福，又何以遂其貪婪。今日者，結天下之公憤，召中外之流言，上損我慈聖之盛名，下啓彼逆臣之口實，其爲罪惡，已不勝誅，而其最可慮者，此日隱患伏于宮禁之間，異日必禍發于至尊之側。蓋李連英之所恃者，皇太后，而其所不快者，我皇上也。故比年來頤和園奔走之官僚，內務府執事之臣僕，凡得輾轉通該太監之聲色者，以及臣僚等本因該太

監起家而數與往來者，無不指斥乘輿而詆誹聖德也。然則該太監之設心處慮，于皇上爲何如乎？唐憲宗之于陳宏志，未嘗欲誅之也，而宏志卒弑之，以服藥暴崩告矣。唐敬宗之于劉克明，未嘗欲誅之也，而克明卒弑之于飲酒燭滅時矣。刑餘之人，心狠手辣，自古然也。此其可慮者三也。此三人行事不同，而不利于皇上則同。且權勢所在，人爭趨之，今日凡旗員之掌有兵柄者，卽職不隸榮祿，而亦榮祿之黨援也。凡旗員之勢位通顯者，卽悍大若剛毅，而亦剛毅之流亞也。而旗人漢人之嗜進無恥者，日見隨聲附勢而入于三人之黨，時勢至此，人心至此，可爲痛哭流涕長歎息，故竊謂不殺三凶以厲其餘，則將來皇上之安危未可知也。夫此三人，在今日內藏奸慝之謀，外托公忠之狀，禍伏隱昧，似無可顯言于朝；不知涓涓不塞，將成江河，水之涓涓，猶可塞也，及爲江河則一決而不可止，而况此三人者，惟皇太后能操縱之，能生殺之，皇上之才，非其敵也。今乘皇太后訓政之時，分榮祿之權，懲剛毅之暴，除李連英之毒，以絕一切不軌之謀，弭將來無窮之禍，惟在皇太后一詔令耳。若異日者，榮祿則黨羽徧滿，盡收天下之勁兵；剛毅則貪暴恣睢，盡挫天下之志氣；李連英則盤踞于內，患生肘腋，防不勝防。奸黨滿朝，內外一氣，此時我皇上孤立於上，惟有委政權強，聽命宵小，或可圖旦夕之安；一有釁端，則危難立至，此時卽有效忠者，亦有異于董卓朱溫之前保漢唐之主，尙何濟哉！春秋傳曰：『無

使滋蔓，蔓難圖也。」正此謂也！伏願皇太后皇上聽曲突徙薪之謀，懷滋蔓難圖之義，亟收榮祿之兵權，而擇久任督撫忠懇知兵者，分領其衆；懲剛毅之苛暴，而用慈祥仁恕之人；李連英閣尹小人，復何顧惜，除惡務盡，不俟終朝，如此則皇上安于泰山，可以塞天下之望。且非獨爲皇上計也，今天下時勢，尤甚可危矣！自各口通商以來，西洋天主耶穌等教，傳行中原，各省之民入其教者，通計何止數百萬人！自粵捻回各匪平定以來，各省裁撤之兵，流爲哥老會匪，二十年來輾轉勾引，日聚日衆，踪跡詭祕，不可究詰。東南各省，無地無之，而各省之劇賊積盜，竊伏充斥，年來焚教堂，戕教士，乘隙肇亂者，屢見迭出。夫以各省教會，各匪劇賊積盜之潛伏于下者如此之多，設朝廷一旦有事，必皆乘間竊發，揭竿而起，若彼西洋諸國，約縱連橫，得寸得尺，其欲無厭，孰不願有事以收漁人之利，豈真有一國可恃？南宋恃元，卒覆于元，此殷鑒也。竊謂權強在朝，刁璫在內，則主權弱而禍變不可知，一有禍變，則盜賊起而天下亂，外人于是乘間而割削我中國，不有明末流寇之憂，則有晉末五胡之禍，此時雖食榮祿剛毅李連英諸人之肉，亦何足以謝天下。然則今日願我皇太后皇上思患預防，懲治權奸者，所以保重聖躬，所以固大清基業也。此固普天下忠憤之人所欲流涕爲皇上告，職之所在，不惜首領而陳此言也。伏願據職懇悃，代陳聖主之前，抑職再有請者，論語云：『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

言遜。」今皇太后皇上孜孜求治，達聰明目，采及芻蕘，若慮觸忌犯諱而不使上陳，非所以處有道之邦，對聖明之主，若慮妄言糞聽，則聖明燭照，自有權衡，固無庸大臣代爲慮及。且伏考本朝掌故，若咸豐七年，編修劉其年呈請禁絕京城錢票，繼以嚴刑，當時掌院大臣，以其所見迂謬，詳加開導，劉其年堅請代奏，直待顯皇帝明諭申飭，劉其年始無異言。可見當時芻蕘之陳，必達聖聽，職謹援此例，披瀝具陳，堅請代奏。至于狂瞽之論，干冒宸嚴，以及屢次公堂曉曉瀆請，已干大不敬之例。蹈不諳例之愆，並請中堂奏聞朝廷，嚴刑治罪，無所推諉。職不勝區區之誠，謹具呈伏乞代奏皇太后皇上呈鑒謹呈。」

仲玉看完了他的稿子，肅然立起來，向他作了一個揖道：「佩服佩服！我們一班朋友中，出了你這樣一個人，真是非常的榮幸了！」北山道：「你不要瞎說，你看怎麼樣？」仲玉道：「你這樣去做，當然是楊椒山一流人物，無庸說得，至于你的文章，不免有些冗長的地方，可以斟酌，暫且不論。不過你決定要做這件事，起因爲什麼緣故呢？」北山道：「我在年映家裏聽的話實在要氣死了！第一，是把皇上糟蹋得不成話，一會兒說他病得要死，一會兒說他不能人道，一會兒又說他常頑小太監，一會兒說他吃了莊小燕進的春藥，自相矛盾的話，不曉得他們怎麼樣造出來的。第二，是把我們龔老夫子說得甚爲不堪，頂大的罪名，是挑撥離間，以及保舉唐猷輝發生逆謀，就祇沒有說到像先朝王錫祺引誘等事，這也

是老夫子平日規行矩步，內外皆知，所以裝不上去。可以裝得上的罪名，沒有不裝上的了。你說還成個世界麼？」仲玉道：「去年黨禍，我看稍有良心的士大夫，都有點灰心的了。你這個摺子上了，有什麼用處？況且也未必能上去。你說到皇上現在可憐，但是你的老夫子教了他一二十年書，也沒有替他布置點基礎，去年不趕掉他，確是可保不至於鬧事；但是母子爭權，早晚總要決裂的，那時候他老人家或許受禍較重些，也未可知。與皇上並沒有益處。本來他老人家至多不過如王漁洋、翁覃谿一流，文采風流，照耀一時罷了，決沒有大政治家的手段，你現在上了這個摺子，他因你是門下士，恐怕反要驚惶埋怨哩！至于他家中，弓、夫等一定怕你得罪了要人，連累到他們身上，未必贊成你呢。」北山道：「你看會連累到老夫子麼？」仲玉道：「據我揣想，那掌院的余老道正想做大阿哥的師傅，那里肯替你代奏！你的禍福他不管，他倘然代奏了，比你的罪名更利害！這老道肯傻幹麼？他不代奏，就不會牽出你的老夫子來了。」北山道：「他不肯代奏，你想有什麼法子呢？」仲玉道：「有什麼法子？」隨又微笑着向他說道：「你纔說的原因，我看還是表面的，你的驚警，大部分是勞燕分飛的結果吧！」北山臉上微紅，說道：「不爲無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仲玉笑道：「對了！不過你的原因還有一個，就是好名。」北山立時呵呵的笑道：「到底是老朋友！現在不必問什麼原因，只請你看我做了這個事結局怎麼樣？」仲玉道：「我們總角之交，無庸客氣，你將來飛黃騰達，我是不來保你的，一來你沒有趨躄奔走的才幹，二來你從小讀

了許多書，不願做那卑鄙齷齪的事，所以你的官運將來也不過如此。況且朝局如此，不久必有大亂，恐怕也沒有時候讓你等着飛黃騰達。你倘然由此得一大名而去，替你想也狠上算的。」北山呵呵笑道：「畢竟是知己！我本來沒有富貴的希望，加以處境如此惡劣，還是幹這個的好。這稿子請你改削一下，幾天內我就要去幹。」仲玉道：「班生此行，何異登仙！不過你的腦袋我保你不會掉的，你靜着心，再想想好了。」北山匆匆走了，仲玉就將他的稿子改成了一千多字，明天北山來取，仲玉道：「你的要義都在內，原稿太長，恐怕老道看不完。據我看來，他決不肯代奏的。只要他們權要能看一過，教他們曉得天下尚有正論，士大夫中尚有氣節，也就有價值了。」北山道：「我拚着一條窮性命，看他們怎麼樣對付我！」他說了幾句話，就不辭而去。仲玉隔了幾天，沒有什麼消息，一天午後在家，忽然龔弓夫的遠族兄弟龔樵來訪他，進來了就問道：「你曉得北山近來做的什麼事？」仲玉道：「不知道。」樵道：「他忽然發了瘋，具了一個摺子，請翰林院代奏，給余掌院罵了出來。這個人怎麼好？」仲玉道：「前幾天看見他，他說要做一件轟轟烈烈的事，難道真做出來麼？」樵道：「他前天到了衙門，給余掌院罵了出來，昨天又到掌院的宅裏來見，聲明禍福由他一人身受，後來給掌院拒絕不見，現在京中傳遍了。家叔祖正在憂讒畏譏的時候，他又是家叔祖的門生，不要鬧出大禍來，怎麼辦？我已打電報給家叔祖，他還肯聽你的話，請你想想法子。」仲玉道：「好在沒有代奏，料想不會有什麼事的。」樵道：「這個時候不曉得

安分守己，反恩將仇報，他真是瘋子了！」仲玉微笑道：「從前的楊椒山楊大洪，大約都是帶點兒神經病的。」樵孫道：「我想還是想法子送他回去纔好。剛才我已經囑咐了會館的長班，教他留神沈老爺，他出門去不論到那兒，你就給我送信。你看怎麼樣？」仲玉道：「也好，不過米府上這個結沒有解開，也不是澈底的辦法。當時他的二位媒人造的孽，真也不小！」樵孫道：「現在也只好急則治標了。」正在說時，只見仲玉的家人進來回道：「會館的長班周升來找七少老爺要見。」仲玉道：「叫他進來。」果然周升進來道：「剛才沈老爺雇了車，衣冠出門，我問他到那兒去，他沒有說，便上衙門去了。我就到七少爺宅裏去送信，找不着，才到此地來的。」樵孫失色的問道：「是到翰林院衙門去的麼？」周升道：「我是問趕車的纔知道的。」樵孫道：「不好！」馬上就上了車，向仲玉道：「你也去，我們把他勸回來再說。」仲玉道：「你先走，我就來！」仲玉送了樵孫去後，也套了車，跟了前去，進了前門，一會兒遠遠望見翰林院衙門的大門外土堆旁邊有一羣人圍着，原來翰林院衙門的大門旁有一個土堆，相傳有關合署的風水，只要動着土堆一點兒，那堂官就要出缺，其實做到翰林院的掌官，年紀大約有七八十歲了，自然容易附會。後來庚子聯軍入京，把翰林院劃入使館界內，那土堆不知何處去了。相傳的迷信也消滅了。想到清朝三百年間有多少的翰林，都沒有能破除迷信，也可笑得狠了！閑話不題，那仲玉既望見了一堆人，車子越走越近，定睛一看，是兩個人揪着在那裏拖拉，倒在地下，就有一個趕車的趕上前來。

說道：「莊老爺，你快去！僮們七爺跟沈老爺幹上了！家人們都勸不開。還是老爺去解開了吧！」仲玉一看，原來是樵孫的趕車的，連忙跳下車來，往人羣中走進去，果然是北山和樵孫二人在地下拖滾。仲玉就上前扶起北山，那趕車的也扶起樵孫，兩個人頭面脹紅，相視不出一聲。仲玉道：「二位在此地都不雅觀，姑且上車到我家裏去再說。」樵孫道：「好好！」他就跳上了車。北山的車不知那里去了，仲玉就扶他坐在自己車廂裏，自己跨了車沿，一同回到半截胡同寓中。仲玉請他們到書房中坐下，只見樵孫衣袖上血跡淋漓，吃了一驚。問道：「樵孫，你袖子上怎麼了？」樵孫厲聲指着北山道：「你問他，他真想要我的命了！」一面伸出手來，血痕滿掌，一隻似斷不斷的小指，垂在掌邊。仲玉蹙着眉道：「樵孫，你受的傷是狠苦了，究竟北山怎麼樣傷你的？」樵孫道：「我從你那裏趕他，直趕到翰林院衙門口，看見他衣冠着在大門外行着三跪九叩的禮，捧着摺匣，正要進去。我就搶了他摺匣，交給我的趕車的。一面拉着他說道：『家叔祖栽培了你，你難道恩將仇報？要送掉他老性命麼？』他亂跳着說道：『我做這件事，纔算對得起他老人家呢！蘇東坡幾次的危險，纔不愧爲歐陽文忠公的門生，你懂得什麼？』仲玉，你聽聽，不要氣死人麼！我就拉他上車，他一定要搶回摺匣再進去，我跟他拉扯，地下一滑，兩個人跌在一塊兒，不料他就拉着我的手，狠命的一口，把小指頭咬了一下，差不多要斷了。痛得要命！你想他該不該？」仲玉聽了，取了水替他洗淨了，擦點兒藥油，用布條兒縛好。樵孫謝了一聲道：「仲玉，你問他應當不應

嘗」仲玉道：「他咬傷你自然不應當。」北山紉着臉道：「他爲什麼不許我進去？」樵孫道：「你的摺子有什麼用？現在你的老夫子正在危險的時候，你真要斷送他麼？」北山道：「我這個老夫子決不像你們貪生怕死的，都像你一個樣，歷史上還有什麼可傳的人物呢？」樵孫道：「你要做不怕死的忠臣，儘管去做，只要不連累我們一家便了。」北山道：「你是管我不了的，只有老夫子來阻止我，我許答應，否則匹夫不可奪志，你要奪我的志，你配麼？」仲玉聽了，就向樵孫道：「你能打一個電報請示麼？我看只有這一着兒或可挽回。不知他老人家肯勸他一下麼？」樵孫道：「電報昨天已發去了，大約就有回音。」仲玉道：「你的電報給誰？」樵孫道：「是給弓夫的。」仲玉道：「你會否說明要請示老人家的麼？」樵孫道：「這却没有。」仲玉道：「我看你再補一電去，說明情形，只要弓夫代爲一說，我們再來勸他，或可挽回。」樵孫道：「不差，我就去。不過現在請你擔承攔住他，等回電來再說。」仲玉道：「等回電的時間，我總可以的，不過你能發一個加急的電更好。」樵孫道：「好好」就匆匆上車而去。仲玉送了他回來，只見北山狠生氣的坐在那裏，不言不語。仲玉道：「你連我都生氣了麼？」北山道：「老七真可惡！老夫子家中出了這種子弟，真丟臉！」仲玉道：「你不用惱了！你已成了名了！你的摺子本來沒有代奏的希望，就是代奏了，也不過你受的禍較大些罷了。你的老夫子決定也不以爲然的。他老人家胆子本小，却又顧惜名譽，你教他反對，他未免不肯；教他贊成，他又不敢。不是難爲他麼！將來等弓夫的回電。」

來，你總算爲着老夫子纔屈服的，你也下得去了。不要再彆扭了。你要成名，碰機會再宣布一下也好，何必一定拚命呢！」北山道：「難道老夫子會不贊成麼？」仲玉道：「你等下去看就是了。你看老七的如此着急，一半是向余老道等表示他的意思，也不全爲着老叔祖呢！」北山道：「照你所說真難了！」仲玉就留着北山住下。第二天仲玉剛剛起來，正要往書房去看北山，只見家人進來道：「龔七老爺來了。仲玉就出去見了。樵孫道：「好了！好了！回電來了。」正是：「玉鏡臺前憐賚，金馬門下辱詞臣。」欲知後事，且看下文。

第二十九卷

第五十七回

國聞報采風登正論；

賽金花避難入危京。

却說莊仲玉剛剛起身，聽見龔樵孫到來，出去到庭中，只見樵孫手持一電局封套，說道：「回電來了。」仲玉就問道：「是誰復的？」樵孫道：「弓夫。」仲玉接過來一看，只見上面譯寫着：

「北京南橫街龔樵孫鑒：北山事已稟明，諭令墊資派人婉勸回常，并諭達北山迷回爲盼。弓。」

仲玉看了，仍把電紙裝入封套中，向樵孫一笑道：「很好！我們同去，向北山勸勸好吧！」樵孫道：「你去勸他，我真不願意見他！」仲玉笑道：「你總要辦到了送回，纔好銷差，怎麼不去見他呢？」他呆了一呆道：「也好！」二人就往書房中來。只見北山尚未起身，靠着枕，瞪着眼，向着紙糊的頂棚看着。仲玉道：「你還不起來？你的老夫子回電來了。」北山道：「真的麼？」仲玉就掣電局的封套給他看：「這個可以假的麼？」北山抽出電紙一看道：「這是弓夫的話，不是老夫子的。」仲玉道：「你近來心緒紛

亂，文理也退步了。弓夫用到「稟」字「諭」字，不是明明顯出你老夫子的意思麼？」北山道：「爲什麼不明白寫出呢？」仲玉笑道：「你越攪越胡塗了！他老人家當這個時候，自然要隱約點綴好，不像你要做忠臣的，只怕人家不知道。」北山道：「既然老夫子叫我回去，怎麼好呢？」樵孫向仲玉道：「你看他又來起花樣了！」仲玉道：「不會的，昨兒他自己說的，只要老夫子說一句話他總答應的。既然有了回電，北山是個大忠臣，那有言而無信的樵孫，你就照着預備好了。」樵孫道：「伴送他的人倒有，就是姊丈葉茂如，不是前天引見了麼？大約就要動身，可以託他。至川資旅費約需多少，我去預備就是了。」北山道：「我回去，我不用他的錢。仲玉只好你借給我，將來還你。」仲玉笑道：「好好樵孫你不用去張羅了，我承北山看得起，便宜了你，但看到你手指上，本也不應當再罰你出錢的了。」他二人不由的呵呵笑了。仲玉道：「樵孫你去和茂如說定了，定了日子動身，我們送他們上火車。這幾天北山暫住在這裏，到茂如動身時一同走便了。」不多幾天，仲玉樵孫把北山托了葉茂如招呼着，匆匆的坐了火車到天津去了。那茂如和北山在天津車站下來，就住在紫竹林鴻昇旅館。茂如去找了幾個朋友，回來向北山道：「今晚上有個朋友請我吃花酒，你一同去散散心好吧？」北山道：「狼好！」傍晚那朋友來了，進房看見了北山，就由茂如介紹了。原來是直隸候補知府王苑生。那苑生知道是沈北山，就特別和北山作揖道：「兄弟新近聽說老兄具摺參劾三凶，真是朝陽鳴鳳，欽佩得狠！」北山道：「書生愚見，算得什

麼！況且也沒有上達。承閣下提及，慚愧得狠！」苑生道：「這篇文章本不在乎上達不上達，只要天地間留得正氣，留得公論，老實說，這事決不能實行的，何妨在報上發表一下，教世上有心人都拜讀一下纔痛快。」茂如聽了忙道：「這萬萬使不得的，北山同鄉教我伴送他回鄉，就怕他再闖禍。」苑生聽了，向着北山一笑道：「這事不提。北山兄今天可否一塊同去玩玩？不過臨時奉邀，似乎不恭敬點。」北山道：「太客氣了！初見面就奉擾，有點過意不去。」苑生道：「我們一見如故，荷蒙賞光，感激得狠！大家就立起身來，出門坐了人力車，到了侯家后一家門口，苑生下了車，領着他們進去。北山一看，門上挂着一「養寓」二字的銅牌，北山就問茂如道：「這是什麼地方？」茂如笑道：「就是狀元夫人的班子裏。」北山點點頭，隨着進去。苑生進了房間，拿着請客票，寫了幾張，交給他們下人，說道：「請客去！」那班子裏人接着去了。不多一會，來了五六位客，彼此問了姓名，見了北山都有一種敬重的意思。房中老媽們就擺起酒席。正要入座，只見一位麗人冉冉的掀簾進來。苑生微笑道：「二爺回來。」那賽金花含笑道：「王大人早來了！失迎得狠！又向合席客人招呼了一下，就在苑生身畔坐下。老媽送上酒壺，金花接過了，向合席斟了酒。苑生就拿局票代各人寫了，向茂如北山道：「二位剛來，要不要荐一位？」茂如北山道：「担擱不多日，免了吧！」苑生道：「也好，不客氣了！」中間有一位福建人，姓言號又陵的，問北山道：「北京的風潮總算平靖了吧？」北山道：「也不過燕巢幕上罷了。此地怎麼樣？」苑生道：「經過去年的變端，人

心總是惶惶的。」又陵道：「我看內外的情形，不會太平吧！」苑生道：「方安堂到山東，聽說義和團大半消滅了。」又陵道：「此間玉壽帥到了北洋，只曉得『當差』兩個字，萬一有大關係的事發生，恐怕担当不了。只盼沒有事纔好。」苑生道：「政府如此，那里會沒有事呢！」背後龔金花接着道：「王大人這兩天的新鮮事你知道麼？」苑生道：「什麼事？」金花道：「此地幾條胡同內有人設了壇，練習神拳，聽說是念了咒，就有神道附在身上，就會使拳使各種兵器。神道來了，他擎了刀向自己的肚子砍，只有白印，一些也不傷。附上的神道，也有孫行者，也有黃天霸，奇奇怪怪，說是練好了，外國人的槍砲都打不進去。」王大人你看是真的麼？」苑生道：「那有此理！我也聽見說，都是山東來的，大約方安堂到山東，他們不能安身，逃到此地來的。那有什麼好東西！只要好好的辦一下子就絕跡了。」又陵道：「你不要輕視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不曉得怎麼結局呢！」金花道：「還有奇怪的，有一班十七八歲的大姑娘，穿上紅衣紅袴，白天擎着紅扇子，晚上提着一盞紅燈，說是學成了用扇一扇，可以飛到半空中。要燒那里就燒那里。這種仙法，是一個山東聖母，叫做紅燈照的教給他們，其實這個聖母，老媽子都知道，是艮船上一個臭爛的船婆。這兩天一天多一天起來，各處都立了壇，不曉得到底是什麼仙法。」苑生歎了一口氣道：「國家將亡，必有妖孽！可惜像北山先生銷滅妖孽的文字，能說而不能行。大約也關乎氣運吧！」又陵道：「北山先生的稿子，能讓我們拜讀一下麼？」北山道：「兄弟出京時，原有的摺稿，都教龔樵

孫搜去焚毀了。」又陵道：「可惜得很。」北山隨向身上口袋裏一摸，說道：「原稿是由一個朋友商改的，可沒有了。只有兄弟第一次的初稿尚存，冗長得狠，太不成文字了。說着就遞過去。」苑生道：「酒後不能細讀，讓我帶回去，同人中要先覓爲快的不少，我們看過了就送還。」北山道：「不祥之物，也無留存的必要，儘管拿去好了。」茂如道：「你們國聞報上千萬不要登出來，我要負責的。」苑生笑道：「作者不着急，怎麼反是你着急呢！」茂如道：「他是預備做忠臣的，我是預備做飯桶的，不要把我的飯碗打破了，教我怎麼不着急呢！」大家呵呵一笑。酒闌客散，各人分別回去。不料北山茂如上輪回南後，國聞報上就把北山的摺稿登了出來，一時烘動了京津士大夫，那翰林院掌院余老道，看見本衙門出了這種大逆不道的人，恐怕上頭怪他，連忙具摺奏參，請將北山革職監禁，一面展轉查訪北山有否同黨。當時龔樵孫就托了尹郡老爺及清秘堂幾位辦事翰林，向老道聲明，叔祖並未與聞，他自己爲極力阻擋，致小指受傷的情節，詳細說明。并云北山平日並無至交，只有同鄉莊仲玉聽說與聞其事。余老道聽了，想連莊仲玉一起參劾，就交清秘堂一位姓陸的辦摺，旁有一位姓李的道：「此事請中堂斟酌，莊某是戶部司員，偕們翰林院去參劾戶部司官，在戶部堂官的臉上，有沒有點關係？」老道聽了，遲疑了一回道：「不差，就把本衙門的陳某添進甄別革職，作爲結束。」却說北山自離津南歸後，天津一帶設壇練拳的日盛一日，公然豎起「扶清滅洋」的旗子，直隸州縣中也有勞玉初等，軍隊中也有聶功亭等，

來請北洋大臣王壽山主持剿匪。那王壽帥起始也知道匪類不可不剿，主張嚴辦，不料匪類中打通了端王府及宮中的太監，都向太后前說光緒是中了洋鬼子的毒，這班義民的宗旨，是扶清滅洋的，真是神佛保佑祖宗有靈，生出來的，請老爺用了他，殺掉了北京的鬼子們，大清國那纔一統太平了，太后自從訓政以來，本想廢立，後來怕外國人不答應，只立了一個大阿哥。終究心中不暢快。那大阿哥是端王的兒子，雖做了太子，終究沒有做到皇上，那太上皇的端王使不出多少威風來，也恨那外國人，他就先在府中設立了壇，就請了壇中的大師兄到府中來教練。這個風氣一開，莊王也起勁，其餘王公等也多有設壇練拳，那練拳的大師兄都是京津間青皮混混，有什麼才幹智識，公然拆鐵路，毀電線，凡沾一點外洋來的式子，都主張消滅。他們其實多是假公濟私，實行搶劫。其時，手握大權的慶匡華福，也知道這個事不對，有一天軍機起兒上去，華福便婉轉奏道：「義和團的心是不錯，不過他的能耐究竟怎麼樣？應否派一兩位大臣去視察一下？好決定辦法。請太后聖裁！」太后聽了他的話，就說道：「叫晁舒翹去考察一下吧！」那一位軍機大臣晁舒翹領了旨下來，就向華福說：「民氣固然可寶貴，但是義和團中間流氓居多數，倘然假以權力，萬一尾大不掉，怎麼樣？請中堂訓示！」華福道：「上頭既派了你，就仗你斟酌萬全，我看此事狠有出入，今兒所以請旨的。」旁邊耿義道：「現在是不能決定的，總要去看過纔好定奪辦法。不過展翁一個人去行麼？」華福道：「子良，你也當過封疆的職任，對於大計畫一定有

把握，我再去請旨，添派子良一同去。」晁展如聽了道：「很好！」華福便上去請旨下來道：「上頭添派了子良，還有順天府尹胡乃瑩，今天有封奏，上頭說叫兩位帶着他一同去。」耿晁道：「準定明天請了訓就走。」華福道：「很好！偏勞了！」二人當天散值回家，預備行李，明早請了訓下來，就上車。會同胡乃瑩出城。其時拳匪已在涇水一帶和官軍開仗，被聶功亭打得大敗，三人走到保定，就派人去找拳匪中的大師兄，見了面，他就要求先撤聶功亭的軍隊。晁舒翹力言不可。不料耿義出京時，端王已私下密囑令他回護拳民，於是反對晁展如，且言太后及端王已內定欲滅洋人，違旨即得禍。胡乃瑩也迎合以撤聶軍爲第一策。晁不好固爭，華福慶巨也不敢堅持，此外滿漢士大夫許多只知道承順，遂成滔天之禍。此種國家大事，歷史家紀述已詳，不復贅述。却說賽金花自京遷津，平時常常來往，和楊金甫盧玉舫等交情益密，自天津起了義和團，孫三等聲氣相通，大家不以爲異。等到北京馬家堡車站燒掉，鐵路電線統統拆毀，那天金甫和玉舫說道：「北京亂到這個樣子，前天把日本使館的山之彬、德國的欽差克林德都殺了，我雖沒有辦過外交，然鼓兒詞上也說過『兩國相爭，不斬來使』，向來狠漂亮的人，怎麼也會糊塗起來，現在聽說各國聯軍都要來了，天津首當其衝，你的賽二爺，我真有點兒不放心。你何妨到天津去帶着他進京，北京就是有事，跟着僮們走，總吃不着大苦。你看怎麼樣？」玉舫道：「天津去一趟不算什麼，不過『你的賽二爺』一句話，要由我跟你說纔對呢。」金甫笑道：「老弟不用挑眼兒，你的我

的有什麼分別呢？」玉舫道：「難道大局真要糟麼？」金甫道：「不客氣，我聽見的笑話多着呢！今兒沒
有事，我把頂可笑的告訴你：齊穎芝你不是認得的麼？他進了軍機後，他的門生姓尹的放了雲貴的試
差，姓尹的去辭行，他和他說道：『你這趨差回來，當在臘月邊，你看這時候北京太平，洋鬼子都殺盡，沒
有一個了。』那門生說道：『地球上國度很多，洋鬼子也很多，殺盡他，狠不容易。』他就正色說道：『你
也中了鬼子的毒麼？天下那裏有什麼許多的外國，他們說的英國法國德國俄國等，都是他們幾個人
假裝着什麼什麼國來嚇我們的。只要把北京的鬼子殺完了，他們的國也就沒有了。』那個門生看他
自以為是正當營的大議論，也只好唯唯的答應着走了。還是前天義和團攻打西什庫教堂，打了幾
天，義和團受着鎗子死了不少人。太后就問軍機道：『這一點兒小地方都攻不下，各國的軍隊來了能
殺抵抗麼？』各軍機不敢言語。齊穎芝就奏道：『樊國樑用了邪術，所以打不進。現在義和團招募了五百
個童男子，教會了他們神拳，將來他們神拳成了，衝過去一定可以打勝仗。聽說教堂還有一件法寶，狠
難破的，現在派人到五台山去請一位高僧，名叫法聰的，等他來了，就可破他的法子。』這事華中堂昨
兒親口告訴我的呢。」玉舫道：「這真是氣數了！我聽刑部的朋友說：耿子良的事有人替他謗了一首
詩。」金甫道：「什麼詩？你記得麼？」玉舫道：「我因他好笑，就抄下了。」他就掏出靴頁子，抽出一張紙，
遞給金甫道：「你看：雖是打油詩，却做得狠滑稽。」金甫打開一看，只見上面寫道：

「帝降爲王舜禹驚。」（耿在樞廷言及堯舜則曰「堯王舜王」常熟相國聞之，冷笑曰：「三皇五帝，人所共知，子良不必及之。耿當時不悟，歸詢他人，乃恍然，遂深恨之。」皋陶（讀作桃）屢喚不應聲。（耿在刑部大堂，嘗語司官曰：兄弟自刑部出身，好比堯王舜王時的皋陶（桃）諸君大可效法。）將才新得黃天霸，（耿在太后前力保江蘇總兵龍殿魁爲名將，云此人可爲奴才的黃天霸。及下值，華中堂調之曰：子良元來是一個配角兒！因施公案戲，皆以黃天霸爲正角，施不全爲配角也。）奸黨能除龔叔平。（耿在刑部得京察一等，爲龔相所提拔，後龔革職受地方官管束之辱，大半由耿奏對時指爲奸黨。）一字誰能爭瘦死？（刑部有犯死于獄，耿讀『瘦死』爲『瘦死』萬民可惜不耶生（耿讀『民不聊生』爲『民不耶生』）功名鼎盛黃巾起，師弟師兄保大清。（義和團皆以紅巾黃巾束首，其中頭目則尊云大師兄，凡大師兄來，耿迎接之，曲膝盡禮。語人曰：「此輩乃保大清國者，非如保國會之保中國不保大清也。」）

金甫讀過呵呵笑道：「太刻薄了！華中堂是明白人，曉得照此幹下來要糟，不過老佛爺聽信了那幾位的話，華中堂也沒有法子去攔擋，你真去一攔，恐怕性命就要不保了。正在說時，只見外面幾個家人進來回道：「不好了！前門外兩荷包巷統統放火搶燒，大柵欄一帶現正起火呢。」金甫道：「僧們的

鋪子怎麼樣？」那家人道：「有一二家的掌櫃來了，其餘還沒有信兒。」金甫道：「我要去問問他們，老弟你也去打主意纔好！」玉舫道：「我沒有家產，也沒有奉敬，隨他們鬧，不在我心上。我明兒準到天津去看看他們。」他說着就匆匆走了。明天盧玉舫騎了馬逕往天津，一路經過河西務楊村各處，都是義和團練拳的神壇，好在各處的壇中，大師兄差不多都知道他的。一路上大師兄也有送他名片，傳知各壇保護的，所以沒有阻礙。直到天津賽金花寓中，他一進門，賽金花正在家，連忙迎出來道：「大哥有怎麼事到這兒來？」玉舫道：「沒有事，一個多月沒見了，所以來看看你。」金花道：「火車斷了，你來不容易，我真謝謝你不忘記我，你跟我進裏頭去，喝一杯白蘭地，躺一會兒，細細的談談吧！」玉舫就跟着他到了套房中，向沙發上一躺，說道：「我騎馬來的，騎了兩天馬，兩腿真有點兒累了！」金花道：「你究竟爲什麼事來的？」玉舫道：「你猜一猜！」金花一面斟了白蘭地，老媽等送進來許多小菜碟子，金花陪着他飲，一面含笑道：「我猜你一定有關係我的事，你纔老遠的跑來，不是僑們倆的交情，這個年頭兒誰都請不動你的。」玉舫笑着道：「不枉是個水晶球兒，告訴你吧，是前天楊金甫找我去，說大局不好，各國的兵快到了。天津又是義和團聚會的地方，等到開了仗，危險得很，我們狠不放心，商量着還是北京好一點。我們都在京，招呼你容易，所以決定教我來一趟，請你收拾着快進京。現在路上還好走，將來難保通不通，你心裏頭怎麼樣？」金花道：「真正謝謝你！我曉得一定大哥和幾位惦记我所以來的。」

北京有着大哥和楊大人等，自然穩當得多，就是要逃難，和大哥們一塊兒走也方便。這也不用商量的了。不過北京聽說也很亂，今天傳言前門外荷包巷大柵欄都燒了，確不確呢？」玉舫道：「怎麼不確？我看見他燒了纔走的。」金花道：「怎麼好？我家裏有許多人，也要安排纔好。端節剛過了幾天，賬也沒收全，一時不能脫身。我想把他們由輪船送回上海，我就進京來找你便了。」玉舫道：「不差，你要走，自然有許多事應料理的，一時也不能動身。我家中也有事，不能等你。總是越早越好，快快的到京，楊大人和我纔可以放心了。」金花答應了，跟他講了許多近來的事。玉舫就在他那兒吃了飯，歇了一宿，明早騎着馬趕回北京去了。金花等到玉舫去後，他就和家中人商量要進京。孫三聽了不以爲然，他就說道：「僭們進什麼京，此地義和團裏頭的大師兄，沒有一個不認得的。聽說北京的老太后和許多王爺們都很信服他們，真的鬼子們來了，有大師兄們的仙法，鬼子的鎗砲中什麼用，一定可以打敗他。我們不但安穩過日子，而且我碰個機會也許做官發財。爲什麼要逃呢？現在京裏頭也狠亂，從前的闊人都要下台了，僭們也用不着他們招呼。我是一定不去的。你不要去上他們的當。」金花道：「上什麼當？他們的話總有點邊兒，我是到過外洋的，外國人的軍隊要靠大帥兄去打，你真在做夢呢！」孫三道：「你不信由你。旁邊姑娘娘姨大姐等說道：『真要打仗，俺要嚇殺哉，還是到上海去避一避格好。』」金花道：「你們的話不差，我們就去打探有沒有輪船再說，我就要安排了你們纔能走。」大家也就散了。不料

消息一天壞一天，打茶園的客人都沒有了，就是幾個常來的熟客，寥寥的來坐一回，都是愁眉苦臉。打算要逃難。問問輪船，說是大沽口開了仗，炮台已經失守，載客的輪船影兒也不見了。孫三也整天的不在家，晚上有時回來，頭上纏了紅綢，手中提着刀槍，穿了奇怪的衣服，好像是在唱連台鐵公雞的新戲，只急得賽金花走頭無路。那天他剛起來，隔壁的人家也是開窗子的，只聽他們哭喊起來。金花就叫老媽去一問，說是法國兵已到，要把法租界四面的義和拳搜殺，他們住的房子都靠近法租界，所以驚惶的不得了。金花聽了，也嚇得臉上失色。幸虧自從盧玉舫來後，他已經把細軟值錢的東西收拾好了，他就叫用人去雇船。這時候那里有船！找了半天，纔找到一隻破漏不堪的小船。他們也顧不得了，大大小小鑽上去，一看那船底有半艙的水，上去的人一多，差不多要沈下去了。正嚇得不得了，恰巧對面來了一隻船，雖也破舊，但還不漏，便忙着招呼搬過去。也不管多少錢，只要救命，一同搬了上去坐定了，一個娘姨道：「這個時候三爺也不來，他到那兒去了？總要等着他來纔好開船！」金花冷笑道：「誰還等他這個有良心的人！你看他這幾天來問一問麼？不曉得是吃了槍子還是挨着刺刀倒在路上呢！快開船吧！」那管船的問道：「大小姐往那兒開呢？」金花道：「我是要向北京走的。隨便你怎麼開，只要挑安穩的地方走就是了。」船上的人正在拔了篙子往前撐，撐過一條橋，只見東岸上一羣裹着紅黃頭巾的人，也有擎着刀的抗着槍的，氣急敗壞的如飛跑來。後面一陣好像放鞭爆的聲音，急急的不斷追

來。那先逃的一羣人中，沿途中槍倒下的不計其數。金花的船連忙靠西邊撐走。各人把席篷蓋着，都搗着眼睛，渾身哆嗦，爬在船裏。畢竟金花胆子大，眼光足，偷偷的張見一羣人中，有一個頭上紅巾已扯了，手中刀槍也丟了，一直的跑。後來槍聲更近更急，倒下的人更多，他好似沒有法兒，只好向河中一跳，打了一個猛子。剛剛入水，後面洋兵都騎着馬往前趕來，沒有留意投河的人。金花眼光一掠，好像孫三雖在恨他，畢竟餘情未斷，看見洋兵已過，他就推開席篷，拏手中的巾子向水中一颺，恰好那人正在浮起來，看看岸上有沒有追兵，忽然看見一只小船上有個女人拏手中向他一招，他就努力向着船來。泗到河中間，氣力不勝，將要沈下去，金花叫船上人拏篙子鈎他，纔拉到船邊。只是已灌了許多水，眼睛翻成半白了。船上人把他擱在船沿，一會兒吐出了許多水，漸漸的醒了。娘姨道：「大小姐，你救了這個人，阿彌陀佛，功德無量！」金花道：「你瞧瞧是誰？」娘姨探出身向船頭上一望，失驚的說道：「這不是三爺麼！大小姐，是你看見了才救起來的麼？」金花道：「我看清了他，我纔不救呢。」那時孫三已回過來了，聽了接着說道：「爲什麼是我反而不救呢？」金花道：「像你的良心好，死不掉的，反正有人救你，用不着我救。」娘姨道：「三爺不是你，剛才我就說你，你這兩天壓根兒不見影兒！今天真緊急，大家多逃了，大小姐要雇一條船也沒有找處，好容易菩薩保佑，半路上碰着這條船，纔救了許多人的命。你三爺也不來問一個信！大小姐才會恨得你海樣深，你想想能怪他麼？」隨向着金花笑道：「夫妻的關

係畢竟兩樣的，怎麼你在船上，他在河裏，你會救他的，不是菩薩的指點，有這樣巧的麼？」金花道：「早知道是他，還不如推到河裏去的好呢。」孫三道：「好了好了！閑話少說！」娘姨找一身短衫褲子給我換一換。」那娘姨道：「男人家的衣服沒有，只有汗衫褲一套，不分男女，將就換上吧！」孫三擎着換了，好在天氣正熱。孫三在水裏浸了一回，也不覺得什麼，船隻漸漸的離開了天津十多里，一個小地方叫小稍子口的停了船過夜。金花是不理孫三，孫三沒有法，只好跟大娘姨們瞎聊道：「今兒真險！我在壇裏，大師兄派我去燒租界搶洋行，我帶了幾百人，畫了符，念了咒，請了神，大家很高興的要到法租界去。我想我們住的地方很近，我乘便到家，招呼一下，免得你們驚惶。我這幾天看他們鬼子也怕得我們狠利害，有一回在街上有一個鬼子下了洋車，拉車的向他拱拱手，要多給幾個車錢，那鬼子嚇得回頭就跑了。我們去燒教堂，大師兄只要念了咒，把刀一指，就燒起來，大家都信服有靈。實在是我們先把洋油澆的柴草，由教堂中的中國人，先預備好了，纔燒起來的。那鬼子不知道，自然怕起來。我們趁着這種威風，把沾着點洋氣的東西，一半兒燒毀，一半兒搶回去了。」旁邊一個大姐道：「三爺你也去了麼？你爲什麼不搶點東西回來呢？」孫三道：「搶來的都藏在壇裏邊，今兒這一下可惜全丟了。昨天我在壇裏看見弟兄們抓了一個官，說是江蘇的候補道，他是辦海運來的。他帶了一個姨太太，坐了一隻很大的船，因爲海道不通，他就打算從運河裏逃到山東去。他船上有好幾萬銀子，船上也有團裏的人，到

壇上私下露了風，他船上雖有十幾枝快槍，十幾個護兵，壇裏派了二三十個弟兄去，把他輕輕易易捉來了。他的姨太太靠着船窗坐着，弟兄們上去，看見他手上帶的金鐲子，翡翠鐲子，狼值錢，就喝他卸下來，他不肯，一個弟兄就把他胳膊砍下來，把鐲子通通拿去了。那位老爺抓到壇中，教他升三道表，可憐他嚇得手直抖。一道表也升不起來，就拖出去砍了。船上的銀子都抬到壇裏來了。」那個娘姨道：「阿彌陀佛！真真作孽！你們已經拿了她的銀子，爲什麼還要殺他呢？」孫三道：「不殺他將來許有後患呢！」娘姨道：「剛才岸上橋上被槍子打死的就是這班人麼？」孫三道：「是的那搶鐲子砍女人胳膊的，和我一塊兒跑，我看見他腦袋上中了一槍，他的血好像噴筒裏的水噴出來，我嚇得不得了，纔望河裏一跳。這條命纔算檢着了。」金花聽了冷笑道：「你說大師兄的仙法到那兒去了？」那娘姨道：「老天爺終有眼睛，殺了人搶了鐲子現在依舊享用不着，何苦來呢！」孫三道：「我也看破了，今兒個出來本打算發一注橫財的，不料剛走到那個橋邊，忽然劈劈拍拍的向着我們來了，我虧得走在前頭，我聽見了槍聲，回頭一望，那在後面的弟兄們倒下的差不多百十人，也沒有一個人抵抗一下。在後面督隊的大師兄，一個也不剩，都倒下去了。真是天意！大師兄們的符咒都不靈了。也許他們昨兒犯了什麼規，神道不保護了。」金花道：「你們的神道也許搶女人發洋財去了。還來保護你們麼！」正在說時，只聽得岸上喧喧嚷嚷的人聲車聲許多經過，船上人低低的說道：「天津的敗兵逃下來了，我們趁天

沒有亮，悄悄兒往回走纔好。他們就起來收拾了篙漿，逆流而上，也虧得是一只破爛的小船，人家不起眼，偷偷的向通州行來。走了幾天，居然到了通州，找了一家客棧，名叫長發棧的，包了他一個跨院，連男帶女十餘人勉強住下了。金花忙着要進京，孫三老是不願意，仍想要回天津去。金花也明白他是一股兒的醋勁，但是眼前是沒有一個可靠的男人，只好敷衍着，一面送信到京，盼望楊盧兩家派人來接。不料等了幾天，天津是外國人占去了，黎乘衡的勤王兵，陸續到了通州，京通一條大道，被軍隊占踞了，走過就要搶劫，弄到消息不通，金花急得束手無策。孫三道：「通州向來有名的太平州，總不要緊。」金花道：「太平州不錯，是有名的，不過太平州的人爲什麼不住，反而跑出去呢？恐怕這個太平要保不住了！」他就決定雇了車，出了南門，進京去。走出不遠，就有許多官兵在檢查行人，中間也有一二個官長，嘴裏嚷着，你們只許檢查，不許擊人家的東西。那些兵誰聽他話，只管亂翻亂搜，檢值錢的就擊。那趕車的不肯往前趕，他嚷着道：「我們的命難道幾兩銀子就換了麼？」金花也沒有法，車價已給他了，他們不肯趕，有什麼法呢！只好跟着回了店。金花道：「我們還是走的好，慢慢的想法，挨進了京，再派人來接他們。此地再住下去性命難保。」孫三也沒有法，只好跟着他走。天又下着雨，半路碰着送王祿靈柩的十多個兵，把金花帶的首飾等都搶去了。後來走到一個村子叫八里莊，碰見了一位老太太，纔讓着進去住了一夜。明天謝了老太太又走。走到東便門，城門閉着，叫了半天，也沒有人。後來有一羣馬隊

道：「那位行好的要一口兒茶水等他吃一點兒。」孫三趕緊道了謝，接過藥來，倒些在掌心裏，慢慢的向金花鼻子邊抹了些。那街上一個人，也取了半碗水來。孫三接了，正要向金口中嚥藥，只聽金花鼻子裏打了一個噴嚏，旁人都說道：「好了，好了。」孫三就把藥放在他嘴裏，用水送下了一點。一會兒金花醒過來，哭着道：「怎麼好！楊大人又死了！叫我們到那兒去呢？」正在號陶嗚咽的時候，有許多人圍着看，只見剛纔給藥的老者說道：「今晚上姑且到我家裏去，明天再想法子。」他就找着一輛小車，把金花扶在車上，孫三是跟着車走。到那老人家裏，他的家在後門方磚廠，進去一看，擺着許多魚挑子，原來他是作魚行生意的。進了屋子，喝了點水，正要開口問那老人的姓名，忽聽見對面房裏一個女人厲聲的嚷道：「你這個老東西，不要命了吧！從什麼地方帶來的二毛子！你看他們壇裏多麼緊，找到了二毛子，拉到壇裏去升表，神道真有靈！你是個直眼的，他表就升不起來。僧們的二大媽家裏，前天查看了一個二毛子，連他們一家都送了命。你這條老命還想活麼？」嘮嘮叨叨的罵個不歇。金花等聽了，心裏真難受。孫三也低着頭，在那兒想。忽然向着金花說道：「從前我們在口袋底兒的時候，有個杜升，我們用他狠久，後來搬到天津去纔辭了他，這個人狠老實，記得他住在定王府對過，離這兒不遠。我們何妨找他去想想法兒。」那老者道：「不錯！有位杜爺我也認得，他隔着此地一條胡同，昨兒我還碰着他。」孫三道：「狠好！請你老人家帶我去找找看！」老者就點了一個燈，和孫三一全出去。一會兒就聽得打門。他

們開了門，金花只見孫三、老者、全着 杜升進來，金花看見了，就向杜升道：「杜升，你怕想不到今兒見面吧！我們是死裏逃生，指着楊大人來逃難的，想不到出了大事，今晚上我還沒有安身的地方。杜升，你能救我的命麼？」杜升道：「大小姐，什麼話！小的受過你的恩典，剛才三爺都告訴我了。這且不談，就請大小姐過去，不過屋子實在太破碎，恐怕不能住。」金花道：「這個時候，只要有安身的所在就是了。」杜升道：「既然如此，就請大小姐和三爺去吧！」金花、孫三向那老者道了謝，杜升也說了一聲「勞駕」，就一同出了門。孫三扶着金花，杜升提着燈在前領着，到了他自己的住所，金花一看是兩明一暗的房，東西兩間，靠南是兩個土坑。孫三扶了金花，就在西間的坑上躺着。杜升就拿着一張蓆子鋪上，找着一條舊毯子，一條破被送來道：「三爺請原諒，暫時將就着，明天再想法子吧！」金花躺在坑上，渾身酸疼，也不覺得合着眼就睡着了。一覺醒來，太陽已照在窗上，杜升在外道：「三爺，你來掙臉水吧！」孫三出去接了水盆，杜升囁嚅着道：「現在點心也無從去買。」他拿着兩個碗，碗中各有幾個棗兒。金花道：「你怎麼去弄的？」杜升指着窗外的樹道：「是在這棵棗樹上取的。三爺，請你來，不瞞你說，這兩天米麵也無從買處，大家不得了，都向糧食店裏去找，三爺一塊兒去，可以多掙點兒回來。過一天是一天。」金花道：「你不見得有錢，我還有幾塊錢，你拿去！」杜升呵呵笑道：「大小姐，你還當是上鋪子去買麼？現在是沒有地方買去，有錢也沒有用處，掙得着就是我的，好在大家一個樣，只怕是東西沒有了就

完了。反正這個光景也不長，外國人來了也許有辦法了。」孫三笑嘻嘻的跟着他去，一會兒擎着許多小米子大豆回來。原來杜升出去時，帶了一條舊褲子，把兩褲脚用繩結了，把糧食都裝在褲襠裏抗回來了。杜升就把小米子熬了粥，大家喝了一個飽。杜升道：「我出去打探些消息再說。」出去了半天，回來道：「鬼子進城了，義和團都跑了，老佛爺皇上都逃了，聽說外國人自己要做皇上了。有的說外國人找着一位真命天子出來了。」金花道：「楊大人真的死了沒有？」杜升道：「怎麼不真！楊大人跟西什庫教堂貼鄰，董回子的兵攻打不開，就說楊大人在家中挖了地道接濟樊主教，有了謠言，那端王爺就叫他兄弟瀾公向楊大人借十萬銀子。楊大人雖有銀子，不過都存在票號和大鋪子等處，市面亂得這樣，一時那裏湊得出來。端王兄弟就拿他下了刑部，也不管老太后答應不答應，就拿出砍了。可憐那平時受楊大人恩典的，一個也不見，他的尸首騎在菜市口，他的家裏人都逃了，不知去向。只有一個唱戲的花旦路三寶，楊大人在生時狠招呼他，他總算有良心，買了一副狠好的板，備齊了衣衾，親自去收殮了，停在菜市口關帝廟裏，總算楊大人一生在唱戲的身上花了不少錢，死後也得了唱戲的好處。真正可憐！」金花聲了，眼中的痛淚，不由的像黃河決了口，直衝下來，倒在坑上，哭得要暈過去。杜升勸道：「大小姐不用哭了！這個年頭兒，人命真不值錢，剛才在街上碰着一位老公，他是河間府人，和我是同鄉，他悄悄的告訴我道：「老佛爺跟皇上也可憐，出了宮門，都穿了夏布的衣服，找了一輛破驢車，坐

着出西直門去的。不過這位老太太心真狠，臨走時還把珍妃娘娘逼着他投了井纔走。這位皇上看着他心愛的娘娘跳井，只能含着淚不言語，跟着老太太一同走，像僧們老百姓。到這個時候也還要挺一挺。」杜升正在閑談，只看見對門一陣火光衝起，杜升和孫三連忙開門一看，四下的鄰居都跑出來，提桶挑水去救火。杜升也正要幫着去救，只見那家的老爺，穿着齊齊整整的衣冠，兩眼呆呆的望着火，看見有人來救，他就用兩手攔住，喊道：「好朋友，你們千萬不要救！就害了我了。」旁人聽着，不懂他的話，只見那已着了火的門中，跑出兩個光頭小孩，哭着出來。那位老爺一見，直罵道：「畜生！畜生！」他拉着兩孩，一空向火門中要鑽進去，大家趕着上前拉住了。金花正在門口看火，瞧見那位老爺和小孩被人拉住了，都滾在地下痛哭。金花忍不住眼淚掉下來，心中好像針扎的一般，不能看下去，就推上門回了房中。一會兒杜升孫三也進來。金花問杜升這家什麼緣故？杜升道：「這位老爺在內務府當差的，洋兵進了城，他就把下人們都打發走了，今晚上他叫他太太少爺少奶奶，每人抱一綑乾草在屋裏燒，自己等燒着了再跳進去。那兩個小孩，是他的少爺，現在爺兒三是救出來了，其餘的太太少爺少奶奶都燒死了。這兩天大小姐你不知道，旗下的官兒，全家尋死的真不少呢，都是這位老佛爺葬送的。可憐不可憐？」金花聽了，心中淒慘得說不上話來，大家也就去睡了。過了幾天，杜升和孫三搶來的糧食漸漸吃完了，街上都有了洋兵站崗佈哨，金花看看光景有點支持不下去了，就和孫三杜升說道：

「此地是個偏僻的地方，想不出什麼法兒，還是到南城一帶去，總有熟人可以找。」杜升道：「大小姐話不錯，聽說前門一帶已經有點兒市面了。不過從北城繞到南城，經過許多國的軍隊，盤查狠嚴。」金花道：「現在吃的要沒有了，不走簡直等死，好在我會說幾句外國語，尤其是德國語更行。姑且闖一下。」子再說。杜升道：「我也嚇忘了，大小姐會講外國語，德國兵雖然最利害，跟他講明白了總好過去的。」金花就帶着杜升孫三擎了一兩個小包裏，出門往西南走。出了胡同，一上大街，果然有三四個洋兵站着，中國人竟一個都沒有。金花等走過，洋兵跟前，只見一個兵向着金花問了一句外國語，金花一聽恰巧是德國語，問的是到那兒去，金花就把要到南城去找親戚要糧食，用德國語說了。那個兵聽了狠詫異，登時和顏悅色的說道：「你也到過我們的國吧！」金花道：「我在柏林三年，是跟着中國金公使去的，也見過你們的大皇帝皇后兩陛下，現在遭了兵，流落到這個光景。」那兵說道：「都是你們的太后不好，鬧出這種大事來，教你們百姓受苦。你現在到前門去，要出城很不容易，我瞧着你見過我們兩陛下的分上，保護你一下。」就給了一面德國旗。金花接了，很鄭重的道了謝，就往前走。孫三杜升喜歡得了不得，說道：「這面旗現在是寶貝，萬兩銀子買不到的。」果然，走到宣城門門臉兒上，有幾位外國兵官，帶着許多兵，抗着槍，走來走去，那有中國人敢走過去。孫三也覺得害怕，杜升更不必說，金花領着往前走，他也不讓那些兵開口，就把這旗向着那兵官一揚，把德國話說到是南城去找人。由德國營中發

給我這旗以爲保證等話。那兵官是法國人，也懂得德國話，聽了點點頭，說了「去吧」一句的法國話。金花等安穩的出了城，狼辛苦的，好容易走到了李鐵拐斜街一家熟識的下處，就借了他的靠門房的倒廳三間，將就住下。一看光景，和北城大不相同了。賣東西的都有了。大鋪子沒有開，小鋪子開的一天多一天了。尤其鑿子下處，已經回復了從前的光景。原來交民巷使館中的各項用人等，自從聯軍進來，他們靠着洋勢，烏烟瘴氣，乘機的設法弄錢。一般人就去請托，得了使館中一張告示，就可以開鋪子作買賣。那個時候，錢格外好掙，加以外國軍官士兵都要解決性慾的問題，鑿子格外興旺。金花等自然也不愁衣食了，杜升跟着金花孫三也可以敷衍過去。那房東本來開着下處，那洋兵進進出出的終日不絕。有一天晚上，金花正在房中，聽見外面一陣格登格登的皮鞋聲，一直往裏院進去，工夫不大，就出來。看見金花房中燈光照着，窗戶上露着金花的影子，他們就站在房前敲門。孫三嚇得不敢去開門。他們噤里古魯了一陣，就拿脚用勁踢門。金花看情形不對，細細的一聽他們的說話，好像德國人的口音，他就用着德國話答應道：「各位不要忙，就來了！」金花就開了門，讓他們進來。原來是幾個德國的小軍官，聽見金花會說德國話，那態度就改變了。正要問訊，中間有一軍官，子細的一看，就問道：「前幾天大街上碰着的就是你吧？」金花一看，果然是給他旗子的人，就含笑道：「巧得狠，又見着先生，前天謝謝你給我旗子，一路上靠着先生保護，十分平安。本來想要送還旗子，一時沒法去找，今兒又碰見了，就省

了我去找了。」那個軍官就向回來的人說道：「這位在柏林住過幾年，當時是跟着中國公使去的，曾經見過我們的兩陛下，所以話說得很好。」許多軍官聽了，都顯出很恭敬的樣子。一個軍官道：「你是很有身分的人，怎麼住在這個地方？」金花道：「本來在天津，被義和團抄了一個乾淨，逃進京來，又碰着聯軍破城，許多親戚，死的死了，逃的逃了，找不着一個人，只好將就着躲在此地。」一面說着，一面流着淚。那個軍官道：「你在柏林的時候，曾見過現在的總司令麼？」金花道：「現在的總司令叫什麼？」軍官道：「他是叫瓦德西。」金花吃驚道：「他叫瓦德西麼？他在一千八百八十八九年曾到過俄羅斯當過使館的武官麼？」軍官道：「沒有他自一千八百七十年和法國開戰時，已擔任過司令職務，你爲什麼問起呢？」金花道：「在柏林曾和一位陸軍中校瓦德西相識，彼此交情很好，後來回國後就沒有消息了。大約不是此位總司令吧？」軍官道：「我們軍隊中叫瓦德西的很多，大約是另一位吧！你看見那位時，約有多少年紀？」金花道：「見面時他不過二十多歲，到現在不過三十多歲。」軍官道：「現在的總司令，已經五十八歲了，一定不是他。談了一會兒，他們將要走，就和金花說道：『我們總司令在此地很寂寞，像你很有身分的，我們去報告了，介紹你和總司令作個朋友，不是很好麼？明天一定來接你，千萬不要躲開。』」金花道：「前天的旗子，你帶着去吧！」那軍官道：「你留着吧，也許還有用。」說完，狠客氣的走了。等到明天上午，果然有兩個德國兵套着一輛轎車來接金花，金花就上了車，到了他們的

營盤裏，見了瓦德西元帥。金花一看，果然不是從前認得的瓦德西。金花向着他行了鞠躬禮。瓦德西就請他坐了。問道：「你是跟着金公使到過德國的嗎？」金花道：「是的，跟着金公使到過。」瓦問道：「金公使是你什麼人？」金花道：「是我的姊夫。」瓦道：「正是吃飯的時候了，你大約沒有吃飯，我們一塊兒吃吧！」吃飯的中間，談得很高興。金花把逃難的情形告訴了，瓦就說道：「今天請你來，有一件事和你商量，我們的軍隊來了，入地生疎，言語不通，一切軍需沒有法子辦理，請你幫助我們辦一辦，也不枉僧們作了一回朋友。」金花道：「現在中國的百姓都狠害怕，糧台是狠重大的，我是一個女子，恐怕辦不了。」瓦道：「不要緊，只要你出去招呼他們作買賣的，你去說明了，教他們來承辦，我另派幾個兵官保護着你，我可以吩咐兵官們聽你的指導，萬一有爲難的事，你還可以直接來告訴我，想來你也沒有什麼辦不了。」他一面說，一面又給旁邊的一位軍官低聲說了幾句話，那軍官進去，拿來兩套夾衣服，都是青緞綉花的，又取出一只小箱子，裏面裝着一千塊洋錢，放在桌上。瓦德西就指着和金花道：「這一點兒東西，請你先拿去用着，你光景很不好，以後我一定幫助你，你不必客氣。要用什麼儘管來告訴我。」金花聽了，說道：「謝謝你感激得狠，我實在狼窘，也不和你客氣了。」談到天黑，金花要回家，瓦德西道：「你過天准來！等我派人跟你去，招呼他們作買賣的來商量糧食的事，不要忘了！」瓦德西一頭說，一頭送金花出來。金花拿了衣服和錢，上了車，回到家裏，心中狠快活。孫三等也高興得狠。大家商量，

住在這兒不成局面，現有了錢，就搬家，好在房子好找，幾天兒就搬到琉璃廠去了。隔了二三天，那兩個德國兵和車又找到了，說是大帥請你去。金花修飾了一回，上車去，到了營中，瓦德西見了面，狠殷勤的坐下了談了一會。瓦就問道：「我的性子是狠急的，前兒托你的事，你想定了沒有？這會兒就去辦吧！」金花道：「想是想定了，無論辦得了辦不了，承你看得起我，總要去辦一辦再說。不過要請你派個人同我去，他們纔信我。萬一他們願意承辦，要請你定一個保護的辦法，他們纔放心。不要東西運進來被別人搶了去。」瓦德西呵呵的笑道：「不錯！你這個人能辦事！有了你，我算找着了人了。確是有了大批的東西進來，別國人找不着東西，真許要搶去。這麼辦吧！承辦的人，我給他保護的憑據，我再通知我們軍隊，只要看見了我發的憑據，都要保護的。倘由遠道運來，你來通知我，我再派些軍隊去押護。就萬無一失了。以後有零星的事，我萬一忙，不能見你，我介紹一位朋友給你，我不在家，你可找他。」就向桌上電鈴一揷，外頭一個護兵進來。瓦就吩咐去請軍需長來：「一會兒進來一個軍官，向瓦行了軍禮，瓦向着他道：『我介紹你一位朋友。』又向金花道：『這是軍需長白朗。』他就向白朗道：『我們軍需處要辦的東西狠困難，現在我請這位小姐去招中國人來辦理，讓他說定了，我們給他保護的文憑和旗子。他怕路上有人搶，有了我們的旗子是不會的。不過碰到我們軍隊不到的地方，也許難免，請他跟他们商人斟酌。倘然怕有意外的事，我們就派人去押送也好。他到過德國，是從前中國金公使的親戚，狠能幹。」

說我們的話也狠好。你二位可談談！」白朗答應了，就回過來向金花行了鞠躬禮。金花也就伸手和他握了。白朗道：「你能幫我們的忙，再好沒有。」就向着瓦德西道：「馬上就派幾個人陪着他去辦！」瓦道：「狠好！」就和金花說：「偏勞你，越快越好。」金花道：「太客氣了，應當幫忙的。」就和白朗出來。白朗問道：「坐車去還是騎馬去？」金花道：「騎馬比較爽快點兒。」白朗道：「你也能騎馬麼？」金花道：「勉強可以騎。」白朗便吩咐備了三匹馬，回頭向着軍需處的小軍官道：「你二位陪着去吧！」金花道：「可要帶幾面旗子去？」回頭說定了，就交給那承辦的人，表示我們保護的意思。白朗先生以為如何？」白朗道：「是的，一定要的。」就叫人拿了六七面的旗子，交給兩個軍官。臨走吩咐道：「你們一切都要聽他的話。」軍官們答應了，金花就和白朗握手告辭了，和兩軍官出來，一同騎了馬，走出了正陽門，只見荷包巷、大柵欄、糧食店，從前錦天綉海的地方，都成了碎瓦斷磚的場所。破屋頹牆的旁邊，偶有一二個攤子，賣些粗糙的糕餅。金花看了，心中十分淒慘，只好沿着李鐵拐、斜街、閻王廟、湖廣會館一帶往西，各種大鋪子房屋，雖照舊存在，但都是關着門，沒有一家開着的。金花騎在馬上，只好找那原有糧店招牌的人家，下了馬去打門，那裏頭的人，偷偷兒張見有兩個外國兵同着一個娘兒們，猜不出爲什麼事，不敢開門，都在裏頭回應道：「沒有男人在家。」金花沒有法，只好沿着街走過去，走了幾家，都不肯開門。又走到一家狠大的糧店門前，金花就和那兵官道：「只好勞你駕，強逼他們開門了。」那兵官看着

十家九不開，就狠有氣，因着長官吩咐，要聽金花的話，金花不言語，也只好隨着。現金花叫他強逼開門，他們走上去，就把腳踢開門，厲聲的說着德國話道：「開門開門！」那鋪子裏的人嚇得直抖，雖然不懂他的話，想來必是要開門，只好把門開了。兩位兵官就讓金花進去，裏頭的老闆，面無人色的看見了外國軍官，就跪下去磕頭。金花笑嘻嘻的說道：「掌櫃的，你不用害怕，快起來，我來告訴你。」一面招呼那兩軍官坐了，軍官狠客氣的坐下。金花道：「掌櫃的，你不認得我吧！我是賽二爺，你總知道我的名兒。這兩位是德國大元帥瓦總司令手下的軍官，分位很大的，總司令跟我是認得的，現在進了北京各國的兵都聽他的命令，他的身分多大！他因為他們的軍隊，每天要用的米麵牛羊菜蔬鷄蛋等不在少數，他們言語不通，一時無從去找。他請我出來，叫我找幾家鋪子去承辦，這是狠掙錢的買賣。不料這一帶的糧食店，都不肯出來，這是他沒有發財的福氣。你想想，你能承辦多少？和我說了，就可定局。他們外國人說定了價目，不折不扣，這個賣買真好做呢。」那老闆聽了，呆着臉道：「不瞞姑娘說，這種賣買是不會做的，現在荒亂年頭，東西都不好找，請姑娘招呼別人家吧！」金花怒道：「掌櫃的，你不要不識抬舉，我告訴你，越是荒亂，越是好掙錢。現在外國人管了北京，不要說關了門可以過日子，譬如這會兒我要一句話，告訴了他兩位軍官，馬上拉去，說不定當場槍斃了，也無處申冤。我是好話，你答應了，馬上給你保護。」就指那軍官手中擎的旗子道：「只要給你一面旗，你插在門上，各國的兵都不敢來攪擾，多麼安

穩！你說東西難找，也是真情，不過你答應了，出去找東西，由我去請總司令發保護的旗子，憑照自然好找了。道路遠，東西多，還可以派外國兵來保護你。他是各國的總司令，不用說，中國的土匪見了影兒都逃，就是各國的兵隊看見了他的旗子，那個敢不服！有這樣的好處，不去幹，不是傻子麼？況且現在荒亂的時候，東西沒有準價兒，還不是憑你說麼！你快快的想一想，我的話對不對？」那老闊聽了，想了一想，道：「照姑娘的話，還有什麼說的，不過我們不懂外國話，跟他們怎麼來往呢！」金花道：「你放心！現在範圍尚小，我可以包圓兒，什麼話都來找我是了。將來範圍大了，你們慢慢的可以找幾位懂外國話的人出來辦，只要有錢，還怕沒人麼？」老闊道：「姑娘的話真不錯，准定我來辦一下子。」金花道：「你一個鋪子也辦不了，你拏個總，再去找各行熟悉的人，一同去辦，好在有總司令保護的，不用說掙錢，就是身家性命都可以保全。每天晚上睡一個安安穩穩的覺，不值得多麼！你既然決定了，你趕緊去找同行，明天到琉璃廠羅家大門我住的地方來找我，一全到營盤裏說定，他們要的什麼東西，多少數目，就办好。況且你沒有錢，還可以先借些。掌櫃的，將來你發了財，纔信我呢。」金花就拏了一面旗，問明了他的姓名，寫上了，交給他。一面向着軍官用德國話說道：「兩位請回去告訴軍需長，已有了眉目了，明兒早上我帶着他們來面定。這匹馬和旗子都留給我。他們今天能去采辦東西，我就要給他旗子，馬明天我要騎着到你們那兒的。回去給白朗先生問好。二位先請，我也回去了。」兩個軍官把旗子交了金花。

恭恭敬敬行了一個軍禮，就騎馬回營去了。那老閻在旁雖不懂話，看那軍官對着金花，狠恭敬，不曉得金花有多七勢力，就說道：「我就去找人，能有多少東西？問問他們願不願來承辦？明兒準到姑娘那兒回話。」金花道：「你要走道，怕不方便，你再擎一面旗去，來往就不怕了。纔剛的旗子，可插在門上，也不用關門，自然的沒有人來攪。」他就又給了他一面旗。自己上了馬回家去了。到了晚上，那糧店老閻帶了五七個人到了金花的寓中，見了面道：「謝謝姑娘，現在有好多家願意來承辦的，只要外國人肯保護我們，當盡力去辦。有爲難的地方，要姑娘出力的。」金花道：「很好！明天你們到我此地來，一全去商量是了。」那老閻道：「還有一件事，要求姑娘，可否照來的幾個人，每人給一面旗子？我們就安心去辦事了。」金花道：「可以，不過要寫明姓名舖子所在地方，你要保證他們不要擎着旗子去亂來，那要找着你的。」老閻道：「當然。」金花就每人給了一面旗子，註寫明白，他們都欣欣的去了。明天，他們果然來了。金花就騎着馬，帶着他們到德國兵營中，和軍需長白朗當面說，金花就當了翻譯。一切都說定了。後來辦得狠好。北京許多人都知道了。都來找金花求保護，金花差不多天天到瓦德西那兒去，不獨德國軍隊中都知道，就是英法美等七國軍隊中，沒有不曉得。饒二爺是瓦德西的好友，他出來都狠敬重他的。當時聯軍進了城，他們最恨着的是義和團，只要看見一個情形可疑的，便當他是義和團，立刻就殺。一天，金花騎了馬回家，看見一夥外國兵，正拿住幾個人細起來，已經槍斃了幾個。金花一看，細的人中

間有一個人好像認得的。細細一看，原來是楊金甫家中趕車的，曾經接送過金花。不覺得發了惻隱的心，他就向着中間一個小軍官一看，恰是穿着德國的軍裝，他就用着德國話上前說道：「先生，這裏頭有一個確不是義和團，請你饒了他吧！」那軍官一看是賽二爺，便狠和氣的說道：「能保證他嗎？」金花道：「是的，他從前伺候過我的。」軍官道：「既然如此說，一定不錯的。」就吩咐道：「放了他們吧！」這幾個人放了細起來，朝着軍官和賽二爺磕了頭。金花道：「你不是在楊大人那裏趕過車麼？我正要問你話，你就跟我回去。」那個人答應了，其餘的人都是死裏逃生，重向金花磕了頭走了。金花帶着這個人回了家，坐定了，細細的問楊金甫家的事。那人說道：「我們的老爺，死得真可憐，都是端王的兩個弟兄，瀾公爺濂公爺，想他的錢想不到，馬馬胡胡的結果了他的性命，他拏交了刑部後，只有一個家人楊升，跟着老爺到監裏頭服侍他老人家。那天要上菜市口兒，大人尙有二千銀子，都給了楊升。等到出監時，不料給監中的老犯人都搜去分掉了。後來路三寶收殮我們的老爺，楊升身邊只有八兩銀子。他還找了漆匠替老爺的棺漆了一回。金花聽了，流淚說道：「楊升很有良心，他現在那兒？你看見叫他來。他沒有事，我可以幫幫他忙。」那人道：「謝謝二爺的恩典！」金花道：「你幾時在楊家出來的？」那人道：「去年臘月底就出來了。小的運氣真不好，出來了就到翰林院劉宅上了工，劉老爺也奇怪，大年初一小的套了車，伺候劉老爺去拜年，正要上車，劉老爺在書房裏，忽然把一面鏡子擲碎了，小的嚇一跳，就

問那跟班的李爺。他說：「劉老爺專會相面，每逢大年初一，他總要拿鏡子自己看一下，這回他對着鏡子狠生氣，自言自語道，難道今年決逃不過麼？重又照了一回，就把鏡子擲在地上了。」小的當時也不信，不料這五月底京城裏狼亂，他就叫我趕着車上通州。走到八里橋，給義和團圍住了，說他是二毛子。拉到壇上，不由分說，就給大師兄砍了。小的好容易跑掉了。二爺，你想小的倒霉不倒霉？」金花道：「甯作太平犬，莫作亂離人！」這話真不差了！這位劉老爺是那兒人？」那人道：「是常州人，大名叫做劉可毅。」金花道：「我想起來了。我聽見有人說過他那年會試中的是會元，出榜時大家看紅錄，紅錄上寫的是『劉可毅』，都說他的預兆不佳。現在真應了。也算得奇怪了！你以後要找事，儘管到我這兒就是了。」那人道了謝請了安去了。金花自從了救這班人，京城裏差不多全知道了。一天金花在家，他家進來說有人要來見二爺。金花就請他進來。見了面，吃了一驚，原來是個老朋友，叫做陳蒼佩，他是做過巡城的都老爺，在楊金甫家裏見過好幾回，彼此狠說得來的。金花請他坐了，說道：「陳大人，半年不見，就變了這個世界，真無從說起了！」陳道：「從前的事不必說了，今天來找你，有件不得了的事，請你幫忙！昨兒外國兵到了我的小屋，因為要做工，就教我去當苦力，我已經五十多歲了，實在當不了這個苦力。昨天李昭煒、陳國祥二位侍郎，被外國人拉去背死尸，代牛馬拉車，不願就打，李侍郎被推在玉河橋下，幾乎淹死。聽說你在外國人前狠能說句話，可否看在從前有一面之交，替我討一個情？」金花聽

了，心中狠悽慘的說道：「請你放心！我就替你去說。而且一定可以作到。請你回府，我馬上就去說。」金花當天到德營中，見了一個軍官，托了一箇人情，就把陳蒼佩的苦力免除了。他當日就來道謝。談到大局，陳蒼佩慨然說道：「還用說什麼！這場亂子自然是端王爲首，一班無知的親貴和大官附和，太后有了廢立的私見，也就聽從了他們。前天余中堂在文華殿吊死，他本來還想要隨鑾到山西去，他兒子道：「你年紀八十多了，也經不起勞苦了，不如一死倒還乾淨。」他就挂了兩根繩，表示父子同死。那余同來他的當，臨上吊時，哭了一回，和蘭士說道：「兒啊！你陪我去是不差的。殺楊金甫等人都是你監斬。將來他們一黨要報仇，不如跟我一塊死了。」老頭子歎了一口氣，由他兒子扶了他套進了繩圈。蘭士看他斷了氣，馬上就把身上的官服脫去了，改穿了藍夏布的破衫褲，就混出了城躲了。心裏盤算，現在老頭子死了，人家怨氣稍雪，我避過了風頭，就有法子。老子殉難也算忠臣，有大清國一天，終有卹典的。」金花聽了，不禁勃然大怒道：「他現在躲在那兒？」陳道：「聽說是藏在白雲觀高老道那兒。本來余同跟那個高老道狠要好的，不過你二爺千萬不可說出去。他的仇家知道了，一定要他的命的。」金花道：「我留神就是了。說完話，隨後送了客。金花回了房，把脚一踹道：「我一定要拿他替楊金甫報仇！」他就騎上馬，找瓦德西去。正是：「文武衣冠坐烈炭，恩仇生死顯分明。」欲知賽金花如何捕捉余蘭士，且看下文。

第二十九卷

第五十九回

復仇殺罪魁，國皆日可；

議和謀妓女，朝無人矣；

却說賽金花聽見殺楊金甫等的余蘭士逃在白雲觀藏着，他又知道聯軍總司令早有命令，通緝那班主張義和圍殺教民，圍攻使館的首惡，自然余蘭士也在其中。只是外國人地生疏，究竟不容易找，所以逃的逃了，躲的躲了，一個也沒有找着。現在他既知道了余蘭士的藏身所在，他就走到瓦德西住的所在，說明余蘭士躲在白雲觀，請他派軍隊去搜捕。并說只要捉到了這個人，其餘的首惡，可以逼他供出所在地點。一瓦德西聽了，馬上發了命令，派了軍官辦理。因白雲觀在日軍地段，叫他會同日軍前往。到了白雲觀，找着了觀中老道，問他裏頭躲着的人，叫他快快交出來。那班老道連忙領着進去，捉了余蘭士。老道說道：「還有一位齊大人齊秀，也在這兒。當下把他們二個一齊網了，帶回營中。又向觀中各處都搜了一回，其餘果然沒有了，隨將觀主高老道也帶回去。這個高老道，他從前很有勢力，和

皮小連總管是把兄弟，許多人要走皮小連門路的都是高老道去介紹的。西太后也歡喜他，他常常孝敬東西。白雲觀所製的醬小菜，太后最喜歡吃，所以狠有名的。這次拿來，都囚禁於順天府衙門，訊了幾回，把高老道放了，那余齊二人，是各國指名欲嚴辦的，不能開脫。忽忽的過了年，大年初一金花到瓦德西那兒去，其時瓦德西已經住在大內西苑裏的儀鸞殿。金花騎了馬直進宮內，見了瓦德西，彼此握手問好。瓦道：「你今兒有事吧！」金花道：「沒有事，今天是我們的大年初一，照例要拜年的，所以專誠來拜年。」瓦道：「謝謝你。」又道：「自從得了你的報告，拏住兩個，以後又拏了一個叫年映，昨天各國議定了，就要把他們正法了。」金花道：「一定的什麼日子？」瓦道：「這個禮拜五。」金花道：「今兒是禮拜一，是大年初一。禮拜五，就是我們的年初五。」瓦道：「是的。」金花道：「天有眼睛，這才是因果報應哩！他們殺的人都是冤屈的，謝謝總司令，總算替中國人報了仇，解了恨了！」瓦道：「你的話不錯，被他們殺的人，真是你們中國的大忠臣呢！不過殺了這幾個，還不能報我們公使克林德的仇呢！非把你們的老太婆殺了，解不了我們的恨。」金花道：「理論，都是他連累了中國的皇上和百姓，不過到殺你們的公使時，他也作不了主了，都是這一班的昏蛋出主意了。」瓦道：「你們的皇上，是很可憐的，所以各國都看在你們皇上的臉上，才准講和。現在李鴻章也來了，但是不把這班昏蛋先辦了，各國還不能講和的。」金花道：「這班人該殺！不過像南幾省的督撫，保全各國的商民、教民，辦的也不差。」瓦道：「是

的，各國一來，可憐你們的皇上，二來佩服你們東南各督撫有見識，訂了互相保護的條約，彼此均有利益。中國不亡，還是靠他們幾個人；否則我們早早的瓜分了。」金花道：「你的話一點兒不錯！」談了一回，就在儀鸞殿上吃了晚飯，瓦德西派人送金花回去。金花回到家中，一轉眼就到了初五。金花于昨天晚上叫人辦了一桌祭菜，他一早起來，在西鶴年堂藥舖裏設了一張桌子，把祭菜擺好，寫了一個楊金甫尚書靈位的紙位，預備了香燭錠帛。金花就守在藥舖中，那時賽二爺赫赫有名，他要怎麼就怎麼，官廳中沒有敢阻止他的。等了兩三個鐘頭，果然依照舊規矩，慢慢的見三輛破車來了。第一是齊秀，第二是余蘭士，第三是年映，依舊是些破爛不堪的五城兵役，依舊是東倒西歪的劊子手，依舊是派的中國監斬官，不過多了百十個外國官兵。看見三人來了，中外的人都拍起掌來。有的中國人喊道：「義和團真好！他們在地下設了壇，練了拳，請三位大人帶着去打仗！現在真不怕槍炮的了！」嘈雜的聲音，笑的罵的都有，只沒有一個悲慘的，掉淚的，外國人紛紛爭着拍照，那兵役扶着下車，齊秀低着頭正要上去，只聽得後面一聲狂喊，各人爭着看時，只見那余蘭士張開兩臂，好像有人抓他的樣子，口中噴着白沫。隨即倒在地下，口中不絕的央告。那齊秀年映也都昏不知人。監斬官也嚇得失色。就提起硃筆來，向名單上點了一點，吩咐快去行刑。那劊子手匆匆的把三個人砍了。金花一面點了香燭，斟了酒，含着淚，焚了些錠帛，送了神位，也就回去了。且說北京自從八國聯軍占據後，西太后逃到了陝西，沒有法子，只

奸派出議和大臣，是華 李 二中堂。不料外國人不答應，說華 中堂也是罪魁。西太后氣得不得了，只好派了慶 王。肅 毅伯托了本來諳熟的公使，說明一切，由他負責。慶 王不過是陪客，請他們答應了，留點兒面子。肅 毅伯進了北京，住在賢良寺，慢慢的與聯軍 方面開議和約，那時德國 因殺了他們公使克林德，瓦 德 西一腔的盛怒，正要發揮。肅 毅伯碰了不少的釘子，只好忍耐着，一面向各國政府縱橫排闖，用了不少的手段，真可算得一位大忠臣了！當時有幾國的公使，私下和他說道：「我們想提出請你們的皇上回來，一切的和議，就好說得多，那個老女人讓他在西安 去，我們不理他。只同你們皇上說話，論起情理來，也是應當的。沒有這個老女人，決不會鬧出這個事來。我們去掉他也是情真罪當的。」肅 毅伯聽了，心中也一動，他就道：「這個提議，千萬不要宣布，讓我細細的考慮一下再說。」回來召集了幕府中許多的心腹來密議，就把各國使臣的非正式提議宣布出來，他掀髯笑道：「外國人的話確也有些道理，倘然請了皇上出來，爲國家打算，當然可以少吃些虧。我們一定要捧着老太后，不用說別的，就是德國 的克林德 一件事，真無從說起。連日我會見了滿臉怒氣的瓦 德 西，碰了不少的釘子，真叫我難受。不過是我一手提拔起來的，現在反臉，不免有點下不來，將來歷史上不好看，你們大家細細的斟酌一下。」旁邊烏 亦雲道：「據職道的意思，經了這番大亂，太后數十年中興的功績，是完全推翻了。全國的人心，也統統的失掉了。照他們幾個公使的話，確是有益于國家的，否則我們犧牲了許多利益，一小半

是保護太后的，除去了這件，一定可以少犧牲我國的利益。不過辦是很難辦的，各省大員究竟是偏重在太后那邊的多，很難一致呢！」旁邊楊杏仁說道：「戊戌以來，他們后黨的手段太辣了，殺了許多新黨中的人，士大夫暗暗灰心的真不少，乘此機會，想法子把皇上請回來，皇上只要脫離了那班后黨，擢用一班有志氣才力的新黨，由中堂總了大綱整頓起來，這個中興，才是真個中興，可以勝過曾文正、左文襄兩位。他二公不過是削平內亂的功臣，實在沒有建立適合時勢的政治基礎。中堂如能用這個手段，真是全球的第一人。歷史上也是第一等人物了。中堂不看別的，就看日本，他的強盛，沒有西鄉大久保等覆幕尊王，那有今日的國勢？人才是愈用愈多，他們的伊藤、陸奧等豪傑，好像雨後春筍，叢生並長。在他們沒有出來的時候，也沒有什麼了不得，所謂時勢造英雄，英雄造時勢，的確是彼此牽引而成的。至於亦翁所說的不容易辦，也不見得十分棘手，只要把軍權財權拏住了，把些金錢祿位敷衍了他們，決沒有十分的反抗。做老太后的忠臣呢，像皮小連一班人，給他們一百八十萬，要叫他做什麼就做什么，那有一點兒深謀遠慮呢！伯伯笑道：「你們年紀輕，總是喜歡往前走，你也往後想一想呢！」就有鬚髮已白的一個人叫做余若晦的，他就說道：「我們先不要去研究利害，先研究辦法，怎麼樣可以把皇上請回來？自從那年政變後，母子就一刻不離開，老太后自然已慮到有人利用，只要離開他，就容易脫離政權。現在又闖了一個大禍，自然也料到天下人心已離開他了。你要叫他們分開，他們

更扭在一氣，那是一定的。無論什麼法兒，都不行，要做得，只有借重外力了。現在要叫外國兵直達西安，確是做得到，將來的困難，恐怕很多，這還是公話。還有一句私話，各位看我們的這位小主人，恐怕也沒有這種的魄力吧！」伯相道：「你的話不錯！」赤雲道：「若晦的話不差，這件事總太冒險，況且計較利害，也不算。」伯相拈着長髯，歎了一口氣道：「我也老了，沒有這種勇往的力氣了。」杏仁年紀輕，精神足，盼望你將來做一番旋乾轉坤的大事。我也是很贊成的。」當下各人都散了，隔了一二天，伯相就向知己的幾個公使秘密的說道：「中國的環境，與各國不一樣，太后雖然做了這件事，然他幾十年中興的成績，民心尙向着他，皇上究竟年輕，內外大臣尙他的尙少，現在太后年紀已很大了，他的挈權時間也有限了，不如和平等待，總有一天，況且他經了一番痛苦，以後決不反抗。此番能保持他，依舊由他了結，我們辦事，一定順手。倘下了他的面子，一定諸事都生出窒礙來，不容易了結，千萬不要提出來，免得許多枝節。想各位亦以爲然的那幾位公使聽了，覺得向西太后要求利權，確是容易一點，也就說道：「我們的意見，也是爲貴國起見，將來或有改革與盛的希望。至於爲敵國打算，倒是在你們的太后手中容易辦交涉，爲貴國人民想，未免太便宜他罷了！」伯相聽了，臉上一紅，也就唯唯而散。過了一天，伯相與各使會議，散後回到賢良寺寓中，那門房中差弁進來回道：「成大人請見！」伯相聽了，微笑道：「木生來了，快請！」一回差弁引着成木生進來，木生見了伯相，就行大禮。伯相就用手拉着他起來。呵呵笑

道：「你這個小滑頭也來了，不害怕外國鬼子麼？」木生道：「有了中堂在此，胆就大了。」伯相道：「不要多話，你先換了便衣再談。」木生的家人，就伺候木生脫去袍褂頂帽，換了便衣，戴上小帽。一面就說道：「中堂的氣色很好，精神更好，這是中國四萬萬人的福氣哩！」伯相道：「四萬萬人的福氣靠不住，一個老頭子受氣倒是真的。」木生道：「不遇狂風巨浪，那里顯得出把舵人的能耐？就是今年的南方聯合的辦法，不是中堂和劉制軍的毅力定議，這個時候，恐怕已無從着手了。」伯相呵呵笑道：「一點兒不差！你看莊壽香昨兒有電報來，還是說的一片書生的話，什麼妥洽兩全之道，不是說的夢話麼？」木生道：「壽帥的一生辦事，總是担當上差些。就是夏天東南聯合的辦法，當五月的時候，門生在上海就和各國的領事大家商量了一回，草草擬定了一個方針，當時就電稟了中堂，又和劉硯帥、莊南皮、方安堂通電商酌，正在等候中堂的訓示，不料當天劉硯帥就來了一個急電，叫門生馬上到南京去面談。當日匆匆的，就趕到了南京，制台衙門去拜會，遞了名片進去，不多一回兒，差弁們就回道：『大帥吩咐快請！』又說：『天氣熱，請大人趕緊換了便服進去。』門生就隨着差弁進去，一徑到了簽押房，只見他赤着膊，把褲子扭起了盤在頂上。一見了面，就向着差弁罵道：『你們昏蛋，我叫你們請成大人換了便衣進來，怎麼不請成大人換？』我就說道：『不關他們的事，他們確是說過的，因為奉召而來，不好太脫略的。』他就說道：『木翁你也太拘了！什麼時候，什麼天氣，還講這禮節麼？』他就向差弁道：『快快的伺候成大人

脫衣服。」我就向他作了一個揖，他就拉着我手道：「快快的脫吧！」我摘了帽子，脫了袍褂，剩了一件兩截的襯衫，正要坐下，他就呵呵大笑道：「木翁，你難道是娘兒們不肯露體嗎？」隨手把襯衫汗褂兒都教差弁們替我脫了，隨教家人們取了一雙拖鞋換了靴子，他就向我說道：「請到烟榻上坐吧！」他就橫下去。家人們遞上烟槍，他呼呼的抽了兩三筒大烟，喝了一口茶，開口道：「木翁，你的電報看見了，上海的鬼子們你想來都見過了，他們的意思怎麼樣？照你的辦法，木翁，你有把握麼？」我就說道：「這樣大事，沒有把握，怎好來胡說的！這個辦法，也不是中國一方面的要求，倒是他們各國來要求的，大帥你想就是上海一方面，各國人的產業商務有多少，一開了釁，他們的損失和我們的也差不多，那里肯孤注一擲呢！只要東南督撫一致聯合保護，他們是求之不得的，所以我說有把握，並不是我的能耐，實在是他們的願望。現在只看各省的督撫，肯擔當不肯擔當是了。」他就問道：「木翁，你的電發了幾處？」我就說道：「東南幾省都發了。」他說道：「你看他們各位贊成不贊成？」我就說道：「兩廣是沒有問題的，合肥伯相當然贊成。長江一帶只看大帥的主意，浙江、江西、安徽總是跟着大帥走的，山東、方安堂，他把拳匪統通轟走了，所以拳匪倒在直隸發難了。此回沒有他在山東擋住，大局一定更糜爛。照他的行為，想也贊成的。」他就烟榻坐起來道：「安堂這個人，他在戊戌年間所做的事，我以爲不過是一個會做官的人罷了，不料這回的事，他顯出他的能幹來了，將來到是一個能辦事的人。此外只有

壽帥一個人，想來也不至於爲難的。我接到你的電，也發了一個通電和他們商量。」我就說道：「大帥的意思是贊成的了。」他呵呵大笑道：「你太瞧不起我了！難道教我也跟着端王、耿子良一班昏蛋去幹，我雖是一個營混子出身，也讀過幾年書，也考取一個秀才，這點道理都不明白麼？」我就站起來向他請了一個安道：「大帥這一句話，不僅救了大清國國家，實在救了中國數萬萬人，我是要向大帥碰幾百個頭才可以表示我的感激呢！」他道：「你要謝我，我更謝謝你！不是你想出法子，我也束手無策。論理我才應當給你叩頭呢。」他回頭向房外的家人道：「拏點兒西瓜來！」一面說道：「木翁，我是老粗，吃西瓜是喜歡整箇兒吃才爽快，聽說你吃燕窩蓮子等，都是由姨太太親手喂的，叫我是受不住的。」我說：「那有的事，都是朋友們拏來開頑笑罷了！」一面家人把洗淨了的西瓜送上來，當着面用刀切開，他先嘗了一嘗道：「不很甜，再切一個。」家人又切了，他又嘗了，說道：「這個比較好一點。木翁你試試，不好再開。真不給你客氣了。」我和他就一面吃瓜，一面閑談。外面送來一個電報，一看是湖北來的加急電，他說道：「壽香的電來了。」他就喊道：「叫他們趕快來翻！」家人應了一聲，一會兒進來一個師爺，就向着他說：「大帥密碼本子在那兒？」他就叫家人在烟盤中拏了一個鑰匙，遞給師爺，指着烟榻上靠西書架上擱着的一隻箱子道：「你去拏罷！」那師爺匆匆的取出密碼本子，就在榻前茶几上，一個字一個字譯出來。不多一回兒，已經譯完，就將原碼送到他手裏。他看了一遍，就將密碼遞給我。

氣憤憤的道：「你看這是什麼話！一點兒辦法沒有，都是兩面光的話，不担一些責任，我看大清國都是毀在翰林出身的一班人身上，木翁你虧得不是翰林出身，將來亡國的責任，可以少担一點。」我就笑道：「這是大帥一時的氣話，不看遠的，就看曾文正和現在的合肥伯相，不也是翰林出身麼？」他呵呵的笑道：「我的話錯了，中興的胡文忠、曾文正不都是翰林麼？幹了多麼大事，立了多麼大的功，我應當打自己的嘴把子，消消罪呢！」我道：「壽帥拘謹一點，是他的本色，但是兩湖又是缺不得的。這怎好？」他說：「木翁，你有什麼法兒呢？」當時壽帥的電報，宮保想還記得，他也沒有反對，也沒有贊成。我就說：「請大帥等一會兒，各省的復電差不多就來，倘然贊成的多數，壽帥很聰明，也不至覺扭到底罷！」他就道：「好好看看各省的意見如何？」他就將門生留在衙門裏住了。果然到了晚上，中堂的電也到，安堂的電也很堅決，和中堂的主張一樣。硯帥很喜歡，晚上親自跑出來喚道：「木翁，大局可以決定了。合肥、伯相也贊成了，他也是通電東南各省督撫的，各省看了想沒有反抗的了。」門生道：「這是宮保的位望，和東南人民的福氣。」他說：「我們明天再定辦法吧！」他就進去睡。第二天他於上午十點鐘就起來請我進去，他躺在烟榻上抽烟，看見了我，就立起來，拿着一盞的電報遞過來道：「木翁，請坐，你看多贊成了！」門生就說道：「很好！不過贊成的雖是多數，壽帥那邊總還要敷衍一下吧！」他說道：「他的電沒有決定反對，我就說各省多贊成，想你也一定贊成的，復他一電就是了。」木翁，請你就回上海訂

約好了。」我說：「各省的復電想也到了上海，只要大帥給我一電，我可以去辦了。」他說：「不錯！我就辦。」門生就站起來道：「事不宜遲，馬上就辭了大帥動身了。」他道：「不曉得有輪船沒有？」我說：「我來的時候教招商局每天的下水輪多等一回兒，此時想已來了。」他說：「我也不留你吃飯了。木翁你大着胆子去辦，將來要上菜市口，我陪着你一塊兒去。」他就呵呵的大笑了幾聲，送着我出來。門生當天坐着船回到上海，他的電已到了，他雖抽大烟，可是不耽誤事。」伯相聽了長歎道：「還是我們幾個老頭子有點兒辦法。不過到了現在的時候，真也沒有法子了。」木生道：「和議情形有一點邊兒麼？」伯相道：「別的還好說，就是德國克林德一件事難辦。你說怎麼談得下去呢？」木生道：「這件事據門生的愚見，大路是走不通了，恐怕要走小路才有希望。」伯相呵呵笑道：「你的能耐來了！你有什么路子？」木生道：「在上海聽說瓦德西有一個中國女朋友，很聽他的話。中堂聽見過麼？」伯相道：「不就是賽金花麼？他是婊子，有什麼用呢？」木生道：「是的，他是金雲青殿撰的姨太太，後來下堂求去，流落在上海時，許多朋友認得他，現在托人去探聽一下，問問他有什么法子，可以通融？或許有點兒消息，就是沒有效力，也不露痕迹。中堂以為何如？」伯相道：「試一下也不妨。」木生答應了。只見差弁進來，回道：「有赫稅務司稟見。」木生也就起身告辭而去。回到寓中，到了晚上，木生便穿了便衣，坐了車，逕到賽金花寓中而來。下車進門，家人就低低說道：「上海成大人拜會。」那金花連忙接出來，見了木生

說道：「成大人，想不到你會來找我！」木生嘻嘻的笑道：「我今天到京，誠心的來見二爺，果然見到了。實在榮幸得很！」金花道：「承你看得起，來找老朋友，實在感激。」金花就攜着木生的手，到房中沙發上一同坐了。木生就問道：「此回你逃難，一定很辛苦了！」金花道：「不用提起，我是住在天津人家都往南方逃，我偏往北京走，差一點兒小性命多沒有了。幸虧天老爺有眼，現在北京的瓦大帥，不知道他怎麼知道我流落在此，他派了軍官來找我，見了面就很招呼我，很看得起我，有事去求他，沒有不答應的。所以也就敷衍下去了。」木生道：「我在上海已知道賽二爺的大名鼎鼎，是北京城裏第一個紅人。」金花道：「成大人你不用瞎說，我是一個毫無能力的女子，能有什麼的名氣呢？」木生道：「並不是瞎說，聽說你救了許多冤枉的人，就陳蒼佩不也是你救出來的麼？他至今口口聲聲在朋友面前感激你呢！」金花微笑道：「成大人也是很好的人，我替他說一句好話也不費什麼事，算不得什麼。照這樣的事，也不知辦了多少，我都忘記了。成大人還記着麼？」木生道：「你的不記在心上，是你的大量；他的不忘掉，是他的良心。你說對不對？」金花道：「成大人太看得起我了！我是不敢當的。」隨說道：「成大人，你在這兒便飯吧！」木生道：「謝謝你，已偏過了。」金花道：「我還沒有吃飯，僮們一塊兒喝一點兒酒好麼？」木生點點頭。金花就分付下人開飯，一會兒開出飯菜來，很精緻的，都是南邊的口味。金花拿着玻璃酒瓶，替木生斟了一杯克利沙，隨說道：「你喝白蘭地麼？這兒也有。」木生道：「不必，就是克利沙。」

很好，你的廚子是南邊人吧！」金花道：「他本來是從上海帶到天津，拳匪一亂，也就到北京找我來了。我也吃慣了他的菜，覺得口味尚合適，成大人你家裏的廚房好得多，恐怕你吃不來吧！」他們喝了幾杯酒，木生想我要來的目的，正是發表的時候了，他就說道：「瓦大帥多少年紀了？脾氣怎麼樣？」金花道：「他也有五十多歲了，精神很好，跟我們說話很和氣，沒有什麼脾氣。」木生道：「他見了你們娘兒們，自然很和氣，聽說在會議席上很難說話，李合肥很碰釘子，所以講和的事還沒有邊兒呢。」金花道：「我們很盼望早點兒講和，大家太太平平過日子不好麼？」木生道：「可不是我們也盼望講和，否則怎麼了呢！」金花道：「他們外國人要什麼才肯和呢？」木生道：「別的還好商議，就是德公使克林德被殺了，他們的要求太厲害，斷難辦到。」金花道：「難道沒有通融的辦法麼？」木生道：「這件事要緊關子，因為克林德的夫人也在北京，天天逼着瓦德西要求，這件事不解決，別的都不能提。各國也因德國的公使被殺，是國際上一件重大的事，不得不讓他先解決，所以束手無策。」金花道：「克林德夫人在瓦大帥處也見過幾回，可是沒有談過這件事。論起來，老太后真對不起人，我看小說書上也有「兩國相爭不斬來使」的話，那有這種野蠻的道理！」木生道：「可不是！各國公使，代表他們的國家，除掉生苗生番，才有這種舉動，中國的臉總算丟盡了！但是我們中國人，總想保全一點中國的面子好一點。你想對不對？」金花道：「當然！」木生道：「你養二爺北京人衆口同聲都說你保全了許多中國人，真是

第一個愛國的奇女子。今天我在李傅相那兒閑談，提起了你，他也很佩服你。他就說起你跟瓦德西很熟，最好請你向瓦帥那兒疏通一下，或者有變通的辦法。他說，他和你不會見過，不好冒昧。我聽見了，本來要找你，就討了這個差使，現在聽你和克林德夫人也相熟，那更好了。你看中國人面上去說一下，如若說得開，你的功勞固然了不得，你的名譽是史鑑上流芳百世的了。」金花道：「成大人真的麼？難道李中堂也曉得我麼？」木生道：「我向來不造謠言的，況且傅相還要先送些首飾衣物給你，我說賽二爺很有俠氣，他也不在乎東西的。」金花笑道：「成大人真是老朋友，曉得我的脾氣，我在北京替人家辦點事，從來不要人酬勞的。不過一個無名的女人，去辦關係國家的大事，恐怕担當不起罷了！」木生道：「你和我都是大清國的百姓，能設保全我們的太皇太后，少丟一些臉，想都是很願意的。」金花道：「你的話不錯，不過辦得來辦不來，那是沒有把握，姑且去試試再說。」木生道：「你只要肯去，你的口才一定有成功的希望，你答應了，你打算什麼時候去？」金花道：「這個事須要碰機會，在閑談中提起，方不着痕迹。我是常到瓦帥那兒去的，大約三天後有什麼消息，我定來報告你。」木生道：「好好全仗大力！」一面就立起身來道：「時候不早了，我要回去了。」金花道：「你此次進京帶了幾位姨太太來的？」木生道：「就帶了一個服侍的。」金花笑道：「我也不留你了，恐怕回去過晚，要受責罰的。」木生咲道：「沒有的事。」就匆匆出外。金花送到門外，看他上車而去。正是：「東華塗炭分邪正，北里鶯花

記折衝。」欲知金花去與克林德夫人如何說法，且看下文。

第六十回

克林德卹典建牌坊；

賽金花妙語結和局。

話說賽金花自從成木生托她向瓦德西及克林德夫人處疏通，并受了木生一番的稱贊推重，并說李中堂也看得起他，不免心中生了一種虛榮心，而且向來聰明會說話，所以毅然的担任了。這幾天他又和木生商量了許多辦法。那一日天氣很好，她就騎了一匹馬，直到瓦德西所住的西苑中來。見了面，恰好瓦德西沒有什麼事，就坐下閑談。金花道：「這幾天大帥忙不忙？」瓦哈哈笑道：「也算忙，也算不忙。戰事總算停了，議和的李鴻章也來了，沒有什麼很担心的事。不過和議雖然議了幾次，一件事也沒有通過，很叫人着急。照我軍人的脾氣，只要派兵到陝西去，把這個老婆子捉了，什麼事就容易解決了。」金花道：「可不是！講到這位老太太，實在不好，倘讓光緒皇上當了權，我看什麼事也容易解決了。」瓦道：「你的話很對。」金花道：「克欽差的賠償，到底要怎麼樣呢？」瓦道：「克林德太太一定要那個老婆子抵命才行。」金花伸了一伸舌頭道：「這可是不容易辦到的！因為我們中國人看來，那皇太

后皇上是神聖不可侵犯的。情願亡了國，決不肯把太后來抵外國人的性命。我想就是把他抵了命，不過是替克太太出了一口氣，與國家是沒有什麼利益的。大帥你是好替國家大局上着想的，與其替一個人出氣，不如替全國人得些利益。況且把這件事想法子通融了，我想他們議和的，一定感激大帥，將來大帥有什麼要求，他們當然容易答應了。我們是閑談，大帥你想對不對？」瓦笑道：「你的話不錯，不過克林德太太通不過去，他是一定要報仇，很不容易轉圜。」金花道：「這個要緊的關子，是在克太太身上，她能給通融了，對於貴國大皇帝，只要你大帥去奏明了，我想大皇帝看着你大帥的面子，也沒有不答應的。」瓦道：「你的話真不錯，像你來做了你們的議和大臣，一定可以解決不少的事了。費了多少的時候，一件也沒有議妥的，真叫我急得不得了！」金花道：「大帥你真瞎說了！我是一個女人，懂得什麼！可惜克太太雖曾見過幾回，沒有講過話，只怕他看不起我，不肯跟我說話，否則我去見他，我們娘兒們從女人的心理上，或者可以想出一個辦法來。」瓦道：「我也想到他的要求，就是辦到了。國家也沒有什麼實在好處。而且各國也許從中挑撥，借此離間兩國的邦交。你怕他不肯招待，那是沒有你的事。你肯去勸勸他，是再好沒有的，我替你介紹一下，包他很歡迎的。你能夠辦下來，不但是幫了你們的國家，也是幫了我的忙，省了我天天操心着這件事。謝謝你，我就寫一封信給你，你就去走一趟罷！」他說了，就走到公事桌上，拏了筆和紙，寫了一封簡單介紹信，遞給金花道：「我們德國人是很性急的，

他這時候大約在家，你就去看他一下子，聽你的好消息吧！」金花含着笑，立起身來道：「好在沒有事，我就去碰一下子看，或者靠你的福，也許有點邊兒。」金花辭了瓦德西出來以後，騎了馬，向克林德夫人寓中而去。到了旅館門口，下了馬，找着旅館中的僕役問道：「克太太在家麼？」他說道：「在家。」金花就將自己的名片和瓦德西的介紹信，一同交給他，叫他去通知。他就先領金花到會客室中坐定。一面去通知克太太。不多一會兒，只見那僕役推門進來，說道：「克太太來了。」金花就立起來迎着，那克太太滿面笑容，進來就握着金花的手，說道：「僕們已見過好幾回了，你要來就來，你還叫瓦帥寫介紹信，不太客氣麼？」金花道：「承蒙太太看得起，自己恐怕身分穀不上，今兒在瓦帥那兒談起克太太的交涉還沒有辦好，瓦帥說克太太心裏不高興，叫我來陪着講講閑話。他說你們娘兒們脾氣合式，我們男人說的話總不能熨帖，所以叫我來和克太太解解悶，不曉得太太討厭不討厭？」克笑道：「我想了想幾位女朋友談談，不過本國的軍人，都沒有帶家眷，貴國的太太小姐們，能說我們的話的很少，今天蒙你來看我，是很快活的。以後望你常常來才好！」金花道：「可惜我是沒有什麼知識的，只怕惹你討厭。太太你自從到了此地，還住得慣麼？比較柏林街道的整齊潔淨，以及公園和娛樂處所的繁華，真是比不上的。」克道：「這也各有各的好處，此地的各種宮殿廟宇，都有幾千年的文化古蹟，也有不可及的地方。只是近來失於修理罷了。」金花道：「是的，西直門外的頤和園，太太曾去逛過麼？」克道：

「去過兩回了也。算得是一個偉大的建築。就是歐洲的國都，也很不多見這種的規模。」金花道：「可不是，我在歐洲經過許多大國，像貴國和英法等，都有很大的宮殿花園，也許有勝過此地的。不過這個好地方，只有一個西太后享福，真是不平得很！」克道：「可不是這個老婆子把你們的國家，攪成了一個什麼樣子，還不足夠！還要牽連到各國，興起了義和團，殺了許多各國的教士，並且把我的丈夫都殺了，真是野蠻到了極點！所以我向我們的大皇帝要求，非把這個老婆子抵償了我丈夫的命不可。我想你們中國人，受他的苦也不淺了，應當贊成我的主張，為什麼你們的李鴻章還是千方百計的不答應？」李鴻章在世界上也有點名譽，難道他也是個義和團麼？」他一面說，一面臉上緋紅，怒氣直衝起來。正在說時，只聽會客室門上有叩門聲，克就答應了一聲，只見一僕役推門進來，手拿一鍍銀盤，盤中有一名片，他說道：「俄國使館裏的麗娜小姐拜會！」金花聽了道：「原來是俄公使的小姐。他住中國很久，一口的中國話，說得真好。我和他也很熟。」克道：「他的德國話也很好，他和你既然很熟，就一塊兒見吧！」金花道：「不曉得他有什麼事？我先告辭，過天再來請安吧！」旁邊僕役道：「麗娜小姐他問過克太太會的是誰，我告訴他是賽二爺，他說很好，本想見見他。」克聽了道：「既然如此，就請吧！」僕役出去了，一會兒就領着一位小姐，黃髮碧眼，穿着一套禮服，推門進來，滿面笑容，向着克太太握手道：「你好！今兒法使館的跳舞會，你也去嗎？」克道：「不定去不去。」麗回身向着金花握手道：「想不到在

此地又見着了！」金花笑道：「今兒我也是來替克太太解悶的，恰好你也來了，更好了！」麗道：「克太太爲什麼不一定去法使館跳舞呢？」克道：「密斯，你想我有什麼興致去跳舞呢？」麗道：「已經之事，只好丟開點兒，克公使在上帝面前，自有極樂的地方，我們在這世界上，專在愁苦中過日子，有損無益，不如及時行樂的好。」一面向金花道：「你以爲怎麼樣？」金花道：「你的話不錯，剛纔我正和克太太談及，總是我們中國人的不好，只望克太太看破些，現在正在議和，只要替克太太想法子，教克太太滿了意，想中國也沒有不答應的。」克道：「你們的李鴻章就是不答應我的要求，我怎麼能滿意呢？」金花道：「說起來這個禍，是老太后惹出來的，不過那時候他也沒有權了，都是一般昏蛋的王大臣幹的，他也管不了了。照我們中國的習慣，在李鴻章看來，拏太后來抵命，比滅亡中國更利害，他們以爲與其如此，不如亡國，所以不能答應了。」麗娜小姐，你在中國很久，很知道中國的習慣，不是有這個道理麼？」麗道：「你的話不差，前兒我爸爸說和議不能進行，很着急，教我見着克太太勸，通融一點，交涉才好辦。況且拿太后來抵命，不要說是中國，就是歐洲也沒有這個辦法。聽說各國公使私下也有閑話，不要爲了克公使的事，就誤了各國的交涉，就算辦到，也不過一時的痛快，中國受了這種的羞辱，對於別的要求，恐怕更要爲難了。不如請克太太看在本國的利益上，和各國的交情上，退步一點。今兒克太太題起，所以順便把爸爸的意思告訴克太太，不過爸爸的話，也是閑談，非正式的。不曉克太太以爲怎麼樣？」金

花道：「你的話很有理，但克太太的話也有理。女人家一個丈夫，無緣無故被人家害了，自然要報仇的。但照你的話想來，關係着國家的大事，確也有一些斟酌的地方。」克道：「照你們說來，難道我的丈夫就白死了麼？」麗道：「那有白死的理！不過譬如克公使在軍隊中陣亡了，也不能教敵軍中的首領來抵命的。」克道：「公使是代表一國的皇上的，殺了公使，如同殺了皇上，不應當叫他抵命麼？」麗道：「是的！不過現在都說是克太太不答應，所以來勸勸的。」克道：「只要是我們陛下通融了，我也只好服從的。」金花道：「麗娜小姐，我們是說閑話，何妨研究一下，有什麼條件可以滿足克太太的意思呢？」克道：「我只要報了仇，就滿足了。」金花也不問克太太的意思，接着說道：「麗娜小姐，我在歐洲看見許多大人物的紀念，不是造一個銅像，就是立一座碑石，我們中國的紀念最尊貴的是牌坊，此外是立碑，凡是忠臣、孝子、義夫、節婦，都是建築牌坊，傳到幾千百年後，經過這牌坊的人，都是肅然起敬。可見中外都是一樣的。像克公使的殉國功勞，應當留一永久紀念，除克太太的復仇主義外，不論銅像牌坊，總要辦的，才對得住克公使。」克道：「照你們說來，我的仇是不能報的了！」金花道：「我們是閑談，不足爲憑，一切總要克太太拿主義的。不過克太太一定要報仇，是難以辦到的。」麗道：「我們是和克太太解悶來的，不是跟克太太辦交涉來的，不過聽見各國外交界中許多人說，歐洲從前也有傷害了敵國公使，甚至開戰滅國，也沒有把敵國的君主來抵命的。我想現在堅持下去，萬一各國提出酌中判斷，反使

中德邦交受損，恐怕貴國大皇帝也只好曲從。我想克太太還是趕緊想一轉圜辦法。我因為和克太太要好，所以直言相勸，請克太太不要疑心。」克道：「你們都是真心替我打算，那有疑心的不過教我怎麼樣改口呢？」金花道：「那自然不能由克太太自己讓步的，一定要先通知瓦帥，細細的商量個辦法，才好辦。我前天見着瓦帥，他也很着急，大約也聽見各國的閑話，他也說總要想一個辦法，只是不好勸克太太。倘然克太太有意思，我就去給瓦帥露一點消息，第瓦帥商量。」麗娜含笑，道：「好極好極！贊成贊成！」克向着金花道：「只是又要勞你駕，對不起得很！」金花道：「這算得什麼！承克太太看得起。」一面說，一面向麗娜道：「密斯，請多坐一會，乘便和克太太到法使館去赴跳舞會，解解悶。」麗娜點點頭。金花就站起來告辭而去。讀者，你想會這樣巧，恰好俄使館的麗娜小姐同來，兩箇人一吹一唱，把克太太的頂爲難的交涉輕輕的吹散了。原來金花答應了成木生去疏通克太太，自己想一箇人恐怕弄僵，他打聽克太太的朋友，就是麗娜小姐最要好，他就同木生商量，去運動麗娜，木生知道李伯相和俄公使有交情，就由伯相當面托了俄公使，商定了一切辦法，所以金花由瓦德西處出來，就先通知俄使館，請麗娜也到克太太處來。二人本已約定，作爲不期而遇，談笑之間，辦成了這一件大交涉。閑話不提，且說金花由克林德夫人處出來，就欣欣然到瓦德西營中來，進去一看，只見瓦德西坐在沙發上，口中銜着雪茄，四圍都是高級軍官，以及公使參贊等，或立或坐，約有十餘人，好像在開軍事大會議。瓦德西看見

金花進來，忙欠身招呼他坐下。金花和他們一般人都認識，普通的招呼了一下，就含笑說道：「大帥，不是開正式會議？我闖進來，不免太冒昧了！」瓦笑道：「這個會你也應當列席的，他們也正在聽你的消息呢！」金花道：「我那裏配呢！」瓦道：「你不要客氣了！你快報告吧！」克林德太太有點活動麼？」金花道：「靠大帥的臉，加以密席司的愛國心，大約可以通融辦理。不過還是要請大帥的決定。」克太太大約明後天就過來請示。」瓦呵呵的大笑，向着在座的諸人道：「可是我說的不差，辦交涉是女子勝於男子的。」參謀長道：「大帥的指揮是不差的，既然他肯通融了，以下就好辦了。」瓦就向着金花道：「他露點兒口風，要怎麼樣才滿意呢？」金花道：「他沒有提出條件，當時我就說，各國紀念的通例，是造銅像立碑石，中國最尊重的是建牌坊，就是北京東西大街上的牌樓，只有皇上家才准建立，民間是不准設立的，只要決定那一項，貴國的體面，克公使的功勞，也永遠流傳了。克太太聽了，也沒有駁回，只要大帥和他一說，大約總有辦法了。」瓦道：「很好！以下的文章，就好辦了。」他向着公使道：「請你細細的想一想，遵照陛下的訓令，應提出什麼條件呢？」那公使道：「既然克公使的賠償，我們有了讓步，至對於開登的罪魁，自應嚴重一點懲辦，使他們曉得破壞公法，一定要負嚴重的責任。想各國也明白的。大帥以爲何如？不過這秘密的議案，密斯金是會中人，不要漏泄才好！」瓦笑道：「你放心，我可以保證。」金花道：「不過今天俄使館的密斯麗娜也一同在座，他也很幫忙，勸了許多話。克太太大半是聽

他的話居多，此地的話，我自自然負責，其餘恐怕不能一點兒不露吧！」瓦道：「你們說的話不要緊，只要中國不知道，就好辦了。」那公使道：「明天正是開議的日子，請大帥趕緊和克太太把讓步的步驟議定了，大綱既定，好相機應付。」瓦道：「很好！我就去請他來，和他決定了再通知便了。」隨即叫了隨侍的武弁道：「你去到克公使太太那裏去，請他即刻到此地來面談，就去！」那武弁答應着，行了一箇軍禮，就出去了。那公使道：「我們要告退了。隨後聽大帥的消息就是了。」那衆人也紛紛退出。金花含着，也立起來道：「我也告辭吧！」瓦道：「你去什麼？等克太太來，正要你從旁替我說幾句話呢！」金花道：「真要我麼？」瓦笑道：「誰說假話呢！他們談着話，一會兒聽得有人敲門，瓦就答應了一聲，只見那門一開，有一箇僕役進來回道：「克林德太太來了。」瓦就點點頭，說：「請他進來。」僕役領着克太太緩步進來，瓦就立起來道：「克太太請坐！」隨後金花上來，攜着克太太的手，說道：「我從你那兒出來，就到了此地，我把太太的一片愛國的意思，告訴了大帥，大帥也深爲佩服。所以大帥留我在此，等太太來一同商量辦法，可是我是沒有識見的女人，一切要太太自己作主，請大帥決定的。」克道：「謝謝你一切的關照。」三箇人一同坐定了，瓦就說道：「密席司爲國家的意思，剛才由密斯金轉達，論理我們應該爲密席司一定要達到目的，但中國的觀念，國家的權利，可以緩商，而體面却不能不顧，一定要處分他們的太后，是第一件難事。若堅持下去，其餘和議，都無從進行。況且各國政府政見不一，用兵的事，我們

也難堅持獨行，他們各國以爲權利可以到手了，都是我們堅執要報仇萬一決裂，將來恐怕發生變化。我們一國也難進行。我們大皇帝原要替克公使出一口氣，但是我們在外面辦交涉的，看到環境如此，真是有點爲難，不過我們也不好和密席司說退步的話，好像對不起克公使。現在密席司既有讓步的意思，免得我們爲難，那是再好沒有的了。不過密席司有何主張，儘管說出來，我們斟酌好了。」克道：「我的丈夫爲國殉難，我是當然要報仇的。不過爲了我個人的事，不能進行和議，這是有關於國家大局的。我也不好執而不化，對不住國家和大皇帝，只要大帥吩咐，於我丈夫的面上下得去，我也沒有不可以服從的。」瓦接着說道：「足見密席司的明白大體，我們現在私下說，剛才他說，中國最體面的是建立牌坊，我想北京城中，只有皇帝才可以建立牌坊，倘然替克公使立一個牌坊，上面刻着中國皇帝的道歉書，確是可以永垂不朽。不曉得克太太意下如何？」克道：「我是婦人家，究竟不曉得什麼，只要大帥以爲可行，我也沒有什麼異議。」金花就說道：「既然克太太可以通融，其餘的事就好辦了。」瓦道：「克……」克道：「全大局，我好感激。」克道：「大帥辦公的時間很寶貴，」就立起身告辭而去。金花等克太太走後，又談了一會兒，也就告辭了出來。回到寓中，天色已晚，次日叫一個當差的到成大人那兒去，說我們姑娘請成夫人來，有要緊話說。請就過來。姑娘在家裏等着呢。那當差的就到了成木生公館中，恰好木生已預備了馬車，正要出門，聽見金花來人一說，就叫家人告訴他說，就來。木生曉得金花一定

有些眉目，隨即坐了車，徑向金花寓中而來。進了門，見了金花，木生嘆道：「今兒你找我，一定有好消息。」金花微笑道：「自從你托了我的事，幾天內沒有機會，今天早上和瓦帥閑談，談到這件事，承瓦帥看得起，叫我去疏通克太太，特別鄭重介紹到克太太那兒去。我和克太太從前雖認得，但從未辦過正經的，現承瓦帥鄭重介紹，自然可以談及這件事了。我到了克太太那兒，他看了瓦帥的介紹信，承他很殷勤的談起來，起初他綑着臉，非把太后抵償不可，後來我順着他口氣說了些話，他纔慢慢的微解了些怒氣。我又說當時太后也作不了主，都是一班昏蛋的王公大臣做出來的。克太太聽了，沒有說話。我就乘機說道，克公使的一件事，總要留點紀念的，照外國的規矩，或是造銅像，或是立碑石，都可以的。恰好俄國的麗娜小姐也來了，幫着我說道：『中國都講究牌坊，各處都有，為忠臣，節婦建立的，本京東西城的牌樓，只有國家建立的，能設在克公使殉難處立一牌坊，真是流傳不朽的。』經他一說，克太太沒有駁回，總算有了眉目。」木生道：「好極了！本來今天又是會議的日子，賢良寺已來約我去談，大家可以商定一個辦法。你很費心，我們是不會忘記你的。」言畢，匆匆的立起身來。滿面帶着歡欣的樣子，出門上車去了。木生到了賢良寺，見了李傅相，坐定後，木生就問道：「今日會議有無進步？」李道：「今天也沒有什麼事，不過德公使口氣中好像鬆動了一點，他說這件交涉，想你們有點為難，我們也想幫忙，只要克公使夫人能通融一點就好辦了。但不知究竟如何？」木生道：「回中堂的話，德公使的話，雖

有來歷的。」李道：「你怎麼知道？」木生道：「那天奉了中堂的面諭，曾經去託過養金花的，金花今天來送信，說是昨天他和瓦帥克夫人都見過，確實談起這番交涉，他說他已向克夫人疏通過，確有些轉機，並且談有辦法，所以特來請中堂的示。」李道：「怎麼樣？」木生道：「他將中國爲難的情形說了，克夫人也能諒解了，後來俄國的麗娜小姐幫着勸了一番，他們說在克公使遇難之地建立一座牌坊，記念克公使，聽說克夫人沒有拒絕，大約可以通過。」李傅相聽了很高興，後來這項交涉，便很順利的解決了。所有嚴懲禍首，要求賠款，一切交涉，都有國史記載，不在話下。却說克林德牌坊趕緊建立，不到幾個月，居然聳立在東單牌樓大街上，那天落成的時候，中外要人都來觀禮，養金花也接到了一張通知單。那金花也很高興的，騎了馬，到了會場，下馬進去。只見各國的來賓很多，德國的軍人尤其來了不少。金花大半都認得，一一招呼過了。那中國的大員，也降尊屈禮，和金花招呼，倍示殷勤。金花隨意敷衍了一回，落成禮畢，金花仍騎上馬，出了正陽門，回寓而來，一路看他的人很多。其中也有知道這件事的，都指指點點說道：「你看養二爺今日多體面！一個窰姐兒，今天算露了臉了！」旁邊一個人道：「將來老佛爺也許要謝謝他呢！」一個人道：「那是不會有的！這種功勞，依然是王公大臣冒了去罷了！」那路人紛紛議論之中，金花也聽到了一兩句話，騎在馬上，自言自語道：「公道自在人心，也不枉我的一番心力了。」倏忽已到了自己門口，下了馬，進了門，自去休息去了。吳梅村圓圓曲曾有一聯云：「全家白

骨成灰土，一代紅妝照汗青。若把全字改作萬字，不啻爲金花寫照哩！至于庚子以後時局及喪金花身世結局，只好待後人再續的了。正是：「口碑盡說紅顏力，眉黛能添青史光。」

附錄

續孽海花人物談

前余爲孽海花人物漫談，掛一漏萬，不免爲學人所譏。余生也晚，雖有志於朝章國故，而草野鄙儂，將何取資，况大戰成劫，書缺有間，搜羅采輯，舉不易易，時人謂近代史較古代史尤難爬梳，非夸言也。連年於中和月刊讀海虞張隱南先生（鴻）續孽海花，雖貫串脈絡，不能踵武會氏，要其穿插時事，紀錄晚清故實，有裨國史，不能不謂爲精心之作。續書每遯原著，自西廂紅樓，何莫不然，則於張氏此作，固亦當勿爲苛論。張氏不幸於壬午一月病逝，蒼宿凋寒，彌用慨嘆，聞書將單行出版，張氏地下有知，或亦爲之瞑目乎？

續孽海花之筋節，唯在戊戌庚子兩大變局，而以彩雲緯於其間，所惜敘及彩雲本身者，不及全書五分之一，賓主不侔，最足惹人評議。唯如余文所云，吾輩所賞，在人物而不在技巧，則味乎牝牡驪黃之外，又不必執一般成見以爲衡度耳。按戊戌庚子之變，線索實非有二。自光緒帝初政，卽有發憤圖雄之志，西后專擅，積不相能，乃有戊戌，戊戌之後，太后旣益忌新黨，加以無識庸臣，煽誘其間，魯莽滅裂，終召八國聯軍之禍，譬之奕棋，一著旣錯，滿盤皆輸，縱欲挽回，抑已艱矣。光緒十年甲申，法攻越南，急中朝窮於應付，忽而和，忽而戰，盛伯義（昱）遂疏勦軍機大臣，於是樞垣自恭王以下十餘人，一夕俱罷，醇王

代領軍機，引用孫毓汶等，朝政益不如前，翁叔平相國，亦被排出軍機者，唯仍在毓慶宮行走，不失帝師之位，其不懷孫等，已不必言，既而盛伯義又劾醇親王不宜與聞機務，中朝對清流，漸有厭煩之意，不久陳寶琛張佩綸等遂皆以欽差會辦之頭銜，紛紛外放矣，然朝中隱分黨派，互爲傾擠，實自茲始，故論者咸目甲申爲晚清政局之關鍵焉。（張季直自訂年譜：自恭王去，醇王執政，孫毓汶擅權，賄賂公行，風氣日壞，朝政益不可謂。由是而有甲午朝局之變，由甲午而有戊戌政局之變，由戊戌而有庚子拳匪之變，由庚子而有辛亥革命之變，因果相乘，昭然明白……故談朝局國變者，謂始於甲申也。可爲此說一例。）自今年上溯甲申適周甲子，撫古念今，頗多感觸。續孽海花第三十九回「蘭鮑同堂洛閩分黨派」記汪鳴鑾受翁相國暗示彈孫毓汶去職事，詳細生動，可補舊史之闕。欲明此役，請先追言甲申故事，頃閱黃秋岳花隨人聖齋撫憶，對此記載至詳：

「甲申時，秉政者恭邸與高陽李文正鴻藻，恭邸自庚申和議後，內平髮捻回匪，外與各國駐使周旋坵壇，承文忠（祥）之後，雖不悉當，尙畏清議，高陽則提挈清流，開一時風氣，忌清流者，亦因之而起。法越事起之前，合肥丁內艱，奪情回籍，守制百日，朝廷以合肥統北洋淮軍，卽命向隸淮軍之張樹聲署直督以鎮率之，其子霽青在京專意結納清流，爲乃翁博聲譽，此時卽奏請豐潤（張佩綸）幫辦北洋軍務，忽爲言官奏劾，疆臣不得奏調京僚，豐潤仍留京，因而怨樹聲之調爲多事，樹聲甚恐，頗慮其挾恨

爲難，非排去不安，然豐潤恃高陽，又非先去高陽不可。靄青卽多方慫恿清流，向盛伯熙再三游說，彈劾樞臣失職，伯熙爲動，乃不意并樹聲亦論列之，此乃非靄青所料。自光緒七年秋起，法人謀越日急，恭邸掌樞（軍機）譯（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因應失宜，以致決裂，已屢經台諫彈劾，且西后於邸，恩眷已衰，迨十年三月，伯熙奏上，兩宮卽召見伯熙曰：樞臣如此，教我們如何是好？卽下淚曰：然則非更動不可，伯熙亦淚下。次日，恭邸與高陽卽出樞，樹聲亦開兩廣缺矣，伯熙旋亦悔之。此爲同光清流於朝局盛衰之關鍵，清流亦自此結局。迨醇邸當國，援引孫毓汶入值，從此賄賂公行，風氣日壞，朝政益不堪，旋有甲午之役……靄青名華奎，當時清流已分道揚鑣，伯熙及王可莊兄弟，黃仲弢皆不慊於靄青（佩綸）……故爲靄青所用。」又記祁文端嘗藻會孫景頤之言云：「同光間李文正公鴻藻，王文忠公祥，久居樞府，咸豐庚申，恭忠親王首辦各國交涉，其人忠懇公明，維持調護，文正以帝師兼值軍機（指鴻藻爲同治師），吳江沈文定桂芬先數年入樞，當時已分南北派，榮文忠祿，時方隨王文忠左右，與文正定交，卽在文忠所。光緒初，常熟又爲帝師，時二張（南皮、豐潤）奔走於高陽，頗攻擊吳江（沈文定）仁和（王文勳），王爲沈辛亥浙江鄉試門生，故援王以厚南派之勢。甲申三月事，實起於清流，李文忠丁母憂奪情未起，張樹聲署直督，其子華奎小有才略，向附清流，與二張稔，方謀請以豐潤幫辦北洋軍務，外間傳聞豐潤已首肯。而爲南派所憾，於是致高陽書，中有某忒值赤墀，豈疆吏所能乞請，若臨以朝命，亦必

壁辭。合肥旋回任，其事乃寢。華奎乃草一疏底，以豐潤會保唐，徐時法越事起，唐徐敗退，爲舉非其人，且辭連高陽，因王仁東達於祭酒盛昱，祭酒乃更易其詞，嚴劾全樞，正值慈寧不愜，恭邸與醇邸議，而有大處分之下，外傳孫濟寧預其事，諭旨卽出其手，然濟寧已先奉命出外查辦事件，早出都門矣。在續書中，正言翁尙書利用孫萊山曾與恭邸有此嫌隙，因而觝去之，固知當時孫氏與謀之謠，甚囂塵上矣。孫在書中化名祖蓀山，翁則仍曰龔和甫，恭王射名敬王。按孫萊山於甲午力持和議，至痛哭流涕，後雖爲清流所非，然亦不得謂爲無所見也。其晚節簞簋不飭，世頗詬之，交通權璫，尤爲士林所薄，沃邱仲子近代名人小傳云：

「孫毓汶字萊山，故大學士玉廷孫也。以翰林同治初大考一等一名，擢侍講學士，值南書房，督福建安徽學政，考試公明，關說不入，光緒初始除侍郎，授軍機大臣，晉兵部尙書，毓汶固權奇饒智略，尤其口給，然守家學，頗勵操行，旣入樞府，頓改節，孜孜營財賄，通竿牘，時領樞府者爲世鐸（禮親王），懦庸無能，毓汶遂專魁柄，夙入南齋，多識羣奄，恆於后前稱其能，寵以日固，黔藩司王德榜入覲之，謁之，索門包白金千，德榜起行間，負氣善罵，怒曰：吾國家官，非孫家官也，不見何害，安用賄爲！竟去，旣還任，黔撫適缺員，毓汶爲后言，德榜不通文理，不可攝封疆，遂以臬司黃槐森權撫，德榜憤死，又閩臬司黃毓恩，餽冰敬二百金，却之曰：八年夔州，僅足辦此乎！蓋毓恩任夔州守久，膺仕也，已而竟調黔臬，懼餽萬金，未及黔

遂晉閩藩。其弄權類如此！凡命題書畫，輒摹贗本進，而自留其真，時稱齊天大聖，言如小說中孫悟空之善變化盜桃竊丹然……甲午日朝事作，遼地半失，提督董福祥晉謁，尙屬爲購關東貂裘，福祥面叱之，言官爭彈其攬權，德宗亦悟其奸，遂准病致仕去，然毓汝固未嘗乞休也。」對萊山微辭良多，所稱言官，卽汪鳴鑾（柳門）等，翁氏之門生，書中稱爲錢唐卿，其搏擊出諸常熟授意，而罪狀則仍言甲午主和也。汪與長麟（書中化名長琳）被革職，事在光緒廿一年十月，續書記此，完全出於李蓮英之圈套，長麟爲左翼總兵，時帝親往天壇郊祀，李故使御膳房廚司犯蹕，因被長逮繫，及西后傳膳，詭言膳夫被捕，無人烹調，遂大召后怒，傳諭德宗，痛爲申飭，並問曰：「你這兩天召見的錢端敏（卽錢唐卿）這個人好不好呢？皇上一聽，知道出了事了，就奏道：兒子因爲有人說他不很安分，所以當面問問他，看起來這個人不見得靠得住。」太后冷笑道：「你這句話，還有一點兒明白，你就去辦吧！」至汪，長被排，除助翁爲帝張目，嚴斥后黨外，又有宮闈瓜葛在內，蟠廬隨筆翁文恭條亦記帝后對答之言，與續書參讀，頗有意致：

「翁文恭師，得君之專，一時無兩，上聞諸內侍相語曰：某人爲某人之心腹，上笑曰：我無心腹，只有翁同龢一人，可爲吾心腹耳。太后聞之不懌，蓋未悟股肱心膂之說，認作植黨營私耳。珍貴妃以微過被譴，降作貴人，遂不得與上相見，上亦不得臨幸，蓋宮廷定制如是，貴人位卑也。上以慈意嚴切，無法解救，

不免怏怏。踰年，太后怒息，赦珍出，仍命爲妃。上意釋。定省之際，愈爲婉順。太后亦喜，笑謂曰：汝常能如此盡孝，吾豈不歡前此之榮驚，汝必誤聞人言也。吾言是否？上素性訥，唯唯而已。太后因問：汝嘗初誤聞何人之言乎？上默不敢對。太后笑曰：汝不妨姑言之，上復囁嚅。太后怒曰：有問無答，孝行何在！上大惶恐，自念實無人言，何敢妄說，而又實逼處此，不得不略舉一二。倉卒無可指名，憶及早晨召見之九門提督長萃，戶部（當作吏部）侍郎汪鳴鑾，二人素爲太后所稱者，言之嘗無妨，乃舉二人以對。太后勃然曰：鳳輩乃敢離間我母子乎？立將二人付刑部，照離間兩宮例定罪。於是益廷惶駭，樞臣及翁相國等，皆入宮泥首以請，旋得旨：長萃汪鳴鑾，皆革職，永不敘用。慈聖之意，初欲上舉翁同龢爲對，不意上以長萃汪鳴鑾當其災也。」（徐一士君認此說不可信，見國聞周報十卷十期隨筆）所云長萃係長麟之誤，麟官戶部右侍郎（清史稿云：累至戶部右侍郎）翻譯進士，能文善書。黃秋岳君引吳介清筆記云：吳名汝廉，汪同鄉官吏部。「長石農能文善書，與清秋浦總憲銳，均爲翻譯界出色人物，任右翼總兵時年僅廿八九歲，短小精悍，英爽俊偉。陛見日，奏對稱職，聖眷因之日隆。甲午事起，失利疊聞，不得已起用恭忠親王督辦軍務，特簡長隨同辦事。一日，因某事與王爭執，抗辯不少屈，退出後，王顧左右云：後生可畏，聖上喜用青年，吾輩暮氣深沉，不足任重致遠矣。不意進銳退速，乙未十月，竟以離間宮廷，不知大體，與吾鄉汪柳門先生鳴鑾同日罷黜。先是和議成，大學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齊集內閣大堂，恭讀硃諭，

汪讀至賠款二萬萬，與其師高陽相國，均痛哭失聲。自是櫻心疾，早蓄歸計，至是得遂初服。但是日緣何致觸上怒，疑莫能解，其後曾有人追述此事經過（似是時報駐京記者汪康年）事隔多年，任亦忘之矣。甲午十月，豫撫裕寬入都祝嘏，覬覦蜀督，先謀之李奄，所索者，未能滿其欲，裕故與珍妃母家爲近姻，乃釐金獻之珍妃，俾伺便言之上前，未及行，爲李偵知，憾裕舍己之珍，遂以告孝欽，孝欽果大怒，立召珍親詢之，妃直自承不諱，且曰：「上行下效，佛爺不開端，孰敢爲此乎？」孝欽怒，杖之百，賴先朝諸妃嬪及大公主（恭邸女）環跪乞恩，乃與瑾妃並降爲貴人，翌年十月，長麟罷黜，不數日，竟復二妃封位……謠傳種種，均謂長麟與珍案有關，然宮闈秘密，莫得究竟也。」黃氏云：「就前後情節觀之，汪長必爲珍妃被黜進言，以爲應復其位，以泯帝后之嫌隙，故觸上怒，而此事又不能明言，故以離間宮廷不知大體八字，籠統揭布，意其情形，汪柳門有藉此求去之隱衷，長石農則年少敢言，自恃八旗子弟，其同遭淪謫不復起，則緣德宗始終抑鬱，故帝黨一蹶不振也。」汪康年所記不知與此有出入否，寒齋無康年莊諧選錄等書，故不能知。歸納諸家之說，則長汪之去，與珍妃被黜有關，殆無疑義。唯吳黃所云汪有藉此求去之心，殊恐未必。觀翁文恭乙未十月日記：「一見起，遞摺畢，上宣諭吏部侍郎汪某，戶部長某，離間兩宮，厥咎難追，着革職，永不敘用。臣等固請所言何事，而天怒不可回，但云此係寬典，後有人敢爾，當嚴譴也。三刻退，擬旨，未到書房，訪變臣數語歸，柳門候余久，伊甚坦然，可敬也。」仍以續書所云出之新舊黨互相排

擠爲是，不可以小說之言，視爲闕語耳。長麟被黜，既非右翼總兵，尤非九門提督，諸所記皆附會。

汪穰卿以辦時務報，蜚聲晚清，其終也，亦以報館致墨文慎於顛蹟。書中射名曰王讓卿。與梁超如（啓超字卓如）林敦古（即六君子中之林旭字暉谷）戴勝佛（譚嗣同字復生）王子度（黃公度）等等盤桓詩酒，頗敦氣類，而賽金花亦所眷也。按穰卿與梁，初雖融和無間，迨光緒廿四年，新政次第實施，朝廷用康有爲言，將時務報收歸官辦，而令康爲監督，汪大不願，遂自改其報曰昌言報，格式一仍舊貫，康氏無可接，以朝旨令江督及滬道強迫停閉其報，經汪向江督劉坤一呈請得免，梁氏乃於上海各報刊登時務報原委記一文，言時務報之設，原係上海強學會餘款，及兩湖張督輸捐，初非汪氏一人出資，何得自居經理云云，蓋汪氏於國聞報所刊改組時務報啓事中有「康年於丙申秋在上海創辦時務報，延請新會梁卓如孝廉爲主筆」一語，深觸梁氏之怒也。梁文洋洋數千言，詆汪甚厲，汪亦爲短文辨解，而着重於不可同室操戈一點。後此事派黃公度查辦，以新政互解，不了了之，及梁氏漫遊新大陸，又與汪通款曲，近穰卿之弟詒年輯其兄傳記出版，對此事申說甚詳，好筆故者不妨取閱，又戈公振氏中國報學史，全載梁氏詆汪之文，交可備報界故實。

賽金花至滬結識名妓小寶，其同里也，由小寶計劃，始再懸豔幟，並脫賂孫三，不啻弄之掌股，則小寶亦奇人也。清稗類鈔娼妓類金小寶有吳娘本色一條云：「光緒中葉，上海名妓有所謂四大金剛者，

曰林黛玉，曰陸蘭芬，曰金小寶，曰張書玉。蓋繼如來三寶之吳新寶、黃銀寶、何雙寶而起者也。金名粟，爲吳娘，會居閨門下塘，手足柔纖，肌膚瑩膩，風韻體態，雅近上流，若其酬答敏慧，雖文士靡有加也。旋徙滬，負一時盛名，而絕無叫囂墮突之習，固猶是吳娘本色也。後適馬氏，未幾，挈厚貲下堂去，有兩客爭餌之，互致謗語，小寶左右之，不知所可，已而回蘇，言將入校肄業，又未幾，重至滬，羅致舊客，設博場，役一俊僕，名之曰同胞。觀此則小寶之奇可知。林黛玉亦有一條，無關宏旨，不備錄。

賽金花在滬入京及義和團變中與瓦德西結識各節，泰半取材賽金花本事（劉半農弟子商鴻達所述，乃親詢之賽者）而爲克林德立坊一事，尤賽所津津樂道者。賽氏病故舊京後，張次溪君曾撫拾當時紀載刊爲靈飛集，昨余偶於冷攤買到此冊，中有楊雲史（圻）致張商量賽金花墓碑書，頗不以賽氏居功代李傅相向瓦德西說項爲然，茲抄錄於后，亦不失「賽史」中一小掌故也。

「次溪仁弟如晤：昨書誦悉……囑書碑文固樂爲之……唯有數事，須於此時定局，一曰定名稱也，彩雲金花皆其化名僞姓，不可稱，今旣爲存其人，則不當稱洪稱魏，而稱趙靈飛坟，旣雅馴，而存其真面目也。二曰核事實也，此人事迹，全在余眼中，其所排難解紛，保全閨秀名節，確功不可沒，至若近年青年文士，不書事實，爲求刊物利市，聳動耳目，至謂其有功國家，信口雌黃矣。且謂李文忠求賽緩頰於瓦德西，而今月之實報半月刊，東山君至謂文忠屢請不至，乃躬自造訪，又不見，乃屏去騶從，徒步造膝，真

令人作嘔而髮指！無論文忠豈能跪求娼寮，且文忠自入都後，卽未出門一次，庚子之夏，家嚴由文忠奏調議和，余隨侍居賢良寺一年餘，與于晦若、楊蓮甫、徐次舟朝夕晤聚，一切深悉，安有絲毫此種影響！此等紀載執筆亦求驚世異俗，或貪稿費，而辱國誣賢，一切不顧，至此且不獨辱祖國，且辱及德國，可謂無聊之極。倘聽其以訛傳誤，則他日將誤及史乘，今幸余等尙復生存，豈可令其信口胡說？前歲李氏卽欲與劉半農法律解決，因劉死作罷，嗣欲登報辯白，爲余所阻……所幸碑文紀載，今由弟主持其間，余聞之甚感，亟欲與弟相晤……此事既出之當事，諸君風義之舉，則須格外謹慎，因關於國家，關於賽之事迹，若但求溢美，不顧其他，則辱國誣賢，在所不免，不可視諸真娘蘇小，與風雅等觀而已也……再文人至不足恃，孽海花爲余表兄所撰，廿六年前初屬稿時，余曾問賽與瓦帥在柏林私通，兄何得知之？孟樸曰：彼二人實不相識，余因苦於不知其此番在北京相遇之由，又不能虛構，因其在柏林確有碧眼情人，故我借來張冠李戴，虛構來迹，則事有線索，文有來龍，且可鋪敘數回也；言已大笑，此辛丑之事，余年廿七，曾年三十，且余以北京拳匪材料供給不少，試問文人筆墨爲文筆不喜平庸起見，往往虛構出之，賢者不免，而况投稿求食者，豈能顧及流弊……」

與楊氏意見相同者，則又有黃秋岳氏，其說數見，姑引其二：「孟樸近爲賽金花事，在滬報有談話甚詳，其實如傅彩雲者，何足辯證？鶴亭言（按是冒鶴亭）况夔笙舊與彩雲自命甚暱，願載筆爲傳，彩

雲漫諾之，夔笙一夕具紙筆，造綉閣，首詢身世，已自十問答二，又據孽海花叩以阿福事，則色然報以白眼曰：「瞎說八道！夫欲從老妓口中徵其往事，而又期爲信史，此誠天下之書癡，夔笙已極癡矣，近人乃不信孟樸所述，而反欲徵於彩雲，輒詢以洪文卿與下堂事，則其癡與不曉事，蓋不讓前輩也。」又云：「比見南北報紙，數記賽金花事，大率拙滯可笑，獨劉半農所爲傳記，余未及見，半農今已化去，見亦無從質之。其所作大抵徵於賽之口述，恐未可據爲信史，庚子至今，才三十餘年，耳聞目見，說之可憑者不少，乃使老妓自言其遭際，其必爲所愛者諱可知。執筆時毋乃過勇耶？但樊山後彩雲曲所述儀鸞殿、火瓦德、西裸抱賽穿窗出云云，余嘗叩之樊翁，亦僅得之傳說，若瓦賽跨馬並遊，略無顧忌，則衆所共知。瓦歸國後，卒不得志，亦云緣此事……又金鑾瑣記（四川高樹撰會官御史）中有一詩云：蜂狂蝶浪亂官儀，妖孽天生此夏姬，鐵面丹心驄馬使，飛符驅逐出京師。原注云：賽金花傳彩雲，戶部尙書楊立山曬之，莊王妒甚，使拳匪誣之，彩雲下處，京朝官車馬雲集，實天生一夏姬也。城南弟（按樹弟名楠，時爲巡城御史）惡之，巡城時遞解彩雲回蘇。按此詩擬賽於夏姬，則年齒身世，尤不侔矣。而事實亦大誤，立山所卷口袋底名妓，名綠柔，殺之者載瀾，非莊王也。由此可見咫尺間事，猶易傳訛，矧文筆故實之比附乎？」斯所語可謂頗有見解，賽金花本事，雖出口述，然簡略之極，尤以阿福瓦德西諸公案，皆諱言之，卽孫三亦不似孽海花中描寫之情節入微，且孫黑而麻，亦不似世人想象中之面首也。樊山翁前彩雲曲，世多傳

誦，後彩雲曲，專爲賽在庚子一役之招搖而作，故猥嫌不堪，詩格卑甚，爲讀者便利計，姑引其序及儀鸞
火災一段如下：

「光緒己亥居京師，製彩雲曲，爲時傳誦。癸卯入覲，適彩雲虐一婢死，婢故秀才女也，事發到刑部，
問官皆其相識，從輕遞籍而已，同人多請補紀以詩，余謂其前隨使節，儼然敵體，魚軒出入，參佐皆屏息
鶴立，陸軍大臣某，時爲舌人（似指廕昌）亦在行列。後乃淪爲淫鴿，流配南歸，何足更污筆墨，頃居滬
有人於夷場見之，蓋不知偃塞幾夫矣。因思庚子拳匪之亂，彩侍德帥瓦爾德西，居儀鸞殿，爾時聯軍駐
京，惟德軍最酷，留守王大臣，皆森目結舌，賴彩言於所歡，稍止淫掠，此一事足述也。儀鸞殿災，瓦抱之穿
窗而出，當其移亂宮禁，招搖市塵，晝入歌樓，夜侍夷寢，視從某侍郎，使英德時尤極烜赫。今老矣，仍與廁
養同歸……而瓦會歸國，德皇察其穢行，卒被褫譴，此一泓禍水，害及中外文武大臣，究其實亦一尋常
蕩婦而已……此詩着意庚子之亂，其他瑣瑣，概從略焉。

……瓦會入據儀鸞座，鳳城十家九家破，武夫好色勝貪財，桂殿秋清少眠臥，聞道平康有麗人，能
操德語工德文……柏林當日人爭看，依稀記得芙蓉面，隔越蓬山二十年，瓊華島上邀相見……將軍
七十虬髯白，四十秋娘盛釵澤，普法戰罷又今年，枕席行師老無力……誰知九廟神靈怒，夜半瑤台生
紫霧，火馬飛馳過鳳樓，金蛇燄燄燔鷄樹。此時錦帳雙鴛鴦，皓驅驚起無襦袴，小家女記入抱時，夜度娘

尋鑿坏處，撞破煙樓，閃電雷，斧魚籠鳥求生路，一霎秦灰楚炬空，依然別館離宮住……」

考賽金花本事所記及前楊雲史轉述會孟樸語，皆言與瓦帥初不相識，稗官附會，要亦不必大鑿近閱瓦德西拳亂筆記，（王光祈譯，筆墨奇劣，竟不能達意。）對儀鸞殿災，描寫甚詳，而書中迄未提及賽氏，瓦是幕中人，自更不便說起，則此事難乎傳信，抑不必斤斤爲辯矣。

書中記大刀王五與譚嗣同相結事，恍如看七俠五義彭公案，其詳不獲於他書取證，又一回記譚入山學道，聞新黨得勢而出山赴京，途遇盜匪掠劫村農，拔刀爲助，亦譚一重要軼事，不知可信否？按大刀王五（書中射名王二）在晚清時頗蜚聲京華，後以尋仇爲拳匪所殺，其人誠奇男子也。護送安維峻赴甘一事，尤爲人所樂道，故書中頗致意於此。安字曉峯，甘肅泰安人，光緒六年進士，十九年官御史，一年中先後上六十餘疏，日韓起事，首彈李合肥挾外洋以自重，甚至謂其子經方鑄於日，殆冬烘頭腦之癡直書生也。然於彈李之餘，乃痛詆李蓮英及西后，稜稜風骨，殊有足多。原摺略云：「聞和議出自皇太后，太監李蓮英實左右之，臣未敢深信，何者？皇太后既歸政，若仍遇事牽掣，將何以上對祖宗，下對天下臣民？至李蓮英是何人斯，敢干政治乎？如果屬實，律以祖宗法制，豈復可容？唯是朝廷受李鴻章恫嚇，不及詳審，而樞臣中或係私黨，甘心左袒，或恐決裂，姑事調停，李鴻章事事挾制朝廷，抗違諭旨，唯冀皇上赫然震怒，明正其罪，布告天下，如是而將士有不奮興，賊人有不破滅者，卽請斬臣以正妄言之罪。」

疏入，上諭：「軍國要事，仰承懿訓遵行，天下共誦，乃安維峻封奏，詎謂傳聞，竟有皇太后遇事牽掣之語，恐開離間之端，令革職發軍台。」清傳史本云：「維峻以言獲罪，直聲震中外，人多榮之，訪者萃於門，餞送者塞於道，或贈以言，或資以贖，車馬飲食，衆皆爲供應。」蓋直道自在人心，初非一手可掩，同光之間，肅人前有吳柳堂（可讀）侍御之尸諫，後有安曉峯之遣戍，堪稱雙壁。關於王五，各家紀載頗多，茲引春冰室野乘一段，以見官府吏胥之劣狀，亦可與本書相發明。

「大刀王五者，光緒時京師大俠也，業爲人保鏢，河北山東羣盜，咸奉爲祭酒。王五因爲制法律約束之，其所劫必奸吏猾胥，非不義之財無取也。己卯庚辰間，三輔劫案數十起，吏逐捕不一得，皆心疑王五，以屬刑部，於是刑部總司職事兼提牢者，爲溧水濮青士太守文暹，奉堂官令，檄五城御史，以吏卒往捕，王所居在宣武城外，御史得檄，發卒數百人圍其宅，王以二十餘人，持械俟門內，數百人者，皆弗敢入，第囂乎示威而已。會日暮，尙不得要領，吏卒悉散歸，旣散，始知王五不知何時，亦著城卒號衣，雜稠人中，而官吏不之知也。翼日，王五忽詣刑部自首，太守召而詢之，則曰：曩以兵取我，我故不肯從命，今旣罷，故自歸也。詰以數月來劫案，則孰爲其徒黨所爲，孰爲他路賊所爲，侃侃言無少遁飾。太守固廉知其材勇義烈，欲全之，乃謬曰：吾固知諸劫案與汝無與，然汝一匹夫，而廣交遊，酗酒縱博，此決非善類，吾逮汝者，將以小懲而大戒也，笞之二十，逐之出。歲癸未，太守出爲河南南陽知府，將之官，賁斧無所得，憂甚，一

日，五忽來求見，命入，則頓首曰：小人蒙恩無以爲報，今聞公出守，此去皆暴客充斥，非小人爲衛，必不免，且聞公乏資斧，今攜二百金來，將以爲贖。太守力辭之，且曰：吾今已得金矣！五笑曰：公何欺小人爲？公今晨尚往西商處，貸百金，議不諧，安所得金乎？無已，公盍署券付小人，俟到任相償何如？至於執羈勒，從左右，公卽不許，小人亦決從行矣。太守不得已，從其言，遂同行。至衛輝，大雨連旬，黃河盛漲，不得度，所攜金又垂盡，乃謀之。五曰：資又竭矣，奈何？五笑曰：是淺淺者，胡足難王五？言畢，乃匹馬腰佩刀，絕塵馳去，從者譚曰：王五往行劫矣！太守大駭，旁皇終日不能食，薄暮五始歸，解腰纏五百金置几上，太守曰：吾雖渴絕不飲，盜泉一滴，速將去，毋污我！五啞然大笑曰：公疑我行劫乎？王五雖微，區區五百金，何至無所稱貸，而出此乎！此固假之某商者，公不信，試爲折簡召之，卽書片紙，令從者持之去。次日，某商果持五所署券呈太守，始謝受之。五返京師，理仍故業。安曉峯侍御之戍軍台也，五實護之往，車馱資皆其所贈。五故與譚復生善，戊戌之變，五詣譚君所，勸之出奔，願以身護之行，譚君固不可，乃已。譚君旣死，五潛結壯士數百人，欲有所建立，所志未遂，而拳亂作，五遂罹其禍。一

此文大似遊俠刺客傳，惜稍病冗贅，然五之行誼於此可見。庚子被禍，自是舊黨尋仇有意爲之，非僅由拳民妄殺者。（曾書亦致推挹。）

翁文恭罷黜，不出於后而出於新黨，論者頗病翁之依違老滑，書中於此，紀載頗入情理，翁蓋老實

而無膽量。地方亦可謂讀書太多之徵。其於南海，既孝而又德焉。以是招搖黨恨，然奮黨更何嘗不以去之爲快。書於四十六回紀太后坐山看觀虎鬥，不禁使人悟政治鬥爭之險巇，篤厚君子，殆不能爲之。王伯恭雖虛隨筆記，翁潘甚多，而對翁極不滿，罷相事，所載與續書悉合。茲摘錄於下：「光緒中，吳縣潘伯寅（卽曾書中潘八瀛）常熟翁叔平（射翼平）兩尚書，皆以好士名。潘公斷斷無他，尤爲懇到。翁則不免客氣，潘公不好詣人，客至無不接見，設非端人正士，則嚴氣正性待之，或甫入座，卽請出。翁則一味藹然，雖門下士無不答拜，且多下輿深談，此兩公之異也。潘公嘗向吾言：叔平雖爲君之座師，其人專以巧妙用事，未可全信之也，吾與彼皆同時貴公子，總角之交，對我猶用巧妙，他可知矣。然將來必以巧妙敗。君姑驗之。後又曰：叔平實無知人之才，而欲博公卿好士之名，實亦愚不可及。庚寅冬，潘公薨於位，翁旋爲軍機大臣，戊戌罷官，潘公之言竟驗。……四月廿七日，翁師相罷斥後，五月一日遂頒變法之詔，自後所有繪音，皆康有爲口含天憲，雖軍機王大臣，亦不得稍參末議，而德宗與彼言聽計從，終不加以重任。……常熟雖罷官，固未出京，太后乃追究其保荐康有爲之罪，驅逐回籍，交地方官嚴加管束，並時毋得滋生事端字樣。此詔乃常熟之門人，剛毅大樞密所擬也。師傳重任，相國大臣，又得君行政，專而且久，竟得如此下場，開闢以來所未有也。常熟既深結主知，斷無驟發雷霆之事，而康有爲經常熱切保後，屢蒙召對，溫諭褒獎，謂可畀以鈞衡之任矣，不意故我依然，仍是浮沉郎署，又調知保摺後加之辭，引爲大

恨，疑常熟從旁沮之，不去。此老終難放手作事，乃於上前，任意傾軋，極口譴罔，德宗忠厚仁弱，雖知其所訐過甚，竟不能正色折之。時在戊戌四月廿七日，常熟六十九歲生辰，宗族親友，門生故吏，爭來慶賀，常熟亦欣然置酒相款，特於是日乞假，在寓酬答。蓋前一日，尚在內廷行走，上意固魚水契洽如常也。忽清晨奉嚴旨，以翁同龢在上前語言誑謬，漸露跋扈，本應嚴譴，姑念平時尚無大過，加恩僅予褫職，以示保全云云。中外譁駭，以爲天威不可測也。同書康有爲條云：「有爲虛聲所播，聖主亦頗聞之，將爲不次之擢，常熟竊窺上意，因具摺力保，謂康有爲之才，勝臣十倍，旣又慮其人他日或有越軌，乃又加人之心術，能否初終異轍，臣亦未敢深知等語。以爲此等言詞，可以不至受過矣，孰意大謬不然，斯亦巧妙太過之一誤也。」可與前條參看。近代名人小傳亦言翁性疏闊，不達情僞，動爲人欺，臨事喜納羣言，而不能別其是非，而持議輒兩歧云云，實尙未足盡翁之短。唯於翁之罷則謂：「張蔭桓旣荐康有爲，同龢以爲不世才，密爲帝言，旣德據膠州，俄法交乘，帝決更國事，更力荐有爲。初榮祿入值，執禮若弟子，亦漫受之。祿含怒弗言，至是乃與剛毅朋比，譖於孝欽，謂其勸帝遊歷國外，帝預白其誣，后終不信，遂令開缺回籍，詔中謂其狂謔情形，斷難勝機樞之任……姑念在疏慶宮行走有年，姑從寬開缺回籍云云，蓋后手筆也。去之日，帝哭失聲而無如后何。」是翁之去，不由於帝矣，未知孰是。清史稿關內本無康傳，關外本有之，而只言「尙書李端棻學士徐致靖張百熙給事中高燮曾等先後疏有爲才」，殊不及張蔭桓及翁

不知何故。爲及同孫鍾所爲「說林」，嚴辨翁無著康事，曾摘翁日記以實之云：「甲午五月初二日，看康長素新學僞經考，以爲劉歆古文，無一不僞，而鄭康成以下皆爲所惑云云，真說經家一野狐也。戊戌四月初七日，上命臣索康有爲所進書，命再寫一份遞進，臣對與康不往來，上問何也，對以此人居心叵測，曰：前此何以不說對，臣近見其所著孔子改制考知之。四月初八日，上又問康書，臣對如昨。上發怒詰責，臣對傳總署令進，上不允，必欲臣詣張蔭桓傳知，臣曰：張某日日進見，何不面諭？上仍不允，退乃傳知張君，張正在園寓也。己亥十一月二十一日，新聞報紀十八日諭旨，嚴拏康梁二逆，並及康逆爲翁同龢極荐，其有才百倍於臣之語，伏讀悚惕，竊念翁逆進身之日，已徵臣去國之後，且屢陳此人居心叵測，臣不敢與往來，上索其書，至再至三，卒傳旨由張蔭桓轉索，送至軍機處，同僚公封遞上，不知書中所言何如也。厥後臣若在列，必不任此逆猖狂至此，而轉以此獲罪，唯有自艾而已。」（甲寅週刊一卷三十期）由翁自紀，具見力剖無推荐事，然斯固當日人人所知之一種空氣，况翁之所以自辨者，端在康進時已正去國一語，殊不知舊荐必在進用之前，豈非欲蓋彌章邪？昔賢日記，多留後人刊刻地步，遂不能盡據爲信史。唯書中記翁罷直接由於與張蔭桓主張不同及臨行謝恩等事，全從日記化出，如戊戌四月廿二日云：「是日見起，上欲於宮內見外使，臣以爲不可，頗被詰責，又以張蔭桓被劾，疑臣與彼有隙，欲臣推重力保之，臣據理力陳，不敢阿附也。語特長不悉記……散時先傳旨告突動，又赴張蔭桓

處商宮內進見事，臣期知其不可也，歸後頽然。廿七日微雨，旣而潺潺，喜而不寐，今日生朝，晨起治事如常，起下，中官傳翁某勿入，同人入，余獨坐看雨，檢點官事五匣交蘇拉英海，一時許，同人退，恭讀硃諭（詞見前引各書），臣感激涕零，自省罪狀如此，而聖恩矜全，所謂生死而肉白骨也。隨即趨出，移至公所小憩……張樵野來……明日仍須碰頭，姑留一宿。（時帝在頤和園）廿八日晴，午正二駕出，余急趨赴宮門，在道右碰頭，上回顧無言，臣亦黯然如夢，遂行。五月十三日，晴旋陰……寅正一刻，乘轎出前門永定門，回首觚稜，能無依戀，六刻抵馬家堡……卯正十分登車。帝與翁初非無感情，觀其臨別依依，不禁使人惆悵，徒以旣脅於新，復逼於舊，翁乃無再留之理耳。（梁啓超戊戌政變記康有爲嚮用始末一節，記翁極傾心於康，連次密荐皆出翁力，翁之被黜，全由后黨抵排，梁氏新黨，自不欲說出真正內幕以陷於不義，合各家記述而并觀之，新黨之亦不慊於翁，蓋不可掩之事實也。）

御史楊崇伊，射名尹震生字宗揚，爲李蓮英榮祿鷹犬，首彈新黨，請太后再行訓政，論者鄙之。楊夙主理學，文廷式之罷，亦出楊之彈章，晚清理學之儒，大都識陋而無行，如徐桐等皆其類也。未流之弊，一至於斯。近日又有著論抗議漢學力崇宋學者。（如錢賓四近三百年學術史）要亦不可不加考慮矣。近代名人小傳：「楊崇伊字莘柏，以翰林考授御史，負氣，持儀節，熱中求進，嘗劾文廷式落職，見惡於名流，乃益希權要，意言事，榮祿辟爲武衛中軍幕僚，已而授漢中府知府，擢道員，瀕大用矣。鹿傳霖告榮祿

曰：是生最無行，彼方假公名招搖，奈何蒼之祿，悞崇伊晉調，拒焉憂歸，遂不復出，後以爭妻妾，捶楚鄉人，爲端方劾罷，交地方官嚴管，然方實代廷式修舊怨也。」花隨人聖庵摭憶云：「余前言楊莘伯之劾文道希，由於內廷授意者，或疑未盡然……然楊之黨后，專劾附德宗者，傳聞線索有自，實鑿然可徵。葉緣督日記，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初六日，政局全翻，發難者乃楊侍御也，並聞先商王廖兩樞臣，皆不敢發，急赴津與榮中堂定策，其摺係由慶邸遞入，據此，則楊又爲戊戌政變之急先鋒，與榮祿奕劻勾結之狀，歷歷如繪。」按楊爲翰林楊沂孫子，李鴻章子經方之姻親。光緒廿三年，首奏請封閉強學書局，其揣摩已可見一斑。晚年僑寓蘇州，與吳郁生弟爭妾，相訟，終遭處分。清史無楊傳，續書於此，公刻畫甚至，其赴園遞摺一段，顯示李蓮英之氣餒，直視台諫如廝役。又所稱招搖事，書中指明爲洩露密電，楊志不在道府，以是故，乃亟令補漢中府缺，殊不快意，非如沃丘仲子所云，以功得升擢，實因過故意外放也。

榮祿（射名華福）統武衛軍督直，及裕祿督直，實爲太后自固之計，光緒及黨人初不覺察，致爲巨猾所笑，且爲所乘，哀哉！書中記端午橋（射名段扈橋）欲附新黨而不敢，謀於立山，立山乃以此內幕告之，蓋旗人多知其情，非虛語也。梁啓超政變記第三章，記述清楚，摘錄備攷：

自四月初十以後，皇上日與翁同龢謀改革之事，西后日與榮祿謀廢立之事，四月二十三日皇上下詔誓行改革，二十五日下詔命康有爲等於廿八日覲見，而二十七日西后忽出罷免翁師傅殊諭令，

皇上宣布，皇上見此詔，戰慄變色，無可如何，而同龢一去，皇上之股肱頓失矣。及發同龢之出京也，榮祿噓之以千金，執其手嗚咽泣，而問其何故開罪於皇上云。嗚呼！李林甫之口蜜腹劍，於今復見，小人技倆，誠可畏哉！同日並下有數詔書，皆出西后之意，其一命凡二品以上官授職者，皆須到皇太后面前謝恩，其二命王文韶裕祿來京，命張之洞毋庸來京，其三命榮祿爲直隸總督，北洋大臣，而九月間皇上奉皇太后巡幸天津閱兵之舉，亦以此日決議。蓋廢立之謀，全伏於此日矣。榮祿之不入軍機而爲北洋大臣，何也？專爲節制北洋三軍也。北洋三軍，曰董福祥之甘軍，聶士成之武毅軍，袁世凱之新建軍，此三人皆榮祿所拔擢，皆近在畿輔。榮祿諷御史李盛鐸奏請閱兵，因與西后定巡幸天津之議，蓋欲脅皇上至天津，因以兵力廢立，此意滿洲人多知之，漢人中亦多爲皇上危者，而莫敢進言，翁同龢知之，而莫敢明言，唯叩頭諫止天津之行，而榮祿等即藉勢以去之，皇上危之險，至此已極矣。……西后與榮祿等既布此天羅地網，視皇上已同釜底遊魂，任其跳躍，料其不能逃脫，於是不復防閑，一聽皇上之所爲，故皇上數月以來，反因此得有一二分之一之主權，以行改革之事。當皇上之改革也，滿洲大臣及內務府諸人，多跪請於西后，乞其禁止皇上，西后笑而不言，有涕泣固請者，西后笑且罵曰：汝管此閒事何爲乎？豈我之見事猶不及汝邪！自此無以爲言者，或問於榮祿曰：皇上如此妄爲，變亂祖制，可奈何？榮祿曰：姑俟其亂鬧數月，使天下共憤，惡貫滿盈，不亦可乎？……至七月初間，皇上忽謚慶親王云，朕嘗死不往天津……當時

遊僑革禮部大堂官（王小航請變法并請皇帝太后出洋遊歷，請禮部代奏，尙書許應騫不允，爲帝所知，蓋罷禮部滿漢尙侍共六人，事頗膾炙人口。）擢軍機四京卿（楊銳、林旭、譚嗣同、劉光第）之時，舊黨側目而視。七月二十間，滿大臣懷塔布、立山等七人同往天津謁榮祿，越數日，御史楊崇伊等數人又往天津謁榮祿，皆不知所商何事，而榮祿遽調聶士成之軍五千人駐天津，又命董福祥之軍移駐長辛店，七月二十九日，皇上召見楊銳，是日有旨命袁世凱入京，八月初一日召見袁世凱，即日超擢爲侍郎，初二日復召見袁世凱，是日又召見林旭，而御史楊崇伊、張仲忻等亦於是日詣頤和園上封事於太后云。初三日榮祿忽有電報達北京，言英俄已在海考巖開戰，現各國有兵船數十艘在塘沽，請即遣世凱回津防堵，世凱即於初四日請訓回京，而皇上命其初五乃行，初五復召見袁，初六日遂有西后垂簾志士逮捕之事。按梁氏所記，雖有涉及主觀處（如言翁之罷，全由舊黨是），然以幕中人言此，自無更較明確者矣。

戊戌六君子，各具性情，譚復生深於佛理，獨視生死如無物，獄中賦詩尤世所稱誦。楊叔嶠爲張香濤所荐，故以爲不至於死，且屢明其被康黨所扳，黃秋岳「撫憶」云：

「精衛先生居北京獄中可二年，時時就獄卒，得聞數十年來佚事，曾雜見於南社詩話。比語予，所聞字字實錄，出自獄卒之口，質樸無粉飾，較之文人作史尤爲可信。……有老獄卒劉一鳴者，戊戌政變

時，曾看守譚嗣同等六人，其言曰：譚在獄中，意氣自若，終日繞行室中，拾取地上煤屑，就粉牆作書，問何爲笑，曰：作詩耳！可惜劉不文，不然可爲之筆錄，必不止望門投止，思張儉一絕而已也。林旭、美秀如處子，在獄中時時作微笑。康廣仁則以頭撞壁，痛哭失聲，曰：天哪，哥子的事，要兄弟來承當，林聞哭，尤笑不可仰。旣而傳呼提犯人出監，康知將受刑，哭更甚。劉光第曾在刑部習故事，慰之曰：此乃提審，非就刑，毋哭！旣而牽自西角門出，劉知故事，縛赴市曹處斬者，始出西角門，乃大愕，旣而罵曰：未提審，未定罪，卽殺頭，那何昏曠，乃爾。同死者尚有楊深秀、楊銳，無所聞。唯此四人，一歌，一哭，一笑，一罵，殊相映成趣。」此所記與續書意態合，而梁任公殉難六烈士傳殊不然，如康廣仁（射名唐常博）云：

「康君名有溥，字廣仁，號幼博，又號大凡，南海先生同母弟也。精悍厲鷲，明照銳斷，見事理若區別黑白，勇於任事，洞於察機，善於觀人，達於生死之故，長於治事之條理……科舉旣變，學堂旣開，勸南海歸上海，卓如（卽梁超）歸湖南，專心教育之事，激厲士民愛國之心，養成多數實用之才，以爲三年之後，然後可大行改革也。時南海先生初被知遇，天眷優渥，感激君恩，不忍舍去，旣而天津閱兵廢立之事，漸有所聞，君復語曰：自古無主權不一之國，而能成大事者，今全國大柄，皆在西后之手，而滿人之猜忌如此，守舊大臣之相嫉如此，何能有成！阿兄當速出京養晦矣。先生曰：我忝受知遇，義不可引身而退也……自是君不復敢言出京，然南海先生每欲有所陳奏，有所興革，君必勸阻止，謂必待十月閱兵以後，

若皇上得免於難，然後大舉，未爲晚也。……南海先生既決意不出都，俟九月閱兵之役，謀有所救護。而君與譚君任此事最力。……八月二日忽奉明詔令南海先生出京，初三日又奉密詔敦促，一日不可留，先生戀闕甚耿耿，君乃曰：阿兄卽行，弟與復生卓如及諸君力謀之。……以故先生行而君獨留，遂及於難，其臨大節之不苟又如此。君明於大道，達於生死。……既被逮之日，與同居二人程式數錢維驥同在獄中，言笑自若，高歌聲出金石，程錢等固不知密詔及救護之事，然聞令出西后，乃曰：我等必死矣，君厲聲曰：死亦何傷！汝年已二十餘矣，我年已三十餘矣，不猶愈於生數月而死數歲而死者乎！且一刀而死，不猶愈於抱病歲月而死者乎？特恐我等未必死耳，死則中國之強在此矣！死又何傷哉！……神氣雍容，臨節終不少變。」（近代名人小傳亦云：廣仁學不足望其兄而富胆識，不畏艱險，故當政變，未嘗逃避，對簿侃侃，不爲懦詞，蓋非乃兄所能矣。）林旭（射名林敦古）傳云：

「……及開保國會，君爲會中倡始董事，提倡最力。初榮祿嘗爲福州將軍，雅好閩人，而君又沈文肅公之孫婿，才名藉甚，故榮頗欲羅致之。五月，榮既至天津，乃招君入幕府，君入都請命於南海，問可就否，南海曰：就之何害，若能責以大義，愴以時變，開道其迷謬，消遏其陰謀，亦大善事也。於是君乃決就榮聘，已而舉應經濟特科。……遂與譚君等同授四品卿銜，入軍機參與新政，十日之中，所陳奏甚多，上諭多由君擬。初二日，皇上賜康先生密諭，令速出京，亦交君傳出，蓋深信之也。既奉密諭，譚君等距踊椎號。

時袁世凱方在京，謀出密詔示之，激其義憤，而君不謂然。作「小詩代簡致之，譚等曰：伏蒲泣血知何用，慷慨何曾報主恩，願爲公歌千里草，本初健者莫輕言。蓋指東漢何進之事也。及變起，同被捕，十三日斬於市。臨刑呼監斬吏問罪名，吏不顧而去，君色不神稍變云……妻沈靜儀，沈文肅公葆楨之孫女，得報痛哭不欲生，將親入都收遺骸，爲家人所勸禁，乃仰藥以殉。」

康無論矣，適與獄吏之說反。林臨刑仍問，似亦非笑而不言者耳。唯譚劉二傳，與書全合。譚傳曰：

「譚君字復生，又字壯飛，少倜儻有大志，能文章，好任俠，善劍術，父繼洵官湖北巡撫，幼喪母爲父妾所虐，備極孤孽，故操心危，慮患深……自甲午戰後，益發提憤倡新學……時南海先生方倡強學會於北京及上海，天下志士走集應和之，君乃自湖南溯江下上海遊京師，將以謁先生，而先生適歸廣東不獲見……陳公寶箴爲湖南巡撫，慨然以開化爲己任，君亦爲陳君所督促，留長沙與諸志士辦新政……定國是之詔既下，君以學士徐公致靖荐被徵，奏對稱旨，超擢四品卿銜，與楊劉等同參與新政……八月初六日，變發，時余方訪君寓，對坐榻上，有所壁畫，而抄捕南海館之報忽至，旋聞垂簾之諭，君從容語予曰：昔欲救皇上既無可救，今欲救先生亦無可救，吾已無事可辦，唯待死期耳。雖然，天下事知其不可而爲之，足下試入日本使館謁伊藤氏，請致電上海領事而救先生焉。余是夕宿於日本使館，君竟日不出門以待捕者，捕者既不至，則於於其明日入日本使館與余相見，勸東遊，且攜所著書及詩文

辭稿本數册家書一篋託焉。曰：不有行者，無以托將來；不有死者，無以酬聖主。今南海之生死未可卜，程嬰杵臼日照西鄉，吾與足下分任之，遂相與一抱而別。初七八九三日，君復與俠士謀救皇上，事卒不成。初十日遂被逮，被逮之前一日，日本志士數輩苦勸君東遊，君不聽，再四強之，君曰：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卒不去，故及於難。君既繫獄，題一詩於獄壁曰：望門投宿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胆兩崑崙。蓋念南海也。以八月十三日斬於市，春秋三十有三。就義之日，觀者萬人，君慷慨神色不少變，時軍機大臣剛毅監斬，君呼剛毅曰：吾有一言，剛去不聽，乃從容就戮。嗚呼烈矣！劉光第（射名劉培村）傳云：

「劉君字裴村，四川富順縣人，弱冠成進士，授刑部主事，治事精嚴。及南海先生開保國會，君翩然來爲會員。七月，以陳公寶箴荐，召見加四品卿銜，充軍機章京，參與新政。……向例凡初入軍機者，內侍例索賞錢，君持正不與，禮親王軍機首輔生日祝壽，同僚皆往拜，君不往，軍機大臣裕祿擢禮部尚書，同僚皆往賀，君不賀。……其氣節嚴厲如此。……變既作，四卿同被逮下獄，未經訊鞫，故事提犯自東門出，則宿，出西門則死，十三日使者提君等六人自西門出，同人未知生死，君久於刑部，諸囚獄故事，太息曰：吾屬死，正氣盡，聞者莫不揮淚。君既就義，其嗣子赴市曹痛哭一日夜以死。」

按後漢書黨錮傳張儉爲八及之首，與李杜齊名，及被錮亡命，困迫遁走，望門投止，莫不重其名行。

破家相容。則譚詩宜作「投止」，不當「投宿」也。又杜根傳，永初元年，舉孝廉，爲郎中，時和熹鄧后臨朝，權在外戚，根以安帝年長，宜親政事，乃與同時郎上書直諫，太后大怒，收執根等，令盛以縶囊，於殿上撲殺之，執法者以根知名，私語行事人，使不加力，而載出城外，根得蘇，太后使人檢視，根遂詐死三日，目中生蛆，因得逃竄，爲宣城山中酒家保，積十五年，酒家知其賢厚，敬待之。及鄧氏誅，左右皆言根之忠，帝謂根已死，乃下詔布告天下，錄其子孫，根方歸鄉里，徵詣公車，拜侍御史。譚氏獄中，尙隸事精切如此，良不可及。劉斐村不賞蘇拉酒資，書中頗強化之，以爲結怨之媒，自古小人難養，不可不假以詞色，張江陵成功，半由於是，新黨諸君，蓋有未諦於此者焉。

往余於北平歷史博物館見刑人用鬼頭刀，以爲鋒利無比。及閱說部，記當日行刑時兵士狼狽之狀，不覺失笑。而燕谷老人，久宦京曹，自非謾語。清末武事之盛，蓋如是。頃見許承堯四朝詩史，有過菜市口詩，言刑人之狀，可與書中比勘：「薄暮過西市，踽踽涕淚歸，市人競言笑，誰知我心悲？此地復何地？頭顱古累累！碧血泌入土，腥氣生蚺蟻，愁雲泣不散，六嚴聞霜飛，疑有萬怨魂，逐影爭嘯啼。左側橫短垣，茅茨覆離離，此爲陳尸所，剝落牆無皮，右側豎長竿，其下紅淋漓。微聞決囚日，兩役昇囚馳，高台夾衢道，刑官坐巍巍，囚至匍匐伏，瞑目左右敬，不能辨頭輔，亂髮鬢微驚，毆刀厚以寸，鋒鈍斷脛遲，一役指囚頸，一役持刀揮，中肩或中顛，刃下難邊知，當囚受刃時，痛極無聲噫，其旁有親屬，或是父母妻，泣血不能代，大

「賭博心脾」一世俗窮行刑有極端調，以爲制子王者，故利有法，置如麾下之兵，豈知不然，觀六君子之受戮，不啻一部中國殺頭史也。

譚復生遊說袁世凱（射名方安堂蓋由懋亭二字化出）是新黨得失之關鍵，以袁之梟雄，而不能預料其忠佞，知之人難，有如此者。任公譚傳，記事尙詳，他家亦有記之者，或不如梁氏之可信耳。「皇上欲開懋勤殿設顧問官，令君擬旨，先遣內侍持歷朝聖訓授君，傳上言謂康熙乾隆咸豐三朝有開懋勤殿故事，令查出引入上諭中，蓋將以二十八日親往頤和園請命西后云，君退朝，乃告同人曰：今而知皇上之真無權矣！至二十八日，京朝人人咸知懋勤殿之事，以爲今日諭旨將下而卒不下，於是益知西后與帝之不相容。二十九日，皇上召見楊銳，遂賜衣帶詔，有朕位幾不保，命康與四卿及同志速設法籌救之詔，君與康先生捧詔慟哭，而皇上手無寸柄，無所爲計，時諸將之中，唯袁世凱久使朝鮮，講中外之故，力主變法，君密奏請皇上結以恩遇，冀緩急或可救助，詞極激切。八月初一日，上召見袁世凱，特賞侍郎，初二日，復召見，初三日，君徑造袁所寓之法華寺直詰袁曰：君謂皇上何如人也？袁曰：曠代之聖主也。君曰：天津閱兵之陰謀，君知之乎？袁曰：然，固有所聞。君乃直出密詔示之曰：今日可以救我聖主者，惟在足下；足下欲救則救之，又以手自撫其頭曰：苟不欲救，請至頤和園首僕而殺僕！可以得富貴也。袁正色厲聲曰：君以袁某爲何如人哉！聖主乃吾輩所共事之主，僕與足下同受非常之遇，救護之責，非獨足下，

若有所教，僕固願聞也。君曰：榮祿密謀，全在天津閱兵之舉。足下及董聶三軍，皆受榮所節制，將挾兵力以行大事。雖然，董聶不足道也，天下健者，唯有足下。若變起，足下以一軍敵彼二軍，保護聖主，復大權，清君側，肅宮廷，指揮若定，不世之業也。袁曰：若皇上於閱兵時疾馳入僕營，傳號令以誅奸賊，則僕必能從諸君子之後，竭死力以補救。君曰：榮祿遇足下素厚，足下何以待之？袁笑而不言。袁幕府某曰：榮賊并非推心待慰帥者，昔某公欲增慰帥兵，榮曰：漢人未可假大兵權，蓋向來不過籠絡耳……君乃曰：榮祿固操莽之才，絕世之雄，待之恐不易易。袁怒目視曰：若皇上在僕營，則誅榮祿如殺一狗耳！因相與言救上之條理甚詳。袁曰：今營中槍彈火藥皆在榮賊之手，而營哨各官亦多屬舊人，事急矣。既定策，則僕須歸營更選將官，而設法備貯彈藥則可也。乃丁寧而去。時八月初三夜漏三下矣。至初五日袁復召見，聞亦奉有密詔云：至初六日變遂發。譚之胆識不可謂不大，惜在心未細耳。而袁氏奸猾之狀，歷歷如見。

立山爲內務府大臣，富於貲，自稱漢軍，故又姓楊，字曰豫甫，戊戌與榮祿合力傾新黨，而庚子終不免於黨。何也？說者不一，近代名人小傳云：「己亥，議爲穆宗（同治）立嗣，山主恭親王溥偉，載漪仇之，及拳亂作，廷臣議對御前，山復言神術未可恃，而匪渠皆豔其富，遂說游勳等殺之。」春冰室野乘云：「逢福陔觀察言：立豫甫尙書之死，人皆知爲拳匪誣其財富，而不知尙書與瀾公別有交涉，其死也，瀾實與有力焉。先是都下有名妓曰綠柔者，豔絕一時，瀾與立皆昵之，爭欲貯諸金屋，是時瀾尙閒散

之上封事停攻使館也，出遇崇文山於景運門外，崇誥曰：「若仙何事今日未明入值耶？」學士告以故，崇勃然曰：「若仙君自忘爲吾滿洲人乎？乃效彼漢奸所爲！」（聯爲崇門生）學士毫不遜謝，竟拂衣去，崇益怒。未數日，學士遂赴西市矣。是日學士已赴市，將就刑，忽見一大師兄，紅衣冠由宣武門出，怒馬馳，騎後尙拖一巨物，塵埃盈涌，觀者皆莫辨，俄頃至刑所，始知爲一人，縛手足，繫諸馬蹄，面目已毀敗，不可復辨，私問諸番役，乃知爲立尙書也。一如所言，立之死亦慘矣。上二說者，皆有所見，蓋若西后無死立之心，徒瀾公亦無能爲役。余前記黃秋岳言，已力辨瀾公與立結怨爲綠柔而非賽金花矣，然續書中猶言與立曾因爭賽而失和，立賽交誼，本非尋常，賽金花本事記其自述云：

「在這個時期中（指由滬移津）我結識了不少的顯貴人物，有一位楊立山，性情極豪爽，和我最要好，初次見面，就送給我一千兩銀子，以後三百兩五百兩是常常給。又有一位德曉峯（名馨，曾爲浙撫，即書中之達壽山）人也誠懇，和我最投契。……楊立山的老太太作壽，我由天津來京給他拜壽，恰巧德曉峯也在京，事畢後，他們便同着一些朋友很懇切的挽留我長住在京裏，無論如何，不讓再回天津了。有的便趕忙去給我租房子，他們這番美意，很難違拂，且有他們幾位在旁關照，也絕無什麼舛錯，隨即搬來京裏。我們在京就住在李鐵拐斜街鴻陞屋裏（按即與孫三幽會所也）這時如韓家潭，

陝西巷，豬毛胡同，百順胡同，石頭胡同等地方，住的差不多全是妓女相公，這一帶非常繁華。京裏從前是沒有南班子的，還算由我開的頭。我在京裏不久，經諸位學好一吹噓，幾乎無人不知。每天門前車馬擁擠不堪，有些老爺們，覺着這樣來去太不方便，便邀我去他們府裏，像莊王府，慶王府我都是常去的，尤其是莊王府，只有我一個人能去，旁的妓女，皆不許進入。賽二爺的稱呼，也是從這時才有的。因為楊立山給我介紹了他一好友，名叫盧玉舫，人極有趣，見我幾次面，就想着同我拜把兄弟，我竭力推辭，他偏不允，便換了盟單，磕了頭，他行大，我行二，從此人們都稱呼我賽二爺。過了些時，我嫌城南一帶太髒太亂，想在內城找一所清潔寬敞的房子，就在刑部後面高碑胡同內看好了一所，便租了過來，搬去還沒有一個月，房東要賣房，我因裝置修飾花了不少錢，捨不得搬走，便打算買了他，同房東划了划價錢，講妥二千五百兩銀子，才要寫契撥款，趕上官廳禁止口袋底，（商鴻達氏原註云：口袋底，西城一胡同也……光緒己庚間，這一帶成立了一種曲班，裏面都是姑娘們唱曲，賣茶如今之落子館。後其中漸有操賣淫業者，時端王弟載瀾任步軍統領，聞而禁之，因最初之一曲班設於口袋底，故聆曲者，皆曰逛口袋底，及禁止，亦皆曰禁止口袋底。）內城不許立樂戶了，那些被驅逐的姑娘們，就有躲藏在我這裏的，房東恐怕受牽連，房也不租不賣了，只催我快搬家，整天同我吵鬧，我一生氣，就又回了天津。」

由此不特證明賽立之關係，抑可知立瀾之爭，原因顯然，彩雲是時傾倒衆生，竟可左右時局，恩仇

恆慶與立至交亦非妄說也。

「立山尙書，字玉甫，漢軍人，其先楊姓。美容儀，慷慨好施，交遊至廣，善鑒別古磁古字畫，收藏綦富。由奉宸苑郎中，洊升戶部尙書，爲內務府大臣。邸內園林之勝，甲於京師諸府。余與之鄰居，起園時，爲之擘畫，自園門至後院，可循廊而行，雨不能阻。山石亭榭，池泉樓閣，點綴絃費經營。演劇之廳，原爲吾家廳事。後歸尙書，予爲布置，可坐四五百人，時雅片盛行，設榻兩側，可臥餐烟霞，靜聽詞曲，男伶如玉，女伶如花，迭相陪侍。……凡冠蓋而來者，冬初則一色鷄心外褂，深冬則一色貂褂，王府女眷，珠翠盈頭，小內監二人，扶擁而至，脂粉之香，馥郁盈室，復有時花列案，蓓蕾吐芳，雕簷之下，鸚鵡八哥，懸以銅架，喃喃作人語，與歌聲互答。酒酣燈炮，時已四鼓，賓散戲止，優伶各駢快車出城去，此可謂盛矣。」

續書四十七回記其慶壽演戲一節，皆京朝名伶，極一時之盛，鋪排場面，與上文及金花所述對勘，可知梗概。近代名人小傳亦云：「旣官總管久，致巨富，家居修靡，排日宴樂觀劇，而性坦直好義，數傾萬金濟人急，未嘗有難色，每隆冬諸旂員寒素者，輒假其裘裳，入春盡付質庫，第以質券歸，山一笑罷，無復言也。……山嗜烟，日盡二兩，而儀容俊偉，容光煥發，人無知其有烟霞癖者。」至其偏護皇帝與西后不合，或亦出之義俠本性，有不能自己者歟？凌霄一士隨筆云：「立山庚子被殺，與五忠之列，其任內務府

大臣嘗於冬令爲光緒帝設一屏蔽寒，時在戊戌政變後，帝被囚，西后虐視之，他大臣無敢向帝致懇勸也。西后知而大怒，嚴詰何人所爲，立山自承，並請未先白太后之罪，西后嗚令奄人毆之，立山亟曰：「奴才自己打罷！」於是自批其頰，至紅腫不堪，后怒始解而叱之退。蓋立山不欲辱於奄人之手也。」又引竣園談往記立庚子被禍云：「立忠貞公之入獄，在請室一擲而絕，救之良久不起，羣以先世父（指徐政靖先生）精於醫，因請爲診，以竣劑甦之，詢其獲罪之由，且勗以舒和以全大臣之體，忠貞曰：「昨論大舉攻使館於御前，廷議紛紜莫決，太后謂羣臣曰：「此國之大事，應決之於皇上，帝自退政，恆拱默不言，自是力言其不可，以爲無同時與各國開釁理，王夔石稽首曰：「聖慮及此，國家之福也！」端邸怒斥之曰：「王文韶此時，猶爲此誤國之言邪！」余繼謂宜先派大員宣朝廷德意，不喻，然後圖之，則我爲有辭。太后遽曰：「卽命汝往！」余對受國厚恩，不敢辭，惟向不諳洋務，請命徐用儀同往，允之，未及覆命，亂民已蟻聚我家，役壇門外，謂有地道潛通西什庫教堂，大搜索之，無跡，則擁余至壇前焚表，表升，無以罪我，方擾攘間，有類緹騎者，逮于至此，余雖不肖，然亦朝廷極品官，乃一時昏瞽而屈膝於亂民，虧體辱國，死不蔽辜，是以悔恨，非畏刑也。逾二日，大差下獄，卒掖之去。」是立雖遊惰手，然不失爲識大體之臣也。端剛諸惡，此之不容，國家不亡，豈非天哉！楊以豪俠，常周人急，故有伶人路三寶殞屍美談，與王九之送張樵野遣戍，同爲晚清伶界之光云。

而出此，非局外所知，小說有稗正史此一端矣。孫師鄭（雄）舊京詩文集載沈墓表，極稱斯舉，照錄之。
「光緒廿四年戊戌四月，故相翁文恭公奉嚴旨開缺，知與不知，皆以公之去國爲惜，公曷爲而去國？爲榮祿剛毅輩媒孽傾陷而去也。（此其說與梁任公同）……沈君北山，與翁公同里閭，肄業國子監南學，爲公所賞，旋拔中癸巳順天鄉試舉人，出公門下。甲午聯捷成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夙慕楊忠愍史忠正之爲人，平居目擊時艱，常鬱鬱思有所建白。同邑內閣中書張鴻，振奇士也，與君爲總角交，又與翁氏有連，常擬彈劾三凶疏稿以示君，君極稱許，謂適如吾意中所欲言，因加點竄，於己亥十月呈乞掌院學士代奏，疏中大意謂三人行事不同，而不利於皇上則同。且權勢所在，人爭趨之，今日旗員之中，凡掌有兵柄者，卽權不逮榮祿，而亦榮祿之黨援也。凡勢位通顯者，卽悍不若剛毅，而亦剛毅之流亞也。而旗人漢人之嗜進無恥者，日見隨聲附勢而入於三人之黨，時勢至此，人心至此，可爲痛哭流涕。長太息，故竊貴不殺三凶，以儆其餘，則皇上之安危未可知也。臣伏願皇太后聽曲突徙薪之言，懷滋蔓難圖之義，亟收榮祿之兵權，而擇久任督撫忠懇知兵者分領其衆，懲剛毅之苛暴，而用仁恕慈祥之人。李蓮英奄豎小人，復何顧恤！除惡務盡，不俟終朝，如此，則皇上安於泰山，可以塞天下之望矣。掌院徐穎國桐，怖其言，格不上達，君流涕長跪，再三固請，仍不允，遂將摺匣置案上，拂衣出都，道出津門，有國聞報

館記者來訪君，乞觀疏稿，君坦然示之。次日，即登報傳播遐邇，爲榮祿剛毅所聞，徐桐怒禍及已，遂露章劾奏，旋奉嚴譴，奪職監禁，經年始出獄，然已憂悸成心疾，居北郭家祠，三歷寒暑，見人不言，時或在笑，惟喜振筆疾書，不能得紙，則牆壁几案，墨痕狼藉，視其所書之語，多詰屈不可解，未幾，疾卒……初聘吳縣劉氏，繼娶武進費氏。（卽書中所言之米小亭，乃費祀懷念慈也。）「夫以僉壬滿朝，奸邪道長之季世，而敢批鱗直諫，不畏強禦，若洗君者，詎不足以風乎？惜所稱蠱天雷說部，未之寓目，或其點染，更有可觀者。」

余雖嗜史，而深惡正史，翻閱清史，殆個人之履歷表，官階表耳，其於個性，固無所描繪，卽事實之肯綮，亦不願明言。昔人稱墓誌碑銘，爲諛墓之文，披覽史書，誠不知相去幾許。（清史稿尙不如碑傳集等所刊之文能盡委曲）所幸私家紀載，往往詳官書所不詳，紀正史所不紀，而數十年來，以時事爲背景之說部，迭出不窮，其中緣飾固多，然亦必有其實地以爲根核，吾人欲明晚清之社會，轉不如於此覘之。若蘆海花，固此中佼佼者，續書恣縱，雖不逮正，唯於戊戌以來三十年之朝局，大致可以得一輪廓矣。余每讀三國志注，輒覺裴氏之法，頗宜仿行，今日若有人大發宏願，盡取清代筆記之有關正史者，分別輯錄附載之，綱以目錄，緯以索引，俾後之從事於斯者，一展卷而衆說悉陳，異聞斯廣，則有益學術，當復不淺，掌故之學，未窺門徑，徒事擗摺繹祭，草爲此篇，因感翻之難，遂期補苴之切，不知海內識者，以爲如

九月廿三日晨起勞秘

東亞
曾樸鉅著

孽海花

魯男子

全書
定價
四十元

全書
定價
五十元

續孽海花

定價

著者 燕谷老人

發行者 真美善書店

經銷者

上海四馬路三八四弄四號
中國圖書雜誌公司
電話九六四五二號

版權不
准翻印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四月再版

82

1000

2400

張國鈞



\$200